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十三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儒藏

目錄

目錄

宋儒碑傳集

六（卷一七〇至卷二〇八）

李勇先校點

吳洪澤尹波審稿

.....

一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

孔元忠 崔與之 陶薰 王介 周南

吳仁 胡誼 陳淳 宋駒

故長洲開國寺丞孔公行述

公諱元忠字復君孔聖之裔世遠族分莫詳其譜其先自棣之裔河南徙曾祖先祖佐贈武功郎父道少喜言兵敵逼京城以攻守二策干何灌灌死從張俊以功補官紹興末官鹽城北兵阻江同列皆遁去獨留與民築堡峙糧以守敵不敢逼歷變多歎士大夫盡節者少故名子皆以忠且謂學故知忠又書勤學二字訓之積功至武德大夫嘗官吳門樂其風土因家焉後以子貴改贈通議大夫公少嗜書於書無所不讀尤粹於論語曰率而行之可不愧教忠之訓矣侍郎葉公適初爲部從事一見公所著論語說深加歎賞葉以文鳴來學者衆公爲高弟以世賞入仕監東陽縣酒稅善於其

職課以裕聞暇即束書泉石勝處詠歌古人識者知其有遠度再調含山尉當路才之爭欲檄致季年葉公將漕尤欲挽以自助公謂巡尉法不差出監司行法之地不應捨法任意當路不能強公在右列雖嶄然見頭角然非好也顧世所尙惟進士博學宏詞二科取其中程之文讀之曰此易耳居無何兩精其能會鑠試中第對授文階曰吾已冒狀元恩數矣敢求多乎遂罷詞學試差知金壇縣事金壇俗素質厚公一以誠意待之訟有淹久曰是令之不明吏得容其欺也賦有逋負曰是令之不廉不勤吏得肆其慢也過不在民乃昧旦而出日不足繼之以燭詞至即受曾不立日問遺至即卻曾不視勢虛己以聽而有冤者得伸循理而行而有挾者不得騁夏賦當催前期飭吏謹視戶籍按籍具數立限授之不實則杖吏改給而民免追胥之煩戶抄須印勘吏藉口不即給乃創添一抄



既輸則先印一足字付之、而民免要求之弊、皆踴躍先輸。是歲起綱居畿邑之先、郡賴以寬。然以明故姦無所容、廉故貪者忌之、循理故喜趨附者不悅。以不悅者之心、聽忌者之言、姦者從而文致之、投杼之疑、雖慈母不免。此公所以至未久而罷。既罷而民追送之、越境不忍別。既別而民悲思之、至今也。銓法作縣未滿、合再授縣。公以論疏中有不許親民之語、第授淮西總領所惠民局。時言者猶在禁近、頗悔風聞之誤。托邑人之客輦下者、再貽書勉公來見。公曰、淹速命也。雖見奚爲。聞者高其守。藥局歸、授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秩滿還朝。人益直公前事、即通理作縣歲月、差通判常州。時北使入境、又淮郡之興、朝廷議發平江米十萬石給之、皆以運河阻淺、舟不能前辭。畿漕以屬公。公即詢訪瀕河潞水之地若干所、由小涇導之以達于河、使客以濟。又張涇、五瀉二港地勢最下、可通流

以達於江、引米舟兼行、亦先期集事。吳門有義廩、以周士之與計偕及凡試於膠庠者、毗陵無之。會屬邑有爭新漲沙田者、公謂沙漲於江、江非民產、沙聚而漲、漲非民力也。且其爲畝千八百有奇、何啻中民十家之產。若奪彼與此、適以激其爭耳。白郡籍以爲義廩。如吳門之制、訟者以息。多士德之。代還、通判臨安府。戍期甫及、帥漕皆檄主試事。公曰、府吾職也。漕多上佐、何必我。使者述廟堂意、謂府之貢士員少、責輕。畿漕集四方之俊、非公不可。因不敢辭。漕試故多弊、是歲區處得宜、場屋肅然。號稱得士。明年省闈、敕差點檢試卷。知舉以一時同列無以詞科進者、知公嘗從事于此、委專其任。公得一試文甚偉、而試格小差、惜不忍棄、力請錄號奏聞。後得其姓名曰徐公鳳。朝廷驟加擢用、再掌內制。人推其藻鑑。知舉曾公亦上章論薦。擢太常寺主簿。會大饗閱樂、上疏言、本寺鐘磬於十二



律之外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他律無之。嘗攷其故，蓋律呂正聲倍子而爲母，子聲半正而爲子，清聲即子聲也。十二律旋相爲宮，文之以五聲，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故商、角之不可勝宮，猶臣民之不可勝君。當黃鍾至林鍾八律爲宮之時，宮律俱長，商、角俱短，於理爲順。惟夷則、南呂爲宮，黃鍾、大呂爲角，角律並長於宮，則是民勝君。無射、應鍾爲宮，黃鍾、大呂爲商，太簇、夾鍾爲角，商、角並長於宮，則是臣民之律俱勝於君。故作樂當此四律爲宮，則殺其黃鍾、太呂、太簇、夾鍾四正聲而用其子聲，此四清所以異於他律。國朝諸儒蓋嘗議及仁宗皇帝，取其說形之詔旨。近世頗失此意，非所以尊君上、乞行釐正。仍詔詞臣改潤樂曲，庶幾一代樂章，遂爲萬世定法。朝廷是而從之。明年除太府寺丞，數丐外補，最後以閨闈之喪請益力，差知徽州。受代丐歸，差知撫州，尋改

處州。公爲郡，惜公帑甚於私藏，常言：「郡幣皆民膏血，吾何忍以民膏血易己虛譽乎？」旁郡交鄰之禮，皆易元緘歸之。新安交割之數，既溢於舊，復取其贏八千緡代附邑之輸。括蒼承前政帑庾多移兌，公悉爲補還。歲解上供銀有羨，前此類乾沒，公亦以補積年之應在，而未嘗自言。曰：「吾欲以是爲功，則人必有以是爲罪者矣。」其忠厚不伐如此。南渡晏安，郡兵散爲皂隸。公至新安，即還之部伍，閱其藝之精否而爲之激勸，察其器之利鈍有無而爲之繕修。未幾密院調兵戍邊，所在倉皇失措，獨新安令下即遣，軍須咸具。士卒閑於戎律，無憚行者。後在括蒼，雖邊方晏然，而公於此不少懈。代還，差知饒州。未上，以目眚丐閒。乃嘉定甲申，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丙戌夏，疾革，謝事，特旨轉一官致仕。六月二日終於正寢，享年六十八。官自承節郎五轉至秉義郎，復自承事郎十一轉至中奉大

夫。爵爲長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同郡阮氏、封安人。先公十年卒、贈恭人。子曰炳、從事郎、監常州羅納倉。曰燁、國學內舍生。曰爚、修職郎、紹興府山陰縣主簿。曰灼及孫塋之、誼之、皆習進士業。公天分既高、加之學力、制行平不矯亢以微名、臨事果不唯阿以徇利。嘗曰、譽極而毀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違道、爲利則忘義。蓋其劑量審矣。所至闢一室、環以圖史、退食即覃思其間。凡唐藝文目所存於世者、與國朝之書搜羅殆盡。即所居建書樓以儲之、研究無虛日。故洽聞彊記、爲世所重。鴻禧之命既下、目眚亦良劇、始廢書卻客、名燕居之室曰靜樂、以靜觀天地萬物之變。故其終若素所安、無幾微見於顏面。先是阮夫人之喪、猶殯淺土、公既沒、諸孤始得地於吳縣靈巖鄉石湖西山寶積之原。將以其年九月九日奉公夫人之柩合葬、泣委所親馮君秉心奉手書述治命、不遠數百

里訪某深山中、俾述公行治。某實何人、何敢任此。累辭不獲、深惟先君雲茅居士嘗受公澹臺之知、某亡師友周君南仲又公同門友、故某足雖不及登公之門、而耳實熟公之事。況馮君又科別而語之以其所未聞、儻終謝不能、不但孤公垂沒之託、亦何以見先君子於地下。故勉爲緒次之、以俟傳循吏者得焉。其所爲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抄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攷七十三卷、書纂二卷、考古類編四卷、緯書類聚二卷、藏於家。

劉宰撰 《漫塘集》卷三五

崔清獻公行狀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廬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胄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

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羅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民自概、不擾而辦。爲諸邑最。趙漕使希憚、令諸邑視以爲法。且特薦於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爲訝、勉公使留、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惟苛刻、御禁卒無狀、相率爲亂。公時攝賓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甫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攜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遣、無頃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

召除金部。屬金人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爲四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興帑庾告匱、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丙檄西夏夾攻金人、不克、敵乘勝數入邊、蜀大擾。丙薨、公便宜度劍以鎮關表、除公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糧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謄榜諭陝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爲聲援。建言成都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尙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黃花晚節香。



之句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曾治鳳宵遁、官吏羣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開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昂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黠甚、以嘗害博羅令、懼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動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昂英銜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

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平生薦引惟游似、洪咨夔、林略、魏了翁、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公嘗度劍閣、留題詞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諡清獻。初、公持節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惟肖、鉁梓曰、崔公嶺海便民榜、珠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崔公海外澄清錄。在蜀人繪公像於仙遊閣、與張忠定詠、趙清獻拊並祠、號爲三賢。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於學、號爲二獻。

李昂英撰 《文溪集》卷一一

鬱林州僉書判官陶君墓誌銘

始予聞諸柳文惠侯曰、楚之南少人而多石、而歐陽文忠公亦曰、蠻荆鮮人秀、厥美爲珍怪、心竊異之。五方之民雖氣稟有清濁、而降才非殊、亦係乎風化何如耳。姑考諸近世、倡明正學以紹孔孟之



傳者前後迭出、率在湖湘間、至於登朝著、仕州縣、奮科第者、又不可勝數、然後知柳、歐之言固不盡然、抑亦風氣有時而變移邪。予識陶宗山鵠于南宮、于策府、于經筵、博覽強記而嫻於辭、固疑全雖楚南小郡、不爲無人。及遷靖、又多識全士、其間如滕謹仲處厚、蔣成父公順、辱從予游、皆通經窮理、益信士之賢不止此。謹仲陶甥也、一日以書抵予曰、吾舅鬱林君將葬、敢以銘請。且狀其事曰、君諱薰、字南仲、全州清湘縣人。陶氏系自柴桑、避亂南徙、樂湘中山水而居焉。有弼者爲東上閤門使、有幾先從山谷學文、皆寓零陵。全舊隸零陵、今之居洮村者乃其派也。遠祖碩、嘗遊太學、仕至將作監主簿。曾祖鎔、繇舍法升胄庠、仕至潯州推官、以承奉郎致仕。祖宰、不仕。父森、修職郎、監衡州耒陽縣酒庫。妣唐氏。君自幼資稟軼群、淳熙間程氏之學盛行、君得諸師友、口誦心惟、期達諸德業。既再冠

鄉舉、會學禁事起、退而教授鄉里。嘉定弛禁、君之志少伸、乃舉七年進士、調昭州平樂縣簿尉、改注潯州司理參軍。潯乏官久、始至無居、捐奉以築室、闢軒于園之側、扁曰明聽、卧興其間以察囚情。攝桂平縣、縣彫弊、科罰煩、請於州曰、如是則可爲、否則有去耳。州將從之。居八月、州無逮吏之擾、民無濫罰之怨、事亦以濟。洞寇爲擾、有妄獲平民爲賊級、欲要改秩之賞、刑獄使者命君核實。君爲伸其枉、使者薦諸朝。在潯四年、以舉主三員關陞、授主管邕州溪洞司機宜文字。邕當南蠻之會、控扼諸洞、異時居是官者爲洞酋所餌、貽輕納侮。君一切謝絕、歸橐蕭然、遠人畏慕。尋有被帥檄主互市、擅殺人於邊鄙、傳聞失實、使者雖命君究詰、實以書請屬。君持不可曰、所殺二人耳、餘皆不實。使者大怒、寮吏亦有先同後異者、君不爲改。使者尋亦悔悟、就任辟昭州教授。君在邕凡三攝州、攝教事一

年皆善其職。至昭視事閱月、丁母憂。服闋、廣右臺
闕交辟、僉書鬱林州軍事判官。過期乃往、僅四舍、
若有所感而反。寢疾三日、召仲子建付以家事、屏
艾卻藥、以紹定二年十二月癸亥晦卒于家、簣年
七十有二。公爲人神整而裕、節安而和一介不妄
取與。燕處無惰容、臨事有大慮、爲文尙理致。宗山
位于朝、家問往來必勉以名義。予閱其狀而嘆曰、
楚之南而有是人邪。謂人少石多、旣誣其邦之人、
謂人之秀者鮮、則湖以南不爲無士。且吾所見於
全之士不爲少、况如君之言德、其在潯在邕、皆以
畏知謹獨、達枉疏滯爲職之先務、旣非文俗吏所
敢知、狀所謂神整而裕、節安而和、又非閱理多而
蓄德久者不能。然則予雖未與君接、而其內外親
友所逮見聞者若此、予曷敢不銘。君積官至承直
郎、以引年致仕、轉奉議郎。取唐氏再取王氏。生四
子。子男三人、圻、繼卒。次建、次埴。女子子一人、嫁進

士賓庾。孫男女四人。建等將以明年三月壬辰葬
君于栗山阡、君所自卜也。銘曰、

厥昌厥豐、而嗇其逢、以獨善厥躬。亦或庸之、則曰
眊而途窮。揚清風兮潯邕、識遺恨兮幽宮。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八

宋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銘

昔先皇帝初踐阼、不自神聖、虛懷任人。韓侂胄以
戚畹出入禁中、倚御筆徒兩諫官違己者、將陰竊
國柄。集英殿修撰王公時爲學官、深憂之。會有詔
求直言、亟上封事、援呂公著、張舜民、李光凡三出
臺、而同列交章申救乞去、力言紀綱所係、憂在社
稷、以冀上意寤感。實紹熙甲寅冬也。侂胄自是專
權、蘇師旦復以人奴儉黠之尤、狐媚取旄鉞、益張
皇之、而韓之門薰灼矣。羣私人一律附和、獨公在
外不馳書侂胄、居中則名不上師旦、賓謁侃然無
所回撓。及丙寅開邊、公以郎面對、首陳用兵之禍



有三可慮、乞宣諭大臣、不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侂冑、遂掇怒羣小。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枋上疏、牽姚愈前論、公廷對扶植道學語、及附趙汝愚爲學官、與袁燮、孫元卿以道學溺士心、坐之資淺斥矣。明年兵敗獄起、殛師旦、竄鄧友龍、侂冑又伏誅。朝廷思公言、驛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莫大於自用、而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左右前後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而非以外朝獻替繳駁論奏之且爲侵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納之專、綱維節奏、未易撓紊、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矣。天子憮然、終不肯自用、史彌遠遂以一相顓國。會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常暘若之證、數羅曰、愿糾合爲變、謂下人謀上、虜修好增幣而猶缺望、謂夷狄亂華。內批數出、謂左右干政。諫官無故出省、謂小人間君子、皆謂之僭。一僭也、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兼有之哉。宰相職在變

理陰陽、而不雨久、於漢法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引王、呂、蔡、秦覆轍爲戒。東宮得副本觀之、且咋舌危公。公自不以爲忤。後張允濟以閣門宣贊舍人兼權臨安府鈐轄、公謂此細事也、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先是丞相語公、此中宮意、公不顧。丞相復詰公、公正色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嚮、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數日、徙起居舍人。自是外補、訖不復還國。某嘗讀公甲寅封事、及所手示己巳奏藁、竦然太息曰、漢汲長孺、本朝王元之、其人也。自公之言不行於慶元初、故侂冑誤國、而天下一壞矣。嘉定復不用公言、彌遠得以行其私。二十六年之間、斲國家元氣殆盡、士大夫無復知愧恥、而全人希少。至于今、民悴兵恣盜賊作、而戎狄侵侮、天下幾於再壞。端平更化、明天子方聚一世之才、併力作新之、而如人沈痼之疾、未可以一朝起也。嗚呼、

公之言於是大驗矣。公諱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後徙婺之金華。曾祖矩，祖敏，泰州助教。考嵩卿，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妣杜氏，贈太恭人。公以紹熙庚戌龍飛進士第三人及第，積階自承事郎，以恩霈磨勘七轉至朝奉大夫。歷任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入爲國子錄、太學博士。引親嫌，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罷，奉祠。知廣德軍，丁大夫公憂，服除，知饒州。未上，再入爲秘書郎、度支郎官。罷，再奉祠。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召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兼太子舍人、兵部郎官，兼權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國子祭酒，充金國賀生辰接送伴使、秘書監，兼太子右諭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起居舍人，除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以疾奉祠，遂致仕。公之外賦政也，以化俗興民、憂貧安富爲先。

務於刑，惟恐傷人，於訟先教化而後爭奪。於賦役度不可蠲者，期會於民行之，備水旱荒饑甚具，雖有不爲蓄，持大體，不求顯顯名。故在廣德，民得爲良民，士得爲良士大夫。公疾，闔郡爲禱祠，曰：「無使我慈父去。」去而人懷之。其治嘉興也，如治廣德，爲慶元，又推而大之，減耗剩折價分三等，汰橫江宿亳屯駐兩指揮，罷生酒局，戢豪家據海岸漁鹽之利，至今爲便。其在朝廷，每有大議論，大更革，大廢黜，大災異，推事建言，無顧忌心。在胄監，惡士急急聲利，嚴規矩出入，日進諸生堂上質問，或造諸齋扣擊其進否，士風丕變。蜀孫望之載父母萬里來受業，公廩而教之，果擢上第。徐邦憲、周端朝、公所拔取，皆爲聞人。在青闈，專意輔導，講說琅琅，皇太子聽不爲疲。內春坊一日督官媒氏擇配，公聞之，白廟堂，請選之故家，以正厥始。嘗聞宴張燈火，上書切諫，欲約宮僚分日宿直正救之。又嘗爲接伴



使回奏兩國通名而本朝不通諱、乞釐正以全典禮。所見淮饑民劇盜、因一一白之、曰不可使吾君不聞也。其任封駁、持法度、抑汙吏闖人戚邸恩倖、不卹怨。又言二史不立前殿非是。某嘗聞先廟違豫、久不覲重華容、都人洶洶、公自霄川走書諷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和寧門以俟六飛之動。明年、率學官上疏、言壽康年七十、親挈神器而授之、陛下孝養可久闕乎。內涉宮壺、旁斥黃門。且言、脫壽康鬱鬱、因此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贖。蕭牆敵國、有一不軌、扶義而來、何以自解。未幾、重華天崩、力請視斂、以爲自有天地、未有無主之喪者、激切痛懣、人哀其言之忠。又聞留正罷相、之曰、傅伯成既遷之時、正邪特未定、公奮然兩言於上、曰、進退大臣、不可無辭以示天下、深折陰邪、窺覲之萌。已而追數姚愈、沈繼祖黨姦罪狀、惜四給事一諫大夫以言事沓去、薦詹阜民、李燔、劉宰俱可以

錄用、人又稱公於賢不肖甚別白也。此公之事、某所見聞而縉紳間以爲難能者、使公仕得其時、不再與權姦接迹、將盡發所學以著之用、有益於國豈淺淺哉、可嘆也已。蓋公性孝忠、始受學於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再娶鄭夫人、其考知樞密院益國公僑、實壻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又探兩丈人問學源委、其本末統紀、繩繩如一貫。始對大廷、危言正論、卑晁錯、公孫洪不道、而蹇蹇然有劉蕡風烈、光宗覽而親擢之。其間極論自古朋黨之禍、引漢南北部、唐牛李以擬今事勢。又言人主而不尊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天下爲諱、則何以立國。厥後見之言論政理、皆由此其出也。公事親孝、大夫公嚴、常遂其志。杜夫人早歿、公不得就養、祿入輒對之流涕。斥房闔所有嫁二妹、田廬悉遜之弟。初得任子恩、又官之。周族黨弱困、不計有無、嘗欲效范文正公爲義莊而未能。友朋急、援之不待

告。所交皆吉士端人、凡所汲引、人不知其所自。曰：所行事、夜則筆之於書、曰：將以檢身也。故行誼終始無玷。公生於紹興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初娶于氏、知潭州湘鄉縣諱汝功女也。追贈恭人。繼鄭氏、今封令人。子男一人、埜、以公遺澤補將仕郎、第庚辰進士、今爲朝散郎、知邵武軍。孫一人、同祖。公歿之明年、葬邑之赤松鄉寶石山。又十三年、埜哀公平生所爲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說十卷、通鑑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皆發明成公標題本意、爲渾尺集、蓋公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後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又掇其大方爲家傳、傳成來西山、謁某銘其墓。某嘗侍公同朝、甚喜辱公之知、知公之詳、埜又從余學、謂余言取信來世、余又何辭辭之。屬時多端、乃手題家傳而先歸之。後九年、某入翰林爲學士、始克爲之銘。然每嘆公

由大蓬而少宗正、自西掖而右柱史、其難進易退如此、欲爲公與秘書監柴公中行併請于朝、乞行節惠之典、狀成且上。噫、若公者、允謂世之正人、國之名卿矣。銘曰、

彼婉變輩、迫怵患害、我石不轉、惟義所在。彼酣豢徒、爵祿染濡、我金不鏹、惟道與俱。權門熏灼、砥礪鋒鏑。孤忠對越、遑卹覆卻。孰持宰柄、利誘衆正。危言弗避、謂有義命。直大而方、庶幾見剛。不容何病、安於淮陽。玉雪其躬、無玷始終。並遊地下、東萊成公。

真德秀撰 《西山文集》卷四六

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君名南、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祕自宮掖、俚及塵肆、略無不言。其最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



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

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闖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奏擬第一、中語不用、教授池州。熙寧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繼出、靳侮交雜、意極鄙悖、士不敢辨也。獨君能辨之。至謂道學、朋黨、即皇極所用之人、則自箕子以來、爲之訓解者、未有及君此言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昌黃文叔、名忤要地、御史遂指爲魁傑、而君其壻也。罷教授、差常州推官。父卒、不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下詔訟虜、曰、讎恥累世矣、即日討伐。調度洶洶。君賤不及議、常憂迫不自安、坐起顛倒。樞密院開機速房、以朝士掌之、兵事密畫、皆使論定而後上。君與選焉。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朝廷不能奪、與議併寢。因求補外、幹辦浙東常平司。明年、召試館職。虜留兵濠州、江淮未靜。君言、善爲國者、不

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以伸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尚有餘而惜和之早、毋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也。天下繁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蒼頭廬兒、干政接踵、漿酒藿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於是擅事者怒、悔召君、謾除正字。趙幾道爲太常丞、論成肅后山陵不當過江斥、次且逐君、母卒得止。再除正字、御史劾嘗以田賂蘇師旦、遽罷。師旦田入安邊庫、賂之主名故在也。嘉定六年、朝廷以近比由館學牽復者與幹官、使其友壻訊君。君要誓不願、詞甚苦、故命久不下。九月晦、驟食蟹、下利上喘、閏月朔卒、年五十五。七年二月某日、葬穹窿山職隲。君耽書喜誦、出於天性。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棄去。歲五易師、一易師爲傾動、相播告擯絕。旣從余、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受

之若驚、行之若疑、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故朋昔類、望塵不及、皆靡弛而逝矣。常以世道興廢爲己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君悸心怛慮、睹緩知亟、老校小史、引坐深語、所知往往非人所能知也。文詞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瓌麗精切、達於時用、亦人所不及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內順穆、廉節整飭。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旣絕意屏坐、衣食弊惡、鷄鳴挾書、盡夜分、皆憶念上口、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偉著、皆欲銓品、異聞逸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遣吾老、俟吾死也。嗚呼、材之難也、俗壞教失、苟得一二以自好、故成之難、成矣、不用矣、不憤不慍、樂而不悶、尤難也。然則老其不遇之年、伸其不用之業、疑若可矣、而猶不然、何哉。君吳縣人。曾祖昇、祖因。父安道、承奉郎、娶黃氏。子深源、嘉興縣丞。乙丑進士。

也。浚源、澄源。女嫁湖南機宜衛樸，次未行。孫曰某，曰某。始余屢扳君使究其論，君畏浙江之濤，馮翁之讞，屢辭焉。曰：「未暇也。」嗟夫，余固囑累子而反累余。銘曰：

孰材多而賤兮，超昊蒼、跨鸞龍、曠一世而僅逢。孰材少而貴兮，冒嶽崑、沒塵泥、困百謫而窮凶。雖遠求而莫致，常近獲而不容。抱和璧以並刖，扣牛鐸而偏聾。晉、楚非曾參之對兮，顏回豈與松、喬乎比崇。夕余箱兮納職，陽之月，朝余觴兮進穹窿之風。悲子不可見兮，余將曷從。

葉適撰 《水心文集》卷二〇

吳靜翁墓誌銘

公諱仁，靜翁字也。幼警敏嗜書，壯游辟雍，一時師友皆海內英茂。異時余公端禮，謝公深甫當國，奇公才，欲以異恩畀之。公謂儒科可芥拾也，辭焉。夙與伯季俱學，伯爲丙辰進士，公則屢試屢卻，然卻

益厲，晚彌篤。每語其子曰：「學以經爲蓄，史爲穫，決科之詞抑末耳。噫，斯足以見公之學矣。」公之大父，勇義秉正，以長者稱里中。龐眉皓髮，雍容期頤。公左右侍，跬步弗去。夜則侍其父卧，大父旁榻，族郇稱其孝。倜儻有大志，然慈厚根諸天，寔者贍之，疾者藥之，歿者櫛之。至若賑孤卹遺，蠲租折券，砥道築橋，病且革猶諄諄以授其子。子亦能紹其志，成其事。夫名以自況，公眞能稱其名者。然稱則宜壽，顧數止易卦，非大鈞時不可測者邪？比歲以來，承流宣化之道缺，人以訟爲能，公晚歲講學益明，閱理浸多。其居鄉也，恂恂侃侃，有東州伏不鬪之風。至於人之有訟，則必曉之以理義，譬之以禍福，往往聞者爲之止熄。學不施於政而行於鄉，下焉有功於里閭，上焉有助於有司，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人羨久生，將以爲學生而不學，何以生爲哉？此公之尤可書者，書之所以爲世法也。平生爲詞章，



儒藏

有靜軒雜著。曾大父師心三舍貢士。大父士通、保義郎、父弼、迪功郎。世居海寧之臨溪。娶程氏、有淑稱。先二紀卒。二子曰光、曰炎。女適進士朱夢發。孫汪真、桂真、孫女二人。公生於紹興己卯孟秋十日。終於嘉定壬午臘月三日。二孤將以甲申仲冬初。葬君嘉善鄉吳芳源治命也。走書吳山求銘焉。某與公爲世姻。且相好也。銘可已。乃次第銘之。銘曰、

上承太伯之休緒兮、千歲蟬聯。下開雲來之慶基兮、瓜瓞其綿。祖阡之旁、吳芳之源。山嶙嶙而矗矗、水洄洄而涓涓。寧羨乎八龍之雜集、且觀雙鳳之翔拳。施不薄則報不廉兮、吾固上質之蒼然。詔爾後人兮、益思所以承其休而壽其傳。

程秘撰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一四

胡君墓誌銘

君諱誼、字正之、其先苕霅人、五季避地徙丹丘、後

徙明之奉川。曾祖裔、祖仁、考宗彝、俱不仕。妣王氏。正之生于紹興己卯、歿于紹定壬辰、壽七十有四。娶陳氏、繼任氏、先正之三年卒。男三、明鎮、明璧、明奎、皆習儒。女一、適進士袁潤。孫男二、守成、守本。女一。將以癸巳冬十月甲申、葬于松林鄉銅山之原。明璧持其叔父牧之所叙言行、泣請銘。余爲童子時、見學徒負笈從先君子游、常百數。正之骨清神靜、筆端洒洒無俗氣。先君子尤愛之、曰、修謹士也。自以不與時偶、益讀古聖哲書、深求旨趣、以自暢適。晚歲建聚書樓、扁曰觀省、自號觀省佚翁、且作記曰、青嶂當前、翠竿在側、展卷與聖賢對語、優哉游哉。又述先君子之訓曰、修身爲本、謹行爲先。觀于斯、省于斯、子子孫孫、寶之永無忘。正之歿半歲、一夕、見夢明璧、汝其卜吉于冬以葬我。亟走江東乞銘、且持觀省樓記求跋于吏部。吏部余兄也、時謁告省松楸、正之何自知之。噫、死生如一、是真能



觀省者耶。古人云斃而後已、正之雖亡、觀省尙不
已耶。先君子以絜名齋、每日、安貧樂道、是謂潔白。
不遇而富貴、污莫甚焉。正之老于韋布、乃能服膺
師訓、觀省此心、死而不忘、是宜銘。銘曰、
癯儒精神、樂哉一貧。是爲絜齋先生之弟子、不辱
師門。

袁甫撰 《蒙齋集》卷一七

北溪先生主簿陳君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陳先生卒。後四年、其
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陳某、謁誌。某
旣題其墓、又爲之辭曰、先生生有淑質、幼而穎悟。
少長、趣識已端、高爲學務實、以同於俗爲恥。間取
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眞得洙
泗之傳者、循牆闖門、未身其奧、吾心慙焉。聞朱夫
子講道武夷、是有眞得濂洛之傳者、羸糧願從、尼
于無資。天啓其逢、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

與語、知其用工之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謂凡
閱義理、必尋究其根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須
窮慈之根原所自來、爲人子、何故止於孝、須窮孝
之根原所自來。先生一聞其語、深思默探、日求其
所未至、不以苟得而遽止也。夫子去漳、每語諸人、
屢以南來吾道得一安鄉爲喜。或士友疑問不合、
夫子意獨稱安鄉爲善問、其許可如此。先生又積
其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
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
妙、胸中洒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
遠千里質之夫子、夫子有喟然與點之嘆、則又告
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
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
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夫子蓋許先
生以曾皙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
事也。先生於是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

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節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乃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者。蓋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朱夫子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至是夫子之所以教。先生之所以學。徹上徹下。該貫精粗。無復遺恨矣。夫子沒。先生僻處南陬。與四方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鄉間諸老曩在朱門者。皆以零落。後人累於科舉。習於見聞。絕無此志。唯鄰郡泉。莆間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

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質者甚衆。朝士大夫爭迎館焉。鄭侯之弟刺嚴陵。招致學官。坐臯比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舐排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之而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便其簡。群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沒。其說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昔孔子沒。有孟子息邪詎詖以正人心。而孔子之道始尊。嗚呼。是先生之所以爲心。歟。歸自中都。泉。莆人士爭師之。先生爲之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勞之。而在己曾無一毫倦色。惟慮夫人無以受之。而不憚於傾其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而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



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溪陳沂往來其門、歲月逾久、以一時問荅之言、輯筠谷所聞二卷、尤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邦學子欲識聖門谿徑者、皆賴是書以爲標的。云維先生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其胸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辨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也、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饑渴嗜欲而不能以自遏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預竊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將之官而先生卒、於是相與哭之、哀曰、此後學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逮祿而行可爲法、功不及時而言可明道、死而不亡、信然非邪。先生諱淳、字安鄉、漳之龍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脩職郎。享年六十有五。曾大父宥、大父尙德、父懷忠、咸韜德弗耀。妻曰李氏、同門友唐咨之季女。子曰渠、能讀父書、而銓次其家集爲五十卷。女

二人、長適蕭篤志、次適李浩。銘曰、

在昔洙泗、孔聖尙存。群弟親炙、各有所聞。及師既沒、源遠流分。子夏知過、蓋爲離群。卓爾曾子、道晚益尊。偉矣先生、始登朱門。妙契厥旨、一貫糾紛。師去愈久、不替討論。由泉暨莆、從者如雲。衛道嚴陵、大論始伸。剖析幽微、如木斯春。瑞泉之里、石鼓之原。過者必敬、巍彼新墳。

陳必撰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二二

宋廐父墓誌銘

宋駒、字廐父、自宣獻公後、事見其父峽州誌。時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君固未信、質於余。余爲言學之本統、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忽昂然負載、如萬斛舟。如食九奏、大牢先設而醯醬不遺。如賜大宅、百室皆備、從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敗是非之跡、糾結者條理、鬱闇者昭灼、破竹迎判

乎。伐柯睨遠乎。常掩卷歎曰。世孰能爲我師。家居或盡一史。露抄雪纂。踰月不出門。野宿或專一經。山吟水誦。兼旬不返舍。每與余言。自謂樂甚。非人所知。且其趨捨不同流。知奚用爲。蓋余友如君比。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悲夫。無以寄余老矣。君歿嘉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六十二。十二月己未。夫人黃氏。子永孫。婿任獻可。即山陰縣承務鄉之陳塢葬焉。一女。未行。孫曰慧孫。君有科第四十年。任徽州司戶。知壽春縣。其爲兩浙轉運帳司。六部架閣文字。淮西總領所。浙西提刑司幹官。皆不赴。余嘗考次洙泗之門。不學而任材者。求也。遺學而求道者。參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而近於利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以爲誠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顏回而已。以爲非好學。則天下之滔滔。又將誰是。咨爾後人。勿怠勿止。尙君之似。

嘉定十四年四月□日。

葉適撰 《水心文集》卷二五

校記

①虜：原作「敵」，據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改。

②夷狄亂華：原作「戎馬內侵」，據右引改。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七〇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一

李壁 李大有 吳之巽 杜知仁

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嘉定四年有詔前參知政事李公某復中大夫提舉洞霄宮公頓首上書祈寢恩命某月某日詔曰朕惟公論所在未有久而不明人材實難不忍使之終棄蓋以裕陵之待蘇軾者待公也又曰處羣小橫流之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植之際而有密制元惡之謀況其遄返於虜庭嘗欲挽回於兵釁謂世讎固所當復而邊事豈可遽興至今斯言猶在朕聽迨奮投龜之決迄成解瑟之功稽其忠勤厥有本末是又發公之心迹以示人也公讀詔感泣不復敢辭蓋嘉泰開禧間韓侂胄久專國三邊守將日以虜廷多故聞導諛者因怵侂胄治兵圖恢復侂胄然之自是薦紳大夫士之嗜進者與久廢而思用者爭抵掌言兵事矣安豐守

言北境饑民流徙在唐鄧穎蔡壽亳間者數十萬人淮西帥以聞上命兩省侍從臺諫雜議公時爲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獨謂間者使人之歸雖言虜亂形已見而法制猶行國中不應遽至是且彼方與鞏交兵彊壯者既悉驅以北安知非故捐老弱以嘗我受之則耗資糧困根本不受則使中原遺黎有讎我心或謂吾方有事中原因其來收卹之名豈不甚美顧吾之力有限而彼之來無窮門庭一開後將有不勝悔者是謂以空名受實患爲今計獨有遣重師簡良將增屯廬楚間屹如巨防列據要害使兵威震疊敵人望而畏之設流徙果有來歸則諭之曰吾非忘爾民者奈兩國和好何或盆集而來不可遏則諭之曰大兵不知將疑汝爲寇而加侈焉吾不能汝救彼亦豈不知避仍檄其境守者告以民饑當卹邊事貴靜之意理直詞順虜必媿服未幾以公爲賀金國生辰使時虜方



移文吾三省、樞密院、問沿邊增戍等事。公白侂冑、謂慶曆中契丹以本朝益戍守、浚塘泊爲問、當時答之之語、雖務委曲涵容、然亦未嘗以其言遽自撤戍也。今我增兵淮甸、蓋防彼境流民、事發有因、非出無故。且彼已置元帥於歸德、治行省於汴都、簽兵刷馬、紛然並舉、在我豈容無備。今答之之辭、宜曰增戍之事、本朝豈有他心、大國自爲過計。今欲撤去、夫豈其難、第須元帥、行省悉命收還、尅日同時、彼此俱罷、庶幾兩無疑阻、用固歡盟。至於規恢、自是素計、惟當觀釁而動、出於萬全、要必濟之功、無輕發之悔。既次鎮江、聞有朱裕者謀襲漣水、不克、公以書白侂冑、請誅之以儆來者。次楚州、申言之、謂此不懲、必啓邊釁。且絕江以來、具見防秋鹵莽狀。山陽乃昔人家計處、而單乏尤甚。今輕啓敵疑、萬一乘吾之虛、猝然豕突、何以應之。將度淮、又以告朝廷、不得已如公言。虜遣其臣喬宇逆公、

並轡行道中、宇言和議不可輕變、公曰、本朝家法、一本仁厚、於民命尤所重惜、其肯輕用兵乎。惟北朝勿聽間諜之言、自今各崇信義、則浮論自息。既至燕、虜遣其臣李著館公、著謂其主即位以來、專行仁政、未嘗妄戮一人。公亦具道本朝之所以得天下、與上之所以守天下者、曰、今聞大金皇帝之德如此、兩國之民幸甚。著以增屯戍、納叛亡爲問、公曰、日者兩境姦民、互爲出沒、本朝皇帝以邊臣之失職也、既絀降之、又頒黃榜以約敕之、且戮生事之人於境上、北朝視此、可以泮然無疑矣。彼姦人撰造語言、何所不至。疑之一字、讒閒之媒、疑心一生、姦邪將乘之而入、非兩國之利也。公與虜言皆披露肝膽、而陰有以服其心、故虜君臣稱南人之忠信者、必曰李公云。公之來歸、虜疑頓釋、召其臣之宣撫河南者還、而罷簽刷兵馬。當是時、邊患幾息、然侂冑意銳甚、鄧友龍輩日從與不休。公深

憂之、見上具言、臣踐虜廷、見其民心日益渙散、若朝廷以去歲舉兵、出其不意、雖犁庭掃穴、事亦非難。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鈔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洩、彼遂生心、非虜無可圖之釁、乃吾未得制虜之術也。臣謂今日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成、毋輕出而苟沮。漢高祖燒絕棧道、人謂無復東意、一旦席捲三秦、遂開帝業。越懷會稽之恥、三欲出師、范蠡以爲未可。洎時既至、蠡以爲請、卒擒勁吳。何則、慮之精而發之果也。惟陛下焦勞憤悱、以感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維審固、靡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泯形迹而莫見。毋急近功、輕撓成算。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焱逝電發、掃^②清河洛。退見侏胄、亦懇懇言之。會虜使來賀正旦、朝見失儀、喜事者因以激怒朝廷、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於是荆淮宣諭之使出。公勸參政錢公象祖力遏其議、錢公得罪貶。公以邊

事將作、請令近臣條畫利害、詔如其請。公謂、先發制人、雖貴神速、兵應者勝、亦存謹重。向使邊鄙小人不妄動驚敵、而我先發可以成功。今虜在在宿師、人人建畫、開河除道、治舟積糧、王師一日首塗、彼豈不知動息。設或堅壁清野、據險設伏、以佚待勞、此聖慮所宜深軫也。及論蜀、襄陽形勢甚悉、而深以腹心爲憂、終欲待其先發然後應。侏胄意不悅、幾逐公。四川、荆、淮各置宣撫使、而兵出矣。公顧力不能遏、則請追貶秦檜以作士心。王師所至奔潰、公薦丘公鳩可付重寄、遂以代友龍。又請追回諸道兵、專意守備、以彊弩扼清河、舟師拒海口、而命諸將審閒諜、遠斥候、以防賊之遽至。運兩淮金帛分貯姑蘇、金陵、募舟師閩、廣以護江面。田琳軍雖潰、然冒矢石、拔重圍、戰甚苦、宜撫慰之。郭倬、李汝翼縛邊將田俊邁畀虜人、宜置詔獄鞫其罪。事多施行。一日、侏胄留公、屏左右、曰、蘇師旦負恩蒙



蔽將逐之、公以謂如何。公慮其意未決也、則極言師且怙勢招權、其門如市、使明公負謗天下、敢怒而不敢言、若止奪節奉祠、未足以當其罰。且斷蛇弗殊、事愈可憂。侂冑問何以處之、公曰、非竄籍不足以謝國人、弭謗論。侂冑喜、以草奏屬公。明日師旦貶、且沒入其家貲、海內稱快。公又歷言邊事、欲繕光、濠等處守備、閱戰艦、罷糧夫。諭散卒之復收者、令以忠義報國。錄韓世忠、楊存中破敵事戒勵諸將。回海道之師、使駐料角、以精兵數千循江上下、用備不虞。時邊兵新衄、大敵且奄至、上下惶駭、莫知所爲。公晨夕殫慮、所以區畫者有方。上遂命公與政。郭倬具獄來上、將議薄責之。公言、仁祖時、黃德和特以不救劉平、石元孫、又誣平降賊、至坐腰斬。倬汝翼之罪、浮於德和、其可輕貸。乃卒論如法。虜既犯淮、公請發椿積緡錢百餘萬、遣使犒師、以作其氣。諜報虜壻挾田俊邁在宿州、公請遣俊

邁子允修赴宣司、爲異時通信。張本及薦丘公宜督視軍馬、皆從之。居無何、虜遣韓元靚來、丘公以書來告、謂虜勢尙強、在我且當遵養、彼既先發其端、豈容不領其意、欲遣人護之以歸、將必大得要領。公深然之。和議之端、實肇於此。既而丘公以書幣自通于虜帥、虜帥復書、專以首謀指侂冑、而廬和、六合皆告捷。侂冑遂不復以和爲意。公憂且憤、因記張忠獻公符離師潰後有論和事疏及與虜帥書、命吏錄之示侂冑。且曰、張公平生以討賊復讎爲己任、洎隆興初事勢未舉、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惟公以魏公之心爲心、庶干戈早戢、南北再安。公既親草虜帥書、將自督府以遣、而侂冑復中變、改命知院張巖督視、而召丘公以歸。言者復論丘致書議和爲辱國、語併及公。蓋丘之進實公所薦。方韓元靚來、丘以書白侂冑、謂和議可成、然與虜往來文書當暫去平章銜、庶幾虜心

聽。侂冑大怒，謂其搖撼朝廷。丘之迹既危，而公亦數求去。時蜀被攻急，宣撫使程松與其副吳曦不成。公自請出任西事，侂冑既許之，又迫衆言而止。未幾，吳曦以蜀叛，公謂惟和議亟成，則西事不勞而定。又擬進旨，揮付安丙等使圖之。居無何，丙果殺曦，擢丙以端明帥西路，兼宣撫副使。下詔慰安全蜀，赦興州軍民與興元、金州兩軍之脅從者。遣官告吳璘廟，以其忠勞，特存其後。命從臣宣諭，且勞其師，下制總司條寬恤蜀民事。士大夫不幸註誤者，釋其罪，其恥從僞命而去者，許還故官。凡皆公所建白也。王喜、李好義賞未頒，公屢言之，喜遂除節度使。曦之叛也，割階、成、和、鳳遺虜，曦誅而四郡未復，朝廷以爲憂。公言：「蜀天險，兵又素精，擲者曦與虜通，故爲敗撓。今元惡授首，將士人人用命，四郡不患不復。」未幾，如公言。公乞顓降德音，慰安勞來，而亟選守令以拊之。在廷蜀士少，公薦楊子

謨等十三人，皆一時選。張巖^③求罷甚力，公復引丘公任江淮事，不從，而以殿帥趙淳制置兩淮，令諸將皆稟節度。公言：「淳與田、畢故等夷，今使受節制，必不服，又不從。」先是，曦既誅，具得通虜本末，歲月在交兵前。公請下詔暴其狀，以示兵端非專自我出，庶速其和。上命公擬進，詞旨痼切，讀者感奮。然侂冑怙權，遂非日益甚。公雖飢曲調護，迄不能回。天下大勢浸以岌岌。公忠憤填膺，思爲國家剪除禍本，會今丞相史魯公密奉宸斷，往來締議，公深贊其決，遂訖天討。公既兼行二府事，方建白正儲闈，召故老開言路，盡下情。凡大命令，多公所自草。庶幾滌除秕政，疏濬治原，而言者以傳會詆公，斥使居外矣。論者雖共惜之，然帷幄事秘，公之謀議始末，四方有未之知者。及辛未詔書出，然後公之心迹昭然暴白，而天下至今稱爲名臣。公字季章，眉之丹稜人。曾祖夙，贈太子太保。妣郭氏，濟陽郡



夫人。祖中故左朝奉大夫、知仙井監、贈太子太傅、妣史氏、東萊郡夫人。考燾、故敷文閣學士、修國史、贈端明殿學士、太師、益國公、諡文簡。妣楊氏、益國夫人。公以父任授承務郎、監鳳州比較務、主管刑工部架閣、通判永康軍。文簡公薨、終喪、仍通判永康、以導江縣竹估錢最重、力請于諸司以聞、得旨均之諸邑。以詞賦冠類省、明年賜第于廷、除將作監簿。丞相留衛公以恬靜不競薦、命召試館職。對策凡五千言、自人主至大臣、臺諫以及權倖、後宮、皆深議無隱、除正字、以益國夫人喪去、服除、召赴闕。抵建康、奉壽皇諱、驛上皇帝書曰、天下不幸、陛下新罹大憂、向者定省之禮有愆、羣臣辯爭甚切。臣獨謂睿明豈不知此、所以然者、心懷疑疾、有以亂之也。昔英宗亦以疾事太皇、小有不至、諫官奏疏東朝、謂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其後英宗清明既復、母子之愛、懽然如初。今天降割於我

家、聖心未及改爲、而壽皇奄忽不待。側聞閔凶之初、尚以疑疾不及視斂、陛下試思、此身乃壽皇遺體、此位乃壽皇付託、追報之義、所當如何。而五十年父子之至恩、數千載綱常之大義、特以一疑字壞之。惟因此大憂、醒然覺悟、追執喪紀、內盡哀敬、如此、則雖不正於始、猶可正於終。彝倫尚存、未至全泯。再除正字。時上已御極、公對、謂壽皇在殯、太上以疾未能執喪、陛下柩前即位、素幄御朝、實代聖父行禮。惟厥初觀聽所屬、宜以追慕爲先、引見羣臣及發號施令、詞氣之間、皆當寓國家艱危、不得已爲宗廟社稷勉膺付託、深致慘戚之意。而內庭燕處、起居膳服之節、悉從貶降、務使情文相稱、以盡孝思。又謂天位至重、守之至艱、後世辟王、或汰然以位爲樂、此昏明治亂之所由以分也。陛下聖敬日躋、臣謂宜正固君德、先誠其意。自古人主或徒善口耳、而心未必治、或暫能戒懼、而久必怠

荒故可象之儀止見於當宁之嚴而輕佻之度或發於宮壺之遽此由意之未誠無正固之德故也。臣願稽古問學必明於道德之歸克己治心必根於惻隱之實坐朝入宮無莊肆之異自家形國循先後之宜使表裏無貳始終無閒如此則天資日茂聖功純熟形於運用隨寓皆應侍講朱公熹以內批出守公言陛下始初臨御召熹勸講聞者無不興起蓋以熹海內鴻碩學術醇正足以輔導聖質開廣德心向者或疑其過於恭勁必將以難行之事強人主而熹自入朝溫恭守道愛君憂國造次弗忘閒有論奏詞氣忠懇不失臣子之禮今在朝甫四旬得望清光密輸忠款未數數也而命忽中發不由中書何陛下始者召之之勤而今者去之之亟也祖宗立國全在紀綱維持命令必由三省墨敕專行乃是衰亂之事陛下始初清明豈得效尤側僻盡棄家法班對謂陛下起潛邸履尊極

雖祖后神謀與中外推戴之力然原其所自實由太上與子之志素定於清衷竊聞先有宸翰降付中書其語有云歷事歲久亦欲退閑太皇因之亟決大計觀此則內禪本末蓋出於壽康而成於慈福臣伏見高宗皇帝常宣示上皇親書八字內有便可即真等語宰臣李綱奏曰此乃陛下受命道君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臣愚以爲太上向愆和豫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事有不幸人子至痛至陛下即位適當洶洶之時深恐天下後世所傳異詞或不知太上之實有疾與陛下所以勉承大寶本由親意萬一流言訛舛有失事實殆非所以宣昭至心篤厚人紀也今幸有當時神筆具存謂宜特賜宣取如李綱言藏之宗廟以示萬世從之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閬州以早請於制置使得米五千石賑饑民始制司置廣惠倉于諸州而利路獨無有公謂本道蓬閬等處皆山田磽



瘠民生最艱、請視三路置倉、爲儉歲備。制司從之、得錢引萬五千、糴米三千七百餘碩、至今賴焉。知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召對、除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院。遷宗正少卿、仍直院。都城災、有司方窮治災所自起、逮捕騷然。公白侂冑曰、天聖明道中、玉清昭應宮及禁中火、皆置獄窮治、諫官御史言此實天災、若反以罪人、恐重貽譴怒。又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獨宜修德應之。仁宗惻然、並薄其罪、今當視以爲法。上以災變、令百官條闕失。公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君父之視臣子、初豈有彼此厚薄之間哉。特臣下以好惡之私、互相傾迫、理或至於過中、事或病於極意。此漢唐以來禍階覆轍、所以相尋而狎至也。臣竊見二十年間、士大夫各懷異趣、議論紛紜、是非不公、彼此過當。譬如人家子弟、自爲爭鬪、父母亦隨以不寧、而家事之當葺者、顧弗暇恤、豈

理也哉。比者甄叙人物、不問舊新、中外職司、惟賢是用、德意孚洽、羣情懽豫、宗社之福也。臣聞天下大器、有同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元祐紹聖之、間、姑置勿論、止以仁廟時賈昌朝、范仲淹兩黨言之、其間固多君子、惟其一存偏陂、遂至黑白不分。賴神文至仁如天、輔以韓琦之忠、品節扶持、融攝和會、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故天下之才、不卒至於毀傷破壞、而皆爲國家用。陛下大度明恕、同符先朝、朝廷大臣、追蹤前烈、皇極之建、與天爲謀。日者起從臣於久廢、恩遇甚渥、以是知前日人才之放棄、豈陛下本心哉。然十年之間、壯者老、老者病、收之桑榆、固已晚矣。臣願益堅此意、以凝治功、均視舊新之人才、深鑑黨偏之害國、使羣下私意、左右奸言、不得以奪之、則天下幸甚。自慶元黨論起、至是始寢平、故公力陳、以堅上意。權兵部侍郎、俄改權禮侍、兼內制、同知開禧九年。貢舉。時皇嗣未立、

公首白發其端。是歲五月、立惠國公爲皇子。兼樞密副都承旨。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禮部尙書。八月、參知政事。明年十一月、侂冑誅、兼同知樞密院事。丐罷、除職昇郡。以殿中侍御史奏、降二秩居撫州。嘉定二年、令自便。越三年、復元秩、奉洞霄祠。八年、以御史奏、削三秩、仍罷祠。越四載、乃復。明年、虜大入梁、洋、公乞下詔撫將士、曲赦沿邊民。又言鳳州推官姚辛罵虜不屈死、沔州通判李耆壽恥汙賊手、舉家自沈於河、宜見褒錄。東西兩路兵失亡過半、宜選募軍中子弟及死事孤以補之。上倚公爲重、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等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蹂蓬溪、徑抵府下。公前已稱詔遣人持檄諭福等、累數百言、福等讀之泣下、曰、李公正人、我亦知之。即約日解甲以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官寺邑屋。至府治、則曰、李公且來居此、吾不忍毀。公復馳書大將張威、使

卷甲以西、且諗成都諸司、調嘉定、黎、雅寨丁、牌手來會戰。賊時退據茗山、意叵測。公與東川侍郎臺數以逆順禍福譬之。賊遲疑未決間、張威以大兵至、夜遣人叩府門求藥物、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公曰、審爾、必多殺士卒。曷若斷賊汲路與餉道、使不得食、即成禽矣。以長圍法馳授之。賊遂平。賊始受繫、自言、我本自飛鳥走成都、李參政誤我。然公本志、實欲不煩兵而下、非怵之也。公始至、戮惡少年之爲賊鄉道者數人。有進士王洋女爲賊所得、洋往救、死之。女亦不屈、自投於池水、賊傷其腦不死。公賞以冠帔。又奏封孺人、贈洋通直郎。民居未完、復貸緡錢使築之。日發藏粟以飼餓者。繕城郭、閱禁旅、百廢具興。明年、引疾求奉祠、報可。去之日、送者傾城邑。父老至泣車下。以明堂恩、封通義郡侯。十五年六月、薨於家。年六十有四。始屬疾、即親草遺表、援張方平奏仁宗



語陛下猶天地父母、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今臣
剽聞虜用事臣侯姓者、嘗引王猛、苻融言告其主
曰、國家本戎狄、江東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使
其果有此言、亦望略示善意、使疆場少安、民得休
息。除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輟視朝一
日、贈金紫光祿大夫。十七年三月某日、葬於丹稜
龍鶴石巨原。夫人張氏、累封通義郡、先公若干年
薨。子銓、某官。鑄、某官。鱗、某官。女適某官虞香、孫寅
老。惟眉山自蘇氏父子以文章冠寓內、而穎濱遂
踐政席、爲元祐名輔臣。甫若干年而文簡公出、以
海含山負之學、松勁玉剛之節、標式當代。公之兄
弟皆世其學、文采議論、震耀一時、公亦與聞國政、
人謂有光蘇氏。然穎濱之執政也、朝廷清明、衆正
在列、志同而道協、故其用力也易。雖時論中變、身
弗見容、而大節瞭然無異議。公之進也、不幸當奸
臣竊柄、儉夫壬人參錯要塗、陰拱旁伺、前跋後蹙、

故其用力也難。方事之殷、客有諷公曰、嘻、是吾心
也、然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彼苟慈明、王子師、溫
太真何人哉。公念回幹事機、非人莫可、二三年間、
孜孜汲引、布列中外、殆不可勝數。其大者則主丘
公鳩使專閫、扳錢公象祖復與政、後卒獲其助。又
惟姦臣死黨、師旦最其魁桀、不去之則事不可圖、
故乘機排擊、靡遺餘力。方是時、猶凝冰凍雪、天地
慘烈、而潛嘘微陽、默導生意、戛戛乎其難。跡不晦
而身危、幾不密則事敗、故公之低眉抑首、若無所
違拂者、是乃深爲宗社計也。持此濟事、而欲人人
察其肺腑、顧不愈難乎。此公與穎濱之所以異也。
雖然、公之行事、本末亦可考已、後之君子其必有
以處之。公清修峻潔、雖在廊廟、而風致超遠如山
澤間人。憂時憫世、鬱然見於眉宇。平居鞠躬履地、
退然若不勝衣、至義所當爲、焱厲迅發、雖賁育莫
奪也。除姦之日、再拜辭家廟而出、曰、不幸則以死

繼之。平生嗜學如飢渴。群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所綜練。國有疑義。旁摭廣引。如指諸掌。其爲文本於至理而達之實用。浮淫僂麗之作。未嘗輒措一詞。少而好詩。晚謫臨川。箋王文公詩爲五十卷。至懷清臺。明妃曲等篇。則顯譏之不置也。其所自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有雁湖集一百卷。內外制二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援毫八十卷。涓塵錄三卷。中興戰功三卷。初。趙忠定鎮蜀。輯國朝奏議爲若干卷。公與討論。晚又編中興奏議若干卷。經筵奏下本州錄以進御。蓋深有補治道云。某之少也。以文墨小技辱知於公。雖登門之日未久。蓋庶乎所謂知公之心者。況嘗與修史牒於開禧時事。頗究顛末。而銓等以銘識爲請。義不得辭。銘曰、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夫豈一端。惟義是主。雖不亂群。乃否之亨。遯或可爲。亦與時行。哀哉斯人。如墮

驚炭。不有君子。孰任其患。納溝之責。豈不在予。褻裳濡足。其得已諸。郿塢未夷。允若耽位。蕪湖未討。嶠若求媚。方其濡忍。賢哲猶疑。及其決。世俗亦知。吁嗟孽臣。以國爲戲。黨論未銷。更稔兵議。縹焉高逝。茲惟厥時。李公之智。胡寧昧斯。有梟有狐。閃眈清晝。儀儀鳳麟。可與並囿。始議北伐。既弗苟隨。迨使而歸。又獻厥疑。維道之常。弗合則去。宜去而留。公獨奚慕。國既病矣。予去何之。及今有爲。猶可扶持。鞠躬盡力。成敗孰計。惟一乃心。庶克有濟。拔其牙角。俾日以孤。窒其耳目。俾日以愚。而我之交。氣類環合。割如迅雷。震此枯枿。皇綱之整。公翊其成。和議之復。公啓其萌。億萬維生。再安衽席。身雖排根。曾豈是感。揆諸三賢。事或不同。濡跡救時。則同一忠。我銘斯石。一語敢謬。欲知公心。天子有詔。

真德秀撰 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一

太常博士李君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某爲太常少卿、婺東陽李大有謙仲主簿。謙仲習於禮、顧籩豆簠簋登俎尊罍位置失次、脊脅臂臑肫肩亦多闕。麴蕡黃白黑禮以熬薦、今用生。刑鹽傳謂象虎、今散鹽。黍稷稻粱而槩用杭、五齊三酒而槩清醕、瘞燎徒具文、樂歌不卒章、乃按三禮條具其儀法、請釐正之。余每嘆禮有數有義、聖人事事而問、不以有司之事而忽之、所以明天地之性、體陰陽之情也。自周秦去籍、漢瀆廟制極於五胡之亂、先王禮樂蕩無復存、故雖經生學士有不盡知其數者、況於難知之義乎。聞謙仲之說、舍然而喜、亦曰大者既難遽易、姑先其易者焉耳。即爲上之尙書、而議者已曰事關奏審、必不可行、祇贅言焉。謙仲愀然、重有感於學術之不明。會當輪對、上疏略曰、國朝自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學本於正心脩身、仕至於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謙聞而大之、而義理益明。乃自慶元

權臣創道學之名、以排摯善類、而爲士者始以道德性命之說爲不足學、能者求中於科舉、而怠者幸中於剽竊。夫公卿大夫由此而選也、而胚胎之壞已若此。願召宿儒、崇置邇列、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於處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爲襲取利祿計。其二曰、臣觀自昔歸附之徒、固有始於効順、卒於反覆者。況今入居內地而左衽自若、窺我虛實、安知其中無伺間乘隙之人。若其偃然自便者、視昔之拜表輒行又甚焉。是不可不思所以處之。國家自軍興以來、屢開督府、命大臣領其事、權尊而望重、亦足以陰弭豪彊、潛杜窺間。惟陛下亟圖之。上獨以前疏下有司、餘不及盡用也。尋遷博士、疽發背且殆、甥許元實往候、謙仲謂生知書、顧彊我以藥邪。家人問所欲、惟以弟大同不及訣爲憾。而大同至、曰吾得見弟幸矣。屏艾卻藥而卒。嗚呼、古所謂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其謂是



乎。突^①梯絜楹則壽而昌、底厲名行或降之殃、豈荷重褐貴、得於此故嗇於彼邪。謙仲所居官率善其職^②。主管官告院、書印既具、揭姓名于方、吏無所容其姦。邊將李全受節鉞、有司命侈所給告、謙仲白宰掾、是有定制、豈容爲一人輕易。大農簿書舊悉付吏抄轉、出納謾不可考、謙仲請先經主簿簽閱、爲省試點檢試卷官、時號得人者、卒出謙仲、雖廷試三人皆其所拔。余時爲參議官、聯事旬月、凡皆得諸見聞。其在奉常、有言謙仲且爲臺諫、得言天下事、士莫不傾耳延頸、恨出命之晚。嗚呼、此豈惟踐脩之素有以得斯於人、亦以見人之卷卷于忠臣良士、幸其有以植公道而福斯人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是區區者、果孰爲之然哉。謙仲卒之明年、當寶慶之元、其孤卜十月丁酉葬於懷德鄉蔣碑山之原、以今吏部侍郎喬公行簡所狀行實求銘。某以聲氣之同、不敢曰不可、則叙而銘之。

謙仲本唐宗室、世爲婺東陽人。曾大父悅、大父皓、父侃、贈奉議郎、妣馬氏、贈孺人。謙仲氣剛而質粹、幼與弟大同親師力學、不幸早孤、遺大同受學於朱文公先生、而躬任家事、不以遺母勞、讀書窮晨夜不釋。紹熙四年、補博士弟子員。慶元二年、中進士第、授迪功郎、主簿潭之益陽、教授平江府、知福州閩縣、通判通州、主管官告院、歷司農、太常寺主簿、遷太常博士、積階至朝請郎。初仕益陽、攷覈簿書、閣其貳於府、吏無敢出入賦役。在平江、著錄公明、不可干以私。正歲、鄉之大夫士屬于序、謙仲爲正齒位、倣古飲酒禮、且取前賢鄉約鄉儀、鋟梓以風示之。士習用勸。趙成公希惲將舉謙仲、或請謁^③諸、辭曰、求而得之、則如勿得。成公卒不能遺。時自春官黃文叔度、司成劉晦伯傑、以次競薦、遂以舉將六員改秩。其爲縣、分三等以平役法、因民便以救弊、寬訟繫以紓濫刑、閩人德之。通民嘗欲引江



溉田、以五狼石麓所障礙。輒阻、謙仲受職後、不月乃通、更伐石峙牖、以備潞泄、農田商舶皆利焉。轉運司致糧于邊、率拘民舟、而富者以賄吏免、謙仲白罷之。更造郡學器服、繕城浚濠、建利民、海山二橋及西門堰、凡可以及人者、無不爲也。會攝守、吏白事例錢數千緡、謙仲爲之曰、有例、可送、無法可受。秩滿候代、遣家人先歸、屬疆吏告警、曰、吾家行、民聽惑矣。命止之。謙仲頌觀嚴重廉直、不受請寄。昧旦衣冠、率諸子誦語、孟若詩、參以先儒傳釋、精誦熟講、日有常則。處同產尤極友愛、內外四百指、五十年無間言。居家頗采用古禮、祀不焚楮、巫覡不及門、送死不以浮屠。尤篤於族姻鄉黨、賙貧字孤、殮死藥疾。嘗宛轉請於當路、下常平司、以所沒入富人財產爲鄉邑營社倉、用朱文公及建安吳氏舊法、歲凶貸民、至今守之。得年六十有六。娶馬氏、封孺人。四子男、自勉、自牧、自得、自修。自得先

七年卒。三女、適鄉貢進士蔡秦琰、孫用庚、從事郎、新台州寧海縣長寧鹽場管押鹽袋喬通孫。孫男女各一。銘曰、

家人之威如、兄弟之怡如、靖共乃事、委如蛇如、予奕奕令姿、孰嬈而如。未晡、戢暉、孰阨而摧如。正斃而全歸、與其幸生之萎如。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五

中江吳先之之巽墓誌銘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爲先、故義有實、藝有分、舍是則口耳而已。中江吳君先之、其庶幾有聞於禮矣乎。君諱之巽、受小戴氏書於厥考、自曲禮、擅弓、禮運、禮器、學記、樂記、祭義、中庸、大學諸篇、篤信而質行、故事親以孝著、處兄弟友、居家內外無間言。遊於鄉里、恂恂訥訥、如將不勝、如不能言。與人交

色莊而氣怡、士之受業者各厭所欲。其教授於廣漢王氏之塾也、郡守往往率諸生造焉。逆曦嘗欲以季春聘士、豫令就聘者詣縣書行義年、君叱吏曰、此何時邪。嘗因正月晦日爲詩、有曰、固窮何用怕鬼笑、暴貴不免干天刑。義形於色、無所撓奪。賊平始應君聘、有司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爲問、君拊髀曰、吾氣昌矣。援筆成文、再冠多士。且科舉之文本非所以知君、况尊君父、誅亂賊、亦分所當爲、奚獨君爲然。而君幼習於禮、長而刑於家、信于國人、則詞氣之發造次理道、固不可以襲而致者。其後就養于郫、其子中孚被郡符校博士弟子員、君以書語之曰、父之病甚矣。其趣歸、則語以齊家持身之法。蓋寢疾一日而卒、年六十有二。嗚呼、莫烈於盜賊之禍、莫大於死生之變、君處之不亂、其庶於義之實、藝之分矣乎。今其葬也、中孚請銘、余知君之深、非余誰宜。謹按、吳氏唐廣明間有諱

肇者、扈從入蜀、爲鎮國大將軍、食邑于中江、子孫家焉。至本朝、其四世孫曰行眞、曰行軫、登進士第、至職方郎中、達州太守。君之曾王父彥翼則行眞之五世孫也。王父諱覺、父諱良弼、妣□氏。吳氏累世登科、至君兄弟爲學益力、竟賁志以死。然自淳熙至今、一門以儒學顯、凡與鄉賦者十有二、第進士者五人、里人榮之。君於歷代史書凡數四、讎校於國朝故實、天文、地理、字書罔不精洽。爲文沈涵有雅致、有諸經講義五卷、中庸口義三卷、通鑑類十卷、國典二十卷、今藏于家。元妃楊氏、先二十一年卒、繼室以王氏、亦先□年卒。四子、長男即中孚、嘉定十年進士、迪功郎、郫縣尉。次穎行、早夭。幼符、女一人、適從政郎、隆州仁壽縣丞馮元章。孫男二人、外孫男女各一人。君之卒以十四年十月戊午、以十五年二月某甲子葬君于縣之懷清鄉、合楊夫人之墓。銘曰、

適手足之容、暢肌膚之會。禮之在人、蓋積小以成大者也。於君庶幾見之、而賁志以逝。我銘不磨、式穀來裔。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十二

方山隱士杜君壙誌

君杜氏、名知仁、字仁仲、台州黃巖人也。曾祖誼、祖舜卿、皆不仕。父春、當仕不仕、名其燕遊之地曰樊川、鄉人謂樊翁者是也。母商氏、徐氏。君徐出也、以錫類恩封太孺人。娶阮氏、繼戴氏。四子、長曰思睿、先君一年亡。次思大、思永、思兼、皆業進士。三女、嫁從事郎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管押袋鹽林仲謙、進士徐津、王賓。男孫曰石孫、野孫、田孫、女孫賀。生於紹興庚辰、卒於嘉定庚辰、其日五月癸巳也。有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哀次。以是歲十二月庚申葬於東奧之原。樊翁有二子、皆以文行名於鄉、君其季也。君少有俊才、

爲舉子文、操筆即驚人、措詞命意、必異凡子。已而曰、是不足以爲能。乃刻意於詩、彫鏤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爲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老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君數試於鄉、比皆不中、乃大棄科舉、絕意榮進。時方壯年、人驚其決、蓋將以求其志也。自是刺字不出於鄉閭、足跡不至於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望劍佩之顛、則趨而辟。而讓道於樵、降色言於寡弱、施鈞敵之禮於後生。自號曰方山友民、示己志也。予與君共學友也、知予莫若君、知君莫若予。君疾且病、予亟往救、則已屬纊矣。悲夫。乃書其導柩之旌曰、有宋方山隱士、衆咸曰宜。退



儒藏

而爲之誅曰、君學足以有爲、才足以行之、致命委順、不競於時。無喪無得、謂之有德。匪德其德、以居其則。故曰有宋隱士、百世以無惑。思大等泣拜曰、子旣命之矣、請勒諸壙。

趙師夏撰 《赤城集》卷一六

校記

- ①倣：原作「倣」，據四庫本《西山文集》改。
- ②掃：原作「歸」，據右引改。
- ③張巖：原作「張嚴」，據右引改。
- ④代：原作「伐」，據右引改。
- ⑤院：原作「除」，據文意改。
- ⑥豈：原作「起」，據文意改。
- ⑦紹聖：原作「紹興」，據文意改。
- ⑧開禧九年：按開禧僅三年，「九」疑「元」之誤。
- ⑨閩：原作「間」，據四庫本《西山文集》改。
- ⑩亦：原作「奕」，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 ⑪瀆：原作「讀」，據右引改。
- ⑫胡：原作「湖」，徑改。
- ⑬贅：原作「隊」，據右引改。
- ⑭謙：原作「議」，據右引改。
- ⑮者：原作「有」，據右引改。



藏 儒

⑩中：原作「二」，據右引改。

⑪儒：原作「濡」，據右引改。

⑫突：原作「災」，據右引改。

⑬自本句「官率」至後「歷司農」，凡四十字，原誤入本

卷《安君墓誌銘》（見後），據右引乙。

⑭謁：原作「郇」，據右引改。

⑮礙：原脫，據右引補。

⑯受職後：原作「授賦又」，據右引改。

⑰牖：原作「闡」，據右引改。

⑱例：原作「列」，據右引改。

⑲哺：原作「脯」，據右引改。

⑳刑：原作「形」，據右引改。

㉑甚：原作「病」，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二

趙崇憲 邊恢 李嘉量 孟導 鄭良朋

宋之源 薛叔似 趙遂

趙華文墓誌銘

維宋中興四葉、有社稷臣曰丞相忠定趙公、以純誠大義、榦棟我國家、勳庸巍然、如周之旦奭、天監精忠、俾其胄嗣實多且賢、用克紹先烈、故朝議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諱崇憲字履常者、其長子也。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爲某官、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上顧近臣曰、汝愚年今幾、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蓋忠定以懿屬冠大庭、國朝以來未之有、至公又能力學取高第、孝宗皇帝喜見玉色、嘉獎再三、自是名聞日彰徹。雖勤勞中外、位弗大顯、然考其始終所植立、則庶乎其有忠定之風矣。公初仕爲保義郎、監饒

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忠定帥蜀郡、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嶽廟。方紹熙甲寅、王室多故、忠定公實長西府、密贊慈極、援立聖明、不崇朝宗社再安。未幾侂冑竊大權、羣儉朋翼、遷忠定於零陵、未至而薨。海內憤鬱、公闔門自處、誓死守丘壠。居數年、詔復忠定故官職、先友多貽書勸公出者、於是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嘉定更化、除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公拜命感泣、顧忠定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恥本意、則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付三省、集廷紳公共參覈、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諡旨、揮與臣除命俱合追寢。如廷臣公論見得委是誣讎、即乞特頒詔旨、昭



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官、考合衆論、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特命詞臣、撰述豐碑、親灑宸翰、錫以碑額、用表先臣之墓。又乞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有旨兩省史官考以聞。已而吏部尙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詔曰可。後以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日史官、雖以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歷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公請也。是年冬、贈忠定太師、封沂國公、而除公承戎監。明年、承太府。三年、除秘書郎、辭弗許。四年、遷著作佐郎、充省試參詳官、兼權考功郎官。請外、知江州。六年、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

事、除轉運判官、仍兼帥事。七年、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秘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明年、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初、忠定公旣以文學致大名、而其平生盛節、標表一世者、蓋進則盡言於朝、而天下稱其忠、退則推上之恩、以及人、而天下誦其仁。出入三朝、直道自持、未嘗少貶以求合、而天下服其正。此三者、忠定之所以爲忠定者也。而公皆有志焉。其在朝時、嘗因閔雨求言、公上封事、大略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媿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愼餘黨、窺伺

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後因班對、又深陳紀綱法令玩弛之弊。雖其立朝之日淺、而位不得以言、然苟可以效其忠者、無不盡也。其令南昌、奉行荒政、所活甚衆。江人歲苦和糴、公之爲守也、疏於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以儲、爲儉歲備、至於今賴焉。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絜積爲緡者十七萬有奇、皆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若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蓰、公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爲白之朝、乞許以新券一償舊券二、有旨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縣刻石以紀其事。忠定之漕江西也、嘗有御札令察州郡之受輸、苟取者、忠定推行惟謹。及公繼掌漕事、即摹淳熙詔旨下諸州、令上體阜陵德意、而先行於豫章、以倡帥之。減斛面之贏、輕折納之價、許民自執概量、輸者常私其餘以出。豫章爲江西都會、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不絕。不幸疾病則惛然無所歸。忠定之爲漕也、捐

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病者得藥與食、以無轉死溝壑。歲久浸移爲他用。公至、討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爲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四邑社倉久弊、訪其利病而更張之。田里始被實惠。桂之屬邑土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宣公奏減之餘、人猶以爲病。公請再加蠲減、詔遞損有差。三縣民立祠以頌公德。至於以積用之贏代編牘逋賦、在隆興爲緡錢二萬餘、靜江亦萬餘。苟可以厚其民者、無不至也。爲館職時、同列有欲以要路相汲引者、公巽謝不敢當、退而喟然曰、是豈知我者耶。戚里有願納交者、數遣人遊說、弗答。會祠事職掌相比、又欲親公、公肅然自將、不踰階而揖也。後夤緣求見、終弗內。時其亡而謝之。始有旨擢丞寺監、公白宰相、願處其最下者。在朝垂三載、而請郡以十數。嘗曰、欲去者如撼兒齒、久當自脫矣。後以名曹召、公語人曰、



朝家委使、雖遐陬僻嶠不敢辭、唯實之朝行則非所安耳。在桂期年、若不及滿歲、則改爲幾年。句閒^②尤力、卒奉明道祠以歸。觀公之才、非不足以用世、而其志又非忘世者、顧於名位爵秩若將浼焉、豈以素履難堅完、榮涂多滛汨、寧舍彼以取此耶。然則士之控搏寵利、若不可一日使去己者、其視公何如也。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於師友、以不欺爲立心之本、思過爲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自公之大父慶國公至誠力踐、以篤行稱、至忠定公服行尤謹、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士大夫之言家法者宗焉。公天性篤孝、其居忠定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菓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內行飭備、宗族視以爲渠法。其在郡國、以勸學毓材爲首務。於九江則新濂溪祠、又爲書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之幼慧者三人廩而教之。豫章東湖近歲昉立書院、公至、增葺其未備、又爲選堂長、益

生員、置書史、豐廩給、如所以經紀濂溪者。所至講求公私利疚、汲汲如理家事。在九江、修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城堞樓觀、皆繕治一新。始至桂林、屬瓊守非人、激黎洞之變、公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羣蠻相率聽命、邊徼用寧。有籬篲峒者、仍歲寇鈔爲暴、蓋省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公捐金繒付小校、使繫以來、實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公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廼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以歸。邕爲邊州重要地、自狄武襄平儂賊、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峒日彊、公朝夕以爲憂、亟條上其議、若調守辟屬、益兵完城等數事、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峒酋何元龍死、公命以其地分給子弟、與他族之無繼者。馬政積

壞、尋其冗根剔治之、歲省緡錢數萬、而所得又皆良駟馬。土丁役使亡藝、一切禁戒以絕。公所泣率簡燕遊、削問遺、未嘗自顧其私、故歛弗及民而蓄積以裕。其見於試用者如此、倘天假之年而盡其用、所立可勝計耶。公之卒寔嘉定十二年五月十

一日、享年六十。母徐氏、封孺人、贈齊國夫人。初娶周氏、蚤卒、贈宜人。繼室劉氏、樞密忠肅公之女。忠肅公之薨也、屬朱文公爲擇所歸、旣而以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必願、早踵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爲某官。次某官。皆以次叙。四女、長適某官。餘以次叙。某年某月某日、必願等奉公合葬於雕峰二夫人之兆、先期來告曰、先君與公昔同三館、旣又有連、且相好也、敢援是以銘文爲請。予方執喪、未暇也。自是四五年間、必願之請屢至。念昔與公從容著庭間、又當世事、公毅然之色、偉然之論、有槩乎余衷者。由今思之、僅若信

宿、而公之墓木鬱乎其成陰矣、嗚呼哀哉。廬山李公燔實狀公行、其言可信不誣、今剟其要著於篇、世系源流已見於忠定之誌者不復載。其銘曰、弗競而趨、獨勇於止。其位雖庠、所立則偉。烏乎賢哉、眞忠定之子。

真德秀撰 《西山文集》卷四四

邊汝實行狀

汝實、慶元邊氏、諱恢、世著籍於鄞。曾大父諱日章、大父諱用和、皆不仕。父承奉郎諱友誠、無子、子順昌、丞諱友聞之子、是爲汝實也。生而穎悟、少小讀書、迥然異常兒。承奉公教之嚴、未嘗令出入閭巷、延師家塾、俾專其習。黃州通判舒君烈、其姊婿也、篤學多聞、相與處累年、開其端倪。故自年十四五時、已知學問之大略矣。幾冠、就學城南、距家數里、行必歷闔閭、義方益嚴、日使以肩輿往來、奇麗紛華、不役耳目。凡所以培植美質、充養德性、而卒爲



善士者、家庭之教也。幼習聲律、長而愈工、論說古今、能達意所欲言、辭采俊麗、自律愈謹、篤厚而詳慎、痛母楊氏蚤喪、事承奉公不少懈、處宗族鄉黨、甚敬以和、不自矜衒、不與乖忤、而人望其德容、無敢侮之。太學俊秀所萃、師儒多當時選。汝實年二十二、補諸生、念講學之機不可失也、剗心求益、甚於饑渴、師無不傾盡、日夜磨切、智識愈明。舍選較錙銖、嚴梯級、得者實艱、汝實安義命、不汲汲、獨以所能、屢戰摧堅、卒預其選、以故聲名日出、領袖一齋。謹守繩約、諸生有請於監中規免費者、汝實不許、曰、學校久例、何可越也。監官以臺察意風之、汝實曰、即如是、吾去其職耳。終莫之奪、其守正如此。登紹熙元年進士甲科、時太上皇龍飛策士、汝實廷對數千言、其略曰、不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不忠也。不知其君可以興堯舜之道者、不智也。堯舜之治、必可興於今日、堯舜之道、皆已具於聖心。知

陛下所以垂問者、悉聖心所形、則不必他求矣。臣觀自昔人主、始初清明、勤於政治者、固亦無間於聖人之心、而明者卒昏、勤者卒怠、何哉。雖有是心、而不能自知、則亦不能自信爾。今陛下有堯舜之聖心、而形於政治、未如其心、盍亦反而求之乎。心所是者行之、心所疑者去之、高明光大、其則不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觶觶、孟子指之曰、是心足以王矣。況陛下聖明、堯舜之道已具於聖心乎。辭意婉切、指陳時政、具有本末、識者韙之。授鎮江軍節度推官。始汝實嘗受教於金谿陸公、有所啓發、對策之語、蓋得於講切者。擢第而歸、不以所學爲足、覃思經籍、探其精粹、名物度數、靡不研究。孜孜於司馬氏通鑑、考理亂興亡之迹、而推其是非得失之原。諸子百氏、亦掇其要。蓋其志大、故所資者廣、其業專、故所得者豐。凡其充於身、行於家者、皆由是得之。先是、承奉公齊家有法、闔門肅雍、表儀鄉

社。汝實敬承其意、端渠矍嚴、限制翦浮、未培本實、家政益修焉。承奉公年踰八十、恩封疊至、命服光華、邦人以爲寵。汝實婉容愉色、左右無違、合親賓、惠窮乏、觀意所欲而敬行之、庭闈欣懽、人無間言。承奉公歿、執喪哀甚、寢不離次、飲食不御酒肉、顏色慘悴、體若不勝衣、猶以奪於家務、哀敬不純爲恨。將及大祥、而汝實亦病矣。平居謹肅自持、雖病不改其度。有問之者、拱揖致敬、語言酬對自若、惟以除祔不時爲憂、氣息寢微、猶能自力、飭家人具祭、索哀服加諸身、如對几筵。妻孥以其疾甚、哭不出聲、汝實曰、焉有喪祭而不哀者。命之哭。蓋訖事之翼日而卒。實慶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八。娶李氏。子三人、長及次皆蚤亡、幼子之元、汝實卒後亦亡。一女亦夭。以從子之深爲後。三年十二月甲申、葬於縣之桃源鄉石橋嶼之原。自古道不明、淺局之士、桎於資稟趣向之偏、剛者忤物、

柔者順從、言理者遺事、博覽者溺心、德厚者短於才、才勝者涼於德、偏而不反、患莫大焉。汝實天資甚粹、濟以剛。學甚要、輔以博。才甚俊、養以德。蓋不安於偏、而求至於大全、其志詎可量哉。狀貌頽然、語若不出諸口、而其中奮發、勇於自立、以古人爲則、以禮經爲據、事關名教、毫髮必計。見其砥礪節行、自奮於功業者、心深敬之。喜讀兵書、曰、知兵固儒者事。祖宗立國規模、講之必精。宣和靖康、渡江中興、本末訪求、惟恐弗獲。充其心、固將有所建立、光明於時。終身力學、僅收一第、未及設施、而師友稱道其賢、咸曰、是篤實不欺、堪爲世用者。聞其歿、無不痛惜之。嗚呼、可貴也已。葬有日、其叔父以某交親最久、熟其平生爲人、俾狀其行、不敢辭。汝實初字汝度、某嘗爲言、子之名、廣大之謂也。大而不實、焉用之。盍配以實乎。汝實唯唯、遂易今字云。謹狀。

袁燮撰 《繫齋集》卷一六

承議郎通判叙州李君墓誌銘

余自昏于成都杜氏、道雙流、必李氏乎館、李則余之妻之舅也。其曾大父文顯、大父庾、爲里善人。父大年、承議郎致仕、累贈中散大夫。娶同郡勾氏、贈令人。中散有六子、長嘉謀、爲宗正丞、世號息齋先生。與仲氏嘉猷同舉、乾道二年進士。其第五曰嘉量、是爲君。君生之三月而喪母、中散念之、以屬宗正教焉。宗正博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參同、博考精玩、篤信不懈。君親聞其說而好焉、余嘗與之語、雖不盡合、迨嘉定十五年春、余將造朝、過君于里舍、君曰、吾嘗爲子誦所聞、子不吾予。余以求諸易、盈天地間、致用之要、無越乎坎離。而大較則體性相須、精神互足、體不立則性無以行、精不蘊則神無以發。余心異之、因相與推明本始、究極分際、勉之以聖賢之正。蓋語

移日不能休、以是始信君之所蓄者厚、而世不能以盡知之也。十七年冬、君之子巽宗忽以書抵余于京、曰、先君以四月□日^④啓手足于遂、不肖孤無以顯敷厥考、今葬有日、敢以識墓爲請。嗚呼、其信然邪。將俟後期以追前語、而忍銘君之墓也。君字平仲、資醇實、不事華飾。宗正爲淳熙朝士、舊聞遺獻尙多接識、而君得周旋其間。況以尙書郎勾公昌泰爲之舅、劉文節公光祖爲姊之夫、聞見熏濡、趨嚮端正。會科舉不利、以宗正任爲迪功郎、監嘉定府酒務、遂寧府司法、潼川府通泉縣令、主管夔州路安撫司機宜文字。用舉主、改宣教郎、知漢州綿竹縣、通判遂寧府、叙州。始爲掾於遂、議法平恕、遂有米粟之征、責輸贏餘而不察其沽濫。君請覈沽濫而罷贏餘、兵民兩利焉。明年當輸、民詣郡願得李司法董其事。有爲征官死不能歸者、爲經理其喪、二女亦各有適。通泉撻江歲靡公私之力、而



民懷懷不適居。君躬任其勞、築事堅久、至于今稱之。綿竹邑大賦繁、吏緣爲姦、比豪猾而愚善良。君請覈登載、授券劑皆無過一日、厥明以方揭之。凡已輸而未獲券者、使告焉。或疑其不可繼、公去之日視始至逾篤、以是民無橫賦、官有餘蓄。學校橋梁之政、皆以次舉行。最後在遂寧更歷既多、財決滋敏、前後漕使者皆俾攝屬。君以郡事辭、不許。迨轉丞叙南、喜曰、此吾兄所嘗惕芟也。會以職事之普、道暘歸而得疾。屬續之日、尙區畫官事家政如平生。年六十有五。君爲吏三十年、居室衣食不替儒素。與人交、平實而可久。所居官皆以職事見知其長、固也。而吳德夫獵、崔正子與之未有雅素、爭先辟舉。楊恭惠公鎮蜀、徑上其姓名。迨選部關移、乃克知之。其恬於榮利、大抵若此。元配唐氏、繼室以文、皆贈孺人。子男二人、長巽宗、次炳宗、以後宗正。女適迪功郎利州昭化縣尉家寅翁。孫男一人、

思問。孫女二人、外孫男女四人。葬以寶慶二年□月□日、墓在新津縣會同鄉艮山之原、祔宗正墓右、從治命也。銘曰、

居焉而熙熙、出焉而怡怡。脫略於姑可已、而眊勉於所當爲。其晚而有得於己也、蓋有人所不及。知不知奚傷、視此銘詩。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

孟達甫墓誌銘

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葑門幽寂、紅藥被野、如菜、俊流數十、論雜捷起。良甫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當爾、猶未測達甫所至。余間與偶坐、則縱言細民疾苦、田里愁嘆、吏賢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最精切也。監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東提舉司公事、通判臨安府、整焚割蠹、職務大起、諸使及同僚交譽爭薦。或言資敏明、弊山訟海皆



究微、或言性孤潔、絲餽縷謁不逮門、且曰戚家后壺有人焉。遂爲將作簿軍器大理丞、遷正、知嚴州臨江軍。每將議擇材能臣理劇繁事、未嘗不在選中。然達甫老、退食閑居、隱几噓嗒、驗學有常業、講德有常友、以財聚爲諱、以察冤爲急、詰姦無枝葉之濫、得情無鈎距之巧。或以爲是大儒先生所爲、非吾所謂材者、故雖常在選中、而卒亦不果用也。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撓材以赴事。材雖事而後顯、然必生事以示材。此常人之同患、非知道者不能免也。今夫達甫能養其材而不困於事、因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華、浚培塘陂八百三十、役夫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扑罰也。嚴州時、山潦屢浸屋極、水突扉、則舟楫具、芟舍備、糗糧給、民遷如歸、忘其墊昏。耶律裕治城壁於六合、厚遇新附者、軍人不悅、妄稱總管細作也、大譟、鬻食盡。招討郭倪脅裕子臣友上之大理。達甫

曰、囚筆楷著行黏紙皆勻同、此習本也。果得誣枉狀。韓侂胄誅、堂後官五人、給舍以爲當隨坐、達甫承推、爭曰、以隨爲權則信、以隨爲反則非。請先罷吏竟免死。達甫之材、不困於事如此。會子減賤不行、曰、必子母相權而後可。店鋪抑兌、鹽賈科貼、乃流通淺術、不用也。治臨江以儉、交貨燕賄皆削去、通判挾所重亟沮止、終不聽。曰、爲之詭遇豈不能恐事過吾材爾。既連黜兩州、世味益薄。知南康、自列親嫌不往。改江陰軍、未上卒。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孟氏墓於無錫富安鄉、山曰梧桐。十四年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從政郎揚州錄事參軍繼勳、文林郎繼勤、修職郎監臨安府都稅院繼勇、葬達甫墓東五里。幼子、一孫未名。初、大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僑處、篋無留藏、窖無積陳。達甫兄弟、瘦僮羸馬、僅免徒步、視貴豪不萬一比。余始授以齊民治生法、酸寒枯落、歲縻月累、然

後粗立田宅。畏公上尊法令、里社節臘、賓親邂逅、恩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錄我先后以繼塗、似遭家多難、再興宋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無敢齒八姓。仕必由平進、學必依癯儒。粗糲適口而膏粱疏、毳褐附身則綺紈贅矣。諸子敬奉教、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悌、朝經暮史、閭巷之間循循焉。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曰、

以爲道耶、既許其兄。達甫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理事往而止。合不傷物、離不喪己。世方用我、謝曰不能。我所甚難、功利刑名。信安維墳、已南無北。尙其素風、梧桐之側。

嘉定十四年七月□日。

葉適撰 《水心文集》卷二五

東巖老人鄭君墓誌銘

乾淳間、美材出、儒風盛、士恥獨學、謏聞。父愛子、延

碩師、擇直諒友、甚已饑渴。自儒先凋零、斯道湮鬱、學者甘心孤陋、世推眞師友亦罕焉。緬懷乾淳、撫几太息。一日、舊僚趙克家持鄭君少宏行狀來乞銘。余考師友淵源、多從諸老先生游、而定城令許君中、應君宗卿、錢君文子、則專師也。內表正節、李侯敬之、友也。李侯學出東萊呂成公、君涵濡薰染、行端方、學刻苦、前賢格言大訓、探微鉤隱、窮晝夜不懈。性輕財重義、士友至于我館、資糧乏、于我助。歲大祲、發私積貸鄉鄰、歸逋如期、慨焉焚券。遇族嫗之死喪孤遺者、周給之有品節、而誨其子若弟、孳孳無厭、敦獎善救失、親黨畏慕焉。迹其行事、破藩牆、均人我、師友漸摩驗矣。君諱良朋、少宏字也。世爲婺之東陽人。曾祖振、祖壽、考紹庭、皆有潛德。考不娶蚤世、仲姑爲李氏婦、正節母也。君實自出焉。祖母九十餘、老疾勤視養、喪致哀毀、時祀輒嗚咽流涕。子女滿前、授詩書示嚮方。晚課諸孫、戒曰、



我誨爾、望爾孝也。孝不必榮以祿、在守先志。我不辱先矣、爾學殖落、猶我辱也。有味其言、綽乎乾淳

遺風矣。君生于紹興辛巳二月六日、卒于端平乙未五月十有二日。越明年四月丁酉、葬于邑東五里岡之原。娶王氏、司農卿亶之孫女、先君七歲卒、今合葬焉。生五男子、思睿、早歿。思義、思順、思忠、思儼、俱業進士、而思順以京學生該免舉恩。三女、文林郎監建康府大軍倉趙必遞、從事郎新監江東轉運使寄納倉陳秀發、宣教郎新差知處州慶元縣喬適孫、其婿也。孫男六、滋、昭、與、恕、怡、宜。女八、婿進士曹仲寬、趙與遷、宗學生趙與鑒、餘未行。余與君無雅素、師友皆端人、信端也。矧克家請不已、乃爲之銘曰、

東陽之東、有山鬱蔥。東巖老人、于焉從容。一室委心、齊家離離。古稱不朽、豈伊顯融。非榮之榮、不逢而逢。命名東麓、相國肅公。過者興敬、師友之功。

袁甫撰 《蒙齋集》卷一八

知嘉定府宋君之源墓誌銘

余昔守廣漢、與什邡令宋君深之爲寮。君貳吾州、又獲升君之堂。嘗涕泣而語余曰、昔者朱文公旣銘吾先君子吏部之窀穸矣、子其爲我書之、以詔來者。余即銘詞而知宋氏之種學累善非一日也。他日又出文公所與問答、曰中、曰性、曰知止、曰格物、此類凡數帖。方文公以講道雲谷、四方學者皆歸之、君之羣從首得其語、孟、中庸、大小學諸書。君名之源、字積之、文公更曰深之、所以期君者若此。吏部使湖南、劉子澄清之守衡陽、文公謂五峰胡子、南軒張子流風遺韻多在湖湘、俾君即劉訪焉。至衡則又得永嘉戴少望、從而師之、由是聞見日廣。余嘗因是而重有感焉。且吏部使閩、未遑他務、而訪道于文公、又遣其三子從之游、彼之俗吏能知是乎。三子克承父志、數以經史疑義請問于文公、

今見于書疏者凡五六往返、彼居驕習靡者能知是乎。三子年少初學、而文公已汲汲然翕受而循誘之、降心空臆、若施諸大徒高弟者。既又以見此道孤立、苟以是心至則未嘗無誨也。余與君相得之深、蓋昉乎此。後十年、其子伯熙來告曰、吾父以嘉定十四年□月□日卒于官舍、今將以十七年□月□□日葬于成都縣陽侯鄉祖塋之側。昔者吾祖之墓、文公銘之而公書之、今父之銘不可以他請也。會余造朝、謝未皇。明年、以書抵京、請益力。追惟曩事、乃不果辭。君系出唐宰相璟、今居成都雙流。曾祖傑、不仕。祖維、贈奉議郎。父若水、紹興三十年中進士乙科。淳熙中爲秘書丞、兼吏部郎。終江西路轉運判官、累贈中大夫。母張氏、宇文氏、皆令人。君以父任入官、尉江原縣、鹽酒城固、司戶茂州、令龍遊。會吳曦之亂、解印綬去。賊平而返、當路者以名聞、詔進秩二等。尋以薦舉改官知什邡縣。

熨戎繹騷、部使者檄君攝通判嘉定府、未幾通判邛州。會威州闕使、君又往攝事。所至吏畏、民尤懷之。初知龍州、秩滿移洋州、未上又易雅。屬南鄭潰卒爲亂、制置司命將將御前軍討之。君謂皆故等夷、恐不可任。黎雅土兵號牌手者、勁悍可用、請自將而前。卒賴其力。少保安公丙開宣威幕府、與參謀。始君未至雅、沙平夷盜邊、既撫柔之、及君暫去則夷又來。君倍道還州、夷厥角請命。君曰、夷德無厭、不大治不創、絕其餉道、示必翦滅、復款塞矢死無犯。璽書褒嘉。會宣撫司以調度急、括隱戶、拘絕產。郡民劉子壬託爲姦利、君請身任其事、以免憊人倚法之弊。有志未遂而歿。始余觀於漢儒、自謂得易於何師、受書於某氏、門標戶列、竊亦病之。及觀申公諸生爲守、尉內史者、治官民皆廉節、王式諸生頌禮甚嚴、試誦有法、使諸博士驚問何師、信知師道之有益於人。如王、謝家子弟耳濡目染、氣

質隨改、藉今稍佚前聞、於所嘗言終不能忘也。夫惟有不能忘也、則有觸乎事而不可已、隱於心而不敢爲者矣。如君之得於師友者若此、使假之年、尊聞行知、庸可限其成邪。君娶洪雅孫氏、封安人。二子男、伯熙、以遺澤補官。次伯顯、早夭。女適迪功郎、監崇慶府酒稅楊子泰。孫男女各一人。銘曰、萬里尋師、難疑反覆。師不倦誨、友不慮瀆。始初清明、旦晝未枯。如彼萋楚、天之沃沃。循是初心、以御物欲。迹其所就、寧有絕續。我作銘詩、後人其穀。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

薛文節公叔似壙誌

宋端明殿學士薛公、諱叔似、溫州永嘉縣人、居梯雲坊薛家巷。曾祖諱立、承奉郎。祖諱閔、迪功郎。涇州良原縣主簿。考諱豐、累贈正議大夫。妣沈氏、何氏、並封淑人。紹興十一年六月初八日丑時生、三十年入太學。隆興元年二月乙酉、丁正議大夫君。

艱。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淳熙五年十一月丁丑到官。八年六月壬申、除勅令所刪定官。十一月丙子、丁何淑人艱。十一年二月庚申朔、免喪。九月己丑、除國子錄。十二月丙子、循從事郎。十二年七月壬午、改宣教郎。八月甲子、除太學博士。十四年二月辛丑、除樞密院編修官。七月己巳、轉奉議郎。十五年二月甲戌、除左補闕。十六年三月壬子、轉承議郎。己未、除將作監。五月庚寅、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七月己巳、轉朝奉郎。戊寅罷。紹熙元年六月己丑、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七月庚申、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三年三月辛巳、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判官。六月甲辰、除太常少卿。七月己丑、轉朝散郎。四年八月辛亥、兼實錄院檢討官。十月乙未、除秘書監。十一月乙亥、暫兼禮部侍郎。五年六月庚子、孝宗升遐、差充金國告哀使。八月癸巳、轉朝請郎。九月乙酉、除權



儒藏

戶部侍郎。閏十月丙子、差提舉太史局。庚辰、轉朝奉大夫。十二月丁丑、兼樞密都承旨。慶元元年九月己酉、罷歸。三年正月庚子、轉朝散大夫。八月丁亥、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四年五月甲子、差知贛州、待闕。五年二月辛未、轉朝請大夫。三月戊申、罷、再提舉太平興國宮。嘉泰元年二月戊申、復差知贛州。二年七月戊辰、除華文閣待制、知廣州。十二月癸未、轉朝議大夫。三年十二月丙申、差知隆興府。四年正月己卯、封長溪縣開國男。二月戊戌、改知廬州、令奏事之任。三月庚寅引見、改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四月庚子、兼侍講。六月壬子、轉中奉大夫。八月癸丑、除權兵部侍郎。戊午、兼同修國史。十二月壬子、兼國用司參計官。開禧元年二月己丑、除吏部侍郎。六月乙巳、兼侍讀。閏八月庚辰、轉中大夫。十二月丁丑、轉太中大夫。二年正月乙巳、差充京西、湖北宣諭使。二月辛未、轉通議大夫。四

月甲子、除兵部尙書、宣撫使。乙亥、升兼修撰。十一月丁酉、除端明殿學士、恩數視執政。庚子、封開國子。十二月庚午、與宮觀。丙子、落職罷祠。三年十二月庚午、降中大夫、福州居住。嘉定二年十二月乙亥、自便。八年九月丁丑、復通議大夫、致仕。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封開國伯。十二年閏三月庚戌、轉正議大夫。十四年五月癸丑晦、以疾終。八月庚申、復端明殿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十一月壬寅、祔于嵇師奧祖塋之側。先娶袁州州學教授泮宇之女、弟、繼端明殿學士黃中之女、皆先卒、累贈淑人。男四人、師雍、奉議郎、新分差鎮江府諸軍司糧料院。師董、從政郎、監建康府戶部贍軍中酒庫、先卒。師憲、承奉郎、新知鄂州崇陽縣事。師晦、承事郎、監襲慶府東嶽廟。孫男二人、歸翁、登仕郎。慶翁。孫女三人。師雍等泣血謹誌、甥鮑炤填諱。

野塘趙處士墓誌銘

余晚起家爲詞臣、趙君慶龍自淮左捧檄入都、請予銘其先君子野塘處士之墓。余已耄昏、又禁中書詔填^⑤、委諾之而未暇也。既而余告老^⑥、還山、歲中淮左之使再以書至、且賁糧以待、曰必得銘乃歸。余不敢以衰憊辭。趙氏南渡初自鄭州管城避地信州之玉山縣居焉。處士諱遂、字景初。於學士公諱督爲五世祖、於龍圖公諱暘爲高王父。學士以呂汲公薦入館、龍圖^⑦坐與陳了翁善謫春陵、爲靖康右正言。於贈承議郎諱澤爲曾王父、於沅州通守諱渙爲王父、於直秘閣章泉先生諱蕃^⑧爲父。妣孺人俞氏、邢氏。少傳家學、又負笈千里、南嶽麓、東麗澤、以尋張、呂^⑨之緒。從岷隱戴公受春秋、晚益殫^⑩洽、尊聞行知、非若世儒書癡傳癖而已。章泉先生高節聞天下、春秋高、堅卧^⑪不出、然四方之士從者如雲。處士左右承迎、凡可以娛親享賓者、傾家

無吝色。先生寢疾、處士已華皓、嘗藥舉扶^⑫、執喪送終、哀動行路、骨見衣表。朝廷以先生累^⑬、辭聘召、晉直木天、法當澤子。處士嫡長也、嘆曰、先人逃名、敢因以爲利乎。力辭。改命承務郎致仕、亦不敢拜也。即所居之側綿繆數椽、扁曰野塘^⑭書院。又爲小圃、扁曰東園。秀巖李公榜其堂曰企疏、謂公父子不減二疏。處士落筆語妙、篇什流傳、然未嘗存槩。其自詠有云、詩乎顛次必於是、酒也須臾不可離。雜之章泉集中無辨也。爲人內端介而外和易。早交名流、晚殿諸老、清談修謹、獨堅悍不衰。將終旬、浹無所苦、覺體倦、戒^⑮家人具浴歛、議喪葬、命易簣正寢而逝。生於紹興壬午七月十四日、卒于淳祐丙午六月十九日、年八十五。明年丁未二月丙申、葬于招善鄉葉家塢之原。配俞氏、先夫人之姪、徽守湍石先生諱畢之曾孫。三男、長慶曾、迪功郎、泉州德化尉。次慶章^⑯、寶慶乙酉貢士、皆前卒。次慶龍、見



迪功郎泰州節制司準備差遣。一女適起居舍人故韓祥。孫男女各八人。自古王侯將相多如麻粟，惟逸民高士，雖帝王盛世不過巢、許、夷、齊輩數人，厥後有爲羔雁動色、猿鶴驚恐者，故謝公有小草之侮，藏用有隨駕之嘲，常秩有聽雞之刺，非素隱之難而終隱之難也。若夫父抗節於前，子繼志於後，余考前載得三人焉：漢徐穉、晉戴逵，本朝魏野而已。三士所立固高，穉子登華歆欲見不詣，公府交辟不應^①，漢末盜賊敬之，不犯其里。逵子勃亦高尚，以散騎常侍徵不至。野子閑與仲先齊名，時人有父子少微星之句，非身隱之難而世隱之難也。以古準今^②，處士眞章泉先生之子矣。銘曰：子銘季札，不過十字，野塘之銘，稍覺詞費。誰傳逸民，有考於是。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一

校記

- ①蔡：原作「察」，據正德本《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改。
- ②閒：原作「聞」，據文意改。
- ③眞：原脫，據右引補。
- ④日：原脫，據四庫本《鶴山集》補。
- ⑤填：原作「頃」，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⑥老：原作「耄」，據右引改。
- ⑦圖：原作「圓」，據右引改。
- ⑧蕃：原作「藩」，據右引改。
- ⑨呂：原作「氏」，據右引改。
- ⑩殫：原作「單」，據右引改。
- ⑪堅卧：原倒，據右引乙。
- ⑫扶：原作「秩」，據右引改。
- ⑬累：原作「參」，據右引改。
- ⑭塘：原作「處」，據右引改。



儒藏

⑮戒：原無，據右引補。

⑯章：此字原在下句「寶慶」下，據右引乙。

⑰句首原有「於」字，又「府」原作「用」，據右引刪改。

⑱今：原作「余」，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三

余嶸 何大猷 汪輒

龍學余尙書神道碑

公諱嶸、字景瞻、故左相忠肅公之仲子、世居衢之龍游縣。生於紹興壬午、幼受學於耆英劉靖君愚、補國子生、尤專苦、雖同學兒不識其爲貴介公子。淳熙癸卯、侍忠肅出疆、擢丁未第、調饒州安仁主簿。忠肅守金陵、改監兩浙運司華亭船場、抵官未幾、忠肅由西府登庸、監西京中嶽廟者再、忠肅判長沙、改江西轉運司幹辦^①公事。擢第至是十有三載、惟華亭歲餘、餘皆侍忠肅臨方面之日。在漕幕、爲使者條十事、皆急政要務、切當可行者。嘉泰辛酉、改秩知岳州臨湘縣。侍忠肅再判長沙。忠肅薨、跣護歸葬。服闋、甲子七月、除籍田令。開禧乙丑、考省試、得杭相李文清公卷、擢冠本經。閏八月、除太府寺簿、劑局圓散一新、蠹弊清矣。開禧丙寅二月、

除諸玉宮大小學教授。四月、兼莊文府教授。五月、除太府寺丞。七月、除樞密院編修官。時江氛甚惡、狂獠南吠、用事者無策、欲具海舟、浚水門河道、以備南幸。十二月、公^②輪對言、應兵之道、氣勝則兵振而敵懼、氣衰則兵沮而敵驕。因援景德卻近臣楚蜀之議、紹興卻或者閩中之議、當示欲進以作天下之氣、示欲爲以起天下之懦。公雖以嚴見憚、然權臣外猶牢籠、使參預李公壁諭意、欲擢公緊官。公力丐外、嘉定戊辰六月、差知^③南劍州。七月、陞辭首言、三邊解嚴、睦鄰繼好、如疾疢甫瘳、既當防護周密、以杜風寒之侵、又當從容恬養、以散藥石之毒。次言、中興以來、存留州郡十數闕、專充職事官補外、蓋以人情無徊徨顧慮之憂、斯有雍容去就之美。九月、合符南劍、首蠲諸色欠負、爲緡錢二十六萬有奇。郡有攔河和糴、客舟過者率十糴一、公亟減其額。又有隨苗^④和糴七斗有奇、初給以直、繼



猶折鹽久乃白取。公曰此與和買何異。又懼後來以乏事藉口、非可遽革、省縮浮費、度所積可支一歲、減所糴三之一、上其事於朝。建守聞之、曰鐔津豈獨爲君子乎、亦奏蠲減^⑤。繼至者又廣公意、復捐其半。龜山舊廬爲巨^⑥。室所得、交訟、公曰有司治此、不過用交易法爾、以例卷錢百萬贖畀其孫、且爲立闕宮、訪遺稿焉。庚子八月、除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辛未正月、除右曹郎官、面對、首言、天下未治固當憂、其已安者不可恃。自古智略高世、有以消弭變故、而大本不立、不能保其日後^⑦之無虞。逆而察之、民心窮愁、士風消弱、權綱沮撓、法令廢弛、人才衰靡、所恃以爲國者無以爲他日可久之道、是可畏也。次言、以資格爲守令、不問賢否、甚者罷軟衰耄、貪刻驕惰之人、扳聯親故、交結權要、肆其貪虐。縱復敗露、類皆捨大而問小、暫罷而倏起。四月轉對言、建炎南渡、權宜創置、增賦凡四千三

百餘^⑧萬、而供億於三衙與科截於四總所者無慮三千六十餘萬、其耗於養兵者幾十之六七。竭天下之力困於轉輸、謂宜士飽馬騰而連營菜色、剛心勇氣銷鑠殆盡、何望其投石越距而慷慨激揚乎。豈非形格勢禁、彼此判截而揣摩利害、迄未得其要領耶。臣嘗觀漢胡建援兵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注謂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未嘗不嘆古人防慮之深密。夫事從中御、固非委任將帥之術、然顛倚爪牙而^⑨略無耳目之助、亦非維持統攝之道。唐置監軍、法是人非。厥今總餉、職非不重、顧王人之尊、自有常體、戎務項尾似難盡究^⑩。不若別置一官、軍事鉅細咸俾與聞。此^⑪疏達壅弊之長策也。六月、充金國賀生辰使。盱眙對境、傾洞接伴、對展詞語加順、館舍饗餼、比舊尤整。抵涿州、定興縣、鈴聲迅急、驛馬交馳、潰軍纍纍、號泣言韃靼到宣德縣、去此只三四百里。羣胡

垂首喪氣、馬嘶車行夜不絕、吏卒相視失色。公慨然以義命勉之曰、國家大讎未報、天其或者假守^③外夷以斃此虜、若目見破敗俘執、何快如之。況韃靼於我無讐、宿昔曠隔難通之情、未必不因是可達。萬一不幸、身淪異域、亦命也、安之勿^④恤。因裂黃繒爲宋使旗藏之。俄有使傳虜旨遣回、公請留以俟、往復再四。虜意惶窘、讀纔終紙、公借觀、徑奪置懷中、虜不能拒。十月、公至闕下、面奏、臣臨淮而聞其紛擾之刑、過江而見其虛耗之實、調役騷動、公私無馬、三節始盡用車。上曰、馬皆北邊去。又奏、今韃靼堅銳、即女貢崛起之初。而金人沮喪銷喪、有舊遼滅亡之勢。方讎虜疲憊之餘、適國家間暇之日。孝宗皇帝規恢之念、無一日忘、自符離未捷^⑤、不復出師、蓋無幾會之可乘、初非委置而不問。此君臣上下所當痛心疾首、是究是圖者也。欲望^⑥陛下深詔大臣、講求所以備邊自治者。漢有汲黯、淮南

爲之寢謀、則人材不可不儲。唐有李勣、突厥不敢南犯、則守將不可不擇。充國積穀破羌、則屯田不可不行。晁錯募粟實塞、則積貯不可不廣。昔富弼當仁宗朝、銜命使虜、既堅盟好、方且拳拳以修政備邊爲言、公有使燕錄一卷、紀金、韃情狀尤詳。十一月、公奏言、財賦散漫無統、請^⑦置總計使一員、視儀簽樞、宜擇禁從中諸曉財賦、風力素著者居之。是亦國初三司使之遺意也。壬申二月、除軍器監。六月、乞外補以便親養。七月、除浙^⑧西路提點刑獄。建臺兩期、五所行部^⑨。平冤決滯、鋤擊強梗^⑩。風采凜然。甲戌八月、除大理少卿。時儉人有爲沽激好名之說、以傾善類者。十一月、公論對、謂人之才品難一、多以疑似失之。孤特者若崖異、讜直者若陵訐、老成者若遲鈍、沉毅者若顧望、剛勁者若褊隘。凡此疑似、不可不察。復論棘寺四弊、深中事情。乙亥三月、以越國疾丐祠、除知婺州。尋丁越國憂。丁



丑六月禪除、十月令赴行在奏事、首言戰守大計、謂蠡銳者多輕舉、玩愒者易苟安、戰無必勝之形、守無可恃之勢、同聲附和、隨事輒變、願如古集議、使人得盡言、除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十二月、兼權太常寺少卿、戊寅正月、除太常少卿、時科條繁興、或歸咎於絕幣、納降、公爲宰執言、若論失計、節目尤多、使諸賢爲之、必不至是、今當一新規模、持以堅忍、庶幾事尙可爲、又奏記廟堂數百言、略謂、反顧根本、固當舍戰而言守、深察流弊、似未免因守而爲和、昔之善謀國者、立於萬死百敗之地、以成雋烈、今日之事、未至於不可復爲、何至銷鑠感縮而甘就下策乎、都司或言、今日甚得沈鐸、季先山東一項人力、公曰、向以納降爲非、今籍其力、正論終不可誣、然此軍他日必難制、要須有一項勁兵以控馭之、後卒如公言、六月、兼吏部侍郎、七月、兼國子祭酒、時京尹方趨

時好以沮士氣、小司成因此去官、諸生空學出、廟堂欲以公鎮之、公乞全小司成之去、懲府吏之罪、然後拜命、廟堂初難之、公力爭、廟堂出尹於外、且勉諸生歸齋、己卯二月、除權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祭酒、內帑第監司守貳歲額登虧、中批或遷官、或削秩、或展磨勘、公言、賞罰之權分於北司、未流之弊、不可救矣、爲三說以繳還、一謂、內帑歲入巨萬、累朝所積、不知其幾、陛下儉約無妄費、何爲空竭至此、借曰外郡逋負、亦帑吏受賂隱欺所致、今捨吏不問而先譴監司守貳、人其謂何、二謂、天下財賦悉有一定窠名、逋慢乃爲曠職、供輸豈足言功、但此端既開、賞之不可勝賞、不賞無以酬勞、異時尙費處分、三謂、賞罰之行、當在中書、今若悉由中出、而中書但務奉行、豈盛世事、時某人方睥睨兩地、諸生欲舉幡攻之、其人祈公一言款諸生、公固拒、某謀遂寢、六月、陞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三乞祠。十一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以歸。庚辰十月改太平州。辛巳春虜犯蘄黃沿江戒嚴。八月有旨以采石水軍聽守臣節制措置。公物色軍中積弊盡剷除之。修戰艦造戎器閱射藝旌旗壁壘精采一新有須知一卷。又別創防江新營以廂禁溢額。衣糧別募精銳紀律視大軍。撥錢二十萬緡爲防江庫以備賞激有條約一卷。壬午九月除煥章閣待制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公事。公在當塗時歲旱潦皆一禱而應至是江漲冒城郭公精祈而潦縮。選官吏視災傷家賑給有差一如在當塗時具遣醫療疫家至戶到全活尤衆。潦後苦飢發廩平糶又不足則蠲稅招販無飢孥者以樽節錢十五萬緡爲循環糶本名曰平止。公經畫閫事親至唐灣靖安閱習舟師如采石軍以三十萬緡創防江備用庫他所興修數十有事目一卷自淮出溢口何處

發源何處□江委官相視盡得南北要害每謂行伍中人才多爲管軍所壓時時按行籍記遇朝廷乏使多以問皆得其人。京河帥許國憚山東降附之橫欲耀兵誇之大合諸軍閱山陽移文沿江制司調發公答以千里赴教且當冬寒無故使士卒疲弊恐軍氣不張反爲北人所輕復密白於朝不能止會久雪教閱之期屢展士卒暴露胥怨而北軍疑其將不利於己卒致內變人始服公遠慮公雖鼎貴而自奉蕭然如老書生陪京號佳麗地公以清約倡諸司未嘗有夸嬉之宴十月除顯謨閣待制寶慶乙酉二月提舉安慶府真源萬壽宮公憫鄉俗不舉子置局三所各給錢米藥餌又以火葬之俗近夷爲義阡四所刻石表塋種松成列旁爲厚俗庵守以僧買田贍之時宰與公同年常言安得余景瞻來相助公聞之不皇安里居四載無寒暄一字相忽專書問勞欲公出當事任公謝不



能紹定己丑、除知潭州、荆南路安撫使。時諸峒反側、事變方棘、公不敢辭。九月、開閩、衡之酃縣沙甫峒、郴之桂東縣高垓峒相挺而起、已破酃縣、犯茶陵。公察致寇之由、首罷黜貪虐^③吏、檄諭禍福、且奏調鄂兵以張威聲。沙甫寇欲降、未決、憲司檄^④有會兵討捕之文、寇愈驚疑。公移書勸^⑤力止、憲不聽、且設招格倍於帥司、寇愈玩侮、復破資興。時鄂兵未至、寇張甚、公截留飛虎戎兵數百守茶陵、以屬官王友莘、留子邁董之、又調蘇洪飛往茶陵、以死爭險。鄂兵適至、諸將連捷、沙甫曾領詣行司束身歸罪、未^⑥高垓負固。公遣鄂兵抵耒陽扼其前、檄王友莘、留子邁以飛虎軍泊安仁掩其後。明年春、高垓寇相率赴軍前首降。衡之常寧世忠峒素有忿鬪、內相攻、縣令偏有所主、遂犯省地。公撫定之、且賑活酃安仁、耒陽、資興諸邑被寇禍者。安仁、浦陽富室閉糴、有嘯聚強糴者、公遣古靈寨官率隅總收

捕。衡山之孫家原、永興之大爻、效顰蠡起、公立賞格、布方略、至忘寢食、以次蕩平、部內肅清。全守哀斂賈怨、營卒失伍、破吏家、掠市肆。公先劾貪守、檄前全倅王夢弼攝郡、除首亂者餘勿問、一郡帖然。詔以夢弼知郡事。辛卯正月、以平寇功除寶謨閣直學士、依舊任。公每謂湖湘莽爲盜區、郴、衡諸邑無城所致、請於資興縣稗子爻築城以捍高垓之寇、茶陵縣築城以捍沙甫之寇。計費錢十萬緡、米萬石、願身任其費、不煩科降。資興、寧縣仍移縣殘燬改名就城^⑦。茶陵^⑧古城基址猶存、今但增築二城、皆以辛卯九月經始、壬辰九月落成。又謂城必有兵、宜以飛虎二百人戍茶陵、一百人戍興寧、別椿錢四萬緡以備三年券食。其地控扼兩峒咽喉、郴、衡諸邑可高枕而卧矣。郡有惠民倉、前帥曾公從龍所創、豐歉不常、浸虧舊額。公椿錢五萬緡創庫、收其息補虧。始至、師旅飢饉、軍府赤立、而公平

鄴寇繕城池、築險要、防溪峒、事力沛然。復以錢三十萬緡置備用庫、爲緩急之防。新建貢院、傳舍、亭臺之類、屢書不一書。若天雨鬼輸者。去日帑有餘積。閱府縣版籍、爲下戶畸零稅代輸。舊委右選部餽、虧二萬餘斛、縲繫數十家、公爲償逋、且資其銓調、皆泣拜而去。公嘗自言、叨守四郡、非有生財之術、惟吏不得欺而無滲漏、已無苟取而不敢妄費。他人管蠡小智、錐刀微勤、必誇詡鋪說、公於國有大勳勞、其辭謙厚如此。故詳著之。端平元年正月、除敷文閣直學士、依舊任。乞休。致。四月、除華文閣學士、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六月、進封信安郡開國侯。再乞休致。七月、召赴行在。公祈閑愈力、除寶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逾年上。命陳公卓移書問安否意向、且除公兵書。公在長沙積勞、體中有微恙、然神明不衰、屢上免牘、陳義慨然。上嘉歎、除煥章閣學士、依舊祠。丙申十一月、御筆

遷工書、累辭不允。嘉熙丁酉夏杪、疾甚。七月戊寅晦、呼子孫戒曰、我與忠肅世荷國恩、清約無厚蓄、汝等當強學繼志。隨閱遺表、更數字、釋筆定而薨。享年七十有六。上震悼、特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贈卹如儀。龍游之余、遠有世序。曾祖鐸、贈太師、益國公。妣傅氏、益國夫人。祖繪、贈太師、蜀國公。妣虞氏、燕國夫人。父端禮、特進、左丞相、贈太師、封衛國公、諡忠肅。妣葉氏、越國夫人。公娶徐氏、先四十年卒。繼應氏、先二十二年卒。皆贈郡夫人。子男四人、道申、道永、早世。球、奉議郎、知潯州桂平縣、先公六年卒。璨、某官。孫男三人、瑩、某官。垓、承議郎、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槩、登仕郎、早卒。孫女一人、朝散郎、大理寺主簿王同祖其婿也。初、公自卜葬於忠肅公墓域之側、石壁之原、孤璨以次年二月二十日奉柩安厝、從治命也。余惟忠肅公紹熙顧命大臣、援立寧考、慶元相業、其



保全定策國老、平亭僞學禁錮、功在社稷、號爲南渡名宰。公接緒言而傳心印、其告吾君必曰任賢去邪、其告大臣必曰開誠布公、其言財利必曰損上益下、其語和戰必曰斬使焚幣、其論紀綱必曰不可使中人預政令、不可以中批行賞罰。孤直行一意、終始持一說、立朝如陽城、孔勘、臨邊如羊祜、杜預。近世名卿將、捨公指不多屈。西山真公、復齋陳公尤敬重。公葬三十一年、而垓奉木石尤公。所作行狀請銘於予、予先君昔與公同爲樞掾、情好如兄弟、但姓不同耳。某甫冠、受教於公。先人棄諸孤、時公方奉使畿內、遣吏士撫孤嫠、使先君返骨首丘而一門百口生還故里者、公力也。某終身不敢忘。木石公亦余故人、昔俱被遇穆陵、同時爲史官、爲詞臣。鄭樞載伯之薨、某狀其行而木石公銘之、今木石公狀公之行而某銘之、不敢以荒落辭。木石公所已載者、不復出也。公所著書有周易

啓蒙、毛詩說略、春秋大旨、戴記序發略、掖垣類藁、肯堂賓談隨筆、肯堂職業及雜記錄各若干卷、歲於家。銘曰、

本朝名公卿、家庭俱貂蟬。仲儀於文正、子頤於忠宣。東都事遠矣、姑述近者焉。福公有復齋、紫巖有南軒。皆以子淑後、豈惟翁拜前。卓哉肯堂公、忠肅之嫡傳。追懷慶元初、隻手扶廈顛。迺續天命永、矯揉國論偏。色線用不盡、一券付象賢。及雷密輸忠、授鉞勞籌邊。平生仁義諫、丹青累百篇。居中每不久、去若箭離弦。防江垂四期、鎮湘亦六年。念昔坐春風、琅琅聞雜言。長慟閔一丘、孰能起九原。斯文屬後死、雖耄猶勉旃。幸與木石老、附名石壁阡。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五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爲義烏著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旣死、祖槩以武事強力起家以光

其業。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屋、有聲諸公間。茂恭登庚辰進士第、未及爲時用而死。茂宏不上第亦死。少嘉時年二十許歲、輔伯兄大辯以當家、而家事悉稟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養疾、門外之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少嘉兄弟欲葬其父於旁家之淨明寺、葬有日矣、而寺僧梗不得葬。少嘉慨然曰、我豈無一地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爲杖之而止。又杖一惡少之無故爲梗者、而後門戶爲之少寧。少嘉處宗族以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隨力使之。視租戶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一人不爲墮淚。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內事則姑姊妹之既適人者、疾病而多方救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濟其乏而私又不靳其所有。惟其無事則平處之。或怨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

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曰、嫁爾而不及父在時、是爲死其父矣。爾伯兄必不然。暇時、讀書有常課。暮夜欲慰暖其母、則卧榻之側、几案之旁、道及閭閻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其爲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輒尊事之、雖未見知、而不怠愈虔。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嘗從余學、而其姊以爲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蓋有以大慰其心。予笑謂其姊、越雞不能化鵠卵、惜吾之非魯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爲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證也。二年興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園之南山。少

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少子已孫者。死以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吳竽爲書之。銘曰。

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後。孰知其爲彼爲此也。宅兆之卜。惟其安也。以吾身而爲後日之計。則陰陽禍福之多端也。身無可擇之行。而道有未盡之精微。賁志地下。深藏而厚覆之。而鬼神莫之窺也。化爲堆土。溢爲精英。變動無時。其或爾克承。

陳亮撰 《陳亮集》卷三六

康範先生行狀

維汪氏之先。自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子孫因氏焉。漢龍驤將軍文和渡江居於越。新安之汪自越而遷。今徽之神曰顯靈英濟王。唐初以忠受知高祖。封越國公。實績溪人。故績溪汪氏爲尤盛。蔓於我宋。俱以儒世其家。先生名輒。字處微。曾大父激。

三與鄉薦。以南郊恩授文學。嘗游黃門蘇文定公門。家藏蘇公手澤猶存。曾大母古靈陳氏。大父文中。罹宣和睦寇之禍。避地和州。賊平歸。立家於兵火餘。雖窘匱貧苦不能自給。而解衣推食以濟鄉人。猶如平昔。有陰德。家復以興。大母崔氏。繼孟氏。淳熙慶恩封太孺人。制所謂德足永年。孫嘗論秀是也。父三錫。母葛氏。滕氏。滕蓋吳中少師章敏公曾孫女。先生滕出也。紹興壬午二月二十有二日生。夙喪其父。長兄暘有雋才。嘗領鄉薦。習周六典。與同郡直閣汪公文振同師。其後鄉貢君招致以教諸弟。先生從汪公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過不復忘。爲舉文每一篇出。同舍生多不及。儻有大志。甚期用於斯世。慶元癸亥。鄉貢君以五舉得官。不受。卒以死。先生曰。吾兄止此。如吾何。開禧丁卯。先生猶覓舉闕下。時方用兵。事日異。因客邸中。重午有感賦小詞。慨然曰。是尙可求仕也歟哉。即歸。



儒藏

不應舉、因此遂棄舉文、翛然無世累、不以名第介意、鄉人高仰而欽慕之。嘉定壬申、年方五十、元妃胡氏卒、手營一丘。縣南五里、山如碧玉環、慕李愿盤谷之趣、結屋其中、名曰環谷、作堂以靜觀名之、取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之語、賦詩十絕以見志。屋成、無日不徜徉泉石間、樵夫、耕叟、漁人、牧豎皆能與之接慇懃、見者指爲神仙人。自非疾忌、未嘗不在谷中。時春秋逾六十、風雨寒暑不遠出、作堂先廬、名曰善養、自謂有得於孟子養氣之旨、大書此章於屏、至老常居之。給事袁公甫爲徽守、曰、雅聞先生名、紹定間持江東常平節、一路大禔、先生爲之畫策、勸分、貧富安之。袁公行部、廉得其事、持刺造門求見、竟以編民辭。袁公歎惜而去、即以勸分事併狀其節、概聞於朝、乞甄錄。先生力懇縣令止之。參政西山真公久敬先生而不相識、端平甲午、今察院李公遇來爲宰、西山屬之、求先生言行

之實、以逸民論薦、封藁示李公。不幸西山薨、皆未及上。李公在邑、事必咨於先生、倡和尤多。嘉熙改元、丁酉歲、先生七十有六、病以死矣。寢疾、李公親問醫藥、請所屬、曰、咸無之。賦小詞如夢令、以舟自況、有把柁更須牢、無礙無礙、匹似子猷訪戴之句。盥手整衣衾、奄然而逝。實四月二十有六也。邑人聚哭甚哀、醵金爲仙佛供者無數。李公率屬致祭、及合三老士人會於學宮、誄其行、私諡曰康範先生。先生不爲章句文辭之學、而才具周密、識見幽邃、方有志斯世時、於國治官政民俗靡不究、議論風生、未嘗無及物之心。旣謝科場、高蹈丘園、卷而藏之、聲聞益著。其居家處鄉曲、風流典刑、猶足以風動四方、薰陶一世。幼遭父喪、甫九歲、哀慕如成人。時大母孟氏無恙、從兄弟八人聚居、先生恭兄友弟、極其至、事大母及其母以孝稱、事同居諸母亦盡其敬。鄉貢君蚤世、先生經理其私、撫其孤而



婚嫁之。及人口繁衆、諸房議分田園、器皿、孳畜、惟諸房擇而取之、所不取者、先生受之而已。內行充實、人已知加敬。待鄉人尤篤厚、與鄉之後生言、必依孝弟忠信。死無力葬者爲營辦之、饑凍者衣食之、憊愚者不倦訓誨之、急難求赴、懇者救護之。鬪訟不決、先生一言譬曉、分解釋然、至不忍爭者。水旱之災、民不堪命、得先生爲之禱、潦則宿雲開霽、嘆則甘霖滂沛、積誠通於神明。有義役者、不逞欲破壞之、先生一力扶持、蹈禍機不少沮。恤窮賑荒、規模尤整嚴、使其一日得用、共帝命而立人彝、厥功茂矣。家庭雍肅、閨門禮法相先、燕居無疾聲遽色。時節事先極其豐、疏果肴羞皆有常品、每祭未嘗敢缺。率家人行禮無敢不敬、每見先世遺跡必有慘容。羣從子弟中有伐丘墓者、泣而止之。撫姻族吉凶慶弔有恩。家雖貧窶、處之澹如、略無戚容。藜羹藿食、布衣帛冠、曾不顧也。愛植花卉、以灌園

自適。不求人知、而田里童穉婦女無不知其名。作詩多有妙句、爲諸公所稱。其雜著與所編諸書皆未果論次。娶胡氏、同邑石門人、先二十有六年卒。子男四人、長開蚤世、次燾、次點、俱業儒、季然亦蚤世。女一人、未嫁而亡。孫男三人、寅弱冠、啓權尙幼。燾等將以來年四月二十有一日奉先生柩窆於環谷之壽藏、與胡氏同兆、從治命也。先事請廷瑞爲事狀、以丐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廷瑞後生晚輩、自先叔外祖朱德修父與先生交契良厚、遂得拜先生牀下、辱收而教之、館穀先生家者、今且二十年、知先生行事不可謂不詳、固不敢以鄙陋辭。而涕泗橫流不禁、幾不能執筆、姑摭其實著於石。若其鋪張揚厲以發潛德之幽光、則有李公之誄在。謹狀。嘉熙二年十月三日、門人鄉貢進士唐廷瑞狀。

唐廷瑞撰 《康範詩集》附錄

宋處士汪君處微父墓碣銘

淳祐四年夏午叨除柱史。七月朔日、鄉之處士汪君處微父之子燾、不憚老火、數百里來訪於京、懇懇致辭曰、燾不天、先君子棄諸孤八年矣。昔者窀穸事嚴、未克乞文納諸壙、不孝之罪、無以自贖。今子秉史筆、敢疾馳再拜、求墓道之銘、庶俾潛幽賴以不泯。不則藏而不得記、猶不葬也。一念純孝、令人感動、詎可無以塞其請。矧處微父之賢、午稔聞習敬之。其學術行誼、足以防範名教、其典刑風流、足以標表區宇。此漢文苑、逸民、唐卓行、孝友所傳之儔、而所謂有道之士也。國史且宣傳、如之何不銘。乃即其門人所狀及午所知者叙之。君名輒、處微其字。以紹興壬午歲二月二十二日生。少長風貌魁梧、儀渠凝重、已不類凡兒。九歲即遭父喪、哀慕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尙逮事其大母。羣從兄弟俱同居、承順篤睦、家庭無間言、里黨翕稱之。從鄉

先達直閣汪公文振學、蔚有文聲。力慕高遠、凡國治官政、民俗靡不究、期爲有用之學也。慶元癸亥、會其長兄暘以五舉得官、竟不受以死。君即感傷、無用世意。至開禧丁卯、猶覓舉闕下。時方用兵、事日異復、慨歎曰、是尙可求仕也歟哉。不就舉而歸、盡棄所業、翛然不以名第介意。嘉定壬申、元妃胡氏亡、手營一丘縣南五里許、山如玉環、因想唐人盤谷之趣、結廬其中、名曰環谷。更作堂、以靜觀扁之、取明道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詩意。自非疾忌、無日不徜徉於斯。君時年五十、既不事科舉、即取六經諸子、旁及二氏之書、研精覃思、窮理盡性、求所謂自得者。安於貧約、飯藿羹藜、一飽欣有餘。喜於修蒔、傍花隨柳、四時吟不足。處家尙雍肅、曾無疾聲遽色。奉先務嚴潔、靡有慢心情容。墳墓有侵、伐必禁、族姻有慶弔必赴。以孝悌嫺睦訓家之子弟、以忠信篤敬詔里之後生。急難相求者、援之、顛



連無告者卹之。解無益之忿爭、扶欲破之義役。凡利可興、害可除者、無不盡其情。由是德意薰陶、里俗丕變、人自不犯於有司。誠心貫通、水旱祈禳、神亦無禱而不格。是豈僥倖於一日者哉。年逾六十、學益老、道益充、深有得於孟子養氣之旨、復於先廬葺堂、榜以善養而扁之、胸中浩然者可想也。給事袁公甫守徽、曰、雅聞君名。至紹定間、持江東常平節、一路大禋、君獨能爲鄉邑區畫勸分、貧富得所。袁公行部造門求見、君以編氓辭。袁公歎息而去。更欲狀其事以聞諸朝、君又謝不可。參政眞文忠公德秀亦久知君、端平甲午、秘監李公遇宰是邑、眞公屬求言行之實、將以名氏薦、未及剡而眞公薨。人莫不爲君抱憾。君則曰、天知我厚矣。李公之在邑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多咨決於君。至公退餘閒、又未嘗不詩酒相倡酬也。後君寢疾、李公入問、君咸無所屬、賦如夢令一闕而逝。時嘉

熙丁酉四月二十有六日、得年七十有六。里人追哀而聚哭之。李公率僚屬致祭、又爲之誄、稱君清不絕物、和不失己、相與私謚曰康範處士。咸以爲知言。噫、若處微父可不謂之有道之士乎。汪氏爲吾州著姓、派實本英濟王、績溪則王所毓之地、故支屬尤蕃大。惟王生有德於民、此天所以啓佑其後、使世以儒學名家。君之曾大父激、三拔鄉薦、以南郊恩授文學。元豐間、黃門蘇文定公爲邑宰、與之遊、甚相得。娶古靈陳氏。大父文中、娶崔氏、繼大梁孟氏。淳熙慶恩、封太孺人。父三錫、本伯氏安中季子、祝氏所生。文中命以爲嗣。祝氏於徽國朱文公母夫人爲諸姑。三錫娶葛氏、繼滕氏、章敏公曾孫女。君滕出也。旣生有淑質、復得二、三外家休光餘慶、照映沾丐、故其學行風節、端確淳明如此。君爲文多偉傑、吟詩率成咳唾間。平生著述有曾子、子思子二卷爲全書、他文未成集。娶胡氏、即先葬

環谷者、至是奉君柩而合兆焉。是爲良安鄉杭村之原。時嘉熙己亥四月十一日也。男子四人、長開蚤世、次即燾也。次點、俱業儒、季然亦蚤世。女一人、未及嫁而亡。孫男三人、寅、啓、權。午竊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昔張君嶠以稱邵堯夫。清不絕物、和不失己。今李公遇以稱吾處微父。如稱堯夫、誰曰不宜。午、祝氏之館甥也。援是則於君家嘗有一日之雅。今又獲讀君行編、而知諸公之推許者若是其與荀淑、戴良、郭林宗輩之於黃叔度、何以異。使午得爲君傳、亦必述李公之辭贊之。今姑即以爲銘。銘曰、夷清惠和、俱聖之儔。隘與不恭、豈聖未優。去就若殊、望望由由。聞風者興、天地同流。吾處微父、淵乎其似。清不絕物、和不失己。奚獨堯夫之不激不流、真有若夷惠之廉頑寬鄙。故生也安貧樂道、能康濟乎一身。沒兮樹石表行、垂範模於百世。

呂午撰 《康範詩集》附錄

校記

- ①辦：原作「辨」，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②公：原作「分」，據右引改。
- ③知：原作「和」，據文意改。
- ④苗：原作「留」，據右引改。
- ⑤減：原作「滅」，據右引改。
- ⑥巨：原作「臣」，據右引改。
- ⑦後：原作「復」，據右引改。
- ⑧餘：原作「外」，據右引改。
- ⑨而：原作「面」，據右引改。
- ⑩項尾：疑當作「瑣尾」，意即瑣屑。
- ⑪此：原作「其」，據右引改。
- ⑫卒：原作「平」，據右引改。
- ⑬假守：似當作「假手」。
- ⑭勿：原作「物」，據文意改。
- ⑮捷：原作「鍵」，據右引改。

- ⑯望：原作「皇」，據右引改。
- ⑰請：原作「謂」，據右引改。
- ⑱浙：原置下句「五所」下，據文意乙。
- ⑲五所行部：似當作「五行所部」。
- ⑳梗：原無，據右引補。
- ㉑幣：原作「弊」，據右引改。
- ㉒公：原無，據右引補。
- ㉓帑：原作「弊」，據右引改。
- ㉔幾：原作「機」，據右引改。
- ㉕端：原無，據右引補。
- ㉖額：原作「頭」，據右引改。
- ㉗安：原無，據右引補。
- ㉘「皆」下原有「有」字，據右引刪。
- ㉙平：原作「乎」，據右引改。
- ㉚才：原作「財」，據右引改。
- ㉛虐：原作「雪」，據文意改。



儒藏

③②檄：原作「邀」，據右引改。

③③勸：原作「功」，據右引改。

③④未：似當作「惟」。

③⑤資興寧縣仍移縣殘燬改名就城：此句甚不可解，似當作

「資興改名興寧縣，仍移縣殘燬就城」，其說如下。考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郴州條，於「興寧」下有

注云：「嘉定二年，析郴縣資興、程水二鄉置資興縣，

後改今名。」可知興寧確為資興改名，然未明言所改為

何時。本句之前尚云「請於資興縣稗子爰築城」，其後

則云「壬辰九月落成」，壬辰為紹定五年，又其後則云

宜以「一百人戍興寧」。可見紹定五年左右，資興便改

名興寧而移治新城，則本句文字如前擬改，似不為謬。

③⑥茶陵：原倒，據前文乙。又句首原有一「多」字，據清

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刪。

③⑦句首原有「之」字，據右引刪。又，似當改「之」為

「而」，於義更勝。

③⑧休：原作「體」，據右引改。

③⑨上：原作「十」，據右引改。

④⑩甚：原無，據右引補。

④⑪幣：原作「弊」，據右引改。

④⑫木石尤公：原作「木公尤」，據右引乙補。

④⑬好如：原倒，據右引乙。

④⑭冠：原作「寇」，據右引改。

④⑮嫠：原作「嫠」，據右引改。

④⑯史：原作「吏」，據右引改。

④⑰毛詩說略：原作「詩說略毛」，據右引乙。

④⑱垣：原作「坦」，據右引改。

④⑲子：原作「于」，據右引改。

④⑳偏：原作「徧」，據右引改。

④㉑雷：原作「霄」，據右引改。

④㉒悶：原作「悶」，據右引改。

④㉓「二十有六」下疑脫「日」字。



藏 儒

⑤旁及二氏之書：原無，據《新安文獻志》卷七補。

⑥相與私謚曰康範處士：原無，據右引補。

⑦文中：原作「大中」，據右引及下文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四

呂浩 舒衍 許文蔚 虞剛簡 趙綸

詹廷堅

雲谿逸叟自傳

逸叟家世重農事而不廢儒業。年十餘歲思盡事親之道處異母兄弟之間常欲彌縫使無間言。年二十餘思盡事君之道欲移孝於忠嘗叩闥上書以脫父兄於難。事訖窮日夜勵志於學年三十餘視一世休戚若舉切於吾身恨未有以行吾志耳。年四十餘凡俗所謂義云者皆隨力而舉猶恨分限而施不廣澤卑而流不遐也。惟是好善未免過疾惡未免甚聞謗未免怒得譽未免喜遇事不平未免耿耿於心雖頻復悔吝而猶未已。年踰五十而善惡毀譽漸不爲動言與理會動與義從自度爲世用可無大謬矣。時旣莫我與依違未定間俄而師門正惠林先生用至語以相規謂今世事不

得其平者何限苟非吾責之所當爲與吾力之所能爲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止苟強焉爲之是自速禍也。遂取斯語書之座右日消月磨壯志所存無幾尙有鄉族之念未盡泯年踰六十積行旣久衆心漸孚蓋有踰鄉越里願有徵於微言者。閉戶拒之則爲已甚。然自昔善人常少不善人常多不信吾言反以爲厲己所謂以言化者訟豈惟鄉閭哉。年將七十猶尙口耶。叟甚殆焉。是以古之逸人時邁感傷至於潛形土室一語不妄出而齊衰之喪不過加服一慟而已。茲固矯激之爲而非庸言庸行者。於是叟有窮土本末有三徙錄西征倡酬老子通儒說東甌漫錄而入山更求深矣。是爲逸叟傳。且爲之評曰。爲我者拔一毫不爲兼愛者摩頂放踵而爲之爲己而不格乎物爲人而不本乎身執一而廢一錮此而窒彼聖賢所以力辨於毫釐而不爲恕也。爲己有餘而推之人人不答而反

諸己、量力而後動、知難而遂止、此君子終身行之、死而後已者也。叟蓋講之熟矣、故言之不作。

呂皓撰 《雲谿稿》

舒君仲與墓誌銘

舒氏之子名沂、字仲與、後更其名曰衍、四明之佳士也。始余授徒里中、仲與寔來、氣貌清臞、若不勝衣、而志念殊不錄錄。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爲場屋程度所窘束。余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始與深語、益知其勉自植立、修身進德之要、不敢忘于心。嘗登名禮部矣、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熒然、夜分未寢、非徒擷菁華、膏筆端而止。古人堂奧、將策而進焉。親炙鄉先生沈、楊二公、又從東萊呂君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色養以孝聞、侍疾彌旬、衣不解帶、執喪哀毀、寢處不離次、蔬食三年。兄弟自爲師友、非義理不談論。古人物分別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爲時

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于色。表裏真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無異辭。曾祖勛、故通直郎、知嚴州建德縣。祖邦臣、父霽、母孔氏。有于熙寧間爲中執法者、則其高叔祖也。以仲與之才、取一第易爾、而終于無成、齎志以歿、爲可哀也。然力學修身、足以行乎家人。厥配袁氏、郡人也、奉舅姑惟謹、處娣姒無間言、其家政肅而和、喪其夫、亦如夫所以喪其親者、儀刑固有自矣。仲與以嘉定六年八月壬辰卒、壽五十有一。八年八月壬申、葬于鄞縣豐樂鄉櫟斜之原。袁氏以十一年十一月丁卯卒、年四十有九。次年九月丙午、合葬于仲與之墓。二子、長曰鏐、次曰錫。一女、適國子進士樓稅。鏐等請銘、余知其賢、不敢辭。銘曰、

先聖有言、匹夫不可奪志。此志苟篤、誰能禦之。嗟吾仲與、爾然臞儒。有志斯道、膽大于軀。雖坎壈兮終身、秉厥志兮弗渝。瞻彼流俗、厥德不洪。我懷斯



儒藏

友勒銘幽宮。

袁燮撰 《繫齋集》卷二〇

許郎中墓誌銘

士林之論、以公有不可學者三焉、權勢人之所趨也、方權臣擅柄之日、詣其門者立登丞弼、公惡其爲人、至不筵銓部、富貴人之所欲也、公以小宰梁公薦、有掌故之命矣、乃五年卧家、不以姓名自達、張參政開督府、辟公爲屬、公力辭避、且極言調發之非、貧賤人之所惡也、自壯至老、布衣疏食、一室蕭然、疏幃敗席、有野人之所不堪者、五十年官學之積、委諸橐中、居乏寸椽、耕無尺地、而經理曾不及焉、蓋公之學一出於誠、壯從諸公游、晚授學學者、一言一行、悉以不欺爲主、故凡出公之門者、質而不華、誠而不僞、厚而不薄、望而知其爲公之徒也、嘉定紀元、公始赴調、五年差戶部架閣、十月除國子錄、又十月三日除國子博士、逾年改京秩、遷

大學博士。六年十月除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七年九月除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八年正月除秘書丞、五月除著作郎、兼職如故。某年某月寢疾、某日終於官舍。子植求銘。嗟夫。碑郭有道、烏乎愧乎。公嘗有言、國之強弱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風俗、風俗之振作在立表。表立朝廷之上、影從四海之間、表立矣而風隨仆之、吾其如天何。公諱文蔚、字衡甫、新安休寧人。銘曰、大閑眈眈、皇極巖巖。萬邦所瞻、天下泰山。毋曰曠曠、幸有表在。惜哉歲闌、訾黃不再。

程瑛撰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一四

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主管^①冲佑觀

虞公墓誌銘

粵^②自高皇帝狩杭之旬月、二凶構^③亂、時則有魏忠獻張公帥師勤王、繇是被遇、以克復神州爲己任、阨於嫚秦、志不得施。封寇崇姦、凡二十有四年、



以啓金煬侯之侮。時則又有離忠肅虞公殲虜于采石、于瓜州、而煬爲僂。繇是亦^④被遇、與魏公同心壹力、以任克復。又不幸而阨于棄地歸俘之議、不得卒其志。蓋自中興于今百年、而是非之正靡有止戾。或曰天之夢夢、適遭其未定耳。嗚呼、人心之昭昭則天也、而有未定者乎。魏公自戡難、實生^⑤二子、爲世儒宗、爲時吏師。離公之子孫日以蕃大、而又有如提刑公聳善徙義、克紹正學、以恢厥家。或又曰、天固未嘗夢夢也、然而猶以善惡之報妄測天道、不知善而慶、不善而殃、亦各以其類感。古之人上不敢負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此豈有爲然哉。凡以事其心耳。事其心則事天也。曰由于天理之中、則福自己求、命自我作矣。公諱剛簡、字^⑥仲易、一字子韶、故直秘閣、贈光祿大夫公亮之仲子也。離公以隆興二年宣撫京西湖北、六月、公與今邛州守方簡生。離公喜曰、吾家自曾大父而下世傳

一子、今一產二孫、人世百不羨矣。乾道八年、離公以武安之節宣撫四川。明年郊、任公承奉郎。淳熙元年、離公薨于漢中、公侍光祿護輅以歸、執禮如成人。光祿除喪不仕、廬墓教子、厲以氣節。公自幼趣尙不凡、故相趙文定公奇其才、以子妻之。生長見聞、薰習益異。銓選六年、未肯出仕、再舉于禮部。年二十有六、始監成都府郫縣犀浦鎮酒稅、次華陽縣丞。丁母寶夫人憂、服除、辟差成都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堂差知華陽縣、通判綿州、權知永康軍。未上、丁光祿憂。服除、再差知永康。成都路安撫使黃公疇若以公聞于上、詔赴都堂審察、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起知渠州、改黎州、果州、萬州、皆未上。制置使辟公參議官、知簡州、擢夔州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改利州路、主管冲佑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公在鈐司、遇事敢言、曲暢軍民之情。華陽地大事叢、又攝屬茶馬司、公旦理邑事、

晡趨幕府、細大畢舉。縣庠久圯、撤而新之。異時縣令于制帥進見有時、制帥樂聞公之言、蜀利病皆得關白、公論浩然歸重。治永康、曉民以義利之辨、訟牒用稀。正社稷、增鬻泮、治溝洫、繕城池、整道路、葺秦李太守祠、復廢泉、即學官繪周、程、朱、張子象、招諸生講肄^⑦經學、爲士者識趨鄉之正。軍有評事、橋、歲費鉅萬、公愀然曰、是有司之責也、而以厲民乎。節縮少府浮費代爲之、且請于臺榭以上諸朝、定爲久比。民大說、至今象而祠之。將趨召察之命、部使者惑于浮言、尼公之行。未幾、起家爲守、又爲御史李楠所劾。凡七年居閒、聚同產子而教之、親仁友善、安土樂天、若將終身焉。嘉定十一年春、虜盜邊、制置使臨川董公居誼徙治利州、辟公自助。公固辭不行。或勸之曰、公事也、不可以弗之恤。久之、眊勉就辟。首請收人才、明公賞、厚犒給、以結人心、抽還忠義人之配隸內郡者、以^⑧紓邊人之憤、又

請緩科內三路饗夫之直、皆見納用。何進歸自秦而我拒其來、虜督其反、有言其可用者、公贊帥釋之、進後以勇捷稱。大散關陷、利州東路都統制李貴遜去、天水、皂郊皆被兵。而西路副帥劉昌祖謂此正帥王大才地分、非己責也、有請遣屬調護、皆莫肯行。公慨然請往、且言自制司移利、凡再犒師、而人裁三緡耳。今宜有增益、於是視舊三倍。次沔、邀帥視師以作士氣。次魚關、以書抵帥、謂不當分析軍分、不當遣老弱乘邊、又當遣吏振恤天水、皂郊流民。遂自殺金平、次河池、檄主掎集創痍之士、躬自犒勞、士皆感說。次西和、召劉昌祖督之曰、必復皂郊、湫池、使是二堡歸我、則虜氣必奪。雖席勝執以鄉秦、鞏可也。昌祖壯之、遣何進、麻仲、火杜株平。虜之守湫池者資糧在焉、悉力馳救、我師遂復湫池。昌祖喜曰、可矣。公曰、未也。申前語督之。昌祖以近旨辭。先是、邊人恨虜殘虐^⑨、皆有報復之志、而



樞密院慮其生事，每以越竟爲戒。人情憤鬱，公白帥請于朝，已去此語，而諸戎帥猶以是藉口。故虜得深入無所忌。昌祖旣以公命如南谷，遣其愛將王逸偕忠義人進屯皂郊。于是階鳳成，和天水五州之民間之，無小無大，皆荷戈以行，幾三十萬人。軍聲動天地，士肉薄乘障，虜大敗，斃其貴將郭贊。贊，虜之愛婿也。公旣得捷，猶督昌祖乘勝擣秦鞏。秦州正虛，虜甚怖。公竣事還河池，會節制司參議官魏邦佐至，乃以密劄諭昌祖抽還忠義人。衆大憤，折矢倒戈，散而爲盜。于是皂郊復受兵，而虜入成和矣。公檄審官統制王仕信，以十八族之師擣鞏上青野原，號召忠義人及潰卒，人犒錢三十千。數日間，衆至萬人。仕信之師亦出。虜帥包長壽引軍還，牽制之說至是益信。十二年春，虜又大入，陷河池，闖武休。公請聽四戎司越竟牽制。俄聞虜已撤梁、洋，趨大安。諸司集議，公請督張威出師，而僚

屬各遯去，人心恟恟。公獨不可，曰：「我師旣出，虜必不能越大安。乃獨留利州，且以肩輿告諭軍民。旣而石宣勦虜于大安，皆如公料云。」董公旣召還，公如簡視事。裁五日，利東潰卒入利州，殺王人以叛。繇果、閬，遂寧趨簡。公承窾籍枵帑之餘，誓言死守，且取家於成都，示無去志。募土豪勸義助，貸緡於諸司，移粟於近郡，部伍其衆，阻江爲守，獲諜輒縱弗治。賊知有備，去之普，保茗山。張威引軍沿廣漢而下，公迎勞之，給緡錢五萬有奇。威至普，又四日絕糧。公治糗糒，扉屨而具藥物牛酒，率三日一遣士百躍爭奮，曰：「使我守邊得此，豈憚虜邪？」凡饟師扞城爲緡八萬有奇，而民不知役。劉文節公里居，與曰其事，乃言于上，謂公料事無遺策，給餉無闕事，保守一城，蔽遮西川，人以爲實錄。至夔部，明保伍連坐之法，定里正差役之令，嚴巡尉侵牟之戒，開居亭自新之門，申黥隸逃歸之禁。部故多盜，

未踰時民得解衣而寢。制置使崔^⑩公與之奏言、自古用蜀、多藉蜀才、請以蜀名勝之任四路藩節者兼制置司參議者、公與其一、衆謂得人。十六年春、建臺于漢中、習知利路自被邊多賊謀^⑪、且軍驕不可令、繇田里不相聯比、乃條保甲之法、視夔部加詳。凡鄉井長有小大、正有都副、有貲產者爲團長、有榦局者爲提振、不數月而事濟。邊民器械夙備、又爲放周人鼓鐸旗物以辨鄉邑之制、除器益備。無事則謀賊者不得作、軍不得恣、有警則守望相助、戎虜知畏。蓋無熙寧間刺手遣戍、月就教閱及州縣科差之勞、故人不怨而樂趨。三年之間、一路團集凡三十九萬二千餘人、漢中獨占五萬、劍閬尙不與焉。公謂此法可久、上諸朝、利東西^⑫安撫丁公愐、趙公彥呐亦謂便、詔從之、遂刻石以詒來者。其後虜嘗一入、制置使鄭損自沔奔閬、蜀大震。趙公出師于沔、刑獄使者集保甲之民以守、虜知有

備而去、至是人益服公遠略云。公嘗奏言、梁、洋與關外五州宜爲屯田、詔下制司。制司以營田隸轉運司、屯田隸提刑司。公方選吏按行、都統制司徑白樞府沮其事。公又言曰、屯田當修堡棚、而戎司謂費不可啓。然邊民自修水關、虜未嘗顧也。當寓軍于農、而戎司謂軍不可役。然何進首遣師墾天水之田、士未嘗怨也。然而莫如以並邊逃田聽民自耕。明年遄見其利、藉未輸公、亦使^⑬民食賤粟、官無貴糴。大抵耕廣則穀賤、穀賤則人聚、人聚則邊實。詔下、民翕然從之。未幾墾田凡百餘萬畝、官耕者三萬餘畝。始時麥石爲緡十有五、粟二十有五、期年麥十有二、粟十有六、邊實人足。咸如公策。先是宣撫司以軍饟不給、下四川州縣括絕戶田產、吏並緣乾沒。公在夔在利、皆下所部歸所歛而繼絕焉。鄭損塗炭衣冠、魚肉軍民、公隨事救正。丁晦父資譽浸顯、鄭疑其代己、突至漢中、迫辱陵藉、吏



民皆重足立、人毋敢造。公造之如一日、且言于鄭、毋爲已甚。有此人來歸者、公言于鄭善遇之、俾爲我用、且以繫遺黎之心。鄭弗聽、致有反側者。公亦自知多忤寡與、鬱不得伸、凡五上歸休之請。寶慶元年十有二月、裁被報可之命、即日上道。漢中士民攀號載路。既還滄江、賓朋畢集、樂意融融、殆有人不及知者。然公表裏洞達、每朝廷有善政、必喜見色詞、至忘寢食。人有寸長、亦談不絕口、必薦進扶植之乃已。脫有不善、雖大官要人亦切責無顧畏。蓋其善善惡惡、惟義是比、不以利害得喪動其心。反室既七月、鄭卒、以譴詞劾公、鐫秩罷祠、公亦不以怨尤也。厥三年、韃虜始入寇、鄭棄階、鳳、成、和、天水五州、畫守內郡。公移書趙敏若、力持不可。屬何進母去西和、屬成都轉運判官守文龍。憂國一誠、純終弗疵。貳年秋八月辛亥、以疾卒、年六十有四。趙宜人先公十四年卒。男子二人、嘉迪、功郎、監

雅州廬山縣酒稅。爽未仕。女子二人、長適宣義郎趙堦、宜人之姪也。嫁未久而趙卒。次許嫁登仕郎張景謨。公資孝友、居光祿喪、廬墓三年、盡力塋壟。二季知茂州秋、知榮州夷簡蚤世、公拊育諸孤、喪紀昏嫁、一以身任。所得先疇、推以遺季弟迪簡。遇恩任以補族子圭寅。所居西南都會、來者輻湊、公精力絕人、五官並用、殆如昔人所謂目數飛鴈耳。節鳴鼓者、援筆爲文、雋明踔厲、詞辨蠡出、輒屈其坐人。四舉于禮部、謂世繇此選、不敢忽也。壯歲于趙文定之子希先、昱盡得程、張、呂、謝、楊、尹諸子語、孟讀之、犁然會心。爲鈴屬、爲華陽、又得與成都范公文叔仲黼、季才、孫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思永修己、延平張子真士侓、漢嘉薛仲章紱、同郡陳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從相與切磋於義理之會。最後了翁試吏、佐四川幕府、傾蓋如故交。始猶以記

問詞章相尙也。既皆幡然改之。曰事有大于此者矣。公自上華陽印。築室成都之合江。以成雛公卜居。未遂之志。秀才范公爲榜曰滄江書院。公已盡屏幼志。非益友不親。自縣州後。則又棄去科舉業。於聖賢求仁立德之要。益審思不釋。沈潛六經。於易尤爲精詣。以周程諸子遺言與邵子先天書。漢上朱氏變玄之說。參貫融會。隨文申義。閱十有六年。書成而未出。尙朝惟莫習。以益所未至。大抵蹟諸陰陽五行之奧。必約諸躬行日用之近。讀者玩詞觀變。則有所據依。以遷善遠罪。長沙吳德夫獵謂人曰。湖湘中。張子流風所被。而得其學若此者鮮。永嘉錢文季文子亦自以不及。潼川楊伯昌子謨嘗從容論乾^②二五皆言大人。公曰否之二五亦皆大人。而時義不同。因相與問辨。繇是定交^③。平生論著有語解。詩說。皆未及編次。士之請益者肩摩袂屬。謁無留門。坐無虛席。爨無停炊。自二十年來。

知與不知皆曰滄江先生。卒之日。蜀之士民塗泣巷弔。學于成都者二百餘人聚哭于滄江。煥章閣待制眉山李公臺亦爲文以弔之。有曰。天稟超軼之才。世傳經濟之學。知味千載之聖賢。結交四方之英俊。人亦服其公云。嗚呼。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于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則落華而就實。故志爲之主。愈斂而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爲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學乎學乎。其記覽詞章之謂乎。嘉旣以寶慶三年十月辛酉葬公于嘉定府龍遊縣熊耳峽震山之原。與趙宜人同兆異域。而使其弟旣與公之門人范義父晞韓。以予同產兄高南叔稼之狀抵予于靖曰。昔者戚友之會。子嘗有位焉。而麗習觀摩。道同志合。莫子若也。墓道之銘。敢以累子。予執書以泣曰。非後死者

之責乎。銘曰、

維忠肅公、剪戎植華、以競有邦、以明有家。於維仲孫、離祖是則、咀嚅聖言、浩然獨得。歛華以實、律身以度、山澤之脩、雷風之裕。摧姦不懼、見義必爲、疏暢忱明、氣改質移。匪光祿有子、忠肅有孫、維蜀有人、雖死而固存。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六

直煥章閣淮西安撫趙君綸墓誌銘

自六飛南狩、厲志克復、非以江沱海陬爲安也。不幸而權彊^①封寇、託有位以行其私、慷慨憤激如忠簡趙公與一時善類幾遭孥戮之禍。惟天聰明、瘳惡胙善、雖不幸而殞於遷謫者、猶以不泯厥祀。然而車攻吉曰、江漢常武之盛不可復蹟、至于今百年而是非靡定、則誰之罪與。忠簡之曾孫直煥章綸、嘉定九年守信陽、金虜元帥高乞將步騎二十萬入寇、煥章公馳至郡、繞城浚隍、蒐軍實、勵將士、

脫袁海於囚、拔董思明于野、皆授以師。虜薄城下、公環胄乘城、矢石如雨、虜氣沮拔柵。尋火攻甚急、密遣統制官康孝先率死士間徑抵虜帳、斃其酋、注首槩上、虜棄攻具走。然猶擁兵復進、士殊死戰。公趣其孥至以安衆心、調遣兵浚糧蔡、息間曰楚城砦、公以飛虎義士克敵、信效諸軍列柵淮壩間、出游騎以誘之。一日與虜遇、乘勝逐北、一舉而盡俘之。於是開納降附、弱者贍衣食、壯者隸軍伍。厥明年正月、諜言虜治兵、公乃以鄂軍及信效義勇諸軍專守禦、以飛虎軍爲游擊、城諸砦、土豪各保其地、而身率郡僚分隅爲城守備。二月、虜盛兵先犯羅山、尋縱燎迫郡城。公登授方略、遣飛虎統領許用先提精銳出城、及其未定急擊之、殺傷甚衆。虜猶以步騎二萬環城、分萬人阻城東諸山而陣。公臨督將士、無不一當十、虜敗走。又明年正月、虜圍浮光、棗陽、二月破光山縣。公曰光吾脣齒國也、



會光守柴君叔達使使求援、衆請自守、公曰不可、遣董思明與袁海軍援光、而以飛虎軍爲後拒、郡教授程光廷督之、會詔班武功爵、士益感奮、公乃募勇士間道入光、約表裏破賊、師次永城、總餉者忽欲移師防江、公又持不可、時虜破沙窩、鄂裨將李遵戰死、虜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面震搖、公懼虜得因糧、召思明授成筭、令倍道抵關、絡馬山谷間而步出胡家衝、魚貫而進、攀木緣崖、三十餘里、設伏於隘、遇虜候騎、擒之、遂拔柵而入、焚虜卧帳、虜蒼黃奔迸、我師憑高蹴之、呼聲振山谷、奪其微幟、書敕牛馬雜畜不可勝計、盡得官軍前所遺資仗、民老弱陷賊中者皆拔以歸、會淮西將帥援師四集、虜大敗、遂解浮光之圍、自公守信陽、虜再戰皆北、至是越境出奇、威名震懾、時江淮聲問久絕、中外憂恐、及捷書至、士大夫抗手交慶、然媚嫉亦自是始矣、公之字曰君任、五歲誦書、入

耳不忘、年十九、從朱文公於富沙、旣孤、事後母孝、撫弟妹有恩、丞相忠定公汝愚每謂渡江諸賢處事精審、無若忠簡公、比爲相、召公兄弟與語、歎曰、遠器也、乃白上、錄忠簡舊恩、並授登仕郎、丁母、林恭人憂、服除、調監鹽官縣、催煎鹽場、秩滿、移澧州安鄉令、賑饑興學、會姦林嘯聚、公集義勇民兵、即巢穴捕誅首惡、餘黨悉平、宣撫使吳公獵表諸朝、尋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制置使李公大性謂公曰、惟子可以已之、公至郢、忠義將董達方激怒其衆、公推誠諭之、勉以赴選、或歸農、若隸尺籍、皆大喜過望、更白制置使、留茶商忠効一軍補兵籍、以安反側、於安復荆門、隨棗、諸屯踴躍聽、渠率孟宗政、劉世興、扈再興等、後各能捍邊有功名、公所識拔也、在郢、聞土兵謀焚忠義將韓師愈之居爲亂、亟造其廬、道遇賊首狄烈、叱之曰、韓氏有警、吾先斬若、至



則開門秉燭而坐、賊逡巡遁散。乃訪田里疾苦而振貸之、民流有歸、殍有藏、桑稼勸功、剽盜不作、楚人始忘亂。用薦者改官知潭州益陽縣、開安公河以避洞庭風濤之險。通判江陵府、數平冤獄、郡人賴之。猶以進士舉與計吏偕入、屬有邊遽、朝廷知公才、道拜信陽軍。以卻敵功進秩三等、尋除大理寺丞、力辭、改直秘閣、仍守信陽、節制軍馬。俄以賊首虜進秩二等、除大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直煥章閣、知廬州、安撫淮西、節制本路屯戍軍馬、道改知江陵府、安撫湖北。至官未久、以言者論削一階罷。明年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尋直前謾、還元秩。嘉定十五年九月、以舊職起知廬州、安撫淮西。十二月十四日舟次丹陽、屬疾而卒、年五十九。積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妃宜人徐氏。子璧、將仕郎。女適承事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舶務張獻舉。公豐儀脩偉、倜儻有大志。少從諸父語及忠簡公

事、慨然以世業自詭。及仕、喜賓客、輕貨財、睦族振窮。適郢之役、董達軍中致饋可百萬錢、曰例也、公謝絕之。爲郡、凡公饋悉以賞捕寇者。江陵罷歸、無一畝之宅、僦居長沙。尋歸蕭山、爲屋五楹、僅庇風雨、若將終身焉。有時齋遺藁二十卷。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甲子、葬于紹興府蕭山縣孝悌鄉古井灣。父盥、故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累贈朝議大夫。妣恭人陳氏。祖汾、故宣教郎、賜緋衣銀魚、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曾祖即丞相、贈太傅、豐國忠簡公也。璧以書來言曰、忠簡不幸而輔佐中興之業、卒、天下以爲恨。惟先人勵志興奮、又不幸而不年、所不敢知曰天也。夫子論次舊聞、知忠簡宜詳、則銘先人以附忠簡之表、不亦可乎。乃爲之銘曰、

帝命明辟、紹開丕平、賚厥哲輔、言授國成。曾是登崇、曾是翦棄、殲我民特、民罔攸旣。曰予不臧、亦罔克長。雍戎薳姦、綏靖王略。有皇命服、胡畀金瓊。儋

興不貳以令厥終。勒銘于竈式紹豐公。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

靜勝居士承務致仕詹君墓誌銘

君諱廷堅字朝弼姓詹氏爲鄧州南陽著姓。晉太興間康邦公之孫曰瓘曰敬者最知名。敬徙新安而瓘徙嚴陵。高宗朝任樞筦諱大方者瓘後也。其徙新安者世居婺源流派日衍詩書日盛其伯父洙登進士丙科君其所生也。幼穎異日誦千言壯從諸老遊根源伊洛爲文詞簡潔精深不爲科舉之習先生長者靡不稱之。君每曰正心誠意吾性所當盡也修身齊家吾身所當踐也科舉可爲吾累乎。其大父奇之謂必亢吾宗。早失所怙事母夫人洪氏至孝。及終廬墓三年未嘗見齒作堂名孝思。擇名儒訓子孫建樓聚書至萬卷日於其上。手不停披得善言善行即以訓子若孫。大監王公炎扁以靜勝某亦嘗爲記之。往侍伯父官遊姑蘇惠

山梁溪之勝適得一區遂居焉。園池靚深日與高人勝士觴詠爲樂。予又嘗爲作漢隸山堂方壺四字揭之。平生眎利鴻毛重義丘山訪文正范公之孫求義莊規模亦爲義廩以惠族屬。故舊多勉君以仕者君獨確守性所當盡身所得爲之語。晚遇東朝錫類之恩以壽拜命。曾祖某祖某父某襟懷平曠不求不競子孫森森頽然有立卒享高年以微疾終于錫山正寢亦可謂修九疇之福矣。兩娶皆汪氏又徐氏男四人長自牧先二十二年卒。次自任自立皆能力學世其家。其四自正亦先卒。女三人胡升胡元矩王篋其壻也。孫八人長京次亮迪功郎紹興蕭山縣尉奕迪功郎建康江寧縣主簿。又次公壽益壽仁壽彭壽齊壽曾孫務本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常州宜興縣之香山。自任自立介其友陳圭以銘爲請辭不可也乃序而銘之曰。延陵季子之適齊也其子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



儒藏

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紫陽、惠山、十許驛間、若來若仍、其敢忘旃。晴空白雲、朝往暮還。

程秘撰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一四

校記

- ①管：原作「受」，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 ②粵：原作「奧」，據右引改。
- ③構：原作「裔」，據右引改。
- ④亦：原作「一」，據右引改。
- ⑤生：原作「實」，據右引改。
- ⑥字：原作「子」，據右引改。
- ⑦肄：原作「隸」，據右引改。
- ⑧者以：原倒，據右引乙。
- ⑨虐：原作「雪」，據右引改。
- ⑩遣：原作「遺」，據右引改。
- ⑪既：原缺，據右引補。
- ⑫諭：原作「輸」，據右引改。
- ⑬奇：原作「司」，據右引改。
- ⑭里：原作「理」，據右引改。
- ⑮牟：原作「年」，據右引改。

①⑥崔：原作「雀」，據右引改。

①⑦賊牒：原倒，據右引乙。

①⑧西：原作「四」，據右引改。

①⑨使：原作「便」，據右引改。

②⑩側：原作「測」，據右引改。

②⑪與：原作「興」，據右引改。

②⑫疵：原作「是」，據右引改。

②⑬湖湘中：願作「湘中胡」。據右引改。

②⑭論乾：原倒，據右引乙。

②⑮定交：原倒，據右引乙。

②⑯彊：原作「疆」，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五

程秘 衛涇 劉彌邵 曾漸 李大訓

黃章

宋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贈特進程公秘行狀

公諱秘字懷古世籍徽之休寧。胄出重黎休父與嬰卓見經傳。至晉元譚持節渡江守新安有功於民。詔賜田宅於歙遂家焉。有靈洗忠義自奮侑食武帝。繼是蟬聯代有顯人爲新安著姓。曾祖諱自誠里中稱長者。妣吳氏。祖諱會亨強記博識書法偁長蘇公。妣姚氏。考諱文夷故承務郎致仕累贈宣奉大夫。妣黃氏。繼黃氏俱贈淑人。宣奉公少以文學稱蜚聲庠序。公兒齒穎悟稍長卓犖有大志。十歲賦冰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之句識者謂必有立於世。讀書日數千言弱冠與

諸老游議論超卓。每日張公枳呂公祖謙人正學醇不壽不大天也。紹熙四年登進士第時丞相趙公汝愚典舉春官一見公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有以道學疑者置本經第二公論稱抑授迪功郎主臨安府昌化簿。邑介萬山士風弗振公至篤意經理不啻父兄之於子弟。由是捧鄉書預廷對者相望。邑酷額重權禁嚴有種秫者官必履畝而籍民以爲病。公言於御史奏蠲其額百里德之。凡訟久不決者投牒臺郡乞以委公能聲藉甚。公以明經擢第素工音律復試兼科秩垂滿丁外艱居喪哀毀備至。服除再欲試詞科丞相謝公深甫曰君廊廟材也何必是。嘉泰紀元十一月除建康府教授樞密丘公崇留守陪都於僚屬中重許可一見公遇以國士。開禧二年六月丘公宣撫江淮辟公充準備差遣。公處幕中凡所贊畫皆一時急先之務。郭倪守維揚調民兵萬餘城守皆占民廬



儒藏

盛暑不釋疫癘大作。公言兵未至、何以苦居民如是、遂白丘公、即釋之。歸去者歡聲雷動、居者炷香于門、伺公出、舉手加額曰、此宣幹賜也。八月、陞充幹辦公事。丘公尋開督府、公有募兵之命、循江而上、所選皆精悍。時金師南下、傳言恟恟、淮民多渡江。公建四策以處之、有故土者官給以糧、令還本里。勇敢願爲軍者籍之。無土著者給糧、令散居各謀生計。有馬牛出鬻者、官出鎚爲市、烙以火印。俟兵退、明春給復之。毋令射利者容其姦。凡區畫合宜者、公之策居多。嘉定二年二月、以薦及格、改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四年十月、公始至、代者以邑之豪猾姓字授公、公緘而束之高閣、曰、不願知其名也。使聞而改過足矣。秩滿啓視、則靡有一造庭者。公先教後政、感人動物、率若是。六年、歷二考、餘治狀彰著、當路名公交薦、幾三十疏。七年二月、除主管官誥院。八年三月、除宗正寺簿。時旱甚、公

上言曰、比年以來、災異不一。向也旱、今也防侵軼。春旣告旱、夏必傷潦。不惟此爾、乃去歲之秋月、食望、日食朔、而又金星見晝、鎮星失行、太陰躔高、木星度下者、非細變也。其可不震惕、如禍在朝夕哉。臣願陛下剛健輝光、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脈、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言聽諫行以作士氣。一政令之設施、必曰其事果合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某人果當於天否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當天心矣。蓋轉移其象、消弭其災、非大有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尋輪當陞對、上言曰、臣聞覘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強、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大夫崇議論之美、而乏經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之說、而流爲虛文、州縣有惠養之名、而未有經久之政、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屆。古之人君知天下



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爲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直。至若公孫弘輩、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人才之生、無間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昂、惟陛下重圖之。寧宗溫顏開納。六月、除樞密院編修官。九月、差校上舍試。明禋公充讀冊官。禮畢、寧宗忽問宰臣曰、頃讀冊文、語音清徹者爲誰。宰臣以公對。寧宗深器重之。九年四月、兼權右司郎官。輪當陞對、公上言、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而不窮。陛下更化之初、嘗登正士以革姦庸、伸讜言以破諛佞、以祖宗之法而塞傲倖之門、嚴責實之政而變欺誕之習。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已定之規模而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形而天下竦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遺拔異、以收僉屬之心、聽

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已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隆、德日新、雖至萬世、無弊可也。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強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默、有志者必退縮、天下之治、蓋未知其所終矣。又曰、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外邦。由劉、石迄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世之多、未有若金國者。肆我祖宗請和於金主、復有蒙古連歲構兵、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敵亡、一敵生。而又中原姦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須臾、患生盤紆、風塵翕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其可不重勤聖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謂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僇之、不爲衰止。惟當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

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蓋沿邊之人幼則走馬臂弓、長則騎河爲盜、其視敵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眞揚、舒、蘄、濡須之人、則手便犁鋤、膽驚鉦鼓、與吳人一耳。招之得其地、又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盡成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旣知屯之不可不分、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淮之東西分爲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爲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閱、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爲臣言、謀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匹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探鄰國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敵國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

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此已費四千緡矣。又曰、金之士馬尙若是、其可易乎。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師、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友龍敗、朝廷以丘崇代之。臣從丘崇至于淮甸、目擊橫潰、爲之推尋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鋤犁之人、拘留維揚、物故幾半。臣言之崇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蓋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泗攻壽、相戕殆盡、此蓋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單寡、分布不敷、人心旣寒、望風爭竄、此蓋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夜、金人以筏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熟卧不知、倉皇授甲、一鼓大潰、又犯諜候不明之忌也。丘崇經理曾未三月、而鐵騎渡淮矣。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鑑也。覆而不鑑、則又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



前日大異。向也一於謀人、今焉專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無一日或忘也。而臣區區之意、竊謂邊方事宜、誠難遙度。伏願陛下詔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上而川蜀、中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酌其輕重、量其緩急、大綱細目、俾各以所見條具來上。朝廷爲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爲而責其成功。不及今無事之時、使之得以盡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將曰、某城朝廷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修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爲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與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詰、或疏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若是也。至若關宗社之大計、圖不世之偉功、則固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弭後患。种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十二月除秘書丞、依舊兼權右司郎官。公連歲班朝、屢求外補。十年四月除江東運判、昇節鄉部、時以爲榮。陛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秘豈可容其補外。遂復以舊職留。公之處都曹也、凡郡國獄讞之來上者、必審克之。每夜分不寐、多所平反、一時公論、獨歸重焉。六月丁內艱。十二年九月服除、或援舊比、勉公以姓字通當軸。公曰、吾生平所守直道耳、況今憂患之餘、寧復干進哉。十月、除浙西提舉、謝表有云、平生疎樸、旣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溫、亦罕至長安之第。於此可以見公之心矣。部民投牒旁午、公隨至剖決、靡有遁情。逮建臺以激濁揚清爲己任、一道聳然。公帑浮費、節以制度、以餘積下屬郡、增常平廩、預備荒札、治最上聞。十三年十月瑞慶節、公以畿內使者隨班稱壽、寧宗惜其去、復除秘書丞兼權右司郎官。十四年正月、除秘書省著作郎、兼職如

故。六月除軍器少監兼職如故尋兼權侍立修注官。八月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公以宿望掌教成均命下之日六館之士咸以獲遂執經爲幸。九月除起居舍人兼職如故。十五年九月除權尙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公持銓衡惟公惟平人不可干以私。雖軋以權勢亦不爲動。但應之曰此銓法也。十六年正月差知貢舉禮闈得人爲盛。撒棘入見奏謝寧宗玉音再三褒獎。十七年七月除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薇垣史館兼職如故。閏八月初三夜理宗即位十月除兼侍讀。講筵肇開公上言曰臣聞人主之學與儒生異與儲君亦異。儒生之學在於釋訓詁儲君之學在於通大義。至於人主之學則不然貴乎力行而已。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見於行聞而必見

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辟知以講學爲務者其功業必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惟其不務人君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與臣下較工拙於一觴一詠之間而紀綱陵遲政刑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又何取於學哉。我宋龍興聖聖相繼觀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密網我藝祖豈徒學乎。觀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仁皇豈徒學乎。觀大禹之勤儉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孝宗豈徒學乎。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所學而見之躬行用能三十一年之間方內乂安舊疆浸復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陛下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既能以講學爲先必能以躬行爲急。凡經訓之垂史策之載事之涉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士之際事之涉於



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博采公言之時。凡事之關於治體、涉於教條、必明辨審思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爲博、多見以爲富、無益也。夫如是則智慮堅定、聰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天眷休、與宋無極。玉音稱善者久之。是月除權刑部尙書、兼職並如故。經筵進讀、因呂蒙正論唐末命令出於輔臣、公奏曰、唐自天寶以後、玄宗時天下之富盛、不復留意於治。故舉天下事、悉付李林甫。德宗付之盧杞、穆宗付之李逢吉、敬宗以後尤不足道。狎近小人、舉國以聽。此唐祚所以衰也。然唐虞三代、何嘗不任其臣。但問其所任者、得人與否爾。上曰、所陳極是。又問、太宗寶訓云、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公奏曰、先正有言、自五帝立綱陳紀以來、至于本朝、凡四千餘年、其間治平僅三四百年爾。其餘非昏闇之時、即削弱之時、非削弱之時、即危亡之時。然治世

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者、正緣君子少而小人多也。然天未嘗一日不欲天下之平治也。聖君出則君子多、庸君出則小人多爾。天顏大喜、以爲極是。極是。又因進讀祖宗文章筆札卷畢、公奏、翰墨詞章固帝王之能事、然堯舜之文具存二典、寂寥數語、無非治要。至論書法、則太宗之留意詞翰、實在偕國削平之後。眞宗之銳情文墨、亦在澶淵卻敵之餘。今日所甚急者、民力未裕、更當擇監司。兵力未振、更當選將帥。士習未美、更當明政刑。區區翰墨詞章、豈足爲陛下進。上曰、朕每聽卿所言、最爲詳明。寶慶改元十月、除試禮部尙書、以身兼二制、力辭西掖。得請、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陞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又因進讀太宗謂近臣曰、方今四方所入財賦、兩倍唐室。公奏、臣竊考淳化間、乃天下極盛之時。財賦之入、一歲止一千六百餘萬。元豐增至五千萬。然是時三百餘州也。南渡以後二

百州一歲之賦乃六千餘萬。比國初增五倍。比元豐又增一倍矣。然邊未撤警。國用未裕。取之以此。百姓固知朝廷之不得已也。最是州縣之吏。又從而取贏焉。民困愈重矣。要須時取其甚者而警飭之。庶幾百姓其少瘳乎。上深以爲然。時因霪雨。公奏雨與水皆陰類也。外而敵國內而寇盜。皆所當慮。則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陛下恐懼警省。側身修行。尤所當盡。如玩乾而自強。玩咸而虛受。玩頤而節飲。玩損而窒欲。以至法堯之求賢而吁於用。繇法舜之達聰而深於惡讒。法文王之憂勤而日昃不食。法商宗之無逸而享國久長。其見於政事者尤當加意。今民貧極矣。而州縣不恤。兵貧亦極矣。而將帥不恤。要當謹簡監司以恤民。嚴飭將帥以恤兵。然後建重鎮以新觀聽。擇老將以專節制。益戰士以壯軍容。厚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強。則守可也。和可也。攻亦可也。無往

而不可焉。易歉而豐。化災爲祥。特反掌耳。而又何敵國寇盜之足慮邪。且昏墊之災。未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目。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修其政刑。儼然若不能以終日。古人之畏天。一日爲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效。君則斷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捷於影響。上曰。踰月住講。不勝渴想。今聞卿講論。頓覺豁然。二年正月。上御經筵。命公再知貢舉。八月兼權吏部尙書。十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仍兼侍讀。時翰苑自參政樓公鑰而後。虛其選者二十有一年。逮公拜命。中外莫不榮之。三年十一月。因經筵進讀。公偶爲風寒所侵。上眷優隆。賜湯液。賜鬻火。賜薑粥。天使絡繹拊問。人皆知上有柄用意。而公知有忌者。會有長子戚。遂決意告歸。力伸祠請。上答詔不允。挽留甚力。公請至于四五。紹定紀元三月上不獲已。



從之。除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公以祈閒得郡，殊非本心，遂再力辭，上仍答詔不允。公遂勉于行。七月至郡，奉行寬大，崇化厚俗，期相安於無事。聽訟燭見隱微，豪猾無得逞。屬邑官賦不事苛迫。時參政真公德秀家居，以書達公曰：「人稱三四十年来，無此賢太守。」二年，汀、邵盜作，諸臺以言論異同，由是賊勢猖獗。汀之寧化、南劍之沙邑、邵武之建寧、光澤，皆莽爲丘墟。駸駸迫汀、邵城治，七閩繹騷。十一月，除公招捕使，節制軍馬。時建寧承平日久，禁卒額雖千餘，而罕知兵革。調遣他郡，則皆以城守爲辭。公遂就本郡禁卒中選精悍者，仍創翼虎、飛熊二軍，招刺強勇三千人，擇土人知兵者訓練統率而前，以紓二郡之急。且用間諜，離其徒黨，使之自相屠戮。捷奏日聞，大酋二十，納款投降。平定有期，而閩漕懷舊恨，忌公成功，乃以坑降疑羣盜。盜素服公威信，不以爲然。公念間從中起，何以底

績，於是屢上祠請，且薦陳公韓以自代。三年三月，以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歸途經浦城，真公德秀迓于遠郊，謂公曰：「玉堂旣去，一路失此賢師帥，其將疇依乎？」公還故山，日徜徉於泉石，手不釋卷，每以未老得閒爲樂。四年二月，時李知孝在諫坡，以公守建，日嘗有私謁，公弗從，遂妄讒毀，去職與祠。公處之泰然。端平紀元，上親攬權綱，厲精庶政，知孝貶斥，除公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上免牘，答詔不允。詔詞有曰：「屬躬攬於政權，尤匪輕於名器。卿夙儀禁近，備罄忱恂，茲注想於典刑，肆亟放於綸綍。」告詞又曰：「久不見生，諒未究設施之蘊，何以告我。」尙有資啓沃之忠，蓋用公之意未艾也。嘉熙紀元四月，除知寧國府。二年六月，除知贛州。公懇辭甚力，上皆從之，仍奉舊祠。三年正月，除寶文閣學士，祠廩如故。六月，除知福州，兼本路安撫。公上免牘，尋拜不允。

之詔。然公倦於出、再力伸祠請、遂復以舊職奉祠。淳祐紀元四月、除龍圖閣學士、奉祠仍舊。公歸自建、以寵榮爲懼、故頻歲以來、納祿之數、不知凡幾。上每答詔不允。詔詞有曰、卿昨告老、朕不欲強卿一來、姑畀祠廩。茲又抗牘、祈遂謝事、甚非所以體朕也。矧卿嘗爲朕甘盤矣、何至遽起挂冠、神武之想乎。其勿出此。二年四月、洊騰告老之章、懇請愈切。上方俞其請、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公累載告休、一朝得遂、喜形于色。第以端殿殊恩、詎容遽拜。又上免牘、上復詔答不允。公遂拜命、日以登臨自娛。六月八日、偶覺伏暑、越宿已康復、屏藥卻醫、起居飲食、對客笑言、無異常時。十有三日、忽呼子暨孫列于前、語之曰、吾奮由儒素、受知兩朝、年幾八袞、一無可憾。所望者爾曹力學自修、則吾雖亡猶生耳。無一語及家事、言已薨于正寢。公生於隆興甲申八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九。遺奏聞上、

恩贈特進、與致仕、遺表恩澤。訃音之傳、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有斯文之嘆。有洛水先生集六十卷、內制類藁十卷、外制類藁二十卷、藏於家。公生平以造就人才爲己任、預薦進者、登揆席、參政機、班法從、居臺諫、皆爲當世名臣。性冲澹、無聲色奉、每戒家人用無過侈、服無過華、至姻族閭里、貧不克振、周之惟恐或後。義方訓嚴、諸子刻志問學。平居暇日、常謂其子曰、吾他時終于牖下、當歛以時服、衣裳之外、他無所事也。厚葬、古人所戒、非徒無益、適爲累耳。爾曹識之。淑人之歛、黃白緇銖、不內諸匱。公娶金華王氏、封淑人、丞相文定公淮之長孫女、生于相門、不以富貴自驕、簡靜端莊、動由禮法。先公一年卒。實元年二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八。子三人、若水、承事郎、監鎮江府寄椿庫。若曾、承奉郎、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場計置物料官、俱先歿。若愚、宣義郎、前饒州德興縣丞。孫男四人、其載蚤亡。其



堂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其深其仁、並承務郎、未銓。曾孫二人、通孫振孫、曾孫女一人。公之孤將以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壬申、窆公于休寧縣和睦鄉萬松山之原、遵治命也。蓋嘗論賢哲之生、氣稟必異、故見諸躬行發諸詞章、措諸事業、亦決非世俗所企及。惟公天稟清高、離倫絕類、已見於齟齬賦冰時。其持身介然有守、挺然特立、名流莫不欽敬、競欲締交。而後學有志之士、則皆尊之仰之、以爲範模。於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自成機杼、神韻絕出、故落筆妙天下、援引今昔、博學之士不能究知。其詞雅健精深、追逮古作。根本誼理、扶植名教、有補於當世、學者誇傳而爭誦之。論奏皆剴切當上意、雖經綸抱負不獲盡展于世、而兩朝眷渥、始終弗替。凡此皆近世所罕見者。午州里晚生、夙蒙公異知。試邑餘杭時、公爲禮部尙書、以廉相舉、故又於公爲門下士。歲在乙未孟冬、午扶護先大夫

歸葬、方抵里中、未及伸致哀挽之請、公首賜長篇以爲存歿之榮、是豈可忘哉。今公襄事有日、前期若愚書來曰、先公生平出處相知深、相予厚、莫若子、敢以行實一編、丐定次、將告諸太史氏、以信今傳後。午何敢以不韙辭、謹具如右、謹狀。淳祐三年十月日、門生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呂午狀。

呂午撰 《新安文獻志》卷九四下

宋衛文節公祠堂碑

朝廷崇禮先賢、累下詔、所在有司以時修葺祠宇、除墓道、使人守護如法。崑山縣儒學教諭臣劉衡、訓導臣章經奏、故宋太師、秦國公文節衛涇生於是縣之石浦、蚤負經世之學、魁多士、於淳熙甲辰登要樞、參大政、中外歷任四十年、所言皆經國遠謀、關係世教爲甚重。自范文正公後、繼先憂後樂之志者、此其人也。方韓平願之勢焰薰灼、毀譽舛午。今年朱元晦斥、明年趙汝愚薨、而僞學之禁日

迫正士接跡遠引、猶排擊無所容其身、而惟重利祿、輕行檢者附麗以成其私、攘臂僥倖於一時、而無以爲善後之計。公以理亂安危之機、閒不容穰、具疏利害請除之。而侂冑、師旦爲世大戮矣。尤務搜賢才以立國、長養振作、以固不拔之基。講求大計、規恢遠圖、而復見扼於彌遠之擅國、卒無以售所言。夙與元晦有契分、至是乞召還、而元晦已卒。復移文新安梓行所注書、又請爲右文殿修撰張栻賜諡。於今三百年、爲士者皆能言之。而舊祠在馬鞍山、荒涼搖落、神弗寧妥。民有以義起者、爲徙置學宮之旁、俾七世孫烺居守墓。在湖州者、亦已蕪沒不治。臣衡等稽諸禮典、法施於民則祀之。夫立朝正色、不忘規諫、名誼所在、急於饑渴、故能克殄凶慙、成謀而不居其功、志雪讐恥、自奮以厲不剄之氣。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至言懇切、惻怛忠厚、而體國之誠、根於天性、鄉之先達、爲法後

進。如此而歲時不修、祀典有缺、使士大夫何以爲風厲、而世道無所取衷焉。乞量爲定立時祭、則象方來、庶不負明詔崇禮之盛意。上可其奏、命禮部參酌儀注、歲時祀以牲特奠帛、爲三獻禮、而祠墓彼此咸爲嚴禁、約毋有所毀。本部右侍郎葉盛與公同里、常集公遺事、得其出處大節、而世遠湮沒者不能具載。知縣唐素、主簿胡欽爲勸說協規之士、買田數十畝、以助脩葺費、而烺得永爲世業。俾魯譔詞刻石、以示遠。烏乎、天之生和、必資於世用。用違其才、則無以自見於世。而論者謂南士懦緩、不及北之剛毅、慷慨多大略。是以吳楚之國、常不兢於中原、此非定論也。金源氏之方興、以回山倒海之力、見屈於宗忠簡公之孤軍、無援而斂戢不敢南下者累年。李忠定公區處天下事、規模措置、再踰月而畢舉、勦敵爲之震懾。使二公終用、而得盡其才、將海內豪傑惕息聽命之不暇、大功之成、



夫誰能居其右者。而謂閩越南產迂儒僻士、果無能爲邪。金源旣衰、北鄙多故、宋雖偏安、而才武雄略之士、下扞牧圉者甚衆。使公柄用而得與戮力、必能集衆謀、申警備、厲銳養威、以作南土之氣、使無忘北鄉。觀形勢而決事機、進可以得志、退不失乎自彊。假以歲月、則大讐可復、而宋室可興矣。夫何高才見疎、寡謀自用、而動不相時、舉天下於一擲、卒之敗衄之餘、沒世不振。雖公之明見不爽、悉如平時所料、而才不盡用所、可見者如此而已。烏乎天乎、是曷故哉。於其祀、作歌以侑神。歌曰、山蒼蒼兮、我心徬徨。嗟直得以自遂兮、恥徇時而爲否臧。苟校功資之得喪兮、夫孰謂名德之弗昌。玄雲兮、翱翔靈風蕭兮、來景光。廩有食兮、食有堂、歲事修我兮、我其來享。時驟集而不可久兮、吾將返颺輪於帝鄉。

沈魯撰 《吳都文粹續集》卷一五

習靜叔父墓誌銘

淳祐丙午七月壬午、習靜劉先生卒、年八十二。明年丁未十月壬午、葬于芳林山之原。配徐繼方。子男三人、成、擢丙戌第、宣教郎、知古田縣。克家、克忱。克家前天、成執^①。先生之喪、以毀卒。女三人。孫男六人。性甫、德甫、餘尙幼。先生諱彌邵、字壽翁、著作公之季子。早孤苦貧、有手澤書數廚。先生與諸兄卧起其間、饑以充饋、倦以爲枕、後皆知名。先生尤精專、一事一物未通、求之弗措^②。某字譌、某簡脫、某義疑、必反復研尋、歸之是而後已。載籍以來、莫不鈔纂而原本、粹然一出於經。其考論古今、斷制義理、壹以洙泗、關洛之語爲準程。他人爲之者、或先傳而後倦、或色取而行違、惟先生真知實踐、自童至耄、堅確不變、循循然有師匠之道焉。恢恢然^③有父兄之容焉。始而宗族稱之、久而庠序化之、晚而一鄉一國之人尊之、凡里中佳子弟、良士友、多先生

口講指畫之餘也。先生終歲杜門，罕與人接，惟質經於陳公師復，評史於鄭公子敬，問易於蔡公伯靜。有易藁、漢考、讀書日記、小記、深衣問辯、杜詩補注各若干卷。劉氏自^④兩翁起家，三世登科第者八人，五入館，一持橐。先生獨褰裳掩鼻，視若浼己，饗脫粟如太牢，處陋巷如華棖。舍後有古木鉅石，先生誅茅其顛，杖屨日一登臨。著作公無十金之產，一丘之田，先生安之，寧困不枉道以求亨，寧貧不害仁以爲富。少食於學，晚歲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不取。太守眉山楊棟於學創尊德堂以舍之，先生不拒亦不留。成遇禮霈，先生例授京秩，告下，憚先生不敢白。屬續猶爲諸孫講南軒孟子一章。時楊侯使本道，復薦于朝，而先生卒矣。前葬，克忱哭請銘，克莊哭答曰：禮幼不誅長，吾何敢銘吾季父也夫。昔子長、孟堅皆自述其先世，克莊常待罪太史，凡當世山林丘園之士皆得以秉筆記載，

况吾季父之賢，學醇儒也，節逸民也，銘之不可已也。銘曰：

貴人之所欲兮，譽或損而謗喧。生人之所羨兮，耄有及而智昏。彥回期頤至司空兮，適以辱其戶門。轅固九十老布衣兮，豈不賢於公孫。于嗟先生，天年之高兮，天爵之尊，其人雖亡兮，其書則存。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一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公會姓，漸其名，字鴻甫，建昌南城人。曾氏散居江南、閩、浙，仕無不取卿相。其別自撫州房居南城者，至公會祖處仁，祖度，始種植於學，爲儒先生。父發，用累舉恩監文思院。公生未十年，徧讀經史，默誦左氏，能通舉大義，筆下語五六十翁不能爲。踰冠，三上省，以第二人賜及第，授承事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政纖巨一佐其守。值旱饑，沿村勸糶，又決獄問囚，走旁郡，勞苦未嘗辭。諸司賴其親己，合議薦



之。公遂巡辭曰、一路當薦有幾、不知求、何用我。曰、名孰先於子。公曰、刺舉不責功實、而以名取人、縱我急進、不愛惜、得無反墜棄之乎。固辭而免。召爲國子正、遷博士、秘書郎、實錄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爲僞、攻訕出一口。公厭之、求去。得請矣、有覺其不可者、留於朝。遷著作佐郎、兼考功郎官。求去不已、知滁州。會新立法、不更邑、不守邊。請主管冲佑觀、知興化軍。將行、文思卒。初、韓侂胄陰執國柄、宰相以下、升黜在手。公不往見、故御史程松希指罷公。至是、侂胄自爲平章軍國事、未畢禪、而以秘書丞召、改著作郎、兼兵部郎官、軍器少監、秘書少監。公以驟遷爲非、復求去、不許。方下詔伐虜、直北門者既辭不就、將用公。公曰、吾初不與議、必用我、即以自所爲言者具之。詔遂寢。又將以公檢點樞密院機速文字、公復力陳不可、又寢。連求去、侂胄雖不樂、然極重公。遷秘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官、兼權中書舍人。自侂胄貴、臺諫給舍供隸役、彈劾封駁皆具檢請命、意所欲者指授行之。侂胄殊不以望公、有論執、即時止。右史陳子翀歸自泉州、衆畏其兇險、公曰、是嘗無故自言爲察官者。今地位已高、必抗顏據要路、肆其噬搏、善人無類矣。侂胄不敢違、爲改一州使去。於是女真雖退、而濠州屢擾、小使議和久不決。虜堅責正隆以前禮賂、持論者各懷苟且。公推衍大義、載於訓詞、扶善警姦、得承平奧雅之意。又爲改定誓書、以存舊體。俄而侂胄死、素抑奪者多收用、而趙彥逾亦在中。公爭曰、彥逾無預世道興衰、何爲於此。又將籍故宰相陳自強之家。公又爭曰、國家本忠厚爲德、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強故薄哉。時公已病、於更改向背之際多不合、慨然歎息曰、天下事止於是邪。遂以親嫌乞免、且以病力祈去。除權工部侍郎、陞史官爲同修撰。病遂不愈。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卒年四十二。顧其子曰、汝雖貧、尙有田宅、謹持門戶、無因我死乞憐於人。嘉定二年二月十八日、葬於太平鄉香山。夫人汪氏、封恭人。子曰穎茂、承務郎、監福州水口鎮。曰穎秀、修職郎、新監紹興府苗米倉。曰穎敷、早卒。女之婿曰衛樗、某官。幼未行。公孚尹明達、既早慧、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方得志於科目、不知者以凡人料之、謂其馳逐資富貴、鮮渙相矜伐而已。而公謙明無傲世之行、簡遠無近俗之名、未得不願進、暫進輒求退、處樂而憂、遇變而安。當慶元、嘉泰間、朝衣負塗炭之差、而以冰玉自潔、青蠅蒙樊棘之誚、而與鴻鵠偕逝、合德引類、思深慮長、天下以爲賢而宜書、死而宜傳、惟公也。銘曰、

孰司下人、逐死奔生。有膏其汙、不懼其清。是爲鴻甫、正性之閑。衆攬羣攘、舒徐其間。時雖我界、我不時卽。進怯退勇、先義後得。終於開禧、始於慶元。吉

士庇國、如珠潤淵。日之所杲、月之所耀。不可蓋藏、可以並照。香山之岡、雲木茫茫。其年短折、其存永長。

嘉定八年九月□日。

葉適撰 《水心文集》卷二一

李知縣墓誌銘

榦少居里中、聞秘閣李公之賢、每朔旦必齋宿往造焉。公不鄙、延之坐、語移日、凡治身處家、事物之應酬、古今治亂得失之故、隨所扣、無倦色。其好善如不及、其於窮通榮辱之變泊如也。公於是老矣。後十餘年、友人余元一爲邑同安、稱其主簿之賢、不容口、問其出、則秘閣公之季子也。於是始識君。又十餘年、君以南安丞轉爲廬陵丞、秩滿、調安遠令、又以部使者交辟、改爲龍泉令。榦適從宦江西、去君治所、率不過數舍、聞君治行爲尤詳。又數年、君以薦者改秩、爲令惠之歸善。未幾、聞君以疾終。



官舍嘉定己卯七月十九日也。君以父任累官宣教郎。享年五十有四。秘閣之賢宜有子矣。君又真能世其家者。榦遊君父子間幾四十年。老而歸日。求里之賢者與之處。如君者不數人。而君歿矣。明年四月二十有二日。葬於侯官。縣保安山之原。其孤僦述君行實來請銘。遂叙其事而銘之。君諱大訓。字君序。其先金陵人。國初徙合肥。靖康始入閩。今爲福州閩縣人。五世祖諱先。以儒起家。擢天聖五年進士第。歷官中外。所至有聲。孫公覺稱其有古循吏風。以太中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先生朝請郎。贈朝議大夫。諱庭玉。庭玉生朝奉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彥倫。是爲君之曾祖。與豫章黃太史爲文字友。彥倫生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離。離生奉直大夫。直秘閣。諱士龍。君端重警敏。弱不好弄。居家孝友。秘閣公深器之。少長篤意學問。聞伊洛之學。忻然好之。得朱文公大學中庸朝夕

諦玩。非其類不交。鄉鄰罕識其面。冲淡寡慾。若無意於世者。至居官。則恪意盡瘁。勇於敢爲。簿職卑而冷。例求奉檄入幕府。簿書斷絕。吏緣爲姦。君洗手據按。會計纖悉。終日不倦。民產登降。官賦贏乏。無逃者。兩丞劇邑。南安踵積弊。姦豪受民賦。與吏相表裏。不以入賦。日虧民苦追逮。君課吏籍其姓名。與所受之數。按籍以索。不擾而辦。廬陵歲委官受租。前期請囑相攘奪。既得。與吏爲市。民苦重征。官受惡粟。選可委者。以囑君。君洗手奉職。盡革前弊。公私便之。歲適大旱。獄囚淹滯。檄君慮之。有以峒寇繫者七十餘人。君得其正犯十餘人。皆伏辜。其二十人則爲所驅迫。餘皆平民。官軍掠之。以示多獲。獄具。白之主將。捕盜者力爭庭下。君與之辯。明日復以告。爭愈力。君正色曰。將官殺人軍前。則獄官不得與。今旣付獄。是非曲直。當聽有司。君安得輒爭乎。所活五十餘人。有尹四者。或謂賊將。不

當釋君辯其非。後數日、果有執尹四將以至者、人大服。方峒寇猖熾、焚燒兩邑、峒連湖廣、三路騷然、官吏縮手畏遁、君往來兵間無虛日。萬安通寇境、攝其事。烽火屢警、君不爲動、密調義丁戍兵以備之、賊不得逞而去。郡委官湖南、議夾攻之策、難其人、咸謂無以易君者。潭帥曹彥約得君大喜、偕行討賊、迄事始歸。峒寇新平、龍泉遭焚蕩、人心憂疑、負固喜亂者尙跳踉山谷間。君旣去官、以辟就職、招集流庸、一意撫摩蹂踐之地。朝廷蠲兩稅、君復請寬年限、又請于州、給錢積穀、以備凶荒。大軍撤戍、君謂不可無備、請置隴頭寨以捍外寇、留戍兵五百以護縣郭。新作縣門、示以閑暇、人情始安。青草明坑二峒素桀驁、或請勦之、以息後患、君曰、獨不可理諭乎。招其酋長十餘人、或戒以勿往、皆曰、李知縣非欺人者。旣至、爲具勞之、諭以禍福、皆泣謝、誓不敢他志。於是籍鄉丁、明保伍、使聽命隅官、

又擇其有信義、能帥衆者爲都隅官以統之、有警則互相防守、不率則更相糾察。衆皆歡呼而去、相與勒石於石筍峰頌君德、以明不敢有負。自是鄰邑連歲竊發、以此曹不從亂、皆莫敢入縣境。君於理煩剴劇如此。至爲歸善、事簡俗醇、治以安靜。以民未知禮、鬪狠告訐、形於親族、衣冠喪葬、無復品節、爲文戒之。民俗自化。君旣簡追呼、罷科抑、民亦田里相安。獄訟衰息、可以卧治、而君歿矣。簿書財穀、獄訟甲兵、俗吏誇之以爲能、而儒生所不道、禮樂教化、儒生喜談以爲名高、而俗吏見謂迂闊、事不根理、理不該事、而數千年間、天下無善治若君者、倥偬則力事功、閑暇則修禮教、儒而不腐、吏而不俗、比豈常情所能及哉。君所至以廉勤整辦稱。其在江西、臺府交薦、君自處恬然、未嘗曲意阿世、故功多而報畷。其於財利、未嘗秋毫經意、故其歿也、以田易地、而後能葬。嗚呼、是可謂賢者也、是真

能世其家者也。君娶陳氏、子三人、儻、价、佺、皆業進士。女三人、長適浙漕進士林夢庚、次適迪功郎汀州寧化縣尉林光謙、次在室。銘曰、

黃榦撰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黃觀復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黃章字觀復、余友禮部尚書名度仲子、檢身一以正、不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應事必於法義、雖足以通於變故倉猝不用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鄉黨朋友皆悅而訓之、樂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而遵其儉。久而鄉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

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氏。子元護、承務郎。元真、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講銘。按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讀是銘者、悲吾兄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果不祥耶。黃氏果不幸耶。銘曰、

人乎觀復水百秋、斗揭嶽佇江河流。天乎觀復豈其仇、聲滅影絕何所游。怛哉銘乎炯厥幽。

嘉定十四年十二月□日。

葉適撰 《水心文集》卷二五



校記

①執：原無，據四庫本《後村集》補。

②措：原作「指」，據右引改。

③然：原作「焉」，據右引改。

④自：原作「白」，據右引改。

⑤留：原作「晉」，據右引改。

⑥侯官：原作「候官」，據《宋史·地理志》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六

李心傳 吳如愚 譙仲午 鄭文通

寶章閣待制李心傳

心傳字微之、隆州井研人。寶慶二年以布衣補官。詔入史館、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言者去之、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除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書成、會有狄難、召赴闕。明年冬、復以言去、奉祠霽上。淳祐元年罷祠、既復予之、又復罷。三年致仕。明年卒、年七十八。所著成書有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卷、詩文一百卷。立朝論諫、亦多切直。初心傳父舜臣嘗主宗正寺簿、以文名。生三子。道傳、悅文公。朱熹之學、不遠數千里出蜀、將從之游、至則文公

已下世、遂博采力求、盡得文公爲書而哀之、用以代面承。蜀之會粹文公書自道傳始、世所稱李果州者也。性傳亦第進士、嘗參大政、有名於時。心傳最長、慶元乙卯歲以明經薦於鄉。既下第、獨絕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許奕、魏了翁、崔與之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津發至闕下、授之官、又賜進士出身、歷官至工部侍郎、寶章閣待制。其書家藏而人誦、殆將爲我宋信史、所就益遠矣。世尊稱曰秀巖先生云。

史臣震擬贊曰、史臣自漢遷、固後無聞焉。至我朝而後有心傳、該總通達、遂成一家。嗚呼盛哉。

黃震撰 《戊辰修史傳》

準齋先生吳公行狀

先生諱如愚、字子發、臨安之錢塘人。家世以積善聞、至武翼公、益茂厥鍾。先生生而岐嶷、骨象異凡兒。武翼居閒垂二十載、篤意義方、擇名士爲師。課



書一覽成誦、輒通曉大義。甫弱冠、于諸子百家靡不究竟。一日、忽厭喧雜、往居城西別墅、捐絕世慮、凝然寂然。未踰月、頓有所悟、自是留心清淨寂滅之教。凡三四年、傳燈有節、莊老有解、將終身焉。已而言曰、繫辭言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吾道之大、體用兼全、何必死灰槁木、獨善其身而已。乃棄所學、以孔子爲師、賦詩寓意、有云、踐履不加功、虛行豈爲道。有體必有用、辨之所宜早。成已以成物、斯殊佛與老。定省餘閒、刻意經學、所得日富。世味澹如、不以仕進之爲念。武翼年及告謝、乃乞以澤官之、先生弗知也。迨寢疾、始語之、故且勉以仕、補承信郎。中吏部銓、調福州連江縣監稅。故例、山貨至、有抽解、名曰呈樣。又有合收稅錢、不附赤曆者、皆稅官之利。先生悉禁止、無一毫之私。商旅皆願出於塗、課入盈衍。處同寅間、推誠相予、和而

不同。邑大夫深敬之。訟有難、多所資倚。先生不察察爲明、每以理義開曉、莫不感服。邑有訟事、願委之先生。部使者訝之、問其故、咸曰、連江縣政皆吳監稅相贊剖決、民自不冤。由是當路交薦、以爲可備知縣。縣令任使、舉詞類以清正廉介、公平明敏稱之。新南安教林君益嚴精場屋文、旣收上第、來攝簿正、愛敬尤深。一日治具招先生、以所著私稿與得之師友間者、類分臚列、相謂曰、公天分高、踐履實、天將畀以大任、不致君澤民不已。局於右列、志不得施。願以衣鉢相傳、一第直慙子耳。先生遜謝之。又曰、稅務多善書吏、縱不屑科舉、漫錄以遺諸郎可乎。先生終弗諾。林益加敬、聞者歎服。再調平江常熟縣戶部原塾、犒賞酒庫、整頓規矩、總其大綱、盡革異時苛瑣之政、課入由是整辦。庫隸漕臺六十有四、大半西班牙居之、間有弗謹厥職、自貽伊感者、往往逮繫、日至于部使者之庭。惟原塾舉



職。趙公仲夫深嘉之，檄入幕府，延見進禮，俾督諸庫。先生終辭焉，乃以潔己好學，不凡薦于朝，備陟任使。既解職，時吉安人年踰八秩，謂不當驅馳就養，以榮其親，遂不復扣銓，杜門里居，共子職，惟謹。研究理學，多所發明。雖所守堅定，未嘗請于人，有欲坐致者，亦不可強。然聲華旁暢，自不容掩。登朝之士，與上庠名流，四方學者，過從日盛，車輛盈門。先生莫能拒。當國者不能無疑，乃遣都司之親信者詣先生，覘所爲。既見言動中理，惘然如有所失，遂傾心願^①交焉。當國者聞之，亦爲起敬。交游中有相知之深者，念其貧無以養，欲白廟堂畀祠廩。先生聞而力止之，謂君子愛人以德，非所望也。府尹雅知敬，欲月致餽，以示優賢之意。知先生一介不取，乃先遣所厚致意焉。答曰：某于府尹有桑梓之分，平時足不登貴人門，若坐受饋，是無禮也。因餽出謁，不應遽變所守，曷若勿講之爲愈。自是諸

公益加敬，願爲久要交。繼是尹京多故人，先生例以前說卻之。丁吉安人憂，哀慕骨立，髮鬚盡白。卒哭，頽櫛，鬚眉盡脫，閱月復生，其黑如舊。終喪，不苟葷酒。既即吉，親朋咸勸以仕，先生歎曰：余以父命受官，繼以母養就祿。今二親俱逝，寧復作是念耶。自是磨勘不復循環，兩該恩需亦不陳請。安窮樂道，私淑同志。扁其室曰準齋，自爲之序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準之在天者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此準之在人者也。堯傳之舜，舜傳之禹，以至文武周公孔子，不曰執中則曰用中，不曰建極則曰立極，無非準也。大則彌綸天地，遠則放諸四海，余取之以名齋，則知是齋也。其天下之廣居耶。操存

有地，積累有基，得是齋之門者，不廢繩墨者也。升是齋之堂者，罔失法度者也。入是齋之室者，行中規還中矩者也。居是齋者何爲哉？或出或處，惟正是適。或默或語，惟平是持。守之以仁，則如射行之

以義則爲的。禮猶衡則審輕重之權、智譬巧則終條理之事。惟直內方外、有自然之則、故舉斯加彼、即同然之理。夫如是、則不獨準于一身、又將準于萬民而同其歸。不但準于萬民、抑將準於萬物而平其施。是必無所不用其極、斯無愧於名齋之義。趙公彥懌雅厚先生、嘗奉詔以賢能才識舉。端平更化、復以行義純大、可爲師表薦。嘉熙戊戌、孔山喬公當國、言于上曰、吳某兩爲筦庫、尋即隱居、官簿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雖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爲臣言其行醇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理、精於著述。凡士大夫之仕於朝、與三學之英、四方之俊、苟有志問學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充然有得而去。今年踰七十、略無倦容、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別、天下何觀焉。于是特授從政郎、充秘閣校勘。先生力辭、謂不可出者有五、大意謂、先人遺澤、兩任權征、後緣親老、侍養無違、

從此杜門不仕、志在聖經、分甘廬隱。雖樂有朋之來、每守往教之戒。今歷年之既久、貴晚節之彌堅。苟貪榮而復動、則是以積年修業工夫爲一旦進身捷徑、失其本心矣。又謂、雖居西班、實受父澤。若捨武就文、是以文階爲榮、不以親恩爲重。有旨不允。日下供職。先生再辭云、嘗謂易言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必見蠱卦之終。蓋蠱之一卦、專爲幹父幹母而言、故至于終推明其義。是知所謂高尚者、乃爲親而不仕、非謂欲潔其身而廢君臣之義也。象以志可則也言之。如曾子不忍違親而辭齊之聘、其志豈不可則。伏睹公朝剡上之文、有欲識不可得之褒、是以某之杜門不出爲可嘉尚。今若祇受爲一身之寵榮、則得矣、其如乖初志何。從此奔走公卿之門、馳驚名利之塗、豈不上負旌別之盛禮哉。奉旨、復不許。喬公一再折來相勉曰、父澤不欲改易、於孝道得矣。君命召、不俟駕、其可牢辭耶。先



生三辭云、嘗觀兔置一篇、載于周南、自公侯干城至公侯腹心、皆以赳赳武夫爲言。夫關雎之化行、雖田野武夫、雖處賤事、而不失其誠敬之心、致使詩人美其好德、形諸歌詠、爲周家之盛事。然則武夫雖勇、豈無用于國家哉。某雖居右列、未嘗以文武惑其心、而公朝所以旌別者、幸不以文武異其寵、是則公朝薦才之舉、有光周詩之所詠、而某誠敬之心、得以常存、無愧兔置之武夫矣。某豈不知君命之不可違。然觀孟子所載君命召、不俟駕、是以將朝者論、蓋謂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俟駕而行、乃禮所當然。今某屢辭、是亦終安愚分、亦義所當然也。有旨、吳某重更父澤而就文、懇免秘省之列、屬高風可尚、雅志當從。特轉秉義郎、差監襲慶府東嶽廟、任便居住。詞曰、朕聞德義可尊、遺佚不怨、自古已鮮、于今尤希。爾某隱于王城、泳于學海、朕以大臣所薦而擢西崑之職、爾以嚴

君之澤而安東岱之祠。重違高懷、勉從雅志、庶國人所矜式、知老成重于典刑。孔山論薦之曰、上問所著何書、孔山遣所厚求所著來上、先生辭曰、未畢。蓋有深意。於是先生踐履之實益孚於人、而人益歎晚節之高爲不可及。侍郎曹公巖時分臺察、亦以先生薦、謂其識見融明、踐履純篤、經學易數、所得尤深。特其固守命義、難以強之出仕。宜遵用先朝召种放、程頤故事、特賜延見、或諮以治道、扣以理學、必能發揮素蘊、進吐嘉言、以爲緝熙就將之助。善類興起、豈不足爲邦家之光。先生居閒歲久、理明行修、登門之士、爭欲得一言以自啓發。先生諄切語之、不以爲憚。某嘗取其言而讀之、雖愧謏陋、不足以知、然求其大旨、往往於道義則自得之深、於學問則自信之篤。詩書有說、大易有傳、論孟、中庸、大學之有解、靡不自其心之體認、而不敢有隱、犁然自爲一家之成書。其他雜說、可以類

觀。吾與我一也。而毫釐之必辨。有曰。心與身之不同。理與欲異也。而公私之未辨。則不肯遽以善不善爲別。曰。五累則合有形無形者言之。而知見之累。則以賢人所不免者爲戒。曰。四力則分在天在人者論之。而于學力。則以爲人之所當盡。而恃得天之福。忘修己道者。必深警而弗少恕也。先生之言語文字。固未易以淺窺。先生之窮行踐履。尤卓然爲不可及。非可以紙上虛文觀也。永嘉陳君昉登朝日。親炙不倦。得所著述。退輒錄之。刻爲一編。惠其同志。臨川羅君愚復刻于廣右漕臺。所傳益廣矣。然其探蹟索隱。莫深于易。在原塾時。書已脫藁。未欲輕出。始因門人永嘉王致遠之請。乃授爻象三十日。復以其同門羣請愈力。遂出全書。一時名勝分刻相先。未三月而相畢。又著陰符經解。尤非學識膚淺者得窺其蘊奧。且謂易原于八卦之畫。而其實則不外乎三畫之乾。因而爲三教之辨。

破釋氏生死之偏。推本吾夫子之教。使人養生喪死而無憾。所謂行乎萬世而無弊也。他日論孔孟踐迹踐形之異。遂著踐迹說以授王君致遠。謂子張所問乃善人之道。非但問善人而已。迹者。實之著而誠之所形也。中庸言誠則形。形則著是也。踐形者。生而知之。動容周旋中理。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踐迹者。學而知之。其於非禮必勿視聽。勿言動。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門人九華程煥請事斯語。先生又作踐形說以授之。至是致遠又欲明中庸大學續解。先生爲作續序。并以要旨一編示之。其言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豈異旨哉。蓋二書首章。一曰明德。一曰修道。能盡心學則德斯可明。能知性理則道斯可修。學者將以盡心知性。可不於二篇之旨。慎思明辨而篤行之哉。先生之於講學。每謂不造於盡心知性之境。泛泛然惟紙上塵言之是徇。非卓然自有所見者。惑也。平



居又曰、塞乎天地者皆實理、行乎萬世者皆實用、惟盡心知性則實理融而實用貫、天地萬物孰有外吾方寸中者。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以是而言易、蓋孔孟以後所未嘗言者、皆彰彰然顯言之、故天地萬物之數多能了達於胸中。其交游之密契者、凡於吉凶悔吝之故、雖兆朕未形、亦多豫言而輒驗。當世搢紳諸公、或即其居而深扣之、先生不以告也。嘗語人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使朋友退而詳味之。某壬辰叨第、時坐局者閱月、同年多謂某曰、子不見吳準齋乎。某曰、何人也。曰、今代之力學好修、守道不屈、日用動息具有典刑者也。故自號曰準齋、而莫不以準齋先生稱之也。因率同年共謁之。進見之傾、其色莊、其神凝、其德容表裏盎如也。某生晚學蒙、待以忘年交、然某之敬先生、又豈敢以行輩自躐哉。再月稟別、得其言曰、子之心某知之、非若祿仕易動

者。然年歲間其有臨象之占乎。初莫解此、亦不敢詰。違居越幕、踰歲之八月、乃以罪釁而有先君之憂、痛莫追矣。歲戊戌、濫員班綴、尋欲丐外、數請弗俞。一日往求教焉。先生曰、子所請將遂矣。第此別後、再盍簪也。必甲辰之春。於是舉酌別。當時合席凡二十士、共聞斯語、未必皆以爲然。已而某之塵勞憂患、果不逃至誠前知之道。其時諸賢出處進退、凡得於仁人之一言者、順之則吉、背之則凶、今皆隱之于心、非厚誣也。先生書眼如月、自照其心、而了一身之出處。其事親孝、其居家理、其待人接物以忠恕、權衡尺度、毫髮弗少越也。修然環堵之居、充然百氏之書、不即人而人即之者、何紛如。樽酒論文、又胡爲而日無虛。嗚呼、衆率謂京洛紅塵、車馬馳逐之間、依然見安樂窩明易之堯夫焉。紛華盛麗、紆朱懷金之中、而卓然有此心齋坐忘、陋巷樂內之癯儒焉。父澤終寶之、則凜凜素守之弗

渝焉。君命固避之、而非好高以爲孤焉。始也遯世而無悶、終也樂天而不憂、豈非所重者仁義忠信、而何事乎公卿大夫焉。吁。此愚慟先生之終、而相與屢致夫今復有斯人乎之嘆焉。先生充養靈虛、了達生死、未感疾前、某謁之、語曰、余其有阨乎。未幾、微若氣痞、人憂彌甚。某造省數四、先生指其躬曰、此破屋也、先人之弊廬也、風雨飄毀、其頽乎。命醫如命將、拯疾如拯溺。盡吾力一日必葺、然支撐莫能起、命也。得正而斃、不啻足矣。四月壬辰夙興、命家人悉至卧內、豫付後事、首戒二子友恭、毋墜家訓。門人程燠侍疾、朝夕無倦容。先生以明心明性二說及孟子、毛詩解授之。謂致遠丞郡池陽、以論語、尙書二解俾燠轉付之。閱十日、端莊而逝。生於乾道丁亥正月之己未、卒於淳祐甲辰五月之辛丑、享年七十有八。元配王氏、繼室陳氏、先卒。男二人、宗仁、宗大。孫某某。宗仁等以八月甲申奉柩

葬於錢塘縣欽賢鄉西溪之原、與貳室同兆。去武翼墓百步而近、遵碩言也。所著書已刊已授之外、猶存手藁十五冊。或以書問發明義理、或以酬唱形諸賦詠、或解經析理爲之訓說、篇目尙多。方將編類、別爲一集以傳。武翼在時、有先疇三百餘畝、儻金之入日十千。逮先生易簀時、所存僅二十七畝、而儻金十損其一。蓋其閒居三十年間、凡所以資賓客之費者、於此乎取。惟知道腴之可味、而不知生理之曰削、尤昔人之所甚難也。名公要人、多從先生游、清談終日、未嘗一語及乎私。間有求致曲於當路者、先生色溫辭厲、且誨且戒、莫不愧服。頑民恃先生寬大、有負儻佃課累歲不償、反以知術相欺者、先生非惟不校、且顛則扶之、死則賙其妻孥、無不慚感。頑者亦革心焉。茲盛德事、非勉強所能爲也。葬有日、二孤請狀其行於檢正少蓬韓公祥、忽轉某曰、子知準齋之深、其狀之。某曰、此非

二孤意也。況某淺陋、請辭。轉囑愈力。既而程君來訪、達二孤之請、辭甚逼。某因念疇昔沐愛予甚至、方慨嘆乎今不復有斯人、哭之慟屢矣、矧狀其行以實不以文、其何辭。於是始忘其僭、摭其間見著述之大略、書以告當代之立言君子云。淳祐四年七月日、宣教郎、守尙書吏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徐元杰狀。

徐元杰撰 《樸菴集》卷一一

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譙君墓誌銘

余與仲甫居相鄰、學相友。余既仕達、仲甫不苟于隨。奉使潼川、虛射洪尉闕以俟之、將倚爲助、辭不就。余備從臣、仲甫書來、有規警而無請寄。余嘗移書隆守、責以郡有賢僚而不舉。守謝曰、非敢遺之、仲甫不欲也。仲甫嘗抵余書、論今士習之敝、不本之履^②、踐不求之經史、徒勦取伊洛間方言以用之。^③科舉之文、問之則曰先儒語錄也。語^④錄一時門

弟子所傳抄、非文也。徒^⑤欲以乘有司之闡而給取之爾。且陸氏之學尤爲乖僻、宜速止之。會余以論事待譴、不及有言、而心是其說。亡何、仲甫又以書來、致爲臣而歸、余亦以罪流于靖。仲甫爲詩三章見貽、若喜其以罪行者。又明年而其子埏赴曰、吾父既遂隱居之志、起居由^⑥時、血氣循軌、謂當省疾以永^⑦命。乃寶慶元年七月己丑、不幸齋志以卒、年五十有九。嗚呼、夫子我之^⑧所自出、而吾先子所畏也、不得一言以葬、是重不幸也。謹爲誌而銘之。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之大邑徙蒲江。曾大父景陽、大父洵、兩與鄉貢。父椿、以君陞朝贈承事郎、取同郡陳氏、贈孺人。生七子、其四曰仲甫。少不好弄、惟文籍圖書是好。承事築室儲書、君從師、至休沐必補葺斷爛、校讎脫誤、忘其日之旰。貢士嘗爲易解、以水患散佚。君得其藁、字半磨滅、即隨所得抄錄。其幼志已卓卓不凡。少長、與伯氏肄舉子業、學校



藏

程試必先等輩、則嘆曰、科舉之學、殆不過此。乃沉潛經史百氏、謂三代而下、惟^①先漢近古、故^②于馬班氏書尤加意焉。開禧三年、與鄉貢、嘉定三年、再貢、登明年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未一年、以父卒去官、執喪盡禮。里中俊秀從之游、率勉以篤學實踐、毋徒竊先人語以文淺陋。去喪、以不得終養、倦于從仕、親友勉之出。會新繁縣尉闕、轉運判官梁綸才仲甫、即以畀之。更新尉解、民不知役。忽有從吏部注尉者、憚使者不敢前。仲甫自解印綬、梁弗許、輟龍游主簿授之。刑獄使者周居信有疑訟、必屬仲甫、而爭田畔、爭木利、爭銅山、凡涉乎請託之嫌、尤謂非仲甫莫決。蓋其律己廉、宅心平、有以素信于人。黃茆平諸砦^③、歲比不登、流莩蔽野、俾君詣砦教閱、因廉其事。仲甫且以所見復之、于是發廩賑卹。郡守王駒聞之、亦併以屬仲甫、然非其本心也。授之曰、其毋我違。且遣親信吏輔行。

仲甫曰、賑濟之事、如救頭然、砦去郡遠、脫有便宜、謹毋以爲罪。既至、閱其所授之目、僅及十之四五。民晝夜待哺、乃千數外、咸爲賑之、散米幾三之二。民舉手加額、而郡以其違令、執吏以歸于獄、使誣巖仲甫。家人以告、仲甫曰、爲是獲譴、吾甘心焉。不然、請以私^④帑償。守素貪狠、莫敢爲明其非是。既聞餘米^⑤未散、怒稍止^⑥。及反命、守恥過、亦以他辭爲解。龍遊滿歲、或人有持省符而至者、仲甫聞之去。范仲武來爲守、上其事于轉運司、轉運司以上諸朝卒爲勢奪。去之日、帑有契稅錢數千緡、吏持以獻、曰例也。仲甫叱而杖之、以授代者。會范君移漕節、即以溫江尉處仲甫。諸臺舉牘皆至、關陞從事郎、再調隆州州學教授。隆號士鄉、而學廩素薄、仲甫以廉致裕、士心歸重焉。歲當校士、以目眚辭。使者迫促上道、卒以得人稱。郡守張習之傳得仲甫所爲文、尤愛敬之。前後守爭欲舉之、謝曰、身將隱、



焉用文之。寶慶三年春正月、遂請致其事、時年五

十有七。張侯言于朝、請加旌異以激競類。宇文侯

紹武亦言于朝、且皆爲詩以餞、屬和者甚衆。明年、

詔俞其請、轉通直郎致仕。嗚呼、士之爲學、凡以求

其本心而毋失焉也。父詔兄授、師傅友習、必曰下

利而上義也、賤貪競而貴廉退也。一登仕版、視官

職寵利如篋衍中物、控搏維操、若不可一日使去

己。視仲甫老不待年、不既得其本心矣乎。卒後哀

其遺文、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名臣論、說齋

文集、藏于家。工篆隸、人爭得之。取同邑費氏、先十

五年卒、贈孺人。一男子、埏。兩女子、長適鄉貢進士

張子與、次適迪功郎、新漢州雒縣尉費正癸。孫男

一人、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三人。葬以紹定三年正

月壬午、墓在鹽泉鄉恩泉阡、祔承事府君之右。銘

曰、

屈信消息、陰陽大分。彼昏不知、利欲攸攸。於維仲

甫、沉幾逝止。我銘章之、以厲廉恥。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六

進士鄭君墓誌銘

君諱文通、字成叔、福州閩縣人也。曾祖諱忻、祖諱雋。考諱倫、勉齋黃先生嘗銘其墓、世德譜系具焉。君幼而聰慧、少長、刻苦爲學、口誦手抄、昏夜寒暑不輟。初治春秋、心悟經旨、操筆成文、諸老先生以爲不可及。屢魁學校、自謂文詞記問未足以爲事業、及得晦庵朱文公所纂周、程、張子之書、玩之有得、遂專心於大學之道。比年篋書求師友、未嘗月餘家居。雖羈旅壟鹽、怡然自適。聞勉齋先生得文公之傳、遂授業焉。勉齋稱君襟度夷曠、智識闡爽、愛而敬之、盡告以所聞。嘗語人曰、成叔苟非其義、雖祿之萬鍾而不受。人以爲信。後遂與俱登文公之門、交遊皆當世善士。文公晚年編集儀禮經傳、分畀門人而取喪祭二禮以屬勉齋、勉齋以喪禮

諉君編次。君爲攷經證傳、旁通子史、引比條律、綱目凡例、纖悉畢舉。文公見之、大喜曰、直卿嘗稱成叔之賢、且好學、今果然。文公沒、勉齋以汲引後學爲己任、賴君甚篤、貽以書云、鄉間朋友漸知義理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傳不廢、莫大之幸也。常與同志共立規約、大要欲明義利、謹操守、以厚風俗、其事多君所定、君素行足以勵衆也。君學問有原、聞見日富、深觀默養、玩索益精。讀書有未解者、危坐終日以思、至忘寢食、及既得之、猶沉潛反覆、必極其趣而後已。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孟子性善之旨、其言曰、無極之真、三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唯人得其秀而最靈、曷嘗有毫髮駁雜之累、此即所謂善也。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維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孟子性善之說、蓋本諸此、而荀、揚之徒妄生異論、豈知性哉。其言明白親切、有先儒所未及者。君天性孝友、初侍嚴君、不

煩教飭、雖在童稚、未嘗遭譴怒、奉承顏色惟謹。居喪哀毀骨立、葬未得兆、廬於殯所、窀穸封必誠必信、防慮周悉、極其力之所至。祭祀參用古禮、以誠敬爲子弟、先齋戒奠獻、優然如有所見也。事叔父如事父、事其姑如事母、歲時甘旨不絕奉。外祖母方氏中年子夭、孫穉、母夫人林氏念其孤嫠、君順母志、奉老送終、莫不如禮。捐家山吉地以葬之、教育其二孫、俾克有成。篤愛諸弟、聚居合食、數十年田園所入悉付仲氏、不問有無、門內無間言、人以爲難。二弟蚤世、撫其孥不異己子。先世以寬厚相傳、及君當室、慈恕彌甚、人有假貸、未嘗償償、或被盜、不忍聞諸官、公恤貧厄、振災患難、推食解衣、無難色。與人交終始如一、出語洞見肝膽、推誠所親、待之不疑。雖見欺、幾陷于戾、且不悔。然嫉惡遠邪之志凜然不可犯、居鄉有爲非義者、不與之齒。居處必恭、言笑不苟、服膳不喜華美、聲色一無所好、



尤不喜爲崖岸卓絕之行、嘗訓子弟以中庸之道、聖賢所行、今之學者、出諸口者勇猛可畏、責諸人者絲毫不貸、反而求諸己、則蔑如也。余固樂爲善者、而未嘗表襮以駭俗也。晚歲自號曰庸齋。教子講讀、一遵文公大小學之法、每授一書、必誨之曰、讀書固乎有用、今日讀是書、明日得是用者、皆窮理之功也。故二子皆克有立。其居鄉也、親婣子姓、閭里學徒咸師之、君隨材誨誘、諄諄不倦、名公要人爭延禮焉、有不屑就者。君以嘉泰甲子貢於鄉、時右史眞公德秀與其同僚陳君洽賞識其文、以爲宜冠多士、士論皆期君中上第、竟與時好不合。嘉定癸未、再試春官、已而爲諸公所留、徜徉淮浙間幾一年。及至京得疾、前期數日、手書與親族朋友爲別、凡二十餘幅、無一言亂。其遺勉齋之子輔書有平生修身踐言、不敢辱師門教誨之語、蓋其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如此。及病且革、手戒其子力

學守家法、治喪勿用釋老之徒、以遵儒禮、廼囑其同舍生製深衣幅巾以歛、言笑自如、恬然而逝。時嘉定十七年四月甲午也。享年五十有八。訃聞、五服之親哭之哀、閭巷相吊如骨肉、皆曰、君子人也。嗚呼、濂洛之傳至朱文公而道益光大、凡聖經賢傳、微詞奧義、發揚訓詁、剔殆無餘蘊、信所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者也。數十年來、海內之士咸趨其同、深造自得、升堂入室者不爲無人、然或摭其議論以爲口耳之學、唯君用志篤實、不爲虛語、處心和平、不爲矯行。夫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若君者、其於文行可謂兼之矣。所著書有易學啓蒙或問、禮記集解、喪禮長編、皆藏于家。又嘗指授其子元肅攷求周官制度以爲成周會要集錄、春秋經傳以爲紀事本末、將已次編集成書、外有庸齋集、別集、外集、遺書凡五十卷。娶方氏、從政郎廷俊之孫、處士垌之女。男二人、元肅、元

共。孫男三人、愷、恕、恢。女四人、皆幼。將以其年十有一月庚寅葬于家山之西原、遵治命也。其孤謂某嘗辱知於君、來索銘、義不得辭。銘曰、
能得於天、而不能得之於人。詒穀厥子、選必于其身。

陳必撰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二二

校記

- ①願：原作「顧」，據文意改。
- ②履：原脫，據四庫本《鶴山集》補。
- ③用之：原脫，據右引補。
- ④「語」下原有「履」字，據右引刪。
- ⑤「徒」下原有「用之」二字，據右引刪。
- ⑥由：原作「出」，據右引改。
- ⑦永：原作「來」，據右引改。
- ⑧我之：原倒，據右引改。
- ⑨惟：原作「淮」，據右引改。
- ⑩故：原作「放」，據右引改。
- ⑪砦：原作「柴」，據右引改。後同。
- ⑫私：原作「松」；償：原作「價」。并據右引改。
- ⑬餘米：原倒，據右引改。
- ⑭止：原作「正」，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七

羅博文 蔡沈 吳懿德 陳景思

錢易直 詹淵 程南金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

行狀

公諱博文、字宗約、一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人。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鄧氏。祖畸、朝請郎、右文殿修撰。妣宜人張氏。宜人陳氏。父彥溫、右從事郎、知建州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妣太孺人鄧氏。太孺人黃氏。羅氏世爲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爲沙縣尉以卒者、子孫因家焉。至五世孫覺始舉進士、中其科。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又再世而得公、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有聞於時。然位卑數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識者恨之。蓋公幼有異質、生歲始周、家人示以晬盤、公一無所顧、獨扶服前取書之論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

歎異、爲文以記其事、且曰、是兒當復以文學大吾門、且復聞道而不爲章句之習也。十餘歲、遭甌寧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又皆必誠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補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戶參軍。治倉庾謹出納、盡去宿弊、後皆可法。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爲嶺徼以西一都會、民物繁夥、常時幕府已不勝事。至公爲當路所知、事待公決者尤多。公財處從容、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事無不各得其理者。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悟意竄斥、係踵南來、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廩奉、則鬻衣以濟其乏。用薦者、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轉宣教郎。始至歲歉、公度民且饑、則先事爲備、多所儲積。及饑、發廩賑贍、事無鉅細、必躬臨之、不以勤勞爲憚。其至誠惻怛、雖壹主於惠愛、無所計惜、而厝置纖密、辨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邑人旣賴以全、而公又請推其餘以及旁縣。



縣故多盜、公飭巡徼、設方略、得渠帥數人、實諸法、而境內帖然。在官餘九月、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請以爲幹辦公事。用上嗣位覃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得數千人以歸。和羅建康以實軍、又以公與其事、未幾得穀亦巨萬計。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公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玉山汪公制置全蜀、奏辟公參議官以行、軍府之政必以咨焉。汪公既虛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殫盡、必歸於至當而後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公之助爲多也。嘗銜命漢中、勞撫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萬。公不欲受、而難於辭卻。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鋟板、用之略盡。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之、爲言汪公、延置府學、蜀士知所

勸焉。東方士大夫遊宦蜀土、貧不能歸、或不幸死不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業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自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命下而汪公亦召還、公復從東。至嘉州宿留、與同舍會集笑語如常時。一日、忽語人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也。遂就寢、酬酢從容、了不異平日。獨無一語及其私。俄而遂化。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蓋其年五十有三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橐中獨有書數十帙、餘金足以歸其喪而已。相與咨嘆、以爲不可及。遂以柩歸。其年冬十有一月、葬于沙縣嚴地祖塋之旁。公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先公卒。子男二人、曰問、曰闢。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公資稟和粹、沉靜寡欲、其處已待人、一主於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愠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可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



切其身、經營周救、必盡其力。年未三十、即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欲、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名山勝概、多所登歷、而於佛老子之學亦往往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誠篤好之、而不知公之所志與其所學有不在是也。蓋嘗從張忠獻公問行己之大方、張公爲手書所爲敬說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終身不懈。又從同郡李愿中先生遊、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嘆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在桂州時、汪公蓋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爲、日就公語、且亟稱道其爲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員外郎劉公芮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耕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遊。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顧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哭之慟、爲寢疾不食者數日。此

豈勢利之使然哉。抑公才志行業之美、固當有爲於世、而充養有素、神觀清明、人亦不謂其止於此也。嗚呼、其可謂不幸也已。熹嘗受學李先生之門、先生爲熹道公之爲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閎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爲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數千里、書問歲亦一再至、所以勸勵從與者殊厚。日夜望公之還、幾得復相與講其舊學、而公乃以喪歸。熹既痛公之不幸、不又大爲時用、又傷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焉。諸孤既號哭受弔、則以公從弟頤所叙官閥梗概一通授熹、使狀次之、將以請銘於作者。熹誼不獲辭、既趣以就事矣、惟是從遊之晚、於公之行治有不盡知、大懼闕漏放失、將無以備采擇爲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財之。謹狀。乾道五年五月

日、迪功郎、新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狀。

朱熹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七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宗約羅氏諱博文。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恭人鄧氏。祖畸、朝請郎。右文殿修撰。妣張氏、陳氏、皆宜人。父彥溫、右從事郎、知建寧府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妣鄧氏、黃氏、皆贈太孺人。其先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爲南劍州沙縣尉者、因家焉。五世孫覺、始舉進士、再世而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于世、至宗約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焉。宗約生有異質、家人試以碎檠、一無所顧、獨匍匐取書冊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爲文以記其事。年十餘、遭甌寧府君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必誠必信。用右文公奏補官、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戶參軍。臨事不苟、無鉅細皆有條理。再調靜江府觀察大使、桂管爲嶺徼以西一都會、府事既已叢劇、而連帥

監司亦多委以事、宗約皆從容治辦。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忤意竄斥、繫踵南來、宗約悉善遇之、至或鬻衣以濟其乏。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始至歲歉、宗約先事儲積、旣而發廩賑贍、事皆躬臨之。其至誠惻怛、雖一主于惠愛無所惜、而措置纖密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縣故多盜、宗約設方略、得首惡數人、實諸法、境內帖然。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請以爲幹辦公事、其募兵和糴、皆不擾而濟。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以宗約^①知和州、未赴而四川制置使奏辟爲參議官。宗約詳審精密、每論事反覆殫盡、歸于至當而後已。嘗至興州、勞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萬。宗約不欲受而難于辭、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以五十萬助之、餘悉輸制置司公帑。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宗約訪得之、爲言于帥、延至府學、蜀士知所勸焉。士之遊宦蜀土、貧不能



歸者、宗約出捐俸錢周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行至嘉州、得疾、其同行來問者、宗約雖疾病而拱手端坐、無惰容、蓋其持敬如此。一日忽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遂不起。乾道四年四月甲辰也。享年五十有三。其同行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獨有書數千卷、餘金僅足以歸其柩而已。相與嘆嗟、以爲不可及。十有二月壬寅、葬于沙縣巖地祖塋之旁。宗約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也。子男二人、曰問、曰闢。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宗約資稟和粹、沈靜寡欲、其處己待人、一以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愠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年幾三十、既喪其耦、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欲。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其同郡李愿中受業于

龜山先生楊文靖公、宗約從之遊、多所發明、于是知吾道之尊、其自信益堅矣。然宗約之爲人、雖篤意學問而不爲文詞、雖力行善事而不徼名譽、雖愛衆親仁而非以爲取悅也。故世之知宗約者亦鮮矣。其孤以樞密院編修朱熹元晦所爲行狀以來請銘、余與元晦蓋皆知宗約者。銘曰、汲汲其求、兢兢其持。保此無憾、全而歸之。

汪應辰撰 《文定集》卷三二

九峰先生蔡君墓表

君名沈、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子也。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云。聘君以師事朱文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詞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當是時、西山之名聞天下、君之昆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

則從文公游。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眡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聘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沉也。君既受父師之託。廩廩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失。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

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於二書闡幽發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慶元初。僞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絀。聘君亦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悅。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時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公所嘆重。然學者鮮窺其微。間以叩君。毫析縷解。使人洒然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

而道與時違、遂指山林爲歸宿、卜居九峰、邃奧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以用、君不屑就也。其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某之生也後、不及拜聘君床下、而喜觀其書。嘉定中、始見君后山、未幾過予洪都之郡齋、留止數月、暇則相從質問、得所未悟。後三年、將之潭、詣君以別、戶庭潔幽、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季聯席、衣冠偉然、若圖繪中見古人物。會李敬子公晦、蔡元思繼至、引觴命醕、名論迭發、雜以辨爭、竟日散去、未知別離之可重也。比年退處、念一相從於蘆峰幔亭間、迄不可得、而坐中客如君與公晦父皆不復存、然後知一日之會爲千載之訣、其亦可悲也。夫君之沒、實紹定三年五月壬辰、年六十有四。是月甲寅、葬九峰之東原。始君之名若字、文公實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成

之也。及君長子生、公復命之曰模、欲其循法履度、動與道合也。公之屬君父子者如此、君既克佩師訓、模亦進未易量。次子抗、以明經擢進士第、餘亦嗜學有立。蔡氏自牧堂老人以道術名、西山振大之、君與二昆又相與闡明之、然皆湮淪弗偶。或以爲蔡氏恨、予曰是不足恨也、魯之曾氏自蒧以後未嘗仕、而聖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猶羞比管仲、是其所得多矣。漢陳仲弓子孫繼隆貴、然公慚卿、卿慚長、位高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之家學、淵源河洛、羽翼魯鄒、繇祖暨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可貴、豈區區人爵比乎。君之言行、予友黃君自然狀之、模復謂予表其墓、予不得辭也、故爲叙其梗槩、俾刻之石、後之君子其尙有考於斯。

真德秀撰 《西山文集》卷四二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君名懿德、字夏卿、予之母黨也。嘉定中、教授古英州。州闕守、連帥楊公長孺命公攝焉。予自泉山遺之書、勉以四事曰：清心、潔己、奉法、愛民。君不以為迂、既力行之、又播之歌詩。楊公與部使者以下屬和者甚衆、大抵謂君能不負予言。後十餘載、君知玉山縣、去予居財數舍、治聲日聞。不幸甫滿歲、以讒去官。未幾得邑廣之新會、又不幸甫滿歲、遇疾以終。孤友直奉柩來歸、過予里。弔哭外、問在南時行事顛末、友直泣曰：有尚書崔公所述在。出示予、其略曰：君之來古岡也、縣無正官久、弊端如毛、民狃于訟、吏黷于貨賄、且瀕海盜多弗可制。君自力不辟寒暑、事亡細鉅必親、凡罷行、祇理當否。往時新令至、蠶戶有給由錢、受訴牒有醋息錢、君一切罷去。凡仕族之流寓、與惇獨顛連而亡告者、稟其食。春賦貧人錢粟、夏則和藥施之、雖溝澮亦時濬治。其誠於為民皆此類。君素守廉介、歷官三十

稔、求田問舍不少槩、諸心忍死一貧、雖啼號弗之卹。將沒前二日、書之冊曰：平生薄宦、甘受凍餓、一介弗取、一毫不欺、此其絕筆也。君始至、祠晉刺史吳公于縣之東、將以勵來者。君既歿、邑人謂其清白可尚、遂配祠焉。此皆崔公所叙云爾。自古者銘鼎之制、變而為碑、碣誅狀、由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託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誣。若崔公者、非所謂有德者邪？予嘗評當世廉節士、以崔、楊二公為稱首。君之攝守也、楊公許之、其宰邑也、崔公又許之。是豈苟然者邪？士生死窮達有定命、雖不幸不遇以死、而幸獲知於當世之賢、一賢者之譽與百庸人之毀、其榮辱為如何。聞黯於一時而昭白於後世、其重輕為如何。嗚呼、君其亡憾也已。君世家處之慶元、曾祖某、祖某、父某、承務郎。君嘉泰二年進士、主汀州蓮城簿、復州錄事參軍、遂分教于

英換尙書左銓歷二邑辟通判廣州而君不及拜矣。年六十二以紹定元年十月日卒官止奉議郎娶某氏先君若干年卒子友直友恭友諒皆能世其學三年八月壬午葬君竹林山之原銘曰

越嶺喪清兮濁世之常貪泉一酌兮千載猶香君胡爲兮獨侑食萬鍾可有兮此不易得後有考兮視斯石

真德秀撰《西山文集》卷四五

朝請大夫主管冲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

誌銘

思誠名景思姓陳氏信州弋陽人用祖丞相文正公恩補承奉郎監平江府糧料院光宗初即位詔天下言事思誠甫踰冠上十事多一時要切授淮東總領所幹辦事光宗不豫定省禮闕百官更諫思誠亦引李唐山人語極論任職廉善總領薦其材與籍田令遷太府寺主簿序本寺丞遷宗正丞

兼金部郎謁告視兄疾於當塗兄卒不忍復朝乞知衢州未至除將作少監兼尙右郎刪修勅令就爲監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陞副使故事運司雖名察兩路其實內不過應辦宮禁外往來部舟護虜使客而已及思誠所至則延問窮民遮道詞牒皆灼見庾隱予奪中情百姓駭歎云前此未嘗也爲杭學築門設戟儀比他州置錢塘左選監渡謹視重載覆溺者管內受輸多取者預催者催已倚閣者皆禁訴水旱而過限勿禁也民所願得輒來請思誠必議所以推行之皆曰方知有運使矣內引奏事言鎮江府折羅虛額當罷紹興府和買額重當減夫國之根本在州縣州縣根本在民欲裕民力當寬州縣今猥云裕民而急州縣若星火視其敝壞如髦蠻此誨使病民爾非裕之也思誠美儀觀音吐融暢上固聳聽因問其家世思誠奏大父康伯相高宗值逆亮送死竭臣子力賴累聖



威靈幸而破虜。臨內禪特詔定策。自請退休。得守鄉社。都人稱贊曰。所謂衣錦畫行者也。上益喜。書歸錦堂三字賜之。尋又賜服三品。內出金帶令繫。又進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時開禧元年二月也。初。用事者專國久。規釣奇功。威服內外。術不素講。而先事挑敵。在廷不獲聞。思誠聞而未察也。一日。集侍從官議虜移文。變色叱咤曰。國恥未報也。彼乃以近事責我。盍遂正名乎。衆相顧皇恐。對不堅決。思誠曰。昔孝宗慮此久矣。遲回二十餘年。終不敢發。懼發不勝。則安危存亡之所從分也。今財窘兵窮。貪將腴剝。外約難信。內心弗齊。且辛巳之役。只勞師一項。傾倒經費。遺患至今。征伐重事也。後不可悔。悔而復和。恥益甚爾。何報之有。用事者與思誠親。冀其助己。至是大怒。亟命提舉玉局觀。明年。兵四出。月餘已潰散。略皆如所言。知鎮江府。固辭。移江西運副。歲荒。流殍係路。而官糴

至四十萬。甚急。思誠通借有無。命州縣無敢遏糴。諭寺觀憩徙者。死爲瘞藏。發椿管舊積。見納令住。輸。飢民賴以活。而官糴亦告備。市人時其出。設薌華敬禮之。既而虜再求盟。用事者以罪死。思誠前議雖戶曉。猶坐親嫌例罷。二年。得沖佑觀。起有日矣。先時豫章火。思誠親救撲。因感寒疾。時作時止。遂劇。以嘉定三年五月二日卒。年四十三。上惜之。命復直煥章閣致仕。四年十一月八日。殯鉛山縣仁義鄉楊原。夫人湯氏。封宜人。子曰棗。曰梁。皆將仕郎。思誠競朗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於嗜欲。余客錢塘。不擇晨暮過。疑難填臆。至其舍。論辨從橫。僮御必盥食而返。爲僚於徐。夜失眠者再三矣。朱公之在建安。接牘續簡。無曠時。遠質方聞。遍扣尊老。不以寒畯爲間也。攻僞旣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恐喝。思誠每爲所親正說。不忌。與朱公書。具言其無他。公答曰。其然其



然韓丈於我本無怨惡、我於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學不遂廢、思誠力爲多。邊事將作、思誠諗故。余告以立說有先後、定計有始末、無誤也。思誠復言、虜衰有徵矣。余又告以魚爛瓦解、其實未見、今外弱而形飢、非也。思誠悟曰、決矣。先生當知我爲不預人事者。未幾、果以議不合去。嗟夫、廣學而壹好、如思誠之厚其本、鮮矣。至於以民爲貴而聚其所欲、以去爲輕而行其所知、則又今世之難能焉。使稔於歲以究其成、殆庶幾哉。始、湖北提舉直祕閣名安節、長子曰景參、字守約、次即思誠。母福國太夫人韓氏、賢而早寡、課二子、釋紉綺、飽疏稗、勤苦惜日、故皆有名譽登進、同時華寵矣。不十年、相繼殞落、福國安命委數、無甚過之哀。獨計曰、吾兒未有銘、使梁來請。嗚呼、思誠萬鍾養其母、順道也。今拽石寘冢間、奈何累老人耶。銘曰、美哉紹隆名相孫、中興十事八九存。驥稱其德揚

和鑾玉以受治成瓊璫。擔簦問俗裘絮溫、奮袂決策風霆奔。亦旣上升拱帝尊、胡乃下斥游楊原。天不與年人道昏、母悲子啼記斯文。

葉適撰 《水心文集》卷一八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君錢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端州司理名尙、自錢塘徙溫州樂清、爲其邑人。祖堯卿、孝友任卹、有實行。紹興中、州舉孝廉、未及召而卒、因表其居曰孝廉里。父選、贈承事郎。君名敬直、字敬子。紹熙元年、試禮部第一。或謂士人以祧廟諱自名、宜避、因改易直而字季莊。教授太平州。入爲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祕書郎、著作佐郎。以疾得知池州。嘉定四年五月丁亥卒、年四十四。於是池州未被命也。朝廷以故例、在館者官其子衡之、將仕郎。宜人翁氏、先已死、遂以六年十月辛酉偕葬孝廉里東偏曰獅巖。次子曰德之。二女未嫁。君十歲、能通記春秋

三傳以其意作場屋文字、機捷開闔、腴澤粹好、長老之有科目、立聲價者反媿之、曰、是烏得爲童子耶。稍長、學知古人統緒、廣大高遠、則遂慨然歎曰、時文不足爲矣。常積書自繞爲室、夜不解帶、旦不頽、翻研覆精、必以己所自到者爲是。由是雲蒸川流、筆態橫生、膏潤冰釋、義理溢發、玉縝金輝、材質早成。性尤沈密、不輕用所能、蓋人羣居、論難鋒起、方人以病物、君不出一語、人莫能窺、頗疑君循默爲身計。朋友或竊議、君聞殊不介意。至在奉常、乞爲范公祖禹諡正獻。有內侍得旨賜諡者、拒弗爲諡。人始知君能於事有短長其間矣。在太史、因火災迫宮廟、時君疾已亟、卧牀、令兄子本之抄稿封上、自宰相近臣及當時要務、略皆盡言無隱。於是人又知君能陳義憤激、奠而後發、時而後言也。爲善獲譽、其報爲福、常理也。好惡變遷、眞僞難知、以善爲盜、則譽方爲謗、福方爲禍、亦常勢也。君不幸

立於問學之末流、而當好惡毀譽之未定、進而與世偶、疑若多禍而鮮福矣。然君廉不爲劇、方不爲割、不形物以明己、不離衆以獨立也。世環視而不得短、則深厚不伐之名交歸之、而大官美爵將傾赴焉。人謂君必以此貴重矣、而又遽死。嗚呼、合人之所不能合、而猶不與入以其所當與、是天之爲耶。雖然、合人之所不能合者、正其義也、非求合也。不與入以其所當與、君子無怨於天可也。銘曰、一縣始集兮、填如堵牆、朋來數州兮、紛其盈堂。繾綣我從兮、三十雨霜、今弗顧兮、悲安放。天高高兮、地廣廣、詔無窮兮、靈勿爽。

葉適撰 《水心文集》卷一八

監車輅院詹君墓誌銘

慶元五年、先皇帝始臨軒策天下士、吾建之擢第者十有四人焉。崇安詹君景憲其一也。景憲於時年甫三十餘、儀觀偉然、器質方重、人謂且將遠到



者。既而得清江戶曹掾以歸。明年與予會富沙。富沙之別財十四五年。而一時同登之士。或在或亡。人事之變。有不可勝窮者。景憲亦以訃聞矣。嗚呼。惜哉。景憲雖不幸不究其志以終。有子樞能世其學。自予執親喪。詣余西山之麓。及是再至三至焉。其講明踐履。必欲以聖賢爲指歸。非他學者比也。予方悼景憲之無年。而幸其有子。樞又以銘墓爲請。予尙奚辭。景憲名淵。姓詹氏。其先有自固始入閩者。至武夷之下居焉。遂爲崇安人。曾大父城。大父恪。贈承事郎。父冲。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世以德誼著于其鄉。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文公朱先生游。得修己治人之大致。故其仕也。孜孜所職。惟恐後焉。眊旱救饑。尤極勞瘁。江右俗囂於訟。案牘在官。有數十年不決者。景憲一閱皆得其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知其材。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州之民求質於有司者。必請以屬

君。曰。寧爲戶曹。非不願他官直也。秩滿。用薦者循儒林郎。授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列屬成均。舊爲儲材地。蓋朝廷有知景憲者。將以是用君。而親歿矣。服除。差監車輅院。猶前志也。未上而景憲終焉。嗚呼。以景憲之材且賢。使之得志以有行。澤之加於物也必矣。而官不出七階。年止五十八。其不謂之命邪。景憲常以博學宏詞試于春官。既中選。而以嫌黜。遂^②棄去。不復爲。獨取河洛數君子與文公之書以授樞。曰。此爲學之本也。吾不能教汝。汝其從有道者切磋講究。以卒成吾志。樞拜受命。不敢忘。遂以其學講於節齋蔡氏昆弟。蔡氏蓋文公之高第弟子也。景憲初葬於天然山。寶慶元年十二月壬寅。改窆于周溪之原。景憲爲人溫良汎愛。其於鄉鄰之誼。尤致其篤。歲小不登。輒出藏粟。下其估以惠困窮。他有緩急。盡力赴之。如己忻感。故里閭之人稱思至今。然在景憲。特爲細事。獨其教子不

汲汲於世俗之所驚、而以明善誠身爲歸、此在今人罕有及之者。然則余之銘景憲者、豈以其私也哉。銘曰、

科級爲重、軒裳爲寵、此今學者所共。道德爲腴、仁義爲車、此今學者所迂。嗟吾景憲、與俗殊嗜、取其所迂、以迪厥子。古學弗講、紛紛爲人、揭銘斯丘、維以昭君子之心。

真德秀撰 《西山文集》卷四五

迪功郎致仕程君墓誌銘

予被命帥東川、眉丹稜程安之從予遊、一日哀其考君行實一編、泣而請曰、安之不令、繫父兄之教、以齒于士、賓于鄉、升于學、居歲餘、未有所成名也、惟親年之是懼、萬里馳歸、而上堂無父^④焉者、褰肆以哭吾父、吾悔之。念不得先生之文書之墓石、爲前人光、無以志吾悔也。予嘗讀昌黎韓公文、至於哀歐陽行周之辭曰、詹在父母側、雖無離憂、其志

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夫人有離父母之憂、而外求所樂以解憂焉、吾謂無是理也。今於安之而信、將授之銘而安之之兄卒、安之持赴哭、不自聊曰、吾父吾兄之亡、吾皆不及見、吾其行也、以襄父事、以慰母心。雖然、何以贈我。予亦爲之泣下、迺銘。君諱南金、字叔貴。九世祖別駕君光、履、自武昌來、徙家爲丹稜人。曾祖仁仲、祖隲、父益、母楊氏、劉氏。君蓋伯父鼎臣革之子、鼎臣博習士也、爲鄉先生、巽巖李公所知。仲明舉昂任于是邦、因內交焉、一時秀士皆從之。君漁獵經史、口誦手勦、尤覃思於音切句投之學。旣爲叔父之子、父母性嚴憚、不假人以辭色。君朝朝莫夕、順適無違。父以賓朋詠觴爲樂、家有亡不恤。君必竭力承意、至貨貸以爲養。父母愛諸女、君視父母意、禮娉惟欲無所於吝。父歿、姊妹以治命捐田佛宮。君又敬聽之。教二子、擇所從師、而躬自程督、率夜漏三十刻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七七

乃即安。夙興庭戶蠲除、家事不戒而治。其族子洋州史君伯雄過之、喜曰、吾家久闕弗耀、我強自立、懼亡以繼也、叔父義方若此、家其昌乎。寶慶元年、季子安之與從子圖南聯貢禮部、安之又以選補學士弟子員、不欲去親側。君勉之使行、將俾求友四方、所以望安之何如。而子之歸也、見父于殯、子之心又何如。君嘗以恩封迪功郎致仕。卒。以寶慶三年十二月戊午、享年六十、塋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娶石氏、封孺人。生二子、長之善、字子見、爲父卜宅兆、感疾而卒、則六月己亥也。季即安之。女一人、先適史德麟、再適杜嗣賢。內外孫男女六人。安之兄弟始以母命治富壽鄉橫石之阡、孰知其兄得年四十、前葬三月、遂從父于九原。嗚呼、父者子之天、兄者體之連。父篤行而寡遂、兄有志而不年。宜其情之盡而涕之漣。是爲銘。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

校記

①約：原作「納」，據前後所述改。

②遂：原作「逐」，據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改。

③「嗟吾」至「所迂」十二字：原脫，據右引補。

④父：原作「堂」，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⑤卒：原作「辭」，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八

葉湜 史通 楊泰之 黃振龍 陳址

許奕

葉安仁墓誌銘

昔余爲泉山守、同僚之賢有數人焉、昭武李公晦、建安葉子是、其尤也。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子是堅彊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亡難意、處劇亡勸容、凡他人之所不能爲、與所不敢爲者、必以屬之。二君勁易不同、而同歸於是。予旣深賴其助、二君亦相得甚歡。然余於子是亦憂其太剛、不可以耦俗、故嘗爲詩以贈、欲其斂鋒鏑、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旣去泉而蹇於仕、越若干年、廼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爲政一出於寬平、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眞公者也。吾其敢違耶。觀君於予言不忘如此、其志於

善可知矣。於爲政後先之所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夫自昔以人材爲難、予於一州得尤賢者二人、其喜幸矚望之何如也。然不數年而公晦歿、又數年而子是歿。子是之仲子、蓋壻於李氏者也、前爲婦。翁求銘而未及作、今又爲其父求銘焉。嗚呼、予其可辭耶。子是名湜、世爲建望族。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朝散大夫、知某州、贈中大夫。母張氏、繼鄭氏、吳氏、張氏、皆贈令人。君鄭出也、自兒時氣槩超邁、見者異之。以父任調邵州新化簿、遭母喪、服闋、從江淮宣司辟。以論軍事不合去、尉贛之寧都。有劇賊數十人深入廣右爲患、已乃易服遁歸。君廉知其根穴、一日盡縛之、法當得改秩賞。君曰、此吾職也、何賞爲。則以白於府於臺、不願賞。刑獄使者王侯洊默嘉之、上其事於朝、詔特改承事郎、丞泉之惠安。會予守郡、引之以自助。明年、海盜壬人犯州境、殺邏卒、勢張甚、予合官民兵捕逐



之顧督捕者難其人。君奮然請行。時劉夫人方蓐卧弗顧也。居數日、禽其酋、餘鳥驚獸散。君猶督舟師遽出境乃還。至家而幼子夭矣。予列上其功、不報。以宣義郎知贛縣。部使者迎拒君、不許上。郡守柴公中行猶曲留之、至爲辨數於朝、然無及也。既至安仁、一以平時所得於師友者施之政、其視鴈鷺行常正色如鐵、不少假借。至進士民語之、則如家人婦子相爾汝、俾得盡所欲言。慮民之淹於訟也、日惟退食少休、兩造至庭、一見即決、亡所宿淹者。吏以故不得邀賕請、雖負者亦心服無懟辭。邑有田訟、更數令不得辨枉直。君一見詰問、具得其情、不浹旬以決。縣人駭嘆、稱爲神明。有重囚繫縣獄、根連十餘家、淹延且半歲。君始至、知爲黥胥罔利計、疏其事臺府、盡釋之、皆歡叫騰踊以去。賦斂務在寬民、非甚稽考不督責。前令負課以數萬計、郡弗察。顧迫君以償。君曰、吾亡他繆巧、其能者望

滲漏、節浮沈而已。姑盡吾所能以應、否則去之。符移雖日急、每反復懇扣、冀寬其期以紓民、必得請乃已。番俗雜吳楚之舊、春夏疫作、率惟巫是聽。雖骨肉絕不相往來。君爲文鐫曉、選醫往眡、隨其證以療、或扶病來告、則親問而藥之、貧不能自給者、賙以錢若粟、所全活甚衆。其大者如是。至若蠲里正之擾、罷科糴之害、與凡剔吏蠹、蘇民瘼者、不可殫書。然君猶以爲未足、方將創社倉、建義庠、置安樂院、使凶荒有備、善良有教、罷癰殘疾者有歸、條畫且定而君病矣。既棘、猶諄諄若夢中語、曰某事畢矣、某事未也、蓋勤民不忘、以至於死云。時寶慶三年某月某日也。寓士湯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人多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緡錢不滿數十、棺衾久而始具。歸行田餉間、雖薨僮牧夫亦戚嗟、如出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仲能名巾、信義士、其言確訥不誣、故予剟而著

之、然不能盡紀也。世遠道散、爲政者芻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爲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扑以聚財而已。其間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爲迂闊、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君壯歲遊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爲挺然自立者、其不以有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九、積階承議郎、賜五品服。妣鄭氏、^③繼劉氏、兵部郎中炳之女、又繼亦其季、皆封孺人。子果、采、巢、渠。女適進士翁德廣。采、鄉貢進士、即前所謂壻李氏者、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方進而未已也。諸子以三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峰下。銘曰、

匪利之征、而義之營。匪躬之憂、而民之寧。嗟君此

心可質幽明。我爲斯銘、百世是徵。

真德秀撰 《西山文集》卷四四

史子深墓誌銘

君諱通、字子深、姓史氏、世爲眉之青神人。少與其兄珣、皆以文學知名於鄉。年十七、以貢舉不中、遂退居於楠溪之上、杜門著書、絕人事者數年、得易書若干卷、乾坤別解三卷、禮記義一卷、詳說四卷、律呂氣數十二卷、書義八卷、詩義若干卷、論語、孟子解各若干卷、子史論若干卷。其書既出、學者翕然稱之。或曰、是知古矣、其於時事、未必知也。已而君至京師、進世要機務十卷、芻蕘策二十卷。其言當世便利、殆非草茅布衣之士所能言。至於論兵、則雖謀臣宿將、練習邊事者、不能易也。或曰、是能言矣、其於行事、未必能也。已而君起家尉通川、遂能使人畏己、遇事輒斷、號爲強明。至作磐石令、則又專務寬厚和易、撫字勸課、如古循吏所爲。蓋二



藏

邑之俗不同、故君所以應之者亦異。名聲大著、諸公交章薦之、而君已卒。縣人哭泣悲思、至今父老

猶喜道當時事。吾嘗謂學者所貴乎知經者、以其能知道、所貴乎知道者、以其能應物。白首窮經、而不能應物、又何以經爲哉。悲夫。君學足以知經、道足以應世、而晚得一命、年止五十七、不得以充其志、官止於一縣令、不得以盡其才。故其應物者、止於如此。此吾黨之士、所以嗟惋嘆惜爲之請銘以葬、而吾亦不得而辭也。史氏系出魯國、後徙杜陵。唐末入蜀、遂家於眉。曾祖祖考皆不仕。君中元祐三年進士第、歷達州通川尉、資州磐石令。年月日卒于官舍。先娶侯氏、再娶程氏。男二人、曰紀、曰彥時。女五人、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二人、女一人、皆幼。以大觀三年三月日葬於某山之原。銘曰：子深之書、學者多有。雖不銘之、自足以久。既足以久而又銘之。子深之傳、愈久不疑。

唐庚撰 《唐先生文集》卷一〇

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楊公墓誌銘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斯錄之、故有復、有重、有銘物、有烝彝鼎。上之報功也、有大烝、有銘常、有追祿、有策、有誅、有諡。逮其降也、文於窆石曰碑、然而鮮不浮譽而溢美。漢人已謂碑銘唯郭有道無愧、然則自有道之外皆愧也。予雖不令、不敢冒所愧以諛墓、而有德有言足以命之曰無愧、則僅僅見焉。今銘楊公叔正其一也。開禧三年、吳曦以蜀叛、成都路安撫使楊公輔會僚屬議、同席三十餘人、愕視莫敢發。公時攝府學教授、獨誦言、今日之事當計逆順、不當計禍福。僕言是則正名討罪、曷爲弗克。不然、願與先生死此以報國。楊公壯之、未決也。公泣下嗚咽、請致爲臣而去。賊平、部刺史陳邕上其事、特^④詔遷一官。又十九年、湖州寇潘丙援^⑤濟王以叛、有司當正以法、議一及之、輒中其禍。於是廷

紳咋舌。紹定元年、公以戎監對垂拱殿、謂去歲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雪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嗚呼、尙忍言之。後又以理卿對、遂申前說、謂「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而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雍熙初元、秦邸歿於房陵、旣行封諡、又錄用其子、極其存恤之意。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他日憂、何聖世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嗚呼、明君臣之分、厚兄弟之倫、是雖人所當言、而利誘物遷、不反是爲非、則舉細遺大、公能循理盡分、使頑者惕、懦者立、事君持身之概若此、吾銘可無愧矣。公諱泰之、叔正其字也。系出漢太尉震、在唐居長安靜恭里。廣明中、國子祭酒膳從僖宗入蜀、其徙眉青神、則自鎰始。五傳至鑑、五與鄉舉、以三禮釋褐、公之五

世祖也。曾王考芳、王考揆、封朝奉郎、累贈中奉大夫。考虞仲、中大夫、充秘閣、修撰致仕、累贈宣奉大夫。修撰公兩召不起、謝事凡十又六年、蜀人高之。妣史氏、封安人、累贈碩人。修撰守巴州、兼山黃公裳爲通江尉、俾公受經。公尙幼、黃器重之。楊致一天倪、劉子野眞、史鴻漸、皆以經術教授鄉里、公歷登其門、皆列高弟。家故藏書數萬卷、手自校讎。年十二、三後、卧不設榻者幾十歲。讀書必及諸實踐、舉斯世聲利無足以動其心者。初以郊恩補官、慶元元年、與兄似之同奏名類省試。明年調瀘川縣尉、兩易什邡、再調爲綿州州學教授、轉丞羅江縣、改宣教郎、知嚴道縣、特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艱。免喪、知富順監、知普州、繼知果州。召赴行在、除工部郎中、遷軍器監、大理少卿。補外餘年、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疾篤、以本官致仕。積官自迪功郎至朝奉大夫。始仕什邡、與使者辯獄事不屈。



使者賢而舉之。教授左綿、覈職事之窾籍、自郡守之客始。守不可、公徑上提學司求避、易石泉軍教授。其在羅江、制置司檄置幕府。適長沙吳公獵諭蜀、公遣三書曰、使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敢爲。旣亂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爲也。每請問論事、帥爲改容。或疑嚴道不易治、公曰、清以蒞之、何縣之不治。郡守銳意興作、徵索無藝。先是邑輸免役並折官價、守更理見緡、公數白不聽、遂以所當得白直錢與令所得酒人稍食、曰爲錢四萬有奇對償。會嘉定倖貳闕、以公攝事。時白崖砦將王堦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真壘于法、或又謂羅長五諸人實導之、當坐死。公訪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請于制司、去所居官、制司以議舍檄公、公但還雅安。公自爲小吏、與大官抗聲辯是非、無所禮遜。四川宣撫使安公丙嘗

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楊某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任滿赴都堂審察、公以親老辭行、詔以廣安優之。在富義視事三日、即出相告僚吏士民、其勤攻吾之闕。西湖舊有堂名景濂、公易以君子而記之曰、堂旣作而旋廢、已廢而復興、嘗攷其故、則以中遭僞學之禁爾。夫周、張、二程崛起千載、使聖人之學炳如日星、其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其徒不曰此孔、孟之學也、必曰此伊洛之學、使人得以集矢於其的。苟寄意於君子、則自非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疇忍壞之。學者嘆其遠識。郡之府廩充牣、籍其數以康困樸死學生。其後去郡、又以祿廩數千緡予鄰里、以千緡爲義莊。普以叛卒之擾、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公力白宣撫使安公、盡蠲其賦。凡少府用度、悉從減省。在郡凡輸邊二萬緡、蠲賦如之、振貧調隄半之。安公復上諸朝、

召赴行在所。公固辭。詔差知果州。任滿日赴行在。果以畸零錢久爲民病。公會一年經費。儲其贏以爲諸邑對減。厥數甚夥。遂上尙書。按爲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蓋吾同年友張義立方。實自發其端。而公踵行之。凡四方禮饋。率不以入私帑。與民約劑而爲之息。名長生庫。以贍嫠獨民。至今德之。上嗣服。申前詔趣行。實寶慶之元也。明年三月乙亥。入對後殿。首請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意。無奪於邪說。以救蠱敝。以新治功。次謂。本朝德澤邇來。斲喪無餘。民無常心。何恃爲國。次論。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士以言爲戒。臣恐言路旣梗。士氣益消。循循嘿嘿。浸成衰世之風。爲國者何便於此。上奇其對。顧問再三。越翼日。除工部郎中。時吾友眞希元。洪舜俞。張行父。王萬里。新以言得罪。予坐遷靖。徐純忠。胡季昭。遷象。公來自遠方。首及之。繇是中外

臣民間風興奮。相繼言事。無所避忌。逮淮東之變。鬱攸之異。言者益衆。其端自公發之。後四月。當對。公奏。三十年間。士大夫之論。不過三言而已。爲安靜。爲用中。爲更化。安靜則苟偷也。用中則模稜也。更化則紕政尙多。何更化之有。又謂。兵端作於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民之常心未失也。兵端再作於十年之後。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爲篤論。三年。遷軍器監。時蜀有狄難。勢張甚。制閫下令棄階。成和。鳳。天水五郡。撤戍退屯。今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彥呐。時帥漢中。以死干城。而軍孤援薄。蜀二三公亦郵書奔告。用蜀者媚忌滋甚。陷以深文。詔下四川制置司獄。公爲書。帥蜀人扣政事堂。或曰。是將爲趙累。公曰。非畏累趙。畏累身耳。自爲書上之。引來俊臣羅告狄仁傑對獄事爲證。又請以身任其無他。事得勿治。嘗以詩爲相君壽。有云。潭潭位槐鼎。旣閱二十年。治效何悠悠。民瘼殊未痊。



近旬飢餒切。三垂烽火連。人意苦不紓。生理絕可憐。聞者躉之。紹定元年三月又對。其略曰。自去歲風雨爲沴。田廬不存。饑饉流離。人或相食。疫氣僨作。盜賊肆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證狀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使忠直之言日聞。而儉佞之說不至。慘刻之人不用。而忠厚之論得伸。一掃賄賂貪墨之習。而爲禮義廉恥之歸。上首肯再三。冬孟之吉。又對。朝拜疏。夕補外。過辭相君。爲書大略。謂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擇而已。又曰。慶曆間。呂文靖爲相。歲月最久。孫沔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而呂夷簡無一言以啓沃上心。以諂佞爲君子。以姦邪爲羽翼。是張禹不獨坐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末又引史。越王事。勉相君。毋用聚斂之臣。殘酷之吏。聞者爲之縮頸。明年六月。至重慶。豈弟之政如三郡。峽多盜。官利其覺籍。

虛而粥之。民不願也。則臨之以威。於是土曠民窮者衆。公曰。是驅之盜也。斥餘法。用從制司市官田。募民墾耕。置廩居租。以贍貧困。雖嘗爲盜者。亦周之。期以自新。俗用大變。紹定三年夏四月。公聞乞歸得請。疾且病矣。辛巳。即自力登舟。丁亥。始被命。五月壬辰朔。假館于江津趙氏。癸卯卒。得年六十又二。諸孤跣護喪車。以七月癸卯脫輜于廟。公壻于舅故承事郎丙之女。三男子。森先卒。埴迪功郎。前監順慶府酒稅。埴將仕郎。一女子。許嫁閭叔恭將仕郎。孫七人。長續曾。以致仕恩奏名。孫女四人。長適魏恭願。予從父弟文翁之子也。餘尙幼。四年九月丁酉。埴埴以母命葬公于縣之玉臺鄉坤山。公峻而裕。介而不倨。飲食作止有常。無疾聲。厥行立必正方。不苟訾笑。祀饗必躬。略采古禮行之。居官薦士。惟其可。非是。雖達官貴人。莫奪也。前後三被命召。申命者再。凡四辭乃就。及位朝著。甫三

月而求歸、不獲則請謝事、其不苟就蓋若此。然濟時行道之心未嘗不汲汲、小試郡邑間、瞻學助邊、代輸蠲賦、以至買田屋居養孤獨之類、爲錢凡七千萬有奇、捐己祿以償官、又不在焉。惜其所施僅止此。所著書有克齋集百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類書有春秋列國事目十五卷、公羊穀梁類五卷、易類五卷、詩類三卷、詩名物編十卷、論孟類七卷、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皆類、凡爲卷七十有四、歷代通鑑及本朝長編類又二十五卷、東漢名物編三卷、詩事類八卷、集諸儒易解爲大易要言二十卷、皆手自編綴也。某得罪南遷、遇公于于湖、語及國事、公憂形于色、曰僕必不爲久計也。後以書至靖曰、事有大於巴陵者乎、不可舍而及也。予益信公之愛其君以忘其身也。後二年、予被命生還、則公卒且葬矣。中道得埴、埴書曰、父之竊禾有銘、公也。知我父者、父亦深知公、

敢百拜以請。某每惟世降俗薄、人之蒙詔負義、嬖嬰集詬以終其身者、形存而氣腐。公也伸首萬物之上、語嘿出處、惟義是比。則今雖云亡、生意未愍。乃銘曰、

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尙於叔正見之、悼九原之不可作。惟正理具存人心、孰非廣居而安宅。苟吾分所當言、奚利害之究度。炯日星其並垂、質鬼神而無忤。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

貢士黃君仲玉行狀

君諱振龍、字仲玉、姓黃氏。九世祖自光之固始從王氏入閩、因仕焉、居言路、有直聲。後遷至中丞。子孫散處、有居福州城東者。至五世祖享有厚德、自奉薄、喜施予、鄉閭感之、號爲長者。曾祖緯、祖鈞、父行知。自亨以來、皆能繼其家聲、故今稱長者不絕。城東之黃雖未有顯者、然過其閭者慕其德、仕其



鄉者亦聞其名而敬之。君天性純厚襟懷坦夷樂於爲善聞不善則毅然惟恐浼己其勇有不可及者。接物無崖岸與人交久而愈篤赴人之急風雨寒暑不避。輕財重誼親故之貧者周之無秋毫顧惜意。人有疾病力能療之雖貧下危篤必以身親之無厭倦之色。親屬鄰里事有難決即君謀之爲之委曲剖析納之義理不可則面折之未嘗有所遷就畏避也。少力學自奮爲舉子業必根極理致不爲浮靡徇俗。歲大比真舍人德秀見其文奇之擢之前列自是切磋往復遂爲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篤實不相負者吾仲玉也。晚益收斂爲己慨然以歲月遲莫役志俗學爲恨日以論語孟子自課端居莊誦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味有得輒忘寢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年事既高若不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之語惕然有感書之坐右以自警。深悼少年之不及親師取

友也由是益加人一己百之功聞四方賢者必使其子學焉。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講習。君天資既美至其知學則益自力於脩身齊家之實行故其一門之中動守禮法相勉以善內外雍睦人無間言。鄉鄰之志於學者莫不喜從君遊觀感磨厲以共扶斯道。而君沒矣蓋莫不失聲墮淚爲之號慟也。君疾革命取新衣易之家人方環立侍疾君整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屠法不然是我不得正其終也。君之學既行於妻子又嘗以朱文公家禮帥其家人使守之故其治喪奉君之治命惟謹。君以嘉定己卯七月甲寅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一。娶潘氏子男二人朴太學生格業進士女二人長許適進士潘公炳次先卒。孫男一人壽老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閩縣橫嶼山之原二子以君之行不可無述也固以請。幹與

君交最晚於里巷交遊間知君之行最詳。既喜其稟姿之粹、務學之實、其於死生之際又能不溺於兒女繫戀之情、夷狄荒幻之教、而孚於家人者又如此、因其家以驗其行、即其終以信其平昔、是不可使之泯泯無聲、以畀來人、遂述其梗槩、俾求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謹狀。

黃幹撰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三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玉文卷於累百人中、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訖事、人爲予言：此城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連帥幙府、仲玉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遊。見其視瞻瞭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翅如在己、親若故有寔貧者、賙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救、雖貧賤困篤、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可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爲長

者家也。又明年予遂登朝、閩之士病於計偕之員狹也、凡能操觚吮墨者、鮮不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爲君營一試、而君俛首鄉貢、寧數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也。君自少銳于學、晚益喟然以未聞道爲憂、日以論孟自課。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有所得、輒欣然忘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之說、默契于心、大書座右、以自警。勉齋黃公幹、文公之高第弟子也、君驟從之游、請所未悟、黃公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而用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以嘉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續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屠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爲可悼也。予曰：



仲玉之所憾豈此耶。古之君子。婉馬孳孳。斃而後已。豈爲利祿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無愧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子躬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玉之賢而死於布衣。仲玉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淑。君子蓋深惜之。君名振龍。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入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雖潛閤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妣潘氏。有賢行。子二人。曰樸。太學生。曰格。業進士。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橫嶼之原。予知仲玉者。故爲之銘曰。

昔未識子。子文我評。及既識子。我懷子傾。今者奈何。子藏我銘。執筆慨然。我涕子零。嗚呼傷哉。辭抑失聲。

真德秀撰 《西山文集》卷四五

陳君廉夫墳誌

陳廉夫。名址。莆田人。故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贈太保。魏國正獻公之孫。今朝請大夫。新提舉福建路市舶。寔師是之子。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於學。正獻公奇愛之。用致仕恩。奏授承奉郎。轉承事郎。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未赴。丁母憂。再調監泉州南安縣鹽稅。慶元三年七月二十有二日卒。享年二十有八。娶兵部侍郎岳公霖之女。女子一人。師是將以慶元四年十一月三日。祔廉夫龍汲山正獻公大墳之右。以其嘗學於余也。使來謁銘。余以老病。久廢筆札。亦悲廉夫之賢而不克就其志也。不能文。姑記其實。請刻石納墳中。十月己卯既望。

新安朱熹記

朱熹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四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許

公奕神道碑

嘉定十年女眞敗盟首犯淮漢。其冬闕蜀剽西和。批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四川制置使倉皇進治利。州大將敗亡相屬。沿邊忠義人忿於散遣之令。於是西和成州及河池栗亭將利大潭縣莽爲盜區。羽書狎馳蜀道震擾。顯謨閣直學士許公時守潼川。先是公自遂移潼。積以時事爲憂。會前起居舍人眞景元德秀以書抵公曰。昔侍右坳。因直前爲上言人才進退消長繫天下所以治亂。開陳未竟。上忽宣諭曰。許奕骨鯁。德秀對曰。誠如聖諭。公得書感激至泣下。益思所以補報。會成都路漕臣梁綸以邊遽關移。公頓足呼曰。事急矣。吾不言而誰言。乃具錄以聞。因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四蜀。仍給降詔榜信。必賞罰以獎忠義。以收人心。刑獄使者丁必稱亦請竄名以聞。上得奏。中夕封付宰臣。明日奏事又問。宰臣方以蜀近事對。蓋疆吏驛聞。

而行理後至耳。遂詔綸與待闕州郡。公知必且得譴。獨念夙被殊尤之知。今不忍坐眎狄難不卒爲上言也。又奏。忠義人雖已就招而虜禍固未已也。況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至此而不決。將有後時之悔。既又上書丞相。涉筆數千言。御史劾公欺罔。秋八月丙午。詔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理作自陳。先是以言者論公牒避親舉人過數降一官。至是未數月。乃以詔書特復元官。改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距前命纔一昔。或者旋悟言者之過乎。公念歸已久。及聞命。趣治裝置酒。與丁君別。握笑如平生。忽感末疾。家人請毋行。公曰。吾歸乃愈。遂自力登車。迨歸。氣體浸平。惟疆事之憂終弗釋也。十二年春二月。虜忽大入。擣河池。大將吳政陷陣。虜遂破鳳州。漢中趨大安。中外喧沸。公聞之。憂悒不自聯。而疾病矣。即上章謝事。且



自占遺奏曰、臣自念本非衰病、初緣偶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爲諱、及針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靖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凡三百餘言、率以身體國、如呂中丞告老之語、家人環問、終不及私、以二月己酉屬纊、享年五十。嗚呼、自吾有狄難、能無所顧畏、空臆以告吾君者幾人乎。邦伯師長胥動浮言、邦君御事罔不返曰艱大、殷周之君未嘗有一語詰其非也、曰尙皆隱哉、曰允蠢鰥寡哀哉、曰隱曰哀、凡皆動於志誠惻怛、殆欲君臣上下共推此心以圖濟國事、方懼其忱之弗屬也、而敢孰何之乎。嘗哀公之忠而不見察也、爲文以吊之曰、藉令過實、主聽公耳。魏高平侯文靖公李、數奏四方盜賊災異、是卷卷者、今昔一意、數不加罪、一已見忌、蓋指此也。其孤象祖兄弟讀之、慟曰、公必知我父者。十三年春、余過其家、進諸孤問緩葬故、泣不自勝、曰、吾世墓在甘

泉鄉之癸山、吾將以吾父祔而撓於史巫之紛若、執事盍爲我決之乎。余挾日者往視之、則皇考資州君之左亦惟癸食、象祖入白其母、遂卜以十月乙酉即窆。既又再請于余曰、識竊之文、非執事誰屬。嗚呼、與公同升、今適後死、弗忍辭也。謹按許氏系出姜姓大岳之後也、自元公結爲楚滅、遷于容城。子孫有家咸陽者、唐中和間扈駕西辛、遂家于簡。公之曾王考載、故贈朝奉郎、王考國、故任朝請郎、通判瀘州。皇考延慶、故任朝奉郎、知資州。以公貴、兩世皆累贈太中大夫。妣碩人劉氏。初、瀘州有二子、長即資州、次曰延之、終承議郎、通判遂寧府。方瀘州之卒也、資州未冠、遂寧未晬也、兄弟相依以立。其後資州年四十未有子、遂寧取勾氏、生公、遂以爲之子、名奕、字成子。任補將仕郎、階迪功郎、調遂寧府長江縣主簿。丁內艱、服除、調潼川府涪城縣尉。舉慶元五年進士、時韓侂冑排擯異己、中

外多事。公枚舉慶曆、元祐事勸上以靜爲治。上覽奏篇，親擢爲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到官未期年，以遂寧卒持心喪。嘉泰三年五月，召赴行在。明年五月造朝，授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三年，遷起居舍人。明年改元嘉定，爲通謝使聘金，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俄兼侍講，陞侍讀。二年十月，遷吏部侍郎。三年正月朔，兼修玉牒官。三月，又以給事中闕官，申命兼權。八月，除顯謨閣待制，知瀘州。五年二月，除知夔州，表辭不行。十月，改知遂寧府。八年七月，進龍圖閣待制。九年七月，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十二年八月，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階官自迪功郎改授宣義郎，積官至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爵封自陽安縣開國男至郡侯，食邑自三百戶至千戶。公試吏，爲部刺史，王君勳

所知，攝屬刑司，論議平允，識者固已期之。佐東川幕府，思職勤事，無盛氣矜色。召爲館職，故事三人及第率得超進，公例由五遷以長著廷。嘗與唐安張伯修從祖及余凡三人約，遇下直非報謁問疾及休沐之會毋出。其後公拜起居舍人，侂冑語人曰：「蜀士政自佳，未嘗有私請謁於余者。蓋爲公等發也。」兵端之開，士鮮不揣摩以希進，公獨移書侂冑，謂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無事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參謀。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禁衛單薄。又奏乞將賊吏顯著者必加鞫勘，永廢勿用。凡特旨放行以啓僥倖者，亦宜遏絕。所言皆用事者所不樂也。蜀盜旣平，以起居舍人往四川宣諭軍民，公謂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旣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



慝爲指、皆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宰執是公言、乃改
畀京湖宣撫吳玠、便道入蜀、人謂公知大禮。公每
嘆今左右史絕戾古意、因歷舉元豐王存及隆興
胡銓嘗所論奏、極言其弊。其略曰、今前殿坐則侍
立、官從東朵殿經過、後殿坐則臣寮奏事畢、方外
殿近黼坐、面西少立、所聞無公事、所見駕輿而已。
未嘗有一事可得而書。陛下總攬之初、謂宜一正
前失。今後如遇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
儀、前後殿坐則令輪當侍立、官由東朵殿徑至御
坐東南、面西立、豈惟獲聞聖訓、傳示無極、抑使臣
寮奏事不敢恃陛下如天之度而肆其頗僻。上以
其疏下禮寺、祕書省討論。時上下旣苦兵、大臣求
成于虜帥者三、上疑小使不足仗、擇見大夫銜命
往議之。及疆則勞逆之使不至、久乃與其屬以書
幣還。會侂冑以誤國即罪、虜益逞于我、朝廷懲前
侮、謂無以易公。公亦受命弗辭、與家人爲死訣、詣

執政趣受指、請行期。執政顧公曰、狂虜要索、議未
決者尙多、今君往、奈何。公曰、奕有言、非特今日矣。
議和之初、小使方信孺自虜還、持要索之目以來、
朝廷下兩省集議、奕嘗謂虜人久困於兵、未嘗不
欲和、特倔強不肯自己出。今中國務在息民、雖小
屈所不較、然宜於要索之間審所從違。如增歲幣、
歸虜俘、或可爾、外此其可從乎。奕又嘗舉富文忠
答劉六符語及王倫受趙忠簡指、請以所不可從
者死守之。今非行其所言之時也。會小使王柟至
自虜營、以其書來要索未已、又詔集議。公以嫌乞
不與議、退即治行。然虜自聞遣使、漸不敢桀、旋脩
館迓之備。朝廷謂和有緒、乃以通謝使致命焉。尋
除起居郎、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虜聞公名、自迓
使至廝、走至禮接甚恭。虜酋方辟暑萬寧宮、他日
泛使自館徂宮、凡二十里。騎而往還、苦之、酋特爲
公還內。迨燕射、凡破的十有一、而它矢不與。仍卒

成、還奏、上優勞久之。公復奏、毋以和爲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公憮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爲天下愧之。拜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削藁不得聞。二年春、請補外、不允。時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職、公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十餘年來、上下以言爲諱、士節糜爛、國之精神索矣、作而強之、正在今日。今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況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加裁制。淮東總領所糧券於未用兵時增四萬餘人、鄂州所增至五萬人、而殿步司招填未已、亦宜止勿復補。又因夏旱求言上疏、略曰、間者暴風雨雹、正晝常陰、星變見于上、蝗蝻孳于下、日中月光炯然。陰陽乖和、成此旱證、此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于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而已也。發內儲以救民病、四方之民非陛下赤子乎。況如

蝗蝻之作既有日矣、迨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誦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若守令之爲者、脫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爲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懽聲如雷、而近來浮議漸謂不然。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仲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其剴切莫如公。公侍經筵、務在開益、不苟爲誦說。上旣察公之忠、會侍讀章穎出迓使客、公攝進讀、援古陳今、析理華暢。一日宰執奏事、上迎諭曰、許奕進讀極佳、其遂除之。公每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必曰、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上凝思、乃徐竟其說。他講官在旁皆竦、而公發於愛敬、辭氣和婉。上嘗喟然曰、如此講論、經筵不徒設矣。上臨朝淵默、而公二年經帷、數被詔獎。攝官瑣闥、前後僅數月、所論駁凡



十六事皆貴族近習足以撓政體者而於封還故資政殿學士劉德秀之贈典及前中書舍人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韙之。三年六月甲子制楊次山除少保永陽郡王公上疏略曰臣適睹楊次山制詞有可恨彝章覓揜前聞之語是代言者亦知其於典故有所不可矣。國朝自元豐以來如曹佾向宗回宗良韋淵吳益郭師禹皆以元舅乃得王獨孟忠厚以隆祐盛烈故此不可以例言也。最後如韓侂胄人不敢言卒之天怒神恫已事可睹。今次山杜門遠權勢深得外戚之體而況中宮儉勤令德最知古昔成敗之鑒次山后兄也疏茅土之封前此嘗聞之乎。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臣愚謂次山即辭宜特從所乞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貼黃又謂東宮冊禮告成故事儲寮之外未聞加恩親賢者也。近者嗣秀

王師揆等加封既非是臣不敢一一上瀆聖聽獨於此甚不可者不容不冒昧一言。如聞宰臣史彌遠方力辭恩命陛下宜遂曲從以成其美意。疏入不報公遂卧家疏^⑤凡三上。朝廷知不可留遂有瀘川之命。過辭丞相問所欲言公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願使外廷得可否異同以爲朝廷助。丞相聞之瞿然去之曰禮部尙書章穎面對上顧嘆曰許奕已去乎。聞瀘亦大郡令姑去。章公乃追送出北關外具以告之士大夫始知上固不以言爲忤也。其後又參以眞景元所聞骨鯁之語而前事益信。四年七月至瀘嘉叙瀘俱接夷壤嘉以西則成都路刑獄司主之叙以東則瀘之帥府主之。是歲董蠻米在大入嘉之利店殺巡檢俘邊民官軍數戰不利。西路創安邊司方窮治其事公得夷黨三人遂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與安邊司忤。未幾制置司遣吏經量瀘叙隱賦

公言于大使安公丙、訖止之。尋命以官田若干畝充普州學廩。公再移書曰：「瀘不爲無學也。」又止之。夷酋楊粲世服王官，守白錦堡，乞陞堡爲錦州。事未行，粲已浮杉板萬計入賈，公慮其蕩水陸之險，命吏驅出而沒入之。又以白安公，且欲即其地建寨。會去，則以屬新尹范公子長，後爲平泉寨。疊是數事，其不爲苟同若此。初，安公新有大功，讒忌曰：「聞宰相錢公象祖出謗書以問公，公喟而言曰：『士不愛一死以濟大難，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矣。』」奕願以百口保之。宰相艷然曰：「公悉安公若此乎？」適宇文公紹節宣撫京湖還，亦曰：「僕願益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委寄益專。且公於安公蓋深相知者，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辯數，以求其是。其後安公鎮長沙，士多畔去，公獨與書疏往返，愈數。他日，士尤以是服公之素守云。六年二月，視事于遂寧，城之東故有晁公堤，比歲水激而西，漱

齧堤足。公乃浚東流故道，爲堦數百丈于西偏，以翼蔽之。人謂晁堤有功於郡，而許堤有助於晁也。又賞捐數千萬緡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即校官爲層樓，跨外濠爲浮梁，亦爲錢數百萬。遂人相與語曰：「公淡於宴娛，薄於廚傳，儲互餽之緡，罷不急之役，凡以遺我也。」乃肖公象而祠于學。至潼川未期歲，霖雨隳城，公撤而築之。凡費錢三十萬，不以請于朝也。厚庸以鳩功，不少勦民也。明年夏大水，又明年盜掠內郡，人始知城之爲功。又嘗捐錢十二萬緡爲十邑代賦，且因邦人之欲修舉廢墜，創淳化右丞張公祠，建東南橋，徙東山寺，拯涪城于火，脫鹽亭于水。於是潼人之歸德于公者如遂，亦相與祠于東山。迨公卒，有哭諸祠者。取呂氏元祐名臣給事中陶之元孫故太府寺丞凝之之女。三子，男象祖，承奉郎，前果州南充縣丞。彪祖，鴻祖，俱承務郎。彪祖以後伯父獎，鴻祖以後叔父。



契孫男一人、繩之。公色溫氣夷、見義凜不可奪。始居資州之喪、辭賻布數百萬、遂寧奇之。出疆勞還、視隆興故事、官居守者一人、公首以弟契爲請、特授迪功郎、免銓入官、皆異恩也。聞契卒、號慟欲絕、送死恤孤、恩意備至。嘗欲行古社倉法、捐錢五百萬、命弟契買善田、試之一鄉、自爲規約、貧者月有廩、歲晚有衣褐財粟、而藥疾樁死學生、隨求而應者又不與也。于遂于潼、復推行之。嗚呼、充是心也、寧止於一鄉兩州之近乎。公詞章雅健、字體端勁、兼通籀篆書。其孤哀粹斷藁、僅得毛詩說三卷、論語、尙書、周禮講義十卷、奏議三卷、詩雜文二十卷、所逸多矣。公自補郡凡九年、在外非公事未嘗以書至帝城、而知無不言、則不以中外爲間也。劉起居光祖、鄉先生也、知公爲尤深、其誄公之文略曰、有違古制、躡處王爵、侃侃論奏、黽勉從之。廷紳曰、然椒房不怡、春秋尙盛、而久於蜀、寧不我召、靡皇

賤牘。賤牘靡皇、急馳封章、當宁震驚、乃罪張皇。嗚呼、公之心於是爲暴白矣。然竊原公之初心、固不願其言之卒驗也、尙申之以銘曰、

先幾豫計、人曰妖言。後時而發、曰如勿焉。先而可忽、事至則貽。後而可勿、橫潰莫遏。允毅許公、維忠維純。遽令之達、戚畹之陳。寧妖我先、寧責我後。有犯無隱、則過乎厚。義理不競、從諛成風。有間弗告、腹誹面從。尙於公言、求全伺間。我銘公心、以勒于竈。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五

校記

①婦：原作「父」，據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改。

②承：原作「丞」，據右引改。

③妣鄭氏：本文前已叙「母張氏，繼鄭氏、吳氏」，此處不應再述母氏，且下云「繼劉氏」，亦與前云母氏不同。

按撰銘通例，此處必為叙其妻。《西山文集》卷四六《南昌丞李君墓誌銘》叙李君之妻云「妣湯氏」，此亦當作「妣」。

④特：原作「一」，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⑤援：原作「授」，據右引改。

⑥切：原作「摘」，據右引改。

⑦聽：原作「耳」，據右引改。

⑧里：右引作「日」。

⑨疏：原無，據右引補。

⑩從：原作「恐」，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七十九

李道傳 陸持之 程公說 衛翼

周端朝 韓永 湯于

知果州李兵部墓誌銘

嘉定十年冬十月壬子、尙書兵部員外郎、知果州李君諱道傳字貫之、以疾終于江州之寓舍。聞之者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涕洟、相與語曰、是刻意勵行、求聖賢之道、而能踐其實者、是立天子殿上、危言正色、爲宗社無窮之計者、是懇惻愛民、救菑捍患、江東父老子弟數十萬皆得全其生者、是利祿不能動其心者、是危險不能易其守者。斯人也、止於斯、可哀也夫。明年冬、太府寺丞、知南康軍陳宓以書告于長樂黃榦、李君有惠政於江東、樂與此邦之士遊。今亡矣、從之遊者祠之廬山棲賢寺。子與李君交最厚、願有記。榦悲君之不可復見、遂爲之記、以見君之誠於身、信於友也。又明年、君之兄

弟若子以君門人牟桂之狀來請銘、又得以考君事業氣節而備書之、尙何辭。君隆州井研縣人。曾祖公錫、祖發、宣義郎、父舜臣、承議郎、行宗正寺主簿、贈朝請大夫。宗正公官中都、君年始十一、試胄監、中貴人主邏者異之、曲加問遺、君端坐不顧、識者卜其異日之所守矣。少長、讀程子書、知講學涵養之要、玩索理義、至忘寢食。雖處閭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未冠、博通經史百家、爲舉子業、不逐時好、較於有司、名常出衆上。賜慶元二年進士第、調利州司戶參軍。秩滿、移蓬州州學教授。開禧用兵、虜窺散關急、君以諸司檄計事、道聞吳曦反、君痛憤見於詞色。即遣其客間道持書遺制置使楊輔、論曦必敗、曰、彼素非雄材、犯順首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亦使虜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覬。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逆儔趙亮以曦意脅君、君以誼折之、遂棄



官歸。逆曦平、有奏君抗節不撓、潔身自全者、詔進官二等。由是中外交薦。嘉定二年、召除太學博士。宰屬有子以誦書應試、風同列囑君、君卻之、兩學之士多君有守。遷太常博士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沂邸有母之喪、官吏例進秩、君曰、有執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輩何與焉。辭不受。遷秘書郎、閱月又遷著作佐郎。見上、首言人才盛衰係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尙正學、取故侍講朱熹論語孟子集注、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君、君不爲動。兼權考功郎官。令史有以某御史意求更定欲筆者、君曰、欲筆不可改也。自是六部郎官缺、君遞攝之、幾二年、無敢干以私。時新進用事、贓賄成風、會再對、首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才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紛然進矣。君求補郡、執政使諭曰、進書近可待也。請

愈力。六年、差知真州。君至、按圖牒、覽形勝、歎曰、要地也、可無備乎。城圯弗治、前守請於朝、得緡錢斛米以數萬計、壁護之所費僅四之一。君益以郡計、盡壁之。並江居民視城中幾十倍、請築翼城、不報。乃請築兩石壩、益浚二壕、緩急有警、復決州之東西陳公塘、以水爲阻、而人心始固矣。創築倉廩、請廣儲蓄、上出內府錢命增糴四萬斛以實之。忠勇軍舊千人、亡者半、君旣募足、廼爲置統率、嚴教閱、幾出入、禁役使、軍政肅然。復條弩手民兵按閱之法、上之、及請六合戍兵聽守臣節制、皆報可。君以禮下士、數詣學校、誨以聖賢經訓。瓜步故有魏太武祠、牲幣湊集、君曰、此地昔拓跋燾所踐蹂、豈宜獲祀。悉取土木偶投江中、以除民害。七年秋、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將行、別儲郡計錢四萬緡爲樓櫓費、弛負輸亦萬緡。去之日、帑庾視始至皆倍焉。君之爲部使者、按行屬郡、劾吏之貪縱



者十餘人、胥吏爲民害者大鯨小逐百餘人、狴獄不當繫者二百餘人、盡釋之、弛負錢一十餘萬緡、決訟牒二萬餘紙、所過村落細民愬事者、日夜坐而聽焉、無不得其情而去。池陽戍將以責賄不滿意、杖其統制官幾死、其弟愬于君、不受、愬愈切。君逮繫之、密以告江淮制使、移他屯、得不死。後制使奏言、軍帥以求貨杖殺將士、歲至六七百人。自今將佐有罪、並送所在州論鞠如律。奏可。蓋自君啓之。夏大旱、君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歛增加、軍將刻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多從之。時三部使者分賑九州、君得池、宣、徽三州十八縣、獨居一路之半。得濟糶米三十萬斛、錢一十萬緡、通商勸分、足以均給。君旣分委寮屬、又躬行省視。窮冬風雪中、竹輿上下山坡、深村窮谷、靡所不到。起十有一月、盡明年四月、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鄰郡九江來告急、亦輟羅舟濟之。

賴以全活者甚衆。新宣城守素無廉稱、君奏罷之、主之者大怒、郡號凋弊、乃命君攝事以困之。君撙節關防、府計充裕。郡爲大斛以受民租、悉剖而更制之。是歲減民輸七萬斛、旣又捐夏稅緡錢亦五萬。去郡之日、帑庾視始至亦數倍。君視民疾苦如己、隱憂爲之興利除害、如已嗜欲。推行晦菴先生社倉之法、上饒、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社倉之法獨盛。江東人蒙其利。江東豪民詭籍寄產以避差役、某王府物力四千緡、莫非詭寄。君請勒王家吏齎契券質驗、仍申嚴限田之法、自是豪猾不得肆、貧弱少紓矣。浮梁、德興民訴役錢增重、爲考其實、歲用之外盡蠲之。君於僚屬待之有禮、至於舉刺、斷之以己、不爲貴要所移。初除眞州、徧白輔臣、臺諫以薦舉、請託之弊、願公舉以勵職業、比終更、莫敢以書至者。及使江東、兼攝臬事、所舉多不識面、受舉者亦莫知其故也。新南康守、貴勢子也、庸

下躁妄、君劾之、久乃予祠。廣德守臣觀望、劾郡博士、且詆轉運使、眞德秀乞避之、君請覆實、守坐免。徽守丐倚閣月椿錢、爲總餉者所劾、都省亦言本州玩視朝廷、君爲力辯、且言所行荒政實出己畫、守竟奉祠去。君旣孤立多忤、已浩然有歸志、會吏部侍郎胡榘舉君自代、遂引疾丐祠、不許、令君入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首疏二千言、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至侍從臺諫闕失、無不歷歷爲上言之、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治亂者。聞者爲之悚然、上寬容、不以爲忤也。言者論君務爲己勝、昧於體國、除兵部郎官。力辭、差知果州。薦君者方爲君恨、而不知君之簡奄宦、折逆黨、其平昔植立已如此、安有去就出處不能擇其所主、而顧爲不義屈哉。君聞臺劾下、即解舟過京口、與其友劉宰登茅山、次九江、入康山、山南北之士皆來會、幅巾藜杖、窮極勝槩、飲酒賦詩、不知爲逐客也。君旣得疾、即請

奉祠、乞致仕、皆未報。疾革、屬其友南康李燔以後事一本朱先生之禮、釋老之說皆不用。手爲書別兄弟、召大兒達可坐床下、記遺言、尤以謹藏伊洛之書讀之爲囑。九江蔡念成舉易簣語以告、則對曰、不敢忘。已而命左右出、下帷少頃、視之已長往矣。年四十有八。特轉一官、朝請郎致仕、命沿江轉運司致其柩還蜀。君氣稟清明、容貌端直、望之若不能勝衣、而其中屹然不可犯。羣居終日、寡言笑、而溫潤之色、即之晬然。孝友出於天性、內外屬之貧者死喪嫁娶、悉爲經紀、輒分俸贍之。立朝介然無阿附、然沉靜安詳、人亦莫能窺其際也。儀真俸素厚、損其不當得者。宣城之祿厚於庾、使取其薄者。四方聘幣皆不講。與僚吏寓公過客爲禮、酒不過五行、非公會不作樂。其恬淡寡慾、無所係累、則學問之本已先立矣。自宗正公始以文學行誼爲學者師、誨諸子必以聖賢爲法。兄心傳不樂仕進、



窮經博古、爲西州之望、其所著述多行於世。其季性傳亦力學自好、其進未可量也。君與兄弟相視如師友、故其一家之學、言論操履一歸於正。君旣擢第、慨然有從學武夷之志、屬以家難不果行。及爲中都官、訪求所嘗從學者相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謙虛下問、晝夜紬繹、宏綱大義、微言奧旨、靡不研究。又得門人所錄問答、反覆參考、鋟版以惠學者。然其爲學篤於實踐、不爲空言。於經史皆未有所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平淡條達、亦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其沒也、其家哀其遺藁、定爲五十卷。君之所得不盡見於此也。君篤於爲學、蓋有樞衣升堂、涉歷歲月、莫能及者、故其事業氣節卓然可敬、而窮達死生不能累其胸中也。士大夫不悅學久矣、投之事物膠轕之中、依阿顧望、無益於成敗之數。窮通得喪之來、利害未毫髮比、顛冥昏瞶、棄其所守者皆是也。聞李君之風、得無少

愧乎。若李君者可謂有道之士否乎。是可以付之萬世之公議矣。君娶眉山史氏、封安人。三子、達可、國學進士。當可、少穎悟、莊重如成人。後君八閱月而夭。獻可尙幼、以君命爲伯父後。三女、長適迪功郎新資州盤石縣主簿杜曄、次尙幼。其季後君九月而夭。君以嘉定十五年八月甲辰葬于眉州青神縣盤龍山之原、距宗正公大墓十里。銘曰、

大學之道、曰知與行。博文約禮、玉振金聲。知而不至、如眇斯視。行而不力、如跛斯履。允穆李侯、稟資清明。志篤行堅、心通義精。曰豈徒言、靜存動省。暗室屋漏、必戒必謹。中外踐更、遑卹我身。上則有君、下則有民。民方阻飢、慈母來哺。哀職有闕、肝膽披露。窮達死生、浮雲太空。以身任道、萬折必東。有言有行、爲訓爲式。勒此銘詩、以詔罔極。

黃幹撰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五

陸伯微持之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冬正元日、先皇帝御路朝、特詔陸持之祕書省讀書。持之字伯微、故象山先生文安公之子也。固辭不獲命、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余時秉筆太史、一見如舊交。明年之元日、余爲祕書監、又得同省。余嘗榜所居室曰自菴、伯微問所以名、余曰、易象於天行言自彊不息、於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爲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講也。爲余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於內外賓主之分、以發名菴之義。余以是益奇之。伯微凡再乞歸、不許。上即位、轉修職郎。冬十有一月、詔與堂除屬官。寶慶元年春、差幹辦浙西安撫司。命未下而伯微病矣。請致其仕、特命改通直郎。遂以三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五。諸公貴人嗟惜同聲、競致賻恤、始得脫輅于牖下。厥十月、其孤以書來曰、先君之葬、既卜兆于文安之墓側、卜日于十一月之庚申、重惟知

先君莫子若也、識竊之文、敢以他屬。諸孤杖而執事于殯、使先君之門人張璞以馮曾所次行實請、子其毋辭也。嗚呼、伯微余益友也、銘不敢不諾。陸氏之系、語在文安誌狀。伯微曾大父馱、大父賀、贈宣教郎。生六子、季曰九淵、學者尊其道、稱之曰象山先生。終奉議郎、知荆門軍。娶吳氏、封太孺人。生二子、伯微其長也。生而英晤、七歲援筆成文。文安授徒于家、伯微侍側、從容出一語、同堂生莫能易也。爲敕局刪定、伯微年纔十三、嚴重如成人。開講象山、徒衆百人、有未達、伯微爲敷繹厥旨。出守荆門、會郡治失火、伯微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文安沒、伯父梭山先生九齡言動必識事、太孺人以孝謹著。盱江利文伯、文安高弟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謝不敢當。與人語有所啓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如憤如失。迨其劃然啓、油然而得、氣豁神竦、昆弟友朋或訝其日改月化、伯微不



以自足也。尤善觀人，氣有純駁，才有高下，抑揚開闔，各中其會。開禧北征，伯微屏居且二十年矣，憂時不憚，乃歷聘時賢，將以有告。過九江，見徐公誼，時議防江，伯微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徐又問伯微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分數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徐憮然留與語數日。又之鄂，謁薛公叔似、項公安世，之荆，謁吳公獵，爭先延禮，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以憲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與選，既下第，即所居講授生徒，有池舊名百薦，遂以薦名堂。著書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常平使袁公燮薦于朝，謂伯微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馳書幣，強起伯微長之。尋以太孺人年高辭歸，居四年，

衛公涇又致之，累辭乃就。諸生習於閒放，出入無節，伯微每旦會揖，即編其姓名于牒，不至者麾之，由是皆集。遇有講授，衛公率僚屬往聽焉。其教大抵使人反求近思，以不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疎暢磊落，而自律嚴謹。驟見若和易，至反覆問辯，則壁立千仞，無少假借。人有思念旬時不決，若累千百語不能竟，伯微判之俄頃，盡以一言。蓋其生長見聞，既加人一等，而精敏強濟，又足以踐其所聞。然而晚得一官，閱十有九月而卒。世之爵不稱德，榮不蓋愧者，往往以是獨與儒生學士銖較寸量，嗚呼！天果夢夢矣乎？二男子、涑、洞，四女子，尙幼。銘曰：

金谿之陸，自象山氏。曩令季彊，以學名士。天嗇厥施，罔庸于時。僅垂空言，以淑爾私。謂天嗇之，而壽厥後。吁嗟燾矣，亦罔克壽。永興之阡，英烈言言。有稽陸學，茲維其傳。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

程伯剛墓誌銘

吾友程公說字伯剛眉之丹稜人居於叙之宣化。伯剛靜而文方教授臨邛官滿成都臺府爭辟舉之。聞逆曦以屬叛毀車馬棄衣冠即日逃歸入門而號以白其父其父與宣化令始知之相與驚憤不能食。伯剛白有司乞休官侍親入深山若將避世者對客輒流涕其弟公碩字仲遜時分教益昌艱危中誓不辱賊賊平而伯剛以積憂傷且方奔避時失食飲節忽忽病醫誤投之藥汗不止遂死。開禧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也年三十有七。仲遜丐檄走哭喪次與其父相向慟已而父收涕語曰若兄之未生也吾夜夢立門外一青衿童子挽吾衣曰我爲公嗣問其所從來則曰我青神先生兒也。明年而若兄生長而父師不煩於教當此變亂與汝隔不相聞若兄入縣西北安固山爲終焉計不

復問家事但攜所著春秋諸書以自隨。謂諸弟曰我嘗遊青城大面諸山徘徊不忍去去之三年日往來於懷也。今此山遠城市茂草木吾心有感焉。語未既泣數行下曰妖氛未除世路艱棘吾欲從此逝矣。疾革父母問所欲言無他語但云仙階淺未足以成功名。答其弟其子亦然。殮之夕從弟仲藝夢若兄言我故青城山人也吾父乃以爲眉之青神宜爲我一正其誤。先是汝兄方之少城出門連夕雪汝弟公辰夢一黃衣告以兄所辟兩關俱非當授青城山仙史。哀哉數事如合券吾兒之生死如此復相向慟失聲。其卒之明年嘉定元年十月乙酉葬之于縣西馬泉山之原。仲遜授學於伯剛伯剛與仲遜同年舉進士既仕矣俱以所學孳孳質於余。伯剛骨秀而神清尤積學苦志平生於春秋一書究之反覆不厭有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勤矣哉



而未嘗止也。又取諸儒講解鉤纂之、名曰精義、病中猶不去手。書未及成而卒。伯剛性恬潔、居無惰容、得伊洛諸書、服膺焉、不臻其極不已。有語錄二卷、士訓一卷、詩文二十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此其爲志何如也。自伯剛率諸弟以學、連二舉、兄弟同薦者五人。伯剛凡兩薦登科、時年二十有五。既與其弟各調官、待次杜門潛心、人罕識其面、曰、他日欲求此樂、不可得也。及試吏廣都簿、遇事人服其公清。部使者傅寺丞使代老令理其縣、吏不敢侮。邛州號多士、伯剛掌教、不肯苟、不使郡太守奪其職。宇文侯下車、始得以經訓古道從事、士風遂振。鄉長老李德秀盛稱之。凡號端方士、皆深知伯剛。伯剛則行其所學、非苟求知者也。不幸蚤世、以通直郎賁其終。伯剛之父名符孫、蓄學不售。祖諱

志行、少豪於才、以承信郎鎖其廳、薦居詞賦首。曾祖諱準、兩貢辟廱、有聲。六世祖自汴歸蜀、愛郁郛

山川而居焉、今宣化是也。伯剛之母魚耶孫氏、有賢德。妻健爲王氏女也。二子、長曰元子、前伯剛七年卒、次曰光老。女曰寧、前一月卒、次曰嘉。伯剛之葬也、仲遜無以塞其父之悲、乃來請銘。銘曰、

祠西之峰、有翩其童、暫下人世、兮還山無蹤。曷不少俟、以遊夫蓬萊道山之宮。曰吾未足以成功也、獨留遺冢與遺書、使思子兮無窮。我爲勒銘、識其幽封。月明山空、魂其歸來、蕭蕭松風、已矣乎。聊託吾文慰而翁、無索之于杳冥之中。

劉壎撰 《程氏春秋分紀》附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故貴池衛主簿墓誌銘

金陵句曲山之西、有鄉丈人曰衛九思、其事家人生產作業與人同、而篤志教子、則與人異。其子翼字翼之、知乃翁志在此、而養志孝之大也、故自垂髫力學。既壯益厲、謂學貴適正、故舉業之外、更注意於周、程、朱、張諸老之書。謂學貴親炙、而於時諸

老淪謝、惟丹陽故靜一湯先生及登朱文公之門、爲庶幾焉、故從之遊。所居山谷間、土瘠民艱、惟錐刀勺合是競、而君時能賑貧周急、地偏俗陋、喪祭惟老釋是尙、而君斥不用。蚤遊場屋、凡四上名國學、再貢禮部。甲申龍飛、廷對入等、授迪功郎、池州貴池縣主簿。尋以壽恩循從事郎。君時年尙強、氣尙銳、非其它老於場屋者比。而君以親養不及、榮望已空、猶幸有伯兄無恙、方將闢室所居之西、曉夕相從、庶幾風雨對床之樂。而君死矣。歲實紹定辛卯某月某日。君蓋生於乾道辛卯、實甲子一周。娶吳氏。四子、曰以直、以敬、以成、以中、皆業進士。女三人、進士徐應崇、成丙、傅大任其壻。孫曰繼、曰祐、尙幼。越明年三月二日、葬所居之東曰東岡、實厥考塋次。余蚤謁鄉先生寶君從周、寶問識句曲衛炳否、某對不識、且問、何以識之。曰、是知俗學之非、肯來下問、余私識之。寶君既沒、余後從靜一湯公

遊句曲山、炳迂道來訪、因言從祖父子有遠韻、遂往見、則君父子也。意君以父行自處、視炳何有、而君能不居、炳所是則是之、所師友亦視炳爲從違、則君之賢過人遠矣。既葬、以直書來速銘。銘曰、孝養志、非口體。學明理、非口耳。辛卯生、周復始。子從父、葬爾志。後千載、質諸此。

劉宰撰 《漫塘集》卷三

周侍郎墓誌銘

有宋六君子曰周公端朝子靜、眞天下士也。當慶元初、韓侂胄盜權、石正言李沐朋姦誣宗相汝愚、罷政事。於是侍臣穎以顯諫黜、祭酒臣祥、博士臣簡以危言去、太府丞臣祖儉以上封事激烈貶。公曰、六館士不言、孰當言者。遂與楊宏中等詣闕上書、辨宰臣之忠勤、指諫官之邪佞、乞竄李沐以謝天下、乞還祥、簡以收士心。卓乎躋哉。蓋嘗讀李元禮、嵇叔夜、陽亢宗傳、每嘆太學諸生扣闥陳義越



千百年僅一見。我國家涵養士氣、自宣靖汔于慶元、不知閹幾扣、書幾上也。公雖坐言斥、而英風義烈、蓋與日月爭明矣。既擯上饒、讀書精舍、益勵志古學。疑義有未瑩、則請益于武夷朱文公。雖白道而冥窮不問也。會皇子生、赦還、隨使者陳益之入蜀。蜀之耆儒夙望、如後谿劉德修、符谿薛仲章、皆深所器重。既歸、試禮部。仲章偶以中秘書爲參詳官、每愛誦王逢原世網掛士如朱絲之詩、謂小綴大遺、不足以籠絡人物。至是、欲得一奇傑士壓榜。讀公文、異甚。遂白知舉、定爲第一。號揭乃公也。朝論大厭服。策嘉定四年進士第、教授桂陽軍。秩滿、舊比應召、當路扼之、復浮湛里閭者彌年。因史館袁和叔薦、用爲太學錄。一年、遷博士。襲蓋卿忽除小司成、兩學甚喧。季攷入直、乃欲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公進曰、難矣。氣不是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註下分明。開說論辨頗久。同列有過公

者、公則曰、國家建學、聚十數科目英俊、豈可破句讀孟子、貽笑四方。聞者漸恨、忌者又從而下石焉。公之跡益不得安於上庠矣。用御史疏、出通判嚴州。居母喪、不赴。服除、授隆興添倅、關決平處、藹有治行。寶慶二年冬、上始御紫宸殿、號召一時名德之彥、公其選也。除國子博士、太常丞、兼莊文府教授、權司封郎官。歷秘書丞、著作郎、將作少監、軍器兼國子司業、秘書少監兼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時宰相病、不能入朝、政事筆多出房闥、中書之務山壓川壅。重以邊垂外騷、寇賊內訌、鬱攸煽虐、怪星晝見。壬辰閏月^④十八日、彗竟天、詔求言諮訪闕失。公^⑤始轉爲丞、與校書黃誠父朴白監長曰、是不可以無言也。夫專攻上身而不及輔相、指切宮禁而不斥權倖、此漢儒之巧於言災異者、豈宜不反之。昔韓獻子將老、必使知罃稟焉以爲政、鄭子皮已貴、猶能以其政授子產。今三十年、宰相名位

已極、若不及精神之未衰、預擬一賢者爲之代、玩惕既久、國事日非、上俚俚然、莫適與謀、近習捷出而乘之、則後患餘禍終未歇也。遂同述此意、徑上焉。相得書、忿懷甚。執政者謂公。言曰、諸公過矣。辛苦燥烈、彼能茹納也。衝撼擊撞、彼能順受也。若使之避權去位、則深犯其所諱耳。公曰、毋憂也。直道以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哉。居亡何、相薨、上親擢公兼侍講。此更化第一筆也。翌日、又除太常少卿。端平改元四月、權刑部侍郎、陞同修撰。九月二十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初得病、後洋館、皆未有知者。忽一夕逝、來往之人如愕如疑。士弔于位、大夫唁于寢、君使人襚于室。平日所親厚、復祖于道。哀哉。敬夫。公秉行端壹、純心事道。根本乎經術、錯綜乎史傳、法度乎文獻諸老。其爲辭章也、學博於止齋、學奇於水心、又於其間別驅橫驚、煅煉精粹、所以言論實、奏議雅、表出人上。更事兩朝、前後凡十疏、

大抵嘉定之言簡而直、寶慶之言和而壯、紹定之言忠而侃、端平之言辨而裁。大之天德、帝學、孝治、國本、詳之民力、事俗、時政、邊防、諸所敷陳、更不能悉數也。余每慨念端平更化後、若徐崇父、眞希元、魏華父、葉知道、洪舜俞、蔣良貴、袁廣微、吳季永、陳和仲與子靜諸賢、各能分道植節、掎挈當世、共爭名教於衰滅之中。今其亡也、雖不幸而不得宗禮義之盟、猶幸而不及見兵戎之禍、於此亦可以觀世道之盛衰矣。其子延世已於卒之明年葬公于建牙鄉渚浦山之原、今七稔矣、而未有誌。既遺書又介其門人胡堂以請。其世譜家乘女男事已詳行述、茲論譔其美者而爲之銘曰、
黯然其若幽、維德之華。訥然其若拙、維言之嘉。懿有德有言兮、胡壽之不遐。愈厄於命之斗牛、玄終於歲之龍蛇。誰令然邪、抑偶然邪。學孜孜而斃兮、則又何嗟。

吳泳撰 《鶴林集》卷三四

韓隱君墓誌銘

余友韓斗將改葬其先隱君。泣謂余曰：昔人有抱嬰以請而得銘者，有幼喪父，既長訪求其平生言行，自表于阡者。斗士也，不哀切于婦嬰乎？既冠失怙，于父言行皆耳目睹記，不詳實于訪求采。顧今代無韓，而未學何敢望歐，使先人之可傳者失傳。斗弗子矣，敢以累公。余方苦暈滑，心許之力未及也。斗責諾之書，徵銘之使，纍纍不絕。按韓氏自固始入閩，居懷安者三世矣。曾祖瓊，祖翼，父昱，皆潛德弗耀。君諱永，字昭父，幼刻苦，受業于鄉先生弘齋鄭公某，後從勉齋黃公幹游。其學貫通九流百家，而折衷于經，其文掃去六代五季而欲反之古，開門授徒，師道尤嚴。嘗應秋賦，幾入彀矣，考官以策論語觸時忌，不敢收。晚益拓落，所知有仕長沙拉與同載者，君曰：賈馬皆嘗涉湘，吾將游焉。

既至病店，卧客舍，晨起猶繕某詩，其夕卒。紹定辛卯二月某日也，得年六十。斗自懷安徒跣數千里，負骨歸家山。初，君寔甚，李侯亮奇其人，妻以女弟，常分俸資君家有無。子婚嫁，李夫人皆身任，君危坐對卷而已。嘗謁神祠，或遺銀合于香几，君留以待。俄有婦人哭而至曰：父繫獄，吾丐貸是物以營救。微君，他人負之而走矣。君旦晝所爲輒筆于簡，夜則露立斗下，以白其實踐如此。李夫人後君二十五年卒。二子，斗、滋，滋已卒。一女，適進士趙與寵。孫男四人，孫女二人。君舊藏不利，寶祐丁巳某月某日，改祔于母夫人某氏之墓，在某鄉某里某山之原。所著有易說、詩精義、又書釋疑、史斷未脫稿。古律詩一卷。昔陳後山固窮，妻子常食於外舅，人賢後山亦賢郭慤甚矣。君之似陳，李侯之似郭也。余觀後山猶以諸公之薦入館，君竟老死布衣窮乃過之。然豐也寒薄無祿，斗也修潔有聞，竊意造



物固吝^①于君者、將留以遺斗也。銘曰、

君有遺墨、字若不多。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悲哉此言、蓋本臺卿匪我銘君、乃君自銘。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七

湯武康墓誌銘

予年二十六、始識升伯於都城。方是時、升伯以詩文稱諸公間、雄麗秀拔、有古作者風致。後十餘年、濫官于朝、又得其所爲通變十二策者讀之、論說娓娓、援古質今、奮然有爲國建策圖久安之志。於是撫卷三歎曰、此賈誼長太息書也。恨時無知君者、亦自咎前日知之未至也。又五六年、再見於延平、旋過予西山精舍、相與論洙泗、伊洛之源流與朱陸氏之所以同異者、旁及方外之學、融會貫通、卓然自有見處、殆非前日升伯矣。越二年、起帥湘中、求士之可與偕者、莫吾升伯若也。凡再聘始來、來則朝夕與處、坦乎其恬夷、窈乎其靜深、望而識

其爲知道者氣象、則又爲之驚嘆曰、升伯別我幾時、而涵養至是耶。蓋前後二十寒暑、而五見君、見輒有異、非其信道篤、進德勇、其能日充月益如是乎。予嘗病世之學者、誦詠聖賢遺言而未嘗反躬以驗其實、故雖見聞知識若日進而不可禦、回視其人、氣質之偏、心術之蔽、或終其身而亡改焉、則亦何貴於學耶。若吾升伯、蓋用心於內而求踐其實者也、故其積中形外、有不可揜、使天假之年、卒至於德盛仁熟之地、則其所立詎可量也哉。此吾於升伯之沒、所以齋咨涕洟而悼斯文之不幸也。君名于、字升伯、姓湯氏、饒之安仁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自號臨齋、予所爲序其遺文者也。湯爲安仁望族、用儒科顯者相踵。自君之大父諸父、蘊德種學、益櫛以閱、而皆不偶。君少從鄉先生肄業、已知講求先朝名卿言行、而慨慕其爲人。再舉進士、慶元二年中其科、調黃州黃陂尉、益務涵飫經



術朝暮吟諷山房中、家人少覲其面。臨齋於古學、無不通。君爲舉子時、罕以語之、至是始盡發其蘊。大要談義理不驚於虛無高遠、而必反求之身心。考事實不泥於成敗得失、而必鈎索其隱微。論文章不溺於華靡新奇、而必先乎正大。要其歸、以切實用、關世教爲主。君於是盡得家學之傳。俄居臨齋憂服除、調主婺州金華縣簿、辟江州都統司機宜文字。又丁母董氏憂服除、調武昌軍節度推官、遂教授南劍、嘉興二郡學。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未上、卒。年五十有五。寶慶二年四月十四日也。君自爲書生、慨然有志於及物。其在武昌、究心謨畫、酌情引義、參以法意、凡所剖決、人無異辭。嘗以漕檄問事信陽、信陽守方營郡治、民病於役、相率詣君自言。君即道中移書諭守、軌曲幾千言、守感君誠意、立爲罷役。鄂有椿管錢十萬緡、以備水旱、總所因他事爲詞盡取之、守不敢爭。君獨以書白

總領趙侯彥櫛、語甚切、曰母使鄂之吏民謂取椿管錢失旱澇備自公始。及爲校官、日與諸生講論道義、晨入直舍、至晝漏盡乃歸。間造諸齋、從容啓叩、勉以進業。雖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實黷舍中、爲親授經史、其所成就居多。蓋君德宇粹然、從遊之士、望其眉睫已有所興起、不待繩以規矩而後聽且服也。棲遲選調幾三十年、守道固窮、未嘗有覓舉意。同僚信之、顧因君以求郡薦、皆爲盡力。會當路有知君者、連上剡牘、遂以改官。君固未始汲汲也。家故清貧、闔門數百指、悉仰食於君。蔬食菜羹、同堂一飽、而歡意常周浹。遲次約居、動五六載、飲水著書、陶然自樂。雖妻子衣百結、不以介其心。自奉儉樸、舉酒觴客、惟一古甕甌。燕居緇裘布裳、驟見者不知其已仕也。晚年憂患日侵、尤人所難處、而君以理開釋、脫然亡固滯意。嗚呼、欲知吾升伯者、仕觀其自竭、窮觀其自守、斯得之矣。自

其少時博參聖賢言論以爲指歸、精思力踐、不進不已。既又聞瞿曇氏之學、以了悟爲聞、亦從而究其說、久之訢然若有得也。間嘗語予曰、儒佛之道雖殊、要皆以求本心爲主、倘能悟所謂活法者、則雖混融爲一可也。予雖未悉其指、然視君所養虛閑怡悅、有超然自得之趣、則其所造詣誠有未易窺者。至於孝友之至情、愛君憂國之大義、惓誠至到、一念弗渝。自兒童時、篤志色養、侍親疾數月不解衣、居喪哀毀尤劇、諱曰必前期齋戒、終其身孺慕弗衰。宦遊四方、每晨興炷薌、遙想先世丘墓所在、各再拜以展哀敬。方喪父時、三弟四媚皆少、君一力撫視、以養以教、俾至於有成。諸弟連歲收科、各以學行聞。女兄弟中類能涉書史、閑壺則皆君發之也。開禧中、權臣將開兵釁、君爲書萬餘言、伏光範門以獻、不報。明年、師出不利、人服君先見而更化後卒未有爲君言者。君謂吾不幸獲知言之

名、敢因以爲利哉。雖沉伏下僚、每聞時事有不滿人意者、當世善類有不獲其所者、輒爲竟日弗怡。觀君於倫理恩義之間、周盡如此、是其性於天、成於學、有以過人者、又非方外之說所能與也。君在嘉禾最爲邦人所敬愛、寓公之賢有俞公建者、尤爲金石交。君既通朝籍、往謁焉、疾遽作、遂沒於俞氏之館。將屬纊、神采清明如常時。六月五日、弟巾護其柩以歸。自棺及斂、費多出俞氏。明年三月己未、祔葬於貴溪龍回考君兆域之北。娶姜氏。二子潛、年一十六卒、洎生有異質、自幼出語驚人、年十四以戴氏記舉於鄉、甫冠亦卒。今奉君之喪者、孫震孫而已。悲夫。二女適張龠、許咸。次孫復、尙幼。君初號隨適居士、晚更號存齋。其爲文章、敷腴醇正、尤工古律詩。論事有根據、切物情、說經多先儒所未發。有集二十卷、泮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楮幣罪言一卷、與所謂通變策者、藏於



備藏

家。雖然君之所以不朽者、弗在是也。銘曰、

心休兮理融、舞雩兮春風。全吾真兮自樂、等夢幻

兮窮通。潦盡兮潭清、天空兮月明。悵舊遊之莫續、

寫予恨於斯銘。

真德秀撰 《西山文集》卷四二

校記

①讀書：原作「誚言」，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②駁：原作「駭」，據右引改。

③「軍器」下疑脫「少監」二字。

④月：原脫，據翰林院抄本《鶴林集》補。

⑤⑥公：原作「余」，據文意改。

⑦阡：原作「所」，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⑧父：原缺，據右引補。

⑨韓：原作「幹」，據右引改。

⑩傳：原作「俘」，據右引改。

⑪以：原缺，據右引補。

⑫勉：原作「幼」，據右引改。

⑬益：原無，據右引補。

⑭店：原作「店」，據右引改。

⑮千：原作「十」，據右引改。

⑯古：原作「右」，徑改。

⑰固吝：原倒，據右引乙。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八十

鄭性之 張渭 高崇 史守道

毅齋^①鄭觀文神道碑

開禧丁卯、茂陵既誅韓^②、竄陳、始親政。明年戊辰、改元嘉定、策士於廷。鄭公性之對策云、回天下之勢、易定天下之勢難。援古喻今、歷陳梁冀、五侯、元振、元載之事、皆當時貴近所諱聞、公空臆萬言。上覽而異之、擢冠多士、授承事郎、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連丁內外艱。四年夏、新進士唱名、公被召、以未歷外任辭、差僉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府尹王公介以公倫魁、不責以吏事、公曰、吾豈敢以幕府爲蘧廬乎。益盡瘁奉公。六年正月召、三月對、以崇聖學、教太子爲先、經筵講論、廷臣奏對、監觀古今、省覽奏牘、無往而非學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陛下之學固已博矣、亦嘗審之乎。臣謂紬繹出於聖意、咨訪發於王者、聞一言則必詰其言

之是非、見一事則必窮其事之可否、進一賢必求其所以爲賢、退一不肖必求其所以爲不肖。至於出一令、發一政、亦必明辨反覆、參之成憲爲何如、察之民情、求之國體爲何如。以陛下之明聖而、虧廈罕聞紬繹、公卿鮮垂咨訪、況遠而疏賤之士乎。皇太子仁孝夙聞、尊禮師儒、講論經理、屢奏徽章、其學不爲不勤。然知之非^③、艱行之惟艱、知而不行、猶未知也。昔仁宗方就學、章聖^④命供奉官楊懷玉伴讀、面戒不得堂中戲笑及進玩具、且使王親近僚友。是時王友有張^⑤、士遜在焉、章聖不以告士遜、而諄諄於懷王者、豈非以從容燕處、親近懷玉輩之時多乎。今宮^⑥僚皆天下之耆英、儻更遴選親近、儲宮之人、庶合古人侍御僕從必求正人之意。次論人君之所以立國者在人才、人才之所以能立人之國者在氣節。今開言路、擢端人、正論若少伸、然士氣不振、有大異於昔。間有班見對揚、指陳得



藏

失。上未嘗厭薄而言者已自疑畏、凜凜若不能以安其身。如是而欲使明理亂於未然、起國勢於積弱、萬萬無是理也。時廟堂皆重望、言路多君子、而公之論如此。三論楮令邊事國政、謂官吏行一切之政而斂怨公上、將士無可恃之道而望敵驚駭^⑦。除祕書省正字。進寧宗會要、轉宣敎郎。十二月、除校書郎。七年正月、磨勘轉奉議郎。九月、兼魏惠憲王府教授。八年正月、除祕書郎、輪對首言明國論、強國勢、勵節義、重大帥之權、久邊守之任。去歲遣使通國譁然、以爲非便。然卒遣之者、其說曰、吾軍政未修、一日絕幣^⑧、兵連禍結、豈不甚於行李玉帛之費。然國人之論未嘗欲朝廷用兵、但願陛下勿忘國讎、勿憚亡虜。旣而完顏氏自亡而不暇、豈復敢與我敵哉。若使我朕^⑨能自立、盡殄群盜、西夏、韃靼之兵非數年未易解。此天啓我自治之時、奈何以兵端不可妄啓、一切排抑、遂使議者疑朝廷特

借生事之戒、以蓋其怯畏之心、託待時之說、以便其苟安之意。臣嘗論之、今日之憂不在於亡虜之□、在於新^⑩虜與中原崛起之豪傑。蓋亡虜乃新虜與中原諸豪之所易、吾方奔走聽命於蔡州孤壘之餘燼、豈不大辱國體乎。炎紹之初、汪黃誤國、虜騎長驅、如蹈無人之境。及鼎浚諸臣協贊聖斷、邦昌以僭誅、杜充、陳邦光、李悅以失守伏辜、南北之勢始定、社稷於今賴之。然則有天下國家、何可一日不勵名^⑪節也。邊事萬端、主相焦勞於上、未見有顯然安強之效^⑫者。昔種蠡相越而四方之外分以委人、蓋任之專則思之精、規模出於一則行之有成效。今惟當擇二三大帥、若未得其人、當急求之。若已得其人、則邊陲之事悉以付之、聽其所爲、不由中覆可也。邊守數易、不可者三、送迎之費不與焉。淮甸攻守之具、非三五年經理不能就、一不可也。縱能就緒、代非其人、則易其舊規、棄其前功、



二不可也。其人既不爲久計、數日待遷、諉其責於後人、三不可也。邊郡不過數十城、以天下之大、豈無數十^④忘身殉國、自奮功名之士可任乎。誠能精選而久任之、或四五年、或六七年、其績^⑤效顯著者、使之建大將旗鼓、將見祐^⑥預、琨、逖之流接踵而出矣。次論人主舉國而聽大臣、大臣分其責於一二材智之士、與之謀畫。雖以孔明之英特、不能不參用州平、幼宰。及其久也、權之所在、謗之所歸、一二材智者始負天下之責矣。及觀^⑦孔明出師表、自向寵、費禕、董允、郭攸之見於表者如此、他謀臣如蔣琬、姜維、楊儀、名將如關、張、黃忠輩、則其親信不專於州平、幼宰矣。此豈非大臣參用群臣之法乎。七月、乞補外、不允。十二月再請、又不允。尋除著作佐郎。九年正月、兼權尙右郎官。八月、丐補外、差知袁州。以崇化厚俗爲主、兩造勝負者、雖負者亦服公之明。母訟其子、公教諭之、遂爲母子如初。水旱精

意禱祈、雨暘立應。去日民攀卧不忍捨。十年三月、磨勘轉承議郎。十一年六月、有旨入奏、丐祠不允。入對言、天下之患莫大於廷臣之不和。今朝廷上下議論、有遜順而無齟齬、有協合而無乖異、猶謂之不和、何哉。和者、非苟同之謂也。人主屬國於大臣、又設參預以共圖之、侍從議論之所出也、臺諫耳目之所寄也。國有政事、謀之大臣、參之執政。既相與可否矣、苟猶有未至焉、則侍臣得以獻替、臺諫得以論列。謀或未盡、不厭其違覆。理之所在、何間乎異同。今國有大政、執政未必盡知、知之未必有所可否、此豈協心共濟之意哉。侍從之臣、日請對者、固多有之、然未免好同惡異。間有忠憤不能自己者、則或肆譏誚、或加中傷。昔司馬光當國、祖禹在言路、或謂光、祖禹必能協濟。光正色曰、光有過、祖禹獨不言乎。今大臣無欽若之譎、夷簡之詐、有光之公、然執政不能爲宗道、從官不能爲仲淹、

臺諫不能爲祖禹何耶。十二月四日、除侍左郎官、輪對言、爲皇太子選妃、宜擇用范祖禹納后四事、一族姓、二女德、三隆禮、四博議、與大臣議而行之。次言、淮東忠義雖曰區處得宜、然主客之勢不宜偏重。昔童貫欲處常勝軍、使其進有所依、退有所憚、固一時之良策、議者恨其不早爾、今宜取其策而戒其失。京口一軍自泗州失利之後、缺額極多、老弱大半、若覈實招捕、擇將訓齊、則精神折衝、漸復舊觀。淮西關隘、命憲臣經理、頗見次第、或言其奏請率多扞格、謂宜假以事權、生其智勇。浮光守將前者垂去、後者未至、設有緩急、付之何人、則荆襄嘗爲謀者所誤、輕易調發、罔功而還、宜以爲戒。帥臣信義固不爲欺、但恐其爲下所欺、不自知之。蜀得重帥、朝廷信任、不疑不貳、仰見陛下將將之道、然聞其每有申請、一切順從。昔郭子儀擬除州縣官一人、不報、或謂宰臣不知事體、子儀曰、自兵

興以來、姑息武將、求得欲從。今某除吏不行、是朝廷不以武臣見待也。豈非今日待蜀帥之法乎。又言、祖宗用法寬厚、惟於賊吏獨嚴。近貪風復扇、苞苴公行。昔威王烹阿、封墨而齊國大治、楊綰當朝、減聲樂、省騶從、撤第舍者有之、轉移在君相爾。十三年八月、磨勘轉朝奉郎。十二月、除將作監。時東宮虛位、中外皇皇、公乞早定大計、且以立長爲言、上嘉其請。十四年六月、進孝宗寶訓、推恩轉朝散郎。九月、除秘書少監。丐祠再不允。十五年正月、璽赦轉朝請郎。四月、奏告寶璽、轉朝奉大夫。弟國子進士厚身、亡三丐祠、不允。九月、除起居舍人、控辭不允。十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十六年春、同知貢舉、不以掌文衡自居、時至考官房商榷、去取故多得名儒。蔣公重珍、卷爲考官所黜、公奇其策而取之。三月、升起居郎、力辭不允。未幾、諫議大夫朱端常、以私憾論公、疏留中。公力丐歸、除職予郡、除右文



殿修撰知贛州。公五上免章不允。冬十二月始之任。俗素剽悍。接連溪峒。公開府撫之以恩。御之以威。卒以帖息。盜發。臬使移文。調兵自詭討捕。公曰。贛守以兵鈴。繫銜討賊。吾職也。豈敢以其責諉於監司乎。潛設方略。與幕僚及寧都宰彭鉉密籌之。盜平。境內以安。郡當二水之會。久則城市泛溢。公俾登城而居。散粥以食之。潦縮則計戶賑濟。有差。贛人至今德之。十七年秋八月。茂陵升遐。公帥僚屬哭。盡哀。穆陵登極。公拜捧詔書。以昨該臚唱一字犯上。潛邸舊名。乞以字代之。蓋公早以字行。始公受學於朱文公。詢其字。嘆曰。好大名字。期公者遠矣。素與鄭公斯立友善。鄭以弘公以毅名。齋取佩韋之義。皆客於度支。鄭公肇之。至是與弘齋及度支之子仲路同登。早定交於北山。龍圖陳公孔碩。北山命抑齋元樞。韓友焉。十二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寶慶元年四

月。該遇龍飛恩。轉朝請大夫。治洪之政。與袁贛同。雖位高權重。然一路休戚。民間隱瘼。下情皆得自通。處人父子骨肉爭訟之間。必委曲鑄曉。以還其天。南昌襟帶江湖。與淮右隔一衣帶水。公募舟師千人。犒激練習。隱然爲江面屏蔽。俄兼漕職。食少事煩。遂苦疾暈。丐祠不允。三年五月。除寶章閣待制。陞安撫使。仍舊任。八月。磨勘轉朝議大夫。累乞歸。紹定元年正月。提舉玉隆萬壽宮。公還里。寓僧舍。角巾野服。與親友自。於水光山色之間。三年三月。有旨再任。九月。磨勘轉中奉大夫。四年四月。慶典轉中大夫。五年春。祠滿。不復請。六年正月。除華文閣待制。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七月。陞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力辭不允。詔趣之任。未行間。十月。召赴行在。奏事。辭不允。端平元年元日。除吏部侍郎。公未拜。請對。四月內引。首言。聞堯舜授受。不過執中之一語。又有人心道心危微精一之辨。

豈聖人之費辭耶。中者、天下之正理、天地得之則陰陽和、寒暑平、萬物生、人得之則心正身修、氣和體平而萬善備。蓋聖人與天地民物本同一體、吾心一正則天地定位、而民物各得其所矣。而其所以能執此中者、亦惟於人心道心之辨而致其謹焉。唐魏徵能致其君於貞觀而不能杜其晚節之窮黷、宋璟能致其君於開元而不能絕其末年之淫侈、裴度能佐其君平淮蔡而不能防其用聚斂之小人、蓋三臣者、知正君而不能格君。陛下方行堯舜之道、視唐三君蓋優爲之。臣非不能高談皋夔稷契而猶援三臣以諷陛下、亦區區陳善閉邪之意。次劄言、今聖斷赫然、忠邪賢佞固已判別、但君子待小人常失之恕、小人之仇君子必窮其毒。裴延齡沮陸贄大用、顯擠之也。盧杞薦真卿使希烈、陰禍之也。承璀薦李鄘、叔文薦杜佑、小人情狀巧僞百出。古人鑄鼎象物、魑魅魍魎各圖其狀。

且歷言元祐之盛、以馬呂之賢而不能勝京卞之姦、宜監往事以愍後患。時荆襄圖上八陵、公言、朝陵之使不可已、中原之機不可失、然治內治外、固有本末、柔遠能邇、亦有先後。自開禧用兵、誤國嘉定、堇堇自守、規模不立、既不能制亡虜垂絕之命、何以遏彊寇方張之勢。韓人與我固無讎隙、獸心無厭、豈知逆順。頃犯襄蜀、既知我地利、後誘我夾攻、又知我無力。今小使未反、萬一突然其來、何以禦之。惟有守衛三邊、爲綢繆戶牖之計、綏懷遺黎、示經略中原之慚。四月十四日、御筆除左諫議大夫、越十日兼侍讀、皆辭、不允。上殿首言、近都堂集議、觀范葵及子才論奏書牘、議論蠡生、氣吞四夷、豈天將混一宇宙、遂生斯人、爲時用耶。然兵重事非可易言。臣退而端坐深思、終不得其說。今范改圖易謀、不膠前說、而葵氣愈銳、謀愈決。昔勾踐生聚教訓、十年而後平吳。諸葛亮閉關絕棧、二十一



年而後出師。葵帥淮東甫及數月、而欲建規恢之功、古人何難、葵何易耶。臣方草此疏、得荆襄帥臣嵩之所申、言關河之未易守、且餉道尤難通。荆襄之失、議者罪其始謀之不審、而今者所奏則不可例以爲非。但嵩之則謂淮東沮其和議、葵則謂荆襄忌其成功。惟陛下取二帥臣之奏、則是非得失可以互知。次言、一臺臣交詆、臣叨諫長、罪實在臣。陛下奮發獨斷、擢其一言。於西掖、然後天下知正論之必伸。然臺臣尙多缺員、宜拔直諒以充其選。又五月對首言、故相當國垂三十年、雖無經綸而有把握、旁溪曲徑、一切塞絕、若不出其意、則人主號令不可行於殿陛。然欲人主無好惡而已之、作好作惡則無所不私。欲外戚無僥倖而已之、親故意所欲予者則所求必得。欲宦官女子絕干、請而已之、嬖奴寵妾則招權納賄。狼籍難掩、趨者瀾倒、知有私室而不知有公朝、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

父。臣願大權在^①人主而政本歸中書。蓋權在人主、下無專政之嫌。政由中書、則上無自用之私。君臣之間、兩盡其道。次言、陳璟爲御史、上問所以爲御史之道、對曰、使臣拾遺補闕^②、則可、使之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臣雖不敏、請事斯語。又言、范鎮謂備契丹當寬河東、河北之民、備靈夏當寬關陝之民。臣亦謂今日欲經理中原、則其勢當寬江淮之民。民之困於糴買、困於工役、困於夫^③、運者、以臣所聞、沿邊郡縣官吏誅求殆盡、駸駸及於沿江之民矣。臣願陛下下霈然之詔、以先臣鎮之論風厲沿邊帥守及麾節之臣、稍寬科抑、爲國家愛惜根本、天下幸甚。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八月、陞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兼權參知政事。以目病、又以雷發非時、屢丐祠、不允。三年七月、除參知政事。以淫雨三乞待罪、上自引咎、眷留甚至。公益感奮、知無不言。屬議明堂、郎官陳康

熙奏乞以太祖、太宗、寧宗並配，公搜檢祖宗典故及先朝諸臣王珪、錢公輔、孫抃、呂誨、張方平、呂大防、胡直儒等所議條畫以奏曰：「唐饗明堂，皆由曲學誤引。孝經嚴父配天之文，至我朝高宗皇帝聖見超絕，決於獨斷，以紂祖進父爲非，專用有周明堂之典，專奉太祖、太宗以配天，此萬世不易之禮也。」奏入，上從之。九月十七日，明堂以雷雨作，待罪左右相清之，行簡並冊免。是夕宣押喬公回，除侍講。二十一日，奉御筆兼同知樞密院事。續又奉御筆，命公與李公鳴復輪日當筆，力辭，併乞屏歸田里。降詔不允，繼頒御筆勉留。雖與李公協贊，而事多取決於公。察官唐璘嘗劾某士，某士蓋當時朝家倚以治賦者，上欲留之，公言不可。璘不知，反疑公庇之，遂劾公寬而無制，懦而多私。璘素出公門下，其改秩登畿皆用公薦疏入，朝論駭之。公言：「璘素孤直，所言深中臣罪。」璘遂出漕江東，俄擢廣

帥。余與璘布衣交，晚使番禺，與璘語及公，璘未嘗不服公之雅量而自悔其輕發也。公益求去，不獲請。其冬喬公再相，嘉熙元年二月一日，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丞相每朝奏事，上輒顧公問曰：「卿以爲何如？」公具以實對，當軸者忌焉。有旨條其邊防，公言兩淮各宜招遊擊軍以爲諸城之援，公安置立重屯以爲江陵屏蔽，又欲於鼎澧之間招萬兵以制猺蠻，以防蜀道。又江西、湖南衝要處皆宜增兵守備。喬公欲置籍考覈諸郡逋負，版曹歲計者，公言朝廷當令宰相督責版曹，上作而下不應，當易其人。喬公終以公所言拂己，爲不樂。六月，京城火災，宰執中獨公挺身出傳上旨，諭諸將士皆用命，燎原之勢俄頃撲滅。先是，都人有黑龍傳令之謠，公生於辰，豈其讖與？杭相李文清公每見公論事，必曰：「平生但以公爲寬和長厚人，今親見乃如此，深切歎服。」是冬十一月，諫議大夫蔣峴觀



望當軸論公事。章不付出。公乞罷機政。詔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不拜。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公既歸里第。治園池。植花竹。與族戚朋友相狎。其間仿洛社諸公爲真率集。城南五里瀕江有釣臺寺。乃公舊日講學之所。扁曰精舍。暇日漁釣樂而忘返。遇水旱。必爲里人告地主。蠲賦役。議賑貸。雖樂人之樂而未嘗不憂人之憂。鄉人如竹湖李公。抑齋陳公。皆敬而愛之。年甫七十。乞掛冠。七疏然後得請。除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晚歲以拱極名樓。上書扁額以賜。公自還政。以至納祿。獨備人間五福。然念及時事。必輦蹙而言。初不以出處進退爲間。寶祐三年五月。與客夜坐納涼。忽感脅痛。雖飲食寢少。然神明不衰。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於正寢。年八十四。聞者如喪親。哭於家者。哭於途者。望門而哭者。肩摩袂屬。遺表聞上輟朝。贈少傅。諡文定。公世爲福州侯官縣人。舊

居清溪。曾祖可大。累贈太傅。妣陳氏。魯國夫人。祖獎。累贈太師。漢國公。妣陳氏。周國夫人。考汝永。累贈太師。齊國公。妣黃氏。越國夫人。娶潘氏。贈魯郡夫人。先公二十八年卒。公爲卜宅兆於長樂縣阮山。及公薨。啓視溫潔如新。遂以其年十一月壬寅合葬焉。公與瓜山潘君柄同師紫陽翁。瓜山知公必貴。妻以兄子。公雖魁輔。潘雖匹士。然世兩賢之。猶管幼安。華子魚。未可以貴賤判優劣也。子男一人。德起。擢嘉定癸未第。後改奏京秩。嘗列屬奉常。力辭蒲壘。改奉玉局。以便親養。故家中之原明。公休也。終於朝散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孫男一人。紹祖。承奉郎。初雲臺公請余論次阮山隧碑。余方屬藁。忽聞雲臺仙去。余哭之慟。承奉君以書來責前諾。余視前藁。或倉猝未就緒。或簡短不盈幅。先發書弔承奉君。乃掩涕抑哀而秉筆焉。距公之薨與葬十有四年矣。公於孝友素隆。上世田廬悉推

與^①弟官其^②。二子二孫於^③。二妹尤篤。奏薦及其二甥。視弟之女如己出。此雖細行、亦叔季所難也。有廷對策、奏議、詩文、雜著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余周游斯世兮、博^④考前載、鄉俗之薄兮、喟然深慨。有二士兮逢昭代、一攀龍兮一峨多。受解衣之知兮、蒙割袞之愛。居則曰生死臨前兮、不相^⑤。負背、忽忘膠漆之情好兮、怵毛髮之利害。其發也、如含沙之蜮兮、入懷之蠆。聞者莫不瞿然兮、疑而駭。受者若無所聞兮、靜以待。曰此孤直兮、蹈禍不悔。所言簡切兮、是臣之罪^⑥。與之終始兮、更迭中外。嗚呼此風惟魏公之鎔陶兮、與潞國之薦介。世豈無偉人兮、常病其德度之隘。李惡梅、曾之浮薄兮、范訝徂徠之怪。昔熙豐、元祐間兮、理亂消長之會。惟戇叟伯淳於此兮、乃瞭然如^⑦。著蔡。□凍^⑧。水之偏小兮、嘆韓、富之不在。孰能剖局之鏑兮、納之於吾闥之內。余歷評群公兮、皆未若毅齋之大。鎮物如山兮、

容物如海。題之冢上兮、以俟南董氏之采。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七

銘張渭叔墓

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爲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也。韓侂冑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僞學、舉子文字由是大變、不敢爲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僞學之尤者。而渭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摳衣焉。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清叔曰、渭叔蓋頓有覺焉。後移書曩所師寺丞呂先生、先生甚善其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譽、富戶欲妻之、渭叔笑不顧。以爲論財、夷虜之道。後知玉牒趙共甫賢、遂聘其

兄之子。雖甚寔安焉。親故洪雨苦乏。親喪未舉。告渭叔。命其室人傾囊周之。衆人咸以爲難。篤於好善。勇於改過。朋友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哀哉。越三月。而趙氏產男名堅老。將以庚午正月戊戌葬於其鄉之董塢。渭叔之父諱汝弼。某已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墓。銘曰。

人心虛明。變化云爲。不可度思。渭叔覺斯。

楊簡撰 《慈湖先生遺書》卷五

知黎州兼管內安撫高公崇行狀

高公諱崇。字西叔。世家邛之蒲江。維高氏以學業行誼聞于州閭。至大夫而家益昌。生六男子。冢子載。故奉議郎。知靈泉縣。次稼。今爲朝散郎。前知榮州。公在第三。幼英晤。受學于鄉先生杜德稱希仲。爲文宏以肆。聲律所不能束。大夫與譙夫人持家矩度嚴。程督諸子窮晨夜弗懈。公勤禮篤學。大夫

愛之。遣從李中父惟正學周禮。未冠。已馳聲士林。尋著錄于成都之學官。李子周峯。何叔堅德固。以國士期之。春秋試事。必居第一。紹熙三年。大夫以詞賦舉于鄉。由是十年間。師友兄弟接踵科級。公每試輒居首選。而實大聲宏。人所媚忌。率降待補生第一。蓋嘗因周官慢朝。援陳靈公與孔寧儀父戲昵事。有司黜之。又嘗論紹興狄難。因及劉豫入寇。有司謬謂劉裕嘗篡晉。紹興間安得此人。又黜之。若此類者三。公不以芥蒂。益大肆于學。與仲兄二季弟處。某時以館職補外。得與聞講肄之餘。寒燈破窗。泊如也。大夫即世。公哀不自勝。盡瘁喪葬。母心以寧。嘉定六年。與仲兄各舉于成都。潼川路轉運司。同赴類省試。公以周官擬首選。知漢州許子然沆私其客羅傳之。與主文何叔堅論議激觸。移公爲第四。入對大問。海內人士望二高風采。恨不先睹。眞希元德秀爲人言。使二高不爲舉首。是



儒藏

盲有司也。時任伯起希夷嘗爲廟堂言、政事與議論自爲兩途、不必徇人言以搖國是。於是任爲詳定官、而蜀士皆不在前列、故公與仲兄各以進士出身得官。李思行鳴鳳時以館職校試殿廬、出爲人言、高西叔嘗擬甲科爲他人所沮、錄其對以示人、至今戶有此文。筮仕爲眉山尉。八年春視事、郡有老嫗獨居、夜死、穿穴具在、莫知殺者主名、公以厚賞重罰得賊于成都。又白縣宰、得三鄉顧役錢月給部曲、不愆于期。士爲公盡力、盜賊用稀。尉廨在南門外、屋積階圯、公作而新之。前堂後室、東窗西圃、教閱有地、眺瞻有所。眉易治而難服、公泣以清嚴一辭起敬。故參知政事李公壁家居、於士少所容接、而卷卷於公。春秋之月、戚友之會、公未嘗不得與。太守宋正仲德之引入幕府、張義立方繼至、尤所敬禮。校試于簡、號得士。監司牧守薦舉交集、陞從事郎、堂差教授眉州。以母喪去官、旣除、語

不及仕。工部尙書楊叔禹汝明白丞相、請以教授成都。南海崔正子與之來帥成都、一見奇公。未幾攝制置使、移治利州、公往餞之、請罷舍選法、復養士田。蓋先是懲養士泛濫之弊、以舍法限弟子員、舍選之名雖美而教養之數十減其六七、教官往往以學糧之羨爲媚上之資、故公首及之。朔月月半講授、公辯析精微、音吐洪暢、聽者屬心、士之就公養者倍於昔。土人謂三十年所未見。公歷控于臺閫、得緡錢萬餘以益之、增齋廬以贏之。轉運判官范君仲武由漢嘉守將漕成都、頗眷故封、俾公校士于嘉、同事無小大、於公取決。未旣厥事、以疾引去。使者以所得之士率出於公、乃上諸朝。張義立時爲刑獄使者、楊無悔師復爲總領財賦、汪茂明果爲提舉茶馬、皆願公出其門、公未嘗自請也。崔公抵益昌、薦書從置郵以來、又薦公、請加召用。制司薦士舊以四人爲限、公官簿居五、僅得陞擢



之命、寶慶元年改宣教郎、堂差知什邡縣。縣爲廣漢劇、積弛旣久、帑人告匱。公爲更催科之令、分額刻期書之于冊、俾民自視其條目以上諸縣官、人情勸趨、不兩月間、庫管充羨。未幾入外省、充點檢官、首謂士之涉獵淺浮者、掇拾關洛方言、竄入舉文、以阿時好、最後學膏肓之疾、宜痛除之、以救文弊。茶馬使者應文叔懋之時爲主文、嘉納其說、揭之棘門、凡所拔擢皆視其言而進退之、時論浩然歸重。二年旱、明年春饑、公發常平米爲食、以食之、移書張義立、請飯飢一月、散之日又給一月、使者是之、所活不下千人。又立爲社會規約、俾邑士遵行之、至今不廢。決囂訟、懲鬪狠、質明而視事、日未中而退、綱條旣立、百廢具修。以其餘力尋繹經史、容接人士外、至橋梁舍館、闐闐術徑、罔不新美。衛元包之宮舊在縣旁、歲久榛圯、公讀其書而異其人、爲葺祠宇、俾學者知所矜式。縣有滑胥持吏短

長、弟兄盤結、久不能去。公至、白諸刑獄使者、迸之遠方、人謂非潔己者不能。縣爲防以溉田、貳令者往往取徒長之金而私其利、雖旱乾水溢不恤也。公悉更其法、第賦役之高下、式竹槌之大小、俾民自修、官吏不得以並緣爲姦、役簡而隄固、至今爲便。用登極恩轉奉議郎。在邑三年餘、無絲髮擾民。紹定元年、至利州、謁制置使富川桂公如淵、一見留寘幕府。先是利東西路分置安撫、一治興元、一治新沔。自鄭損以制置使移司新沔、虜嘗入寇、損倉皇回利州、人情震懼。公謂爲今日計、宜循舊比、以二帥分治梁沔、守衛邊場、制置使還利、端居堂奧、委任責成、庶幾緩急不致貽輕納侮。譬諸象弈、大將不出宮、不臨河也。又嘗謂川秦茶馬可分、利東西路戎帥可分而不可合、時論以爲識時務之要、後皆如其言。公才資爽亢、遇事可否、不少回屈。時有餉所屬官吳震乙、依憑王人、陵籍州郡、公移

書諸司、數其害民蠹政、斷不可舉。且誦言于衆、謂今視蜀餉爲何等事、乃付之此輩、聞者快其言、而媚疾者衆矣。公自度不可留、辭至七八、桂公姑聽其去。二年、通判黎州、尋磨勘承議郎。黎爲西川屏翰、而備邊市馬、關係重大、白奴兒結構難以來、率以馬直爲兵端、事隸郡丞而錢帛制于茶馬司、每歲三千爲額、前人常賴其賞、然歲入輒半之。公綏御有法、夷落四集、一歲之馬當前官一任之數。茶馬司本錢未到、乃以他錢代支、不足又以私帑繼之。餘直未充、蕃部流言、公日夜調護、關白茶馬司。先是茶馬司移書朝士、馬直之當發而不發者爲寬剩錢、丞相聞之、將以充蜀中科降之數、敝蒙牽掣、相持益堅。及事轉急、遣屬按視、始究其實、即發緡以償之。是役也、微公盡言無隱、幾啓夷釁。事定邊寧、不以及格爲賞、反以要脅爲罪、公一毫不較、泣職滋恭。近山有蒙秦化、相傳爲古爛柯地、符溪

薛仲章紱嘗仕于彼、建玉淵書院以來、學者講習、久廢不治。公修其牆屋、軒戶、將與邦之秀彥肄業其間。會闕守、以公攝郡。該慶壽恩、轉朝奉郎。四年六月、被命即眞。未幾、韃虜盜邊、羽書絡驛、盡發牌丁以備戰守、裹糧積倉、夥費醲賞、去輒不返。又召雄邊子弟多至千數百人、邊地空虛、夷輒伺隙。或報白蠻踰河而來、數幾七百、公厚募勇士、一日而千餘人、鳴鼓揚旌、布列高阜、番落望見、奪氣屏息。甲仗軍需、積久剋敝、公命工改爲之、凡弓矢、弩鏃、刀戈、甲冑、數皆五百、軍容一新、鄰州資其用焉。移屯戍卒歲以千人、自邊釁開、益部內守、久留不遣。公慮夷人瞞知、力請于制置副使、僅得其半、俾與州卒共守、嘗罰信核、士氣懽踊。虜知有備、久不敢窺。置籌邊庫、凡圖回貿易之利、皆貯其中。煮備邊鹽、俾土人日用飲食無艱、而官賴其用。始至、帑緡五百、去之日、鹽米雜物多至十餘萬、而它藏名色



不與。自夏徂秋、疾日以亟、視事如昔。秋末始得報罷之命、即忻然曰、吾欲退閒久矣、苟以是生還、爲幸曷甚。吾奉法潔身、恃以無恐。黃公辟書謂官箴士檢、雅尙端潔、人所共知、不識坐我何罪。暨堂帖以臺疏至、讀半、徐曰、吾不欲久居幕府者、蓋以是如抑求郡之僥倖、塞覓舉之姦貪、結憾同列、取惡餉所、今之得罪、固其所矣。而吾嘗移書數潘福之不可用、帥不我聽、報書具存、今謂朝廷用人、大闔命將、皆我之由、是誣天也。敗蜀殄民、責有在矣。然而不足復計。後九月癸酉、忽索紙處分家事、命魏良貴書之、而自題其末。十月癸未、乃卒。語不及私、辯不及謗、第言無負君親、吾奚憾。公積思力學、抱負奇偉、自爲布衣、識遠才邁。刑部侍郎吳德夫獵諭蜀、公謂今蜀道始平、士修不率、宜推明正學、以厲人心。吳公爲建三先生祠、人謂知本。公窮經析理、明暢精詣、遇事感慨、奮髯抵掌、視王公貴人亡

如也。逮爲吏、益以直道自信、遇所譏評、皆推見肺肝、故善者與居、喜其交警、玄發而不善者並游、則常病其盡言以招過。然善者少、不善者衆、是故雖見知於善類、亦受侮于群小。天分過人、自經史傳注下逮騷典、記聞博洽、名章俊語、層見錯出、絕去畦畛、自成一派。雖弄翰戲詞、亦殫極精妙。以科目舉者、楊叔禹與吏部侍郎胡仲方、渠、兵部侍郎杜忠可、孝嚴、以召用請者、前崔後桂。今上嗣位、以賢能才識舉士、今工部侍郎黃德常、伯固與一時監司皆列上之。平生著述有周官解十二卷、有經史雜議□□卷、歌詩□□篇□□卷。其言論風指可爲後法者、又莫之勝載。生於乾道九年、卒于紹定五年。娶同邑樊氏、卒于開禧二年、年三十有四。再娶新津扈氏、卒于嘉定十二年、年四十有二。皆贈安人。子四人、斯猷、斯仁、斯和、銀菟。次斯仁以後季弟茂叔、女二人、長適前綿州教授唐季乙、先卒。次

適謙似曾。內外孫男女九人。斯猷兄弟將以六年正月壬申、舉公之喪葬于縣之普慈鄉仁惠里坎山、事嚴未及謁銘於立言之君子、敢爲次其閼閱行治卒葬如右。謹狀。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八

故迪功郎致仕史君孟傳墓誌銘

今之學者例曰自隋唐以科目取士、士習於浮夸、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姑以譁衆攫榮亦可矣。乃若窮深務廣、則有司所未喻、博古通今、則有司不及知、故遂以大慚則大好爲不可易之論。嗚呼、胡不以吾友史君孟傳之事觀之。嘉泰元年、予以劍南幕府較士于眉士之通春秋者、詢以霸業所由始、迨策士于漢中、舉唐入閣本末爲問、其間乃有博瞻宏麗者、予異而拔之、則丹稜史孟傳守道也。其年其叔父君承名坤柔、與其鄉人稱之無異辭、予始內交焉。又九年大比、有司以左右史沿革策

士、有謂二史不當隸兩省、又謂國朝之史自時政記起居注、國史、日曆、實錄、玉牒、聖政、寶訓等書、凡皆經歷宰輔始得上聞、故載筆者不得直書、反覆辯析、如素官于朝者、發其名又孟傳也。又九年、就外省疏春秋經傳柢牾、辯晰不遺、有司愕曰、是敢與公羊子辯、必老於經者。乃得奏名。嗚呼、孟傳以正學直道、未嘗爲大慚之語也、而有司取之、公論許之、是則患有司之不公不明、而惟浮靡之是習、苟以譁衆攫榮者、不惟淺之待人、亦薄乎處己矣。得之不得固不在是也。孟傳治裝入對、忽以疾卒。實嘉定十三年正月甲子、得年四十有八。詔附劉涓榜、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十二月癸卯、葬於墓頤山壽鄉丑岡之原。予得罪南遷、會恩生還、厥子廉璧過予泣曰、父歿十有三年矣、龜始食哀、惟吾父生而惟先生之依、歿而非先生之文將亡以空、願有以寵綏之。嗚呼、孟傳非予



藏

銘誰宜。史氏自臨邛府君灝始入蜀、占名數丹稜。八傳至克恭、自榮州軍事判官攝本縣令、禦賊于蟠龍峽以死。嘉泰間錫廟褒忠、封忠佑侯。曾王父憲、王父儀、迪功郎。父元談、妣王氏、孫氏、孫故太學博士逢之孫、知永睦縣份之女。孟傳孫出也。眉曰秀傑、矩範夙成。年十四、以能文名于郡國。舉文固非其好也。自經子百氏及歷代國朝諸史一覽不忘。故發於文、則援據詳博、詞辯雄放、頃刻數千言、見者駭服。退而即其人、似不能言者。異時學者託周、程諸儒先語、以自標榜。孟傳爲詩曰、但使躬行皆孔孟、何憂吾道不周程。此豈苟於言者。其後學曰肆、名曰大、願交者曰廣、每誦前輩語、云士不可多受恩、亦不可多受知、故獨於予爲平生交。予召爲學官、孟傳不能從、則以屬予外舅故荆湖北路刑獄使者楊公熹。予後守漢守眉、持節潼、遂、又與之俱、始識後谿劉公光祖、雁湖李公璧、皆恨相得

之晚。李公嘗語及本朝明堂用吉辛故事、孟傳隨問辯對、不失一字。屢試輒奇、有欲爲之地者、孟傳不可曰、爲我謝夫君、吾寧黜不是之爲也。取同郡李氏、生一子、即廉璧、嘗與賓薦。一女、嫁同郡劉鑄弟守文、愛之篤、推田廬予之。予爲買屋于眉之南門、有大家以小屋易之。孟傳不之較、亦未嘗形之言也。平生論著有傳齋集十卷、傳齋有用之學二十卷、春秋統會十二卷、周禮略十卷、書略十卷、詩略十卷、廣編二百卷、雜鈔五十卷、國朝名賢年譜十卷、廣編藁未竟也。孟傳爲人不苟得、不輕訾笑、不戚貧賤、於我乎館者二十年、猶一日也。所謂博聞強識而遜、篤善行而不怠、孟傳非與。雖然、孟傳之遇也、有司取之、公論予之、此人心之公也。而未及有行、天遽奪之、天固與人異嚮與。銘曰、茸顯瘝在、式登于耆。侯德侯藝、匪折伊奇。謂天簡賢、我不敢知。胡瓊爾蘊、靡一日施。如馬斯馨、旋控

其馳地泐有已茲銘永貽。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

校記

①齋：原作「肅」，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②韓：原作「翰」，徑改。「韓」也者，韓侂冑也。

③之非：原倒，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乙。

④章聖：原作「章信」，徑改。按「章聖」即宋眞宗。後

文即作「章聖」。

⑤「張」字原在「王」字下，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乙。

⑥宮：原作「官」，據右引改。

⑦駭：原缺，據右引補。

⑧幣：原作「弊」，據右引改。

⑨「朕」字疑衍。

⑩新：原作「斯」，據右引改。

⑪名：原作「其」，據右引改。

⑫上：原作「土」，據右引改。

⑬效：原作「郊」，據右引改。



藏書

⑭「十」下原有「歲」字，據右引刪。

⑮「續」下原有「數」字，據右引刪。

⑯祐：原作「祐」，徑改。按「祐」者，西晉名臣羊祐也。

⑰觀：原無，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補。

⑱「議」原作「試」，「恨」原作「限」，據右引改。

⑲浮：原作「俘」，據右引改。

⑳自知：原倒，據右引乙。

㉑扇：原作「有」，據右引改。

㉒阿：原作「何」，據右引改。

㉓身：原作「自」，據文意改。

㉔推：原作「推」，據右引改。

㉕珍：原無，據右引補。

㉖常：原作「嘗」，據《宋史·真德秀傳》改。

㉗贛州：原作「贛州」，徑改。

㉘卒以帖息：原作「卒之以帖息」，據清抄本《後村先生

大全集》刪改。

㉙文：原作「大」，據文意改。

㉚鈴：原作「鈴」，據右引改。

㉛哭：原作「突」，據右引改。

㉜期：原作「欺」，據文意改。

㉝隆興府：原作「龍興府」，據《宋史》卷八八《地理志

四》改。又「使」字原無，據右引補。

㉞贛：原作「贛」，據文意改。

㉟煩：原作「還」，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㊱仍舊任：原作「任仍舊」，據右引乙。

㊲議：原作「散」，據右引改。

㊳「自」字誤，或當作「汨」。

㊴焉：原無，據右引補。

㊵「蓋」下原有「儒」字，據右引刪。

㊶皋：原作「畢」，據右引改。

㊷知：原無，據右引補。

㊸其一言：右引僅「一」之「字」。

④而己之：原作「之已而」，據右引乙改。

④千：原作「于」，據右引改。

④「在」上原有「而」字，據右引刪。

④闕：原作「關」，據右引改。

④夫：原作「失」，據右引改。

④月：原無，據右引補。

⑤權參：原倒，據文意乙。

⑤言：原作「知」，據右引改。

⑤誨：原作「海」，據《宋史·呂誨傳》改。

⑤誤引：原倒，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乙。

⑤朝：原無，據右引補。

⑤嘗：原作「當」，據文意改。

⑤「素」下原有「公」字，據右引刪。

⑤軸：原作「局」，據右引改。

⑤間：原作「問」，據右引改。

⑤己：原作「也」，據右引改。

⑥徺：原缺，據右引補。

⑥仿：原無，右引作「訪」，茲據文意補。

⑥忘：原作「亡」，據右引改。

⑥「啓」下原有「氏」字，據右引刪。

⑥隧：原作「遂」，據右引改。

⑥「年」下原有「而卒」二字，據右引刪。

⑥與：原無，據右引補。

⑥「其」下原有「於」字，據右引刪。

⑥於：原無，據右引補。

⑥博：原作「搏」，據右引改。

⑦相：原作「想」，據右引改。

⑦兮：原無，據右引補。

⑦是臣之罪：原作「是忠臣罪」，據右引改。

⑦乃、如：原無，據右引補。

⑦□涑：原作「之悚」，據右引改。

⑦得：原作「敗」，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⑦⑥之：原缺，據右引補。

⑦⑦于：原作「以」，據右引改。

⑦⑧舉：原作「朝」，據右引改。

⑦⑨其：原作「共」，據右引改。「其年」二字右引作「既而」。

⑧⑩磬：右引作「齊」。



宋儒

宋儒碑傳集 卷一八〇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八十一

史堯輔 杜杲 張鈞

宣教郎致仕史君堯輔墓誌銘

史爲太原右姓、自唐宣宗時爲臨邛縣尉者曰灝、始居眉之丹稜。入國朝、乾德初全師雄之亂、曰克恭者以攝丹稜令死事、後賜廟褒忠、爵忠佑侯。侯之曾孫潤辭主果之西充簿、蘇文公字以叔則、再傳至汝士、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終寧州戶曹。生貫、貫生似孫、劉起居光祖嘗銘其墓、似孫生堯輔、字充甫。狀貌清羸、若不勝衣、而明晤夙成。年十二三、即受春秋于橫舟、劉子有奘、同門者百數、已翕然歸重焉。厥十有五、與蘇文定諸孫講學于德溪、旁通六藝之文、夜以繼旦、粹諸儒先嘗所傳授、傳以己意、趣詣益不凡。爲文識古今體勢、詩調尤脫棄凡近。開禧三年大比、以易學冠同經生、中類試高等。是歲孽韓就殛、明年諸嘗與韓忤者以次召用、

朝野交賀。充甫對策廷中、獨抗言曰、陛下謂去一權倖足以爲更化邪、霍山之去未幾而漢之權移於內侍矣、梁冀之誅未幾而漢之政出於丑邪矣。唐誅權臣、憂在宦官、及誅宦官、憂在藩鎮。余同年友真景元德秀、端人也、得其文第之前列、爲詳定官所抑、以冠乙科、調永康軍青城縣主簿。歸未及里而喪其母、又明年而喪父、柴瘠加等。前吏部郎雙流范少才子長聞其賢、合里中子弟而授之室、人人自以得師。除喪、調昌州大足縣尉。未上、上謁帥司范公、以書局留之、與修職方志。今吏部郎黎德立伯巽守昌元、移書范公、願得充甫攝郡文學。充甫亦力請還次、思職勤事、守器重之。邑多盜、民賦吏以避役、充甫白令、悉補授焉。并兼之民隱田詭戶、繇賦不均、又白守第其高下爲之籍、且以聞諸朝、民率謂便。今潼川漕奉常丞程叔達遇孫宰丹稜、雅善充甫、於是言於制置使董君居誼。董未



始識充甫也。遂以歲薦之員上之。尋又以舉將陞從事郎調合州推官。嘉定九年類省試爲點檢官。已病肺不能聲。余知充甫有年。會將漕東川。即招致幕府。及歸自類試所。則病益侵。然猶彊自力。未嘗釋卷也。十二月壬子。卒于候館。得年四十有四。先是以蜀遠士不能自達。故於進士三人。近臣特薦。嘗有朝蹟及過闕留中之外。俾外闕得以拔士之尤者。或五六人。或三四人。或一二人上之。號曰歲薦。由淳熙以後。召用者已四十人矣。既有常比。故報可不越旬時。董君旣薦充甫。人謂必且召用。使在三館兩學。不謂能稱乎。乃自近歲奏報稽滯。董所薦士凡閱二年不下。其後或召或否。而充甫僅得陞擢之命。亦已不及見矣。是可嘆矣夫。妣李氏。孫氏。楊氏。皆同郡人。充甫孫出也。事楊以孝著。取同邑李氏。生子皆夭折。今僅存惟一女子。曰招慶。未嫁。從父兄之子女孤貧亡依。所至挈與俱從。

女將行而充甫疾。猶命其家人經理娉事。曰毋使我愧吾兄也。遺令以從父弟堯烈之子顯僧爲後。充甫平生澹於貨利。奉賜聽其家人自爲。率緣手盡。已惟破喪敗絮。精誦若吟。窮晨夜不能休。以是終其身焉。喪歸。僅有雜稿及諸經講義五十卷。自隨。無餘貨也。余旣爲買棺給喪事。又以錢百萬遺其妻孥。俾買郭外田給伏臘。又得范程二公及前軍器監丞劉思莊翊之。合錢五十萬。遂併以買田。顯僧卜十有二年。□□□以充甫之喪葬于縣之□□鄉石子山丑岡之原。而先事之歲。墨衰經以過。余曰。惟公知我父者。敢以竊銘爲請。余不忍曰不可。則爲之銘曰。形容之癯。而學之腴。生理之枯。而詞之敷。孰爲肱之。氣質爾殊。曷又瘖之。崇降痛痛。嗚呼史君。誰與默儲^①。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一

杜尙書神道碑

公諱杲字子昕。曾大父圯提舉江西常平。大父鐸知萬載縣。贈大中夫。父穎^②刑部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母陳宜人。贈吉國夫人。杜氏本京兆萬年至提舉公始居邵武。公少與兄東弟耒^③場屋齊名。而獨見遺^④於禮部。以父任待通州海門買納鹽場闕。潘提舉友文檄攝建陽尉。秤提法行。公面責潘曰。公奉新書太過。八郡騷動矣。潘愧謝。稍弛其禁。陳提刑彭壽檄攝閩尉。甲子死。誣乙殺之。公驗屍於髮中得砂。視甲舍傍有池砂類髮中者。鞫問。子果溺死。乙乃得釋。至海門謁鹽使豐公有俊。曰。小官惟冒於貨者當譴責。情可矜。力不逮^⑤者。教之可也。奈何皆臨之以威乎。豐公悚然。遂爲知己。李公珣制置江淮。羅致幕下。滁受兵。檄公與同幕王好生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隔壕哀鳴。求入避。滁守固拒。公啓鑰納之。虜圍城數重。公登陴^⑥。中二矢。益

自奮厲。士氣百倍。虜技窮去。犯齊安。李公會合援兵幾十萬。未至。虜解去。兵在道不相統壹。且潰亂。李公曰。非子昕無可行者。公求制劄二十道以行。先以帥命喝犒。擇諸將尤桀黠者出一劄抽回。踰^⑦時又抽一軍。不二日諸軍悉回。無敢譁者。李公累奏公援滁功。不報。公從李公。與之終始。豐公建西閩。辟梁縣。胡公槻總西餉。辟鳳臺酒官。皆力辭。海門秩滿。調江山丞。畿漕朱公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東總。與岳總領珂議不合。慨然引去。岳出文書一卷。曰。京剡也。公曰。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岳怒。公曰。可劾者文林。不可強者杜某。岳遂以欠蘆錢劾。朝廷察蘆錢無虧。二劾皆寢。西閩曾公式中辟蘆州節推。浮光兵變。公單騎往。戮止渠魁。守將爭餉金幣。公封貯一室。將行。屬郡丞鄭準悉返之。安豐守告戍將扇搖軍情。且爲變。帥欲討之。公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



無它、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新社壇、學宮、罷元夕燈。歲歉、諭富家曰、吾不損米直、若但出糶、吾依市直爲民代償三之一。全活者衆。邑有劇盜二、設賞獲之。帥方姑息盜竊語曰、吾不失在制置帳下。公命杖死縣庭、而以專殺自效。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公書其牘云、傳曰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常享、或去或終、當歸二子。季提舉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安遠縣、考舉及格、免班引。改通直郎。逆全犯邊、季公時已帥廬、辟公濠倅。上以公久習邊事、擢知濠州。趙大使善湘謀復盱眙、密以訪公、公曰、賊恃外援、當斷盱泗浮梁以困之。卒用公策成功。女真數萬厚齎駐榆林、阜請降、或請誘而圖之、公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遣其衆。秩滿、令奏事。端平初

元、過廬謁全帥子才曰、北伐不可止矣、公必有以堅^①凝其後者。全曰、以淮西兵守潼關、以淮東兵守黃河、公始爲之隱憂。除主管官告院、知安豐軍。三帥出師、除公淮西運判、公曰、昔張魏公督師、以趙開主計、今日諸公無愧于先正、趙開之任、僕豈其人。詔廷紳邊臣各條戰守、公封上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方草奏、客曰、今^②歲當任子、不爲賢郎地乎。公笑不答。大使括舟載糧、公曰、師遵陸而糧用舟、緩急必相差池、請以夫運。大使許之。既而劾公調夫煩擾、沮撓軍事、削兩秩罷。時在外諫北伐者惟公一人、及鋒衄洛陽、退師保境、兵釁遂開、不可復合、人始伏公先見。奉崇道祠、復元官、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韃謀入寇、公曰、此虜常先取一城爲家基寨、然後深入。順昌爲豐、壽屏蔽、而復在淮北、兵寡餽艱、使虜得之、二州危矣。以白

制司命幕客沈先庚遷其軍民士庶航錢粟迓之。虜果大至，我舟已盡泊南岸。崔文舉、范用吉二叛憤咤，以俚語詈公曰：「吾欲取此城，乃爲老賊所先，休看他城子矣。」順昌軍民駐壽陽，復運米二萬斛，楮七萬餉之，衆感慨忘其遷焉。又謂兩城相望，其間當有小城以接聲援，益繕安豐縣城，使沈先庚戍之。虜來，攻不克，殺其將塗金朱袍者二人。虜去，縣圍郡城，公使聶斌布重兵守禦。趙諒提輕騎攻劫四隅，設伏，城中晝無人聲。虜登高望之，莫能測。公出其不意，開關鑿擊，虜麾其下曰：「南兵狠，速返勿留。」赤老國王者大掠淮東，厚裝而歸，公曰：「是可擊也。」命順昌守樊辛率死士劫虜帳，俘獲萬計，奪馬四百匹。亂屍中有腰木牌書「皇弟國王者」，虜法貴木牌，在金銀牌之右。夕劫二寨，皆中，醜類潰散，猶以番書求亡馬五百。公六世祖待制公杞守慶州，元昊求降人孟香，報曰：「償所掠則返孟香。」夏人

不肯償，我亦不與孟香。北人謂我爲慙，爾爲您，公用待制公遺意，效北音檄答之云：「您還鹵掠，慙還您馬。您不還時，慙也不還您。」虜遁去。端平丙申冬也。明年嘉熙改元，公益爲備，浚舊濠，築外郭。其冬虜必欲得城，掃地而至，大設攻具，以火炮焚樓櫓，公隨壞隨補。以八都魯硬軍斫排杈木，八都魯者皆死囚，使之攻城自贖。所披甲以牛革十餘重爲之，設面簾以障矢。公募善射，用小箭專射其目，盡殪之。虜又填濠爲二十七壩，公分兵扼壩。虜乘東南風縱燎，公禱天求助，俄而反風，雨雪驟至。公謂古人多乘風雪破賊，而四面圍合，乃募猛士，奪壩路出兵。將士皆奮躍死戰，殺紫泥金團龍袍者，降人云葉國大王也。焚虜砲座攻具，至明日皆盡。先是城閉，援師前卻，惟池帥呂文德突圍入，叶力捍禦。庚牌調盱眙守余公玠及趙東、夏臯赴援，濠倅趙希滌監夏趙軍，公以蠟書約夾攻。虜潰去，捷



奏至、二年春矣、君相動色相賀。擢軍器監、進三秩。御札^①云、朕聞安豐被兵、不皇寢食、知卿守禦勞苦、指畫有方、朕爲少寬。今援兵已集、其賈率諸將、掃蕩寇攘、以安淮右。賜卿金器、諸將各金碗一、在城將士及淮東援兵以京會三十萬支犒。公率三軍拜詔感泣。壽春守張可大、甚公、百計撼搖。吳公潛素奇公、適在都曹、主之力。陳檢詳力終^②。始同在圍中、至是亦昌言公勲勞於朝。丞相李公宗勉、參政徐公榮叟皆有賞未酬勞之語。會謀西帥、咸曰、毋以易杜某、詔以安撫兼廬州、擢^③。太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漕。虜使王楫來續和議、公曰、虜將察罕有言、撒花自撒花、廝殺自廝殺、和可恃耶。督帥史嵩之主和、怒形辭色。虜縱董^④堯臣歸、督府以擒獲聞、公抗章非之。諜言虜下令三年毋南牧、嵩之信之、謂^⑤。八月未動、眞不來矣。公曰、是將欺我、其來必速。九月、察罕果率十七項人馬、號八十萬、挾賊范用

吉輩傳城下、約先破廬、然後造舟巢湖以窺江。於壕外築土城、周六十餘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犯安豐者。公與客登城、四郊鐵騎極目無際、客股慄。公曰、吾必破此虜。衆欲備金雞嘴、公曰、宜先舒城門。虜果來攻、卻之。公欲增一重防托、亦於城內爲土城。虜日夕用攢砲攻打、我恃^⑥串樓爲固。虜築壩乃高於樓、城危甚、宿將有涕出者。公以油灌草、即壩下燎之、頃刻與樓高者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壩上一酋、衆賊扶去、曰王子也。乘勝出戰、虜不能支、追躡數十里、骸骨^⑦縱橫、器械委積^⑧。臣謂劉錡順昌、吳玠和尚原之捷、不是過也。御札云、卿卻敵全城、勛勞懋著。擢兵^⑨部侍郎、陞^⑩。使名漕副、賜對衣金帶、進三秩。有回回來降、云虜^⑪初用女眞、漢軍不勝、用回回又不勝、乃用眞韃、亦折三十餘人。初二城圍閉累月、內外隔絕、傳說萬端、謂公必蹈徐禧、李璣之禍、雖素所親善亦

憂其爲張睢陽南八矣。一旦奏凱全壁，出人意料。識公者舉杯相慶，未識者亦願爲之執鞭。虜攻城專恃砲爲長技，以數百人拽一砲，中樓櫓立碎。壕梁深者，運木石不足，驅人填之。公始用順昌倅王安策，作串樓以禦砲。其法用栗棗榆槐堅木，二三尺圍者，列壕岸，入土五六尺，高丈餘，上施橫木，中設箭窗，下繚以羊馬牆。凡圍樓方樓一砲即毀，惟串樓可支三砲。率先造千百間，隨虜所攻施之，壞則易。王安者，先在河北城守，皆以串樓自全。公又以古防城戎器多不應手，創造鵝梨砲，三弓弩砲可手用，弩可及千步。爲平底船，載勁卒，勦填壕者。公着數，每先於虜，計畫常周於事，賊技一不得施。二城旣捷，於安豐得虜屍萬七千，於廬得虜屍二萬六千，獲虜砲車、雲梯、弓弩、器甲不可計。公每上功，必曰：「安豐之役，呂文德、聶斌功也。廬之役，將帥王鑑、聶斌、參佐黃夢桂、趙希滸功也。臣何力焉？」又

終始爲王安論串樓功，他將校寸勞必旌，因公取爵賞者甚衆。公勲名日盛，人心所向，惟嵩之以所遣援兵失期，又恥前言不驗，至是調曹順、聶斌各以五千人斷賊歸路。公曰：「虜回戈則城危矣。」摘四千人付曹順，而留聶斌不遣。且言：「曹順必敗公事。」嵩之効公擁兵自衛，以嬰城自守爲是，以野戰爲非。公奏云：「此賊驍捷衆多，臣實不敢以野戰爲是。且言督府近遣祝邦達援廬，未戰而潰，僅以身免。又聚兵援滁，僅達宣化，往往失伍，委械而去。淮西精兵有限，即野戰不如人意，何以收救？」嵩之令參議官丁仁來調兵，公曰：「督相昔欲和，今欲戰，何也？」丁曰：「和自是上意。」公曰：「善則稱君，奈何歸過於上？」因抗疏乞罷。上諭公安職，毋費朝廷區處。曹順者，遇虜安豐境內，全軍覆沒，悉如公言。二年，累疏請老。御札曰：「卿老成忠實，寬朕顧憂，宜爲勉留，以副注倚。」臺臣承風旨，論公挑釁致寇，公待罪，詔書諄



諭而止。虜將大舉，刷前恥，廟堂問策。公曰：「必破之。」督府曰：「去歲韃敗歸，不肯追擊，今傾國來，謂必破之，何也？」公曰：「兵家之數，不可先傳，患賊不來，衆非所懼。」乃練習舟師，扼淮河，遣庶監呂文德、聶斌軍，伏精銳於要害。虜所至，遇伏，我師二十七捷。大戰于朱臯四塚，俘馘無數，獲酋妻、黃金、鎧甲、駝馬。或問公何以策其必敗？公曰：「力守淮河，所以汙其道也。彼自信陽至此已半月，糧盡力憊，宜爲我禽。」捷奏至，御札曰：「羽書來上，謂韃旦徧淮右矣。朕懷抱不怡，感見顏面。未幾，督府以卿牘聞，朕且喜且疑。吾兵何神耶？徐考捷奏，守堅壁之令，行招降之策，用襲擊之師，卿可謂差強人意矣。朕臨軒不覺失喜，再三嘉歎。擢權刑部尙書，賜衣帶鞍馬。四年，以疾乞去，不允。歲饑，公告糴江右，米艘銜尾而至。淳祐改元，乞去愈力，擢工部尙書，賜鞍馬衣帶，仍佩魚。公念久去鄉國，扁舟徑歸，而嵩之入相，知劉晉

之于公有憾，薦爲御史，使甘心于公。晉之首上疏，誣詆以直。學士奉祠，或言虜謀自安南幹腹，上欲起公帥。桂、嵩之風臺臣重劾，御槩宣諭曰：「杜某兩有守城功，若脫兵權，便有後禍，則朕何以使人？」二年，差知太平州，辭至六。七，上愈欲用公。命紹璫諭晉之，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爲三郡。罷楊林堡，以其費備歷陽，淮民寓沙上者護之。以舟師謁程淳。公祠總所即南軒榷酒，公曰：「此張宣公講學地也。」陳像設，撥田祀焉。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八千石。虜哨儀眞，東閩不能援，詔公勿以秦越爲心。公朝被旨，午戒器，越宿至，令庶與聶斌提兵八千入城。虜見公名旗，曰：「此安豐廬。」州杜制置耶。黎明解去，追擊敗之。進敷文閣學士，以庶知眞州。公曰：「上畀汝邊郡，宜勇往。」緩急，吾親提兵援汝，勉之。三年，中使鄧喬年傳宣撫問，賜纈羅、牙笏、金帶、香茶。四年，除刑

部尙書辭免不許。公念仕三十餘年，列從橐亦七載，未得一瞻天表，不敢辭。內引玉音獎勞云：卿累任邊閫，宣勞不易。公奏四事：一曰才難而知兵之才尤難，宜素儲不可猝求；二曰屯兵勞，州兵逸，然州兵月廩四倍，宜稍補助屯戍兵，而存州兵半額，別收精銳屬之密院；三曰賞典太嚴；四曰去盜當於其微，宜選尉寨卒長滿二年能捕獲者與補。授上問淮事，又詢邊頭諸將，皆以實對，因乞放歸山林，以全晚節。上曰：說未到此，公乃就職，兼詳定勅令。一日以獄讞廟堂，始難之，卒如公議。兼吏部尙書，時注授艱阻，公隨資格稍通其礙，銓綜爲清。每坐曹，吏部主令抱牘僂進，公曰：銓法一定，刑辟人命所係，命刑部先之。梁成大子賂當國求銓試，公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眞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嵩之遣給使道意，公峻拒之。御書三堂扁，曰：安淮，曰：嘉喜，曰：教忠，命

左璫持賜，奎墨猶濕，榮動一時。朝家更化，議以公建閫護諸將。嵩黨胡某猶在朝，三疏論公，上不得已，進徽猷閣學士奉祠。胡後遷宗少，徐舍人元杰封還除目，曰：侍從名臣，妄加論列。其爲公議所予如此。公歸治小圃，日與客按行松菊，瀹茗清談，曰：吾今而後知閑居之樂。六年請老，詔不允。再疏進一秩，陞寶文閣學士致仕。郡憂潦，公發私廩具告糴于盱江。明年春穀貴，公下其直以偈。營卒舊有月借，郡貧不予，貸以私錢。今師相鄭公當軸，知公忠實，樞參吳公潛念公勞舊，擢庶守邕，且將召公。或者危之，公亦不欲出矣。八年三月，得瘧下疾，自筮得離之噬嗑，其繇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曰：吾不起矣。自草遺表，豫言以深衣斂，毋用緇黃。公待外甥任明之如子，命以遺表恩奏。盼賜金於內外親戚，郡有貢士莊薄甚，公欲助私田未果，以屬二子。所貸營卒錢百萬，令勿償。



疾革謂二子曰、此曾元執燭、曾子易簣之際。其夕薨。六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六。積官光祿大夫、爵揚子縣開國子。公昔於舍後手植二梧、茂盛將薨之月、一自枯、一拔於風、人謂木摧哲萎之驗。上方思公前功、進龍圖閣學士、而公已薨。遺表聞、上震悼。贈開府儀同三司、賻足兩三百。娶季氏。紹興侍郎陵之孫。先公三十八歲薨。贈渤海郡夫人。子二人。庶奉直大夫、改差知潮州。庶奉直大夫、江西安撫司幹官。女二人。長適文林郎崇安尉趙崇林。次未行。皆已卒。孫三人。蕃、蟠、番。俱承務郎。以其年臘月二十九日葬公於城東秀野之原。公淹貫經史、博記多能。孫吳、申韓、岐扁、嚴李之學、靡不研究。爲文初不抒思、俄頃成章、皆麗密峻潔、無一字陳腐。五七言精深、四六高簡、散語尤古雅。善行草、急就章、有晉宋間人風韻。寸紙隻字、得者寶玩。歲晚掃空言語文字、專治關洛諸老之書。語其子曰、吾

於兵間無悖謀、無左畫、皆得於四書。其臨敵常裹藥、備不測。曰、萬一嗟跌、當以死報君父。手握重兵、然未嘗妄僇一人。雖大敵在前、戈甲耀日、矢石如雨、公意氣愈閑暇、無窘遽容。武侯麾軍、謝傅鎮物、無以加也。其論和戰、屢與權要矛盾、嵩之排根挫抑於上、言者撼搖毀訾於下、賴上照知孤忠、保全勞臣、故公得以功名終始。初、公與余同幕金陵、後余爲樞掾、數言公於鄭、喬兩丞相。公遂起廢、其立功於二城也。余已斥居田里、公歲中必一再遣帳騎至山中候余安否。余問騎曰、杜公何爲。曰、與諸將樂飲、議防狄爾。余曰、視前後三數公孰優。曰、寇至、公與將帥分畫既定、常先登陴、諸將繼之。既上則不復下、寢食矢石之傍、猶燕居也。寇去、乘陴者皆下、公乃下。以小人觀之、杜公爲優。余仲弟守樵、亦言安豐逐兵至樵、公厚犒而客禮之。雖小校卑卒、亦拊以恩。肩輿止用村夫、曰、彼皆戰士、不可私

役也。烏虜公所以能得人之死力、能爲國家建功立事、有以也夫。余觀他人寸長微勞、必自夸詡、公昔與余書叙城守事、但言暴客相訪、久而不去、頗費應酬而已。余問守備、答曰、向以城守城、今以人守城、君無憂。其言雍容整暇如此、非僥倖成事者。旣葬、二子致公遺命、屬銘於余、且以閩帥趙公希澣所作行述來。趙公與公皆陷重圍、同死生患難者、所載詳實、抑余於公之薨、有感慨焉。營平破羌已七十餘、衛公渡遼、踰八十矣。古人事業多在晚年。公雖得謝、老謀宿望、使之卧護、猶龍當道、虎在山也。今其已矣、誰爲陛下寬北顧者、悲夫。公唐相宣獻公黃裳之後、世系詳見於公顯考之碑、不復出也。銘曰、

韃行中原、磨牙洊食、戰無勍敵、攻無堅壁。不論書生、雖有韓白、猝然遇之、敗撓奔北。近而光滌、遠則荆益、朝猶金湯、暮已瓦礫。開闢以來、未覩斯賊、譬

之猘猱、莫與角力。顯允杜公、眇然逢掖、其守二城、危在旦夕。鐵騎數重、攢砲千百、公甚整暇、登陴指畫。某捍樓櫓、某劫寨柵、椎牛釃酒、輦金輿帛。以我忠赤、當彼矢石、公猶暴露、孰敢顧惜。虜氣衰、竭公乘其隙、忽雷萬鼓、四面出擊。名王橫屍、權帝敗績、所獲駝馬、器甲山積。露布至京、朝野動色、然後華人知韃可敵。然後異類知憚中國。然後邊臣知守疆場。公身遠外、公性孤直、大使督相、巧詆重劾。淳祐聖人、卓然不惑、奎墨昭回、曰卿忠實。衆方狺吠、上獨卵翼。晚思識公、召以常伯。公來何遲、公去何亟。手開綠野、清談永日。自方喬松、人比召畢。妖星忽隕、壯士驚喑。過江百年、非無人物、畏虜二字、膏肓之疾。昔在典午、僅推琨、逖爰及炎、紹復有綱。澤皆以儒帥、守固戰克。繼者誰歟、杜公其匹。惜余老矣、涸硯燥筆、事偉詞卑、不究勳德。

故秘書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張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秋、予以言事忤權姦、與范少才子長趙全道大全相繼補外。明年參知政事李季章壁薦士二十以實其處、而召者僅四人、唐安張公鈞其一也。公自瀘州通判對便殿、言曰、陛下初即位、劉光祖嘗以五箴進、讀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眞天下國家之大本也。遂上三疏、其略曰、陛下之所謂原者、皆爲一權臣所湮、故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宇宙之內、抑鬱不得伸、以兆其變。因祀隱喪而禮樂之原湮、以臣掩君而忠孝之原湮、殺賢進姦而威福之原湮、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湮、相恐以權、相招以利、而命義之原爲所湮矣。主竊於前、僕貨於後、而爵賞之原爲所湮矣。湮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多廢、湮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幾壞。陛下即其所湮者以爲規摹之要、

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祖以還舊制之良、三者用禮樂之實以破曩日之餘氛、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淪曩日之乖氣、五者救活生靈使與權臣梃戮生靈之禍等、六者振厲士夫使與權臣斲喪士夫之心均。則原之湮者徹、何物驕虜、安能勝陛下澄原進德之力哉。二曰、今日之急者、莫急於活百姓。蜀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塵不警、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十萬緡。洎權臣忽開邊於大饑之後、用度繁興、內郡廩庾取之無錙粒之積、調夫繁夥、倍於常賦、激賞畸零、旣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餒、或死於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家貲、以拯百姓之窮困。取



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兩淮、無不可行。其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倫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夏六月旱、詔求直言、公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又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說六、辭頗剴切。嘉定三年九月、輪當面對、有仰觀俯察而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沂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息而寇憂難置、率人所難言。予嘗妄謂直道而行、宇宙間同此民也。正學以言、士大夫同此心也。自非豪傑之士、則屈信消長、未有不繫乎時之昏明治亂者。自乾淳至紹熙、人才輩出、一挫於孽韓之凶焰、至泰禧開邊、大官喑啞、小臣退縮、無敢矯其失者。人謂士氣

銷鑠盡矣。而嘉定之初、勉而行之、忠言讜議、尙班班再見。嗚呼、使常如嘉定之初、則未戾之民尙有夷屆乎。公奉使東川、予與之爲代。居數年、公卒、予再仕王朝、以言事徙湖北之靖。蒙恩西還、其孤猷子狀公之行、泣授使人以抵予曰、吾父之友、今其存者無幾、將葬矣、墓前之石、非執事誰宜銘。會予被命渡瀘、未皇也。猷子請不已、則爲誌其事曰、公字子和、氏張、其先自文紀葬武陽。至唐大中有名祺者、徙名數于江原。曾祖父弼、以八行遺逸應聘、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終宣教郎、懷安軍教授。祖浚、早有聲上庠。父珣、贈朝散大夫。妣何氏、丘氏、俱贈宜人。公生九年而何宜人卒、事繼母以篤孝稱。紹熙四年登進士乙科、授迪功郎、主洋州西鄉縣簿。再調隆州州學教授、改宣教郎、知漢州什邡縣事、通判瀘州。召赴行在、除太常寺簿、遷國子監丞、擢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除秘書丞。請外、除潼川府

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等事改轉運判官罷踰年復元官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卒公自幼藻厲名行不爲凡兒少長直欲尙友古人一時鉅人元夫率從請益而得於孫公巖老范公文叔爲多出語輒驚人、不襲前跡才壯意新自成一家光宗初政公上書論國家大耻踰六十年而不復其末又謂古有四禍中宮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其論事皆若素官然迨對策集英殿首論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觸一人進德之機末言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間學者之事責之有司第其文爲舉首尋尼於異論然自是聲譽籍籍薦紳間矣始仕西鄉復故侯所廢堰疏洋原木馬之水以溉民田凡二百餘頃糗糧用充修縣學羣秀民而教以禮節人嘉其知務及兼餉屬粹財賦源流爲八十一門門各有序有編年有叢志又有大序使長馮公震武甚器重之今其書傳於世教授三嵎留

意公養士之升堂者每以六學相講切嘗舉張忠獻公四勿箴爲勸不專厲以科舉之習什邡縣大事劇始至大書治事之所曰奉公如奉上帝克己如克勍敵愛民如愛赤子防吏如防餒狼雨暘少愆詣社稷精禱必躬必誠在瀘會賊曦爲亂公思所以拒僞帥王鉞守川陸以待王師者朝思夕厲得疾幾殆丞太常丞秘府所陳皆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雖敵己所難受者皆爲上精言之逮使梓部哀矜審克至論決死罪或至泣下常謂人不死於刑獄率死於水旱亟請于朝勾度僧牒以爲常平糴本先是紹興間田晟領西師駐鄂歲徵銀絹于東西蜀以充犒賜公以例遣而部運官吏爲欺朝廷以罪公其事雖卒暴白然里居數年公不復斯世志矣元配李氏通直郎瓊之女繼室費氏迪功郎洪之女俱贈宜人又繼以王氏封太恭人有子五人存老端老持子滿覺驥子二女子長適承



直郎瀘川軍節度判官范充孫次適從事郎資州資陽縣監酒稅務楊密之。存老端老。驥子先天。滿覺持子及二女後亡。孫一人順孫。外孫男女四人。猷子則弟某之子。公謂是大夫之嫡孫。兄弟之子也。命之曰猷子。王恭人推本先意。遂以猷子爲後。將以紹定六年八月丙申葬公于縣之犍爲鄉清陽仟大夫之墓之側。公所自卜也。銘曰。

磊磊乎德而度也。皦皦乎忱而裕也。滋滋乎善之慕也。顓顓乎守之固也。微主之弗顧也。微命之弗選也。絀信安於所遇。不以易吾素也。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八二

校記

- ①史君誰與默儲：原脫，據四庫本《鶴山集》補。
- ②父穎：原脫，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補。
- ③弟未：原作「第來」，據《後村先生大全集》本集卷一五〇《杜郎中墓誌銘》改。
- ④遺：原作「禮」，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⑤逮：原作「建」，據右引改。
- ⑥陴：原作「俾」，據右引改。
- ⑦踰：原作「喻」，據右引改。
- ⑧引：原作「幸」，據右引改。
- ⑨昭：原作「昭」，據右引改。
- ⑩堅：原作「監」，據右引改。
- ⑪今：原作「內」，據右引改。
- ⑫慨：原作「悵」，據右引改，然據字形文意，似當作「悅」，於義更勝。
- ⑬來：原作「未」，據右引改。



無藏

⑭「您」下原有「慙」字，據右引刪。

⑮者：原作「公」，據右引改。

⑯披：原作「破」，據右引改。

⑰又：原作「者」，據右引改。

⑱公分：原倒，據右引乙。

⑲池：原作「地」，據右引改。

⑳去：原作「至」，據右引改。

㉑札：原作「杞」，據右引改。

㉒終：原作「修」，據右引改。

㉓擢：原作「推」，據右引改。

㉔董：原作「重」，據右引改。

㉕謂：原作「調」，據右引改。

㉖恃：原作「特」，據右引改。

㉗骨：原作「觜」，據右引改。

㉘積：原作「臺」，據右引改。

㉙也：原作「地」，據右引改。

⑳兵：原作「吳」，據右引改。

㉑陞：原作「陞」，徑改。

㉒虜：原作「慮」，據右引改。

㉓法用：原倒，據右引乙。

㉔「創」下原有「智」字，據右引刪。

㉕着：原作「著」，據右引改。

㉖且：原作「旦」，據右引改。

㉗年：原作「軍」，據右引改。

㉘所懼：原作「擢所」，據右引改。

㉙至：原作「主」，據右引改。

㉚鹹：原作「醎」，據右引改。

㉛且：原作「旦」，據右引改。

㉜令：原作「今」，據右引改。

㉝乞：原作「已」，據右引改。

㉞疏：原作「流」，據右引改。

㉟直：原作「眞」，據《宋史·杜杲傳》改。

- | | | | | | | | | | | | | | | | |
|---------------------------|------------------------------|---------------------------|-----------------|---------------------------|-------------------|---------------------------|-----------------|-----------------|--------------------|-----------------|-----------------|-----------------|-------------------------|-----------------|-----------------|
| ④6帥：原作「師」，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④7「辭」原作「舜」，「六」下原有「十」字，據右引刪改。 | ④8公：原無，據右引補。 | ④9諭：原作「論」，徑改。 | ⑤0留：原作「晉」，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⑤1護：原作「獲」，據文意改。 | ⑤2淳：原作「浮」，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⑤3援：原作「授」，據右引改。 | ⑤4令：原作「今」，據右引改。 | ⑤5廬：原作「盧」，據右引改。 | ⑤6緩：原作「綾」，據右引改。 | ⑤7辭：原作「舜」，據右引改。 | ⑤8補：原作「捕」，據文意改。 | ⑤9艱阻：原作「難但」，據右引改。 | ⑥0諸：原作「詩」，據右引改。 | ⑥1目：原作「日」，據右引改。 |
| ⑥2「妄」原作「妾」，「論」原作「諭」，據文意改。 | ⑥3偈：似當作「遏」。 | ⑥4樞：原作「柩」，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⑥5簿：原作「簿」，據右引改。 | ⑥6年：原作「卒」，據右引改。 | ⑥7震悼：原作「方思」，據右引改。 | ⑥8季：原作「李」，據右引改。 | ⑥9屢：原作「履」，據右引改。 | ⑦0爲：原作「猶」，據右引改。 | ⑦1「衰」下原有「力」字，據右引刪。 | ⑦2知：原作「固」，據右引改。 | ⑦3亟：原作「函」，據右引改。 | ⑦4綱：原作「規」，據右引改。 | ⑦5滿覺：原作「猷子」，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 | |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八十二

倪思 張忠恕 林桂發

顯謨閣學士特贈光祿大夫倪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秋、了翁以館職論事忤韓侂冑、補外。吳興倪公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上疏辭曰、臣乃者嘗爲御史、徐枬所劾、枬言而是、臣不當召。臣而可用、枬不當留。廷論偉之。於是申詔趣發。以九月入見、首言今宗祀孔邇、乞用皇祐故事、以光宗參侑、盡尊祖嚴父之禮。次言修君德、求直言、用正人、行公道、明賞罰。三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竇而入、門生弟子施於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上雖優容、而侂冑得之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於蘇師旦也。時謁侂冑者、率鞠躬斂容、公視之亡如、且曰、人言公有騎虎之勢、非也。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耳。若進退裕如、必以諸葛武侯先忠獻王爲法。侂冑愕然。明日謂參知政事李壁曰、子嘗言倪正父之爲人、今始至即立異。李曰、配帝之議、謂前之禮官者不知及此、則亦以僕爲不然矣。遂上疏爭辯。了翁時自館職請外、謂李曰、執政與從官爭辯、未問理之曲直、從官必不勝、是執政逐之也。李三疏而止。自知之父憲爲監察御史、劾公罷。予與公偕至國門外、數款語、氣勁而詞直、心竊壯之。至金陵、與永嘉葉正則從容道前事、因諗葉曰、頗聞倪公不見知于周益公、又忤趙丞相、今又大忤於韓。且韓與周、趙諸賢人品不相侔也。今日之忤是、則前日之忤非。葉曰、善哉、子之問也。雖然、皆是也。方周公爲相、公無所附麗、事趙公又不合。朱公入朝、士傾心歸之、公見之如他日、人始謂其不然。逮周公罷相、趙公爲執政、朱公說書崇政殿、公當制詔、稱獎優厚、人已異之。迨慶元元年五



月、公自溫陵召歸、侂冑方排根異己、意圖節鉞、以公非趙黨、且嘗與陳君舉、章茂獻不咸、將使再掌內命、先遣弟仰冑從容伺公意、公赧然曰、上初即位、當惟賢是用、以消朋黨之禍、不當問其何學也。既而劉德秀又誅公、公正色叱之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猶不肯輕附、尙爾之從邪。侂冑知公意鄉不回、乃以節度使制屬傅伯壽、俟答詔既畢、然後公直學士院。至是人始知公之心、蓋不苟於隨者。予聞葉公之言、瞿然興敬。厥明年十一月、侂冑既殛、公復進用、以連拄史彌遠不得久居中、出公知鎮江府、改福州。治事踰月、見彌遠拜右相制、嘆曰、昔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其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昆命元龜、此舜禹揖遜語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不大駭乎。乃上書請貼改麻制、上付詞臣陳晦條具。彌遠懼、擬晦殿中侍御史、於是劾公輕

侮朝廷、落職鑄二秩罷。予時以君命召、辭不行、聞公之風而竊高之。人之稱蘇文忠者、謂其在熙豐不容於熙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在紹聖見黜於紹聖。嗚呼、如吾倪公、其無媿於此矣。聖人明隨之義、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其象曰弗兼與也。蓋既附○小人、必失君子、其是非至易決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可謂得所隨矣、而聖人猶戒之曰利居正、則雖親附君子、亦不可以苟隨也。此較之六二、其失已難知矣。若九五之孚于嘉、則所信者皆嘉善矣、而聖人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而先儒程子曰、隨以得中爲善、乃知隨小人者固不足論、而隨君子者亦貴乎居正得中。如倪公者、其真有得於隨之三五乎。端平三年、予召爲春官、公之子祖常過予言曰、我先公以□□年□月□□日葬于某縣□□鄉□□山、今十有□年矣、而墓道之銘未立。子也吾先公所畏也、敢以請于子。予與之道前



事祖常慨然曰、蔣起居重珍嘗狀吾先公之行、亦猶是矣。明日再拜、以徵前諾、乃爲約良貴之文而叙之曰、公諱思、正甫字也、湖州歸安縣人、湖今爲安吉。曾祖豫、祖湜、贈承事郎。父犯秀、安僖正諱、任承議郎、行太常寺主簿、後贈少師。從橫浦先生張公九成游、舉某年進士。公少師第三子也、器質凝重、少師深愛之。擢乾道二年進士第、授遂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少師憂、再調筠州軍事判官、明謹據正、不爲苟從。辯廬陵冤獄、爲刑獄使者辛棄疾所知、自後旁郡疑獄率從公決。淳熙五年、中博學宏詞科。七年、除國子正。八年閏月、遷太學博士。六月、丁王夫人憂。服闋、再入太學、閱七月、遷太常博士。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進祕書郎。十三年秋大旱、公封事累數千言、主於罷苛、減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

默充位者斥之。次言臺臣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邏者嘗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爲。上皆是公言、立見施行。初、孝宗銳意規恢、迎合者往往至大官、言多不驗、久亦厭之、更用謹嘿之士。公對延和殿、言往時虛誕、今者軟美胥失之。上顧謂公曰、卿奇才、論事詳當可行。翌日、諭左相王淮曰、倪思敷奏可嘉、朕欲擢爲二史。宰相以未有闕對、乃超遷著作郎、公之自結主知始此。十六年正月、上問丞相曰、學士院闕人、誰可者。周文忠公進擬數人、公與其一、然意主陸游、上特以命公。公以內制不可兼名表、因盡辭兼官。嘗內直召見、公言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即位、公言、光堯揖遜、父子無間言、今陛下承迎、尤當過之。又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政。除權侍立修注官、直前言事、以虜雖新立爲憂、且

請增置諫員、又請召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皆見納用。五月、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公言速進壽皇聖政、按爲成規、又言覃恩賞格之濫。七月、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公言皇太子府翊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八月、論吳城不可爲兵部、詔城改知廣德軍。未幾、上侍重華宮、城入辭。孝宗問上、倪思今何官。上曰、權中書舍人。孝宗曰、猶爲權邪。十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兼實錄同修撰。時會計錄成、凡錫賚皆三分減一、適重明節、特詔伶人依舊、公言不可。吳琰知衢州、公又言之。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電求言、公謂大臣苟且、給諫緘默、講讀官闕員、節鉞遙刺輕濫、內廷好賜無節、燕飲褻溺、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計錄條具鑄減未十一、而羣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而未蠲、疆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財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

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公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稍有節矣。上嘗語公邊事、公曰、若史院亂華、編載海上之盟與北狩等事、陛下豈容不觀。上命經筵取索。韋璞以后姪孫爲煥章閣待制、公引馬季良、孟忠厚故事及建炎詔書、后族勿任侍從以爭之。璞坐改觀察使、諫臣論吳端不當除帶御器械、給事中繳孫璫觀察使、上遣使諭給諫。侍御史劉文節、公光祖爭之、上怒、左遷劉太府少卿、中外沸騰。上謂外府之除乃以省闈折號差訛、不因論事、公言遷除之命不在自劾之時、而在論事之日、終無以釋天下之疑。劉公請外、端亦報罷。祖宗舊法、凡遙郡至察使、迺落階官、轉正任防禦。譙熙載以潛邸舊恩、自遙郡觀察使徑除正任、中



書舍人莫叔光三疏不報。會熙載辭免，上令學士院降詔，公封還詞頭，卒如舊法。左司諫鄧駟以論潘景珪結近倖袁佐、李蔚宗，遷將作監，公力陳不可。上批匠監之長，乃是超擢，公爭之益力。又言姜特立諸人恃恩干請，上爲出特立浙東副總管。明年景珪知湖州，卒繳罷之。王士廉以皇后之姊之夫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臣楊愛卿、袁佐宣諭漕臣，公言：「此自陛下出批中宮邪？」是乃斜封墨敕之漸。祕書監楊萬里求去，以直龍圖閣轉運江東，公留行不報。六月，除禮部侍郎。先是黃貴妃薨，上忽忽不樂，乘輿過重華宮，已駕復輟。冬至日晏，不視朝，中外莫敢諫。公四疏開陳，會上召嘉王，公言：「壽皇之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宮闈頗與外事，公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極論家之不齊，至於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呂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魯莊公也。胡晉臣

尤表夏執中卒，上不以爲信，公因魯僖公十六年二大夫卒懇懇言之，且曰：「陛下大抵因疑致疾，疑愈深疾愈甚，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竦然。四年正月，兼權吏部侍郎。公以飲酒過度爲諫，上喜曰：「卿能盡言如此。」是時留丞相請罷政，待放于范村，久不獲命。廷臣謂上欲專相，葛公邨陳起居贊章司諫擊之。公於葛雖同郡人，實未嘗附麗，而陳疑之，謀于執政，命公爲金國賀正使以間之。明日待次重華宮，語與陳忤，公請納敕，更選他使。會報金虜鄭王允蹈叛于河南，謀劫使者，公嫌於辭難，遂行。因言：「陛下屢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虜酋以爲問，臣將何辭？上悟曰：「旦夕便當過宮。」公嘗援仁宗故事，請書孝經四章與無逸並置左右，至是章司諫劾公以虜事脅君，以孝經譏訕，不報。公出關待命，上不得已畀以近郡，差知紹興府，主管浙東路安撫，令朝辭之任。未

行、六月孝宗升遐、寧考受內禪、改婺州、辭不行。七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會求言、公條十二事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宗、曰奉先、曰安親、曰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庭、曰親君子、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起知泉州、未上。慶元元年五月、召爲吏部待右侍郎。二年、同知貢舉。監察御史姚愈承侂冑風指、文致試闈事、劾公、出知太平州。新學校、修社稷、坏城郭、繕器械、練卒伍、浚河渠、造橋梁、葺候館、立養濟院、百廢具修、民不知役。邦交之餽、以掩骼埋胔、嫁貧女之失時者。劉德秀劾公、嘉泰元年復提舉興國宮。俄差知泉州、以所治當塗者治之。留丞相始知公有政、以用公不盡爲嘆。同郡李澄與德清、令朱欽則俱求薦於公、公不從。後澄以韓壻驟用、欽則爲監察御史、朱遂劾公罷郡。侂冑久執國柄、稍棄前怨、以收士望、於是彭子壽曾無逸復官、林和叔宮觀、徐子宜放自便、呂子約量移、公提舉玉隆

萬壽宮、皆三年七月也。四年、知建寧府、察官徐枋劾免公。數月、枋進殿中、又言公縱已害民、再削一秩。開禧二年、又奉興國宮祠。其秋入春官、直禁林、僅十餘日、復食興國之祿、蓋至是已五奉宮祠矣。明年十一月、侂冑誅、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入見便殿、請遵用故事、命東宮參決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別創直廬、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砥厲名節。嘉定元年、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同知貢舉。三月、給事中許奕使虜、公暫攝其事、內侍李樞、符澄、李益、徐考叔久竄得歸、公執不行。蓋是時斥宦寺之黨、韓者、甘昺再圖知省而懼不獲、使其子宗茂首以四璫嘗外庭、聞公之風而寢。公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追削爵秩、奪從官卹典。陳自強罪侂冑、不可異罰、乞用丁謂、王黼故事、遠竄、簿錄其家。皇子薨、贈太師、尙書令、公言子爲父師、名不正、宜



改贈極品。史彌遠在樞庭，將以兄彌寧爲春坊，公持不可。婁機代公爲給事，卒予之。公嘗曰：陽城脫不遇裴埏，齡爲相，終無以自白，故在瑣闥一百六日，雖小事必言。五月，進禮部尚書。許奕使還，中書議表賀，二府將以和戎遷秩，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皐已，中書密院待罪，今屈已盟戎，奚以賀爲？乃止。飛蝗蔽天，公言不可諉之用兵遺孽，宜修君德，懲權臣，弭盜賊，察姦貪，以求弭災之實。彌遠以樞廷造命，除從官，宰相錢公象祖數請去，公請勿偏委任，尋又言咨訪宰執不可獨召一人。上曰：前日趙彥逾亦如卿說。彌遠銜之。章良能將除御史中丞，公進臺諫論三篇，上以付中書，章見之，滋不悅。七月，公請禁絕苞苴，又請察小人之交締，遂力請外補。上諭留再三，公曰：侂冑以臺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亦以小興見彌遠矣。侂冑盜權擅國，專行執奏，所稱聖旨，類雜

己意，今彌遠亦獨班奏事矣。侂冑未敗，猶望舊人，今舊人出矣，而拯救無術，臣恐宗社之不堪再壞也。越二日，除寶謨閣學士，知鎮江府。未上，改福州。治事踰月，又以貼麻鐫免。二年，陳晦黜，復公元官，奉玉隆祠。五年，瑞慶節，虜亂不能遣使，公陳備邊十事，謂虜亡則韃靼之強我獨當之。執政不樂，曰：倪公尙云云，以階太中大夫耳。未幾，御史石宗萬論公降二官，永置閒散。八年，復元官奉祀。於是公年七十矣，連疏請老，不聽。十一年，除華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請老，不聽。公嘗言從臣自休致外，皆不可陳乞，故自玉隆祠滿，不復請。十年間，亦未嘗乞磨勘。至是，吏部檢舉，轉通議大夫。十二年，宗祀明堂，進爵國伯。又請老，不聽。十三年十月，以病乞骸骨，不允。再請，未報。屏醫卻藥，自誌其墓。命諸孤喪事從簡。詔特轉一官，進職四等，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學士、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致

仕。是月丙子卒。享年七十有四。其孤上公所定遺奏。猶乞收爵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耻之四維。聞者感涕。特贈光祿大夫。後諸子陞朝。該累恩進少保。上親政之明年。詔有司諡公文節。妻淑人沈氏。吏部尚書虛中之女。贈福國夫人。先十一年卒。男六人。祖仁。朝奉大夫。前通判南劍州。祖義。朝奉大夫。前充江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祖禮。宣教郎。知撫州金谿縣事。祖智。承直郎。前監行在。瞻軍激賞西酒庫。祖信。承議郎。新通判袁州。公薨後。相繼卒。祖常。通直郎。監行在都進奏院。祖禮以後兄知建平縣。願。祖智以後弟承務郎惠。女子二人。適宣教郎沈鐸。免解進士周侗。孫男四人。興公。承公。皆將仕郎。餘二人尚幼。孫女壹人。許適將仕郎徐椿年。公少孤。事繼母以孝聞。仕五十年。官二品。而奉身清約如一日。先世田宅以推諸兄弟。卜室城東之月河。歸自當塗。始闢小圃。以逍遙名。亭。

作屋三間。扁曰齊齋。左圖右史。朝吟夕諷。嘗語諸子。吾生平素慕樂天。蓋樂天直道屢黜。而於牛李之黨終無所附。居數郡有實德在民。晚歲委命無求。與公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已苦風痺。公晚而益強。善乎良貴之言曰。方柄臣初相。震赫中外。公獨折其角而奪之氣。末流之弊。至於避柄臣名。諱以詔爲誥。以照爲證。以遠爲邈。登之朝廷文書。無所忌憚。綱常倒植。所不忍聞。而在廷莫敢言其非。至此而後知爲曲突徙薪之功也。又曰。國朝最重臺諫。所以徹壅蔽而強主威也。彌遠把握言路。輸款而後除。納藁而後奏。目諭意喉。剪伐忠良。濁亂海內者二十有六年。觀公臺諫論之作。可謂知禍本矣。又曰。淳熙之士。不變於慶元黨禍者鮮矣。再壞之開禧。三壞之嘉定。公剛方質直。不尙苟同。以周。趙之賢。猶不肯微受爾汝。則其奴視權孽。固宜。嗚呼。予早聞葉公之言。今又獲觀良貴之狀。公。



之純忠表裏全節始終爛乎簡策予無所措詞矣。
 所著齊齋甲藁二十卷乙藁十五卷兼山小集三十卷兼山四六集十卷詞科舊藁五卷翰林前藁二十卷後藁二卷翰林奏章一卷掖垣詞章二十卷繳論四卷銀臺章奏五卷南宮集一卷奏議二十六卷歷官表奏十卷承明集四十卷丙寅錄一卷更化奏對錄一卷臺諫論二卷昆命元龜說一卷北征錄七卷合宮嚴父書五卷南征南轅詩二卷論著三十卷近體樂府二卷些章二卷易章三十卷易說二卷中庸集義大學解辯顏子子思子續曾子各一卷論語義證二十卷孟子問答十二卷老子原旨遺事六卷刀筆集十五卷家傳六卷經鉅雜志十卷馬班異辭三十五卷馬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藏於家銘曰

士放^②於利不有厥躬視人作輟隨俗介通維文節公懷誠秉忠相維周趙且不苟同況於韓史尙肯

爾從。巖立孤聳如千丈松。無依而立。無託而容。雖躋臺省。而不久中。八爲郡守。八領祠宮。位旣弗稱。用亦罔終。彼濫貴者。浮雲飄風。公之大節。吳嵩比崇。史官博士。策名誅功。我銘申之。勒榮丘封。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五

直寶章閣提舉冲佑觀張公墓誌銘

始余將漕劍東。廣漢張公行父使^③湖北。書數往返。未相善也。嘉定十五年冬。同在郎省。明年公見上。首陳司馬公仁明武之說。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詞平而氣直。予與同列固期之。又明年賜對。極言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內弗寧。山東之地旣歸而未稟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左衽自如。得之無補。祇以示弱。而況殘金易酋。外示安靜。縱還俘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怠我。韃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邊人獸駭鼠伏。則于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第甘小佞。弗慮後艱。一與之盟而嗣有

難塞之請、則或從或卻、皆足以兆禍。海上之盟、厥監未遠也。次又言薦舉科目之弊、互送苞苴之弊、苛斂虐征、賄訟鬻獄、剽奪民產、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聽、申憲度以警貪媮。不然、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疏入、士論浩然歸重、予又心降焉。未幾、寧考登遐、或疑所服、公上書宰相、請取法孝宗行三年之喪。且曰、孝宗始自踐阼、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皇帝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尋又以宰執率百官請大母同聽政、表至七上。公復以書抵宰相、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則母后垂簾聽政、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強、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慶生日、不御前後殿、僅半載而卒辭焉。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爲請、此亦中策。未幾、制詔公卿百官集議廟制。公謂九廟非古、今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乎今日、于禮無稽。予時聞公

建議卓亮明偉、又申敬而願交焉。未幾、下詔求言、公上封事凡五千言、今掇其要著于篇。一曰、天人^①之應、捷于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雪非時、積陰久雨、西^②雪東淮、狂悖游興、邇者客星爲妖、太白見^③。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誚千載。惟我祖宗定爲宮中之禮、孝宗皇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于昔有光。迨寧考以嫡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泊光宗上賓、則權燄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開端聽擇、未嘗以義折衷。今已不可追咎、而尙有當講者。蓋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④執喪于內、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異宮、慮數蹕以煩民也、



故有五曰一朝之制。今筵几在前。自可朝朝暮夕。而無故習爲疏簡。臣所甚惑也。三曰。母后之賢。本朝爲盛。今太后力卻垂簾之請。天下誦之。而聞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而表儀天下者亦爲之乎。太后撫時觸物。追念所天。亦豈樂于受此。臣竊爲陛下惜此舉也。四曰。夫婦人倫。王化之基也。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將恐俚說乘間而入。竊考累朝元配始于潛邸。惟仁哲擇配于承祧之後。選納自正。而昭慈之于元祐。臨軒發冊。六禮備舉。尤爲坦明。臣之所望于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叶公議耳。五曰。處變之道自匪易。惟事實無隱。心迹自明。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留京師。徙^⑧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

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自處者庶或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非所致力矣。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是之思。臣所以不解也。六曰。近世儉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果好名歸過。則其自爲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忠益。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莫不望風是疑。此危國之鳩毒也。七曰。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名流。首被褒顯。然而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趣。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況搜羅未廣。遺才尙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徠可緩。若精于史筆。復有如李心傳。何^⑨。惜一官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又有不及知者乎。況邇^⑩來世俗取人。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辦爲強敏。以拱嘿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以正士

不遇小才見親。此識者所憂。陛下安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八曰。近世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奄宦所聞見者。今搢紳士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同己物。而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投吏役。僧寺道觀。富民巨賈。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疏入。士大夫傳誦。紙價爲貴。予至是知魏公有後矣。又因^①輪對。以其伯父宣公告孝宗語告上。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其論學術邪正。略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蓋正心以上皆脩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耳。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人主之學與士大夫不同者。吁。其諸異乎大學之道歟。予聞

其說。又知公不特優於論事。蓋學問之道固嘗有聞於其請外也。深嗟屢歎。爲詩以送之。時諸賢如眞希元、丁文伯、洪舜俞皆有詩。亡^②。何眞希元以言語得罪。予亦追官褫職。投之靖州。明年臺臣指公爲朋比。免所居官。予由潭趨靖。會公歸自贛。相與款繹于嶽麓精舍。不覺日之旰也。止予宿道林僧舍。明日別去。自是家居聚友。益求爲己之學。居數歲。識益明。志益厲。士之道長沙者皆傾心願見焉。紹定三年七月。從子穀城令某卒。公盡力救藥。又爲之治喪謀嗣。遂以傷悼感疾。九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七。且死。謂其子獻子曰。我死則葬我于潭之善化縣忠臣鄉靈泉山某岡。墓門之石必屬吾友魏華父銘之。既卒。獻子奉遺令以請。會予蒙恩西歸。道五谿。遇使人于塗。乃爲叙姓系爵里。俾書而納諸壙。厥九月。舟于南郡之汭。獻子又遺予書曰。吾子之辱貶先君也。不肖孤既奉而鑣諸石矣。



今將以十一月即窆、匠事既嚴、失今不銘、後將噬臍。嗚呼、公以同志坐累、無愠色、無怨言、死又屬之銘、予其敢辭。公諱忠恕、字行父、其先漢綿竹人。曾祖咸、舉賢良方正、皇任奉議郎、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贈太師、秦國公。祖浚、皇任尚書右僕射、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贈太師、諡忠獻。始寓居潭州。父杓、皇任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贈少師。妣魯國太夫人、臨邛計氏。淳熙八年、公以忠獻致仕、恩補承奉郎、監臨安府樓店務。慶元三年、差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父卒不行。服除、差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嘉泰四年、以避親嫌改通判沅州。開禧三年四月、主管京西湖北宣撫司機宜文字、其秋權發遣澧州。秩滿、除籍田令。嘉定五年八月、改軍器監丞、是月遷太府寺丞。六年四月、差權發遣湖州。七年、擢司農寺丞、是月差權發遣寧國府。九年二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十年二月、差知鄂州、權荆湖北路轉運司職事、尋改除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十二年八月、詔赴行在奏事。明年未對、除屯田郎官。七月丁母憂。十五年九月、除尚書戶部右曹郎中。十七年三月、除將作監。寶慶元年、累請補外、七月除直秘閣知贛州。明年春視事、兩月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直寶章閣、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疾請老、詔特轉一官致仕。元配王氏、繼室趙氏、皆贈宜人。獻子、從事郎新監嚴州都酒務。公始仕臨安、府尹王漑致之。幕府時韓侂胄權勢熏灼、有民家女已議昏對而奪之者、夫家以告。公獨白尹、歸其父母家、尹不能難。人已覘其爲遠器矣。在廣西日、使者王公資之、吳公獵、黃公瀕、帥閫蔡公戲、詹公體仁皆不輕許可者、惟深知公、以姓名聞上。其爲丞沅、守澧、率爲民植長利、蠲久患。在奉常日、大宮鴟吻爲雷雨壞、神主移御。公因輪對請廣言

路通下情。爲湖州治勢家門卒之暴民者、建^①復湖學以振士風、蠲下戶積逋、凡泉帛續粟之征、爲數甚夥。宣城夏旱、公盡瘁禱求、至忘寢食。請于朝、鬻度僧牒、截撥米運以備濟糶。且又勸分招糶以責寬征、嚴保伍之法以防姦覲。常平使者以是郡爲得人、不更遣官。旣而朝廷撥賜米一十萬七千餘石、僧牒五十、使者欲均濟而不復糶。公慮無以繼、則核戶口、計歲月、庶及春莫。使者欲勿勸糶、公慮來日尙賒、則請嚴戒諸邑。禮諭大室、仍發蓋藏。所見旣殊、間言乘之、轉運使者以聞、是以有冲祐之命。朝廷遣常平使者領其郡、則所發之廩固班之諸邑、無留藏也。湖北一十五郡、而調夫運糧供億襄漢者九。公請出鹽鈔募民漕安、郢之粟、則可以少寬民力。嘉定十二年春、虜破五關、圍信陽、斬黃襄漢皆震。公請調飛虎軍以壯聲勢、卒賴其用。公在外服、其不忝厥世又如此。予嘗評公孜孜體國

似^②忠獻撥煩剴劇似端明、爰暨中身斂華歸實、則蓋有志乎宣公義理之學、而死不待年、齎恨泉壤、人謂實錄云。銘曰、

進退語嘿、士之大致。吾觀于公、事主弗貳、言言至計、炳炳大誼。挫抑彌伸、讒^③壬靡忌。人之方人、賤曰貴耳、吾身親見、以詔千禩。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七

艾隱先生林君墓誌銘

寶祐乙卯歲、余應鄉書、聞有高才卓識、持衡風簾間者、是爲林君桂發、而未果識也。余旣竊第歸、君來從事府幕、一見如平生歡、而未繇款誨益也。後四三年、再會君吳門、與語夜參半、君袞袞談古今、析義理、如傾河漢、不可休、知其學必有自來、而未悉也。自是每見閩之士、必問君家世、皆言君艾隱先生之子。艾隱古學古心、超然不與世接、君亦刻厲先志、坐是偃蹇於世。余於是益敬之、伏之。又



十年余歸自江西、君適從事沿海制司之幕、因得請問艾隱先生詳委。君乃愀然言曰、宦遊日久、先君墓猶未銘、正欲以屬之子。余謝不能再三、明日以其狀來、又辭至再三、皆不獲、乃敬爲叙其事而次之。先生諱守道、字守一、自孩提已嶷然不群、恥與群兒弄。十歲失怙恃、卓有大志、刻苦讀書。蚤工詩賦、年十五即嘆曰、破碎非吾學也。改學經、又嘆曰、破碎猶吾前日詩賦也。改從晦庵先生遊、願聞大道之要。裹糧束書、至中途聞晦庵訃而返、慨然閉戶力學、精思實踐、如及考亭之門焉。夫世之士生而讀書、即以科舉爲的、旣得之矣、即復渾渾利利、祿場至老死不知省。其或能付得失於分定、知義理爲先務、又必得大儒爲依歸、開其所從入之門、而塞其所不必遊之途、然後知自拔於流俗。如先生幼孤自奮、以詞賦破碎不爲、而改經學、又以經義亦害道、不爲、而改求大儒爲之師、求之師不偶、

復歸而求之有餘師。譬之於水、萬折必東、不極不止、非大丈夫而能爾哉。然則先生之視勢利爲何如矣。性剛直、每面折人過、鄉閭多畏憚、不敢爲非。蓋其修身踐言、所以率先人者深也。能豪飲、飲至數斗不亂。吟筆天成、輒出人意表。嘗獨行冥思、忽有所得、大笑聲振山谷。此皆奇氣之所發見、而世莫測也。然則使先生而獲遇於世、又當何如矣。家貧僅終伏臘、而賦佃租特寬、不擇美惡燥濕輒概入、鄉父老以此德之。桂發捧鄉書、至謹以爲積德之報、而不知此於先生未足窺毫末也。嗚呼、士患爲科舉累、不志於道耳、而先生志於道矣。士志於道、患質弱不足於用耳、而先生有奇氣矣。士有奇氣、患脫略細行、與人或少恩耳、而先生於鄉曲細弱盡情矣。然猶卒不一遇於世、此命也。於君何有而以得於外者爲輕重哉。然亦安有積之厚者發不宏、而必于其身也哉。先生之先出比干。比干以

諫死其子堅避難長林山、因以林爲氏。武王封堅清河、林放從祀先聖、封清河伯、蓋襲堅之舊。如雍、如楚、如不狃、皆以名節見春秋左氏傳、故春秋時林氏惟魯爲盛。其後林祿從晉元帝渡江、遂爲江南人。祿十一世孫孝寶守泉州、又爲閩人。唐僖宗乾符二年、有先輩公自閩擢進士第、與衙推公兄弟竝興、子孫蕃衍、故自唐以來、林氏又惟閩爲盛。至昭宗朝、有光州之固始林氏隨王潮兄弟王閩者、實在先輩公既顯之後人。先生別族爾。先生之父諱晞顏、祖諱順夫、嘗以三舍法升上庠。曾祖諱團。先生生於某年某月、以端平元年十二月晦日夙興盥頰、不疾而逝、年若干。淳祐元年十一月望、葬茶溪之南。娶陳氏。方窆葬時、陳氏猶在、諸孤不忍預死其親、不併爲陳氏祔穴。陳氏卒、又不忍穴先生墓傍、遂起義別葬。子男三人、宗旦、如坦、皆有文名。桂發、受業晦庵之門人、信齋楊公復、以繼先

志。登丁未進士第、今以沿海制司幹辦公事秩滿赴班。孫男四人、曰略、曰拓、曰抃、曰玉芝。玉芝入太學、桂發子也。孫女萬全。先生多遺藁、庚子闕多不存、存者若干卷、藏於家。晚猶嗜易、積十年、精通卦義、濱死尙吟誦不輒、易簣置易床頭。銘曰、

於戲、此艾隱先生林公之阡。艾隱貴不以爵、壽不以年。世有貴且壽於艾隱、未必如艾隱之家之能世其賢。然則方來者其可量耶、於斯乎可以觀天。

黃震撰 《黃氏日鈔》卷九七

校記

①附：原作「陪」，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②放：原作「狀」，據右引改。

③父使：原倒，據右引改。

④見：原作「是」，據右引改。

⑤主：原作「生」，據右引改。

⑥竊：原作「竊」，據右引改。

⑦謀：原脫，據右引補。

⑧徙：原作「從」，據右引改。

⑨何：原作「可」，據右引改。

⑩邇：原作「迓」，據右引改。

⑪因：原作「目」，據右引改。

⑫亡：原作「云」，據右引改。

⑬予：原作「曰」，據右引改。

⑭軍：原作「君」，據右引改。

⑮王：原作「正」，據右引改。

⑯致之：原作「之致」，據右引乙。

⑰建：原作「逮」，據右引改。

⑱似：原作「以」，據右引改。

⑲讒：原作「纔」，據右引改。

⑳人：疑當作「又」，屬下讀。



藏齋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八十三

方琢 羅必元

先君事狀

先君諱琢字元章徽州歙縣人。曾祖考七府君諱之宗妣吳氏。祖考六府君諱敏妣朱氏。考三府君諱安仁授承務郎致事妣吳氏封孺人。淳熙元年甲午十一月十六日生。慶元元年乙卯鄉貢進士。嘉泰二年壬戌試江東漕補入太學。嘉定七年甲戌以中等上舍殿試袁甫榜中第五甲第一人升第四甲。授楚州州學教授改蓬州辟四川總領所措置糴買兼準備差遣。嘉定十二年己卯以紅巾之變出峽。明年坐蜀事爲言者論列尋授吉陽軍軍學教授入廣辟昭州龍平縣令改辟廣西經略司幹辦公事。嘗權通判融州。官自迪功郎至承直郎舉員及格經略司檄委買馬於邕州橫山。嘉定十七年甲申廣西提刑錢宏祖挾私憾誣劾對獄。

踰年寶慶元年乙酉坐謫封州。紹定二年己丑十一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歙縣水南六十五里孝女鄉小溝口之原先君之曾祖考妣墓及故居在焉。紹熙初族人之才者私以售之凌氏暮夜盜葬。三府君訟州縣屢扼於吏。先君年甫冠兩詣饒州訟於江東提刑司得直乃以其業委先君。從弟五府君諱政居守。五府君足跛因是治生稍裕後以其子仲通偕先八叔父遷君柩至自封州諸弟以是業之復先君力也遂葬先君於小溝口。徽州南渡後鄉貢額一十二人而詩經不與先君赴尙書禮部陳請慶元元年乙卯符下江東轉運司牒州取詩經一名是歲先君遂中解選徽州鄉貢取詩經自此始。是後呂左史公午丞相程公元鳳運管陳公慶勉壽昌令朱公渙皆以詩經起鄉舉。嘉定九年丙子先九叔父琛預貢至寶祐三年再見乙卯而先十叔父玠子之崇復中是選蓋先君早有



聞於四明舒公璘、實爲吾州詩舉之祖云。先君入太學外舍、未有校定。嘉泰四年甲子、公試經魁入等、當年私試中三分。明年、開禧乙丑改元、追升內舍、坐齋守季、爲行試文、中程爲藝外舍、嘗守三季中三分爲有校定。由是而公試入第二等曰正升、先四等後三等曰進升、如先君曰追升。此外校法也。鄭清之當國、其姪僅有私試一分、密囑學官私取不從、乃降旨以一分爲有校定、而外校之法濫矣。嘉定二年己巳、先君舍試中平等、是年內舍額增至一百三十人、內校十三人、自此始。先君兼有私試一分、成內舍平校。嘉定四年辛未、以鄉舉該兌、同左史呂公午到省、惟呂公奏名。是秋、先君舍試入優等、以一平一優升中等上舍。凡升上舍上等、取旨推恩、俗謂釋褐狀元、或即除國子錄、或視第三人受幕職、中等免省、下等免解、見該免解者、亦與免省、然必升上舍一年始奏名。先君待年、爲

前廊國錄。嘉定七年、始赴殿試。此內校法也。賈似道當國、采譽釣恩、首私放兩優三人、中等上舍不待年不到殿、並與釋褐。下等上舍不待年不到省、即到殿、甚者泛引恩數、亦與釋褐。而內校之法、尤不勝其濫云。先君初授楚州教、前知徽州王公鈐時爲四川總領、拉先君入蜀、因改授蓬州教。自入太學、聲名已盛、至爲前廊學者甚衆。上饒應公彌正時亦從永嘉章公挺之學春秋、後添倅吾州、爲回詳言先君徒及所以厚遇之意、感嘆不已。在蓬、利州、蜀士執經、皆喜得師、臺閩爭剡薦。利路帥曹公彥約尤深相知、所刊朱文公師友問答、委先君訂正、今行于世。先君之在四川總幕、以公直稱。嘉定十一年戊寅七月、總領太府卿王公鈐召、以知興元府楊公九鼎除太府少卿代之。餉管錢宏祖者、與先君不相能。明年己卯春、調戍卒之關外、舊比人給絹一疋、錢十八貫三伯文、而吏剋其三百。

衆推卒莫簡、張福爲變、行數十里而還、九鼎昇金帛迎犒之、不止。先君偕同幕白九鼎、取吏剋錢三百者之獄。先君起如廁、叛卒入、得九鼎、雷槽中殺之。破獄縱囚、欲殺剋錢吏、吏以先君獄之爲憾、嗾叛卒害先君。利州士從學者、匿先君于其家、得免。追之時、矢貫舟中几。先姊爲回言如此。是時訛傳先君爲賊所殺。安公丙起爲宣撫、用將張威平賊、剋心肝祭九鼎。而九鼎子亦免、求附先君舟出峽。先君舟小狹、又懼浮言、謝不敢。同幕嗾之、以爲怨。又以嗾錢宏祖、後乃有廣西之難。先君嘉定十三年庚辰歸自蜀、始營屋上北市。先七叔父主治役作。回見舊髹器皆書曰庚辰方宅者、此也。先君四弟。七叔父曰珖、字元善。八叔父曰瑒、字元圭。九叔父曰琛、字元獻。十叔父曰玠、字元純。三已分室外居。惟九叔父侍先祖于舊宅。先君于先祖田宅無所取、平生銖積、至此僅有田三十畝。先嫡妣孺人

俞氏、生先姊百一小娘。明年辛巳秋、以蜀俸嫁先姊百一小娘、得婿曰江濟之、戶部侍郎紹帥綱之姪、知漢軍鎮之子也。親迎留館、而冬入廣。七叔母周氏嘗與回言、先君好施、見貧乏者、多解衣與之。先嫡母劬而儉、置家具什物絲粟愛護、先君或以與人、不吝。濟之號且齋、受侍郎奏補恩、仕至改官知江州德化縣。亦爲回言、先君名震一時、而胸次恢疏、以故與時多忤。先君之入廣、經略胡公槻實招之、提刑錢宏祖初同在四川總幕、嘗戲先君、吾異日當舉汝。先君亦戲答曰、吾豈受汝舉者。旣而復會靜江、亦已各忘前事、遂舉先君京剡。嘉定十六年癸未冬、將赴班、帥檄委如邕買馬、先君固辭、而宏祖力爲甘言挽留。舊總幕有任子、疑謂先君嘗忽視之、以書介楊九鼎子、潛詣宏祖泣以告、謂九鼎死、先君獨生、乞爲修怨。當宏祖挽留時、包藏深矣、而先君不察其姦。橫山二卒盜馬生事、先君



申經略司行下處死、非先君擅殺也。宏祖即悔舉按劾、謂先君以二卒淫妄擅殺。都司疑其事、白廟堂、下經略司體實。宏祖懼不實得罪、且疑先君中朝有援、即又誣爲先君實殺七人、虛撰死者五人性名。十七年甲申六月、寘先君靜江府獄、僞爲款狀、上之朝廷。宏祖尋代爲經略、又多賫黃白至行在所、賄都司言路、求必殺先君而後已。言路中適有宏祖親家、適以風聞朋助、都司坐先君罪、追毀除名勒停、竄廣東封州。于時單騎之官、先八叔父走靜江、訪死生、獄無由通。謫命至、先君出獄、見八叔父立道傍、相視流涕。宏祖猶欲殺先君、會一日宏祖妻卒、受客弔、答拜仆地。宏祖亦卒、先君乃免。寶慶元年乙酉冬也。先君隨身裝囊、非有朝旨拘籍、宏祖擅沒入之。當是時、有董其姓者、迎宏祖意、醞釀逞私、尋爲叛兵刃烹。王搢者造端故人、亦年未四十、暴卒于邕。鶴山魏文靖公了翁爲鬱林州

僉書判官陶君薰墓誌銘、略曰、君主管邕州溪洞司機宜文字、有被帥檄主互市、擅殺人於邊鄙、傳聞失實、使者雖命君究詰、實以書請屬、君持不可、曰、所殺二人耳、餘皆不實。使者大怒、寮吏亦有先同後異者、君不爲改。回今考先君嘉定七年甲戌進士題名小錄、薰字南仲、全州清湘縣人、第四甲進士出身。其爲邕之溪洞司機宜、嘗三攝州。鶴山所謂主互市者、即先君也。使者謂錢宏祖也。其謂殺人邊鄙、傳聞失實、先君之冤明矣。殺人非擅、而傳之者與聞之者皆失其實、可知也。宏祖爲一路刑獄使者、誣帥司幹官以擅殺人之罪、外以公移命南仲究詰、而內以私書請屬、即宏祖之欺天罔人、悖虐不道、又可知也。南仲持不可、報曰、不實、宏祖大怒、南仲終不爲改、則首尾一節、伸先君之冤、關宏祖之妄、南仲可謂勁正君子、宏祖可謂凶酷小人矣。鶴山文集行世、若揭日月、孰謂先君之冤

天下後世不知之乎。南仲初筮潯州理掾、去邕改辟昭州教、丁母憂、復辟鬱林元幕。紹定二年十二月除夕卒、年七十二。寶慶經筵陶密宗山、其宗也。先君初入蜀、先嫡妣、先姊從行。及入廣、不挈家。封州之謫、隻影就道。先姊從夫如郢州、主長壽縣簿。先嫡妣家居、與一妾俱。先君夙與鄉人績溪戴適之厚善、適之諱泳、多男。嘉定十四年辛巳六月十一日、又生男、先君時未有子、許以爲先君嗣。十六年癸未、蔣仲珍榜、適之登第、主旌德縣簿。其冬如宿約、以子歸于先嫡妣。先君遙謂令名曰元老、是爲先兄、行第百五。先君在封州、得所生妣胡氏孺人、肇慶府人、以寶慶三年五月十一日巳時、生回于謫所、行第百八。嗚呼、先兄祝于嫡母之手、不識先君。回爲先君親子、不識嫡母。一時家門患難如此、尙忍書諸筆哉。生回之年正月、先祖三府君致政承務卒。十二月、先祖妣吳氏孺人卒。訃至、先君慟哭嘔血。明年紹定改元戊子二月初五日、先嫡妣俞氏孺人卒。先君自是聞耗而病、循至大故。回時未免乳、已生兩歲有半、懵未有知。先君歛而目不瞑。回旣長、聞先所生妣語前事、及讀先君所書、囑付遺墨、未嘗不痛滴血淚也。先君在封州貧甚、一再自營茅屋、日惟蔬飯。市無藥肆、呻吟烟瘴者五年。嫡妣買鬻□幣、遣价往返、動數千里、無濟於窘。家愈益落。賴同年進士方公雷震、字聲甫、興化軍人、時爲封州僉書判官、兩攝州事、與先君篤叙宗年之好。宗學上舍趙公希夔、字龍友、爲州學教授、始亦月餽先君楮幣二緡、後不能繼。回之在孕、先君指腹與聲甫約、女也以爲聲甫子婦。男也或謫死不歸、望聲甫致母子二人于鄉。及先君卒、聲甫過滿、當沿檄如五羊、特爲先君留數月治葬。如先君治命、差排軍王政及家僕胡三送先所生妣同回。以紹定三年庚寅四月二十九日達于徽州。



今聲甫所與先九叔父書猶在、回謹藏之、而聲甫官轍所到、回未詳知。龍友之子與概、字茨翁、登淳祐十年庚戌第、咸淳初爲江東倉幹。回適亦從辟入幕、同寅三年、嘗于賤生之日贈詩更酬、追舊傷感云。先所生妣同回初歸、育于先九叔父之家、九叔母李氏之兄景芳、世名醫、善治傷寒、回歸之明年辛卯、景芳就太醫局試、如行都、而九叔父忽感是疾、他拙醫不能理、其年四月二十七日不起、僅得年四十三。先是七叔父已育元老于其家、遂合回母子爲一、及雇僕一人、以先君三十畝遺田之租、節縮歲入、膳回一門四口、以至成長。而先八叔父教回讀書續文、以至偶竊名第。嗚呼、先君不幸、遭大誣、中奇禍、歿身嶺表、而其心事無瑕、天或者猶矜之、故得友官手足、不負所托、扶豎其不肖孤、有程嬰杵臼之風焉。回書此、不勝哽咽。先君謫非其罪、鄉先達內翰程公秘、及紹興帥汪公綱、以其

冤誦言于衆、錢宏祖既暴死、士大夫多不直之。丁亥初^④、郊以濟邸事坐謫者、丞相史彌遠深所惡、憤以故赦無叙、放量移、止卜、許死者歸葬。方公聲甫以紹興三年庚寅正月初九日、葬先君封州報恩寺法堂之右。而初六日夜市失火、焚百餘家、先君之屋爇焉。聲甫又急命吏卒救護先君棺^⑤、柩以訖襄事。後端平初、陳乞歸葬、尙書符始下。先八叔父以端平三年丙申九月如封州、先七叔父盡以先君遺物易新楮幣、得四百緡充貲費。其年十二月歲除日、改葬今地。先嫡妣已葬、問政山先祖墓朝山之塢。先所生妣以淳祐元年辛丑奪志、六年丙午九月初七日卒、葬水西寧康寺前。回少頑愚、卜先君之改葬、先姊來會、不能細問先君出處行事之詳。先所生妣奪志、不能爭其事於七叔父、七叔母之前、往往敬奉尊長、過于畏懼。至今思之、頓足搏頰、此生悲恨豈有涯哉。先君時文、古文俱精、尤

精詩律、大學義論策、學者習傳。先八叔父嘗取所爲東漢黨錮及隱逸四皓等策爲回講解、取諸史傳、先令檢勘出處、講後令回覆衍其詳、回于是文思涌進。又嘗舉先君所賦詩^⑥句、並取漁隱叢話及古人佳作、令回參考互證、回于是心嗜爲詩。通判興國軍方公烈、字元美、與先君通譜、從制帥余公玠入蜀。其子文龍、爲回言嘗見先君巴州學碑立榛莽間、文甚古典。先姊夫汪且齋、上饒應公彌正、並嘗爲回言先君詩筆健峭、先君蜀中詩文有青冊三大編、三十年前不知爲何人所匿。諸叔父之家皆燼于火、今遂無一存者。尙有手澤一二、回平生行以自隨、已見之他跋云。先姊之嫁、先君之貲力罄于是、以淳祐元年辛丑、從夫爲池州石埭縣令卒。其生也慶元三年丁巳、年四十五、有子曰汪舜卿。先兄百五府君、雖先君祝之而未識也。遺墨書元老小名不一、囑先七叔父撫養、勿聽舅俞氏

與事。果有導之爲無義語者、七叔父甚惡^⑦之、猶以先君舊藏縑珥、爲娶姚氏。而八叔父教之、亦能文、以秋崖方公之同宗而高科也。十叔父之子名曰密、元老自名曰咎、七叔父之子亦名曰格、姚氏生一女、先卒。回塵忝之年、先兄以貧病客死鄰人章氏家、年四十二。女已過房楊氏、嫁王氏。先君遺體惟回一影、自先嫡妣卒、戊子、己丑二年書家事後、事以托諸弟者盈四冊、惟恐回之不能歸也、又慮其歸而不能長也、又慮其長而不能成也。然則先君之意哀矣、痛矣。逮回四歲得歸、賴先七叔父養、回以至于長、先八叔父教回以至于成。回不專爲科舉之學、學性理自眞西山、讀書記入、學典故自呂東萊、大事記入、學五七自張宛邱入、學四六自周益公入、而時文之進、自州教授天台諸葛公泰始。年二十二、見知于左史呂公午。年二十四、見知于丞相程公元鳳。年二十五、見知于端明洪公勳、



藏 儒

參政饒公虎臣、詩人鄭亦山、鄭公會。年二十六見知于郡守府卿魏公克愚、郡倅應公彌正、郡糾常博張公汝諧。年二十九見知于秋崖方公岳。逾三十、觀文趙公與節、提舉金公文剛、江閩馬公光祖、尙書呂公師夔、制帥呂公文德、禮侍劉公震孫、相次見知。年三十五、中兩浙漕舉登仕郎告、呂公師夔所與、而魏公克愚解送。年三十六、僥倖別院省試第一人、丞相馬公廷鸞賞其義、丞相章公鑑取其策。廷試丞相文公天祥、制帥趙公日起、參政常公挺爲考官、眞回首選、不遂、猶與第一甲。歷官隨州教授、江東提舉司準造、國子監書庫官、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國子正、江淮都大司幹辦公事、國子正、太學博士、沿江制幹、再太學博士、再沿江制幹、改官通判平江府、改通判常州、改淮西帥機、監華山西岳廟、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議、太常寺簿、除監察御史、丞相王燦格之、兼莊文府教授、知建德

府、節制往來駐戍軍馬、除秘書郎、加直秘閣、依舊任、兼都督府參議官、于是年四十九矣。小狀舉主三人、運使聶公棠、提刑鮮于公應文、制帥呂公文德、京狀舉主五人、呂公師夔、馬公光祖、制帥朱公禕、孫禮侍翁公合、制帥黃公萬石。特薦舉主一人、工侍程公岳。爲回買宅、相知深者、宇文公十朋。郡守府卿、詩友文人、直諒多聞之交滿天下、不勝書。雖然、回何以得此于一時哉、皆先君之餘澤爲之也。二三叔父之教養爲之也。回早游江湖、不及娶、納杭人姚氏、併他妾、生七男四女。七男、存心、正心、高心、明心、餘三人、庾孫、鶴孫、雷孫、早夭。四女、禾娘、嘲娘、餘二人、孿生不舉。存心娶林氏、史館校閱、添差通判建德府、士愷之女、生女桐娘。禾娘嫁貴池縣丞程桂。嗚呼、回之所以名、實先君名之。自初生即名曰回哥、以寓他日還鄉之義、長而不敢更他名。左史呂公午、先君之友、一見謂回貌肖先君、字

之曰萬里、以其歸自遠嶠、而又將期之以遠到云者。然自取科立朝、內獨與賈似道不偶、四取抨彈、譽之者不勝毀之者之多。將求無負竹坡先生之所望、以永慰先君之心于地下、亦曰強爲善而已矣。回泣血書。

先是德祐乙亥、治郡退食、用陳後山先生事狀體、著爲回先君事狀、刊寫已定。明年丙子春二月初六日、奉前朝太皇太后嗣君詔書、以郡歸于□、改書至元十三年、自此日始。行在所宰執大臣以嗣君名具表納土、送璽于皋亭山、在正月十八日。軍馬入臨安府易守、在二十日。回猶堅守孤城半月餘、奸人不敢闖于內、盜賊不敢煽于外、以待其定。王郎中世英、蕭郎中郁提兵五千賁詔至郡、合衆官吏軍民、一口同辭、惟恐有如常州之難、議定歸附。按三國蜀志、霍弋字紹先、羅憲字令則。景耀六年蜀併于魏、弋時以

安南將軍統南郡事、聞成都守不守、大臨三日。諸將咸勸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得後主東遷之聞、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歸魏。憲時以巴東領軍守永安城、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聞至、乃率所統轄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圍攻六月、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歸魏。陳壽書謂霍弋、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此雖非人臣之正義、然國亡主遷、土地人民無所歸、爲小郡者力不能全國矣、全其郡民可也。建德府六邑、戶十二萬有奇、口四十萬許、全十二萬戶、四十萬口、亦可也。彼列闔連城、先下于臨安、未下之先者可罪也。此一小壘、臨安已下半月而後下焉、恕其罪可也。而譁士或以不死責回、籌帷鉅公分鉞、號帥不責之死于未亡國之先、而責一

內郡太守于國已亡之後乎。殷有三仁、亦異乎

孔子之論人矣。此固不足深辨。而披讀前所爲先君事狀、有續當增書者。回之事與霍弋、羅憲無異。旣歸附、改授知建德府事、兼管內安撫使、遙授衢婺招討使。明年至元十四年丁丑夏四月、改授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兼府尹。十六年己卯入覲。秋七月遷通議大夫、依舊任。十七年春庚辰還郡。十八年辛巳夏六月初一日、代者總管周府尹克敬至、解任。今謹附書于先君事狀之後、因稍修定諸子名數、藏之家、屈伸出處易有時義、付諸後世之公論足矣。要之、回假守七年、無毫髮爲利意。徽州李世達之變、家藏書數萬卷一空、他物稱是。在郡倒囊竭廩、至估賣寓屋、猶不足償逋、而一子在燕、旅食不繼、此豈有貪而然哉。特是以見先君于地下、亦當有辭。至元壬午正月、回時年五十六、泣血再書。

方回撰 《桐江集》卷八

直寶章閣羅公墓誌銘

羅氏世居隆興之進賢。曾大父諱先、以勤儉成家、當建炎初、鄉國亂離、多所全活。祖諱俊臣、武穆岳公討楊么、過師豫章、後軍裨將道斃。衆散、亟以便宜招集、歸之行營。武穆壯之、將留置帳下、以親老辭、授保義郎。考諱天祐、急誼好施、歲歉貸人而焚其券。三世積善、累階中散大夫。妣萬氏、贈恭人。公諱必元、字亨甫。初入小學、能兼誦他書、而長借故家書手抄纂、遂淹貫精博。素有能賦聲、俄改治春秋。嘉定丙午賓興、考官陳文得公卷驚異、實首選。明年登第、授鄂州咸寧縣簿尉。漕使正肅吳公柔勝一見賞重、選屬賑荒。公尤盡瘁。南渡初、襄鄧隨郢鎮撫使陳求道爲劇盜劉忠所執、罵賊不屈、拔舌而死。埋骨蒲圻之興陂。公白計臺、請于朝、義阡立祠。率其後嗣祭告。再調撫州錄事參軍。



藏

未上內艱。服闋授州崇仁縣丞。郡檄權法曹。曾極坐^⑧詩案繫獄。初編隸廣南。繼改湖南聽讀。吏議甚峻。公奮筆數百言。朝廷既不深罪。詩人郡當推廣上恩。守感悟。極得善達貶所。公力也。秩滿授都大司檢踏官。改辟福州觀察推官。州倉積弊。公受輸^⑨革高量。削古例。一毫不取。擬筆是是而非。非不以一字迎合上官。阿狗貴介。郡士潘杲伯舊客溫陵。爲^⑩周氏女。生男錫老。後歸鄉娶林。繼蔡。周攜子以愬官。俾杲伯子錫老而嫁周^⑪。杲伯又信蔡之譖。逐錫老。未幾杲伯死。蔡改適。潘弟兄爭立後。錫老愬于州。公謂錫老雖見逐於父。謂之非杲^⑫。伯之子則不可。况杲伯無他子。自當歸紹父業。二十年之訟至此始定。黃檗缺住持。旣舉他僧矣。了知者恃多貨。挾西倖謀攘^⑬。取。公不爲動。倖逮吏臨之甚威。公白諸司。卒寘之罪。□□使陳公韓薦公。云。律已甚潔。事上敢言。直道而行。人^⑭無異議。文忠眞公帥

閩。愛其調直。公京狀已溢格。乃以監^⑮司科薦。公將去。條十二事以獻。皆切中三山利病。多見采用。俄而眞公召赴闕。公適班見。時朝議中興可日月冀。公爲眞公言。以今東南事力。贍東南且不足。奈何空之以趨西北。又言。露布方馳。隻輪^⑯不返。彼或長驅。我難立腳。宜急爲秋高馬肥之備。又^⑰曰。大名難居。大望難塞。大病難扶。眞公深然之。已而時事皆如公言。自承直郎改奉議郎。知饒州餘干^⑱。縣舊訟牒日數十^⑲。百。逋租巨萬^⑳。前後宰多傷錦。公至。廷無留訟。水無租癰。得郡急符。反覆開陳。云。某縱不能如宓子賤。豈不能如陶淵明。守愧謝。李公性傳^㉑來守鄱。迎兄秀巖公。即郡齋纂史。檄公入局。范公應麟爲廣西臬。辟公通判容州。不果行。畿漕曾公^㉒穎茂辟提領犒賞所。主管文字。轉承議郎。潮蟹堤岸。迎龍虎嗣天師致闕下。公爲廟堂言。不修人道而修鬼道。不求之法家拂士而求之方士^㉓。非盛世



事。以風聞免。起。通判贛州。踐濂溪之後。尊賢懷古。爲君子亭。拙齋。自記之。轉朝奉郎。賜。緋。漕江公萬里。憲趙希。龍聯銜合薦。攝郡。平鹽丁嘯聚。時兵餉倚辦。倅廳。自增卒員。利源歸於西廳。東倅獨任兵餉。公移書當路。言民命國脈甚切。忤總領意。免去。除行在諸司糧料院。俄被旨督淮西軍馬錢糧。久而後返。初。變客鈔從官賣。價三倍於昔。贛居江西窮處。淮鹽少入贛者。民爭販廣鹽。兩路騷動。公曰。擊身履。至是獻救弊之策。言格不行。遷司農寺簿。公歸自淮。輪對言。清野之說倡。淮皆荒蕪棄擲之土。禁耕之令下。淮皆流離轉徙之民。城守之說拘。淮。皆閉關而縱寇之兵。爲今之策。莫若聚重兵以驅哨。招流民使復土。又言。更張官賣。而鹽鈔之法壞。收奪牙兒而投印之法壞。以五準一而楮券之法壞。理今之財。不必求祖宗立法之外。但當反之于祖宗立法之中。玉音謂。清野有利有害。又

曰。官賣已減價。公抗論愈切。古心江公薦公可爲緊官。不果用。古心語人。前輩曰。遠斯人豈復易得。虛老可惜。後爲公從子晉伯記經訓樓云。君族有尊老。博士公被知人主。將以爲諫諍官。佞柔側目。孤。外反甚。使少自降屈。豈庭院深蕪。竟日寂寂。久淹此奇傑哉。除知徽州。瓜熟。兩爲有。力者攬上。怡。如也。轉朝散郎。奉崇道祠。除宗學博士。又以風聞免。轉朝請郎。初。公在閩幕。李君遇居里。朱君景彝。丞侯官。公待之簡。有宿憾。酒所之去。李爲之也。宗庠之去。朱爲之也。履齋吳公嘗與公書云。先正肅公得公於不卑小官之日。丞聞於朝。今三十年矣。某中間繼聞於朝。今二十年矣。自是悄不相聞。每惜朝廷用公未盡。壬子。當國起知汀州。移書勉爲千里一出。公至汀。首祠郡前輩澹軒楊吏部以崇風教。俗易動難安。公欲以詩書之澤新美之。講大學明德一章於學。境接漳浦。民以販鱉爲常。毛

髮爭輒相屠害。有張三官者，^④近習，漸披猖。^⑤公調兵將，合隅總，殄渠魁，貸脅從，境內以安。郡計仰鹽州。^⑥派于縣，縣派於民，公罷敷。^⑦派四民，方翕然向化。大全素嚴憚公，入臺首。^⑧及之，詔食崇禧祠。公年益高，力祈納祿。寶祐丙辰三月，詔守本官致仕。景定癸亥元旦，御筆侍從臺諫各。^⑨得薦士。從臣以公名聞，詔羅某謝事有年，操履可尚，特。^⑩除直寶章閣，仍致仕。甲子，鄉人爭持酒賦詩詞賀公九十，公喜見眉宇，高歌滿引。咸淳乙丑，以登極恩轉朝奉大夫。雖龐眉皓首，然齒牙無搖落者，飲啖如少壯。是冬初，^⑪無他苦，但。^⑫惡食屏藥，如是旬餘。親族候問，公坐起言笑如常時。晨興猶正衣冠，覺氣息浸微，愴然而逝。十月己丑也，年九十一。臨終語孫同。^⑬祖，吾父母妻子之喪，未嘗用浮屠，勿以是污我。娶萬氏，封安人，先公十八年卒。子祀，先二十年卒，命從子晉之幼子爲後，名以同祖。蓋公生於淳熙乙

未二月乙丑，同祖之生年月日皆同。受公致仕恩，今爲修職郎、信州永豐縣主簿。女二人，長適進士危琛，蟾塘仲子。次適登仕郎吳行簡。曾孫男女各一人，將以。^⑭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東菴。公止有田三數頃，老屋二間，仕五十年未曾治第殖產。同祖生，父晉以私錢爲新舊廬，又析產以益之，自是始有以合族交賓。公少師驪塘危公，積蟾塘危公和壯爲性理之學，與柴公中。^⑮守歐陽公鎮，馮公會講切。初筮，上正肅吳公書千言，欲折衷朱陸異同。後見包先生遜，志氣孚而議論合。及爲真公從事，參叩益詳，造詣愈深。遇蒙。^⑯齋袁公於塗，論格物克己，蒙齋服其簡切。所著中庸說二卷，雜說五卷，離騷大義一卷，起敬錄一卷，詩文三十卷。進賢自隆興癸未簡世傑擢第，五十年無繼者，至公與萬一薦聯名，後不絕書。羅故家，所產多異才，公創義學，成就者衆，接踵膺仕。公年四十餘，即故居楊園兩山



環合處開元谷、綿繚草草。族有力者爲創亭榭橋堤、公日遊其間、自號北谷山人。又營東臯爲壽藏、關西疇爲南山亭、竹萬竿、蓮萬柄、長夏無暑。晚慕樂天自誌醉吟先生故事、作北谷山人誌銘。暇日惟玩周程朱陸之書、杜陵康節坡谷諸詩、倦則命二僮對弈。遇佳風月、必與親朋。子姪徜徉谷中。性不嗜酒、而屬客必霑醉。雖老、倚胡牀歌古調、音節豪宕。客談外事、不答。聞朝廷用一君子、行一善政、則屢稱好、否則太息。深居卻掃、而後林李公、省身雷公皆春糧越邑來訪。後學口語筆授、賢士大夫相問訊、不以爵氏、皆曰老先生。前葬同祖奉年譜、先集、省身公所狀言行及公姪孫廣東機宜一龍書、介斛峰禮侍李公、不遠二千里、走僕請余碑之。念昔與蟾塘同官秩陵、聞公德業、後爲眞公軍諮、接公言論、凡余所書皆有稽據、無一字虛美。世之仕者多慕速化、公垂四十始策名、六十始宰

邑、八十始典州。中間眞吳二公尤知己、然公亦不汲汲趨附。及時改事異、向之速化者萬墳纍纍、公獨享耆頤之壽、懸車後尙高蹈十年、爲三朝遺老。其自誌謙挹特甚、余故表而出之。銘曰、

古於典型人耆壽雋兮、致其倦倦、或詢猷兮、或乞言。是老先生兮、有武公之年、曷不使之訓國人兮、而箴儆。又曷不遺掌故兮、而授傳。秀眉黃髮兮、卧松風而飲澗泉。寶儲之輝兮、難上貫乎奎壁。束帛之禮兮、乃下賁於丘園。噫、莫長於千載兮、莫短於一生。早令而晚繆兮、不如後凋之全。懷古心翁之妙語兮、吾取以銘公之阡。曰、通塞隱顯之際、一世不能盡、愛者觀正論焉、觀士之極致焉。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二

校記

- | | | | | | | | | | | | | | | |
|-------------------|----------------------|----------------|----------------|---------------------|----------------|------------|----------------|--------------------------|---------------------------------|-------------|--------------|----------------|----------------|-----------------------------|
| ①起：原脫，據清抄本《桐江集》補。 | ②中：原作「終」，據右引改。 | ③婦：原脫，據右引補。 | ④丁亥初：右引作「丁卯初」。 | ⑤棺：原脫，據右引補。 | ⑥詩：原脫，據右引補。 | ⑦惡：右引作「厚」。 | ⑧諸：原作「請」，據右引改。 | ⑨斃：原作「弊」，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⑩階：原作「積」，據文意改。「中散」下原有「郎」字，據右引刪。 | ⑪公：原無，據右引補。 | ⑫而：原無，據右引補。 | ⑬博：原作「傳」，據右引改。 | ⑭咸：原作「臧」，據右引改。 | |
| ⑮公：原無，據右引補。 | ⑯義阡立祠：原作「義立祠阡」，據右引改。 | ⑰軍：原作「謀」，據右引改。 | ⑱坐：原作「生」，據右引改。 | ⑲吏議：原作「史卒議何」，據右引刪改。 | ⑳輸：原作「輪」，據右引改。 | ㉑爲：似當作「姦」。 | ㉒周：原無，據右引補。 | ㉓杲：原作「果」，據前後文改。 | ㉔攘：原無，據右引補。 | ㉕人：原無，據右引補。 | ㉖以監：原倒，據右引乙。 | ㉗輪：原作「船」，據右引改。 | ㉘又：原作「久」，據右引改。 | ㉙餘干：原作「餘年」，據《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改。 |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八三

③⑩「訟」字原無，「十」原作「千」，據右引《後村先生大全集》補改。

③⑪逋租巨萬：原作「逋巨戶萬」，據右引改。

③⑫李公性傳：原作「公往傳」，右引「公」前有一「寺」字，皆誤。按下文稱「兄秀巖」者，著名史家李心傳也；又有「來守鄱」語，鄱即饒州，性傳知饒州亦見《宋史》本傳。然則據字形文意，此當爲「李公性傳」無疑也。

③⑬公：原無，據右引補。

③⑭士：原作「土」，據右引改。

③⑮免：原作「勉」，據右引改。

③⑯起：原無，據右引補。

③⑰「賜」下原有「以」字，據右引刪。

③⑱希：原無，據右引補。

③⑲後返：原作「不改」，據右引改。

④①土：原作「土」，據右引改。

④①淮：原作「誰」，據右引改。

④②以：原無，據右引補。

④③賣：原作「價」，據右引改。

④④「孤」下原有「注」字，據右引刪。

④⑤「有」下原有「寂」字，據右引刪。

④⑥怡：原作「治」，據右引改。

④⑦「狃」下原有「送」字，據右引刪。

④⑧猖：原作「倡」，據右引改。

④⑨州：原作「川」，據右引改。

④⑩敷：原作「之教」，據右引刪改。

④⑪「首」下原有「薦」字，據右引刪。

④⑫各：原作「冬」，據右引改。

④⑬特：原作「持」，據文意改。

④⑭初：原無，據右引補。

④⑮但：原作「他」，據右引改。

④⑯同：原缺，據右引補。

⑤7 以：原無，據右引補。

⑤8 中：原無，據右引補。

⑤9 蒙：原作「家」，據右引改。

⑥0 綿繇草草：原作「錦繇山」，據右引改。

⑥1 慕：原無，據右引補。

⑥2 惟：原無，據右引補。

⑥3 弈：原作「變」，據文意改。

⑥4 「朋」下原有「友」字，據右引刪。

⑥5 宕：原作「右」，據右引改。

⑥6 問：原無，據右引補。

⑥7 生：原無，據右引補。

⑥8 前葬：原倒，據右引乙。

⑥9 及公：原作「存及」，據右引改。

⑦0 秩陵：似當作「秣陵」。

⑦1 趨：原作「翹」，據右引改。

⑦2 老：原無，據右引補。

⑦3 澗：原作「簡」，據右引改。

⑦4 噫：原作「意」，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八十四

趙崇度 鄭清之 方符 馮興宗

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公名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文公朱先生於考亭。先生器之、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知修己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以讒去相位、歸卧里門、又授之以通鑑、曰、古今興壞存亡之故盡在此書、汝其熟復之。方是時、公之齒少甚、天材逸發、不可羈、讀書過眼輒成誦、落筆娓娓驚人、遇事剴然、鋒穎捷出。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繇少泊長、不離訓典中、涵而飫之、日有所滋、揉而化之、月有所移。故氣雖勁、發之公不發之私也。材雖銳、用之厚不用之薄也。卒其所就、有足稱道者、是豈非學之力與。然則世之言學不勝質者、其又果然與。公初授承務郎、監中嶽廟。忠定

薨衡陽、公泣血痛憤、如不欲生。終喪、堅苦自守。文公先生歿、伯氏往哭之、公疾不能偕、獨爲詩以餞、辭氣激烈、弗少顧。嘉泰初、忠定稍還故秩、先友多貽書勉之仕、始謁選、得僉書復州判官。歲久、早有老兵欲自焚以致雨、公白守、謂狂怪惑衆、不可從。開禧邊釁動、竟陵居兵衝、公列三事以告、其論敵所從入與我之所以制敵者、後多不能易。添差通判信州、會天子誅權臣、羣儉以次紂、恩書卹典繼下。公與伯氏議、請先直誣枉、改謗史、不當徒被龍光。伯氏以聞、果得請。郡有獄久不決、公一訊得其情、人大懽服。知桂陽軍、陛辭、請募散卒補虛籍、以銷盜賊之黨。賦北來人田以減州郡之蠹。會郴寇暴作、桂陽其唇齒地、公疾驅至官、民有冤許自直、不以次第拘。公謂郴、桂諸峒雖名徭人、實與省民錯處、特賦性悍黠、在位者無以化服其心、故易以亂。奏請命郡教授選士之有學行者二人、以孝經



論孟授峒子弟每三歲上其能通習者郡以禮延召旌異之。如此三十年諸峒皆將化爲衣冠之俗誰肯自棄於賊。俗多不舉子公放忠定行於閩者因其俗損益之命舉子條約復豐積倉舊儲爲石萬民賴其利至今。先是公以本郡歲貢銀二千兩三歲大禮亦如之公私困竭不能輸奏損四之一不報。至是入對申言之又請罷湖南義丁禁立私社以杜姦民鳩聚之漸。知邵武軍屬縣有以大囚上者訊之則瘖不能言。公命縣審鞫果得冤狀有吳元者毆人致斃前守以具獄奏得死報公取舊牘審閱廼本緣醉飽忿爭非謀與故比則以諗於刑獄使者使者爲諗於朝得減論提舉福建市舶兼泉州。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貨至則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買實不給一錢蟻珠象齒通犀翠羽沈腦薰陸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權近飾妻妾眡以爲常而賈胡之銜冤茹

苦撫膺啜泣者弗恤也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貢闕絕郡赤立不可爲。及是公以選來余亦代公守郡相與剗礮前弊罷和買鑄重征期年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故事歲以土物遺諸公貴人下洎三省六曹吏皆饜滿公曰吾不能腴民脂膏以市寵悉罷弗遣。知邵州馭諸蠻寬猛有則不肯用狙譎小數卒以帖服。知西外宗正事公謂治親如治家不可一繩以法其有不率者姑惟教之跌蕩者責以誦書必精習乃已。繇是知自重少犯法。知吉州入奏留爲右曹郎中。都官例不可問事吏以成牘進輒涉筆爲書。公曰即若是安用我輩。必窮析本末剖決之奮筆如風觀者皆駭服。遷吏部郎主尙書東銓進對力言賊吏之害以爲財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心傷則怨結怨結則思亂方其黷貨之始爲害若未遽形又其積貪之餘貽患遂致莫拔。惟明詔申諭內自朝廷之上暨於百司庶府

苞苴賂遺一務屏絕、以清其源。外而監司郡守、必擇風節、必任廉平、俾相糾察、以澄其流。如是則上有節儉正直之風、下無剝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征既息、田野之生理自蕃、民力裕而邦本固矣。又言州縣以罪罔民而沒入之、其害至慘、願一切禁戒。若法當籍者、自銖兩已上悉輸刑獄司、以上於安邊所、使爲長吏者知貪黷無益、而用法自平。始忠定在淳熙間、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爲書以進。孝宗嘉歎、謂可與通鑑並行。至是公言於上、以爲奏議一書、上自君道、以達庶事、內自宮禁、以及邊防、微而性命道德、著而禮樂刑政、粲然靡不備具。願詔經筵官於進講之隙、讀一二篇、或萬幾餘暇、特垂乙覽。上曰、朕常日自觀。公喜且賀。銓曹積蠹久、公一裁以法。有嘗令鄉邑坐贓濫斥者、適詣選、公疏其宿負力沮之。前從臣李沐乞奏^②補、公謂沐在慶元爲首禍之人、而優老延賞與名侍從不異、非

朝廷甄別淑慝意、則具白寢其命。自以與世寡諧、不當久在銓衡地、援親嫌^③力請、得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會鄰寇數犯盱、撫公力疾之部、請濟師、且遣人持幣往諭賊。既而王師次第集、羣盜亦輸欵請降、而公疾不可支矣。既乞祠、又請休致。時洪人告饑甚、猶自力以出振贍之。始至、孳蹄載塗、公命發郡庾、移鄰粟、選官屬之材者泣其事。雖憊卧一榻、矻矻區畫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公曰、吾豈以一身易萬人之命哉。未幾、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又以朝散大夫致仕。疾再作、紹定三年七月十有七日、終於家。年五十有六。公雖生長相門、家世本儒生、守禮法、又嘗親近有道、故能擺落豪習、平居自勵、如玉雪不忍稍點污。自篤行公以純孝聞、忠定帥循唯謹。公生四歲、母秦國夫人徐氏歿、已孺慕如成人。及遭忠定戚、飲食居處一如忠定居喪時、聞者嗟美。忠定常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公



在邵爲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宦涂所至、有先世遺蹟、必表章之。於上饒新一杯亭之祠、於三山復翠密舊亭於西湖上、皆忠定棠陰所在也。平生尊慕正學、在昭武則建濂溪、河南、橫渠、晦菴五先生祠、在邵陽則別像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顧自以名在屬籍、惓惓宗國不少忘。聞朝廷有善政佳事、輒懽快弗自勝、否亦顰蹙終日。尤惡邪諂士、言之即怒目切齒、而賢者善類則欽遲之不衰。自少爲文、率根本義理、其詩於選體尤得趣。參政溫陵曾公嘗叙其文、謂無一點膏粱氣。所與賡倡、若章泉趙昌甫、北山陳膚仲、皆當世名流。有磬湖集十卷。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聞記等藏於家。夫人盧氏、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宜人。子必悌、先公六月卒。必恬、迪功郎、新江州德化縣主簿。必性、女必姜、歸承奉郎眞志道。孫良淳、世系

見於忠定碑者、今不著。始公愛冕山之勝、葺亭榭、藝卉木、將退而休焉、弗果。至是卜葬於山之麓、卒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子四人、而各得公之一體。堂堂忠定、子多而賢、若勁氣與直節、公實似乎其先。然而廉不至劇峭、不至刻。問奚以然、曰學之力。遺安有堂、龐公是師。咨爾後人、勿替引之。

真德秀撰 《西山文集》卷四三

丞相忠定鄭公行狀

公諱清之、字德源、世爲慶元府之鄞人、居邑治之東。齊公未葬、鄰焚、秦公與兄通議繞柩慟哭、火爲退飛。門有大槐、鄉評稱孝悌、必曰槐木鄭氏。秦公建炎己酉貢于鄉、會兀朮犯東浙、與董夫人皆臨難不屈、罵賊而死。嘗詔有司定謚立傳、公方當國、謙巽未皇、事見史定公所作通議公石章及先儒史公涓壙銘。魯公始居邑之嘉慶^④橋。慶國方娠、甌



鳴三日不止、已而生公。時冢婦邊令人亦免乳、承舅姑意、拊育公同己子。公貴、令人尙亡恙、事之如母。其沒也、爲服期。公少以文爲宣獻樓公稱賞、初名燮^⑤、而字文叔、以字行。年十九薦于鄉、嘉泰二年入太學、嘉定八年升上舍、十年進士及第、如豐芑數世之仁、大明生於東等賦、識者以方金在鎔、有物混成之作。後隨群從改今名。教授峽州、總領何公炳羅致之幕。一日軍將將領衣、疑絹紕惡、離立誅語、總領委公諭之。公語軍士曰、坐者得好絹、衆皆坐。以次分^⑦授、無敢譁者。制帥趙公方嚴重、靳許可、公往白事、爲置醴、命二子出拜、掖公無答拜。公不敢當。趙公曰、他日未易量、願以二子相累。蓋尙書范丞相葵^⑧也。湖北茶商群聚暴橫、公白總曰、此輩皆精悍、宜藉爲兵、可彌變、亦可禦敵。總行其策、招刺令下、趨者雲集、號曰茶商軍、至今賴其用。十四年、差湖廣總所準備差遣、除國子監書庫官。十

六年、除國子錄。史丞相彌遠以私忌、飯僧淨普、鄞人畢至、獨與公登慧日閣、屏人語曰、上與中殿爲社稷計、雖有濟國公、然五六年未正儲號。聞沂邸皇姪事^⑨、兩國恭順、容止^⑩端重、朝謁上常目送。今欲擇一講官、君忠實、可任此責。公遜避不敢當。史公曰、此先公事業。先公謂太師浩也。俄兼魏惠憲王府教授。癸未進士唱名、上御集英、中殿御看閣、使內侍引皇姪對簾正立、兩宮意有所屬矣。除宗學諭。十七年、除太學博士、皆仍兼。每講堂退、相必邀至東閣、訪上舉動言語甚悉。公對事事^⑪皆好、蔽^⑫以一言曰不凡。相大喜。寧宗升遐、遺詔上承大統。是夜惟召丞相入定策、時政府翰苑未及知、詔旨皆定公手。太后趣上入宮、公命子士昌易衣、道綠蓋車至沂邸進發、公留相府之眉壽堂處分諸事。明日、丞相退朝、輦下纖塵不驚、六軍兆民仰瞻日出咸池矣。上龍飛、除諸王宮大小學^⑬教授、除宗

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公自橫經朱邸至開卷丹地每以二帝三王之行事六經四書之格言反覆開陳上必敬聽。一日上問外人因閣子庫進絲鞋有謗議公奏有言禁中服用頗事新潔者。上曰舊例月進鞋數兩朕非弊不易何由致謗。公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彰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考受用如寒士衣領重澣革舄屢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上欣受其防微如此。寶慶元年改兼兵部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起居郎仍兼史官說書兼樞密院編修官。二年除權工部侍郎暫權給事中除給事中陞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紹定元年除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陞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授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三年除參知政事兼僉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公在樞筦李全以山陽畔陷泰圍揚國論猶爲揜覆又欲

易置江上制總全所不樂者以慰其心。公手書白相因全一申去岳逐趙是朝廷之王人國家之帥守悉聽命於全矣。全以盜賊藍縷奔竄之餘陸梁跋扈如此曾無一人正色以議其罪國無人矣。初海陵失守公早朝見薛葛袁三人皆愕然未知所出。公曰平時與全爲敵者不過三趙若以趙沿江爲江淮制使以二趙分帥兩路必能合力捐身以當之。須即日處分稍遲賊入維揚大事去矣。三人者唯唯同至上前奏之上深以爲然云當即批與丞相公奏御批須是以社稷存亡在此一舉苟不用此三人或有疏失過不在朕上領之。既退知御批已至相府然至晚無所施行公轉扣相子宅之僮僮憂懼待旦四鼓後知繳入黎明出命朝野歡呼知賊不足平矣。既而三趙受命善湘移司金山與范葵聲勢聯屬全果授首。當是時此賊挾精卒十萬氣吞江表相老於謀國工於應變無如之何。



公以一書生、獨謂全反形已露、當聲罪致討、爲誓不與賊俱生。以諷及討叛詔下、出公之筆、讀者咸奮。六年、史丞相薨。十月、制授公右丞相、兼樞密使、提舉玉牒、國史、實錄院、會要、勅令。端平元年、提舉經武要略。上始踐祚、東朝垂箔、一相總職、垂拱仰成而已。天下事皆上尙書裁決、而後奏御畫旨、謂之尙先行、習以爲常。久之、上益明習國家事、而宰府終未稽首還政。既相、舉太阿倒持之柄、歸之於上、一二大黜陟、大因革、獨斷赫然、咸曰英主出矣。上方欲洗濯三十年積弊、公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推忱布公、知無不爲。贊上召老成、拔滯淹、眞公德秀、魏公了翁、崔公與之、李公臺、徐公僑、趙公汝談、尤公煊、游公侶、洪公咨夔、王公遂、李公宗勉、杜公範、徐公清叟、袁公甫、李公韶、或奮閑散、或起遷謫、或由常調、莫不比肩接踵於朝。衆芳翕集、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爲宰輔、餘亦爲名公卿。惟崔公

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公宰、趙公蕃亦見旌異。用一人、行一事、朝野忻忭。以爲快活條貫。先是言者率觀望廟堂風旨、公首革副封、由是臺簡始有攻時政闕失者。時金亡、韃興、襄閩首圖上八陵、上下其議、廷紳多主王羲之、孫綽之論。然邊臣鋒銳不可遏、偏師出境、捷書系道、而三京已返旆矣。舊法三衙禁旅歲一揀汰、癸巳以史相薨失舉行、甲午併兩歲一揀、被汰稍衆。又承旨司拘等仗法太嚴、卒有失伍者、隨已帖息、而不樂端平者有開邊激變之謗。二年五月、六疏乞罷機政、御札勉留。六月、制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院使、提舉國史、日歷、玉牒、勅令、經武要略。三年八月、以霖雨、四疏丐去。九月、以禋祀雷變請益力、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公自初爰立、首以清苦變貪濁、痛卻餽遺、雖族戚杯羹壺酒不許入。薦廉吏徐澄、趙筠夫于朝、聞者興

起。諸郡多於節序饋朝士酒。公奏遇節序視品秩高下賜酒有差。至今行之。閩及江浙多士之郡。各增解額。由是士^①安里選。創新進士覆試之法。眞才有以自見。售僞者時斥一二以風勵其餘。中間欲廢不行。後卒如舊^②。大節細行有陸贄、楊綰之風。卷懷而去。未嘗一語辨誣。退居間邊聲復動。恐上顧憂。密疏上曰。辛巳金陷蘄黃。寧宗非啓敵之主。辛卯韃犯襄蜀。彌遠豈開邊之相。不制患於方來。但尤追於既往。則蘄黃、襄蜀之擾。開之者誰乎。爲此^③者。蓋疑閑冷或簡眷懷。每因事以提撕。蓋迎前而沮抑。以羅織使令。廢錮子姪。貶斥賓友。爲未快。必加以誤國之罪。臣非敢以此自辨。恐陛下憂悔太過。以汨^④清明之躬。累剛大之志爾。嘉熙三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楮十萬緡爲經始費。槐木舊居。兵燹蕪^⑤。廢公捐^⑥。賜金貿故趾。加葺治。於里第北營小圃。曰安晚。取安步

當車。晚食當肉之義。上書其扁。蒔花移竹。疊石引泉。與朋友嘯咏其中者九年。尤愛山行。輕車小艇。名山古剎如雪竇。如太白。如翠山。雖在萬山中。亦至焉。率留信宿。上遇群臣。於公特厚。每初度必親御翰墨。或聖製。或古作眞^⑦。草間出精金重錦。奇薰佳茗。間以老人星。大士像爲壽。歲以爲常。雖在外亦遣黃門就賜。淳祐四年。御筆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屢辭不允。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衛國公。令赴天基聖節。上壽班。命守臣以禮趣赴闕。帥守趙綸致君命。乃就道。抵江潯。有旨宣問。庖廩酒菓。使蕃雜遫。內引玉音委曲。不啻家人唯諾。奏乞憇傳法寺以待稱觴。先已得旨賜第。退至傳法拜御筆。曰。卿去國許時。精神氣宇勝前。奏對詳明。良用忻懌。政賴啓沃。以助緝熙。中使押入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六丐歸^⑧。不允。以春秋徹章拜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



士體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越國公。居無何、哭子士昌、出館江滸、決意東歸、上不允。十二月、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依前體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特賜玉帶及更賜第於西湖之魚莊。公雖勉爲上留、然歸夢栩栩、見於篇詠。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御札褒諭。六年、四疏丐歸、不允。八月、進讀畢、賜晏內苑。上御黃繖、命公御青繖同行苑中。謂公曰、忠孝嘗晏史浩於此、然浩未嘗侍天步游覽。故事、上醺玉龍杯、賜大臣則易杯、上命毋易杯、其尊寵如此。是日御前有金瓶貯丹桂、上以公老夫婦失冢子、慰勞甚至、賜瓶花以解憂。公進感恩詩八十韻、上俯用其韻。七年三月、以禮記徹章、拜太保、力辭。舊比許回授、上從公請、追封高祖詒太

保異恩也。四月、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提舉國史實錄會要、玉牒、敕令經武要略。公方與賓客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貂璫及門。家人莫能以所之告。詰旦內引叩頭辭曰、端平初、陛下親政、臣齒未衰、尙堪努。力仰贊聖謨、然猶有智慮所不及者、仰費保全。今迫桑榆、久在田里、於人物國事皆不諳悉、若冒昧承命、必誤委寄。玉音勉諭、蓋有外間所不及知者。甫退、則中使已接踵矣。嘆曰、上眷如此、將何所逃。乃入治事。或謂更化改元爲再相第一義、公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政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亦不因易相而爲之。其老成定慮如此。上以邊遽憂形玉色、詔趙公葵以樞密使視師、陳公韓以元樞帥湖廣。二公謙巽未敢當。會公再相、力主其事、科降辟置、答敏于響。二公欣然勇往、泗水之捷、渦口之捷、木庫之捷、皆處置得宜之效。諸閫申請、劃時奏啓、時謂張仲

孝友惟公足以繼之。公九年於外，納污藏垢，人意其有磊隗不平之氣，見之施爲，公殊不然，不立異，不私己，除授進擬必咨同列，必參公論。朝士有累遷而未見面者，或曰：「恐非吐握之義。」公曰：「某人同列所敬，某人同列所譽，豈欺我哉？吾惟得人以布周行足矣，何必攬爲己恩？」先正問東廳、西廳、吾所師也，篤太學燈窗之舊，分賜金□齋金。以前相侍經幄，還齋亦束帶序齒。學廚曰：「給□錢及楮折□，有司固執。」元數齋鹽不給，公命增□□監學歲久頽圯，□□成請修廢舊，取辨尹漕，公爲請給錢於朝，命尹漕董其役，丹雘一新。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提舉國史、日歷、玉牒，敕令經武要略，辭太師不拜，仍前太傅。每謂天下之患在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涂，時緩急以次其遣發，□□費省三分之一。又議移歲調兵屯以

戍淮面，併軍分頭目以節廩稍，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于彼，公私便之，惜乎去位而未盡行也。諸□□□壓兩浙尤多，丁稍吏卒往往破家以償。公惟於作姦犯科者追理，稍罣誤者一筆勾去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空無一物，猶以力勝計。公次第停罷，如池之雁，沒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公奏罷其並緣魚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公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自覺快活。其軫求民瘼如己疾痛，督府先取江東西、湖南北利源不在官者以佐軍費，及結局詔歸之大農。」公擇才使之提領於外，歲入不啻鉅萬。住印會子者三年，京尹焚毀舊會七千萬，版曹亦豐衍，三數年間，邊閭科降未嘗匱乏。四疏乞謝事，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蓋取益卦六五爻



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釋者謂以柔居尊而不自任、故可以收衆材之助、所以爲元吉也。奏札略曰、詩曰敬天之怒、書曰敬天之休、臣謂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木_○飢火旱、天之怒也。時和歲豐、天之休也。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天之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天之休可轉而爲怒。既奏、甚稱上旨、宣付史館、又賜詔獎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進讀光寧兩朝寶訓、今上日歷、會要、玉牒、淳祐條法事類、俱拜太師、皆力辭。九月、明禋相禮、有旨閣門給扶掖二人。是夕三上奏辭、不允。禮成、御筆褒諭、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公奏事退、感寒疾、前一日尙賦梅花詩與同列倡和、及是絕食屏_○藥、猶以未得雪爲憂。俄大雪、公作而曰、百官賀_○雪、上必甚喜。命掬雪牀前觀之。累奏乞罷、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

齊國公、提舉史館。疾革、乞致仕、拜太師、保寧軍昭慶軍節度使、依前齊國公致仕。□□甲辰、薨於丞相府。公生於淳熙三年九月辛未、享年七十有六。遺表聞、上震悼、輟朝三日、御筆贈尙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諡忠定。娶謝氏、特封魏衛國夫人。男子一人、士昌、朝散大夫、寶謨閣待_○制、先公六年卒。女一人、特封碩人、適故朝散郎、大理少卿史望之。孫男三、人大有、某官。大節、某官。某官。大有等以寶祐元年十一月壬寅、奉公柩窆於鄞之豐樂鄉東山之原。公四登宰席、先後八年、啓沃帝心、謨畫_○國事、關於安危理亂大計者、不可勝書。然奏藁無片紙存者。每曰、陛下神聖、羣臣莫及、事有當言、轉移於造膝附耳之際足矣。陸敬輿奏議雖膾炙人口、吾不忍爲也。昔藝祖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訓、及公宅揆、朝野皆曰上用眞儒矣。自場屋之作至宗廟朝廷典冊之文、莫不精妙、傳者紙貴、然散落未

嘗收拾、雖玉堂制草、家無副墨、所存惟錄潛邸聖語及表奏、啓劄、詩賦、箴銘、贊偈、記序、跋、策問、疏、致語、醮詞、謚冊、墓碑、祭文等共六十卷、藏于家。公之初相也、真趙掌制也、世以爲真學士。洪王入臺、世以爲真御史。天下所謂端人正士、不在經筵則在從橐、不在西掖則在東省。上語公、嘗上書者比卿司馬光。公曰、毀譽何常之有。今日聖意嚮臣、故譽臣。他日^⑧聖意厭臣、則必毀臣矣。上爲一笑。其再相也、端平遺老凋謝、十無一二、新貴各立門庭、分黨與、公雖素有主眷、尙操化權、然人情固已陰懷向背、無同舟共濟之意矣。公拔士滿^⑨朝、施惠於人無德色、士或先從後畔、亦待之如故。然天下至廣、豈無偶遺之賢、未烝之髦。自昔人物會通之盛、莫如元祐、而鄭俠老死田里、陳師道晚方入館、未聞二賢缺望於馬、呂也。彼此躁心而致宰物者之憾、可以觀世道矣。公何慊焉。湯中仲能論事、侵公不自

安、求去。公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勉留之。徐公清叟^⑩嘗論公、引之共政。趙公葵視師年餘、乞結局、上欲允之、而未有以處。公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便引退。臣願爲左、使葵居右。上沆從之。其茹納如此。然趙公竟不果來。又奏、今內外之臣俱天下之選、前後昆命皆聖斷之公、非成則璜、不疑何卜。有丙與魏、請擇於斯。惟能共起於治功、奚必皆從于己出。其不吝權寵如此。公雖貴、自奉蕭然、非以位爲樂者。直以事上潛邸、君臣義重、上旣苛留、不忍決去耳。對客每歎甘盤遯野、疏傳還鄉之不可及、其意深矣。蓋丙申代公者喬也、辛亥代公者吳謝也。公去矣、薨矣、喬與^⑪吳謝行乎國政、宜有以愈於端平者、而皆不然、何哉。世之愛公者、往往惜公再出、然公庚戌乞身之疏、固嘗云^⑫、稟性拙直、無委曲籠罩之術。事力儉薄、無納交要譽之資。施恩而不市恩、故



背之者以爲常。任怨而不報怨。故仇之者無所忌。又曰。召謗納悔。一己之利害輕。梗事敗謀。國家之關係大。昔謝安矯情。姚崇權譎。呂夷簡操術。居是職者可專任拙直哉。凡數十疏皆然。寫心事之精微。拯筆力之高妙。不辨流言於一時。而付公議於千載。後之攬者。必有感於斯文矣。公奮身儒素。族多隱約。公爲侍從。月分俸均給。或值乏絕。稱貸以繼。覺際庵舊約諸位輪祀。至公身任其責。即庵別創大堂。可容百人。几席器皿悉具。率於禁煙行之。酒肴蔬菓必精潔。居官或疾病。則飭子姪主祭。初。魯公規壽藏于塔嶺。夢嶺對岸百堂。扁以金書。常充達三字。擁以蟠龍。作紀夢長句。筆之于冊。既卜穴。宛然夢境。時公猶未生。及稍長。魯公語公曰。蟠龍金字。豈非御書之兆。勉之。越三十年。上訪家世。公以夢告。果賜奎墨。輝映山谷。與手澤所書如合。左契。公久秉鈞軸。高下在手。然不以名器私親昵。

莫愛於子。而士昌生前止通直奉佑神祠。非但公不私其子。□恩亦恥爲恩澤侯。莫親於婿。而史倩生前止倅貳需次徽守。公不欲使倩領郡。改奉祠釐。公少學於迂齋樓公昉。以端平初褒崇爲未至。再相。奏國史浩繁難披閱。臣之師臣昉嘗纂十朝撮要。頗精覈。上令寫送官。又奏房。魏遇主。無一語及河汾。殊爲忘本。及撮要進御。樓公追贈龍圖閣待制。其於在三之義如此。公葬十年。魏衛國謝夫人年八十八。貽書莆田劉克莊曰。先忠定宰木已拱。而未有狀其行者。今以此筆屬子。克莊仲弟克遜。從弟希道。少肄業持志。侍公筆研。克莊宰建陽。烏臺方吹洗詩案。懼不免禍。公在瑣闥。獨於史丞相爲解紛。克莊獲爲聖世全人。公之賜也。既嘗□□張洽。陳振孫。范炎。陳祐。俱召審。一再遷爲樞掾。省郎。皆公進擬。公策免。克莊亦流落於外。丙午入爲少蓬兼西掖。不久坐。留□免去。公以孤卿

國老之重、小車訪別逆旅、慨然曰、子爲道鄉、吾爲承君矣。公再相數歲、克莊銜恤三年、白首再召、覺國論愈矛盾、鼎味殊酸鹹、公決去雖勇、上勉留愈堅。因對爲上言、紛紛之議、不過責難於吾君、責備於吾相、非有他意、政當容之爾。自知其論闊於事情、然區區之心、上欲將順明主之尊師重傅、下欲解周召之說、勉夔龍之相遜而已。而或者怪其不能隨聲接響、訶佛罵祖、群起而攻曰、是黨相者。克莊謂惟去可以自渝、六乞祠、兩納祿、皆不報。公由是不復敢相親、猶摯維不使去。不數月而斥、斥未幾而公薨。然天下謂知我者必曰安晚、公與人書疏亦以鐵漢見擬。嗟夫、宰相必拔士、士必不畔知己、情意之常也。若一旦去子宣而戀元度之恩波、迎子厚而詆微仲之相業、乃風俗之變、豈情義之常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而兩國不遠數千里、番番於一衰癯之叟、托之以發潛闡幽之任、豈非

以其最久故、知舊事、已退老、無諛筆乎。乃摭實書之以告太史氏。謹狀。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〇

方子約墓誌銘

君方氏、諱符、字子約、少受學於叔父履齋。履齋者、諱大壯、字履之、朱公門人也。爲義理之學、終其身不應舉。君以鄉賦上春官、道考亭、拜文公於精舍。文公留語累夕、爲作字說。中慶元己未進士第、時方弱冠。文公喜、貽書賀履齋焉。歷懷安主簿、教授德慶府、監福州嶺口倉、教授。潤、衢二州、知瀏陽縣、通判徽州、賜緋。中罹祖母、府君、先夫人憂、在懷安不久。德慶、徽俱未上。君爲人清苦自勵、其行修於家、達於鄉、而接於世、無可疵者焉。其學聞之師、質之友、而措之民、無未合者焉。爲令佐、不鉤距以求情、然民莫得而欺也。爲師儒、不牢籠以釣譽、然士莫得而毀也。自一第至改秩、自初筮至通守、窮達

得喪一委諸命。未嘗加毫髮智巧于其間。自不求

進。世又無能進君者。惟潭帥。溫陵曾公表其邑最

潤。守金華喬。葛二公獎其師道。三賢皆時鉅人。喬

葛繼升廊廟。君亦無翕翕趨附意。紹定六年正月

己未。暴卒于寢。年五十八。前孺人黃氏。刑部侍郎

艾之女。後孺人林氏。皆無所字。庶生一女。遺命以

弟簫次子斗孫爲嗣。其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保豐

里丘澤山之原。君處衆中。澹然冲退。形氣之清。足

以貴。嗜慾之薄。足以壽。而秩止議郎。年不滿一甲

子。里之善士皆相唁曰。子約而止是乎。余曰。與君

同時一輩生。而富貴光寵有出於君。歿而無善可

書。有媿不瞑者多矣。今子約仕雖不大顯。然貴重

其身如圭璧。全而歸之以見其先人於地下。復何

憾耶。曾祖翼。祖耀卿。父由之。贈宣教郎。母太孺人

陳氏。銘曰。

吉士常人。古之所賢。季世反是。德後才先。君老于

外。於理宜然。其人則全。復于斯阡。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九

馮君振甫墓誌銘

慈湖楊先生發明先聖知及仁守之訓。有大功于
吾道。誘掖後學。許與固多。至其稱二馮兄弟振甫。
國壽咸有所啓發。驗諸躬行。果不負先生許可。國
壽蚤亡。振甫晚益融貫。表裏洞然。知及之矣。進于
仁守矣。余持節江左。興建象山書院。延振甫爲堂
長。四方學子來集。振甫朝夕訓警。懇至切到。語自
肺腑流出。群士信嚮。雖負雋拔敏贍之才者。一聞
振甫講說大旨。卻立拱手曰。馮堂長。我師也。道本
無言。言非可傳道。振甫學問鑿鑿真實。忠信篤敬。
毫髮無僞。感人悟物。蓋超于言辭之表。學者未熟
稽古書。未更歷事。遽親炙慈湖先生之教。往往意
自揣摩。承襲訛舛。振甫于書無所不讀。履踐又有
深功。每聆誨言。不待揣摩。神領心會。傳先生之道。



儒藏

最端的無差。自國壽死，余爲吾道氣脈憂，賴有振甫，今又亡矣。正學凋落，云胡不悲。振甫之亡也，實嘉熙改元八月十有九日，享年六十有二。其孤將以己亥六月庚申，奉君之柩，殯于金川鄉會芳畧之原。泣請銘，余不得辭。君諱興宗，振甫其字也。居慶元之祠溪，七世矣。曾祖諱有義，祖諱敏功。考諱奉先，妣李氏。振甫亦娶李氏。二男子，長祖授，次祖詒，後國壽。三女，越士高彌大，迪功郎監溫州瑞安縣雙穗買納鹽場袁庸里士伍純仁，其婿也。銘曰：道無方體，先天地生。孔聖有訓，參前倚衡。振甫默識，仁守兢兢。百世之下，尙欽此銘。

袁甫撰 《蒙齋集》卷一八

校記

- ①又：疑當作「及」。
- ②奏：原作「奉」，據文意改。
- ③嫌：原脫，據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補。
- ④慶：原作「廣」，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⑤變：原作「變」，據《宋史》卷四一四《鄭清之傳》（以下簡稱本傳）改。
- ⑥嘉：原無，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補。
- ⑦分：原作「公」，據右引改。
- ⑧葵：原作「蔡」，據右引改。
- ⑨「事」下原有「俞」字，據右引刪。
- ⑩容止：原作「客至」，據右引改。
- ⑪事事：原脫「事」字，據右引補。
- ⑫蔽：原作「敝」，據右引改。
- ⑬「學」下原有「校」字，據右引刪。
- ⑭朱：原作「未」，據右引改。



儒藏

- ⑮書：原作「官」，據右引改。
- ⑯揚：原作「楊」，據右引改。
- ⑰奏：原作「奉」，據右引改。
- ⑱公：原無，據右引補。
- ⑲愆：原作「從更」，據右引改。
- ⑳葵：原作「蔡」，據右引改。
- ㉑「生」，下原有「賊」，據右引刪。
- ㉒己任：原無，據右引補。
- ㉓叟：原作「與」，據右引改。
- ㉔謫：原作「譎」，據右引改。
- ㉕忤：原作「朴」，據右引改。
- ㉖雨：原作「風」，據右引改。
- ㉗入：原作「人」，據右引改。
- ㉘士：原作「土」，據右引改。
- ㉙舊：原作「奮」，據右引改。
- ㉚「此」下原有「誰」字，據右引刪。

- ⑳汨：原作「泊」，據右引改。
- ㉑蕪：原作「無」，據右引改。
- ㉒捐：原作「損」，據右引改。
- ㉓眞：原作「貞」，據右引改。
- ㉔丐歸：原缺，據右引補。
- ㉕盛：原作「感」，據右引改。
- ㉖忠孝：似當作「孝宗」。
- ㉗「授」下原有「子孫」二字，據右引刪。
- ㉘門：原缺，據右引補。
- ㉙家人：原缺，據右引補。
- ㉚陞：原缺，據文意補。
- ㉛努：原作「挈」，據右引改。
- ㉜費：原作「贊」，據右引改。
- ㉝何所：原倒，據右引乙。
- ㉞句首原有「丁洙」二字，據右引刪。
- ㉟義：原作「哦」，據右引改。

④7 執：原作「軌」，據右引改。	⑥3 方：原無，據本傳補。
④8 公爲請：原缺，據右引補。	⑥4 及：原作「反」，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④9 拜：原缺，據右引補。	⑥5 持敬：原作「符歌」，據本傳改。
⑤0 敕令：原缺，據右引補。	⑥6 學：原缺，據本傳補。
⑤1 要略：原倒，據右引乙。	⑥7 三：原缺，據本傳補。
⑤2 仍：原作「使」，據右引改。	⑥8 力：原缺，據本傳補。
⑤3 患在於：原缺，據右引補。	⑥9 益：原缺，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補。
⑤4 戍防邊：原缺，據本傳補。	⑦0 木：原作「末」，據右引改。
⑤5 命樞：原缺，據本傳補。	⑦1 怒：原作「恕」，據右引改。
⑤6 遣發：原缺，據本傳補。	⑦2 屏：原作「餅」，據文意改。
⑤7 面：原缺，據本傳補。	⑦3 賀：原作「和」，據本傳改。
⑤8 併軍分：原缺，據本傳補。	⑦4 句首原有「表」字，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刪。
⑤9 水：原缺，據本傳補。	⑦5 待：原作「侍」，徑改。
⑥0 惟於：原無，據本傳補。	⑦6 大節：前已云次子名大節，二者必有一誤。
⑥1 算：原作「弄」，據本傳改。	⑦7 畫：原作「圖」，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⑥2 雁：原作「寫」，據本傳改。	⑦8 他日：原作「朝日」，據右引改。



藏書

⑦滿：原作「蒲」，據右引改。

⑧叟：原作「庾」，據右引改。

⑩與：原無，據右引補。

⑪云：原作「去」，據右引改。

⑬□恩：據文意似當作「其子」。

⑭句首原有「年」字，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刪。

⑮於：原作「御」，據右引改。

⑯丙：原作「內」，據右引改。

⑰坐：原作「生」，據右引改。

⑱因：原作「固」，據右引改。

⑲之：原缺，據右引補。

⑳授：原無，據四庫本《後村集》補。

㉑於：原作「其」，據右引改。

㉒措：原作「惜」，據右引改。

㉓命：原作「父」，據右引改。

㉔帥：原作「師」，據右引改。

㉕女：原作「妻」，據右引改。

㉖薄：原作「簿」，據右引改。

㉗於：原作「與」，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八十五

趙希鎰 徐庭筠 方信孺 杜希仲

安德軍節度使贈少保郡王趙公希鎰神

道碑

紹定六年五月戊午、安德軍節度使、信安郡開國趙公薨于臨安府休沐舍、年五十有八。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遣中使賜內帑水銀龍腦以斂、贈以金幣、敕有司治喪葬、家人謝弗敢。明年改元端平、詔贈某官、爵信安郡王。孤與汶兄弟奉公之喪、葬衢州常山縣西塘頭某山。先期、以前國子司業林略所次行實、介知樞密院事喬公某以求銘于臨邛魏某。道遠不得辭也。竊跡其事、公諱希鎰、字君錫、舊名希喆、舉進士、改賜今名。太祖皇帝九世孫也。高皇南狩、少保自京師徙名數常山。公生而明晤、長而厲志、少師衡陽公、未冠肄業于石鼓書院、嘗有聞於永嘉陳君舉、傅良、後又受經徐子宜、誼

力貧苦學、借書抄誦。郡學有大雅齋、以待國之貴游子弟、公弗入、曰、吾獨非寒素乎。舉慶元二年進士、授修職郎、待汀州司戶參軍闕、寓僧舍、紬今考古凡八年。至臨汀、僅二月、而峒寇李元礪出沒汀、贛、廬陵間、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公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所見乎。公曰、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公、人爲危之。公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堠。分畫掬定、賊已遣諜窺關。公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公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公引還、耄穉羅拜相屬、公繇他道以避之。事聞、詔陞本州推官、中書省籍記姓名。治疑獄、決滯訟、攝頽邑、弭亂卒、臺郡皆才之。去之日、軍民遮攀泣送者至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大寧鹽井弊端如蝟、積負至九十餘萬斤、



公往視之旬月償及半踰月則告羨矣。既歸疏利病十條、使者上諸朝、民至今便之。凡米鹽錢穀之寄、視星出入、夜復閱文書、率漏下十刻。掌備邊團併諸藏、遇使者新故之交、府人持白金以請于公曰、此羨也、主者當得之。公怒以白使者、盡更其弊。商人請官鹽率不及數、而官糴商米必求贏、公悉爲釐正。南人仕蜀、歸舟或挾商貨、或部貢篋以爲利、公輕舟出峽、引見便殿、改奉議郎知信州玉山縣。未行召對、公條列三事、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敝、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皆嘉納之。除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請賕亡藝、莫敢自陳。公白其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公易班以壯維藩之勢、公以疏賤力辭、弗允、特授吉州^①刺史、提舉

佑神觀、訓詞略曰、藝祖創業垂統、而支分派別、浸成疏隔、顧瞻班序、慨然有懷。又曰、藝祖受天明命、文昭武穆、宜萬宜億、乃環顧在列、疏若晨星、朕心慊然。始知廟謨已定、弗可轉也。未幾廷紳有請、謂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者、請視朝士、聽輪對、意蓋有屬也。公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靖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以不待指授於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無^②人、患^③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耳。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陞、一請一免而不得援求免例、已陞內舍胄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爲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除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繫寶璽恩、進和州防禦使。今上登極恩、進潭州觀察

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宣使。公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數對移晷、上爲動容曰、卿所陳極明要、於初政所係尤切。越明年、復當奏事、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凡皆職分所當言者。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自男爵積戶至三千九百、食實封六百。不幸足疾、卧家累歲而歿。某竊嘗怪周有天下、內而三吏六聯、外而五侯九伯、類出於同姓之英。至秦漢以後千五百年間、獨未見一人同國家休戚、爲王室輕重如古所謂同姓之卿者。二五之運、流行宇宙、亘千載如一日、未始有今昔之聞、而天之降才爾殊、何也。古之待同姓、推尊祖以及於敬宗、推敬宗以及於收族。蓋自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則系之以氏、統之以宗、合之以族。凡有事于廟、廟之子姓各以昭穆爲序、旅酬賜爵、昭穆各齒、內賓宗婦、廟序以倫、蓋不惟奠

系明統、亦以別嫌明微。是故兄弟之國不廟先王、公子公孫不皆祖禰其先君、凡以厚其別也。況又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列之於王闈、以考其中失。其朝夕之所與居者、俊士造士也。觀感而志喻者、正言正行也。夫然後處之以國邑、授之以民事。甸稍縣畺之采、六遂之餘地、各有公邑、其有功有德則裂寰外之地而侯之。土田陪邑、祝宗卜史、宗氏分族以寵綏之。或世其爵祿、或入爲公卿。大抵親有等則人知敬宗、族有別則人無覬覦。又爲之建學立師而居有教、餼廩授田而生有養、則其內間兩社以輔王室、外分三土以翰王略、親親賢賢之效、後世鮮儷焉。乃其所也。周自始祖暨于末孫、凡享有民社二千餘年、秦雖僭倂、猶三十餘年弗敢竊號也。乃自春秋以降、惡嫌遠倂、自翦其類、所謂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者、豈惟秦事然也。自二漢、魏、晉至于齊、梁、隋、唐之季、亦



莫不然。其間豈無以經術稱、以詞華顯、然不過爲韜光晦迹、全身遠害之圖、而猶有不免於禍者、然則非千五百年間、天固留於神明之胄、蓋有之而莫知所以用之耳。公風資凝重、胸抱魁壘、褚無一金、無蹙容也。秩正二品、無喜色也。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少師薨、公尙幼、護喪以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公拊棺慟哭、不懼。寇義而去之。洊遭母江夫人喪、哀毀骨立。時弟妹未昏嫁、公悉資予之。族黨親姻有四孤女、公皆子而娉之。官于夔、適同年進士李鳴鳳自館職補外、一夕暴卒、公捐金治喪事。前歲盜發其鄉、縱火邑郭、胥爲煨燼、不忍犯公之家。萬里入蜀、無秋毫援助、諸臺交薦之。同知樞密安公丙繇長沙還蜀、見公於稠人中、即留飲、握手道心事、解所佩玉以贈、且願舉之。公辭以未^④及格。安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奈何？」盍賾諸所親。曰：「有母黨可受此而不敢專。」

曰：「君謂可則可矣。是舉也、人兩賢之。使公內掌臺閣、外居藩輔、稍得見諸事業、其所立當何如。既換班、自號時隱居士、以琴書詩酒自虞、祈寒盛暑未嘗謁告。或謂公何自苦若此。」曰：「正愧無以補報、若併廢之、如此心何。公備歷艱難、不忘貧賤、卧興書籍、衣食取裁足、不置妾媵。故訓詞有曰：『爵祿褒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爲朝著之華。蓋知公之深者。娶江氏、殿中侍御史躋之孫、封淑人、賜冠帔。遺奏上、進封郡夫人。子男六人、與瀟八歲能屬文、早夭。與汶以混補第一入宗學、舉嘉定十六年進士、今以承直郎特改差西京中嶽廟、換尙書左銓。與潞宗學諸生、紹定二年進士、承直郎、今監嘉興府比較務。與洸嘉定十六年武舉、紹定二年換試進士出身、今以承直郎當赴尙書左銓。與瀚忠詡郎、監饒州戶部贍軍酒庫。與澧京學諸生、紹定五年進士、修職郎、待年出官。女一人、嫁儒林郎、福

州司法參軍唐慶遠。孫男一人、孟植。孤女二人、尙幼。銘曰、

維宋三宣、藝祖維昆。藝宗九支、孔曼且蕃。維信安公、秉德靜淵。敷歷中外、風績言言。胡不用之、屏翰城垣。居之著定、位大爵尊。蟲飛而朝、會盈而旋。弗究弗宣、弗振弗年。分有所制、以親擯賢。我明古制、識恨丘原。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三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淳熙七年春正月、黃巖支汝續踵門拜且泣曰、吾邦不幸去冬十有一月六日鄉先生徐公棄世、晚學後進無所依歸、諸孤將以二月十六日葬諸臨海明化鄉梅溪之原、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巖辱狀其行、而幽堂之銘願竊有請。予嘗與先生同場屋、識先生、望之儼然若不可親、即之溫然若不可捨。逮今三十七年矣、雖聞先生學日進、德日崇、

而蹤跡飄泊、不克承教。季和予友也、每趨郡、輒爲予言與先生遊處狀。予方將拏舟造焉、而先生亡矣。茲銘也何敢辭。然自揆不肖、言不足以傳後、彰之者晦之、重爲先生累、則又不敢當。旣而季和數見徵、於是叙而銘之。謹按先生諱庭筠、字季節。曾祖議、祖爽、世居臨海。父中行、篤學躬行、教授鄉里、與提刑羅公適厚善。崇寧中、郡舉八行、不就。始徙黃岩。先生幼有高識、十四入郡庠、淳固修整、輩行敬畏、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旣免喪、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朋友強、四十乃娶。紹興丁巳、預計偕。後再赴舉、時秦丞相顯國、有司爭獻諛策、問中興歌頌。先生慨然條其天下大勢、未足以爲中興者五、識者韙之。然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郡延充學正、以禮法率諸生、邑大夫故提舉王公然、故待制陳公橐尤愛重之、政事多所咨決。今龍圖鄭公伯熊生日、有獻歌詩者、先生作上



壽論貽之、公得論喜、盡卻賀者。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公敬受焉。今上嗣位之初、詔四方上封事、先生述數千言將上之、已乃不果、即削藁不以示人。尋有旨加恩舉人五到省、年及者與嶽祠。先生適應格、所親皆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其間言嶽廟冗祿無用、雖不達、可躬蹈之耶。因亦不就廷試、深衣幅巾、放迹田里、不復至城府。郡侯尤公表聞其名、特遣書致慕用意。先生年益高、齒髮不衰。一日、忽命駕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革、敕諸子送死、一用司馬公儀。諸子泣進藥、即自力起坐、神氣瑩徹、日光炯然、手納藥未竟、曰、吾往矣、瞑目而逝。享年八十有五。先生娶陳氏。子男四、弗如、弗爲、弗君、弗思。弗思蚤卒。女三、適章化鵬、牟述、牟如璋。孫男、女十有一。先生天資剛正質實、不事緣飾、服食器用、專取朴素。事無細大、必誠必敬。卧必登牀而後脫巾、旦則巾而

後起、終日危坐不欹側、口無戲言、不祠神佛、獨嚴其先祭、以分至祭之日、雖疾必扶以拜、不焚紙幣、不事陰陽吉凶之說。師慕洛學、讀書不治章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窗壁、朝夕對以自警。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嘆不容口。家甚貧、授徒爲生、所入僅療饑寒、餘悉以濟人之急。其於族婣尤厚、嫁兄之女及友婿之女凡六人。天寒遇人於道、意有所憫、輒解衣遺之、不問姓名。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有好事者、援洛人獻地於邵康節先生之說、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以歸之、先生皆笑不願。晚歲諸子始葺居、同嶼屋纔數間、而先生以爲過。其欲名其房佚我、嘗曰、君子爲善、欲無愧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故平生潛德、絕口不自道。其容貌辭氣、無一毫矜見於外、粥粥

若無能者。臨終謂諸子曰、吾少也寧無過、晚而自覺其庶矣乎。吾惟以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季和狀先生之行如此。惟先生窮居海嶠、非有師承之自、薰陶漸染之助、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其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者矣。銘曰、天之生民、厥有常性。物欲蔽固、以失其正。先生之學、誠敬是先。視彼窗壁、無非格言。處己接人、有權有度。我躬則否、我心則豫。既壽且康、聲問日隆。謂天難知、而報亦豐。梅溪之原、先生之竈。過者歛容、千載無替。

石磐撰 《赤城集》卷一六

寶謨寺丞詩境方公行狀

曾祖淵。祖憲、文林郎、南恩州陽令、累贈朝議大夫。父崧卿、朝請大夫、京西轉運判官、累贈宣奉大夫。公諱信孺、字孚若、系出河南、繇淑而下、代有聞人。淑自固始遷莆田、至金紫公廷、範、六子皆貴顯、

而少監公仁岳之後最蕃、公其八世孫也。生有異質、襁褓中能誦書、九歲落筆屬文。京西公守廬陵、公猶卅角、周丞相、楊誠齋見而驚曰、天才也。以郊恩補將仕郎。京西公服闋、授番禺縣尉、諸公爭致之幕下、才望傾一府。盜有劫海賈者、公曰、鼠子敢爾、自拏舟往。盜方聚沙上、分鹵獲、見尉至、皇駭、欲趨舟取械、公先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上府、不軼一人。秩滿、改承務郎。丁嫡母葉碩人憂、服闋、知蕭山縣丞。浙東帥錢公象祖、提刑傅公伯成、被旨措置慶元海道、檄公往來區畫、悉有條理。二公亟稱于朝、差兼淮東隨軍轉運屬官、未幾復還蕭山。先是、權臣首事、既得泗州、謂中原可長驅。及諸將潰歸、虜傾國大入、淮、漢騷動。朝廷悔悟、會虜亦厭兵、駐軍濠州、先遣韓元靚來、和議有萌芽矣。督帥樞密使丘公鳩一再令帳下壯士遺虜書、最後陳壁君玉往、皆至濠而返、終莫得其要領。近臣多薦公



可專對、有旨赴都堂稟議、開禧三年正月三日也。既至、諭以^①使事、公曰、多事之秋、不敢以母老辭、但開釁自我、虜問首謀、當何以對。權臣爽然起謝、借公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知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知院張公巖書通問金國行省元帥府。公馳至濠、虜帥紇石烈子仁在焉、止客于獄、兵環守、絕其薪水。官屬或洒涕、公叱曰、汝淚大辱國家。虜畫五事要我、公曰、返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例、稱藩割地、臣子不忍言。虜慍曰、不望生還耶。公曰、某來時已置死生禍福於度外矣。論辨甚久、子仁不能難、遂至汴、見虜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崇浩。虜以天獄二字榜傳舍、曰、此非濠州比。公曰、事須商推^②、何至以威脅人。崇浩使二省差龐趙者來、持五事如初、且以無故興師咎我。公曰、本朝不旋踵追悔、所以歛兵約和。虜曰、正爲無兵可歛。公曰、豈無淝水八千之衆。虜曰、縛送事既無例、姑置是。

稱藩割地、莫有故事否。公曰、惟靖康嘗割三鎮、紹興以東朝之故、暫時屈己、今日顧可引用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時逆曦以蜀附虜、龐趙服公雄辨、有張儀舌在、西蜀唇亡之誚。公請面見丞相決大事、崇浩者坐幄中、陳兵見公、使人傳諭云、五事不從、旌旗南指、樓船東下矣。公欲稍前白事、崇浩曰、事止此、無可議者。遽授報書、期公再來決和戰。四月、公至行在所、詔公通問宣勞、轉三秩。御札令侍從、兩省、臺諫條奏所以報金^③者、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幣五萬如紹興。公再往、龐趙來迎、虜聞曦誅、氣頗索、然猶執初詞。公曰、在本朝諸臣已謂增幣爲卑屈、況名分地界哉。虜問其故、公曰、議者以曲直勝負較之、皆云我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曦、去年三月也。若雖得淝濠等州、我不得泗、漣水乎。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不有鳳凰山之捷乎。若謂我攻宿、壽不下、若圍廬和、

楚竟何得乎。且五事已從其三、猶固執不見聽、不過再交兵耳。楊行密尙能以數州之地自立、況本朝輻員萬里、江東將相豈肯久下人者。龐趙見公慷慨忠烈、始微露其情曰、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地亦不必割、歲幣外別致犒軍錢可也。公揣虜技止此、力執不許、密與龐趙約定數事、如遣使草誓之類。龐趙取公手記爲信、崇浩面授公書。六月復命、再轉三秩、用王抃例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議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虜盡變前說、易二省差領客、龐趙不復來矣。崇浩怒曰、所畫事未從、何遽以誓書使名來。面責公不曲折建白、且有誅戮禁錮語、公不爲動。一日使甲士擁公至庭下答狀、公曰、待行人如此耶。崇浩遽謝、公歸館、二省差來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畫定事曰、公曰、正緣歲幣不可再增、故以通謝錢代之。今得此復求彼、某有頭壁俱碎而已。二人曰、龐趙誤公。公

曰、丞相誤龐趙。又曰、丞相欲留公等。公曰、辱命歸亦死、不若死於此。議不決。會蜀兵取散關、虜益疑講和非廟堂意、且屢詰權臣無書。公猶冀事成、移私觀書帖若權臣遺崇浩者。九月公還、自劾待罪。朝廷謂公失事體、奪二秩、臨江軍居住。公自春至秋三往返、炎沙烈日、僵屍滿野、公仗節轉仄蟲蛆臭腐間、廉從道斃相屬、公神閑意定自若。始受命、入白太安人曰、王事不可辭、願勿以兒爲憂。公知虜內困韃靼、雖黽勉出兵以與我相持、而力屈情見、勢不能久、所求皆拒不予、直欲以口舌弭兵。又每詰首謀、意指權臣、公但以鄧友龍輩爲對。虜恨公不少屈、故其議壞於垂成、而王公枿出使矣。公雖貶官、方奉使之日、名滿天下、時年才三十。至臨江以詩酒自娛、江湖士友慕公盛名、多裹糧從之游。明年和議成、與虜禮幣、函送權臣首謀、皆公昔持不可者。王公旣以功擢用、奏記廟堂云、方某

辨折。虜酋於疆場未易告語之時、及枻往、權臣誅矣、事皆勉從矣。方某當其難、枻當其易。每至軍前、虜必問方某安在、且謂暑行者三、不委頓車上已可伏矣。公論所在、故人亦不能揜。詔公自便、除通判肇慶府、復奉議郎。峒寇竊發、經略司檄公督捕雄、韶而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同廖提刑德明措置收捕。就知韶州、首封崇張曲江、余襄公墓。時江湖屬邑多燬于賊、惟韶境晏然。擒赤水峒賊首戮之、又謀募鄉道擣巢穴、布置已定、朝廷用招降之說而止。轉承議郎、移知臨江軍、以嘗謫居力辭。知道州、郡有不檢士十輩、號十虎、力能使監司、逐太守、公下車立竄首惡、飾濂溪祠、作太史閣、與萊公樓對、尋元次山遺跡表出之。除提點廣西刑獄、閱屬郡滯獄、有踰百十年不決者、有一事株連數十家者、公件畫條析以聞。詔下、一日破械縱數百千人。始楊公方按部、以風力自任、疑南官例有

贓、發摘無虛日、守令竄繫尤衆。公考罪虛實、多奏釋之。單馬行部內、訪民疾苦、荒鎮惡縣無亭驛處、張幕野宿以爲常、足迹未及者惟海外四郡耳。轉朝奉郎、除轉運判官。紹熙間、京西公實持漕節、定鹽法、改客販爲官般、奏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緡、廣民德之。及公踐世職、父老即永寧寺西廡祠京西公、文人詞客、俱有歌詠記述焉。公深知鹽筴利害、操幹裁擢、自出新智、漕計沛然、以其餘新學宮、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三十六萬緡、曰、此皆積壓日前官吏失陷之數、蓋有身死家破、子若孫拘係未脫者、喪伐國家元氣多矣。吾捐此錢、所以廣聖恩、承先志也。遇僚屬有恩意、歲舉先孤寒、後貴要、雖小校裨將皆能得其歡心。其有不幸者、公必歸其喪與孥焉。弭節四年、再攝帥閩、威信行於一方。除提點湖北刑獄、未行、召赴行在奏事。入對、除大理丞。於是邊事復動、除淮西轉運判官。



未行、改淮東兼提刑、兼知眞州。始至、視州城曰、是中惟官寺、營廩、庫廩耳、民旅皆居江下、城誰與守。請築翼城、圖上不報。嘗登高覽望、知城西北當風寒、即北山置水焉、繚以石隄、廣六里、長二十里、決之則西北可爲海。身率畚築、旬日置成。設醴賞謀虜、覈郡兵、新旗幟、金鼓、增弩礮、治蘭石渠閘、深濠塹、高羊馬牆、日不暇給、然賓客觴咏之樂亦不廢。郡人先懲開禧事、多聚保沙上、公攜百口奉太安人居_②官、淮民復業日衆、醴酒之利倍增。減官私屋質直十之三、徙瘞戰骨三十七窖于高阜、軍民感奮。轉朝散郎。虜入盱眙、游騎出沒天長、六合間、公乘小車慰拊、令民勿清野。帥_③司移文報揚州已乘陣、公方就寢、鼻息如雷。通判求檄攜家渡江、公劾其搖動衆心。客曰、公以死守是也、如壽母何。公曰、吾母雖憊、殊有昔人伏劍之風。制帥尙書李公珏趨揚州督師、公夜乘小舟、掀舞巨浪、會于黃_④天蕩。

中秉炬劇談、謂盱眙擁重兵、閉壁不出、揚楚堅坐自保、彼深入不足怪。又言、虜頓_⑤兵月餘、過城不攻、掠野無獲、方且夕出、剽民牛彘、豈復昔日之虜哉。誠得尺寸之柄、號召諸將、願身爲士卒先、虜可以一戰而平也。李公擊節曰、君言差彊人意。將檄公督戰、虜拔寨去矣。山東始內附、公抗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奸雄不可以弱勢填壓、宜選有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磨、以歲月、剪荆棘爲沃野、化盜賊爲耕農、不特外包山東、內固江北、而兩河固在吾目中矣。朝廷未皇也。歸附人李全新立功、公遺以金盃戰袍、舟載麥麴酒壺饌其_⑥衆、節制司疑公撓權。公又論劾豪吏、所親多諫_⑦止、公正色答曰、彼以勢、此以理、吾買草履行矣。旣而讒基交起、詔別與州郡。後省駁奏、公徙家沙上、以爲民望、遺饋山東是謂侵官、降三秩免歸。時公家固在城內、未嘗徙也。其後虜薄儀



眞守將洩水置、寇退城全、翼城竟築、山東、河北建節制、鎮撫大使、皆如公言。公先卜第城南、至是奉母居焉。中堂作複閣、扁以詩境。鑿田爲壽湖、中纍海石爲山、環植荷柳、松菊間著茅亭、木棧、徜徉其間、若與世相忘者。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叙承議郎、寶赦授朝奉郎、祠滿、改建康府崇禧觀、公氣稟素強、初得疾、覺大熱、以蜜拌梨橘漿、盃飲之、由是胃弱惡食。或勸迎醫、旁郡公曰、吾貧至此、豈復有人蔑貲。卧閣八旬、神情不少衰。病革、賦詩數章、手執如意、顧小吏張武侯像屏間、又輿入太安人卧內、嗚咽問起居。以嘉定壬午臘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四十六。朝廷嗟惜、轉朝奉大夫、直寶謨閣致仕、人知君相待公之厚、而悲公之不及見也。安人葉氏、丞相正簡公孫女、賢淑有志操。素羸、治公後事、哀瘠不能起、後半月卒。太安人林氏、公生母也、悼念兒婦並亡、閱五月又卒。二子、左鉞、迪功郎、德慶

府司法參軍。左繩、文林郎、昌化軍司戶兼錄參。孫一人。左鉞等將以癸未十一月三日壬寅奉公及太安人、安人之喪、合葬于侯山。公自號紫帽山人、又曰好菴、葬處蓋紫帽之第三峰、而以好菴扁墓廬云。公美姿容、性疏豁豪爽、幼及交、辛稼軒、陳同父諸賢、安公丙素不識公、一見握手如舊交。晚開宣幕、辟公參謀、不就。與李公璧、吳公獵、傅公伯成尤善。公才高、事方橫潰衝決、他人莫敢措手、公談笑直前當之。常慕王景略、劉穆之、李文饒爲人、及擯不用、袖手怡然、無鬱鬱不平之意。自改秩、終其身不乞年勞服色、淡于榮利如此。人視公若磊落宏放、而公內行極飭、事母盡孝、粥藥必親。太安人苦風痺、常自扶挾卧起、默禱于天、願減筭十年益母壽。事兄如事父、疏姻遠族皆收卹、貧不能喪葬、嫁娶者傾橐助之。素不喜治生、視金帛如糞土。出疆時、流民環繞、公以千萬金盡散賜與之。尤好士、

所至從者如雲。閉戶累年，家無擔石而食客常滿門。蒼頭廬兒多散而之。他僅存侍妾數人，後亦辭去。歲饑，猶斥^①賣書畫，煮糜施棺以惠流殍。屬續葉安人鬻冠珥乃克殮。公有山水癖，少游羅浮，一月忘歸。既探禹穴，觀黃河，度桂嶺，浮沅湘，登衡岳而涉洞庭，彭蠡矣。由淮東歸，度暑廬阜，與黃寺丞幹李司直燔縱遊南北兩山，毫墨淋漓，天下有山水處，鑱刻殆徧。道泉與真公德秀留公元剛登九日山，距城二十里，而淙瀑泉千丈，蜚落雲杪，公見之大喜曰：「此豈減雁蕩開^②先而千百年無人知者耶？」即募壯夫，平嶮道，通絕巔，築銀河觀，下爲玉^③虹亭，曰：「吾老于此矣。」匹馬一童，興至即往，一月中大率半宿瀑上。公貫穿群書，爲文未嘗起草，初若不入思，細視皆平夷妥帖，無斧鑿痕。嘗從山陰陸公游，問詩，陸公爲大書詩境二字。龍泉葉公適斬許可，晚有文星直^④，莆中之句，蓋爲公發。陳郎中孔碩見公

近作，曰：「漸趨平淡矣。平淡詩之極致，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有南海百咏、南冠萃藁、南轅拾藁、曲江嘯咏、九疑漫編、桂林丙三集、擊缶編、好菴游戲集，皆板行。出嶺後詩文三卷、壽湖藁一卷，通問語錄三卷，藏于家。克莊少小^⑤，親公，晚受公薦，公退居，克莊亦奉祠，日相從於荒原斷澗之濱。歸自嶺外，公已危惓，尙攬衣起坐，相勞苦，因泣下數行，訣曰：「以後事累子。及葬有日，左鉞請狀公之行，克莊曰：『公門生故吏甚多，宜擇所付。』辭既不獲，念公被選使虜，先君爲樞屬，實預其議，淮東事頃游江淮幕府，日擊廣右事，聞之桂州父老，故詳著之以俟後之君子焉。謹狀。」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六

杜隱君希仲墓誌銘

予自幼與內外羣從兄弟皆從杜德稱先生遊，蟲飛而興，日三商而罷，夜窗率漏下二十刻，受館十



餘年猶一日也。厥後弟兄連年舉進士第，析主持節者相望，余亦忝禁近，而公卒不偶，命也。端平二年，今天子親攬萬機，凡權相所擯抑者，以次收召，余玷選中。將朝，公之子衍狀公之行謁銘，余方抱空而前，志慮紛焚，引筆遡閣，則又念末俗涼菲，師道浸微，於德稱先生之葬，能不慨然。廼次其行而銘之。公名希仲，系出唐工部郎中子美之後。曾祖隆祖，該父師望，皆潛德弗耀。師望壻于故驛之樊家焉。生五男子，公其四也。未卅，卓犖不凡。母疾方革，公能盡孝以起其疾。父年彌高，公能竭力以致其養。凡生事死葬，惟禮之遵，有人所難能。安貧力學，窮晝夜暑寒不間。早有聲庠序間，郡博士禮延之，以爲多士式。平生斥攘釋老之書，崇尚禮義之學。士有嘆老嗟貧者，公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窮不得志，則修身以見于世可也。奚其憂。其受產則辭腴取瘠，其約己則賙貧折券，斥淫

祠之方熾，策曦變之必亡，是豈無見而能爾者。所爲文早歲富贍，晚造清適。試有司弗合，浮湛閭里，節衣縮食，以經理其生。家日以饒，授諸子學，躬自程督。年六十三，得疾，謝鑿卻藥，遺令毋奉佛老。嗚呼！師友道喪，士不知學。古人自幼儀簡諒，方甲書名，禮樂射御書數，朝省莫習，序分彪列，循序而進，如農之有畔，所以習德輔性，爲大學止善之本基也。自科舉用人，無復有入學之次，而況士苟於得涉獵經傳，以佔畢訓故，名物度數爲不足學，襲浮踵陋，架虛鑿空，苟能纂爲詞章，以欺凡有司，給取聲利，以駭庸夫孺子，則舉世譁然師之。於是小學之師廢，而大學之基不立。吾於德稱先生之教，而重有慨嘆云。德稱取王氏，以慈明慶壽恩封孺人。男子三人：女子子二人，適張某、高某。孫男子十三人，孫女子五人。曾孫男、女子六人。將以端平二年三月甲子窆於縣之正本里兌山之原。銘曰：

釋老之患，幾於無儒。科舉之學，幾於無書。舉世由之，德稱病諸。我銘昭之，以警世愚。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三

校記

- ①州：原作「州州」，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 ②無：原作「誣」，據右引改。
- ③患：原作「忘」，據右引改。
- ④未：原脫，據右引補。
- ⑤以上三代名氏原無，據四庫本《後村集》補。
- ⑥孺：原作「儒」，據右引及《宋史·方信孺傳》改。
- ⑦淑：原作「叔」，據下文改。
- ⑧廷：原作「延」，據四庫本《後村集》改。
- ⑨以：原作「旅」，據右引改。
- ⑩皇駭：原作「皆駿」，據右引改。
- ⑪秩：原作「秋」，據右引改。
- ⑫以：原作「臣」，據右引改。
- ⑬摧：原作「確」，據右引改。
- ⑭金：原作「曩」，據右引改。
- ⑮汴：原作「扑」，據右引改。

⑩來曰：原作「求」，據右引改補。

⑪佳：原作「佳」，據右引改。

⑫公知：原無，據右引補。

⑬折：原作「析」，據右引改。

⑭文人詞客：原作「文公詞伯」，據右引改。

⑮間：原作「答」，據右引改。

⑯居：原作「君」，據右引改。

⑰帥：原作「師」，據右引改。

⑱黃：原作「皇」，據右引改。

⑲頓：原作「頓」，據右引改。

⑳其：原作「具」，據右引改。

㉑親多諫：原作「規諫多」，據右引改。

㉒蜜：原作「密」，據文意改。

㉓「錄參」下原有「軍」字，據右引刪。

㉔而之：原倒，據右引乙。

㉕斥：原作「喜」，據右引改。又「賣」原作「買」，據文

意改。

㉖蕩開：原作「陽關」，據右引改。

㉗玉：原作「王」，據右引改。

㉘直：原作「眞」，據右引改。

㉙小小：原作「少時少」，據右引刪改。

㉚孫：原無，據四庫本《鶴山集》補。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八五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八十六

眞德秀 一

西山眞文忠公行狀 上

曾祖□、贈太子太保。妣陳氏、贈咸寧郡夫人。祖京、贈太子少傅。妣周氏、贈始興郡夫人。父嵩、贈太子少師。妣吳氏、贈縉雲郡夫人。①公諱德秀、字希元、浦城縣遷陽鎮人。四歲受書、立成誦。入小學、夜歸嘗寘書枕旁、燈膏所薰、帳皆墨色。羣兒沐浴聚戲、公并取其書卷兼熟之矣。宮師薨、吳夫人力貧躬織衽持家、公得壹意於學。弱冠再貢於鄉、擢慶元己未乙科、調南劍州判官、孜孜職業、不以高弟勝流自居。中開禧乙丑博學宏詞科、閩帥蕭尙書達羅致幕下。陳相自強家盛暑、訟人索僦金、公判其牘曰、丞相方憂邊思職、顧屑屑及此乎。時金華李公誠之、莆田陳公宓皆仕於福唐、公與游甚懽。踰歲、以太學正召。嘉定改元、遷博士、爲禮部點檢試卷

官。樓公鑰、倪公思方典舉、獨異待②公。樓公盡告以文獻之傳、且許其致遠。倪公爲言立朝行己本末甚詳、公終身佩服焉。輪對③、言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不可示人以易窺。增幣④、函首、虜將闕我。又言、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利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清修自好爲不情⑤。流弊之極、至於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旣更化、當先破⑥尙同之習。召試學士院、奏篇言、古今之變、非兵財之足慮、而國⑦勢人心之可憂、宜防近習用事、杜⑧小人復進、以維持國勢。拯⑨淮民流徙、以係屬人心。除秘書省正字、爲御試編排官、兼玉牒檢討官。遷校書郎、輪對言暴風、雨雹、災惑、蝗蝻之異、因條上四說、漢初元、延光間暴風、翼奉以爲左右邪臣、史臣以爲親讒曲直不分之驗。今名雖好忠、實則喜佞、災異所緣而起也。陰氣之精、凝而爲雹、



劉向以爲陰脅陽、孔季彥以爲陰乘陽之應。今一^①二詔旨或從中出、致異之原、其或在是。災惑南方、爲禮爲視、禮虧視失則罰見、意者事幾未盡察、邪正未盡知乎。春秋威公五年螽、漢光和元年蝗、說者以爲貪虐取民、蔡邕以爲貪苛所致、意者賊吏尙多、苞苴未戢乎。兼沂王府教授、每因誦說、迪以正理。兼學士院權直、遷秘書郎。輪對言、近畿州縣水災、以類求之、內而女謁近習、外而夷狄盜賊、陰盛陽微之證。更化未幾、俊賢耆艾引去^②。相踵、善良之士寢不自安。寇燄未張、不早撲滅、及其披猖、乃草薶而禽獮之、世豈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爲之變者。惟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挫群盜方張之銳。又言、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昔雖甚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侂冑用事、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

免爲世大僂、何者。公議天道也、侂冑犯之則違天矣。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佐之、天助之。遷著作佐郎。始公登朝、同進有相基者、每讒公以諂時相、獲驟遷、公恬然無競。其人後爲時相所厭、將除公言職、使逐去之、公力辭不就。劉尙書燦聞而歎伏曰、不過遲作從官十年爾。兼禮部郎官、輪對言、星變修德行政者本也、禴禴祈請者末也。間者內廷屢薦醮事^③、舉末^④遺本、未足以格^⑤天。又言、金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則憂不在敵而在我。設或外夷得志、邀我夾攻、豪傑四起、奉我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議者多謂夷狄之衰乃中國之利、抑不思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反爲蕭梁之害、何耶。時余公嶸奉使至涿^⑥州、以燕

城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除軍器少監陞擢直學士院輪對言雷雨損動太廟鴟吻而避朝損膳僅舉故事然猶歷旬浹而後行逋信宿而遽已以此動人猶且不可況於天乎除起居舍人戚畹封王爵公適當制廟堂諭意令及去凶之事公不從而以建儲爲中宮功故均慶后族且有亶爲異渥復掩前聞^①之語既告廷復草奏曰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亦曰富貴有極人當知止二人之言外族所當監也許侍郎奕時兼瑣闥遂援復掩前聞一語以爲詞臣之筆如此是本朝前此所無也許公竟以此去戚畹以公名重屢對客願一識面公正色拒之直前奏事言自頃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人之常情易媿難勉彼見數人者非能大有矯拂已皆不容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譏譏以

賈禍侍從之臣未聞有以己見求對者集議則閣筆相視不措一詞暗嘿如此豈國之福又言陛下延納羣臣有禮然咨詢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寥無^②幾臣願昕朝賜對時出聖訓又言古者大事謀及庶人而楮幣鹽鈔更張獨決於廟謨又言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絪明主所當法也當時宰臣裴洎尤獎盡言拾遺^③獨孤^④郁等因遷致謝洎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慙大臣所當法也又言新楮初行雖有違令估^⑤籍之文然當籍者必聞于朝以^⑥俟報可毋得專行今州縣奉行過當有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有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以產高下配民藏楮皆出於朝廷約束之外臣閩人也所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田僅百畝安有餘貲可以市券往往鬻田宅以應令凡若此類宜悉

燭_○罷兼太常少卿、直前奏事、言、北虜垂亡、此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爲心、劉向有言、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臣謂不然、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今歲以來、二月飛雪、六月積陰、地震水涌、妖星隕流、而況重以震霆之異、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下詔求言、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雪之警、甚於孟春、而求言之詔未頒、宜思所以通下情、召和氣者、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_○勝德、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強而欲振以刑威、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此、皆伐國之斧斤、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謫言、守悶悶之家法、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唐

制非叛逆不籍其家、今閭巷細民小有誑誤、輒沒其貲、羣情囂囂、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而斃、強者至欲_○剗刃守臣以自快、宜思所以收人心、解天意者、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安富卹貧、王者之政、而郡縣往往疾視富民、多_○方破壞、不盡不止、有餘之家窘於科斂、摧於告訐、皆蒿_○然有不自存之態、賒貸路窮、貧民益困、願霈然下詔、戒飭有司、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藝祖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之專殺、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於民、率用中典、爲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仁恕、同符祖宗、臣所欲將順者三、一、自今非重辟毋輕下大理、二、寺官宜參用儒者、三、酌情_○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宜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追命居住、視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玩令、間或舉行、舉刺之官、或乖



審謹接効來上、未盡至公、願詔有司、博參物論、湔滌其可貸者。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又言、蜀居上流、爲東南之首、宜預蓄人材以備緩急。時相當國既久、言路偏置私人、耆舊盡去。都司胡薛之徒始用事、鈔法楮令既行、告訐繁興、吏民坐新書抵罪者衆。公首上是奏、直聲動朝野。立螭數月、數犯顏造膝、天下想聞其風采。故老袁公燮、柴公中行及庶僚之敢言者數人稍稍和之。時相始不樂、都司又切齒、然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士大夫停廢遷徙者亦稍稍牽復、公發之也。時相患公與左史李公臺數論事、於是二公俱出疆。公爲金國賀登位使、從臣中有以公親老留行者、不聽。至盱眙、留兩月、凡兩淮山川險易、士卒勇怯、守將賢否、邊民疾苦、皆覽觀諏詢、識之于冊、慨然有爲國經理之志。嘗謂苟得自見、平地可使爲至險、曠土可使爲良田、弱卒可使爲精兵、惜不及用也。虜移文止賀使、還

朝入對、言邊事有深可慮者三、亟當爲者二、欲移沿江列屯於兩淮、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繕城池、樓櫓、大修墾田之政。又言、金鞬相持、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吾俱罔聞知、宜飭邊臣捐金募間。時朝論方事苟安、謂公張望、乞補外、不允。直前奏時事、言女真徙汴、我憂方深、自立之策無出於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而已。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意見小異、已成枘鑿、議論小激、目以譸張。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文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折姦萌、立談斷大事、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南渡駐蹕、何異越棲會稽、而秦檜乃以議和粉飾太平、士大夫參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宜罷不急之營繕、略常程之細務、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漢有邊



鄙大疑、必使群臣雜議。熙寧議地界、建炎議防秋、或訪舊弼、或令侍從臺諫各上利害。今虜徙而南、宜^①詔有位皆得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爲定論。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宜選循吏革虐政、以收百姓之心、拔用荆淮嘗立功之人、以^②收豪傑之心、已募復散之卒、擇其健者分配戎行、以收忠義之心、蠲科調以收邊甿之心、推恩信以收中原遺黎之心、所謂自立之本也。昔李綱建議、欲保江南、當^③葺理淮、襄爲家計。孔明駐漢中、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願於近臣中擇二人於荆、淮建立幕府、如吳蜀任二臣故事、所謂自立之具也。又言、虜必邀歲幣、臣竊以爲不可與。上曰、不當與。未幾、對境果來索、從臣劉燾、李珣^④皆主不與。上曰、眞某之論亦然。時相方以爵祿籠天下士、至有聲望舊人折節營進、反爲所薄。公慨然謂劉公燾曰、吾徒^⑤須汲汲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⑥請

郡。時相曰、禁涂在爾^⑦。胡爲去也。公答曰、老親生長田間、但知太守之樂、不知從官之榮。除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時山東亂離、朝廷猶與女眞通聘、而士大夫多言五福在吳。公朝辭、論國耻不可忘、群盜^⑧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⑨。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金陵旱蝗、留^⑩守適卧病、公乞蠲閣二稅、大講荒政、約常平使者李公道^⑪傳共議。李公至自池陽、合詞乞分所部九郡^⑫。委三司、公自領太平、廣德、李公宣、池、徽、譙提刑、令憲南康、饒、信、而建康以屬帥。會留守歿、總餉攝^⑬事、公力從與之。于是建康奉行如列城。分畫既定、通選一路僚屬、籍人戶爲五等、甲乙出米、丙自食、丁糶而戊濟之。朝廷^⑭捐米數十萬石、守令以使者切於爲民、躬履阡陌、家至戶到、父老歎息、以爲劉樞密荒政之後所未見也。公素與李公志同道合、謂譙卿可與爲善。雖南康三郡區畫精密不逮、然所及亦不少。惟

金陵甫講行、新留守至、竟不發粟、而總餉自賑城中戶口焉。時廣德旱最甚、公再至其郡、請以撥到百萬倉米萬石救一郡之民、且易糶爲濟、未報。公與守臣魏峴議、以便宜發廩、委教官林庠賑給、而別疏待罪。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公、指道傍叢塚泣謝曰、此皆嘉定辛未年餓死者、微公我輩相隨入此矣。黃池民旅訟鎮官史彌忠倚勢不法、公令尋醫而去。當涂郡更創大斛、廢司農斛斗不用、公索而毀之。新徽守林琰爲臺諫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公兩劾之。忠恕罷、代以陳廣壽、公言宣民遭前守之虐、自李道傳承攝、方有生意、今忠恕甫去、廣壽實來、所謂逐虎逢狼也。廣壽之命遂寢。公雖不容於朝、猶以忠實懇惻爲時相所重、雖積忤未至疏斥、惟都司數人目爲迂儒、試以事必敗。及至江東、益有民譽、小人無所售其喙、遂有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優之語、時相不

能無惑、自此申請遂落落矣。魏峴始與公共發廩、俄爲都司所嫉、劾罷林庠以撼公。公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宮觀、庠幹官。都司怒無所洩、徑從省中奏罷徽守詹阜民、以撼李公道傳、而李召還矣。江東二年、凡下車例冊及臺閫戎司之餽、以至太夫人誕日諸司所奉壽禮、皆不入私橐、專儲之以助賑施。公雖在外、援歐陽公修自禁林出漕河北、上疏論兵故事、附奏言、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今天下之勢無以異於政、宣之時、臣嘗論政、宣致禍、其失有十、京黼黹上心一也。貫、侏、壞軍政二也。簡忽天變三也。以言爲諱、論水災者貶謫、諫花石者屏斥四也。老成鴻碩不以姦黨廢則以邪說斥五也。臺省館殿非奴事奄尹即翼附權臣之人六也。邊臣掩覆寇至不知七也。改鹽鈔法科免夫鈔八也。闡腐董師九也。狗女真之欲、召侮取輕十也。陛下憂勤恭儉、無愧



仁祖之風。而群臣盤樂怠傲。乃有宣政之習。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又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惟長筭。遂有三誤。虜既播越。猶使吾宋臣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廷之下。一也。歲幣不遣是矣。然不正其詞。而諉曰漕渠乾涸。二也。上流制閩。榜拒流民。來者勦殺。西川總戎戕程彥暉一家於黑谷山。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誤於前者不可悔。應於後者猶可爲。願朝廷無再誤而已。昔孫氏典午。氏皆能以江表自立。國家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吳晉。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怠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少定則又恬然矣。國家平時尊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大懼也。時議以西掖召還。都司尤忌公者。密洩其語。以相鉤致。公曰。某雖不肖。決不由匪人以進。乃上此奏。除右文殿脩撰知泉州。郡以番舶爲命。然商人

畏重征。苦官吏和買。至者絕少。公鑄稅額。戒官吏毋得買一物。雖諸臺委倅屬市物。必申州始得奉行。是年舶至者十有八。明年二十有四。又明年三十有六。征稅之入。遂及紹熙舊額。秋苗令民執槩。兩造示姓名。使自詣。然惟王公十朋。與公能行之。海賊王子清。趙郎以十八艘橫行巨浸。劫晉江縣。圍頭灣。距州僅百餘里。公調左翼軍捕逐。撥發官王大壽力戰無援。與隊將秦淮等六人死之。公爲文以祭。且請贈典。于朝。出宿中和堂。討賊彌厲。或言沿江諸港澳。民兵可用。而同安管下列嶼。其尤也。公議選官勸諭。寓客寶謨。儲公用。自請行。得民兵四百。舟三十二。與官軍犄角。併授之簿侯。處厚曰。官民一體。有功並論。逆賊至漳浦境內。沙。淘洋。敗之。獲大舟四。賊首六。趙郎者在焉。子清逸去。誅群賊于教場。設王大壽位。令其子剖心以祭。礫者三人。誅死者二十餘人。脅從者破械縱去。

趙郎自稱直徽猷閣子游孫希邵也。斃於獄。子清尋爲台州杜門巡檢所擒。詔以獲賊功增一秩。公委僚屬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創修沿海諸砦。增屯諸砦水軍。復敎定巡邏地分。後皆可行。左翼軍受守臣節制。公所請也。時相生日。四方爭獻珍異。公大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十二字以餉。且將以書曰。丞相勤身輔政。而中外之心未孚。屈己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不。能以自竭。顧因某之言。考武侯之爲。勉其未至。則功業日盛。福祿日臻。不報。泉多大家。或席貴勢。患苦閭里。公嚴繩其僕。而雅責其主。皆媿之。而不敢怒。始至郡。之先達有田訟。聞公語。自慊。焚其契。不復爭。曾從龍貽書寓里曰。此人視宰執如小兒。宜謹避之。傅公伯成方退居。公每詣之。必移日。虛心問政。受其規戒。傅公亦以世道期之。除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前政積寬。稍矯以嚴。尤留意軍政。常謂夷狄外

患盜賊內憂。皆不可忽。遂條五事。可爲十一郡長久之利。一、令屬城各倣豫章。於禁軍內團結其強壯者別爲營。且乞推行之於八路。二、抽江州水軍人船十之三分屯興國之富池等處。抽鄂州水軍十之三分屯武昌縣。三、繕豫章城。四、總管鈐轄闕於統制中選差。州鈐將副則取諸統領以下之知兵者。五、通廣鹽於贛。南安以弭汀贛鹽子之害。屬稿未上。以吳夫人憂去官。明年。斬黃失守。陞武昌縣爲壽昌軍。其後盜起南安。延蔓又三道。竭國力討之。數載始平。人乃伏公先見。公嘗言所歷諸鎮。惟江西惠利未有大。及吾民若有遺恨。蓋開府僅數月云。公性篤孝。吳夫人嘗疾病。公祈天而愈。醢謝之詞。有曰。願損臣算。以延母齡。爐熏之燼未銷。囊藥之功已應。其除泉守也。告詞以蔡忠惠公襄便親爲比。公至郡。刻蔡公上壽儀於石。歲時率家人奉觴爲壽。如其儀。州民有母壽百者。爲立壽母



坊及執喪、毀瘠柴立侍。妾盡遣去。給事左右惟老兵蒼頭。飲量舊無算。自此終身飲不過濡口。服闋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再辭不允。辭次對又不允。赴鎮。詔賜金帶。以廉仁公勤四事勸其僚。以周元公胡文定公父子、朱張二先生學術源流勉其士。長沙自南渡初。民自醢酒而稅於官。其法簡便。至劉公珙討郴寇。增親兵。始量從官賣。稍分醢戶之利。辛帥棄疾創飛虎一軍。博求利源。奏改爲推酤。給事中芮公輝持不可而寢。至趙帥善恭又推焉。曹公彥約修復舊法。至安樞密丙又權焉。公奏。自彥約行稅法。每歲淨息率不下八萬餘緡。視昔之權無大相過。而不和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十去其七。而定之息踵門而至。何憚不爲。詔可其奏。潭人歡呼。舊例。秋苗斛面外有所謂捧撮米者。日增月益。前帥定增爲一斗。既增而捧撮如故。每三捧取七升。

公併革去之。朝廷歲降度牒和糴。州配之縣。縣配之民。率三四戶受一牒。昂其價以市。米每斛比市直僅四之三。公乞免降度牒。不許。則遣人貨於都城。而自任其折閱。所糴纔十一。會米貴遽止。以他米補其數。明年。奏請罷糴。歲春夏。郡民艱食。竭公家之力振贍。既而曰。此淺惠耳。郡有折粳錢。本正苗也。後折錢佐郡用。闕米則輸本色。合正耗五萬餘石。公別貯之名惠民倉。歲歲出糴。倣張公詠成都之法。什伍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罪。毀券住糴。保受同之。因養寓教。魏公了翁記焉。又以樽節錢易穀於總所。得八萬石。益以他穀爲九萬伍千石。散于十二縣。置社倉百所。其斂散息耗之法。一依朱文公所立條約。且上其事。朝廷皆從之。著爲令。又創慈幼倉。立兩義阡。教諸軍習射。日再按試。前帥以官錢付親兵回易。又撥東西兩莊令軍中自佃。公捐其租息。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

者嫁者娶者給散有差。定王臺據一郡最高處。向時元夕帥^①漕張飲其上。諸營家給一燈竿杪。燦若萬星^②。數夕乃止^③。公榜罷之。置贍軍典庫。知壽昌軍朱橐建請^④飛虎軍永戍壽昌。且欲并致其家口。公力爭之。朝廷不能奪。江華^⑤縣賊蘇師軍去州十里殺人。巢穴接賀州。公檄廣西共討平之。武岡守司馬遵不得軍情。卒蔣宗籌倡亂。公劾去遵使僉^⑥判葉莫攝郡事。授以方略。亂卒伏誅。今上登極。召赴行在。未至。除中書舍人兼侍^⑦讀。改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修國史實錄院修^⑧撰辭免不允。以寶慶初元正旦發長沙^⑨。過家。乞郡不允。給告一月。六月辛丑入對。上迎勞曰。久聞卿名。公奏三創一脩子道。正家道。立君道。略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⑩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

義。先正名臣^⑪。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大綱甚正。陛^⑫下初膺大寶。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⑬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⑭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滅^⑮繼絕。在陛下耳。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公奏。陛下友愛^⑯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上曰。是亦一時倉猝。公奏。此已往之咎。臣所以言者。欲陛下益進德修業。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⑰也。康定^⑱慶曆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



輕也。往者霄川之獄未聞^⑮。有參聽于槐棘之間者。又如淮蜀^⑯。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爲耻。受^⑰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⑱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⑲。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⑳。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㉑。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有譏訶之令焉。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僇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㉒術。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㉓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

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又奏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愈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㉔。一廉者。又問。何以革^㉕之。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㉖。示人以意^㉗。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以袁^㉘守趙鉞夫對。御筆擢果夫直秘閣。與監司差遣。公手劄^㉙。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詢。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

校記

- ①以上三代名氏原無，據四庫本《後村集》補。
- ②待：原作「侍」，據右引改。
- ③對：原無，據右引補。
- ④幣：原作「弊」，據右引改。
- ⑤情：原作「清」，據右引改。
- ⑥「破」下原有「上」字，據右引刪。
- ⑦國：原無，據右引補。
- ⑧杜：原作「社」，據右引改。
- ⑨拯：原作「極」，據右引改。
- ⑩一：原無，據右引補。
- ⑪去：原作「云」，據右引改。
- ⑫事：原無，據右引補。
- ⑬未：原作「未」，據右引改。
- ⑭格：原作「恪」，據右引改。
- ⑮嶸：原作「燦」；涿：原作「灤」。并據《後村先生大全

集》卷一四五《龍學余尚書神道碑》改。

- ⑯且：原作「旦」，據四庫本《後村集》改。
- ⑰聞：原作「閒」，據右引改。
- ⑱無：原作「兼」，據右引改。
- ⑲孤：原作「狐」，據右引改。
- ⑳估：原作「佑」，據右引改。
- ㉑以：原作「臣」，據右引改。
- ㉒燭：原無，據右引補。
- ㉓才：原作「財」，據右引改。
- ㉔欲：原作「情」，據右引改。
- ㉕多：原缺；壞：原作「壤」。據右引補、改。
- ㉖斂：原作「劍」，據右引改。
- ㉗蒿：原作「嵩」，據右引改。
- ㉘典：原作「興」，據右引改。
- ㉙情：原作「倩」，據右引改。
- ㉚博：原作「傳」，據右引改。



儒藏

③①朝：原無，據右引補。

③②臺：原作「惠」，據右引改。

③③從：原作「徒」，據右引改。

③④事：原作「士」，據右引改。

③⑤大：原作「文」，據右引改。

③⑥屈：原作「屈」，據右引改。

③⑦激：原作「激」，據右引改。

③⑧辦：原作「辯」，據右引改。

③⑨參：原作「券」，據右引改。

④①以：原作「爲」，據右引改。

④②宜：原作「宣」，據右引改。

④③「以」上原有「收」字，據右引刪。

④④當：原作「常」，據右引改。

④⑤珏：原作「班」，據右引改。

④⑥「須」上原重一「須」字，據右引刪。

④⑦力：原作「立」，據右引改。

④⑧爾：原作「通」，據右引改。

④⑨群盜：原作「郡盜」，據文意改。右引作「敵勢」，蓋諱

言之也。

④⑩恃：原作「特」，據右引改。

④⑪留：原無，據右引補。

④⑫道：原作「通」，據右引改。

④⑬郡：原作「奇」，據右引改。

④⑭攝：原作「擾」，據右引改。

④⑮廷：原作「庭」，據右引改。

④⑯句首原有一「公」字，據右引刪。

④⑰攝：原作「擾」，據右引改。

④⑱實：原無，據右引補。

④⑲瞻太優：原作「瞻大擾」，據右引改。

④⑳宮：原作「官」，據右引改。

④㉑徑：原無，據右引補。

④㉒壽：原無，據右引補。

⑥2 北：原作「比」，據右引改。

⑥3 和：原作「政」，據右引改。

⑥4 說：原作「傍」，據右引改。

⑥5 掩：原作「撩」，據右引改。

⑥6 「法」上原有「涉」字，據右引刪。

⑥7 免：原缺，據右引補。

⑥8 「傲」及下句「乃」原缺，據右引補。

⑥9 年：原缺，據右引補。

⑦0 犬羊：原作「大羊」，據文意改。

⑦1 二：原作「一」，據右引改。

⑦2 誤：原作「談」，據右引改。

⑦3 百：原作「者」，據右引改。

⑦4 憤：原作「憤」，又句末原有「矣」字，據右引改、刪。

⑦5 不知：原無，據右引補。

⑦6 上：原作「至」，據右引改。

⑦7 紹熙：原缺「紹」，「熙」原作「照」，據右引補、改。

⑦8 朋：原作「明」，據右引改。

⑦9 王：原作「主」，行巨：原缺。據右引改、補。

⑧0 縣：原作「懸」，據右引改。

⑧1 翼：原無，據右引補。

⑧2 典：原作「與」，據右引改。

⑧3 「言」下原有「沒」字，據右引刪。

⑧4 與：原作「無」，據右引改。

⑧5 侯：原作「俟」，據右引改。

⑧6 沙：原作「渺」，據右引改。

⑧7 不：原無，據右引補。

⑧8 公：原無，據右引補。

⑧9 「意」下原有「在」字，據右引刪。

⑨0 條：原作「修」，據右引改。

⑨1 闕：原作「關」，據右引改。

⑨2 延：原作「廷」，據右引改。

⑨3 大：原作「火」，據右引改。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八六

⑨公：原無，據右引補。

⑩詞：原無，據右引補。

⑪於石：原作「千五」，據右引改。

⑫侍：原作「得」，據右引改。

⑬給：原作「結」，據右引改。

⑭飲：原作「飯」，據右引改。下句同。

⑮潭：原作「渾」，據右引改。

⑯事：原無，據右引補。

⑰郴：原作「彬」，據右引改。

⑱親：右引作「新」，似是。

⑲給：原作「結」，據右引改。

⑳捕：原作「補」，據右引改。

㉑「費」：上原有「勞」字，據右引刪。

㉒故：原作「此」，據右引改。

㉓止：原作「上」，據右引改。

㉔他：原缺，據右引補。

㉕竭：原無，據右引補。

㉖耳：原作「其」，據右引改。

㉗梗：原作「梗」，據右引改。

㉘用：原作「周」，據右引改。

㉙別：原作「則」，據右引改。

㉚帥：原作「師」，據右引改。

㉛星：原作「里」，據右引改。

㉜止：原作「至」，據右引改。

㉝請：原作「詣」，據右引改。

㉞華：原作「革」，據右引改。

㉟僉：原無，據右引補。

㊱侍：原作「傳」，據右引改。

㊲修：原缺，據右引補。

㊳長沙：原無，據右引補。

㊴石：原作「后」，據右引改。

㊵臣：原作「正」，據右引改。

⑫陸：原作「陞」，據右引改。後遇此徑改。

⑬「可」上原有「願」字，據右引刪。

⑭「追」下原有「論」字，據右引刪。

⑮滅：原無，據右引補。

⑯愛：原作「受」，據右引改。

⑰輕：原作「經」，據右引改。

⑱康定：原無，據右引補。

⑲「聞」字原在「于」下，據右引乙。

⑳蜀：原作「濁」，據右引改。

㉑「任」原在下句「入都」上，據右引乙。

㉒不：原作「下」，據右引改。

㉓之謗：原倒，據右引乙。

㉔白：原無，據右引補。

㉕事也：其下原重此二字，據右引刪。

㉖不：原作「下」，據右引改。

㉗經：原作「輕」，據右引改。

㉘學：原無，據右引補。

㉙無：原無，據右引補。

㉚革：原無，據右引補。

㉛在、間：原無，據右引補。

㉜意：原無，據右引補。

㉝袁：原作「遠」，據右引改。

㉞劄：原作「創」，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八十七

眞德秀 二

西山眞文忠公行狀 下

始公在^①道猶未聞濟邸之^②訃以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言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公但唯唯泊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上移御清燕公因進讀奏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閑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視軒墀當^③若二祖實臨其上又言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④也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上曰當察於微芒公奏惟學敬^⑤可存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維持此心蓋理欲相爲消長篤志於學則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游處天下之樂何以^⑥過此上曰

朕在宮中無他嗜好止是觀書又奏古者居喪不處於內宜防微謹獨見先帝於羹牆向者日侍慈明^⑦今其見有時宜益隆孝養又奏先帝視朝常在卯辰之間臣侍螭陛二年實所親見陛下視朝差晚上皆嘉納讀寶訓睦親門至涪陵公廷^⑧美卒具陳其所以然因奏太宗於秦王矜憐憫惻曲^⑨盡其至陛下所當法又誦太宗聖訓曰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以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觀此則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上頷之寧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公爭於朝曰自漢文短喪至我朝阜陵獨出^⑩宸斷衰^⑪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而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併^⑫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也迨紹^⑬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⑭臣於易月之後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朔望時節朝臨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有詔從之



藏

侂冑務反慶元初政、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以會要諸書考之、群臣禪除從吉、舊制也。後易以升祔、紹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冑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也、可乎哉。先帝臨御三十年、恩同天地、臣子號慟泣血、未足洩哀、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繡此於群臣何所損、朝儀何所妨。即詔行在職事官俟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公既屢進、鯁言、上虛心開納。時相以其負人望、有主眷、屢誘怵以禍福、使附己、公不爲動、乃與其黨謀逐公。給舍王暨、盛章繳駁濟邸贈典、且請追議其罪、公始杜門求去。殿中侍御史莫澤疏、語稍見侵、公自請絀責、章三上、不允。竟以澤疏除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辭不允。以諫議大夫朱端常疏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疏降三官。先是、右正言李知孝

論公首倡邪說、以其章鏤榜播告天下。迨成大請加竄責、上曰、仲尼不爲己甚。時相雖怒不測。公竟獲里居、上保全之也。初、從臣惟魏公了翁、庶僚惟洪考功咨夔、胡評事夢昱與公議論略同。同時相折簡言路曰、禮侍強辨不已、洪、魏和之、胡尤無狀。故論列交上、胡貶象臺、公與洪公皆逐、而魏公亦有靖州之行矣。公歸、脩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語、孟之言爲主、荀、楊諸子附焉。諸老先生爲解經而發者、附本經之注。甲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記曰、人君爲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二十。有一卷、丙記曰、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其書惟兵政一門。先成丁記曰、出處語默之道、辭受取舍之宜、凡二卷。公自退居、究心此書、博覽精思、手抄日數千言、叢藁如山。嘗謂門人曰、人君爲治一門、告君之書也、以范唐鑑爲法。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他日得達乙覽、死無恨。

矣。又曰：吾兵政一門，古無此書，天下方多事，所以汲汲緝成之。又取周程以來諸老先生之文，摘其關於大體、切于日用者，彙次成編，名諸老先生集略，凡七十有八卷。又以後世文辭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集錄春秋內外傳，止唐元和長慶之文，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名文章正宗，凡二十餘卷。盜起汀邵，勢蔓延數郡，公雖閑居，爲倉漕二使者言：陳倉部韓有文武材，必辦此賊。二使者言於朝，其後蕩平閩寇，本公謀起陳公之力也。紹定辛卯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玉隆祠明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再辭不允。迎者塞洛陽橋，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公曉士民曰：太守去此十四五年矣，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入思。再叨郡寄，衰病本不能出，念泉人相愛之深，黽勉此來，欲爲此邦興利除害，復還樂

土之舊而已。謂官僚曰：某前帥長沙，嘗以廉慎公勤勉同官，今所當勉無出於此。令屬邑各以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四條揭之坐右。海寇犯境，遣右翼軍將官具旺破走之。先是諸邑二稅或預借至六七年，永春德化二邑又燬於寇。公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遂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公謂：民困如此，救之當如解倒懸，吾寧以一身代其苦，不以此爲悔也。僚屬又鮮能任事，無大小必躬親之，每據按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畜養精神以當大任，公謂：郡計凋弊，無力惠此民，僅有政平訟理二事可勉，苟又不加意，即爲不治之州矣。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宗子僅三百餘人，令漕司與本州均任其責。朝廷歲給祠牒五十助焉，乾道間又益三十焉。後屬籍日增，漕司止按舊額，餘不復問，祠牒亦不復給。紹定末，宗子至二千三百餘人，每歲錢米本州自備十



四萬餘緡、而一司官屬與宗學養士尙不與焉。公奏郡不可爲矣。雖有材健之守、智力無所施、不過預借重催、或抑都保代輸、或估籍無罪。泉民惟悴、爲日已久、惟朝廷哀憐、詔歲給祠牒六十。會故相死、上始親政、除顯謨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明日、詔歲賜泉州祠牒增四十焉。七宮宗子爲佛事以祝聖壽、公喜曰、溫陵庶幾可爲矣。以端平初元正月赴鎮、戒屬部無濫刑橫斂、毋徇私黷貨、毋通關節、慎仕胥吏。州倉受輸斛、取糜費錢三百、公減去六之五。罷市令司、毋得以官價市物。革閩縣里正督賦之害。建、福、興、泉四郡貴糴、乞回糴百萬倉米十五萬賑糴。不俟報、先發福州常平米均糴下三州、劍州常平米糴建州。民未及饑、食已沛然。及上可其奏、運吳粟補之。海偷比歲從橫、島嶼之民凜不自保、公預於險要增兵船、給糧械、勵隅總、厥後黠首相踵擒殄。襄閩方與韃將攻滅蔡城、

遣吏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公憂之、封上曰、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而況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臣之所甚懼也。新元以來、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涂方開、善類吐氣、尙能持以堅忍、守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常公而無私、臺諫有直而無枉、則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致。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願陛下審之重之、毋使臣竊知言之名。四月、除權戶部尙書、與廟堂書曰、比者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然正直之士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軟熟、忤旨不如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可不懼哉。昔趙中令有顯權之毀、韓忠

獻有跋扈之効、文潞公^①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今天下孰不知丞相用心、其何訾議之^②。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又何傷焉。時諸賢已盡收召、公尙留外服。上見羣臣、屢問公安否、而廟堂寄聲尤密。公謝曰、前帥半年而去、郡計已費支吾。若某又忽忽而去、此州益瘡痍矣。士大夫行志無分中外、願假歲月、俾得展盡力辭、不允。丞相復書曰、聞公素發私誓濟物、願亟就道、以副中外之望。六月發三山、邦人競爲綵旗以送、自醮門至舟次、彌望數里不絕。公歷一節四麾、治以教化爲先、闢貢闈、增學舍。江東祠范忠宣公、長沙新賈傅廟、晉譙王祠、溫陵祠朱文公、及林公攢、蘇公軾于學、而絀其不當祠者、三山迎聘耆儒、月臨講席。所至必搜訪人物、天下士鮮不及門、其所薦拔後爲名公卿者不可勝數。再辭新命、

不允。九月乙酉入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閩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守泗州^③。公^④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⑤主、政是上天監觀四方、爲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爲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爲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⑥。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戈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⑦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⑧、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賄道而賄進者尙有、懲臧吏而臧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培刻、停邊閩科調^⑨。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⑩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尙能敬



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①。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理治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爲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旣久堙^②、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收斂靠實爲主。又言曰、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③之誤、代爲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爲國。元祐中、廩廩^④向治、惟群^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爲戒。每奏上必稱善。公言士大夫狃於舊習、上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公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公異謝、又言^⑥。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

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別疏進大學衍義曰、近世大儒朱熹所爲章句、或問備矣。臣不佞、思所以羽翼是書。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人情者、致知格物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⑦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每條^⑧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有發明之論者錄之^⑨。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輒因召對以獻。因奏權臣之時、欺罔成習、講筵^⑩官亦然。臣記一日講官講易、輒爲^⑪姦言。臣深不平、欲闢之、又恐紛^⑫爭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⑬。必與之辯。上愕然。公奏、陛下須做^⑭致知格物



工夫於天。下義理無不通曉。則奸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是時便欲纂集是書。上裨聖學。緣去國不果。閑居八年。方克成書。上喜甚。曰。此書便可進入。衍義即乙記中人君爲治一門。以唐鑑爲法者。上又問福建鹽法。公奏。此致寇之本也。福鹽溯流至劍邵。又自邵溯流至汀。既雜且貴。所以汀人每私販廣鹽。以其自潮梅來者頗近。且潔白而廉故也。販者千百爲群。皆挾兵械。官不能禁。名曰鹽子。實與盜無異。臣叨閩帥。深欲更張。緣事屬漕司。方與漕臣袁甫商榷。而臣與甫皆召還。遂不及爲。公自三山過家。醮于仙遊山。青詞云。既不敢矯激而近名。亦不敢低徊而徇利。惟厚集精誠。庶幾於感悟。而密陳忠益。冀見之施行。奏篇既出。或疑其激烈不及前時。公笑曰。吾老矣。豈更效後生求聲名。直須純意國事。期於有濟耳。然至于啓沃經帷。彌縫廟論。則外廷固有不及知者。乙卯。除翰林學士。

知制誥兼侍讀。再辭不允。軀人遣王楫來通問。公言不可恃此緩於脩備。十月乙亥。進讀大學章句。從公請也。上曰。自此望卿啓迪。毋或有隱。且問。軀使來。聞外議頗紛紛。公奏。兵交。使在其間。今或欲卻絕。或欲拘留。皆不可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遂和之意。卻不可信。己卯。進讀知至而後意誠章。公奏。非待知至方誠其意。大學必以知爲首者。了然見天下之理。此爲善。此爲惡。此爲正。此爲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願陛下自今對儒臣論經史。與大臣議政事。若省閱章奏之際。聖意有所未安。不妨反覆論難考究。須見得義理分曉。可否利害明白。方是格物。方能致知。上悅曰。卿所進衍義。便就今日進讀。公念進本已入禁中。而經筵無別本。即以未辦爲對。俄有內侍捧進本第一、第二帙而前。上曰。已在此矣。公再拜謝。時以比司馬公自讀通鑑云。既展卷讀畢。上問。楮價日低。皆是監司

郡守不留意。公奏物少則貴、多則賤、少減印造可也。恐有以嚴刑峻法爲言者、切不可用。上欣然聽納。王檝言其國欲和、公謂和之一字易於溺人、遠則宣和、近則金虜、皆殷鑑也。檝離穹廬已久、所得鞞會之語在吾國未進兵之前、我旣進兵在彼、豈復更守前說。自古未有受人之兵而不報者。檝與劉溥、鄒伸之諸人之語不無湮合、惟其間有云、相移刺楚材曾上平南之策、與王檝議不合。又云、李寔獻策、韃靼勸其先謀犯蜀、順流下窺江南、凡此卻似實語。願朝廷於其語之涉虛者勿遽輕信、於其語之近實者深念而亟圖之。時邊臣尙欲深入、公言是以前日之敗爲未足而又求敗也。又欲羈縻泗宿、漣海、亳、蔡、息、唐、鄧諸郡、公言新復之疆如的然可守、尙恐虜由他道擣吾腹心、雖能塊守數城、無救於敗、況未必可守乎。又言淮西退師、喪失最多、蒙蔽不言、宜早覈實填補。甲申、進讀明德

新民二條、因及顧諟二字、古注謂常目在之、朱熹深取其說。陛下若知天無時不鑑觀人君、雖欲一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又言陛下初懲賊吏、戒苞苴、一時悚動、未幾又復玩弛。未能作新士大夫、何以新民。韃使久留、公進吳越故事以諷、略曰、言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卑、設機穽於康莊也。斂兵遠去、驚鳥將擊之形也。委地不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上曰、此說極是。十一月癸卯、進讀格物致知章、言前日輕舉、止見得理之一偏、此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若一向退沮自安、又墮一偏、須知前日不合輕敵、今亦不可畏敵。論誠意章、引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漢成帝臨朝若神、其在宮中則湛於酒色、委政外家、惟陛下法文王而鑑成帝焉。辛亥、進讀忿懣章、引朱氏語。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可也。公曰、不然。聖人不能無喜怒哀樂、但要因事而發、不可先有此



橫在胸中。若都無此四者、則此心遂爲無用之物、
釋老之學也。論衛^①莊公、唐明皇曰、莊公疏賢妃^②、
而昵嬖人、明皇遠正后而昵艷妃、卒召禍亂、願以
二君爲鑑。上亦動^③色。癸丑、進讀脩身在正其心章、
曰、前玉音有槁木死灰之問、臣退思之、心當如明
鏡止水、不當如槁木死灰。鏡明水止、其體靜、可以
鑑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如此、若
槁木不可生、死灰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矣。心者
所以具衆理、應^④萬事、委之無用可乎。論繼絕世、公
條陳古今甚悉、未引漢宣帝封昌邑王賀誥曰、骨
肉之恩、析而不殊、言雖有離析^⑤、而無可絕之道、臣
恐同姓近親、豈無絕世而不祀者、惟陛下訪問、爲
置後焉。己未、兼修國史、實^⑥錄院脩撰。壬戌、進讀、因
言、兵興之後、三陲戍守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
窮閭委巷有饑凍切膚之慘、極邊絕寒^⑦、有風眇眯
目之悲、願擇良吏賢將以拊綏^⑧之。癸亥、以己見求

對言、韓人讎我之深、其思^⑨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
其爲計愈工。我方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
豈不誤哉。願自強以立國、毋自沮以畏敵。又言、王
檄挾金使例冊自隨、小使敢爾、他日使介果至、何
以待之。又聞檄求金翠以媚其妻妾、若從所請、何
異故相以侈服遺逆全之妻而冀其不叛^⑩也。上笑
曰、此語^⑪極是。未又奏乞用藝祖孝宗^⑫閱武故事
以作士氣、及遴東朝士通明詳練者數人分治邊
事、凡三邊山川險要、將帥能否、士卒衆寡、糧草虛
實、各令討論、廟堂擇而行焉。因言、先朝內帑專佐
軍費、近臺臣李鳴復、郎官鄭寅^⑬各論此事、乞行其
言、置局考覈、爲犒師之備^⑭。十一月丁丑、進讀畢、乞
御宸翰諭邊臣飭備、因言神宗留意邊事、夜御燈
火作^⑮書賜邊臣。上曰、高宗、孝宗亦如此。公奏、孝宗
於民事亦然。臣歷數郡、皆有孝宗親筆石刻、或問
麥禾、或問曾無雨^⑯、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孝

宗一念止在生靈、故勤勤訪問、願陛下以^①爲法。辛卯進讀大學末章、引董仲舒之言曰、皇皇求仁義、大夫之意也。皇皇求財利、庶人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君子之事也。負擔、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而爲小人之行、故相^②彌遠是也。位冠百司而鬻賣朝廷之官爵、貴極人臣而攘奪平民之貲產、貪風扇於上、汙俗成於下、舉世之人皆就於利。平居則欺君以自售、張禹、孔光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全、華歆、陳群之附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奪不饜、如莽、操之所爲。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惟明主在上、亟思有以返之。又奏己見、論致壽之道五、一、無逸則壽。二、親賢則壽。三、以孝奉先則壽。四、仁則壽。五、有德則壽。末言、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時近天基節、故公有此疏。二年元日、太史占風有兵起

之兆、公言、襄黃昇揚、制閩、釁隙浸萌^③。此大可慮、宜勉以廉、藺、李、郭之事。又言、河^④北州郡非北兵、北將不可守、宜抽回南兵。厥後邳、徐諸郡^⑤失守、唐、鄧亦繼叛、卒如公言。丙辰進讀、奏己見言、風起乾位、月犯太白、皆爲兵象。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無不敬、思無邪、陛下筆之宥坐者也。若敬焉而有^⑥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汨之、雖玉音時發於口、金書日接於目^⑦、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嘗詔之百辟者也。若禮之而所經不及究、容之而所陳不盡施、雖夔龍之武、日接於庭、鳳凰之鳴、日聞^⑧於耳、非實也。惟陛下本之心、脩之身、推之於事、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觀美者。又乞命兩制近臣、或兩省^⑨都司官二三人、看詳端平以來奏議、掇其要語、各從其類、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陛下與大臣擇焉。上嘉獎之^⑩。又曰、近觀卿所上致壽劄



子可見愛君與張九齡同意。又曰：士大夫少任責者。公曰：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又問：有稱職者否。奏曰：詞臣中惟臣衰退，如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稱職。上曰：卿真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煩卿典領文闈，清宿弊，收實才。公異謝。又曰：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挾書，不可不革。又曰：致君澤民，卿之素志，俟典舉畢，當大用卿。欲退，上留者三。既歸，得旨宣諭。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金鏡事一軸賜卿。公奉表謝。己未，差知禮部貢舉。公先有劄子論文弊，乞專以醇正質直取士，其涉諛怪者黜之。是歲場屋始嚴，空疏不學者多望風而去，挾書絕少。公旦起必焚香禱天，願得忠良平實之士，豪傑俊異之材。考校必合論策，以觀器識。其間有風切時賢者，公批其卷云：諸賢當爲法受責。向時知舉皆先立己見，定高下去取，惟公使參詳點檢，各自伸其見，然後徐徐蔽以議論之，公所

取多老成實學，困於場屋者，拆號同洪侍郎咨夔、王殿院遂奏事，乞於科舉之外訪求遺逸。三月戊戌，感疾，謁告。乙巳，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經武要略，再辭免不允。詔云：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瘳，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于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閒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乞祠，御筆再給一月。己丑，三乞祠。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不允。五月甲午，疾亟，乞謝事，自中大夫轉一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是夕薨，年五十八。公氣體素強，然平日勤勞，不能自逸，非窮理著書即憂念世事。晚守泉福，劬悴滋甚，觸暑趨召，道中刊修衍義，雖閉戶服藥，舉筆流汗，不以爲疲。禮闈考閱，數覺頭旋，初不經意，出院賓客雲集，新進士來謁，人人與爲禮。得疾之日，猶對客至暮。三鼓後風眩忽作，病中猶夢與鄭左司寅論楮

弊。既而小愈，延講官徐君清叟至卧內，令於上前求^⑭去。上固留之，且屢對大臣，講讀官問公疾，今何如憂^⑮。見玉色。丞相數遣人諭上旨，公感上眷遇，故不敢決去。每指心言曰：天知此心無一點富貴之念。屬疾兩月，日常冠帶起坐，易簣猶神爽不亂。遺表聞，贈銀青光祿大夫。上震悼，輟朝，士大夫無親疏遠近，莫不相弔，都人往往失聲痛惜。如元祐之喪涑水公也。喪歸，八月壬寅葬於縣南十五里珠林。配建安郡夫人楊氏，太中大夫圭^⑯之女。公方壯角，太中公奇其風骨，許以夫人歸焉。翁婿恩義甚篤，後同擢第。夫人尤賢，先公二^⑰十四年卒。子志道，承事郎，新監南劍州稅務。孫某。公內行卓至，於倫紀最隆，奏薦先弟後子。弟德林，猶子似道，履道皆公所任也。自豫章歸，未有居室，先築精舍以奉先塋。作睦亭，自記之曰：凡人所爲，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⑱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

衰焉而功，由功焉而總，由總焉而至於無服之親，譬之巨木百^⑲圍，枝葉雖疏而根幹則一，豈容以異觀哉。事嫠姊，廩孤甥，里中老病，乏絕待公舉爨者，常數十人。律己清苦，雖貴無餘貲。自長沙歸，始有粵山新居，又越數年，廳廊乃具。建學易齋，共極堂，俱^⑳卑樸無華飾。負郭薄產，皆出玉堂俸賜。後出藩入從，無所增益。常以廉儉誨子，作楮衾銘焉。公少以文詞獨行中朝^㉑，所草大詔，令溫厚爾雅，尤爲樓公鑰賞重。立螭以後，言議出處，動關世道，諫書傳四夷，名節暴當世。三十年間，天下莫不以爲社稷之藎臣、道德之宿老。故於其^㉒爲學士也，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於位。皆曰：道之將行，斯世之欲^㉓平治矣。而天^㉔遽奪之，嗚呼！悲夫。公博極羣書而積勤不已，望臨一代而執謙愈甚。聞人之善，忻悅獎譽，自以爲不及也。聞人不善，輒蹙歎息，猶冀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服焉。常以



窮理致用四字勉學者。有新第者請益公曰、讀好書、做好人而已。每謂其徒曰、一生短、千載長、不欠名位、只欠德業。公之學本於誠敬、因孟子夜氣之說^⑤而知旦晝所爲其本在夜、故操存之功于夜尤嚴、必齋必肅、如臨君師、作夜氣箴焉。中年猶謂戒謹恐懼之意多而優游泮奐之意少、乙酉退閑、探^⑥道專一、始覺清通和樂、八牕玲瓏。嘗曰、天壤之間、橫陳錯布、無非至理。雖有道不待窺牖而燦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⑦、則見山而悟^⑧、靜壽觀^⑨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睹也。晚集聖賢之語爲心而發者曰心經、作贊焉、略曰、意必之萌、雲捲席徹、子諒之生、春嘘物茁。蓋公之所造至是深遠矣。其記矩堂之言曰、始吾患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立朝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患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居官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⑩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爲

長吏必思有以通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帥一道而于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于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侵細民、吾嘗不直之、故于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公之以直內方外如此。自出身事主、忠國愛民、纏綿固結、不以進退易慮。每謂近代名卿如了翁、梁溪、皆以得喪榮辱爲虛幻、而以齊時及物爲真實。自泉而福、則恨不得盡力以謝泉人。自福造朝、又恨未有以及一路。天子將舉國以聽之矣、而公則曰、諫行言聽、雖爲從臣可也。忘身殉國、終始如一、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公生^⑪後於朱文公、而自謂受先生罔極之賜、資深守固^⑫、異說不能入。晚歲論文尤尙義理、本教化、於古今之作視其格言名論多者取焉、若徒華藻而於義爲無所當者不錄也。所著書外有西山甲集若干卷、對越集若干卷、翰林詞草^⑬二卷、

其政事則有江東救荒錄若干卷、清源雜志^①若干卷、星沙雜志若干卷。公既薨，上思之不置，御筆令有司議諡以聞。於是志道次年譜來曰：治命也，子必毋辭。乃劉其關係於當世安危治亂^②之大者著之篇、上之太常。若夫公之嘉言懿行、善政遺愛、蓋有不勝書者，門人高弟散在四方，各有記載云。謹狀。端平二年十月日，門人朝散郎、樞密院編修官兼侍右^③郎官劉某狀。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

校記

- ①在：原無，據四庫本《後村集》補。
- ②邸之：原倒，據右引乙。
- ③「當」下原衍「一」字，據右引刪。
- ④奉：原作「本」，據右引改。
- ⑤惟學敬：右引作「惟學惟敬」。
- ⑥以：原無，據右引補。
- ⑦明：原作「時」，據右引改。
- ⑧「讀」原作「續」，「廷」原作「延」，據右引改。
- ⑨曲：原作「典」，據右引改。
- ⑩出：原無，據右引補。
- ⑪衰：原作「哀」，據右引改。
- ⑫併：原無，據右引補。
- ⑬紹：原作「詔」，據右引改。
- ⑭群：原作「郡」，據右引改。
- ⑮也：原無，據右引補。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八七

①⑥「二」下原衍「者」字，據右引刪。

①⑦鞞：原作「鞋」，據右引改。

①⑧文：原作「大」，據右引改。

①⑨屢進：原無，據右引補。

②⑩去：原在下句「莫澤」下，據右引乙。

②⑪「疏」上原有「去」字，據右引刪。

②⑫公：原無，據右引補。

②⑬待：原作「侍」，據右引改。

②⑭祠：原作「詞」，據右引改。

②⑮大：原無；降：原作「諫」。據右引補、改。

②⑯「右」下原有「大」字，據右引刪。

②⑰測：原作「惻」，據右引改。

②⑱也：原無，據右引補。

②⑲略：原在下句「時相」之間，據右引乙。

③⑰侍：原作「待」，據右引改。

③⑱二十：原作「一十」，據右引改。

③⑳門：原作「問」，據右引改。

③㉑嘗：原無，據右引補。

③㉒「之」下原有「書」字，據右引刪。

③㉓切：原作「功」，據右引改。

③㉔理：原作「禮」，據右引改。

③㉕工：原作「多」，據右引改。

③㉖邵：原作「郡」，據右引改。

③㉗辨：原作「辨」，據右引改。

④⑰待：原作「侍」，據右引改。

④⑱本：原無，據右引補。

④⑲犴：原作「刑」，據右引改。

④⑳二：原作「一」，據右引改。

④㉑炎：原作「交」，據右引改。

④㉒額：原無，據右引補。

④㉓矣：原作「笑」，據右引改。

④㉔估：原作「佑」，據右引改。

④⑧慎：原無，據右引補。

④⑨「斛」上原有「解」字，據右引刪。

⑤⑩「得」字原在「官」下，據右引乙。

⑤⑪州：原在下句「未及」下，據右引乙。

⑤⑫取：原在下文「封」字上，據右引乙。

⑤⑬聽：原作「聰」，據右引改。

⑤⑭比者一二言：原作「此一二者」，據右引改。

⑤⑮未：原在下句「不」字下，據右引乙。

⑤⑯如：原無，據右引補。

⑤⑰不：原無，據右引補。

⑤⑱公：原無，據右引補。

⑤⑲「之」下原有「時」字，據右引刪。

⑥⑰州：原作「洲」，據右引改。

⑥⑱公：原無，據右引補。

⑥⑲「無」下原有「公」字，據右引刪。

⑥⑳反：原作「及」，據右引改。

⑥⑳之：原無，據右引補。

⑥㉑前「向」字原作「尙」，據右引改。

⑥㉒科調：原無，據右引補。

⑥㉓之：原作「而」，據右引改。

⑥㉔反：原作「及」，據右引改。

⑥㉕汴既久堙：原僅「汴絕」二字，下有空格，據右引改、補。

⑦⑰藥：原作「實」，據右引改。

⑦⑱廩廩：原無，據右引補。

⑦㉑群：原作「郡」，據右引改。

⑦㉒言：原無，據右引補。

⑦㉓以：原無，據右引補。

⑦㉔條：原作「降」，據右引改。

⑦㉕之：原無，據右引補。

⑦㉖筵：原作「延」，據右引改。

⑦㉗輒爲：原倒，據右引乙。



⑦「紛」下原有「更」字，據右引刪。

⑧此：原無，據右引補。

⑨做：原在「物」下，據右引乙。

⑩天：原作「當」，據右引改。

⑪梅：原作「海」，據右引改。

⑫群：原作「郡」，據右引改。

⑬子：原無，據右引補。

⑭與：原作「弊于」，據右引改。

⑮家：原在後文「青詞」下，據右引乙。

⑯直：原作「眞」，據右引改。

⑰來：原作「未」，據右引改。

⑱交：原在後文「今或」上，據右引乙。

⑲欲卻：原作「卻卻」，據右引改。

⑳待：原作「侍」，據右引改。

㉑曉：原作「時」，據右引改。

㉒侍：原作「使」，據右引改。

㉓既：原無，據右引補。

㉔前「之」字原無，據右引補。

㉕似：原作「以」，據右引改。

㉖知：原在「無」字下，據右引乙。

㉗弛：原作「施」，據右引改。

㉘也：原無，據右引補。

㉙「格」上原有「致」字，據右引刪。

㉚「今若」至「敵今」：原無，據右引補。又，原本此處作：「上又曰：『方大宗且留在廣。』既而惟此未召，餘皆收。」此節文字與前後文意不叶，顯爲錯簡，故刪。

㉛衛：原作「魏」，據右引改。

㉜疏賢妃：原作「誅賢能」，據右引改。

㉝動：原作「無忤」，據右引改。

㉞應：原在後文「論繼」上，據右引乙。

㉟析：原作「祈」，據右引改。

㊱實：原作「寶」，據右引改。

⑩極邊絕寒：原作「絕邊塞」，又「極」字置於下句「願」字上，據右引乙。

⑪綏：原作「緩」，據右引改。

⑫思：原作「恩」，據右引改。

⑬叛：原作「返」，據右引改。

⑭語：原作「舉」，據右引改。

⑮宗：原作「祖」，據右引改。

⑯「寅」下原有「谷」字，據右引刪。

⑰備：原無，據右引補。

⑱作：原作「讀」，據右引改。

⑲「雨」下原有「露」字，據右引刪。

⑳以：原無，據右引補。

㉑相：原作「祖」，據右引改。

㉒萌：原作「前」，據右引改。

㉓河：原作「何」，據右引改。

㉔諸郡：原作「都」，而「諸」字誤置後文「卒如」上，

據右引改正。

㉕有：原置下句「正」字下，據右引乙。

㉖目：原作「月」，據右引改。

㉗聞：原作「間」，據右引改。

㉘省：原作「首」，據右引改。

㉙之：原無，據右引補。

㉚責：原作「貴」，據右引改。

㉛奏：原作「泰」，據右引改。

㉜眞：原作「直」，據右引改。

㉝清：原作「新」，據右引改。

㉞民：原作「君」，據右引改。

㉟畢：原無，據右引補。

㊱論：原作「謂」，據右引改。

㊲差：原作「幾」，據右引改。

㊳詳：原無，據右引補。

㊴場屋：原作「名場」，據右引改。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八七

⑬拆：原作「析」，據右引改。

⑭侍：原作「待」，據右引改。

⑮「乙」下原有「告」字，據右引刪。

⑯史：原無，據右引及《漢書·丙吉傳》補。又「吉」原作「告」，據上引改。又「封」原無，據上引補。

⑰夏：原作「史」，據右引改。

⑱舉：原作「學」，據右引改。

⑲旋：原作「施」，據右引改。

⑳求：原作「來」，據右引改。

㉑憂：原作「愛」；玉：原作「至」。據右引改。

㉒圭：原作「主」，據右引改。

㉓二：原作「三」，據右引改。

㉔一：原無，據右引補。

㉕百：原作「有」，據右引改。

㉖俱：原作「供」，據右引改。

㉗中朝：原倒，據右引乙。

㉘於其：原倒，據右引乙。

㉙欲：原作「故」，據右引改。

㉚「天」下原有「下」字，據右引刪。

㉛說：原作「作」，據右引改。

㉜探：原作「深」，據右引改。

㉝之：原無，據右引補。

㉞「悟」下原有「其」字，據右引刪。

㉟「觀」下原有「則」字，據右引刪。

㊱臺：原作「其」，據右引改。

㊲生：原作「山」，據右引改。

㊳固：原作「國」，據右引改。

㊴草：原作「章」，據右引改。

㊵志：原作「主」，據右引改。

㊶安危治亂：原無，據右引補。

㊷侍右：原倒，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乙。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八十八

眞德秀 三

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眞公神道碑

眞公德秀、建寧浦城人也、字景元、後更希元。紹定六年十月、上始親萬機、凡在外服者不旬月間召用無遺。公時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於是進顯謨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端平元年春正月至郡、時朝廷多故、中外臣民章交公車、咸以召公爲晚。上亦思公不置、厥四月內出手書、除權戶部尙書、人始知上意夙定、特牽於外廷耳。九月丙午入見、上謂公曰、卿去國十年、久切思賢之念。反覆問對良久。越十日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二年正月己未、差知禮部貢舉。二月癸巳、以竣事復命。三月戊戌、忽以風淫感疾、中外皇皇問疾者皆在。越八日乙巳、除參知政事、詔使宣召入堂、公不能起、累疏辭謝、詔再予告。四月辛卯、除資政殿

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五月甲午致仕、其夕公薨、年五十有八。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其孤志道護其輻以歸、厥八月壬寅、葬于縣南之珠村。上聞公葬、詔奉常以忠文易名、志道乃狀其行而求誌了翁。嘗觀先正司馬文正謂范忠文公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後死則誌其墓。了翁何敢以是自擬、重惟與公同生於淳熙、同舉于慶元、自寶慶訖端平出處又相似、然而志同氣合則海內寡二、然則公之誌非後死者之責與。竊嘗嘆天之生賢也不數、幸而得之、則又以黨論僨興靡常。熙豐變法之臣前後二十年、逮元祐更化則韓、富諸老已不及見、而文、呂、馬、范或疾或老矣。紹興主和之臣操持二十年、逮高皇親政則李、趙諸賢已不及見、而張、胡歸自謫所、又以扼於檜黨、遲遲累年而用之、則餘齡無幾矣。以公之年固不當止是、然自



柱史後凡補外十餘年而後召立朝末三月又坐言事屏廢七年而後起幸遇聖上親政由郡移郡公之精力已不逮前脫使招延於衆正之先枋用於始至之日則猶及溫公爲政之歲月天下事尙有可爲者矣懷人感事可爲千古一嘆乃爲叙而銘之公生四年少師授之書已能一過成誦長游黨庠群兒聚嬉則併其書而讀之年十五而孤吳夫人劬躬教育不以家事累其志同郡楊國瑞圭一見曰三犀貫頂此異人也以女女之公自年十八舉于鄉再舉登進士乙科授南劍州軍事判官或勉令應博學宏詞科公慨然從之開禧元年遂中其選二年除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聞小行人之遺凡虜所欲如增歲幣之數函姦巨之首與稱謂犒軍及歸附流徙之民一惟其意獨不滋慢我之意乎況使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臣恐盟好旣成志氣愈惰願君臣

之間朝夕儆戒于此也次論比年以好異好名疑士大夫今改弦之初當先鑒此是月召試學士院越四日除祕書省正字差充御試編排官尋兼玉牒所檢討官二年除校書郎尋兼沂王府教授兼學士院權直三年夏除祕書郎六月輪對引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王安石秦檜韓侂胄違之天可違乎臣願朝廷用人立政一以公議爲主四年春三月除著作佐郎秋八月兼禮部郎官其冬上疏曰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而可爲中國憂者二多事之端正自此始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曠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五年夏除軍器少監陞權直學士院六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莫敢言又其後

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陲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今欲爲陛下言者三：一曰勤訪問、二曰廣謀議、三曰明黜陟。秋八月、兼太常少卿。冬十月、直前、申言北虜必亡、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爲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是月、差充金國賀登位國信使。十一月、至盱眙、北方亂、不克成禮而返。明年二月、入對曰：臣等日聆邊報、或云韃靼已陷燕山、或謂西夏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志復父仇、興縞素之師、臣等間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彊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而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知收拾、一旦有警、則以長江爲恃。豈

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顯爲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退足以守、進足以攻。女真與韃靼相持、蓋非一日、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烏林答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他可槩見。此亦當申飭將帥、明賞罰以嚴間諜。秋七月、又直前略曰：臣竊聞韃靼之圖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至、獵亦從之。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或如邪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此尤非我之福。昔李綱建議、以爲欲保江南、當經理淮襄、以爲家計。今淮有鬻海之饒、有沃野之利、其齊民健鬪、易視虜兵、豪民氣槩相先、能鳩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於不足



守哉。中興之初、未暇及此、講和之後、則又束於要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口、敵之糧道所出、而淮陰無城無兵、徒以山陽可恃。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口、亦敵之糧道所出、而濠、梁、安豐、城、庫、池、狹、兵、備、單、虛、徒以盧和可恃。然有安豐、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以盧和當前、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其能長驅深入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揚、廬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綱又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爲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雖然、又當重閩外之寄。今江陵、建鄴、雖名制閩、

事無小必稟命于朝、又有請而弗獲、宜於近臣中擇二人以鎮之、而假之權。汴都者、我祖宗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之地也、而虜竊居之。夫列聖所以得宣靖所以失、莫不由乎用君子小人之間、願陛下赫然發憤而深思之。臣又惟虜旣以遷徙來告、顯絕貨幣、移以犒軍修備、此上策也。削比年增數、還隆興裁減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則無策矣。今遠夷群盜、覬吾舉措、女真深仇、亡在旦暮、而奉之唯謹、此召侮之端。冬十一月、除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陛辭、首言待敵之策三、次論韃靼與山東群盜皆不可忽、末又言、議者以虜存亡爲戚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公數年之間、論奏懇懇、無慮數千萬言、權相爲之側目、而海內人士抄傳誦詠、於是藹然公輔之望、中外無異詞矣。八年春、始領漕事、其冬又言政、宣致禍之由有十、而終之曰、臣觀韃靼無異女真、萬一與吾爲鄰、

亦必祖述女真故智。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我河南。以觀我之辭受。女真嘗與我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我之從違。除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凡和買蕃舶官司市物不讎。縣豫歛民賦。皆憲禁以儆之。削秋苗斛面。令民自行槩量。修居養。安濟之政。常平舉子之法。十一年春。上時相書。言生日之禮。前代所無。而昉於開元。盍不以古人之相業自勉。因反覆論諸葛武侯開誠布公。時相方託生日爲歛財之資。不能用也。夏。溫。明海賊犯境。親授方略討捕。五月平。尋以功轉朝散大夫。十二年秋。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安撫江西。明年太夫人卒。十五年服闋。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修郡學。新漢賈太傅。晉譙閔王。司馬承祚。人士翕然鄉風。平道州賊。免飛虎軍永成。壽昌。創惠民倉。社倉。慈幼倉。上即位。召公赴行在。尋除中書舍人兼侍讀。改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寶

慶元年正月上印過家。六月辛丑對垂拱殿。極論三綱五常。所以扶持天地。陛下不幸居人倫之變。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當考雍熙秦邸之事。始雖降遷。終議恩卹。故有追封之典。賜諡之榮。下至諸子。俱蒙甄擢。當時宰臣稱頌太宗皇帝之德。以爲睦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此陛下之家鑒也。又口陳。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爲人倫之至者。象至爲不道也。舜親愛之心。不爲少衰。惜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大抵人主當以堯舜三代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皆不合理。難以爲法。此既往之咎。而臣猶有言者。欲陛下知此一大欠關。自此益進聖學。益修聖德。次又言收人心四事。如雪川之議。不詢於衆。與賞罰徇私。餽賂公行。規摹褊小。皆人所難言。末又請召用傅伯成。楊簡。柴中行。陳宓。徐僑。上爲歛容。而權臣益媚忌矣。公未去。長沙日。已移書時相。謂昔者王季能推因



心之愛以友泰伯、顯宗能始終亡間以遇東海王彊、明皇能起居飲食與俱以安宋王成器。若秦、隋之廢、適又輕信讒邪以擠之死、故亂亡相尋。今將爲久長安治之計、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然書至已無及於事。公以論建不合、卒辭內制。初、上至自邸、宮室未備、其秋始御清燕殿。公因經筵侍上曰、高宗受命中興、再造區夏。孝宗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今所御之宮庭、二祖實臨其上、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遂極陳古者居喪之法、先帝視朝之度。洎寧宗小祥、朝議欲異服純吉。公又論、漢文帝率情變古、晉武欲復之、其臣不足以知此。惟我阜陵獨出英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迨紹熙末年、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凡涉喪禮皆

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③於燕服、亦當稍爲之制。時相格其議、然公已闔門求去、遂不果爭。識者以爲千載之恨云。先是、時相數風臺諫擊公、皆懾於公論。殿中侍御史莫澤微詞陰詆、而公求去之章引澤爲辭。澤慮已不得安、八月丙辰、遂上疏劾公、明日詔除職、與宮觀。九月、除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十一月、諫議大夫朱端常論了翁、追三官落職、靖州居住。公亦坐落職。明年二月、監察御史梁成大又請以罪了翁者罪公、賴上保全、公僅降三官。紹定四年春、上壽慈明宮。厥六月、公以恩復元官職、宮祠。五年秋八月、進徽猷閣待制、守泉。自泉移福、聞京湖帥臣以陵圖來上、上命邇臣集議、將遣使朝謁、或謂韃以河南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公慮蹈宣和之轍、乃上封言之。未幾召入。公在先朝嘗陳祈天求命之說、至是又首以爲

言、大略謂權臣違天拂人、黜賢進貪、欺天罔民之事皆當速革。次言規恢之名雖正、而吾進取之難有二、所當慮有五。其三論廟謨之和戰無定說、而將帥耻於無功、務開拓而不務收斂。所言皆宗社大計、上忻然嘉納。在翰苑、又移書時宰、論、韃使之來、未知其酋主或軍前所遣與所齎者何書、宜於朝紳選誠實通練者即鎮江察之、因留彼以待報。大抵和有難易、有遲速、彼侵軼我、得少喪多則其和易而速、不然則難而遲。況犬羊多詐、安可弛備。辛未再移書、論汴洛之敗、死者數萬、資仗一空。甲申進讀、又爲上言、不當空江淮之備以進取、小有不利、虜即飲江矣。因經筵進讀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乃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爲侯之詔也。臣之此言、蓋恐同姓^④近親絕世不祀者、當爲立後也。二帝三王率以興滅繼絕爲心、是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社稷、絕人祭祀、秦爲尤甚、報

亦如之。癸亥、後殿奏事、論和議決不可恃、韃使之來、待之過優、祇以取侮。大抵公前後論奏誠積而氣和、辭平而理暢、其於是非邪正之辨、言人所難而聞者不敢怨。至於敵情之真僞、疆場之虛實、蓋出於素講夙定、非剽襲流聞之比。故自嘉定以來、凡所論建、至端平後炳如著蔡之先幾。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乃僅以掌書制、侍經幄、典貢舉、少試文墨議論、而疾已不可支矣。娶楊氏、前公二十四年卒、今累贈至建安郡夫人。子男一人、志道、承奉郎、南劍州在城稅務。嗚呼、自慶元權臣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儉人棄之以給爵位、俗士假之以漁科名。自周、程子至于朱、張氏凡以發天人之蘊、闡聖賢之祕者、皆憲禁以絕其書。雖以中庸大學孔門之遺言、亦科舉之所忌、學士解散、甚至有不敢名其師者。公晚出獨立、慨然以世道自任、即口誦心惟驗己之實踐、行世接物體心之所安、造

次理道、于仕于處、無貴賤少長愛而敬之。自長沙後、國人以公出處爲廟社安危、公身愈退、道愈尊、名愈盛而責愈衆。積憂成疾、亦自是始矣。公之詔誥制策在朝廷、碑銘記序下至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不可勝計。將以晚歲著書、詒後、僅有大學衍義一書、既上送官、留之經幄、平實明粹、真格心輔治之良藥也。其次僅有文章正宗號爲成書。悲夫。銘曰、

南渡草創、諸賢有存。封之植之、迓續貞元。人物彬彬、盛於乾淳。流風所漸、孔曼且蕃。誰蘊崇之、欲雜其根。大固有定、隲我斯文。著乎人心、寓乎師傳。公出雖後、攷尋遺言。精探力踐、旁索細論。以淑同志、以儆羣昏。散在寓內、如衢實尊。最後一書、細大畢陳。上自帝王、繼天牧人。次及聖賢、明德新民。而攷攷者、正家明倫。至公血誠、貫徹乾坤。在昔先儒、如物得春。清明之會、氣合而渾。逮公之出、奮由艱屯。

或搔而絕、俄攫而信。信不一二、齎忠九原。蹙蹙四方、悠悠蒼天。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九

參知政事眞德秀傳

德秀字希元、建寧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年十五而孤、同郡楊圭一見奇之、使歸共諸子學。尋妻以女。弱冠、再貢于鄉、擢慶元五年進士第。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時相陳自強家盛暑、訴人、德秀書其牘曰、丞相方憂邊思職、顧屑屑及此乎。召爲太學正、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史彌遠相、德秀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遺、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



儒藏

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冑自知爲清議所不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嘉定三年夏、大水、因論對言、更化以來、導諛之風未除。旱暵酷矣、則謂其幸不傷農。螟蝗熾矣、則謂其幸不食稼。元元愁苦、有閭巷知之而士大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廟堂不知者。況陛下深居九重、安得盡知之。下情不通、民隱莫訴、此積陰之沴。又言、公議即天也、自昔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得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王安石、秦檜、侂冑、旣拂天以取敗、則爲國者當畏公議如畏天。願陛下立政用人、一以天下公議爲主。秋八月、大雷、損太廟鴟吻。奏言、損膳避朝、僅舉故事。況遇災旬

有四日而行、行甫兩日而遽已、以此動人猶不可、況天乎。六年、奏、曩權奸擅政十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及其起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之士求一如祖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曾未兼旬、而補遺之官以言罷職。旣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暗默如此、豈不殆哉。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

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未幾、復言金虜有必亡之勢、乞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虜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天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饌皆爲精兵。又言、韃靼若果有中原、則疆場相鄰、非我之利、尤當經理兩淮。今淮東要害在清河、口、敵之糧道所出。而淮陰無城、無兵、徒以山陽可恃。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

西要害在渦潁口、亦敵之糧道所出。而濠梁、安豐、城、庫池狹、兵備單虛、徒以廬和可恃。然有安豐、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濠梁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其能長驅深入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及其他所陳、皆邊防要事。時廟堂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已屢遷至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慨然曰、吾當急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力請郡、得轉漕江東。適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嘉定辛未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劾新徽州守林琰、謂其無廉聲、不容上、而以李道傳攝守徽。先是、都司胡槻、薛極每誚德秀



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民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魏峴劾林庠、而李道傳尋亦召還。八年、知泉州、番船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納秋苗、令民手自概。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契不敢爭。海賊劫鎮縣、將迫城、官軍敗、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擒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易帥江西、適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黃失守、陞武昌縣爲軍。其後盜起南安、延蔓三道、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服除、知潭州、安撫湖南、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其僚、以周、胡、朱、張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旣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

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他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橐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擒亂者誅之。理宗即位、召除中書舍人、尋爲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故先朝名臣以爲家法最善、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攷。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

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疏言：嘗川之獄，未聞參聽於槐棘之下，淮蜀二閩，乃皆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淳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因歎無一廉吏。德秀以知袁州四明趙籛夫對，上即擢籛夫爲監司。德秀入謝，因又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亦有廉聲。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前

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阜陵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近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惟侂冑反慶元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轡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於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時相益嚴憚之。其黨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舍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邸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遂劾之，與祠職。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



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紹定五年。起再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卹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蓄養精神。德秀謂郡凋。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于泉。宗子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祠牒已而不復給。而宗子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于朝。詔給祠牒百道。上親政。移帥福州。嚴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建福興泉四郡苦貴糴。便宜發常平賑之。海寇縱橫。次第擒殄之。未幾。聞襄閩與韃合兵。滅蔡。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

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自有載籍以來。凡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而況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除戶部尙書。時諸賢已盡收召。丞相鄭清之因書促其來。以副中外之望。德秀自開禧丙寅登朝。至嘉定甲戌。請外。居中九年。奏疏懇懇。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振朝廷。四方人士傳誦其文。想望風采。及出。而麾節徧歷江東西。湖南。福建。仁民愛物之政。所至深洽休譽。流暢京師。又與疇昔之議論符。由是中外交頌。曰。相望其登宰輔。致太平。都城百姓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孟珙與韃大會。倂會兵攻蔡。倂盡當矢石間。亦屢拱而起曰。南朝好眞侍郎。蓋近世之繫屬人望。聲滿夷夏者莫加焉。時相憚且忌之。愈抑不用。聲愈彰。及是歸朝。方將大用。

之適鄭清之非才挑釁、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理亂之幾、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是時方力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此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吁、果和扁也、安有爲庸醫受責者哉。其議論與範嚴恕不同、乃如此。明年、知貢舉、已病、除參知政事。薨、年五十八、天下惜之。然自慶元權臣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周、程、朱、張諸儒皆顯禁、以絕其書、斯文幾至墜地。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而續之、行於身、誦於朝、發施於政事。僞學之禁開、而正道遂彰明於天下、多其力也。端平初入朝、首進大學衍義。壽鏞按、此下似有闕文。史臣震擬贊曰、德秀當嘉定、寶、紹間、入則盡言於朝、出則施澤於民、天下浩然歸重、所望致太平者、而獨不知端平貪妄之爲非、何哉。然德秀講正學、

有實行、至今學者師尊之、所以傳世者有在矣。

黃震撰 《戊辰國史傳》



藏

校記

①「詔」下原有「一」字，據四庫本《鶴山集》刪。

②元年：原作「九年」。按下文叙「二年」、「三年」、「四年」，此必是「元年」，形近而誤，今改。

③至：原作「室」，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④姓：原作「姪」，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八十九

李遇 魏了翁 丘迪磊 呂午 陳龜朋

秘書少監李公墓表

端平初元、西山先生帥閩、聞廷議大舉、憂憤、坐卧不能安、拜疏力爭。余忝議幕、先生錄副以相示、手自竄定、今藏余家。于時洞齋李公方需績溪次、亦應詔封^②。上曰、荆帥少師圖上陵寢、淮閩勇鷲抵掌關河、陛下輕信、兵端遂啓。自丙寅妄動、剜肉醫疾、三十年未合、詎堪再壞。又言、南陽之歆炙人、號^③國之門如市、奄人竊弄、女冠闌入、清明之氣如此、且晝之梏可占。又言、廟堂務承順、風憲懷觀望、給舍多回護、德望徘徊^④、未進、貪惡不傷毫毛。皆切當世要務、而諫北事尤若與先生疏暗合。既而先生召拜內相、門下高弟多顯擢、公獨綰銅墨、甘平進。以邑最登朝、論建益廣^⑤。一遷而爲監察御史、嘉熙己亥春也。余與亡友方公德潤俱爲言官、蔣峴^⑥排斥、

屏居田里、每傳時賢奏疏、其間議論精確、貫穿經史者、余二人輒能辨之、曰此洞齋筆也。其論內治、於君子小人、近習女寵、斜封內降、詞嚴氣勁、端嘉以後能言者不能加也。惟議邊事歸咎首謀、不樂公者類曰、既罪戰將、主和平。一唱百和、聞者皆惑。其冬改秘書少監、俄除職與郡、皆不拜。主管雲臺觀。越四年甲辰、起知潮州、擢廣東運判。提舶謝蘧侵漕司泥子場錫課、提鹽王^⑦鐸違詔書買浮鹽以獻羨、公條二司害民狀于朝。移湖南提刑、旋與鐸俱罷、不復出矣。越二年戊申、復以臺疏鐸一秩、會言者論廣東事、是公非鐸、詔復元官予祠。初、公伯祖樗號渡江名儒、有詩傳行世、所謂迂仲詩也。公髦逮事、耳日濡染、終身不忘。晚卜新築、闢學詩堂、紬^⑧繹手澤、由是新義與舊傳並行。宦情^⑨世法悉置膜外、老不衰、疾不亂。卒年七十一、遺命以先廬遜孤姪成子、以埋文托其友前史官鄭公彝叟。凡



儒藏

公歷官行己、世系卒葬、彝叟叙事有法、紀述甚備。既葬、韶子、韶子、相子來諗予曰、鄭銘已納于坎矣。吾子亦先友也、獨無以表其阡乎。余念昔與公同受業於西山之門、先生獎公與陳瑑端甫□。己亥之去、非有他咎、直疑公罪戰、必主和、必附督而已。按入洛之役、有詔集議、內則洪公舜俞、趙公履常苦爭、外則西山先生極諫、其後李公元善亦有此論。公咎首謀、猶端平封事意也、豈爲督地哉。余讀公奏藁、有曰、和之陷人、其猶醜乎。論督帥^①之職曰、援枹忘身可也、斫案勿道和可也、地不可棄、小使不可納也。其議和戰如此、公不自明而世又未嘗考詳、徒隨聲接響、以訾公短、不亦可悲之甚乎。公果附督、彼既相矣、予奪黜陟皆在其手、必當進公以報德、援公以助己、何爲斥數年而不收乎。又何爲一麾刺潮、單傳使粵、不數月而復斥乎。必當與淵、起潛、斗南數子相雄長、何至與鐸、蘧輩角^②勝負

乎。公之改少蓬也、實諫官郭子奇之疏。或勸公互劾、公曰、此與兒女子奚以異。一日出小軸示余、內有郭跋語、余退而歎曰、取魏收文沉江、以李賀詩投溷、世固有之、公於郭翰墨藏諸家、傳諸友、甚德而度矣。公經學醇、宜勸講、文律高、宜爲誥、顧齟齬以去、留落以死。昔梁丘賀薦施雋曰、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退之哭子厚曰、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古人于斯文有定價、人物有公論如此、曷嘗銜己之長而沒人之善乎。余嘗謂能驅使愚俗者權勢也、能淆亂是非者毀譽也、在彼者也、能流行今古者文字也、在我者也。在彼者銷歇則在我者暴白矣。公有詩解若干卷、雜論著若干卷、如玉韞石、虹貫山川、如劍埋地、氣衝牛斗、此豈權勢之所能泯沒、毀譽之所能增損歟。乃述公論事梗槩及往誣本末、揭之墓道、以吊吾亡友于地下、且以慰三子者之心。公諱遇、字用之、甲

成進士、秩至朝請大夫、洞齋其自號云。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五

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弘治歲己未之夏六月、詔祀宋儒鶴山先生文靖魏公於蘇。先生本蜀之蒲江人、蘇得祀、先朝賜第與其墓在焉。於時中順大夫、知蘇州府事、河南曹侯實承今上命、卜以是年秋吉、有事於書院惟謹。既而以爲先生遭遇明天子、得發揚其道、光於無窮、德意甚盛、不可以弗志、乃屬愚俾書之石。愚按先生諱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邛郡侯、回贈太師、進秦國公。其曰鶴山先生者、著書白鶴峰下、學者所共稱也。先生學以忠信篤敬爲工夫、踐履旣茂、用發而宏、故能正色立朝、而不附韓、史、立言垂範、而羣經以明、所謂有本者如是乎。當宋之季、宰相行僞禁法、天下莫敢言道學。先生以其所負者起而振之、

靡然從風、士克返正。然則程、朱以來、吾道嘗中微矣。至於先生、而又爲一始、斯文之不墜地、實有人焉。不然、且莫知所紀極也。由是言之、厥功爲大、而況有懿德忠節炳炳乎哉。是以皇上發綸音、稽太常、慨焉以列於禮典、而不惜者、蓋其報宜然也。然先生去世且三百載、漸融盡寒、寂寥無聞、而恩命優隆、始自今日、斯非直以爲君子私頌而已。國家崇賢禮德之大於此焉、覩而亦世道之所係也歟。曹侯莅郡以正、篤尙名教、至是尤以風勵爲急、加勤拳焉、故不敢以淺陋辭。顛末旣具、又爲樂歌繫其後、將請用之獻爵云。其辭曰、

奕奕兮新堂、牲醴兮苾芳。靈風穆兮絳帷揚、皇有命兮神來肅將。褒衣兮峨冠、有懷兮明德。凜正直兮元氣、儼靜兮容色。擊彼畫鼓兮吹參差、蘭烟焚兮桂漿淋漓。神其樂兮、匪土之思。徘徊國恩兮、按雲節而不倏馳。以祐治化兮、萬年爲期。



儒藏

楊循吉撰 《吳郡文粹續集》卷一四

大理卿丘公墓誌銘

丘氏之先仕齊、永明中爲顯族、五季自湖之烏程徙^⑤。泉之永春、又徙^⑥安溪。公諱迪恠、字惠叔。少與弟秉恠受春秋學于鄉先生余公克濟、見推高第、遂冠鄉試。登壬戌第、調永福尉、激賞酒庫、皆未上、改武康尉。先世松楸在焉。公清謹、至不敢與宗人往還。教授潮州、蠲學廳雜費之歛于士者。去、教授融州。芮提刑及言異興祭酒^⑦、予^⑧。旣以職剡薦、尙未深知公、後聞其節守、喜吾得人矣。改知侯^⑨官縣。治尙清嚴、吏攬皆不便^⑩。公又邑人梁成大在臺、誅賄不獲、嗾同列誣公、鐫罷。知增城縣、捍寇保境、去而^⑪見思。秩滿入京、要路或有教公介醫僧可留中、公謝不能。部差通判循州、以俸金築城西堤二千餘尺、沮洳患息。循人名曰丘公堤。帥檄攝惠州、積弊蘇醒。知新州、郡亦大治。除提舉廣東市舶、兼常

平。舶司例卷取諸番商者、公痛革去。崔丞相喜之、欲刻諸石、公力辭。崔公益喜甚、除提舉常平茶鹽事、以方嚴爲人所憚。罷、主管崇禧觀、待次漳州。侍從^⑫竹湖李公薦公廉直、不畏強禦、召除大理丞、遷駕部郎官。進對、言立治之本不離乎身心。次論士風、上問何以革職吏、公徐曰、以身帥之、無不可者。復罷爲崇禧觀。俄以屯田召、疏八事、而尤諄諄於畏天命、固人心、振紀綱、重節義。改兵部、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擢軍器監、大理少卿。復罷爲冲佑觀。起家直秘閣、廣東運判。公歷琛、庾兩臺、南人素重公清德、喜曰、賢監司至矣。惟吏屬之寡謹者、豪右之有過者、畏公風稜。被旨攝帥、清遠縣徒寇以入省地、拒官軍爲常。一日猝至殺縣令、其鋒剽銳四出、前不樂公者、因譁言紅巾滿山海、廣左皆盜區、欲以撼公去之。公不爲動、益明賞罰、審布置。慮上下羅峒勢合、則未易平、乃厚撫上羅、以

絕下羅之援、擒首惡、俘同黨、餘相繼敗降、盡縱其脅從者。初、清遠戍卒、勞苦主將培、剋、公令月就州同摧鋒諸軍支給、以絕禍根。遂條上山前官軍民兵勞苦有差、捷書聞、朝廷嘉歎。或者又謂徭非大寇、公所殺多平民。上獨知之、召對、勸上修身正心、辨天理人欲界限。時議者欲罷廣郡客丁錢、公曰、湖廣諸屯兵餉繫焉、罷之則不可郡矣。上顧問慰勞甚寵、每奏稱善。語及財賦、公奏、郡計素狹、臣以儉爲之、未見其窘。及徭寇、公奏、平寇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因言浮論謗傷狀。上札付大臣曰、丘某對朕詢廣寇、其言皆有始末。寇作之初、或者張皇以重其事。及其平定、又云多殺。若以浮議抑之、緩急何以使人、宜以大卿處之。大臣乞宣付史館。翌日、上御經筵、以告侍讀趙公以夫。趙公賀曰、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矣。除大理卿。淳祐庚戌春也。爲省試參詳官。公晚入朝、積中外之望、又有主相

之知、少卻當列法從、而談者妄疑公必居風憲、竟以此不容罷、以舊職提舉崇禧觀。辛亥十月丁未、以疾卒于寢、年七十三。積階中奉大夫、安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娶楊氏、柯氏、贈令。男二人、汲古、從事郎、平江軍節度推官。學古、登仕郎。女一人、後公期年卒、承直郎、辟差兩淮制置司幹辦公事翁官、壻也。孫男二人、孟鵠、登仕郎。仲鵠、該致仕恩。二孤以寶祐初元二月某日、葬公於南安縣嘉禾里蔡嶺之丘山。公無恙時、過而樂焉。曰、他日吾歸於此矣。公少清羸、尙書楊公炳一見奇之、有宅相之議。或疑其寒、楊公卒與女。性剛峭寡合、不蘄人知、人亦鮮能知公者。持身如玉雪、蒞官居鄉無秋毫點貮。時有賈胡銅臭埒國、徧交貴仕、公獨拒其謁、苞篚亦不敢及門。溫陵大都會、朱門華屋、鈿車寶馬相望。公未爲廣漕前、僅有弊廬在委巷、出則徒步、一童負衣笈、見者不知其嘗爲



郎官使者也。蓋他人仕宦、巧者速化、貪者悖入。公自一尉至九卿、銖積寸累、無券外之獲。自初筮至監牧方面、冰清蘄苦、無俸外之償。雖甚甚公毀公者、不過病其太剛勁爾、至於清白吏之稱、則怨仇不能改也。嗚呼、功名之際、其難久矣。營平破羌、宣帝知之、魏相主之也。新息失侯、世祖抑之、梁松毀之也。陛下于公、奎畫昭回、布之天下、方之趙、馬、有璽書之獎、而無珠犀之疑矣。然毀公者豈止一松哉。卒于天子深知之而不果用、大臣力主之而不庇、不亦重可悲慨乎。余繼公爲琛、庾者、覽公遺跡、敬公雅操、二十年間、每以告鄭、喬、李、范、游、數丞相、曰、求奇才則愚不知、求廉吏丘某其人也。二孤來徵銘、余病且髦、氣力不足以伸公之屈、文字不足以垂公之名、姑撫其實而銘之。曾大父某、妣某氏。大父某、妣某氏。父某、以公故贈中散大夫。妣林氏。贈令人。銘曰、

甚哉、世論之險巇也。沒其善之大而摭其瑕之微也、甚其事之濟而幸其人之危也。然昔也惟敗事者蒙詆譏也、今也雖成功者亦洗吹也。哀哉、丘公之滯且畸也。公性迂俗、余文背時。嗚呼、千載而下、覽之者無私愛憎、則有公是非矣。悲夫。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四

宋故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歙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贈華文閣學士通奉

大夫呂公午家傳

公諱午、字伯可、徽州歙縣人也。曾祖昇、祖玠。父大用、贈中散大夫。世居巖寺鎮。回先君琢師事教授四明舒先生璘、長公六歲、同經、後先擢第、相與如親昆仲。先君兄弟四人、奉親而遠官、初授四川蓬州教授、後入西廣、被謫以沒。公奉二親不遠官、初授湖州烏程主簿、次太平州當塗縣丞、次監溫州天富北鹽場、改官知臨安府餘杭縣。言路彈知縣



十人有九人矣、而缺其一、知公賦役治、獄訟平、無可訾、而以小宿憾取充十人之數。疏出、公論騰沸、大不平、以此愈名重一時。其在烏程、三太守皆致之幕、郡事一決於公、知名如此。張魏公子定叟尙書之子、忠恕爲郡名士、特薦公尤力。忠恕母夫人就養而具慶、每至簿廳迎二親入郡治、二千石與一主簿彩衣侍飲、時人榮之。在當塗、見知郡守吳柔勝、謂公有操守、俾二子淵、潛定交焉、且檄入幕。理曹攝蕪湖縣、淮西廬州遣兩兵會公事、理曹申郡以廬兵奪縣民爲言。柔勝怒、悉寘之獄、委公入勘。公謂廬州已有公文、則不可謂之奪民。柔勝愈怒、委公審勘。公審訖、入稟、柔勝先令左右問若何、公執前說、柔勝愈益怒、謂廬兵奪我百姓、叵忍不出迎公。公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聞、勉出、怒不怠、欲鯨二兵。公徐曰、若廬州初無公文、則可。既有公文、縣不爲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久之、乃從公

請、坐廬兵以騷擾、押回本州自懲之。此柔勝所爲、稱公有操守也。陳貴誼來代、淮南流民南渡、自采石彌路滿城、委公安集。公類編開禧舊牘、防江卻敵。知和州。徐僑遷江東提舉、與貴誼會、聞知公在郡、驚喜、屈入幕。公郡事未辦、欲盡決遣而去、帖催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僑貽書貴誼、公始行。僑行部以田事忤丞相史彌遠、論公還當塗、監鹽場之任。浙東提舉章良明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時海寇未平、問策安出、公廉知調軍出海、糧盡即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此所以冠卒未平。與制幹施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於是海道一清。紹定二年己丑、差知常德府龍陽縣。公舊無家、長婿忠翊郎卜築爲營、屋於杭北關門外之西馬城、始寓居焉。龍陽之政、區分差役、民爭先爲之。富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時彌遠雖非賢相、猶寘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書公縣

政於簿。差公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庫。丁父憂。紹定四年辛卯、杭大火、彌遠委公監造太廟、凡二人、其一貴游子、多不入局、每飯羅列珍饌。邏者視公曰在局、自奉甚菲、又書之人才簿、然終不能拔公於清要。彌遠紹定六年癸巳死、端平元年甲午、鄭清之相、名爲更化、實未嘗更、三京之師大敗、公時居憂。嘉熙元年丁酉六月、除太府寺簿。十月、除監察御史。清之罷矣、左相喬行簡、右相崔與之不至、理廟知公縣績、特有此除、在臺十有五月。三年己亥正月、除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二月、差知泉州。當此時、廟堂除授多私親、故朋黨盤據、賊貪狼藉、公極言之。州縣增價折納二稅、倍收酒課商稅、奏乞拘以充國用。徽素不產銀、米絹外、官賦純用會子、戶部忽以嘉熙元年分茶租折綿布、改作銀會中半、時銀一兩值價會子十五貫、戶部

估三貫。郡守倪祖常窘甚、公奏新安山多土瘠、賦稅之輸一錢科十、向或增一文二文、州人已困、三數年來增至十五文、二十文、又增至三十文矣。民戶以三十文納一文之稅、又以價五倍納一兩之銀、追納既急、銀價愈增。伏望下省部免銀、仍用會子。旨依。行簡初僅判免一分一釐、賴公奏全免計銀三萬三百四十二兩。郡人羅端州爲記。次如乞免本州和糴、及語郡守申省停廢岩寺鎮官、以鎮務酒稅均爲萬戶、免羅織居民、行商爲鄉井無窮之惠、皆此類最大患者。清之喪師挑敵、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韓、杜杲在淮西、處處危急。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趙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淮西之圍、不肯出兵應援、勅諭進兵非不嚴切、而葵終於迂延。公數入文字、奏不已、葵造謗、以公爲黨於京湖制司、公坐是出臺、遂與郡。然公奏疏謂、邊



闔角立、無同舟遇風之心、不容幸災樂禍、所宜協心釋嫌。而嵩之亦憾公。時行簡拜少傅、平章李宗勉先在政府、深以葵攻公之言爲疑。後有自淮東來見宗勉者、乃言臺官皆有書與葵往來、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大以公爲賢、昌言於人、謂呂伯可元來獨立無黨。而葵與嵩之怨之。公待郡缺七年。淳祐二年壬寅正月、迓者至、公以泉南貨寶之地、托以奉親不便。時則嵩之以嘉熙庚子四月自督府入、與宗勉竝相。久之、行簡以少師保寧節去。宗勉卒於位、嵩之獨相、大權旁落。彗出營室、天下大旱、西湖涸見底、人相食、江潮欲吞菜市、艮山門、又客星見於尾、而世事大壞矣。嵩之雖得彌遠人才、薄心知敬公、而內怨臺中所論闔事、實忌憚公。四月、改除浙東提刑。數日、嵩之令鄧泳、喉董復亨論罷、中外不直嵩之、而葵賜出身、亦在樞府。五月、差提舉建康府崇禧觀、理作自陳。九月、再除浙東提

刑。在任半年、監察御史劉漢弼與中書舍人華賁、俱出。理廟臨朝、諭臺諫不識事體、只好尋一舊人。言公姓名、嵩之恨不出己意、退擬兩人進、一其私也。御筆特批除公。於是三年癸卯四月、公再入爲監察御史。至闕、特旨內引、謂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又謂論邊事甚好者三。續又諭嵩之、除兼崇政殿說書。嵩之雅不欲公入經筵、陰肆沮抑。時項容孫除殿中侍御史、同在言路、容孫子娶上涇呂氏女、於公爲從侄。嵩之俾容孫上疏回避、欲撼公去、而於法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爲王瓚者不樂公、好喊鬧、除瓚爲右正言。十月五日也。公嘗彈瓚之姻家史洽、嵩之欲激令瓚與公交攻。公即日出靈芝寺回避。理廟親灑宸翰、呂某求去、朕已降旨不允。可令都司諭旨、仍於宸翰已字旁添一先字、以示意。嵩之見上眷如此、不得已、方委都司檢正韓祥、都丞陳一薦。二人挽公入關、嵩之又自作

簡調停。公謂臺諫既出、無再入之理、與二人相持一晝夜。二人謂既出再入有例、宜且奉君命還臺、再入文字求去、上終不允。言路同官乃請約王德成先詣公廳謁見。德成、瓚字也。杭人、爲嵩之客、極凶悍。由是再留、再議論、愈不合。一旦、省劄不許臺諫受短卷、同官皆備榜客位、公獨奏爭、短卷固不可盡信、若不許受短卷、即是塗臺諫耳目、非天子所以寄耳目於臺諫之意。疏出、人皆謂然。嵩之銳意行經界州縣、一付吏手、與豪民相表裏、暗增下戶稅額、公以此劾去。烏程令諸葛千里、嵩之怒詈。都司韓履善謂公曰、祥等亦知之、欲其且止、然纔稟輒怒。今得察院言、事姑寢矣。嵩之自督入相、蜀、襄、淮無歲不隳城喪師、死於戰者數十百萬。小捷則於上前張皇夸大、挾以邀君、謂邊事非吾莫能當也。至謂謀報北境內亂、欲自以爲功、從壽春漸謀進取。公謂敗績狼狽之餘、豈可復蹈前轍。然尙

不欲明言疏、但謂我之間諜并未嘗得其實、不宜輕信妄動。嵩之弟賓之、知徽州、貪虐妄作、公不避鄉嫌劾之。嵩之最惡公言邊事。四年甲辰五月、除起居郎、出臺兼史院官。公屢求去。八月丁母潘氏夫人憂。九月四日、嵩之丁父彌忠憂、歸四明、謀起復。徐霖、馮棻等及太學生群起攻之。嵩之敗、議者不知公之兩爲御史俱出理廟親擢、初實不識嵩之、非其客、忤嵩之非一事。繼是當國者乃例以爲嵩之所用、不再起公。時年六十六矣。一閑十二年、官階祠祿一不屑意、歸老故里。回年二十二、至嚴鎮見父執、八年戊申也。公憐其孤露、啓誨諄諄。至十一年辛亥、以回歸自臨封、字之曰萬里。明年壬子、公子沆知於潛、及改辟淮西餉管、皆迎侍以行。回東西奔走、不及再見、而薨於金陵。寶祐三年乙卯十二月九日、公生之次日也。年七十七。回嘗謂人才消長、世運之消長係焉。近世或乃人才日長、



世運日消、則何故。前三代夏商周也、後三代漢唐宋也。文章之盛、宋不愧漢唐、學問之盛、則過之。熙豐邪黨、以元祐學爲禁、程氏之學與蘇、黃胥爲禁、遂失中原。學禁一弛、光堯以是中興、迤及乾、淳。蘇、黃詩文、學者所尙、獨朱文公續伊洛之學、未有能深好之者。慶元黨論復起、又以爲禁。孽韓殛死、嘉定以來、不及見文公、而能續其脈者、西山真公德秀、鶴山魏公了翁、而公亦其人也。公娶夫人祝氏、先公十年沒、實文公母夫人之從侄女。公得其家傳、發明文公之學、稍得緒餘、爲名進士、建安刊竹坡類藁若干卷行世。竹坡者、公初居西馬城時、種竹、因以自號也。元祐人才、非不盛、而符、觀、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也。慶元、嘉定、淳祐、亦尙有人才、而世運愈衰、不可藥。如文公、如真、魏、如公、以侏、遠、清、嵩消之也。大抵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之權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消至於賈似道、則運無

可消而有所歸矣。自公之廢、以庸謬污鈞軸、如謝方叔、丁大全者比比。公平生所敬、獨徐參政清叟、董丞相槐、令子沆、師尊之。程丞相元鳳、同里同經、後公二十一年生、相友善、公身後、除右文殿修撰、知嚴州。四年丙辰春、旨守本官致仕、以生存出命、董、程二相在政府爲之也。官至中奉大夫、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累贈至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薨之明年正月、喪至馬城、九月、歸葬巖鎮。子一人、沆。長女所適、已書。次女適迪功郎劉泳。孫五人、見沆傳。文集未刊行者、藏于家。公夫人之家、祝二居士、景先者、生男女十四人、樞密汪公勃之內曰四姑、是生作礪、子行第一從也。作礪之內曰三姑、是生義和、義榮、義端。吏部朱公松之內曰五姑、是生文公、皆孫行第二從也。公之夫人曰三娘、曾孫行第三從也。祝穆和甫者、文公表弟之子、撰方輿勝覽、公爲序。穆子洙、太學博士、以公爲師。論曰、宋之

天下、以臺諫興、亦以臺諫敗。宰相不肖、以臺諫去之易也。不然、則有如蘇軾所云、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矣。然則臺諫與宰相交通可乎。臺諫奉承宰相之意、自王安石行新法始。章、蔡紹述、而臺諫遂與宰相交通。然猶有陳瓘、劉安世百挫不屈。中原喪矣、東南一隅、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皆陰與臺諫爲一、以去其所惡而擅權固位者也。獨吾鄉左史公兩爲御史、出於理廟親擢、前與喬行簡不合、後與李宗勉、嵩之亦不合。時則理廟端平親政之後、懲創彌遠之專用臺諫、自榮王與芮通脈月疏、間有節帖宣諭、庇存姻戚、深防宰相言路之合。然乃德彌遠立己之恩、以邊事相其猶子。嵩之大奸、雖臺諫多其私人、猶未敢全欺理廟。所以左史公尙能少行其志、議者不察過矣。公乙卯云亡、董丞相槐、程丞相元鳳、並無交通臺諫之迹、而大閹董宋臣用事、臺諫皆出其門。自鄭清之再相、則與

周坦、陳求魯、陳垓、蔡榮相表裏、以媚宋臣、以罔理廟。吳丞相潛初以忤宋臣逐、謝丞相方叔以子循與宋臣爭湖山治游去。實則泉州人洪天錫外師呂中、而內客於宋臣、中在史館、屢與天錫論事、嘆息無由得對、可一吐所蘊。如宋臣、謝堂、厲文翁、近習戚里之橫、莫敢言者。中不知天錫實鑽刺宋臣得班六院、忽一日、天錫除監察御史、宋臣力也。請於中、當言何事、當劾何人、僞也。中曆曆教之。天錫之進、又陰與謝修深交、以干方叔、遂謂且借宋臣徑入言路、叛而劾之、可以得名。黨謝修、扶方叔、入臺第一疏、劾宋臣等、理廟駭愕不行。一再疏、宣諭不行。天錫去、以此天下敬之、而狡險矯詐、世不悉也。天錫晚節、似道貴之、至從列尙書、終畏其入、與閩帥。宋臣憤天錫修至痛治方叔者、其本末如此。董、程二相無如宋臣何。宋臣至拔丁大全爲臺諫、論逐槐、以行都弓手火夫昇槐出關、若下大理恐

之者。元鳳相、大全參預、用吳衍翁、應弼論竄、大宗武學諸生、皆宋臣所爲。大全敗、潛再相、極力黜宋臣、且有瓘之忠、而賈似道入、密主宋臣、殺潛、理廟升遐、由是咸淳臺諫一聽命於似道者十年、彈劾全疏出於似道、付下而貼黃行否、任似道去取。宋之革命、豈非前後臺諫與宰相爲一之罪乎。故因家傳而極論之。贊曰、

昔之科目、士患不中。及既中之、又患不用。何以用之、俾臨其民。名曰親民、始足發身。獄訟賦役、改秩作邑。事罔不試、乃臻朝績。兩多其冠、兩綉其衣。公出再入、耽耽其威。爰立三相、行簡之耄。宗勉之夭、嵩之之盜。三皆不合、誰知有君。左螭一出、終身耕雲。丁、賈敗國、弊我臺諫。惟公之時、尙無此患。周程學問、歐蘇詞章。高山仰止、千古紫陽。

方回撰 《新安文獻志》卷七九

陳處士黃夫人墓誌銘

余友陳霆、欲叙求余銘其母黃夫人之墓。余以耄荒久、菁華竭辭。欲叙求不怠、語益悲。歲晚走長鬚、遺余書、信夕夢偉大夫責霆曰、汝爲母乞銘而遺其父。孝子固如是耶。霆驚悟、乃論次二親言行、飭長鬚守余門、必得銘乃歸。君陳氏、名龜朋、字錫公、世爲永福人。曾大父時升。大父宗亮、特科、終南城尉。父泰、隱德不仕。君生於淳熙庚子、其曾祖姑嫁倫魁蕭公國梁、女適鄉先生方君案、君館之于塾。帥里之經生學子數百人師焉。治禮記、改賦、與同袍課試、不魁則亞。惟大比輒遺賢。君稍厭科舉、經自注疏至諸儒疑難問答、史自左、馬、班、范至涑水治鑑、蜀李長編、皆手校口誦、傍註群疑己見、不足則書紙背、謹楷如一。率雞鳴起、丙夜始就枕。雖病、猶以某冊某卷脫誤、某字未塗改爲恨。疾革、語婦曰、善視吾子。又顧霆曰、好讀書、我窮坐命、非以書故。言訖而瞑。得年四十三。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



儒藏

也。君之學雖不見於用，然月旦之評以爲善人。里有忿競，君居其間，出一言，皆失所爭而去。以某年月日葬君于某鄉某里某山之原。黃夫人亦邑名族，事舅尤孝，敬夫如賓。既寡，家貧，子幼，或云：「人生頃刻耳，何不它求樂處？」夫人曰：「吾已婦陳氏矣，復何言？」益杜門自誓。夜課兒書，常燒松明，葺蔴苧以爲待之。琅琅成誦，乃止。稍長，則聘名師，躬烹飪以爲先生饌。謂其子曰：「汝父辛苦，如耕未收，收必在汝。」後鉉叔擢第游宦，至改秩，夫人澹然不色喜。惟聞其南宮奏賦，丹山翁公所取，又聞京狀破白，抑齋陳公所薦，爲一開顏。鉉叔注上杭令，將上，以風聞寢，夫人亦無戚容。久之，今上龍飛，或勉鉉叔爲親求仕，母子戀戀不忍捨。咸淳初元，夫人年七十有七矣，猶能穿細針，截大截，人以爲壽者相。夏五感上氣疾，小瘳復劇，遂以閏月十六日卒。二子：霆、霖。霖宣教郎，前四月卒。夫人哭霖之哀，始衰。一女嫁

某人，早夭。其年八月壬午，鉉叔以夫人合祔于父墓。鉉叔當以登極慶霈轉陞朝，君與夫人皆當封贈，而未沾恩命。然君夫婦自立有不可泯沒者。按古書法，仕者稱爵，隱者稱逸民處士。書君曰處士，書黃曰夫人，蓋實錄云。嗟夫，人之生子，患其不賢且才，賢且才如鉉叔而曾不少遂其顯揚之志，豈文章者固天之所甚吝，才學者固人之所甚慕歟？然鉉叔詩可以賡明良喜起之歌，文可以居討論潤色之任，庸詎知屈於暫者不伸於久，齟齬於前者不遇合於後歟？處士夫人之阡，雙誥燎黃，萬家守冢，行有日矣。銘曰：

夫人之藏，賢子自誌，事母日長，記載詳備。處士之沒，子方十歲，追述先美，如昨日事。子厚遠矣，鉉叔可繼，吾銘斯阡，以詔來裔。

校記

①帥閩：原無，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補。

②封：原作「對」，據右引改。

③號：原作「號」，據右引改。

④排：原作「排」，據右引改。

⑤益廣：原倒，據右引乙。

⑥蔣峴：原作「蔣現」，據《宋史》卷四二五《潘枋傳》改。

⑦王：原作「主」，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⑧紬：原作「細」，據右引改。

⑨宦情：原作「官清」，據右引改。

⑩帥：原作「歲」，據右引改。

⑪角：原作「負」，據右引改。

⑫畫：原作「畫」，據明陳暉《吳中金石新編》卷五改。

⑬兮：原作「而」，據右引改。

⑭倏：原作「儻」，據右引改。

⑮徙：原作「從」，據文意改。

⑯徙：原作「從」，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⑰此句文字有誤，更俟詳考。

⑱予：原作「子」，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⑲侯：原作「候」，徑改。

⑳攬：原作「攬」，「便」原作「使」，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㉑而：原無，據右引改。

㉒從：原作「徙」，據右引改。

㉓培：原作「接」，據右引改。

㉔歎：原作「歡」，據右引改。

㉕付：原作「付」，據右引改。

㉖見：原作「月」，據右引改。

㉗父：原作「公」，據右引改。

㉘撫：原作「撫」，據文意改。

㉙背：原作「皆」，據文意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九十

陳韓 方審權 陳詠之

忠肅陳觀文神道碑

公陳氏諱韓字子華。曾大父諱僖贈太傅有陰德。母華國夫人黃氏。大父諱衡通直郎賜緋贈太傅。母婺國夫人黃氏。墓皆朱公所銘。文公書法嚴。不以一字假人。然稱太傅重厚長者。自謂淺之乎爲人。知之不盡。父諱孔碩中大夫祕閣修撰贈太師。母福國夫人田氏。邢國夫人鄭氏。太師少受學於朱呂二先生。仕歷兩朝名重一世。號北山先生。公生十日而福國亡。鞠於祖母。婺國崇釋教。偶談佛有捨身餒虎者。公猶髫鬣。獨曰。奈何飽此惡物。婺國異之。曰。佛化虎使不爲暴耳。未冠袖贄見淡軒楊先生。方淡軒覽而奇之。賀北山公曰。眞英物也。北山性剛嚴。公左右承順無違。事繼母盡孝。遜父郊恩與弟。始應舉擢開禧乙丑第。授江州湖口

尉。時乾淳諸老惟水心葉公殿後。公往師焉。水心爲下一榻。期之甚遠。嘉定三年。侍北山公使海陵。叛寇胡海挾虜驟至。公募死士。合鹽軍迎擊^①。於青垞破之。六年。之官湖口。當路交薦。九年秩滿。再調南劍州錄事參軍。丁鄭夫人憂。十三年服除。差監行在編估打套局門。十四年。淮閩忠肅賈公辟京東河北節制司幹辦^②。公事公謂山東河北遺民歸我。宜^③使歸耕其土。給以耕牛農具。分配以內郡之貸死者。此晁錯實塞趙充國留屯之策也。然後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又其一以待有功者。以分其權。河南首領以三兩州歸附者。與節度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括淮甸閑田。倣韓魏公河北義勇法募民爲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土豪統率。通泰鹽販。又別廩爲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十五年。淮西告警。公策虜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我備多力分^④。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

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之。虜將盧鼓搥新勝，韃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虜深入，以輕兵掠其巢穴，亦一策也。其後虜果犯安豐，公奉檄如盱眙，犒時青軍，改淮西制置司幹辦公事。再如盱眙，見劉瑄，調卞整、張惠、范成進、夏全諸軍應援，擣虛，皆行公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四駙馬。公赴都堂稟議，未至，改宣教郎，陞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史丞相延見，置酒，酒行，輒探懷中紙，俾籌之，凡十事。公立剖決，丞相悉奏行之。除將作監丞，陞制司參議兼通判楚州。十六年四月，忠肅公以疾入奏，委公暫攝。忠肅公訃至，爲位哭之哀。權闕丘侍郎壽雋尤敬公。公自以受知忠肅，力求解罷。又以新帥鄭損、許國與賈宿憾，乞避之，居閤幕三載，以公廉恩信得衆。李全爵位浸穹，公每折以理，輒聳動衆，恃以安。初，易帥，北軍謹曰：「願得陳制參爲制置。」

公叱曰：「若朝廷頓一束草在制使廳上，汝輩亦當敬事，妄言者斬。」李全與趙拱評南朝人物，謂若有三五個陳制參，中原不足平也。全妻楊氏每戒全無失禮於公。十七年，赴行在奏事，北人泣送。二月，除太府寺丞，奏：「今爲邊患者三：有垂亡之金，有新造之韃，有歸附之忠義。金，韃存亡未分，忠義叛服難保，一二年後，雖欲安坐固守，不可得也。宜早夜以克復激厲中外之心，不可以自守沮抑將士之氣，士氣一惰，作之實難。忠義外附已久，邊境有急，輒爲先鋒，功不可掩，若謂其真可保十萬之衆，豈皆忠臣孝子？因獻三策：一、儲人材以爲邊境之用；二、廣屯田以省漕運之費；三、練南兵以防偏重之勢。」三月，差公考。試五月，主管華州雲臺觀，寶慶改元，眞文忠公舉公應詔，稱其自少英發，有志功名，博觀古今，慨慕賢傑，於用兵籌邊之略尤喜討論，同時在邊之人，多言其忼慨推誠，能得忠義之心。



豈可使之久閑。二年七月、令赴密院稟議。辭、乞終養。差知興化軍。三年春甫下車、四月移知眞州、去而莆人既思至今。未至、除淮東提刑、尋直寶章閣、依舊提刑兼知寶應州。八月、除大宗正丞兼工部郎官、改倉部郎官。奏事言、今人心懈而賢能隱、吏治汙而民生困、國計匱而兵力弱、興起振刷在陛下一念間耳。又論馭將之失四、制兵之弊六、皆切中時病膏肓。十一月、蜀帥言韃欲和、公言、聞李全自稱山東河南行省、部領韃兵至山陽、聲言爲我決和議。外間誤其甘言、竊爲憂之。全斃許國、疑隙既深、青社被圍、怨我不救、甘言正是誘我。又言、朝廷倚重時青以亢全、今解仇合從、與韃爲一。若朝廷謂時青眞可倚、韃人眞欲和李全、眞悔過、三孽相因、恐貽無窮之憂。與時議不合、丐祠、不報。紹定改元三月、時青爲李全所戕、其將王海閉關拒全。公言、獨有命王海管時青軍、使不折而從李、然後

聲全之罪致討、不然國家無寧日矣。再請祠、不報。五月、太師公訃至、奔喪亟歸。二年四月、葬太師公。十二月、盜發於汀、劍、邵、群盜蠭起、殘建寧、寧化、清流、泰寧、將樂諸邑、閩中危急。帥王侍郎居安請公提督四隅、保甲、公辭之。漕使陳汶倉使史彌忠告急於朝、謂非公莫辦。此賊起復知南劍州。辭不獲、遂行。三年正月、至郡、籍士民丁壯爲一軍。沙縣紫雲臺告捷、公重賞之。州兵至縣、少劍、死者數十人、公厚拊其家、勵其衆曰、始若輩望風而遁、今知進而不知退、雖未勝而勝勢已見。斬覘賊、白旗不用命者。沙縣破賊、由間道趨城、忠勇軍破之於高橋、賊乃趨邵武。尋除直寶章閣、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邵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時賊愈熾、尙有倡當招不當捕者。公言、始者賊僅百計、王侍郎招而不捕、養之至千。程內翰招而不捕、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圖萬

全。賊破邵武，詔公兼本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卿式中調精兵三千五百人適至，公調五百人由泉漳間道入汀。五月，擊賊於順昌，勝之。六月，兵大合。除直寶謨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南劍州，充招捕使。七月，公親提兵至沙，順昌將樂、清流、寧化山前督捕，又申密院，乞下江西防賊走路，所至尅捷。九月，分兵進討。十月，進攻五賊營，寨平之。十一月，破潭飛礮賊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城叛卒，諭降連城七十二寨，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瞿張原寨。二月，躬往邵武山前督捕。餘寇沮水未渡，公褰衣大呼，諸軍和之，響裂山谷。賊有晏彪迎降，公以其罪不可赦，力屈乃降。後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五月，特轉三官，兼知建寧府。公乞持餘服不允。南劍民相率祠公，名曰千秋報德愛仰堂，眞公作記。七月至建，時衢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張甚，殿步旅數千未敢進。

公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寨。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兵也。」皆大哭。急擊之，衢賊亦平。五年六月，丐祠不許。九月，兼福建安撫。十月，至福州閱武。十一月，還建。六年五月，除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辭不許。八月交印，贛賊陳三槍據松梓山寨，出沒江西、廣東，所至屠殘。公遣官吏諭降，賊輒殺之，決策進討。道盱密訪前害守臣營卒姓名，晝游麻姑，夜禽十卒，斬以徇。奏寬十一州上供綱銀及蠲隆興米綱積欠。九月，抵豫章，以盜賊起於貪吏，奏劾贛守姚鏞，興國守王相，御筆各降五官安置，且降詔獎諭。又曰：「江西寇盜稽誅，皆臣下欺誕，事權渙散所致。若決計蕩除，數月可辦。」十一月，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公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帳下親兵擣賊巢穴。十二月，兼知贛州。諸將破下平、小平四寨及百丈賊峒。端



平元年正月、開三路幕府、苗秀榮軍至、分屯平固、百丈。陞華文閣待制。二月抵贛、斬將士張皇賊勢、及掠人物者。廣東憲司申張魔王、經略司申陳三槍皆已出降、公奏其欺罔。已而齊敏李大聲所至、尅捷、諸屯日有俘獲、公謂截髮刺字之人皆脅從者、給印據使散歸其家。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賊道、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縋崖而遁。初、江廣群盜皆聽命於三槍、服飾僭擬、蹂踐十餘郡、數千里無炊烟。公親督諸將、乘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賊悉精銳下山迎敵、旗幟服色甚盛。我軍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士皆攀崖而上、賊巢蕩爲烟埃。張魔王自焚、梟賊千五百級、擒將十二、得所虜婦女、牛馬及僭偽服物各數百計。三槍中箭、適與齊敏軍遇、鏖擊敗之、賊遁。翌日、追及於下黃、又敗之。餘衆尙千餘、雍獮略盡。三槍僅以數十人遁、至興寧就擒、檻車載三槍等六人至隆興、斬之。賊跨三路數州

六十寨、凡七載、公自出師至凱旋、不四閱月、兵士死者僅數十人、近古平寇未有如此神速者。然一以忠實行之。奏解三路節制司、仍祠、除權工部侍郎、兼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六月入府視事、時三槍已誅、有小張魔王者未獲。循州解張八官、云即其人。公言廣東屢言三槍已擒已殺、後殊不然、此豈可信、卒不奏。詔落權、賜金帶、丐祠、不許。除依舊工侍兼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沿江制置使。十月抵建康、仍舊節制和州、駐劄寧淮軍。先是、議者謂金滅韃興、銳意進取、以公威望日隆、欲付此事。公奏、謀國譬如弈棋、凡欲殺敵、必先自活。今盜賊已平、當且息民務農、阜財積穀、汲汲固圉。若竭東南之力以事西北、循虛名而受實禍矣。至是得旨、帶職奏事。二年正月、賜對緝熙殿、公拜疏略如前奏、謂去歲偏師失律、人固憂之、臣以爲若使僥倖而捷、勝負相尋、其憂更大。願思天戒可畏、



察國力已殫、毋誘於外、先固其內。又言、國初命郭進守邢、洛、李漢超守滄、景、李謙溥守隰、賀惟忠守易、皆十餘年不易。太原可攻而不攻、燕薊可取而不取。當時契丹方強、雖不與之校、以逞威、亦不急於和、以示弱。藝祖禦戎之策如此。又言、前代立國於南、如孫權、陸遜、以識虛實、知形勢而安。諸葛恪以狃勝而敗、孫皓以貪地而亡。又言、庾翼、褚裒、殷浩之舉非^⑤。蔡謨、王羲之、孫綽之言是。上嘉納、賜坐、使畢其說。二月再內引、條上十四事。公久去闕庭、一旦見天子、傾倒肺肝、所言有端平諸臣所未言者、由是與廟謨柄鑿矣。辭、還建康、奏孟珙不當驟爲馬帥、夏全降不可輕信。五月、丐祠。采石軍將盧宣拒追殺龔元、奏案上、丞相欲貸其死、公斬^⑥之。六月再乞祠、謂自嘉定以來、閩臣率用宰相私人、臣本書生、直道而行、與今丞相素不相接、冒當閩寄、孤立無援、乞撥鄰路錢助建康、已報可、而中寢和

糴米^⑦、舊輸建康、今撥隸平江、併欲與轉般倉廢之、是財穀爲臣所累而儲積不豐。將佐有罪詰問、遽呼稟議、有勞申辟、沮抑不行、是將佐爲臣所累而黜陟不明。昔子蘭讒屈、延賞怨、臣實懼焉。疏入不報。是月、鎮江防江水軍蔡福興等入城縱掠、先是殿旅失伍、因而撫之、其子弟在軍中者謀爲變、覬黃榜招安得厚賞、托言軍吏減尅以怨衆、從者千六百人。制閩、總餉、郡守^⑧皆主招安、公謂此策若行、何以爲國、調四統制王明等由水路、張仙等由陸路、李大聲由間道出賊背。賊入句容茅山、四將會攻、賊乘高迎戰。將士撤居民門扉蒙之而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七百餘人。蔡福興走至金壇、捕斬之、拊定其在寨者。摧鋒軍將曾忠戍惠州、以不更戍叛、犯廣州。公遣陳萬等討之、所謂不滿八百人、賊知爲招捕司兵、亦請降。公力丐^⑨祠至三、上遣中使宣諭、密賜器幣香茶。公奏謝、請益力。會密劄抽

回拆洗戍兵、淮東制閫怒斬馬司副將韓璋、公殊不能平。上命近輔移書諭解、東閫亦以書來謝過。御筆獎諭、卿以儒知兵、閱熟義理、必能恢休休有容之量、以大所受、廉、閫、寇、賈之事、其深念焉。且賜金器等物。公因奏謝、復溫前請、御筆除權工部尙書、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辭、降詔不允。時諸路數有軍變、上降詔罪己、公以上方罪己而臣子偃然受賞、力辭至四。同知鄭性之以所得公五書達乙覽、乃可其奏。十月、堂帖委履畝輸楮、辭之。十一月、御筆除刑部尙書、加大使、往來巡視江鄂、措置捍禦。公言、六朝都金陵、置揚州、其東二百里、置徐州於京口、其西二百里置豫州於姑孰、皆宿重兵。其上流則就武昌置江州、就江陵置荊州、湓浦、襄陽皆在所統。相去皆不過六七百里、蓋有以荆兼江州者矣、未有以揚、豫兼江州者。唐、鄂、岳、宣、潤亦分三鎮。今臣所統兼晉、豫、徐、揚三州、唐

宣、潤二鎮、自許浦至池之東流已千四五百里、復兼江鄂、沂流幾二千里、形勢不接。況江鄂將士隸副閫、又隸京湖制司、今又隸沿江大使司、十羊九牧、反以害事。奏入、上從之。時已命曾樞使從龍督視江淮、魏僉樞了翁督視京湖、公與鄭同知書言、韃以虛聲搖我、我當以虛氣吞之。鄰閫心有慊氣、先奪語多張皇。時左相諭上意、欲令公開宣幕、公言、宣督皆虛費無益、乃止。三年、五辭刑書、大使之命。三月、斬裨將崔福。福驍勇而悍戾、數犯軍律、公切切教戒。及是遣從王鑑往上流、謀報韃兵深入、福托言葬女徑歸、遂伏誅。公言、中興以江爲堂、奧、淮爲藩籬、中更趙、張諸相、韓、岳諸將、講求區畫、分屯列戍、參錯要害。累聖相承、未之有改。雖檜主和、侂擅權而不敢變。故相初年尙仍舊貫、晚私姻族、使當兵寄、然後兵有偏聚之勢、炎、紹備禦之深意、於是大壞。今莫若修復舊規。因請巡視江面。陞

寶謨閣學士。時趙尙書以犯襄陽之變、臺論乞遠竄、公請還職名、爲贖罪犯、遂得內徙。九月、巡江、合教諸軍萬二千人于采石、會淮東趙制置於儀真、趙始感服。十月、詔應援兩淮、公奏、已與臣葵定約、協心共濟、如臣范之罪、旣沾禪霈、宜許自便、使得就葵與臣共籌兵事。十一月、韃將軍華國大王以七萬衆破固始、犯淮、公命王海、李仙、李雄、廖雷提兵往援。十二月、連戰獲捷、軍於宣化。公料韃必興忿兵、屢趣淮東出師、卒不如約、諸將獨當虜重兵。公又調房眞等千人往、阻風未濟、眞先登死焉。是夕、韃以所攻六合生兵奄至、圍我師數重、諸將殊死戰三晝夜、皆死之。陳萬以其軍突圍出、韃不能亢、皆驚相語、自與金人交兵、未有此戰。後得降人高虎兒、言韃士馬死數倍、頭目凹烏勃野殪於陣、華國大王中鎗、舁歸至藕塘斃。公奏、臣在兵間十年、隨行將士不過二千、與共甘苦、不啻子弟。比

承聖訓、援淮、臣忠憤所激、悉其所有、冀紓國難。白刃在前、將士人人效命、不愛其死、臣何所憾。然十年收聚、一旦失之、朝夕悲思、遂發狂疾。乞生前致仕、且繳納前後告敕。上手詔勉諭、自爲文祭戰死者、詞旨甚哀。擇吉地封而表之、曰忠臣義士盡節之塚。又差次賜賞、請於朝行之。轉兩官、煥章閣學士、依舊任。淮西制置使史嵩之除京湖制置使、兼沿江制副。趙葵依舊淮東制置使、各轉兩官。陞閣學、並命焉。韃兵歸、道命合肥制司贈以金幣、且留其使王楫與計事。公欲伺便殺之、不果。得旨以便宜行事、益修邊備。刊建炎提刑謝貺勸虜文以勵戰士。遂發建康、巡視和廬、安豐、無爲、城壁、選豐、濠、壽、光強壯二千爲游擊軍。親至寧淮軍死事家、拊其妻子。令馬汝海部千騎哨探。八月、令王忠援蘄、黃、呂文德援安慶。九月、韃犯安豐。十月、光州告急、調安豐、壽春精銳五千赴援。有旨令趙葵調猛將



精兵間道趨淮西夾擊。又令江州都統萬文勝以所部入黃州。同王鑑捍禦。安豐告捷。殺韃酋圖崙大王。十一月。韃陷定城。圍光州。調東四趙千人往援。公奏。□州城堅兵精。韃攻之不遺餘力。必破而後已。且以御兵無策自劾。密劄下京湖淮東各調萬人赴援。□已失守。公待罪。十二月。御筆以光黃蕲舒隸嵩之。□濠和壽隸葵。召公赴行在。公即渡江南歸。臺疏貶秩職。三年正月。復元官職。三月。召赴行在。六月。除工部尚書。皆辭。十二月。御筆趣覲。固辭。四年四月。趣行。又辭。五月。改刑部尚書。淳祐元年四月。趣行。辭益力。六月。除徽猷閣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公奏。半體弦緩。已成廢人。況湖湘風寒之衝。見任人董槐洞達事宜。合令久任。詔不許。二年。依舊職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五年正月朔。召除兵部尚書。左相范公鍾諱旨趣覲。時嵩之已去。杜公範拜右相。五年。趣行。復五辭。杜公手

書勤至。令福州通判勸勉赴闕。除禮部尚書。辭。乞改畀閣職京祠。以備顧問。繼趣行至四五。八月。造朝。論五事言。臣觀今用人。以一人譽而進擢。未幾以一人毀而斥去。又觀立政造事。以一人建明而遽行。以一人沮撓而隨罷。豈非聖斷動有牽制。而於發強剛毅。以有執者。猶未能勉強而力行乎。二言。古今維持其國。曰教化。曰人材。今上無教。下無學。士離襁褓。即習科舉。苟竊一命。沈酣利慾。望其以道事君。以義徇國。豈不難哉。臣意巖穴之間。鄉黨之內。必有篤學好古。孝弟忠信之人。宜命中外臣僚博訪精擇。三言。今兵財築底。兩淮流移幾數十萬。彼方各有土豪。使一土豪募二百人。不過得百土豪。則二萬兵談笑可辦。或言何以廩之。臣思之。尚有一策。諸郡禁卒本是禁衛。使駐泊外郡。就糧爾。今不分廂禁。皆謂之郡兵。欲除帥府外。大中下郡於舊額中各減三分之一。以所減衣糧解廩



兵之司、如此則無增兵之費。四、欲旌死節。如陳隆之、曹友聞皆蜀書生死事恤典未行。又丙申援淮兵將、恩錄其後、其家日守部門、今亦未下。五、祠事不肅。上皆嘉納。緝熙宣引、給扶後遂爲例。薦蔡範等十八人、密奏繼絕世、裁濫恩、兼侍讀、修史、又言銅鑼漏洩。外國之患。十月、繳進三經要語、歷年國。十一月冬至、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公言、宰相入堂不得過閤、旣不通情、安能協濟、此必侂冑以來意欲獨運、遂成此風、不可不革。上然之、而范相意已不樂。同提舉編修勅令。御筆、強兵之事、葵治之、裕財之計、韓治之、各擇乃屬、一相總大綱而中持衡焉。公奉。詔條上事宜、詔以京尹趙與憲兼提領國用所。六年正月辛卯朔日食、公乞。解機政、不許、詔同與憲赴緝熙殿奏事。公奏、戶部列在六卿、下執政一等、都司庶官尙可總國計、奔走堂吏、而尙書反。不可

耶。臣爲執政、被命主財、以尙書爲副貳、亦猶執政爲督視、用尙書、侍郎參贊爾。今擬用一參詳官、臺論已及。臣投老一出、非求富貴、實欲忠主報國爾。天章筆札之對未上、金陵條例之謗已。方用一人已逐去之、誰敢爲陛下任責者。三月再計國用事、又奏乞代董槐使廣西、又屢乞罷進、上皆不許。六月、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辭不允。賜宸翰六軸、曰白雲山、曰放生池、曰于麓、曰爲山、曰晚香、曰。從所請也。八月、和御製紀夢詩三十韻。以天變奏乞罷政、御批其後還之。是日殿院章琰正言。李昴英交章論公、逮晚、御筆琰、昴英並與在外差遣。二人言公庇嵩之、搖國本、不知上嘗問嵩之罪、公奏罪莫大於不孝。又嘗密請遂建。上問、卿欲誰立。公奏、昔。以此問包拯、拯對臣年七十、非邀後福者。臣亦年七十矣。二事皆上所知而章、李不放實、以觸上怒。琰。素爲潛參養、昴英激汀卒之

變公嘗欲劾之皆不悅。於公又欲爲潛開路。上旣出二臣公待罪不和塔。宣押赴堂手詔卿之出處皎然日月焉可厚誣。雖勉留甚至而公去意決矣。七年正月上壽稱賀訖出梵天寺集英殿大宴。後幄奏事乞罷致前筵畢即出宣押赴後筵。繼五疏乞去皆不許。自是深居謝客罕預朝會。論丞相元樞亦罕入堂。四月從駕朝獻景靈宮公入奏出浙江亭連入三疏詔封還之。諸公旣立門庭分黨與鼎味失和幾務久曠上始有改紘之意。游公冊免趙公葵督視江淮京湖公知樞密院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而鄭公清之再相王伯大吳潛並僉樞內引上諭欲出湖廣宣撫使之命公奏如此又費一項犒軍錢不若止以安撫爲名上然之御筆令依舊宣司體例廣西權聽節制尋內引朝辭錫宴御書驄馬行及賜金器香藥纈羅條奏行府事宜辟置僚屬皆報可。五

月就道以大程官沈玘向隨魏樞督視所至搔擾不謂經營隨司遂下之獄所至肅然八月抵潭州密奏提刑宋慈所言大理諸蠻事宜九月都試飛虎軍抽摘諸州兵拍試御筆問四事公言幹腹之說此實過疑有備無患自治上策要之先事之備貴於無迹目下安平忽爾汲汲軍事徭峒安南必且疑懼不若愛惜民力拊輯蠻徭恩信旣孚卻用團結洞丁舊法止作州縣常事行之庶民聽不驚根本自壯御筆又云朕日夜以思姑述所見報卿更宜深長慮之公奏遠交大理不如近結諸蠻因奏茶陵知縣黃端卿死節七甲總首扶榮祖陣沒及土豪平寇功賞并措置邕宜融三州事宜湖湘之俗信巫尙鬼如慶曆之黃捉鬼南渡之鍾相皆始於造妖惑衆遂嚴爲禁防毀郡縣淫祠修崇南嶽祠炎帝陵廟屈大夫賈太傅祠由是楚俗一變八年奏乞解罷知樞密院事蜀閬報讎侵威茂南



丹思播往往謠傳相恐公一鎮以靜朝廷頗爲所動公奏臣訪之蜀人威茂之外皆夷也夷人相攻擊無歲無之且劄報廣西如果有警當使當用狄武襄故事仍令二閩及下宜州以重賞募蠻生擒韃賊解來審問之皆虛傳也五月御筆獎諭特轉一官奏乞錄張彥質之後十一月奏來歲七十乞致仕九年正月上□引年至三四閏二月除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辭六月還抵于麓里第七月六辭鄉閩仍以密槩苦辭詔依舊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自是閑居十年無歲不乞休致開慶元年二月特轉一官依所乞致仕九月虜偷渡鄂渚丁大[○]全冊免吳潛代之十一月召赴行在十二月落致仕依舊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力辭景定元年四月吳潛冊免御筆公轉一官福建路安撫大使自全永臨瑞殘破內地震動朝議籍公重望鎮壓全閩久格不可暫[○]去乃盼命公

度不可辭七月起[○]視事閩中僧剎千[○]五百區舊例住持入納以十年爲限謂之實封官府科需皆僧任之不以病民近以州用不足減爲七年或五年甚者不一歲托以詞訟數易置由是困弊公首命罷之營卒有前政譁譟犯於階級者公捕斬之累年未獲之盜皆擒戮其首惡及窩家山行海宿如履家舍矣九月乞休致二年正月特[○]轉一官仍舊職致仕五月公徧謁先塋以初度日飯僧於方廣巖還第卻葷茹絕粒屏藥自言無所苦但日覺清虛耳[○]六月戊申初夜有星火如盤杆飛墜里第之後圃已而公薨享年八十二七月以遺表奏上震悼輟朝贈少師[○]中闕國事須是抑齋湯侍郎中論諸公互有短長[○]至於一片至公血誠抑齋外難屈第二指其爲當世慕仰如此先帝訪詞[○]臣於公公奏先[○]臣孔碩評今文人惟克莊尤老蒼後忝扉掖預聞大典冊公力也公門生故吏滿天下今存者

無幾、銘非後死者之責乎。銘曰、

良輔隆準、靖翊虬鬚、史稱其學、出於孫吳。忠肅父師、乾淳大儒。方其未貴、嘗遇於塗。敗笈蕭然、發以示余、朱張語、孟了無它書。一旦起而、畫策矢謨、謂紅衲襖、舊虜新胡、三患不治、必爲癰疽。方布恩信、大爲模規、遽以艱棘、浮湛里閭。盜震於鄰、急詔起廬、以一逢掖、當萬狼貙。身先將士、鼓行直趨、掀翻獠穴、蕩滌鬼區。全活脅從、雍獮魁渠。東南再安、誰之力與。功崇業廣、葺蠡麟符。盱潤尺籍、脫巾狂呼。衆議姑息、公決勦除。以順討逆、如探卵雛。與韃對壘、塵尾唾壺。彼哨無時、此備有餘。大龍虎戰、小蛟蛇毆。氈裘相戒、晉未可圖。自丁丑後、至庚申初、天步屢危、以隻手扶。先帝知公、付以釣樞。公與思堂、志念素孚、及籌國事、氣直論孤。每曰吾非、伴食之徒。帝察公忠、眷禮特殊、以見執政、開幕重湖。暫建鄉閭、復懸其車、公再來游、人戲閭浮。廊廟非貴、山

澤非癯、或騎箕星、或跨鯨魚。人鑑亡矣、梁木壞乎。疇昔敬公、近代所無。故鄉歸老、古疏丈夫。新亭收泣、今管夷吾。追隨四紀、熏炙染濡。帝訪詞臣、公詞于虛。今也耄矣、才竭思枯。二子礪石、問銘於愚。李世評父、以瑕掩瑜。謂魏收穢、謂韓子諛。引將勒之、螭首龜趺。又將上之、東觀石渠。一字不實、公其吐諸。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六

方隱君墓誌銘

出郡城北可十里、其地皆平疇沃野、清泉古木、方氏聚居焉、數百年文獻故家也。上世有與伊川同學者、又有與坡公厚善者、有爲朱、張高第者、一門擢科級爲名卿大夫者、不可悉數。君諱審權、字立之、小金紫公嶠之四世孫、河東轉運公宙之曾孫、贈承事郎理之孫、眞審翁銓之子。少抱奇志、從伯父特魁鎬仕江。湖所至交其豪雋。及歸、慨然罷



舉家有善和之書、東岡之陂、汾曲之田。君曰：吾讀此耕此足了一生矣。始者人疑其功名頓挫憤悱而然、既而久幽不改、以至大耄、安之如一日。朋儕或出而仕、或仕而貴、然速化者包奧、竈之羞、暮行者飲鍾漏之愧、往往得少喪多。惟君超搖事外、有以自樂、弓旌不能致、繒弋不能及其鹿門翁、漢陰丈人之流歟。後進視君猶大父。行、然君上接而下扶、屑教而善。誘士者尊之。歲中不一再入城。惟與王卿實之倡和詩。方秘書蒙仲論文。二君仙去。君益岑寂。余少君七歲、早交下風、後卜溪上埋骨、去君舍百步許、遊釣必俱。今歲余病、數月不至溪。一日山中人報桂花開發、余病少愈、方折簡約君同賞、而訃至矣。悲夫。君博古通今、父子皆能詩、有真宰、聽蛙二集、其志業不少概見於世者、皆於詩發之。君生於淳熙庚子三月二十四日、卒於景定甲子九月十七日、得年八十有五。娶朱氏、先十

七年卒、君葬之於興教里福平山石櫟之崗。子箕、孫男二人。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君柩合祔。余論次君平生、或曰：無乃太簡乎。余曰：昔臺卿自銘、淵明白傳、寂寥簡短甚矣。然不害其傳。古之所謂傳者、在此不在彼也。余所書近之矣。銘曰：髮眉老蒼九尺長、毫芒流落萬丈光。杜韓二語孰可當、樗翁采之銘君藏。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一

陳通判墓誌銘

負才氣而加之以知問學、在古則易得、在今爲難全。若池州通守陳公諱詠之字之道者、殆庶幾其人乎。公人物修長、體貌瑰偉、固自有堂堂大丈夫之氣象。而音吐洪暢、言論慷慨、又若有湖海之豪而傲視瑣瑣者、其才氣之浩乎其中者、已不能掩於外矣。而未有以見其用也。若其爲泉之征官、則征額辦集而不擾其爲薪之幕官、則剖決疑枉而

無滯、其爲沅之秋官、則治獄明審而無留。是雖足少見其用、而亦特公之所易者、猶未足以見公之所難者也。至若沅境蠻猖獗、長吏未知所處、惟公單騎深^⑩諭以恩信、蠻遂革心。沅江湍怒、齧城、人情方以爲恐、惟公視其所衝、遏置石、城遂無損。初宰饒之鄱陽、歲方大歉、公先於賑卹、後於征斂、寧拙摧科、甘書下考、雖不利於己、而實利於人。後宰撫之金溪、迫以閩寇、因以飢饉、公防護賑救、兩無缺事、寇卒不入境、民亦獲安全、且平羅建倉爲經久計。方大旱時、邑境有龍湫、在萬山表、人莫能到、公獨攀援而上、竟至湫所、露宿而禱焉。公歸而雨隨之、遂反旱歲而爲豐年。是不惟誠孚於民、而且孚於神矣。其後貳郡池州、則給運之功最多、攝郡南康、則秤提之策甚便。其所至穎脫以出、治狀類有可稱。公之才氣見於用者、此其所難歟。抑又有甚難者、世固有負才氣者矣、而不知學問者多也、况

世家積累貴富之後乎。公自少不徒世其官、而能世其美、志趣高尚、嗜學好修、曾不移於貴富之習。抑世之問學者、又方沉迷於訓詁議論之虛浮、而公獨欲反求於身心自得之真實、可不謂過人矣哉。象山陸文安先生昔以實學師表海內、而金溪乃文安之鄉也。公讀其文如見其人、因得發明本心、慰滿素志、乃創書院于邑、以寓其尊事之意。捐俸買田、選秀士以共講明、又延象山學徒傅公子雲爲之師。公邑政旣修、而教亦行焉。邑之士民迄今頌之。南城包公日庵、得象山實學者也、公敬信而嚴事之、每抵掌極談、擊節慶快、心領神會、有超乎訓詁議論之表者。自是軒豁磊落、表裏貫通、其所自樂、亦真有不可誣者。生於其心、見於其事、宜其實政實利及人者非一、蓋有可驗者。故嘗曰、人無學則無綱常、無綱常則一膜之外皆與吾不相屬、豈人也哉。凡所履歷、必欲崇教化、而根本於孝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九〇

慈欲人皆知學也。非學問有以成其才氣能如是乎。使得盡其才而行其學其所成就又豈如是而已乎。公以淳熙辛丑三月八日生。至淳祐癸卯六十有三。亦以是月是日卒。亦異矣夫。時蚤起迎賓客。初無疾痛。及午告家人曰。吾行矣。整襟端坐。賦詩一絕而逝。公知死生之理矣。親舊莫不哀之。公實敷文閣學士。獻肅諱良翰之孫。而寶謨閣待制少師諱廣壽之子也。公事少師。當諫即諫。不獨以順承爲孝。少師嘗稱以異日爲政。必有可觀。母留氏嘗有疾。百藥不效。公焚香泣禱。願減己年。其疾頓愈。此尤人所難也。娶姑之姪留氏。先二十年卒。

包恢撰 《敝帚稿略》卷六

校記

- ①擊：原作「繫」，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②「閫」原作「困」，「辦」原作「辨」，據右引改。
- ③宜：原作「直」，據右引改。
- ④分：原作「公」，據右引改。
- ⑤入：原作「人」，據右引改。
- ⑥辦：原作「辨」，據右引改。
- ⑦范：原作「呂」，據右引及《宋史》卷四一九《陳韓傳》改。
- ⑧公：原無，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補。
- ⑨帥：原作「師」，據右引改。
- ⑩公考：原倒，據右引乙。
- ⑪古：原作「右」，據右引改。
- ⑫而：原作「之」，據右引改。
- ⑬間誤：原作「聞訛」，據右引改。
- ⑭倚：原作「以」，據右引改。

⑮月：原作「年」，據前後文改。

⑯隅：原作「隔」，據《宋史·陳韓傳》改。

⑰辦：原作「辨」，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⑱州：原作「川」，據右引改。

⑲賊：原作「賤」，據文意改。

⑳賊：原作「賤」，據《宋史·陳韓傳》改。

㉑勇：原作「虜」，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㉒鈴：原作「鈴」，據右引改。

㉓「將樂」上原有「燕」字，據《宋史·陳韓傳》刪。

㉔攻：原作「功」，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㉕誅：原作「除」，據《宋史·陳韓傳》改。

㉖撫：原作「府」，據文意改。

㉗槍：原作「搶」，據《宋史·陳韓傳》改。

㉘「道」下原有「行」字，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刪。

㉙効：原無，據文意補。

③〇丈：原作「大」，據右引改。

③①「屯」下原有「田」字，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刪。

刪。

③②句首原有「賤」字，據右引刪。

③③遇：原作「過」，據右引改。

③④負：原在下句句首，據右引乙。

③⑤之舉非：原作「非舉之」，據右引乙。

③⑥「斬」字原在上句「其」下，據文意乙。

③⑦米：原作「未」，據右引改。

③⑧守：原作「安」，據文意改。

③⑨「丐」下原有「調」字，據文意刪。

④①「五」原在「以」下，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乙。

④②巡：原作「逆」，據右引改。

④③句首原有「其」字，據右引刪。

④④「里」下原有「地」字，據右引刪。

④⑤沿江：原倒，據文意乙。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九〇

④5 反：原作「及」，據右引改。

④6 吞：原作「蚕」，據右引改。

④7 「三月」上原有「從」字，據右引刪。

④8 福：原無，據右引補。

④9 九月：原倒，據右引乙。

⑤0 葵：原作「蔡」，據右引改。

⑤1 句首原有「事」字，據右引刪。

⑤2 自本句「戰獲捷」至「二千爲游擊軍」凡四百字，原誤入後文「繼」與「趣行至四五」之間，據文意乙。

⑤3 敕：原與下句「上」字互倒，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乙。

⑤4 命焉：原倒，據右引乙。

⑤5 拊：原缺，據右引補。

⑤6 本句文字疑有誤。

⑤7 秩：原作「秋」，據右引改。

⑤8 「又」下原有「行」字，據右引刪。

⑤9 五年：誤，似當作「五詔」、「五令」、「五書」之類。

⑥0 句首原有「一」字，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刪。

⑥1 辦：原作「辨」，據右引改。

⑥2 「衣」下原有「服」字，據右引刪。

⑥3 洩：原作「淺」，據文意改。

⑥4 國：似當作「圖」。

⑥5 明：原作「平」，據《宋史·陳韓傳》改。

⑥6 奉：原作「奏」，據文意改。

⑥7 乞：原在上句「日」字下，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乙。

⑥8 反：原作「及」，據右引改。

⑥9 「正言」上原有「李」字，據文意刪。

⑦0 遂建：此二字文意不明，據下文所述爲立皇子事，此當改作「建儲」。

⑦1 琰：原缺，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補。

⑦2 悅：原缺，據右引補。

⑦③不和塔：似當作「六和塔」。

⑦④宣：原缺，據文意補。

⑦⑤乞：原作「訖」，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⑦⑥諭：似當作「雖」。

⑦⑦免：原作「勉」，據文意改。

⑦⑧官：原缺，據右引補。

⑦⑨「所」下原有「害」字，據文意刪。

⑧⑩無歲：原作「每歲」，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⑧⑪特：原作「持」，據右引改。

⑧⑫特轉：原作「轉持」，據右引乙改。

⑧⑬大：原作「六」，據右引改。

⑧⑭暫：原作「潛」，據右引改。

⑧⑮七月起：原作「起七月」，據右引乙。

⑧⑯千：原作「十」，據右引改。

⑧⑰特：原作「持」，據右引改。

⑧⑱耳：原作「之」，據右引改。

⑧⑲有短長：原作「短長有」，據右引乙。

⑧⑳詞：原作「調」，據文意改。

⑧㉑先：原作「光」，據右引改。

⑧㉒李世評父：似當作「季世評人」。

⑧㉓理：原作「程」，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⑧㉔江：原無，據右引補。

⑧㉕句首原有「之」字，句末原有「才」，并據右引刪。

⑧㉖之：原無，據右引補。

⑧㉗奧：原無，據右引補。

⑧㉘繪弋：原作「增戈」，據右引改。

⑧㉙父：原作「夫」，據右引改。

100而善：原倒，據右引乙。

⑧㉚城：原作「賊」，據右引改。

⑧㉛詩：原作「四」，據右引改。

⑧㉜文：原無，據右引補。

⑧㉝二君仙：原無，據右引補。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九〇

⑩⑤ 甚：原作「矣」，據右引改。

⑩⑥ 「所」下原有「謂」字，據右引刪。

⑩⑦ 君藏：原無，據右引補。

⑩⑧ 「深」下疑脫「入」字。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九十一

魏文翁 陳紱 黃顥 杜範

朝議大夫知叙州魏公墓誌銘

予少與從父弟嘉父同居共學。季父朝奉府君蚤與鄉舉。孝友溫任。性不違物。嘉父年十三四。已能左右幾諫。少長知自力於學。嘗從師學舉子業。既而悔之。曰。是足爲學乎。聞郡人李中父。坤臣。以明經教授鄉里。除館致之。中父喪明。卧興飲食。嘉父扶相必親。蓋自聖賢傳心之要。以及近世周程邵張諸大儒所講。精體實察。窮晨夜弗懈。或嘲其不切於科舉。嘉父曰。安有本厚而末弗滋者乎。學益力。辭益贍。舉嘉定四年進士。調迪功郎。眉山縣尉。上事之八月。予被命守眉。乃兩易綿竹縣主簿。爲吏廉明。嘗攝法曹。以持法忤守意。守不能難。反以是見知。檄受民粟。先是廩人額外苛取。曰例錢。嘉父白守盡蠲之。予守漢口。使民自執概量。不取贏。

嘉父白守。曰。願守前規。守又不能難。總領財賦。聞其才。辟贍軍酒庫。僅視事。改辟幹辦公事。金虜盜邊。遣屬駐漢中。糴餽。嘉父生男四日。弗子而行。十二年四月丁卯。潰卒稱亂。嘉父挺身勞師。少保安。公開宣威府。嘉父之果州。趣公赴鎮。公壯之。賊平。上功。詔減二年磨勘。尋以舉主改宣教郎。安公謂嘉父習知邊圉。俾宰金之上津。予時以心制里居。嘉父固辭。辟命。請待班見。凡家食二年。予讀三禮。招中父與處。嘉父參焉。士無遠近。負笈來觀。各有相長之益。五羊崔正子與之帥成都。辟知新繁縣。縣有祖宗原廟。四孟月吉。日至。郡有朝饗。遣屬詣縣陳疏食。用道流而倡舞于庭。嘉父曰。是不褻神黷祀乎。縣請于郡。郡上于朝。下奉常給太廟彝器法服。圖而班之。嘉父范金製帛如式。凡用泉八百萬。又給樂童。嘉父遣二人詣太常肄業。予時爲卿。命工授之。嘉父即大門外爲藏。及時歲事。民聽一。



新。大修縣庠、扁堂曰師立、朔月月半謁先聖先師、合縣之秀茂讀中庸大學、聽者各足其分、退而輯成書。學有句氏田租百餘石、久乃隸常平司、會使者張義立方行縣、嘉父白歸于學。縣未有社倉、嘉父節縮浮蠹、得錢三百萬爲糴本、使者以其法風他郡行之。通判成都府、會簡州闕守、制置司檄兼攝百廢具修而去之曰、府藏之儲視前增倍。詔再任成都、即解郡還次。制置使辟知叙州、叙空官久、攝事者不爲遠謀。先是橫江砦之諸氏、其最蕃曰始鵝、始鵝之諸族、其最肆曰隔柱、仍歲大入爲患。嘉父曰、吾守封于此而民不得安土、吾耻之。乃請于連帥楊叔禹、汝則假師鄰郡、俾通判居守、而躬率將士問夷罪、不敢拒師。十一月壬辰、分師以入、七戰殲其衆、戮其渠率。夷勢窮蹙、即面縛軍門、誓毋反、歸先所侵疆凡四十八邨及民畜甚衆。十二月庚子受降、辛丑班師、數安南知堡狄厚叔賣國

誤師之罪、斬以徇。是役也、用州卒夷軍及瀘榮人凡四千、糧石二千、錢六千萬。捷聞、詔增三秩、將士以次進律有差。嘉父自以職分所當爲、拜恩感激、益思報効。蠲復業之租以實邊圉、糴旁郡米以活飢民、作止戈堂以簡師徒、創備邊庫以擬緩急。制置使上其功狀、詔令再任。嘉父嘗請移安南堡於風洞市以制諸夷、至是報可。方鳩工經始、會北邊被兵、制置司徵米五千石、嘉父念邊民之困、出少府餘財代輸。制閫知之、爲盡蠲之。憂邊勞肆、蓋自是得疾矣。九月末猶力疾調丁、築新砦、皆手畫口授、軍吏奉以從事。十月既望、拜朝議大夫、尙能跪起周旋如他日。丁丑疾病、卒于州寢、臨終尙諄諄疆場之事、一語不及私。嘉父蚤晤夙成、孝友溫任、儼有父風。自以祿不逮親、每拜一官輒感愴終日。春秋嘗祀、如或見之。嘗讀禮至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諷味不能釋。名先墓之廬曰果善堂、又

自爲果齋、劉文節公爲銘、李中父記之。紹定元年大比、時有爲臨川陸氏之言者、往往假竊近似、足以欺庸有司。嘉父慮學者貪高成習、乃與新都令郭方叔黃中控于提學司、請諭有司毋以是取人、將自科舉取舍以杜其漸。士聞風不變、正學得不泯。經史傳記、諸子百氏、皆嘗校讎鉤纂。益昌之亂、委于兵火、今僅存者讀書日記二十卷、雜稿十卷。巴江中庸大學講義二卷。嗚呼、嘉父所志所學、蓋將以千載自期、行方而氣和、見義必爲、視人有不獲、必起而援之、其曰果善、蓋允蹈焉。世率以學行、詞章、吏事若不相涉、蓋曰格物窮理、修身齊家者、動必古訓、關於事情、爲詞章必迂、爲吏事必疏、號曰文士、曰能吏、雖不學無行不害也。不知今之爲學、夤與古異、今之文古所謂辭、今之政古所謂事、今之才則古所謂佞人、任人也。夫使學而本諸真、知著于實踐、則發爲辭辭澤而理施之政政裕而

密、非今之所謂文與才也。謂予不信、則如嘉父者、亦眇然一儒生耳、其辭達、其事治、皆爲世所推許、然則非本厚而末滋者乎。魏氏世爲邛之蒲江人、嘉父名文翁、父諱孝壽、贈朝奉郎、母高氏、贈宜人。由朝奉而上、祖諱革、曾祖諱大昕、則皆某同出也。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年五十有一。取同郡韓氏、迪功郎致仕起之女、封恭人。三男子、強恕、恭願、進忠。恭願以後其叔父次翁。女子二人、未嫁。予歸自靖、強恕兄弟拜泣而請曰、自伯父之南遷也、我先君貳成都、守叙南、皆除館以望歸。去年八月、聞伯父被命西還、丙夜得書、時已被疾、猶亟出觴客、以識其喜。今伯父優游林泉、先君不及見矣、墓門有石、舍伯父誰宜。予斂泣言曰、諾哉。墓在普慈鄉仁惠里乾山、葬以紹定五年七月丙午。銘曰、

姿金玉兮、言穀粟兮。生何篤兮、夭沃沃兮。嘆其暴兮、命何蹙兮。誰痛毒兮、奪之速兮。民無祿兮、匪我

獨兮。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

陳惠安墓誌銘

頃余按刑江左、檢法官陳君紱護印至境上、始見色謙而和、若無以異于人也、言訥而訥、若不能出于口也、既稍親密、聽其緒論、見善稱揚、若自己出、聞惡蹙頰、未嘗忿嫉、余歎曰、君吉士也。及覽牒訴、察其擬筆、傳經而不膠紙上之言、析律而深得法外之意、又歎曰、君仁人也。既而君先以薦改秩去。余兩入朝、君終無一字。及去國爲農、君書問無虛歲。余愈愧伏曰、君歲寒者也。俄而君之子以書來、訃曰、楸伯不孝、先君以淳祐壬子十月庚申卒于惠安官舍。且死曰、知我者後村翁、汝往謁銘。按長樂陳氏以營田郎官俞爲祖、四傳至見堯、以累舉恩授初品官。生樞、詹榜、終莆田丞。生霆、國子進士、贈承事郎、君考也。妣林孺人、玉堂林卿岳之女兒。

君字若晦、未冠而孤、受學於舅氏、知名場屋、連蹇不售。擢寶慶丙戌第、年四十六矣。調興國尉、泰寧簿、家雖^①栖遲十年、始爲韶州司戶、兼法曹掾、以廉平稱。攝仁化、樂昌二邑。在樂昌祠濂溪、程朱于學、士經指授、後多策名。土兵乏食、君自郡航俸米以給。比去、上羨縉于州。再調憲幕、事數^②。使者皆愛君重君。知惠安縣、其治以撫循安靜爲主、初若寬緩、然志慮惻怛、邑人信伏、鬪訟稀息。歲旱、君語其僚曰、邑貧、捨^③勸糶無他策。乃捐俸以倡、吏民響應、得萬楮千緡、自縣市至村澳、各有糴局。東斗門饑、民數百保聚、君咎其桀黠者三人、發常平以贍、皆帖然散去。舊例取兩年前賦隸別籍、名縣用錢、君併入都簿。奉養清苦、家無留貲、作成其士。中庚戌第者三人。邑益治、君益臞瘁。九日與其僚登高、歸感微疾、歎曰、吾去歲本賦歸、以早不忍去。至此麾醫卻藥、預爲遺令、勉子孫以學發身、以儉持家。自君



儒藏

病士民爭爲祈禱既卒皆罷市巷哭得年七十二秩奉議郎葬某鄉某原寶祐甲寅四月某日也孺人李氏丞相忠定公四世孫尤賢淑二子楸伯能繼君志濡伯^④後從父黃岡令一女適進士潘覺先前卒一孫似翁君爲選人時久滯苦貧然泉牧李公韶以攝局招廣漕黃公樸以郡掾辟皆辭不往嘗與廣州教官林勸約各掛冠以追榮其親勸亦靜退者今世號文章家比肩而立君顧以埋文屬余甚哉君之迂也曩予爲清望官不能扳君于朝今既退老成一秃翁乃欲以無能之詞托君於千萬世甚哉余之迂也銘曰

人疾馳我徐驅老銅墨勤牧芻穀饘^⑤荒芟堇荼糴估平菜色腴微令君僵路隅身奄忽氓歎歎官雖薄賢可書爲此詩和薦于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五

黃灝傳

灝字商伯南康軍都昌人自幼敏悟強記與仲兄頤肄業荆山僧舍玩閱窮晝夜不懈一日別去僧曰子之寢處與余鄰壁閱三年寂若無人靜重如此他日當顯貴自鄉試登太學擢進士第爲袁州教授再調隆興府教授訪禮賢士訓勉諸生增創齋舍學政大舉當路賢而交薦之知德化縣首興縣學葺濂溪周敦頤書堂凡關於教化者孜孜行之不倦輯稅籍明銷注寬期以催人皆樂輸歲旱饑覈民籍以行賑給選邑士以公輸^⑥分區畫周密實惠徧敷其所行州家悉下于旁邑人之被全活者甚衆又以德安稅重宜均之逃閣武寧創收山稅宜罷言於帥王藺悉從之二邑以寬藺與漕劉穎表其治行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踐阼之初天下望治灝當對首以天德剛健絕聲色嗜好之惑爲言遷太常寺簿議大臣喪據古不撓再對論和買折帛等弊甚悉又論今之風俗禮教廢闕士庶



之家冠昏喪祭皆不復講、請勅有司於政和新儀內掇取品官庶人冠昏喪祭儀刊印頒降、仍許采司馬光、高閔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未幾出守常州、陞辭奏言、願詔中外各條民間利病來上、或損浮費、均有無虧有司之吝、罷行之。到郡、勤政節用、各縣置二歷、守令親迭書其上、吏無宿其姦。歲大旱、亟舉荒政、討論德化已行而未備者、悉推行之。尋除本路提舉、以一路之責彌重、往來周歷、未嘗寧居。在官凡四閱月、而六至常、潤、發、常平等米以應諸郡者五十餘萬斛、緡錢僧牒不與焉。至秀州、海鹽饑民伐桑柘、毀屋廬、饑殍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見之蹙然曰、是不上負德意耶。近有旨倚閣旱傷州縣、如夏稅秋苗、固當蠲放。遂奏乞併秋苗倚閣、命未下、慮無以解倒垂之急、遽榜行之。於是言事者罪其專輒、移居筠州、命復寢止。鐫兩秩、而卒從蠲閣之請。罷

歸故里、幅巾深衣、徜徉廬阜、時乘隻耳騾、緩轡徐驅、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勉就道。入境、供具一不受。吏事老而益釐、民情遠而加親。漕計素狹、諸郡仰焉、計度均用、期於兼足。引年告老、不許、移廣東提點刑獄、又請得祠以歸。感疾久之而卒。灝性行端詳、志拔流俗、學問必審師友淵源之正。事親從兄、處己酬物、秩如也。建安朱熹守南康、灝登其門、執弟子禮、問難商確、豁然有契于心。自是書問往還、疑必質之、多所許可。嘗復書曰、深憂先師傳付之旨至此遂絕、今得來問、乃知此道猶有望也。聞朱熹訃、爲位哭之哀。時僞禁尙譁、其徒或有聞葬而不敢訃者、灝單車僮篋、扶曳千里、旣卒葬、徘徊不忍去者旬日。長子杭、奉母爲浙西總所幹官、卒于官所。其弟括爲建昌軍錄參、聞之、恐爲母憂、且扶護之乏人也、即棄官謝事而往。其審輕重之義明決若此、抑可見其家傳

之懿云。

杜範撰 《清獻集》卷一九

杜丞相傳

範字成己、台州黃巖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調金壇尉、嚴弓手出入。每入鄉、即以己俸給從行者食、一不爲里正擾。再調婺州法曹、行義烏經界、籌畫曲當、村翁野媼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人得自盡。昔時侵攘隱漏之弊盡革。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除大理司直。端平元年、除軍器監丞、每月戰戎器、必計工役多寡、良窳而下上其食、以示勸懲。明年、陞對、首言三、四十年權臣擅國、百蠱交潰。陛下親攬大政、召用正人、天下延頸、更新之治。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蠱習、至於浸積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爲

之志、而適當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澄其弊源、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爲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私憾之藏。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清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是以賢能不見於實用、而流俗易至於移人。私意橫流、充塞宇宙、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陛下將孤立於天下之上、豈不危哉。貼黃言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



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姦黷嗜利之徒、偷爲一切以攫取陛下之爵祿、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美觀、而墮或者清談之誚。越兩月、除祕書郎。又兩月、除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道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改聽易視於旬月之間、然廟堂之上、牽制尙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巧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尙新、而已頒除目。汰去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欲望明詔大臣、力除回護調停之弊、臣當誓竭愚忠、以報君父。上深然之。即奏何炳守九江、年耄不足備風寒、廟堂匿不行。再奏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

行。其事大、沮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布、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奏、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等語。且謂範承順風旨、粉飾擠隱。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以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而奪之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又疏言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修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功烈聲望、未能萬一於夷簡、彥博、而論其未報之章、又非大有觸忤、乃含怒不已、累疑譏譏。若與臺諫較勝負者、不知

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照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不量非才、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之虜、邊境繹騷、中外大困。範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閹之詐謀、罔上風采大振。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除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向之專於一門者、今分裂四出、向之形於緘題者、今潛達密致、旁蹊曲徑、競致奔趨。小黠大癡、共爲奸利。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閒、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撥支軍旅之費。太糜國帑、而盡付承受之手、分致權門。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寄者怙勢

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而難制、監軍羣聚而剽劫、蕩無治紀、浸成亂階。欲望陛下剛明、以體天德、奮勵以振主權、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閹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奸。然後明詔大臣、至公血誠、嚴窒私徑、同以社稷存亡爲慮。貼黃、又以宮中宴樂太過爲戒。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上皆不允。除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以韃虜寇江陵、俾近臣條邊事。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且用邊頭義甲土豪、與官兵相爲表裏。因言虜見遣王檝持國書議和、宜令邊帥諭以必俟斂兵始可奏聞。不從。則發檝等過江南僻遠州郡、置其徒於獄、以究情僞。亦伐其謀之一端。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辭不獲命。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上宰、至煩陛下委

曲調護。今又復以向者負芒之地陞其職而畀之。豈以臣樸無他腸行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若以狂直之言爲可取。敢不勉竭以報隆恩。加以臣易於調護。則向也執守不固。已爲親擢之羞。今更不務飭厲。而脂韋苟祿。則臣之罪大矣。且自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疏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天下翹望風采。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此極。陛下以其言爲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塗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爲盛德。而不知

沮抑直言之爲弊政也。抑其言而獎其身。則是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極論清之橫挑強敵。幾危宗社。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具有實狀。與蜀帥趙彥呐及其子珖。夫昏耄貪鄙。安易主將。以至喪師害國。皆乞重行鐫斥。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庇奸人以犯衆怒。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於陛下之社稷。上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忍行。範亦不入臺官宅。上促之入。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俄抗疏自辯。言臺臣論臣未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故爲陳韓地。欲扼史嵩之而奪其權耶。不知今日國勢。但當知而不當戰。又謂幸未斥退。



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遂再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其爲鄙夫患失、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猶眷眷未肯去。詰旦會朝、入待漏院、範語閣門吏李參政已被劾、今日不可使立班、閣門手扞去之、始出關。上遣中使召回、範遇諸塗、舊比臺諫行車避執政、執政被論則不避、至是範前趨呵、殿中侍御史鳴復謂其陵已、泣訴于上、範復合臺奏鳴復身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得其自辯之章、見其交鬪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旣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見者無不駭笑、其無識固位一至於此、用是不免洊干天聽。如臣等言是、乞即賜施行。如臣等言非、則是臣不識事體、上忤聖意、下

觸大臣、乞早賜罷斥。除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嘗奏臺諫但爲仕塗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而躬蹈之、臣之罪愈大。正月二日、即渡浙江歸。上聞之愕然、諭宰執貽書勸範回、辭愈力。二月、除江東提刑、改浙西、鳴復亦出守越、範辭。召赴行在、又辭。嘉熙二年八月、差知寧國府。明年三月至郡、適大旱、市中絕粒幾旬日、範即以便宜發常平米粟四千斛、以禮延寓公富人勸分、人賴以免於饑。邑令期會、但以紫袋往復如一家。請於監司、亦如之。於是縣之應郡、郡之應諸司、無督趣之煩、而免淹滯。始至、倉庫多匱、及去、米餘十萬斛、錢亦贏數萬計、悉以代輸下戶苗。淮民流南多擄掠、有水寨首領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泊城外。範檄其頭目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先陰爲窺城計、範不得已、以計擒斬之、安輯其衆、給



之使歸。四年五月造朝、首疏言今旱暵沴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興犬戎、乘勝而善鬪、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蔽欺、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王良、絡紫微。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

自曩者、權相陽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脩、邊備廢闕。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改元、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污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讎、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皆出於中書、而御筆特除、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而不

自覺併指陳宰執臺諫與凡內而百執事外而邊守帥臣、偷惰苟安、徇私忘公之弊、忠憤感發、聞者竦歎。於是範去國四載矣、上撫勞備至、即日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六月、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大寶、垂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於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得之傳聞、謂內廷好賜、外邸營繕如故也。左右蠱惑、私親請託如故也。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哉。欲望陛下卓然奮發、勵精有爲、濯去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寬民力、精白一意、勉爲後圖。貼黃言儲貳未立、國本尙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二劄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賊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

害、後有此比、容臣執奏。上皆然之。七月旱勢亢烈、範乞禱雨、須聖駕一出。上即親行禱事、烈日炎赫、上命撤蓋、流汗沾衣、須臾大雨隨至、上喜甚。範慮以久旱得雨爲喜、復進戒數百言。時歲比不登、米價大踴、範不勝憂、再入疏言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上下凜凜、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騰踴、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民生窮瘁、昔固有之、而富戶淪落、十室九空、竈罕炊煙、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有之、而告緡譏關、錢出楮長、物價反貴、人以爲病、昔所無也。甚而闔門餒死、相率投江、愁歎相聞、怨氣滿腹、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諍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苗禾槁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河港斷絕、嘯聚剽劫、所在相挺。會稽帝鄉、道殣相枕、此



何等氣象而見於京畿密邇之地。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棲、狼狽道路、其泊于沙上者、亦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虜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虜、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豈不重爲朝廷憂哉。中夜以思、矍然而起、爲之痛哭流涕。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嬪嬙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餽、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虜情

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二三大臣、推血誠、黜私見、協慮併智、擇其可行者行之。十一月、除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淳祐元年四月、言陛下即位以來、二十年間、變故大者如山、東逆曾輒肆反噬、遠近方震動、而彼已陷淖隕軀矣、此幸之一也。京畿汰卒、隳突瀕洞、旦莫方莫保、而彼已服刑順令矣、此幸之二也。輕啓兵端、大稔寇孽、巴蜀荆襄、彌望茅葦、國勢幾岌岌矣、而哨騎亟退、稍寬憂顧、此幸之三也。清野有令、流民剽掠、焚蕩城邑、其勢益張、人心亦凜凜矣、而烏合之衆、未幾解散、此幸之四也。以至江潮失道、摧陷衝擊、已迫城闔、幾不可以爲國、而怒濤復殺、浸安故流、此幸之五也。積此五幸、將玩之爲不足畏、此其勢之必然者也。變至今日、亦極矣。去歲京輔旱饑、田野小民、齧糠粃以延旦莫之命、殣於道、填於壑、所至積穢、無異斃獸、相食之風盛行、甚則

生致而烹之、雖其子亦忍焉。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遇之、輒遭其毒、哀哉。陛下爲民父母、其得不爲之動心乎。旬月以來、麥秋有成、民稍得食、米價漸減、死者漸稀、寇盜亦少、人情至此、孰不喜幸、不特天下幸之、而朝廷亦自幸之矣。臣所深慮者、懼其幸而至於玩也、以根本之撥而爲太平之粉飾、以財用之乏而襲豐亨之調度、事力日微而興不急之土木、蠹弊日甚而濫當尼之恩使。今歲有一稔之望、猶懼疲氓難以遽甦、壞證難以遽復。萬一歲事復不可保、揭竿一呼、羣黨趨和、當是之時、尙可幸而玩之耶。又況讎虜多詐、出沒不常、斥埃不明、傳聞多端、海宇將有鼎沸之憂、人心已有瓦解之勢。而玩視苟安、類若平時、何哉。遂復極言宮中宴賜之不節、內殿修造之不時、以爲皆玩幸而縱欲者凡數事。俄兼權兵部尙書。十一月、除權禮部尙書、兼中書舍人。二年六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至日、大雷電、公因奏言、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願陛下罷宮庭之宴賞、懲左右之奸欺、杜禁掖之批降、禁斜封之除授、使天下欣欣有望治之想。先是、當國者專權、執政祇押敕尾。範旣入都堂、凡行事有是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劉漢弼入臺、劾右正言葉薺、薺聞之、亦上章劾漢弼、二人皆罷、而葉獨寵以閣職。翌日奏事、因言薺已先被劾、則爲罪人、乃借臺諫之官、以爲報復之舉、其罪尤重。退而謂嵩之曰、濮斗南、劉晉之、小人之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尙留要地耶。嵩之滋不悅。俄除劉晉之爲諫議大夫。四年正月、除範同知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範不屑與其政而去。範即出關、上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會太學諸生上書留範、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嵩之乃亟遣其客劉械密約劉晉之等、併論範、鳴復、範始得遂其行。

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拜範右丞相、善類相慶、都人歡呼載道。範以遜游侶、不許。力疾入覲、上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二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三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五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攷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貼黃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內降恩澤、屢引前朝杜衍例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時人情久狃於私、多以爲不便。太學生方大猷等亦上書言之、上封以示範。範奏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

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是必有縱輿爲之者。陛下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便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上求治甚急、用仁祖故事、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條上十二事：一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元祐之變爲紹聖、非所慮矣。二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矣。三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行義、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者、並罰舉主。仍詔宰執、侍從、臺諫、不許爲人覓舉。四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按、上即行下勘證。果以贓敗、必繩以



祖宗之法。無貪贓實迹。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五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六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它繁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七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八曰重閫寄。九曰選軍實。十曰招土豪。十一曰謂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清野多矣。十二謂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凡此皆素所欲施行者。孟珙擁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

來賀。範復之云。古人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殉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屑爲也。幸勿以此見施。珙大感服。謝曰。某四世受國厚恩。自當效忠。今蒙推誠如許。與前人以術相馭。萬萬不侔。願效死不辭。未幾。虜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策應。嚴爲隄防。虜卒敗走。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範孜孜憂國。知無不爲。雖在疾疚。猶不廢機務。疾革。四月二十一日薨。爲相纔八十日。年六十有四。上震悼。御札賜諡清獻。初。國朝自紹興奸兇摧折士大夫正氣。至嘉定權臣復柄國三十年。士習遂銷軟。爲貪佞。無敢一吐氣。鄭清之。尤其所親信者。闔其死。給其子。約以保戶門。而薦諸上。以承其位。旣而一反之。以爲名。又欲生事爲功。以壓勝之。三十年架漏扶持之。天下遂至一輕擲而敗。國家多事。方自



此始而乘時得志之士反或誇爲小元祐。於斯時也追罵已寒之肉者何難矣。獨範超然其間。痛憤時事。屢與時相力爭。如縱口而談古人。豈不難哉。相繼而協助之者。惟唐璘。又相繼而興無所附麗而敢言者。惟王萬。嗚呼。亦難乎其人哉。然範死而清之再相矣。所誤又不止國事矣。其誰與爭之。嗚呼。亦可惜哉。範有令質至行。讀書窮理。必深玩味。以聖賢格言大訓實見諸躬行。事親以孝。居喪哀毀骨立。事其兄如事父。訓誨孤幼盡恩。處族黨謙和。少賤率與鈞禮。雖御僮奴皆有恩意。未嘗見其疾言遽色。有田二頃。粗給饘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莫知爲公相之居。自其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其後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賁育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爲休戚。得政未及大設施。而遽薨背。識與不識。莫不痛傷。輜車所過。聚祭巷哭。果與司馬公事皆相類。

嘗夢自爲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且自釋曰。守者守也。報者應也。既覺。書于座右而言曰。一者。不易之理。所守在我。不可或變也。五者。適中之數。隨事而應。必當中理也。此其平生素學。形於夢寐。至爲宰相。亦不出此。其遺文有古律詩歌詞三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易禮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漫塘劉宰嘗爲名其居曰立齋。故世尊之曰立齋先生。二子。濬。淵。皆能世其家法。範既薨。清之再相。時以私憾損其恩數太半。濬。淵食貧。七年閉戶讀書。澹然不問。濬嘗以薦。繇大理正知汀州。纔三月卒。省諸邑月解錢數十萬計。盡捐舊比之私得者。代輸戶部欠。以寬民力。

史臣震擬贊曰。南渡距端平餘百年間。未有正人得政柄者也。然則尙何望哉。李忠定。趙忠簡皆正人也。遭時之厄。力不能勝一秦檜。壽皇思治。宰相

皆無足當其意者、不三數月輒易、然則尙何望哉。於是內則賄賂成風、衆弊膠轕。外則邊將收拾、中朝所屬鑽刺之人、使備數帷幄、而國家所仰惟在天祐、端平大壞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我理宗方傾心仰成、衆弊方條陳更革、邊將亦方洗心聽命、乃纔八十日而終、嗚呼、其所關繫何如哉。

黃震撰 《戊辰修史傳》

校記

①雖：似當作「難」。

②數：原作「教」，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③捨：原作「拾」，據右引改。

④伯：原作「泊」，據右引改。

⑤鐘：原作「種」，據右引改。

⑥輸：清同治九年刻本《杜清獻公集》作「勸」。

⑦「虧有司」句：疑有誤。

⑧止：原作「正」，據清同治九年刻本《杜清獻公集》及

《宋史》卷四三〇《黃頴傳》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九十二

高道充 陳慶勉 方大琮 程掌

貴州文學高君道充墓誌銘

嘉定十有三年、天子有事于明堂、詔紹熙三年四月類試舉人、特與奏名、高君道充就試入等、明年授貴州文學。某時守潼川、辟君主中江縣簿。君有瘡疾累月、至是奉檄而疾小愈。未幾疾復作、大書于牖曰、仁者不憂、樂天也。知者不惑、知命也。勇者不懼、信理也。以九月己酉卒。將屬纊、猶自力命其子伯震奉匱^①、盥手爲書抵余曰、僕晚得一官、不及寸祿以死、命也。墓道之銘、敢以累子。凡縷縷數十言、字勁語莊如平生。余執書泣不自持。又明年祇召過家、伯震泣請曰、昔者吾父垂絕之言、公忘之乎。余曰、此死生之託也、矧嘗受學於君、今何敢以行役爲辭。乃叙而銘之。君諱道充、字與可、一名仲任。年十八、侍父訪壑眉山、父暴卒、跣護而歸。大父

母亡、恙諸孤惇然、見者率爲感涕。從祖深甫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也。爲除塾招彭山宋紹庭希、宋元發蘊教之、與其諸子同衣食幾研。紹庭、元發皆眉之秀也、著錄之生甚衆。君學戴氏禮、兼通諸經、往往他經生未能言、君爲剖析大指、人人自以不及。郡縣校官率先諸子鳴。年四十不售、更爲詞賦、與紹熙三年、嘉泰四年賓薦、聲問益彰。士之負笈請益者踵相接、旁近郡邑競致書幣。隨資誨誘、論議娓娓、聽者亡倦。晚歲杜門謝聘、即所居堂之後跨渠爲梁、終日其上。題詩曰、心遠世塵隔、調高俚耳驚。其自許益不凡。又爲一小室、而作詩寄余、謂理窮性達、定力勝、富貴貧賤均逍遙。君少以才氣口筆豪里中、見事風生、奮髯抵掌、不肯出人下。至是歷變久而閱理多、非復昔所見矣。使爲簿正、得豆區祿、何足以酬之、而僅予之而亟奪之邪。是歲叩之奏名者五人、未^②旬日費說之先卒、王全往謝



儒藏

有司、旣巾車跌而傷其足、亦寢疾而卒、君未及拜官亦卒。世之爵不稱德、榮不益愧者往往而^③是、獨

於寒峻之士、刳忍弗肯畀、豈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雖天道亦若此邪。君世爲卬之蒲江人。曾祖父永安、不仕。祖父宏甫、嘗游辟雍、多爲時聞人所知、會靖康之變、大困而歸。取魏氏生四子男。君之考曰大中居長、亦取魏氏生四子男。君又居長、取張氏、亦生四子男、長天、次伯震、次梓老、次同祖。三女、適趙慶孫、郭孫賢、蒲乙中。孫男□人、外孫男女□□人。張氏卒於紹熙二年、四子男、今惟伯震僅存。先是歲在癸酉、君嘗上縣之仁惠里兌山葬元妃張氏、而已爲壽藏焉。伯震今以繼母樊氏之命、以今年□月甲子以君之喪合祔。銘曰、

賢能之書獻于王、祖廟寶鎮而偕藏。科舉自獻古意亡、東京乃以恩爲郎。士而恩錄初志荒、恩書乃

俾命不長。豈無他人耗太倉、獨此銖較而寸量。命也奈何君奚傷。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

通守陳公傳

公諱慶勉、字志問、世家休寧之陳邨。曾祖嘉聞始遷五城。祖仁傑、父克紹、皆不仕。叔父唯、字斯傳、深春秋、紹興壬子冠鄉舉、乙卯再貢、丙辰擢第、調德安府應城尉而卒。士論惜之。公生于淳熙癸卯甲子、年甫二十有二、以詩率貢于鄉、五試春官、紹定五年壬辰徐公元辰榜擢丙科、年已五十矣。授廬州舒城尉、六年癸巳四月之任。端平元年甲午、全子才、孟珙等師入河南、謂中原可指日復、制府諉公董餉汴京、米以石計者萬有五千、載以舟百、自合肥部舟至京口、支裝涉湖而江、又泝河而淮、北過徐泗、南過盱眙、歷濠梁、抵壽春、交卸之日、斗升無虧。駭風濤、危峭騎、脫萬死而得一生。未幾、敵決



潼關水、踵三家灌智瑤軍、故智事有大謬不然者矣。公亦匹馬南還、與吏士皆饑疲、采野瓜、柿、梨、棗代食、幸而得還。尉于斯者、前後凡幾人、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乃獨丁此時、吁、危矣哉。幸公在任、日常率士卒棄馬徒步^④、捕獲強盜兩夥^⑤、共二十有一人、解上司正典刑、勞績章章。他如相視山寨數十處、教之備禦有方、邊民獲入堡安集、凡此皆鉛槧之士所深避不敢爲者、非公文武才全、疇克爾此。豈內地行呼唱、銜綵棒之尉云乎哉。端平三年丙申、潛歸、次授嘉興府華亭縣蒲東監鹽場、嘉熙三年己亥十一月之任。次年庚子、霖雨泥濘、攤曬久妨^⑥、鹽課虧額、遭庾臺罰俸、百指難難、日糴以度、楮幣一緡僅得米二升有半。居官謂食天祿、孰料其窮至此。未幾大疫、且大饑、亭戶四百五十有奇、死且逃之餘、僅存百九十、貧不聊生、煎辦無力。坐是課大虧、所辦十不及二三。庾臺初索公印歷寄庫、

繼察公廉勤、無可致力、無可歸咎、陳于朝、令公解見任、別注一等合入差遣、奉旨特依。公遂離任、別注、淳祐元年辛丑十二月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饑荒疫疾、公適丁之、所幸庾使知公、朝廷知公、遂得善去、不然、殆哉。然公之在任也、先是姦民蕭元輔者、以亭場^⑦三萬畝冒獻于御馬院、公親詣庾臺條陳源委利病、乞奏于朝。石卿孝淳備以公言敷奏、得旨以元場還亭戶^⑧。石公令公代撰碑頌、以垂不朽焉。饑疫而課虧于一時、非公之過。場復而課辦^⑨于悠久、乃公之功。公于官何負哉。石公去、馬公繼之、奏令公善歸、馬公力也。公嘗上馬公書、有曰、淮西之餉汴、海東之疫饑、皆百年所無之事、而某任警曹則當之、任鹺局則當之、豈骨相寒苦而然耶。嗟乎、可嘆也已。仕途萬里、出門即羊腸、天欲飽公之智、熟公之仁、未必非福。自是而後三四任、以前之畏途視之、差可以言順境矣。三授韶州推官、

淳祐五年乙巳七月之任。先是獲盜賞典屢陳未行。左司徐公榜下士孤寒無援。爲言于朝。七年丁未正月。準吏部符下。奉旨轉儒林郎。改次等合入官。赴部注籍。四月始離任。方公之在任也。以劄子言二事于部使者。其一言寺院之弊。其一言州兵之單。有曰。有寺院則有住持。近年以來。僧不以戒行任住持。惟以奔競爭住持耳。官因常住之多寡。立爲醋息之定額。^⑩利醋息之入。開告訐之門。大率常住有千緡之入。則醋息收千緡之半。今日僧請增輸。則乙可攘甲之處。明日訐其小過。則丁可毀丙之處。是官與僧同盜常住也。某仕于韶。如端溪。英石諸州多所經歷。每到寺院。東倒西傾。未嘗有一榻可卧。一竈可炊者。稽弊所由。蓋常住歸于郡守之囊橐。寺院壞于客僧之住持。聽其壞頽。誰任脩理。名曰祝聖。而廢墜至此。成危邦之陋風。豈太平之盛觀。爲人臣子。忍辱視之。今宜敷奏之。乞委

本路監司覺察。有常住持處。只許衣鉢相傳。不許客僧資緣請住。有戾于此。上下同以賊論。庶主僧不至視寺院如傳舍。寺院不至終敝棄如弁髦。其子祝萬年壽。豈爲無補。言兵事。有曰。廣東諸郡多與章、貢、郴、桂、鄰、溪、峒縱橫。時乎出沒。相挺而起。遂至震驚。始畏張皇。而卒至滋蔓。兵不足故也。昔儂智高之禍。可鑒矣。一二年來。如韶有九峰之擾。章貢有寧都之擾。懲之于前。則宜防之于後。策將安出。曰。填補官兵。措置民兵是也。何謂填補官兵。諸郡廂禁有名無實。欲行招補。奈招之易而養之難。姑以韶一郡言之。郡計匱乏。何以辦此。本郡雖無生財之道。而有出息之計。竊見江浙郡縣全藉課^⑪而獨不行于廣南。民擅椎酤之利者。日以富。官非泛之給者。日以貧。倘許官自設法。與江浙一體施行。官酤界外。不妨民酤。則酒息可助招補矣。又竊見廣南鄰郡官自鬻鹽。今本郡有寄椿省錢萬緡。



倘借此錢以充官鬻本柄、與鄰郡一體施行、而于官鬻界外、不妨鈔家、則鹽息可助補矣。又切見本州有萬緡解庫、歲有出息約二千緡、倘許以此出息、亦充衣糧費、則解息可助招補矣。合此三者以資招補、于兵無損、于民有養、闕籍補以強壯、老弱代以子弟、委監司以稽原額、飭郡守以嚴教閱、則廂禁庶幾可革。何謂措置民兵？陝西義勇、兩淮萬拏手皆民兵也。二廣號爲樂土、土曠民稀、所以處流民、置兵籍、猶有可議者。試以韶一郡言之、冒占戶絕之田、無時無訟。不闢不耕之地、茅葦相望。凡若此者、倘自朝廷行下、官不許請、盡行根括、籍爲官田、稽其畝步、以處江上之流民而徙耕之、所過州縣、量行資給、爲之室廬、貸以牛種、復以租役、家籍一強壯爲半年軍、春夏耕耘、秋冬教閱、自縣一郡、郡而一路、籍田可處萬家、則得萬人爲兵矣。今江上流民、動以萬計、與其使耕于沙州、聚爭于不

足之區、孰若使耕于二廣、散處于有餘之地、與其使冒迭哨之危、以資敵之向導、孰若使爲樂土之兵、以備吾之緩急。大率若淮之萬弩手焉、以出息養州兵、以爲緩急城守之備。以閑田養民、以爲緩急調教之備。二者、官無養兵之費、而坐獲養兵之利、不猶愈于搏手無策乎。凡此皆言言允當、鑿鑿可行。苟目前以冀終更者、那計及此。韶守張公貴、洪舉公有曰、九韶俗悍、訟牒繁興、有積年不決者。陳某畫諾之頃、燭姦摘僞、如見肺肝、吏服其公、民懷其惠。今茲班赴、臨發之日、吏民依依不忍釋。觀此及後蕭漕之舉、公無負于韶可知矣。淳祐八年戊申赴班、僅授鄂州蒲圻丞、赴見闕十一月之任。政事之暇、時與趙宰侯尉爲文酒之會、有足樂者。湖北漕蕭公逢辰舉公有曰、陳某性資純恪、學問老成、擢第二十年、安貧守道、調曲江推官、二廣屬郡、貨寶所聚、仕于彼者、誰慕酌泉之操、獨能載

月而歸。一寒自苦。茲貳政蒲圻。率職輔令。門清如水。邑民嘆服。頗有清靜無欲之化。當職得之親見。初非溢美。自非公之聲實相符。前後一操。豈易得此于漕使哉。十一年辛亥五月。暫歸。五授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西外宗正簿領。十二年壬子十二月之任。三山大郡也。節度大府也。外宗簿。亦朝士也。公往任簿領于斯。裨贊優悠。不必有赫赫之功而後見也。西外宗正趙公汝侓。福建提刑胡公穎。知福州陳公昉。交章舉公。最後知福州陸公德興舉公。有曰。陳某稟資樸茂。蒞事恪勤。佐幕兩年。老成譽藹。信不誣矣。寶祐三年乙卯三月。暫歸。六授刑湖南轉運司主管文字。四年丙辰七月之任。時趙公葵家居于潭。鄉衮程公元鳳。以書爲公先容。趙公首見公。即有老成持重之褒。自是日信重之。方漕使章公青孫之赴召而去。新使洪公燾之未來也。有旨命公護印。非朝廷知公有素。

豈輕寄之以此。時兵興。雲屯待哺。招糴給運。沓至。嘗以減糴數申朝省。且以書言之。程相論度牒登仕誥難售。程公復書。有究心職業之稱。與裁減誥數。即暗減糴數也。此於事理當減而求減者也。繼有旨湖南^①和糴二十萬石。寶慶前二郡乞蠲免。公恐上江四郡紛紛援例。所糴數將于何敷之。別白利病。曲盡其至。陳於朝省。五年丁巳九月。省劄行下。明言湖南運漕陳宣義申述詳明。極可嘉尚。已劄下令^②道。永寶慶日下詔數糴足。札付湖南轉運司嚴督之。省劄褒嘉。夫豈易得。此于事理不當免而不免者也。六年戊午八月。漕司瑣闥試士。史漕岩之委公董試。且俾飭考官命題立說。主于正大。公體承惟謹。是舉取士。允穆輿言^③。公有力焉。九月出院。暫歸。開慶元年己未。赴常求倅^④。時有帶朝職始得倅之旨。援外宗簿領以請。得通判武岡軍。暫何籍闕。何又暫于大信者也^⑤。未幾。賈宣闥奏特

辟^①楊季衝暫見任于大信、有旨令下兩任改暫。公念改暫則闕愈遠、又恐宣司再辟人、則此闕終爲有力者所奪、不得已改注福州、景定元年庚申某月也。公嘗簽判是州、去思在人、將以半刺重臨、先聲所騰、士民鼓舞。嗟乎、豈謂遽以二年辛酉二月七日謝世而去之乎。公自少負俊聲、叔侄弟兄自爲師友、與應城公治經雖不同、而學術淵源則同。過庭聞詩、出于父命、遂與弟貢元公同習詩、亦同以詩經蜚聲場屋、踰冠領薦、士林艷之。次春、南宮宣昭義問之題已屢擬之、而竟下第。公不怨勝己、反求益力、然後乎此二十有七年始第、則已老矣。崎嶇州縣之職、垂三十年、非無功、非有過、而仕止于是、使假我數年、終福倅之任、家事亦詎止是。家素單寒、公謹畏自持、終始冰檠。沒之日、田畝不盈百、人多以老且貧爲公惜。是皆俗見。孔子非萬世仕者之法乎。爲委吏、必會計當。爲乘田、必牛羊

茁壯、長盡其職、分所當爲而已矣。使後日不爲魯司寇、孔子之爲孔子自若也、何損焉。公自歷官、職分必盡、有功無過、賞不酬勞、班改宜宰邑、晚節宜通守、皆天也。公何媿哉。譬之于物、早遲、巨細、時節、分量、一聽于天、菊之香晚、不羨梅之先春。學鳩之搶榆、不羨雲鵬之搏扶。吾方以壽考安貧爲公幸、而不以老窶爲公惜。識者當有取于斯言。循轉自迪、功至宣義、以官年少拘礙、不得上贈二親。公嘗恨之。達觀亦不足多恨。公爲文、長于論事、有陸宣公之風。五七、四六、皆典重純雅。惜遺逸者多耳。櫟于公爲族姪孫、即公與詩詞唱酬。六五公同叔之曾孫、不忍公之沒沒無傳也、隨所見聞、追而爲之傳。外是有當牽連得書者、謹附見焉。公母弟貢元公諱應午、字志可、以詩經領甲午鄉舉、復會諸侯于東都、止駕言徂東題也。主意謂賢君欲振動天下之精神、必自吾身之振動者先之、所以必東其



駕以東諸侯之駕、氣象雄偉、終篇稱是、至今膾炙人口。垂免到而不得試、竟以癸丑歿、公家問中深惜之。公遺文中有和姪履正長短句曰、一種名駒日千里、駸駸良驥、曾幾到。文場掉鞅奔騰、猶未問汝視文淵子姪、誰同誰異。莫效季良豪傑士、伯高謹厚宜操履。以馬援之戒、兄子者戒之、尙可見前輩之遺風焉。此則先叔父字德之、丙午先預薦而韓守補降爲乙榜者、書此以見公一家文學之盛。又以見勵族侄之嚴、盛德事之一端云。泰定元年春二月二日戊午、櫟謹書。

陳櫟撰 《陳定宇先生文集》卷九

鐵菴方閣學墓誌銘

方氏自長官廷。範始居莆、六傳至福平長者祐、析居後埭、生隱君中。隱君生萬、登紹興庚辰第、監行在和劑局。和劑生逵、頓挫場屋。中年三子玉立、喜曰、吾可以隱矣。後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配碩人

林氏。公其仲子也。諱大琮、字德潤。擢開禧乙丑第、詞賦爲南宮第三人、授南劍州州學教授。以郡先賢學術名節勵後進、飾宮廟、新器服。上官送某士、拒不納、去爲江西漕幕。平大鬪、決險訟、兩造皆服。時幕府多佳士、公與故相文清李公、今閣學直翁徐公尤知名。改秩知將樂縣。公在郡泮已封崇羅先生墓、至是式龜山廬、偕其孫曾款謁松楸、祀八賢於學。務以禮遜迪民、剽悍革心。丁中奉公憂。知永福縣、適值兵飢、守隘立柵、禁港發廩、日不暇給。然延致士友、講論文義亦不輟。丁林碩人憂。二邑皆止一考、然有百年之思。公自弱冠據高第、著燁譽、人謂且立致貴顯、而深自晦匿、抑首常。調比再服闋、五十餘矣。端平改元、公至在所、丞相鄭公一見如舊、擢監六部門。歷司農寺簿、兼提領安邊所。二年、遷太府。寺丞蘇民或競圍田、久不決、有張椿年者、爲王府攬佃、堂帖下所給據。公持不可、曰、椿

年小人直欲奪百姓飯盃、惡知愛國愛王府哉。必行此胥吏^①足矣。安用士人。三年、擢秘書郎、兼景獻府教授、遷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除右正言、辭而後受。首疏曰：「雪川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自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之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仇、一則如拊^②愛子。厲精之始、每一札出、萬方傳誦、獨此二札、讀者憮然。又曰：『秦王子孫蕃盛、今麥飯無主矣。』檜死、勒^③燬^④致仕、今班橐錫第矣。又曰：『通天地間一氣爾、今鑿^⑤氣流行、爲妖星、爲涪水、爲二相不咸、爲諸閫不協、叛^⑥卒之變、殿旅之鬩、皆鑿氣之流注激射也。若一念之歉、橫於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鑿鬱於兩間而不銷。誠能宣明洞達、此歉不留、將見精誠感召、此鑿自弭。別疏乞用嘉祐紹興故事、預選親賢。然故王之冤、不雪、它日所屬意者可保乎。權姦之罪、不討、它日豈

無貪^⑦功者乎。因^⑧極論天下大勢、陛下宜自警曰：「炎興半守而猶牢也、不可當吾世而有金甌破缺之形。必裁抑近屬、必檢梃官寺、必不貌敬直言、必不漸來小人、必躬行與心聲相應、天不可欺、人不可愚也。又宜責大臣曰：『侂^⑨遠雖壞而未潰也、不可至卿等而有舉酒祝柱之歎。必共圖大計、必共保大權。人材朝廷之人材、豈必競相牢寵。公議天下之公議、豈必過爲調護。君不可欺、衆不可蓋也。適上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入對、上曰：『擢卿言官、論當體國。』公曰：『臣所言無非體國。』出袖疏曰：『今外無把握之力、內爲安意肆志之事。三邊功賞未報、而後宮數十之宣、一夕取辦^⑩。五閫將佐暴露、而近親^⑪雙節之命同日并拜。襄蜀流殍而諸璫^⑫進勸未已。江北清野而內庭木妖方興。陛下儻以襄失蜀、敗爲恥、必志於復襄保蜀。以荆擾淮、危爲憂、必志于固疆場^⑬。以民愁兵怨^⑭爲慮、必志于護根本。又曰：



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大臣也。救其源者諫臣也。若但曰誠如聖諭。曰非臣等所及。固恩戀寵。大臣之恥也。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膽怯。臣實有罪焉。又言。陰潦連月。都城雨。色有異。昔河北赤。雪。諫官孫甫謂其端起於女寵侈費。赤。雪非雨比也。河北非京城比也。臣身忝此官。目視此變。所憂有甚於甫者。上嘉納。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言。陛下汲汲然責羣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行欺罔者有之。豈不以兵冗財殫而未。有能畫富強之策歟。群臣又切切然望陛下。曰淮南之封尚稽輪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爲其所易。然後責群臣所難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嘉熙改元。復直前言。朱熹嘗謂政宣大臣如早用楊時諸人。可救一半。今天下之才皆佗。遠斧斤之餘。嘉定以來。權魁極力剗鋤。僅存德秀。了翁二人而已。陛下當饋太息。徬徨乏使。而三十年

劫火不燼之精英。一爲天所奪。一爲人所沮。豈不大孤人望哉。乞還了翁以重朝廷。又曰。今日獨一言路雖沮不屈。有齊南史相繼之風。然向者清叟去。中使宣留至再。同列留之。給舍留之。侍從經筵之臣留之。曾幾何時。範去。內靳遺留之使。外乏交留之章。聖意曰。異士氣日靡。臣侍清光。抗疏不勇。前愧臣清叟。後愧臣範。惟陛下聽許臣去。兼權直舍人院。董琳知滁州。公言琳奴才不可臨郡。罷之。京尹與權以火災乞削奪。公乞俞其請以謝百姓。詔與。權鐫秩。火後求言。有李子道。鄒雲從者上書。御筆並補將仕郎。公封還曰。昔方仲弓勸章獻立七廟。范亦顏請濮園稱親。章辟光欲出岐王于外。皆爲先廟所斥。今婁人寒士揣摩希合。傷陛下之友睦。反從而官之乎。卒寢其命。初。遠相諱言綱常。竄謫相望。世以爲戒。及上親政。復故王爵。召眞。魏洪三公。褒贈前評事胡夢昱。於是稍有續前說者。



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四人而以公爲魁桀立殿上移時請置重辟賴上至仁僅從薄譴公退而杜門謂同志曰某諫^⑤省第一義戇矣猶擢記注掌贊書侍陞年餘斥去乃峴意非上意也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俄起知建寧府中寢四年除秘閣修撰福建路轉運判官固辭文清李公當國以書諭上意公亦以歲荒閩人艱食起視事首發常平賑糶自鄉郡始至建則上四州尤貴糶委寓士^⑥蔡君抗措置糶事且勉之曰昔文公嘗以諸司檄走山谷所以煩文公者非諸司也百姓也部內有捐粟平糶者必言其狀于朝漕計命脈在鹽公務存^⑦大體福之支邑不鬻筴私販公行長溪縣民請抱鹽稅公曰俑不可作劍人既食州鹽縣復抑賣蓮城科夫擔運永福縱卒搜捕公悉禁止淳祐改元除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明年至廣四年陞寶章閣待^⑧制經略安撫使再任禪霈封

莆田縣開^⑨國男食品三百戶六年進寶章閣直學士因任治先風化不鄙夷其人以兼司俸盡送三學按朱氏所定禮更造冕服爵俎樽罍籩豆簠簋得編鍾十^⑩于南恩鑄足之取石於英韶以爲磬行釋菜者十鄉飲者三廣俗過時不嫁曰老女無媒而合曰捲^⑪伴喪家享客曰崗齋有不葬^⑫而暴屍柩于野者長大不巾笄者無男而立女戶者臧獲病死而誣主者皆曉以理義束以條約雖鄙事必究極原本貫穿禮法書判多累千言少亦數百字廣人珍誦增摧鋒軍春衣錢舊水軍出戍借一年糧公命別給免借剋郡計素窘公簡儉節縮爲備安四庫各積緡十萬先是楊公長孺^⑬嘗會州用歲少數萬至公歲羨十萬改創清海軍門樓鉅麗爲諸道冠城樓櫓郡苑囿堂榭皆出新意營繕華好如中州而民不知役四庫外羨錢尙十餘萬公儒者未嘗行巧取豪奪之政亦莫知其何以致此也

公初南轅、或曰、傅長沙者畏卑濕、牧始安者歎瘴癘、人情也、公此行能鬱鬱久居乎、公曰、君言過矣、上付吾方面、不已重乎、自公去國、大臣之明揚、近臣之密啓、群臣之造辟、士人之舉、幡皆曰公宜在、天子左右、然朝廷每難其代、久而改知隆興府、遣吏士輅新帥、未至、七年五月庚申、感微疾、乙丑、終于州治、年六十五、積階至朝議大夫、公在鎮五年、晨出治事、午未小憩、復出、夜漏上數刻乃休、已病、猶自力、屬續語不及私、官吏軍民如喪親戚、朝野嗟悼、吾黨相吊、皆曰、無以繫世道、屬人望矣、遺表聞、贈四官、爲通議大夫、公娶林氏、侍郎簡肅公栗之孫、能與公同甘苦、先九年卒、贈碩人、葬嘉禾里之仁山、一男、演孫、承務郎、一女、前卒、奉議郎、新知瑞州新昌縣、宋應先其壻也、孫男女各一人、公父子無跬步相離、授代有日、命演入京銓注、既發、月餘而公捐館、演觸三伏、走萬里、扶柩、哀動行路、

俚俗客死者不返舍、演獨奉公喪還第、以某年臘月壬寅、與碩人合祔、祭葬皆用古禮、公少溫潤、玉立、眉目如畫、晚節清羸、特甚、不以宦達爲樂、自號鐵菴、平居問學、抑畏、自言四科之目最訥、于言、七情之中、所少惟怒、一旦立殿陛、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責育不能奪也、遺文皆精妙、可傳、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卷、公性孝友、兄大輿、弟大鏞、早卒、經紀孀幼、恩義甚篤、前葬、演奉家傳、諫草來曰、知先人深者、惟一二執友、臞軒王公邁、旣狀其行上之太史矣、銘以累子、某受讀而有感焉、自昔論諫之臣、泛則人主之意不悟、切則言者之身常危、以本朝數大節、目觀之、論濮事、獻可最切、攻新法、坡公最切、陳瑤華道鄉最切、排和議、澹菴最切、是數君子者、前雖坎壈流落、後皆遇合光顯、烈聖涵養作成之也、端平以後、言綱常者衆矣、公最切、然公未嘗坎壈流落、外使鄉部、帥巨屏、內列法從、陛下



涵養作成之也。始某得罪、與公同傳、歷數宰輔、皆言峴中傷深、未易解。晚被收召、辭不敢進。及對、上顧問甚寵、因奏公等數人淹留將老矣、惟陛下記省。上不以為忤、即日出宸翰擢少蓬、俄而侍書帷、攝詞掖矣。以上之于某如此、知其于公無他也。使公無恙、上必引以自近、善類有復合之理、世道有將興之候矣。烏虜、天也。銘曰、

偉哉方公、士之準的。色夷氣溫、外若可即。其內方嚴、鐵壁玉尺。入居遺補、出歷方伯。遠有諫草、近有治績。維古人物、莫盛列國。孔氏尙論、指不多屈。曰僑遺愛、曰肸遺直。惟公所立、今之僑肸、世無左氏。眡此銘筆。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一

程叔運掌墓誌銘

眉丹稜程叔運豪雋明辯、有志斯世。嘉泰元年、予校士眉山、得其文、紹定元年始策名類省試。明年

射策廷中、占第乙科、以恩升甲、授文林郎、洋州觀察推官。徒步杖策過予渠陽山中、問所從來、曰、掌不佞、訪洪公咨夔于於潛、謁真公德秀於浦城、聿求當今名教宗主、觀善而歸。今見先生、志願畢矣。袖出一編書、大廷敷對之文也。內而乘輿宮壺、近而政府臺諫、三衙宦寺、外而山東邊防、和戰利害、鑿鑿牙頰間。舜俞爲序以送之、希元識其後、又爲記孝友堂以旌其世德、予爲書之、且賦詩以遣之。予歸自靖之明年、叔運再調巴州教授。予方期之以遠、則聞死于寓廨矣。實紹定六年七月也。享年五十。其孤恪共治命、以端平二年二月七日葬于雲歸山故居之北。泣而前曰、吾父易簣之言曰、吾羈而窮、惟鶴山是知。吾葬而銘、惟鶴山是祈。汝不吾從、吾死不瞑。走也敢以父之請請、其哀矜而賜之。予不忍辭也。叔運諱掌。程氏系出武昌、世家丹稜。曾王考誥、王考炎、以孝友聞。今以名堂。考士龍、

鄉貢進士、予嘗銘其墓。妣褒忠史氏。叔運蚤歲能屬文、年十八貢于鄉。家貧、自丁父憂、千里負米爲孀母養、破窗敗壁、紬繹編摩、亶亶亡倦、以是聲名籍甚。繼丁母史憂、自喪至葬、禮而度、有姑歸二江之膺氏、貧不能窆、求予言一舉四喪、其後客遊梁、洋始得諸公貴人資之、稍稍即故居增築、歌哭有所、歲時伏臘亦僅自給。雖然、其勞甚矣。初至洋州、即徹新官寺、誘勸悍俗。未幾而邊難作、四川制置桂如淵檄令犒師于青坐。華陽隆冬犯寒、攀木緣磴、遍歷山寨、盡革虛名占籍之弊。今禮部尙書李公亶爲四川制置、喜其深識疆事、將辟置成都鈐司幹官、爲有氣力者奪去。利路轉運司又辟教授巴州、多士方屬心、而未及設施以死。方叔運未仕時、遍觀歷覽、多所知識、雖草茅言事、動中機務。予在潼川、嘗告予三事、謂景獻之喪二年無主鬯者、謂鞏州之師傷於不審、謂靖康開禧之禍起於君

子之不見用、予固奇之。洋州太守程侯伯雄參謀制閫、叔運論關表五郡兵將之弊、疏漕運便宜、計關防利害、程甚稱之。今四川制置趙敏若帥興元、上嫠憂十議、曰議十八族、議結邊豪、議守險隘、議城漢中、議用義士、議處忠順軍、議贖金州軍、議糴夏熟、議親僚友、皆當時急務也。類省程試之文、條餉所一歲錢穀出入、分畫區處有理、此豈局於舉子之科臼者。嗜周、程子及朱、張氏諸書、尤詳於歷代通鑑、本朝國史。爲文不求合程度、不唾塵爛語。嘗舉韓、秦故相之誤、聲之樂歌、以切時政。爲趙公所稱、館遇甚久。今有雲歸鼓吹、自由編歸田心畫、萬物吐氣編若干卷、藏于家。爲人彊項直情、人有善稱之、有不善攘臂厲辭叱之。故所至落落。有田數頃、舉其租爲義濟以惠貧弱、爲姑捐俸營田宅、爲湯藥之助、爲叔祖出緡以歸其已易之屋、爲鄉子弟之貧者招束脩以資其學。先是在洋州、適當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九二

武休之變、至巴南則代者過更而弗授印。叔運平日負氣、不肯爲人低屈、竟以鬱勃不堪致病而斃。予嘗反復浩氣一章、大率集義以爲主、不集則餒。持志以爲帥、不持則暴。以叔運剛大之氣而加之直養無害之功、則行行之由、亦可以爲聖門之高弟矣。觀其自贊有曰、麤厲猛起、頗欠時中、彊矯磨礪、晚果有功。方以覘進學之候、孰知其遂止於斯也。娶蒲江譙氏。生二子、踏實、務實。銘曰、

不可屈者志與氣、不可必者時與位。誰扼其逢、十步九躓、鬱鬱泉原、含憤賁志。爾藏既固、尙輔于爾後嗣。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三

校記

- ① 匪：原作「迤」，據四庫本《鶴山集》改。
- ② 未：原作「來」，據右引改。
- ③ 而：原作「不」，據右引改。
- ④ 棄馬徒步：原作「馬前三步」，據四庫本《定宇集》改。
- ⑤ 捕獲強盜兩夥：「夥」原作「火」，據右引改。
- ⑥ 攤曬久妨：原本「妨」作「防」，據右引改。
- ⑦ 亭場：原本「場」作「蕩」，據右引改。
- ⑧ 以元場還亭戶：原本「場」作「蕩」，據右引改。
- ⑨ 場復而課辦：原本「場」作「蕩」，據右引改。
- ⑩ 爲醋息之定額：右引「醋」作「租」。下二「醋」字同。
- ⑪ 藉課：右引「課」作「權稅」。
- ⑫ 以稽原額：原本「稽原」作「檄元」，據右引改。
- ⑬ 官不許請：右引「請」作「私占」。
- ⑭ 湖南：原本脫「南」字，據右引補。
- ⑮ 令：原作「全」，據右引改。

①⑥允穆輿言：右引作「允協輿論」。

①⑦赴堂求倅：「赴」原作「于」，據右引改。

①⑧何又替于大信者也：「又」原作「文」，據右引改。

①⑨宣闡奏特辟：「特」原作「群」，據右引改。

②⑩反求益力：「反」原作「及」，據右引改。

②⑪垂免到而不得試：「到」右引作「解」。

②⑫爲乙榜者：「乙」原作「一」，據右引改。

②⑬廷：原作「延」，據四庫本《後村集》改。

②⑭士友：原倒，據右引乙。

②⑮常：原作「長」，據右引改。

②⑯門：原作「文」，據右引改。

②⑰府：原作「守」，據右引改。

②⑱者：原作「老」，據右引改。

②⑲吏：原作「史」，據右引改。

③①拊：原作「耐」，據右引改。

③①勒瘡：原倒，據右引乙。

③②鑿：原作「監」，據右引改。

③③叛：原作「判」，據右引改。後同。

③④貪：原作「貧」，據右引改。

③⑤囚：原作「固」，據右引改。

③⑥辦：原作「辨」，據右引改。

③⑦親：原作「新」，據右引改。

③⑧諸璫：原作「請當」，據右引改。

③⑨場：原作「陽」，據右引改。

④⑩民愁兵怨：原作「民怨兵愁」，據右引改。

④⑪雨：原作「兩」，據右引改。

④⑫赤：原作「七」，據右引改。

④⑬其：原作「甚」，據右引改。

④⑭赤：原作「亦」，據右引改。

④⑮忝：原作「添」，據右引改。

④⑯強：原作「疆」，據右引改。

④⑰輪：原作「論」，據右引改。



藏書

④責：原在「難」字下，據右引乙。

④奪：原作「專」，據右引改。

⑤乏：原作「之」，據右引改。

⑤日：原作「曰」，據右引改。下句同。

⑤詔與：原作「紹興」，據右引改。

⑤諫：原作「陳」，據右引改。

⑤士：原作「事」，據右引改。

⑤存：原作「在」，據右引改。

⑤待：原作「侍」，據右引改。

⑤開：原作「閣」，據右引改。

⑤十：原作「千」，據右引改。

⑤捲：原作「倦」，據右引改。

⑥葬：原作「喪」，據右引改。

⑥孺：原作「儒」，據右引改。

⑥瘴：原無，據右引補。

⑥公曰：原倒，據右引乙。

⑥舉：原作「學」，據右引改。

⑥訥：原作「納」，據右引改。

⑥悟：原作「寐」，據右引改。

⑥攻：原作「次」，據右引改。

⑥鄉：原作「卿」，據右引改。

⑥七日：原脫，據四庫本《鶴山集》補。

⑦青坐：右引改作「青神」，按此所述事當在漢中洋州一帶，與青神縣了不相涉，疑青坐、華陽乃堡寨之名。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九十三

方瑒 林彬之 方大東 王邁 吳炎

王夢松 李仁深

叔父八府君墓誌銘

先祖五男子、叔父八府君居其中、諱瑒、字元珪、以淳熙十一年甲辰八月初八日生、少先君十歲、少豪俠不羈、治小戴禮、有聞於范公鍾、奚公若賓、記問淹貫、精詩粹文、有南渡遺風、程公秘嘗牒赴漕舉、以破題不入、今調校場屋、輒抑而亞焉、性善恢嘲、喜博奕、適飲肆、即有旁人小忤意、如胡證之衛裴晉公、屠販俳倡、俠曹黠朋、胥吏輿隸、莫不望風懾憚、俯伏、至登鉅卿魁貴之門、亦聞聲倒屣、如皇甫規之禮王符也、四明張公時、亦名鄺、字居卿、中興詩人雪聰張公良臣之子、其姊嫁而生徐公元杰者、名士也、從約齋張公鑑之子、謫居吾州、與府君同庚、最厚善、無日不狎飲、一語不中、必凌駕之、

使屈乃已。此江山丞楊公思誠字元謹爲回言如此。又秋崖吏部方公岳爲回言嚴陵葉公子儀爲吾州教、挾名聞困苦學者、升講堂、點請諸生覆誦通鑑、惟方元圭、方巨山、程伯祥敢與之抗、相約每舉及通鑑某事、即舉其事及人姓名始見某卷、終至某卷、以覆問之、葉遂語塞。府君年長于巨山、伯祥名□、休寧人。巨山、秋崖字也。府君以是知名、亦以是見忌學□、前序有缺、輒躡集他人、府君止得爲學諭而已。然府君意翔天表、豈競此醯鷄瓮者。一種齷齪之士、或陰過府君、謂肆而不顧、要其剛志義氣、自非鄉原之所能知。嘗翩然褰裳、泛洞庭、涉衡湘、闖八桂、訪先君死生、時則寶慶乙酉、年四十二、此猶曰血氣方強。又嘗徒步上贛江、出梅嶺、歷廣府、出瘴海、至封州、遷先君柩以歸、時則端平丙申、年五十有三、血氣且衰矣。毅然往返萬里、無難色、古所謂慷慨義士、而世謂之淺丈夫能之乎。



府君先娶張氏、再娶葉氏、而葉氏亦再行。府君就其前夫黃氏之室以居、在城之東三里、曰上路、有花竹園池、山林禽魚之樂。生女一人、嫁休寧周士人、晚乃立同姓子曰寄孫。淳祐四年甲辰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家貧、自書冊外一無所有、以其月葬於所居之對山。噫、府君、回叔父也、又回師也。自五六歲教回、至十七歲、先是、回之諸兄皆師府君、久之、或便他師散去、然於時名師、豈有出府君右者。府君念回可教、特留回一人聽、朝往暮還、教不俱時、亦不如世俗爲具文課業。風日稍佳、府君心無事、小樓面山臨樹、信手展几間書、且誦且說、回立而聽。聽竟、俾回自誦自說、或回所說有新意、大喜。或窒滯澀縮、立譙責不少恕、必至於融液貫通而後輟。異時諸兄或對偶訓詁議論誘不進、輒遭訶叱箠撻、其去也、恐當爲此、惟回不然。府君歿十有七年、當景定三年壬戌、幸竊名第。又十三年、

德祐元年乙亥、幸叨郡守、追惟父師之恩、愧蔑以報。回客江湖間、八叔母葉氏、年八十餘、弟寄孫年可四十、相繼淪謝。寄孫行第百九、娶吳氏、歸寓本宗、未有後裔、回欲輟一子爲府君孫、而疑未決。歲時祀府君於先君之旁、淒慘惻愴、無時不夢見焉。昔陳後山之父有弟四人、兩叔父之墓、後山銘之、謹援此比爲叔父八府君墓銘、以舒無窮之思、以爲後人世世勿忘之地。銘曰、

人子有父兮、瘞瘴鄉。挈其骨歸兮、萬里行。此德不報兮、神其我戕。人父有子兮、幼孤愚。食教一紀兮、飫詩書。茲德不報兮、神其我逋。伉寡困顛兮、子無子。天高夢夢兮、昧茲理。我欲報德兮、鑱此銘記。

方回撰 《桐江集》卷四

工部侍郎寶章閣待制林公行狀

曾祖幹、不仕。祖采、贈修職郎。父麟、贈朝請郎。母余氏、贈恭人。繼李氏、贈恭人。景定三年正月、上以虹

節、下周尊黃耆、漢事三老之詔、除公寶章閣待制、仍舊祠。同命者三人、皆耆年不可致、特旌異之也。公於是時先上章告老矣、命未至而公卒。聞者皆曰、公擯於時十載、今政瑟改調、四方名勝收拾、褒顯殆盡、典刑遺老、雖遠不忘、使公少留、君相之意豈如是而已、惜哉。公諱彬之、字元質、姓林氏。先世名三山石井、國初徙莆。自游洋遷郡城左、則中興後也。少與王臞軒、方鐵菴齊名。中興百年、言詞賦者以莆爲首、而公尤表表其間。端平乙未、以詞賦第二人擢第。時西山眞先生典舉、深用稱賞、以爲得人。分教惠陽、南方士子翕然宗之。再調福建常平幹官、爭推鹽新議、上帥漕數千言、慷慨條析、痛言其害、至有黃巾必擾於山、孫恩必擾於海之語、聞者凜然。議隨寢。甲辰謁選、校文別所、除書庫官、遷武學諭、通判福州、兼西外丞。時安晚鄭公當國、知公爲西山許予、甚鄉之。戊申、以國簿召。九月、爲

明禋舉冊官。十月、除監察御史。閩人曰、是能與諸司爭鹽議者、必爲眞御史也。上以老成重厚用公、公亦感激知遇、不以沽激要虛名、誓殫忠愛以報。首疏論天命、人才、民心、其言關國大體。次言括田之害、曰、利之一字、自古爲人主心術之蠹。決擇不可不明、取舍不可不審。開阡之利、惑孝公而害秦。鹽鐵之利、蠱武帝而害漢。德宗以裴延齡爲度支、憲宗以皇甫鏞主財計、而害唐、此明鑑也。今世理財固爲急著、然興利於利源旣竭之後、立法於法意已盡之餘、非集衆思、參公論不可。今以一樞臣主之、彼生長富貴之家、冀以要功、黷貨私人。臣恐利未興而害滋大。時短史之勢方張、公獨不顧、上嘉納之。又言、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太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已有社稷未有所托之言。今陛下春秋過於仁宗、皇祐時、決大議、立大本、容可緩耶。又言、彌遠用鄭損棄關、而基蜀漢之禍。嵩之招



北兵入城而兆樊襄之變。以數百年生聚之地。淪爲鬼魅。化爲榛莽。陛下豈可忘襄蜀淪覆之恨。而不加念乎。兩淮百姓家室流離。延息沙洲。逃死不暇。主兵之臣。但曰。我步彼騎。難與爭鋒。列竈連營。畏敵如虎。而以閉門自守爲上策。於是數千里蕭條。數十城孤立。運米江浙。以餉糧坐之兵。竭財大農。以守不耕之野。徒曰。敵哨雖來。空無所得。糧盡自去。可以苟安。豈不中其滅水困魚之計。陛下猶徒恃清野。而不改圖乎。人皆以爲至論。己酉春。又言。雷雪大作。寒如深冬。積潦重陰。彌月不已。此非小變也。臣以天意觀之。必有召怨於民者。蓋和糴變爲敷糴。民已不堪。而州縣有糴。發運有糴。總所有糴。帥有糴。分頭應辦。煩擾百出。此科抑之召怨一也。大農告匱。通財無策。乃行征推之政。或隨戶掙鹽。或增稅取羨。有絲粟之利。則官攘之。有升斗之贏。則官征之。此推法之召怨二也。近親之田不

問。權門之田不問。乃以民戶世守之業。指爲官物。以耕種不可施之地。勒令輸租。抑米於茫茫之水。指廩於空空之屋。議臣曰。區畫已定。圖籍可成。橫奪虛張。爲欺爲暴。此括田之召怨三也。民怨釋則天意回矣。四月朔日食。公又言。扶陽抑陰三事。首曰。今日未嘗不用君子。而君子之勢未固。未嘗不去小人。而小人之根尙蟠。王曾、張知白雖在朝。而丁謂方圖復出。呂大防、范純仁雖共政。而楊畏挾詐方深。恐妖鬼孽狐。乘昏嗥嘯。姦謀逆計。必累陽明。此天之所以示變也。其意指山相云。庚戌遷左司諫。中多有雷。公又言。易之洊雷震。爲長子主器之義。彖亦曰。守宗廟以爲祭主。乃者一陽方復。內卦爲震。而有雷聲之異。天其以此警陛下。爲國本計乎。昔范鎮嘗告仁祖曰。陛下許臣三年矣。乞行前奏。今臣分察之初。首陳皇嗣當建。聖度如天。曲賜容納。今且兩年。資善雖建。益國雖封。而錫名之

典尙爾悠悠、宜臣不能已於言也。上曰、朕志已定。公退而自喜曰、宗社之福也。竟不以語人。辛亥九月、將有事明堂、時有密薦淳祐權臣者、公力以扶道、凝定力爲請。其言曰、自景祐慶曆至於至和嘉祐、有以朋黨之論撼君子者、有以好名之說排正論者。女童習書、以誣介弼。內侍密疏、以譏修襄。賴仁祖堅定不搖、一竦既去、遂不復來。而文、富、歐、韓、始終任遇、所以四十餘年如一日也。元祐之事、則有可悔者矣。陛下臨御以來、寶紹權臣、嘗以私意壞吾之紀綱、端平更化、始從而培植之。淳祐柄臣、又以私意盜吾之權寵、甲辰更化、始從而董正之。今邪徑欲絕、而不能限來者之多。戶庭欲峻、而不能勝求者之巧。某遷某職、不曰當遷、而疑以媚竈計行。某入某闕、不曰合入、而謂其通神力勝。名都藩府、如券取價、穹官好爵、惟意所欲。富貴之柄、人主所操也、而使嗜進亡恥之人、可以博取、幾於倒

持矣。公道之脈、定力不足扶之、乃有泯滅彝常、漸負戴履之人、朵頤羊鼎、伺隙以投、竊步翳行、布置愈密。臣恐邢、楊之弄奸、京、檜之貽禍、復見於今日。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用。公又退而喜曰、宗社之福也。定國本、扼權姦、當時以二事爲大樞紐、聖意要終不可搖、公於此有功多矣。壬子、除殿中侍御史。心思目前擅利病民、莫甚於京尹、而無敢言者、遂以第一義力攻之。其言曰、今之戶部、先朝三司使也。陳恕定茶法、則以中等爲可行、不探利以病民也。張方平論鹽法、則以再推爲不可、欲弛禁以惠民也。今醯醬薪炭、幹取不遺、田野市遺、田野市朝、怨怒日積。攘漕司酒課、而京畿之漕、莫能支。幹倖廳牙契、而天下之倖、不可爲。括鹽之法密、則處處有場。推酤之禁苟、則在在有庫。甚至旁侵禮部之權、下行司農之事。禁嚴之地、分置私人、九重意向、內庭動息、無不知者、長此安窮。其言甚切。



疏入、令家人束裝俟命。上俾訥齋程公諭公、程公辭曰、臣嘗與之同臺、知其必以死諍。尹旣除紹興、都人莫不稱快、而疏猶未出、公又入奏、即以臺牒趣之。上疑非舊典、遂有今後不許用臺牒之命。預參徐公乃援端平生逐袁韶之例以告、上意始解、卒行其言、乃以余天任攝事。公因講次、又言天任非才、密以裕齋馬公爲薦、上首肯再三。俄而余晦尹京、以私意仇諸生、激怒右庠之士、上下紛紛。公率同列以奏曰、小司成蔡杭旣去、諸學官亦求去、三學士人又捲堂而去。陛下何惜一晦、而使紛紜至此、如士心何、如國體何。晦遂罷。未幾、吳子明除大理丞、公言、子明本一庸人、以恩澤補右選。旣換文資、守郡未及考、又除朝職、班列之臣、恥與噲伍。上遣中臣宣諭、以元奏付還、公又言、陳舜封以科第進、及爲大理評事、太宗聞其父爲伶人、以宰相不能澄汰流品、改授殿直。此陛下家法、何愛於子

明。宣諭至再曰、當從卿請、勿使趨班、俟假及期、卻令丐外。可易元奏以進。公曰、臣積忱未至、無以感動聖心、臣之罪也。疏如可易、是自虧臣職、自辱臺綱、必孤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臣不敢奉詔。公旣屢忤旨、自分必斥。十月、除工部侍郎。公徑出闕、上累遣中人諭公、公求去益力。上又命右司李公諭旨、勸留、公始就職。內引力陳知足知止之請、玉音曰、從班無人、卿未可去。同修撰國史、實錄、兼權侍左侍郎、爲殿廬詳定官。及晦入蜀、公又直前言宣諭使非其人。公素與時相謝澣山議論不合、晦謝所主也、至是愈落落矣。遂力丐外、以集撰知婺州。婺人迎境上、公徑歸、五上免牘、提舉太平興國宮。乙卯、除知寧國府。公又辭。左相訥齋以書勉公一出。丙辰六月至郡、蠲旱租、減酒課、嚴府第私酤、折強宗幹僕。事有毫縷便民、切切行之。以吳衍疏罷領事。凡五月、不私支一孔一縑、邦人服其清儉。次年

復職予祠。今丞相還朝，益加器重，而公以老，無意於世矣。郊禋奏補吏，以正郎權從，必隔郊，特與奏行人知傳相所以眷公者。公謙厚人也，平居與人言，惟恐毫末傷其意，至居言責，獨有孜孜當世之心。在臺五年，奏疏傳落人間不少，雖不以直求譽，而多言人所難言。其詳有囿山家集，姑摭其關繫之大者著之。又如迎逢獻羨，時習方酣，公乃以孝宗懲進獻邀賞之臣，令戶部刷上供舊欠，獨行按劾爲奏，且曰：希進之寵濫及盜臣，括利之名累及人主，而使四方受橫征之害，於國何利哉？新寺之役，衆諍莫回，公乃以韓魏公諫大悲殿，蔡端明諫開寶塔爲奏，且曰：邊境多虞，國力已困，何不留此費，積此財，以爲練兵遣間，繕甲治械之用？是又因進故事而言者，人或未之知也。公賦性純慤，事繼母李恭人以孝稱，自少至老，日不廢書，甘於清貧，先廬僅數丈，晚聚所得祿賜，僅葺數椽，故居有囿

山樓，因以自號。歲晚，食祠廩者三，獨處蕭然，不過蒼頭數輩，食不重味，身無鮮衣，所趣極枯淡。嘗曰：吾之始生，外祖夢有高軒入其門，左右呼曰：林侍郎，吾止矣。得閒自喜，易簪夷然。公與臞軒同生於甲辰，以文字相好，臞軒之文英，囿山之文粹，筆力異而臭味同，白頭如一日。臞軒試玉堂，而公始第。囿山登臺省，而臞軒沒。公之沒，後臞軒十四年，實辛酉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積階朝散大夫，贈中大夫。其綸言有曰：殿前作賦，膾炙一時。袖中彈文，芬芳千載。持橐方隆於主眷，請麾力辟於相嗔。人曰：盡公始終之美，此後村劉公所草也。娶方氏，繼葉氏，先公卒，並贈恭人。以景定三年十月初九日辛酉，合窆城西之原。子孫若干。余因臞軒納交於公，既以乙未同進，相與三十年，每見握手吐肺肝，知公心事爲甚悉。聞公之逝，哭之數日。述公言行，以傳信來者，余之願也。辭雖不工，字

字皆實錄。後村之密友即許爲銘。杰也欲藉此以請。余固於公有不愁之悲。又幸公有不朽之記矣。

林希逸撰《虞齋續集》卷二四

方東叔墓誌銘

君方氏諱大東字東叔。曾祖獻祖庭輝。父履之。受業於朱文公。杜門自修。不踐場屋。扁其室曰履齋。里人因以稱焉。君未冠辭藻軼出。遇鄉先生課羣兒。郡博士試諸生。未嘗脫魁亞。蓋其精技手熟。雖不靳中的而自不能外於的也。然秋賦輒不利。每主司失君。里中必喑喑歎息。君曰。是吾命也。殊無沮挫意。端平甲午。始與二子涓孫清孫同拔胄。解於是年五十矣。明年同知貢舉。中書舍人洪公咨夔得策卷奇之。拆號則君也。廷試復中乙科。旗鈴所至。同業者多爲君樂飲相慶。君亦無喜容。調泉州永春縣主簿。歸道建安。漕使姚公寶素聞其名。檄攝甌寧尉。府學教授。會永春趣戍。君亦以疾

求還里。至之日終于寢。前爲君樂飲相慶者莫不顰蹙相吊也。君爲人豪爽。久困名場。血益燥。形益癯。獨志氣堅。悍不衰。與人交有情誼。留建安數月。爾民曰廉尉也。士曰賢師也。其卒以丙申二月某日。葬以五月某日。與配林夫人同穴。墓在烏石山。三子。涓孫國子進士。清孫國學進士。涓孫尙幼。初履齋辱與予先君游。君辱與余游。且死以銘見屬。余惟國家以科目取士。一名之中否。終身之通塞繫焉。故中則族戚朋友之倫皆爲之喜。否則戚非其族戚朋友而爲之喜戚者鮮矣。若君之中否。則一國之人皆爲之喜戚。嗚呼。亦足以見君之藝果有以出乎人也。又足以見君之信於鄉。悅於衆。以行不專以藝也。古有所謂秀民譽士。蓋王朝卿大夫之選。君眞其人歟。悲哉。命之不淑也。君晚攜涓清偕入京。人謂一翁二秀復出。屬續顧謂二子曰。汝在我庶幾不死矣。銘曰。



五十策名、前則艾軒。君媚於林、解褐亦然。曷不冬卿、曷不掖垣。此天且卑、彼貴以年。烏虜奈何、命制於天。其慶在後、二季勉旃。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九

臞軒王少卿墓誌銘

紹定之末、上始親政、相舊學、收名士。明年改元端平、王公邁自南外睦宗院教授赴都堂審察。既至、丞相鄭公字公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公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于兵。乾淳初行楮、數止二千萬、時南方休息也。開禧挑虜、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加山東一筭、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不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釁、救楮第一義也。又言、修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

施緇黃、濫予嬪御、凡此之類、未嘗裁擢、徒聞有獻括田榷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寶紹之相行之久矣。改絃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昔章子厚言宰執舉臺諫非故事、以攻馬呂、是小人而能爲君子之言、安知今無此言乎。司馬光改役法、蔡京爲尹、即日奉行、是小人而能迎君子之意、安知今無若人乎。范純仁以國用不足、欲復青苗、是君子而効小人之尤、其事駸駸見矣。此小人所以不心服、而君子亦不能以自恕也。時臺端王公遂攻喬樞、或言王公主鄭而援眞、又方議履畝收楮、故公之言如此。未言執事排闢國拓地之謀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矣。發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聳然、改去正心誠意等字、除正字。參與文忠眞公時已病、余與門人陳瑑瑞甫問疾、公曰、實之策好、進德未

已。公世居興化軍仙遊縣之皂洋。曾大父諱贊大^①。父諱汝舟。父諱鑑。庚戌進士。終于古田主簿。贈朝散郎。母安人傅氏。少有場屋聲。以嘉泰甲子貢于鄉。嘉定丙子再貢。丁丑擢甲科第四人。爲潭州觀察推官。丁內艱。調浙西帥司幹官。所事鄒帥應龍。趙漕汝璫。袁尹韶皆貴倨。公與亢禮不少屈。俱嚴憚之。俄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真高等。公顯摘其謬。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誣公在殿廬語聲高。免官。其教南外也。真公作牧。相從甚驩。每竭忠告以裨郡政。其召至都也。真公典舉。公爲初考。與奪升降必資焉。所取皆老于文學者。入館數月。上又相喬公。或傳舊弼某人復用。公封上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爲之地者。且舊弼奸儉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諸君子空于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踰月輪對。首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今危機交急。所倚

二相。左曰眷衰宜去。右曰謗。興宜去。昔有讒趙普者。上責以鼎鑪有耳。云眷衰者盍自反。曰吾何爲不能堅上眷如普乎。富弼以宦官宮妾不知名而相。宣麻之日。百僚舉笏。云謗興者盍自反。曰吾何不能副人望如弼乎。外若推遜。中實忌猜。互爲比周。交信讒詔。大臣倡。羣臣和。是以從橐經筵有容悅無箴儆。諫官御史言不行。身不去。非欺君歟。陛下亦嘗自省惡旨酒果如禹乎。不邇聲色果如湯乎。戚里皆陰興乎。北司皆呂強乎。抑猶未也。非欺天乎。又曰。厚權臣而薄同氣。爲欺天之大者。宜絀謚改葬以回天意。公由疎遠見天子。空臆無隱。唯諾如家人語。上爲改容。言者彈公論邊事過實。鶴山魏公侍經筵。爲上言惜其去。改秩通判漳州。詔以禋祀雷雨求言。公又封上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麴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燔尊



寵綱^⑥淪法數、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⑦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與之、臣恐與之不至、魁柄它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括也。臺官李大同言、公交結眞某、洪某、魏某、以收虛譽、削一秩免。蔣峴劾公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官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紀、通判吉州。右正言^⑧江萬里袖疏楊前曰、王某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用之歎。上曰、當以爲文字官。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公驛奏七事、而以撤龍翔宮、立故王後爲先。時鄭公再相、以左曹郎官召、公力辭、除直秘閣、廣東提舉。公歎曰、吾老矣、安能酌貪泉、犯瘴霧乎。再辭、改侍右郎官。未行、以諫官焦炳炎疏予祠。先廬旣燬、借居城中傳舍、處之夷然曰^⑨。與諸生故人登臨樂飲。

一日送客歸、得疾、經夕猶衣冠與門人語、俄奄然而逝。淳祐戊申上巳之翌日也。訃聞、上臨朝悼惜、除司農少卿以華其終、丞相誄之甚哀。積階朝請郎年六十五。將以明年正月十六日葬于珠^⑩嶺之原。娶安人洪氏。三子、長德胙、以遺澤奏。次德星、爲伯父後。次德瑁。二女、長前卒、次適從事郎監永平監宋應起。公本以學問詞章發身、而尤練世務。佐二幕、丞兩郡、剖決敏、書判健。易尙書戒戒潭土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漳民。至吉樵、各削州倉斛面、聽民自槩、賑贍水災。樵人德之。然公學可以經世、而毫芒未試、文可以華國、而終老不售、胸奇腹憤、一切發于窮居野處、逆旅行役之間、其抑揚頓挫、開闔變化、各有態度、不主一體。初若不抒思、徐考其機鍵密、首尾貫、音節諧、若他人嘔心肝、擢胃腎而成者、子昂、太白之流也。公素剛直、尤惡諂子、眞公每曰、實之英氣多、和氣少。



而折權貴人不稍假借于賢者則推下之後學則接扶之開講席持文衡士因公成名者甚衆交遊有過必規或痛譙責及其人有急難則又汲汲營護不遺餘力故里中逢掖于公屬纊弔者盡哀返柩送者空巷公嘗語余君銘德潤皆實錄它日無忘余也余不敢答前葬德祚礱石來告嗚呼公言果不祥乎夫遇不遇天也知不知人也昔董生作士不遇之賦而虞翻有世無一人見知之恨悲乎董生之不幸未若虞翻之不幸也余于公竊有感焉初端平並拜二揆朝野知左必去鄭公所致名勝滿朝不能助至有袒右者公位最卑獨爲天子言更化以來卻餽而貴近怨守法而僥倖怨汰冗而驕卒怨籍貪而饕吏怨皆鄭公謀身拙所致且引唐權戚不樂宋璟使優人爲旱魃之戲卒罷璟相冀以感悟上意然鄭公迄不可留而公先逐方是時公豈能前知鄭公復相于十年之後哉及

歲丁未白麻告廷談者皆曰臞軒升矣公方且拜疏申言鄭公有愛君子之心而無主君子之力杭相李公論公出館既而悔之公評近世宰輔至李必曰賢相徐尙書清叟與公有違言公晚應詔謂徐有人望可用彼知孝也大同也峴也其裁量公或曰阿黨或曰忿隘觀其援鄭公於機穽並興之時箴鄭公於衰繡遄歸之後阿黨者能之乎李徐言公之失公譽李徐之美忿隘者能之乎公與人交終始不變頃鄭公歸鄞十載公雖貧歲走一力問安否鄭公後爲余言朋友中可保歲寒者實之一人爾烏虜公有區別賢佞之功而受阿黨之名鄭公累公公不累鄭也有兩忘恩怨之意而蒙忿隘之譏李徐負公公不負李徐也今懼天下後世有未知公之心者故著其大節揭之宰上使過廬而式下馬而酌者有考焉銘曰昔有信不見察於世兮忠不見容于朝血變化而

爲碧兮、氣鬱勃而爲潮。悲二子之積憤兮、貫千載而未消。嗟吾友則異是兮、安一生之寂寥。曰性命之相通兮、賦予之相遼。非余命之多忤兮、余性之所招。寓雅言於善謔兮、散牢愁於長謠。悟人間之刺促兮、返物初而超搖。生不嗅腥腐兮、死寧淪于厲妖。爲靈芝於銅池兮、爲喬雲於璇霄。亂曰、往真魏之倡和兮、嘗迭奏於咸韶。彼李、蔣之喧啾兮、又何以異於蟬蜩。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二

吳主簿墓誌銘

予友新撫州金溪縣主書姓吳諱炎、字晦夫、以淳祐三年壬寅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家。予時以台倅易倅臨安、忽得其居之遠近、內外各以書訃予。爲其學徒者、則曰無復有此賢師友矣。爲其里人者、則曰無復有此鄉善士矣。爲其宗族者、則曰無復有此賢伯叔兄弟矣。予爲之慟而言曰、

世之愛欲生、惡欲死者、其惑之不辨久矣。晦夫之亡、同聲哀之、果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其自幼嗜學、如嗜飲食、博識前往而文思如泉湧、辭藻如春華。有弗問、問則多知。有弗疑、疑則能辨。且不憚勞、爲人反覆開明學文者、運意用字、造語悉有法度、可以指授。以是鄉之學者多從之游、每隨其分量、蒙麗澤之益。此在學徒是以有無復賢師友之嘆。其氣貌和平、其詞意婉曲、望而見者、以爲君子人也。況其志行修潔、少有可見之身過、與人多美意、無惡。況誘人爲善、孜孜不懈、人有請、可從者曾無難色、不亦委曲諭之、未始峻拒、人亦不怨、似多可而實有守。此其里人是以有無復鄉善士之悲。其諸父叔在時、莫不愛之、以其循循孝友、和氣藹如也。其後諸父俱亡、兄弟子姪甚衆、晦夫悠然其中、無疾言遽色、不犯尊、不凌卑、會聚則少談世俗細故、多言古今善事、有默寓相勸相規之意。未始與一



人作惡、或有不美之爭、必致排解調娛之力、故人無長幼、咸知敬慕。此其宗族是以有無復賢伯叔兄弟之恨。方爲兒時、已端重如成人、不好戲弄、不爲戲言、獨於義理文字乃其所好。初從予先君克翁問學、即切切有志。年十六七時、侍父兄見朱文公于考亭、文公令講魯論首章、喜之、因聽誨諭者踰月而後歸、自是一意實學而不廢科舉。其所試之文、根於義理、尤極精到。嘉定丁丑、補入太學、每試必冠諸生、計分幾成優校、觀其文者、莫不擊節稱嘆。端坐存心齋、晝誦夜思、業以爲常、淡然無他好。未嘗妄出爲市井之游、若不知紛華盛麗之可悅者。或者欲搖動之、屹不可奪。素行益堅、同舍驚異、始疑而終信、翕然稱之、以爲不可及。晦夫資既純明、一時海內名世咸獲親炙、多器重之。且或得其心學、或得其詩文法、究師友之淵源。聞見既博、智慮益明、時在學推爲博通之儒。既而遭父喪、以

歸。居喪盡哀、服除、即厭出、事母盡歡者幾年。屢免文舉、咸謂一第特其餘事、乃竟累試見屈於有司。嘉熙戊戌、天子策士南廊、勉就之、以入優等、授金溪簿。待闕未赴間、蓋嗜未見之書、究未竟之學。凡若學徒者、若里人者、若宗族者、往來講習、方有餘樂。其所著有陽山猥藁若干卷及日記、以自課其所學、其進未已也、而不幸死矣。前數月、盡區處家事、幽以告之家廟、明以托之親朋、若前知沒寧而達者夫。惟其親朋之所惜者、年纔五十有九、而平生所志所學、不得少試一二。或曰、昔有不許小程先生學之可用者、後有因其論鹽鈔法而始知其可用。晦夫常備論江西鹽販之弊、贛之守臣往往有用其說以戢姦萌者、人莫知其出於晦夫也。使其少試、豈特能主簿書、使會計當而已哉。而遽至于斯、亦可哀也夫。曾祖某、祖某、考某、妣錢氏。娶熊氏、再娶傅氏。二子、曰某。二女、長許適某、次在室。某

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其兄玉汝謂知其弟莫若予、欲得銘。予念晦夫少予二歲、總角同學、相知真莫如予也。聞訃而傷之、倍於常情、豈容不銘。銘曰、

孰爲質、玉色之光兮。孰爲文、天葩之芳兮。質既良、學且強兮。文既彰、行且藏兮。宜高岡觀鳳之翔兮、何垂耳困驥之良兮。以此易年、宜得壽延長兮。何爲中身、遽有此哀傷兮。獨幸文質學行、存若不亡兮。

包恢撰 《敝帚稿略》卷六

順齋先生王公墓誌銘

咸淳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順齋先生王公卒於里、蓋年八十有七。孤以其友余學古傳公行屬辭、銘。黻生平寡與、聞公講道著書、行侔金石。先與意會、不敢辭。公諱夢松、字曼卿、處之芝田人。蚤穎悟、通六經、諸子百家、以至遷、固、曄、壽之史、天文、地乘、稗官、雜說、靡不研貫。一旦脫然自謂曰、讀書爲文、

皆學也。舍五帝三王之道、則不適於用。舍六經之言、則不探其原。於是晝觀夕維、指孟子四端、即舜禹道心之微。每於此心始動處下工夫、體認其本然者、主敬以涵養之、贊座右曰、常行細務無非學、把住初心便是仁。其真識實踐有如此者。旁搜互發、靜照澄思而得之、易大而天地幽而鬼神繁而事功、莫非易也。然所以爲易者、性也。如典謨訓誥、如中庸大學禮運閒居燕居哀公問諸篇、究極指歸、大率言遠不遺邇、言天必於人。窮數十年之力、以其精粗本末者而約之於己、如權衡尺度之應萬物、皆有無過不及之。則公之學、以致知窮理、以主敬盡性、嘗北面西山葉公味道。西山謂公曰、世無曾思、君不當在弟子列。唯諾叩擊、盡領考亭宗旨而返。自少至壯至老、壹是勿貳。西山真知人哉。抽開發鑰、私淑艾、其徒簪連袂接、室隘不足以容。關精舍曰東湖、曰陽山、曰臘川、執經問道、沈潛裁



儒藏

植隨力有驗、相與勵君子儒之行、科第不與焉。嗟夫。宇宙之氣、礫裂濂伊、聲光寥藐、孰嗣考亭朱夫子。外爵祿富貴、惟道德性命之求。流暢灌輸、雖深山窮谷、亦有果其志、卓其行、瞠若乎其後。如順齋先生者、蓋其脫凡釋陋、即學爲聖賢之學、一有得焉、終其身不忘、故達之家庭而孝友、達之族姪而周洽、達之里閭而急義振德。識與不識、咸尊之曰順齋先生。至是、可勿忝存順歿寧矣。曾祖澤、祖顏、父延珪、俱隱德不耀。公娶留氏、粹有閩度、年八十有一、先公六月卒。以咸淳九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永福山之原。女適登仕郎陳應。男子文、以上庠解褐、教授吳門、垂滿、沿海制置辟致之幕。□□□□□□□□□□孫二。有論語解十卷、中庸大學解五卷、孟子解七卷、易解十三卷、書解一卷、禮記解五卷、雜著二十卷。

河汾之緒、有儒崛興、行確心潛、大闡六經。□□□

□、□□□□□。名不酬德、奮身豐後。枯山藂藂、芝水沄沄。下缺

劉黻撰 《蒙川遺稿》補遺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予同年閩帥李公之子、伯曰仁深、季曰仁昼、皆孝敬祥順、爲其家鳳麟。仕雖未幾、而有志澤物、親仁向善、汲汲若饑渴。然其材日茂、猶干雲拂霓之幹、挺拔未已。見者莫不咨歎曰、李公仁者、宜有子如是也。紹定三年、季沒常、潤間。訃至饒、伯傷痛甚、亦遇疾以終。聞者莫不駭歎曰、李公賢者、天胡厄之若是邪。始公赴鎮、二子以仕不獲從、至是復不得與親訣、公悲之深而悼之苦也。旣而強自釋曰、吾上有君與親、下有兵若民、一身而數責萃焉、豈私哀吾子時邪。且吾聞之、人生一世間、若游雲旅、太空爾、修短不同、同歸於盡、惟有德者爲不泯。吾兒年弗克壽、雖未及以成德名、然事吾謹、事吾親尤

謹推之以事長亦然。其泣官臨人亦莫不然。是不謂之好德邪。吾與其爲亡益之悲也。曷若求世之能言者志之。以昭吾兒於不泯也。於是季之銘以屬丹陽劉公宰。而命某使銘其伯焉。吁。公之見可謂達矣。顧劉公其人。某則非也。將何以慰公志而洩其悲。雖然。吾同年之子也。誼不可辭。考其狀略曰。君字聲伯。世爲饒之德興人。曾大父舜安。迪功郎致仕。大父玠。贈中散大夫。大母王氏。今年幾九十。封太碩人。父駿。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知福州兼帥事。母張氏。先若干年卒。贈令人。君性仁且篤。自能勝衣。朝夕侍重親側。油油翼翼。未嘗有懈容。門內事亡細鉅必盡其心。曰。此吾職也。公開館延賢賓客。族婣狎至。歲時往來。問遺率以諉君。君承上接下。輕重疏數。雖毫銖弗差。而尤以賙窮賑乏自力。嘉定中。用寶璽恩補將仕郎。調興國軍通山簿尉。當上不忍去。公勉之乃行。郡守留攝事。力以親

命辭。縣僻在萬山中。民居若晨星。官宇尤圯敝。百爾器用皆缺。君處之超然。與客談笑輒竟夕。故時米斗不百錢。至是幾數倍。君奉有餘粟。下其估以予民。且呼市僧可任者。貸本錢。使糴旁近郡。至者日相踵。人賴以弗饑。弓兵素不練。君曰。尉以弭盜爲職。雖亡盜。備可弛乎。迺日角以戰技。庸錢之贏。故例給他用。君悉儲以待賞。間出私帑繼之。集士之賢者于學。與談義理。訪闕失。贊長官。厚其廩稍。益市書礪石。以傳永久。去之曰。父老遮留係道。再調隆興府南昌丞。未上而疾。鄉先達候之。正衣冠肅之入。賓退而君逝矣。時七月甲辰也。官止文林郎。年四十有五。嬀。湯氏。湘鄉丞壽之女。生一子。椿卿。將仕郎。君爲人開豁無城府。蚤侍公。具得爲政本末。及在官。盡瘁職業。期弗辱其親。縣之九宮山有女冠。憑恩倖驕恣甚。方大興土木。役以氣轢齊民。州縣吏惕息不敢問。顧利其賄逢迎之。君一拒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九三

四二五

絕弗與。通訟至庭，問理可否，卒退聽，莫敢干。嗚呼，觀此一節，君之仁且勇可知。蓋嘗摘詩丞民之義，扁其室曰則齋，以朝夕而思焉。廬山胡君泳、文公朱先生之高第弟子而父之友也，君師尊之，學問源流，蓋有自矣。既歿，胡君實狀其行，所謂信而有徵者。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某原。銘曰：

維民之生，有物有則。是曰天命，人所同得。曰則伊何，理之當然。毫釐有差，是悖乎天。懿哉聲伯，兢兢一心，揭于燕居，有赫其臨。爲子而子，爲吏而吏。維則是循，罔敢失墜。身雖有殞，其心炯焉。年雖罔壽，實歸其全。死生之常，允若夜旦。嚴嚴高堂，亦可無憾。

真德秀撰 《西山文集》卷四六

校記

- ①「前作」二字原倒，據文意乙。
- ②焉：原作「爲」，據四庫本《後村集》改。
- ③里：原作「理」，據右引改。
- ④君：原無，據右引補。
- ⑤「甲午」下原有「年」字，據右引刪。
- ⑥折：原作「折」，據右引改。
- ⑦寶：原作「瑤」，據右引改。
- ⑧場：原作「揚」，據右引改。
- ⑨堅：原作「豎」，據右引改。
- ⑩矣：原無，據右引補。
- ⑪加：原無，據右引補。
- ⑫營：原作「營營」，右引作「廣營」，亦不妥，茲據《宋史·王邁傳》刪一「營」字。
- ⑬雖：原作「難」，據四庫本《後村集》改。
- ⑭大：原作「夫」，據右引改。

⑮謗：原作「傍」，據右引改。

⑯綱：原作「網」，據右引改。

⑰怒：原作「恕」，據右引改。

⑱正言：原倒，據右引乙。

⑲日：原作「曰」，據右引改。

⑳珠：原缺，據右引補。

㉑生：原作「乎」，據右引改。

㉒袒：原作「祖」，據右引改。

㉓卑：原作「早」，據右引改。

㉔「者」下原有「也」字，據右引刪。

㉕詔：原作「認」，據右引改。

㉖銅：原作「洞」，據右引改。

㉗嬖：原作「妣」，據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改。

㉘有：原作「自」，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九十四

陽枋

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陽公行狀 上

滎陽世家出帝高陽春秋時在魯晉楚者皆其胄也。漢號玉田氏其後繁昌耽裕驚哲尼固休之惠元思義爲嶠城咸著節義爲時聞人其在蜀者曰暮自漢元嘉與龔滎詣巴郡太守請分置墊江郡曰羣佐昭烈與趙雲齊名唐末曰安仁起兵綿竹輔王建討全忠厥後子孫散居劍以東國初君進繇武信鳳臺派爲合之巴川縣小龍潭後覺里人四世而至於曾祖明字周臣以陰德孝行聞於政和間時人爲著陰德集武信有異人號淨眼師陰德公將謁之師先一日命左右曰巴川陽公將至矣已而公果來師謂公佛地位中人將傳心印陰德公辭曰綱常之大如之何其廢之妣梁氏繼仲氏祖熙載字應祥登紹興二十年天府書樂善不

倦守道固窮號後覺先生妣康氏父景春字伯震德行文章爲時師表捧乾道元年能書以寧宗御極恩官至從政累贈宣義郎號龍潭居士妣普慈馮氏懿行淑德見於禮侍度公誌銘贈孺人淳熙丁未九月初七日戌時實生公于後覺里巴字溪之上名昌朝甲午以枋名貢於鄉字正父小字宗驥行鼎二師事考亭高弟性善度公正蓮蕩晏公淵盡得其傳登淳祐辛丑進士第懷敕五年俛調昌州酒正攝廣安學官大寧理曹陞從政調紹慶學官攝郡通守志恬退隱居不仕利路使者聞於朝加通直郎賜六品服累封朝散大夫咸淳丁卯十月十日癸亥辰時考終命年八十有一門人因所居字之曰字溪先生公取武信張氏唐相曲江公之裔先卒贈恭人二子長少箕登景定壬戌進士第今修職郎季炎卯登淳祐丁未進士第今中奉大夫巴川縣開國男又全菴之子炎巳爲子蔭



藏

登仕郎。孫男四人、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二人、玄孫一人。咸淳戊辰二月既望、葬於江陵府松滋縣香爐峰堆玉坪寅山之原。公生有奇質、岐嶷知長幼、尊卑、好弄筆墨簡策、終日端莊巍坐、羣兒戲誘不顧也。龍潭居士口授以書、一再過即成誦。九歲畢九經、屬文如成才。居士有詩曰、詩書有味嚼逾美、編簡無花開自香。公和曰、文章不數向、歆輩姓字須教班、馬香。宿儒龐子淵試以大旱汝作霖詩、公賦曰、豈但流王澤、應須沃朕心。時人驚嘆。成童博覽羣書、綱常名教之道、古今治亂之源、莫不洞貫。醫藥卜筮之書、天文地理之學、射御書數之文、咸精通焉。時鄉賢性善度公正、自建昌受業考亭、以歸、遂往承學。公慈孝出於天性、侍龍潭居士刻不忍去。夔部使者母丘公恪羅致居士爲夔理曹、公年十八、實侍行。甫兩舍、居士夜坐吟輓故人詩曰、五十三年墮鬢魂、一朝埋玉骨方溫。公然釭秉筆、

書未竟、居士忽坐逝。公於逆旅中治喪扶護。時僞禁嚴、家禮未見於世。公請於度公而行之、衰麻斂奠、一遵古制。先是龍潭公居官日、有勸以俸金買良田爲諸子計者、因笑曰、教子當以詩書、田宅非所以愛之也。暨歿而家四壁立、無以爲葬。公贊議質所居室廬以奉喪事。自是陋巷簞瓢、人不堪其憂、躬植蔬果、以供慈闈甘旨。年三十、娶曲江張氏。馮太夫人以子舍食貧爲懷、命出居營生。甫月餘、與張夫人私相謂曰、忍以生事虧定省乎。迺亟歸侍、奉菽水、勤溫清、咸得歡心。爨烹沃盥、躬服其勞、有代己者勿許也。一時鄉父老詔子弟孝養者、率稱公爲法焉。馮夫人疾篤、公露香祈天、減己算以益母壽、密封股以進。太夫人絕而復甦、延七年然後終。公執禮過哀、有白蛛垂倚廬者七日、閭里聚觀、咸稱孝感。公尊祖奉先、孝敬純一。居室陋、家廟務嚴潔。家雖貧、烝嘗必備禮、每祭必思祖禰嗜而



薦之。濯漑灌壘、必躬必親。前期致齋至恪、及祀之日、涕泗嗚咽不勝、望松楸悲惻感慨。晚歲私謂二子曰、吾於考妣夙夜追憶。夫以大舜夔夔齋慄、多歷年所、猶終身慕之、況庶人乎。吾未冠而孤、僅獲事母數十年、雖粗得歡心。母歿十有餘年、始叨第、無親可榮、只仿佛終身之慕而已。二親時若見之、愈敬愈孝、不敢越足於天理之外。此心八十餘年、不曾向人道也。公於兄弟極友恭、事伯同甫、昌泰如事父。同甫染疴、公嘗藥侍疾、衣不解帶。暨終、以哀號過感、心恙。何氏姊嫠居、數喪不舉、公竭力營之。鄧氏姊晚無依、公迎養、亂離必載與俱。姊性嚴急、寓荊州、卧病久、左右莫能承其顏者。公年六十一矣、泣下曰、姊、吾所與同胞、性之寬嚴、吾善能順之。於是躬藥餌、親饋食、問所欲而敬進之、晝夜不解衣者累月。與弟季全父同居、怡怡如也。人無間言。避地夜郎、全父疾殆、公密禱曰、弟幼得父母之

歡心、長得伊洛之正傳。今疾革矣、而猶未有後。某則既有子可承祭矣、生且無益於時、願以此身為弟請命。弟因感異夢、疾乃瘳。全父負四方志、考亭高弟之在東南者、皆得及門。後終於臨汝、猶子炎已生甫數歲、孤孀無依。公命季子取以歸、教養如己子、而以咸淳郊蔭官之。從兄昌臨喪親致毀、寢疾人不敢近。公獨扶持、始終不懈。比斂含、皆於公之手焉。陽氏世以詩書傳家、故俗黨未嘗輕去貧賤。凡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筭無以爲行者、公咸經紀之。鄰里鄉黨友助扶持、曲盡其道。友人李發明在縲絏中、而非其罪。公往他郡、爲之求救。李豐其行囊、比返、僅縻屨、餘悉歸之。李曰、爲人忠交友信、正父是也。蜀有敵難、避地夜郎山谷間、會敵犯瀘叙、公與一家相失、獨深入不毛、絕糧久之。同行有以不義得食進者、公堅卻之、但汲清泉、茹黃精以充腹。惟易本義一編未嘗去手。敵退而反、

張夫人及子婦亦免於難。親故罹禍者十八九。公謂張夫人曰、吾家幸保全、天其或者全予以周衆人之急乎。於是悉所有以給困乏。嗣歲、張夫人卒、幾無以爲斂。鄉人或有以飢渴爲心害者、公嘆曰、是不可不亟求正乎。乃與弟全菴南午、姪存菴醇友、人宋君如山、羅君仲禮、朝宗、陳君晰之、黃君應發、舉藍田呂氏鄉約、推前進士黃君應鳳爲長、合同志行之、正齒位、勸德行、錄善規過。又與李君發明、講明鄉飲之禮、於以維持孝弟忠信之風、一鄉化焉。公幼居喪、讀禮暇、則取釋老書閱之、輒洞其源委而嘆其虛無也。免喪、爲書深詆之、以謁性善曰、吾友伯震有子矣。乃授以太極、易通、伊洛語錄。公讀之、自謂聖賢之傳可以心會、堯舜君民可以身致也。於是專意理學、其要以誠意正心爲本、而於日用常行間實踐之。會性善以君命召、公請曰、先生東矣、吾將誰師。性善曰、篤志四書、以爲綱領、而

求其放心可矣。且曰、涪陵蓮蕩、晏淵亞夫遊紫陽之門最久、盍往師焉。遂與弟全菴、姪存菴束書造之。晏門庭甚峻、惟難疑四書、至問易則正色斥絕。公固請不已、蓮蕩察其志之專、乃曰、子於易有何所見。因舉所作陰陽消長圖以進。晏熟視久之、喜曰、曩欲作此呈考亭、而未也。大抵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今子得之、始可與言易也矣。乃以一正八悔、見乃謂象之旨、思無邪、毋不敬、惺惺法授之。公豁然有覺、故因雨後賦詩、有曰、霹靂一聲風卷去、誰家水館夕陽天。後晏公歿、性善入侍經帷、祈歸弗獲。公乃萬里往卒業、親朋交書尼之、而志愈篤。過廬山詩曰、飽諳風月歸、庶幾無虛還。謁元公祠曰、圖由自得前無畫、道未嘗亡今有書。旣造性善、函丈質問不怠。居數月、性善語之曰、子學問包括、只欠一以貫之。因曰、但收放心、令勿忘而常敬、自然隨處透徹。昔東坡譏伊川拘、伊川曰、吾日履



安地。數日、公請曰、自體認師言、真見得伊川所履、真如大官路、快活氣象、使人寢不寐、腳不住。性善、矍然曰、子胸中透澈矣。當時曾子專用力於內、蓋如此也。毅齋徐公僑時在朝、公往請問、徐以所得、考亭存心之要語之曰、道心爲主、人心聽命、元只是一箇心。人心不流於人慾、道心不流於虛無、便是察得精了、心與道一、一則不二、此便是中。公欣然有得。鶴林吳公詠、平齋洪公咨夔、鳳山李公性傳、鶴山魏公了翁、敬公爲學、咸器重焉。度公寢疾、公與弟姪侍側、講問不絕口。暨歿、公與同門友爲之斂含執喪。後朝廷贈典訓詞曰、卧病於數千卷之間、性焉已盡。斂含於二三子之手、命也何言。則一時師弟子講學之懿、已蒙聖朝之知矣。於後、公憶師之詞曰、求之高遠、則昭乎目前。索之淺近、則浩乎深淵。無臭無聲、存日用間。引予於寬夷而弛其縛束、縱予於大壑而辭於溝瀆。涵詠師言、惟曰

不足。公歸蜀、會湛溪李公孜將漕梓東、蓋考亭高弟方子之弟也、遂往謁焉。李公語曰、弘毅二字、不可偏主。又曰、士纔有一毫希慕之心、便是慾。公既聞道於師、隱居求志、不復以貧賤憂戚累於心。闢靜室、鎮日獨坐、自驗此心未應事物已前本體氣象、因語學者曰、吾心本然之天、明鏡止水、即所謂未發之中也。物來能名、事至能應、即所謂發而皆中節之和也。釋老之所謂明鏡止水者、靜而無動者也。吾儒則靜亦定、動亦定、靜而動者也。喜怒哀樂、愛惡欲、須要見得此七件如何是正、如何是邪、覷得分曉、每事行教徹頭徹尾、便是致知力行事業。學者先要見得大本、用十分功夫通貫、令爲一心之主。大本既立、然後枝葉從此生出。明德是生理會大本、似鏡子在這明了、看有甚來、便照破他。妍醜分明。今時人空只要隨事做教好、而大本元不明。若大本明時、隨事付去、便不勞力。心未定時

難開眼、眼堪開處便存心。要識得孟子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操存舍亡意思、大學定而後能靜境象。存得心時眼界一番別一番義理、一日明一日心思不可太遠。去得遠了、少間收拾不來、壓捺不住。雖應事接物、只是在這裏、其對待不過尋丈間、自然事去了。心只在持守須定、立志須高、當使頽波砥柱、疾風勁草。天理性之善也、以語人、孰不曰此所當循、而終玩歲愒日、莫之能由也。人慾情之惡也、以語人、孰不曰此所當去、而終膠固沉溺、莫之能違也。其患在於不能制。心意是出萌底志、是大概向去底。誠意是合下初萌時便誠、誠者物之終始。誠意到處便有物、不誠無物。須是致知格物、知得這物理、方會得誠。若知尙未致、只是冥行索途。誠之一字、平時雖是涵養體認得明、亦須臨事之時更加提醒、自然私意不生。克、伐、怨、欲、謂之四賊。克謂好勝、伐謂矜伐、怨不自責而怨人、欲是私慾。

所謂不行者、此四者不是便無、卻元在舍裏、只是牢固關鎖、不放出門。若關閉不牢、又走做事。夫子所以曰、可以爲難、只是掩遏、不使出來而已。仁者則渾然天理、此四者不在其中矣。定而後能靜、誠是喫緊。學者於此、如隔煙霧、如隔紗窗、所以閃爍不定、更如何會靜。心既不靜、萬境變遷、七情馳逐、相鑿糜纏縛。有困而悔、悔而覺者、有乍覺而遽爲所引去者、有終身懵昧、全然不醒者。或謂大丈夫須要淫坊酒肆處處去得、公曰、學者初得入學之門、便學隨波逐流不得。且須恁地斬絕、待撲殺了四強賊、卻洞開門戶。向來沈晦見和靖、問子見南子、尹云、不得不見。沈曰、先生敢見否。曰、不敢。問何故。曰、只爲未到磨而不磷、涅而不淄處也。愚佩斯言、以爲學者當隨分量漸進。如閑邪存誠、成性存、雖成德之人、亦須要無時不謹也。約友、宋如山自以步月林下、心無一事、想象道體、恍然若游太



虛、不勝其樂問者、公曰、此是曾點莫春舞雩詠歸氣象。夫道體不可想象、要在實見得分明、則太虛便是自己心胸、何止恍然若游而已。林下步月、只好驗夜氣、但恐只見得靜中靜。須更識靜中動、動中靜、則晝游通衢、無非林下步月、亦無紅衢紫陌之所存矣。或問、一日十二時中、無背理傷義之事。公曰、此言恐失之太快。曾子吾日三省吾身、須是自覺尙有不克盡處、深自省察。學者當於念慮一萌之初、剪斷私意、只令向中正一脈裏行、莫待到事上方覺、便是悔亡底意思。乃作求放心箴曰、人秉良心、萬里包括。心有動靜、該貫事物。方其靜時、虛靈湛寂。公私界限、精明別白。應感而動、理慾萌蘖。同行異情、遂判得失。以靜制動、何事非得。動而忘靜、爲是物役。求則得之、罔間食息。放不知求、蔽固沒溺。愚知聖狂、相去絲忽。危哉微哉、聖言不易。致知力行、兢兢朝夕。嘗曰、愚平日只於人所不知、

而已所獨知之處用功。是則進、非則亟加剗剔、求以仰合前賢。有所不能、則朝夕汲皇而已。不睹不聞、是己所不睹不聞。獨是人所不睹不聞、其極只是思無邪、無不敬、大庭廣衆與暗室屋漏無間、無過一箇敬。誨門人曰、吾人如今只用心於內、求仲尼、顏子樂處。曾子忠恕一貫、使心中義理如日之中天、則六合之內、不遺微小、容光必照、無往而非日之所到也。愚之學只是見得一句明、便要行得一句到。才行不到、終日孜孜求其所以不到之因、而必要至之。或問思無邪之難。公曰、此不過念頭初萌時着功夫、便似船開頭乘水脈樣。到是行處、十分要照顧兩邊、無令觸礙。直待泊得安穩、方是得所止處。或問欲字善惡相半耶、多惡少善耶。公曰、善亦未曾少。萬事萬物、皆有善惡存乎其間。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天理處便是善、徇私慾處便是惡。可欲爲善、欲善而民善。欲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欲無言、欲行王政、何者非欲、何欲非善。夫子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凡所欲好處便是善矣。所以七情不可去一、只要在道心惟微一邊也。道心純是善、人心該善惡、如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便是道心。四肢之於安佚、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便是人心。大率人心自血氣中來、道心自義理中來也。語門人曰、君子以一身應天下之萬務、至中而止、由敬而入。中者天理之當然、敬則持守此心、流行乎一中焉爾。性中仁義禮智、發爲孝弟忠信、百行萬善、莫不皆有當然之則、所謂在中也。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焉。中自在也。其運用酬酢、動容之間、嘗難於得其中者、不知持敬而已。敬也者、莊肅謹恪、耳目手足、心思念慮、無一苟焉、思有以見夫所謂中。日由之行之、至之終之、及其涉歷之久、應接之多、持守之固、自然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毫釐絲忽、動與中會、而不容爲

言、亦可謂小成而已矣。夫道不離乎中、事不離乎中、中不離乎心、停停當當、渾然自然、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考程子論浩然之氣一章、是見得孟子十分透徹、知其爲坤學、故以直方大配之也。孟子道性善一句、壓盡天下萬世論性之說、無以復加。蓋自太極而觀、故有陰陽氣理、不可偏倚。然理則自無所謂惡、而氣則不無善惡之異。但太極所謂陰陽之氣、亦皆是清明醇厚底。到得付諸人處、各自地子不同、便有善有惡、所以前賢謂之氣稟之性焉。此又是孟子下一層。若孟子則直說繼之者善底、未成之者上說。所以萬世無弊、理氣雖同得於所稟、卻於向上底數層別了。譬之傳神、漸模漸差、不是當初真的。生之謂性、告子只於人物生處、便鶻筮說謂之性。所以孟子後面用犬牛人折之、其辭便窮了。公祭蓮蕩晏先生之文曰、先生在寧考朝、毅然志道、萬里尋師。閱三年而後聞易



於考亭以歸。十有餘年。至戊子而先生之學始傳。又二十餘年。至淳祐庚戌。配食於北巖。而先生之學始顯。甚矣。道之難聞而難行也。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古之聖賢。其道不見信於當時。而終必行於後世者。窮達之勢使之也。何患焉。蓋公以戊子歲師事晏公。至庚戌長北巖堂。實晏公配祀於伊川之日也。公之學有自來。故遠近信從者衆。公於是循循善誘。隨其氣之淺深而語之。故聞者皆欣然動悟。各有興起。當途達官聞風而慕。爭延置尊禮而考德問業焉。公曰。愚意雖不在仕進。卻與同志之士講明義理。庶或晚輩樂向此邊。則異時以扶植正道。開迪人心。吾亦不爲素隱。無補於世也。此時正學漸晦。汲引晚進。尤爲急務。宜於後輩中擇其氣質可與語道者。羅而致之。使食息言語步趨。皆有涵養。將來成就。出爲世用。必有可人意者。時有執經習時文者。公語之。

曰。本經自不容不精究。但勿止求爲科舉之學耳。周官乃姬公治國平天下之法制。然皆自正心誠意中一理流出。須於聖經文辭義理。向上體認聖人之心。見得莫非天理流行。異時此身得君行道。舉而推行。便是周公事業。若其不見用於世。則亦可施之於治家治身。家與國元只一理。只規模有大小。今人讀書了。專用諸時文。身與經自爲兩途。到底有何濟益。如論孟都是說心法治法。大學中庸皆然。詩是心之吟詠。書是心之典則軌範。春秋是斷案。易是包括總統心性之書。都只一理也。爲學者大綱。是自修進學。會至理於心而著之於用。功名之念未去。則以餘力習文章。此亦游於藝之遺意。富貴在天。窮通有命。只看信得過與信不過爾。看將來如今世上。後輩明敏聰慧者甚不少。只是着意時文。涉獵聖賢紙上語。才講得些子。便道已曉了。殊不肯潛心研究。所以退省其私。不曾行

得。原其所以然，都是舉世利名相靡相尚，師友講磨，父兄教詔，妻子期望，朋友里閭稱譽贊嘆，不出乎是。引得人飛揚馳逐，無一息停，如何肯信性分中至德要道，是乾父坤母分付來底。他既肯順從父母之命，卻要在天地間立身，只道父母寬慈，都管共爲子職底一分，不知將來作甚折合。此某日夜浩嘆，汲汲自照己身，恐有人亦如此爲吾浩嘆也。考唐虞成周九德三物之教，卻是上之人尊尚此以教人，故人人自幼至長，安其所習，德行修而人材盛。至夫子時則難矣，春秋方趨向功名，夫子專向道德。速肖七十，真可謂狂瀾之屹然者，顏子獨稱爲好學，此豈特七十二子之學哉？志學聖人而已。惟志學聖人，所以只在心性上理會，於人心惟危一邊，全然斬絕了。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亦不止於怒過二字。夫子舉此以答哀公，亦必有意。以愚觀之，喜怒哀懼愛惡欲，雖均爲七

情，而末後二字最爲重濁，爲人心之累。若欲變化氣質，當先從事於此。當初顏子此處已輕，卻在怒與過上作功夫，便似曾子三省夫克己，當從性大偏處克將去。人各有偏，須自點檢。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便是氣質偏處。後世只是文辭大勝，義理全無。董生能識之，而時不見用，所以功效不著。我朝碩儒輩出，亦是聚奎之氣數。斯道之傳，自濂溪而始，至文公而極。然其始也，可以扶植世治，其極也，又徒載之空言矣。吾人之學，只是爲己，做得是勿便以爲是，便須勇猛自克，加磋磨底功夫，做得十分好了，潛晦勿彰，亦不必着心掛口，卻別去做一件。縱做得萬件都好，且靠做一壁思量天地廣大，不言所利，而生生無息，是如何到那時節。無一可說，便是夫子予欲無言處也，自不必言矣。凡人生世間，光景無多，而汨沒利名，蔽固纏縛，自少至老，只在大黑暗中，啾啾雜雜，未嘗見一點光明。

所謂醉生夢死、究竟何爲。縱有伊、傅、周、召爵位、而無伊、傅、周、召功業、瞑目之日、與草木俱腐、更有誰人稱道邪。爵祿富貴既不關己、而方寸義理不明、大有可憂者在。此愚日夜兢惕惴懼、不以底事累其中者也。嘗又曰、今之世望穹職尊、不以富貴自高、則怡氣養體、孰肯篤志斯道。縱有意翻閱、亦不過資舌本、懿文華而已。去聖賢豈不邈乎逕庭耶。又曰、今人做功業、終不及得天地生成萬物底盛德大業。說做文章、終不做得太和春溫、萬物生意、百卉妍媚、中和氣候、欣欣榮盛底氣象。做到甚處、終不及。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況只是貪榮競利的一邊、教做他天地內零碎的、亦不能及也。記夔州明倫堂曰、帝王爲治、學校其大務也。學校之設、明倫其大端也。欲明倫、先明德、講學有其序也。天下之生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有五、天所序也。仁、義、禮、智、性之德有四、天所命也。天倫

天德、聖王必建學校以明之、天人相因成也。帝俗熙熙、五教敷焉。王民皞皞、庠序建焉。不聽其所以天、而盡其所以人、使明者益明、而闇者復其所以明、講學之功、可以一日無於天下哉。國朝學校徧天下、漢以來所未有也。其始蓋欲使天下之人格物致知、由仁、義、禮、智之性、以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修諸身、行諸家、而措諸天下之事業也。文勝利汨、士浸失其本真。學校之所進退、惟辭章工拙是校。而士之息焉游焉、相與講明於是焉者、亦惟佔畢編綴、吐芳漱華、以獵富貴。至於人倫之本、行而不著、是豈皆士焉者之過哉。上下之所講究、一不由乎五常四德、則人心日危、道心日微、物誘乎前、盪耳目而動心志。七情失其所止、雜出而應之。理慾交戰、正邪輻輳、得失判於呼吸毫釐、而逕庭霄壤矣。此士之所以貴乎講學也。倫即理也、散於百行萬善、著於六經、明於學校、而根極於人心。



君子明此心以貫萬理、治萬事、而爲天地萬物之主宰、皆不出乎是倫之外。講學其可不是之先乎。又曰、今時圓冠方履、極情致思於科舉之學、而自己性分絕不加意、所以文物盛而人材稀、治道日衰、時事愈促。此時正宜講明學術、德行爲先、刊剔人心之蠹、引之於聖賢逕庭。於夫人動容出處、心思好尚、察其受病之處、痛下針砭、俾或有用。不然、春花秋月、娛情悅目、弄倒世界、正坐於此。又曰、世間聰明俊拔、非無顏、閔之德性、游夏之文章、亦嘗備歷險阻艱難、造次顛沛。至於擢科筮仕、浸溺於名利物慾之場、道機變爲趨時、以圓轉爲了事。矮窗殘燼、生菹菜根、如隔幾塵、而講故書、守故步者、便爲羲尊禹鑒、道之不明不行、可知矣。讀書之法、始入頭在循行數墨、記念成誦、其終在精思潛玩、觸類而長、務令見得諸先賢解說之外、無限好的意思。浩蕩充周、而於日用常行、念念持守、步步踏

實。自知俗之所同欲競趨共是者、漸漸毫毛之輕、而吾一身稍稍到前賢地位。但只見得明、便勇猛着腳、更勿回顧、左覷右盼。世間傍蹊曲徑、非我行坐歇泊處所。纔目動心移、景象隨變、恍然莫知所從、則進修之功、終不濟事。又曰、三百篇詩、正變萬殊、只性情二字。而風、賦、比、興、雅、頌、各隨時隨事、或可直陳、或當譎諫、皆流行一正理而已。無邪、不只是作詩者思無邪、而誦詩者亦當思無邪方得。不然、詩是古人言志底、究何益哉。夫道與事不兩離、動容之間、逐處便是。只有精粗顯微之間、若能體認、必有以會萬有於一原、合散殊而無間者焉。語諸子曰、性分義理、用功既深、覺得胸中浩蕩、則當詳悉討經究史、觀聖賢心法治法、規摹制度。所以防情立極、曲盡古今事物之變、與夫天文地理、風俗物產。其間推遷更改、淳漓厚薄、治亂興亡之故、一一看過、使自心通曉、然後見得爲國爲邦致理



制治、自有時措之宜、如此方爲有用之學。不然、只是談經說史秀才、與打坐入定一般、有事到面前、便排遣不去。古人之道、不是觀會通便了、須要行其典禮方得。不只繫辭便了、須要斷其吉凶方盡。夫子言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者須要自家了得人事分、一旦得君行道、須是使天地萬物、四海九州、含靈動植、我有酬酢對付他、教各自順道理的着數手段、方可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窮則獨善、達則兼善。若猶未也、只是瞞人自欺、愧怍亦多矣。又曰、天地是一箇大包裹、萬物盡在其中、相爭相摩、相誇相耀、而不自知特滄溟中一浮漚沙礫耳。此說正欲學者大着心懷、令與天地同其廣大、則自見得世間萬事萬物、都不濟事、心體虛靈、豁然大公、仁道流行、富貴利祿、紛競馳逐、從此剪斷、此知崇之學也。又須觀會通以行典禮、春夏秋冬、生長斂藏、富貴貧賤、升沉利達、少

壯衰老、飲食起居、凡人情之所不能免者、都一一接應酬酢、各得其宜。把前日高明廣大道理、牢守堅執、而終不爲事物牽引、方是裁制得宜、便見得仁義準則與聖人相似的意思、方是有用之學。所謂妙萬物者、亦初不離乎物者也。若都遺失了天下事、則學要做甚。此又禮卑之學也。時門人有以官事廢學爲嘆者、公曰、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無非是學、只要行得都合天理而已。吾人幼學壯行、既自科目中出身、所幹何事。正當於日用常行、泛應曲當、件件物物、以當然之理酬酢、令無慊於心、即便是學。舍是不爲、更於何處作功夫。若必待閒、則合下莫染吏俗、如顏閔樣方得。又曰、伊洛之學、只爲朝廷崇尚、所以人人熟讀、用作時文。退而觀其所行、斷無真履實踐。要是人心元不好尚此學、乃與受業者曰、賢輩欲獵科第、則工時文可也。若欲求聖人之道、則當體顏子貧而樂、曾點詠而歸胸

中意思方只是學。語門人曰、讀書只是說一遍過、卻有何益。如講孝悌二字、須是我身分中日用常行、能事親、能事長、方是體認得孝悌的意思。如講忠信二字、必是我真個爲人謀、則盡忠於人、爲國謀、則盡忠於國、與人交、則盡信於人、方是體認得忠信的意思。時事雖攪擾、不可以此止進學之心。只管理會自家功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正看人操守。昔文中子與門人講道河汾、後來皆爲明時輔佐、豈非多難之時、正是養成治世人才出來乎。公尤喜易、嘉熙間、與弟全菴姪存齋偕宗族朋舊避蜀難於符陽溪間、采薇茹蕨、拂石傍梅、隨事觀理、即象玩辭、患難厄窮而不改其樂。分教廣安、郡人前進士楊君甲率同志問先天圖義、象數之學。攝大寧理曹、趙侯汝廩闢鳳山堂、請公日講一卦、命子崇樵師事焉。侯於是相與講明易書、答問往還、遂卦各有義疏。梓部使者循齋黃公應鳳與公

俱事性善、每以其同得於師者、相與抉象數之蘊而發揮之。約友東山宋公如山講明爻象、今載易編。長涪北巖書院、李侯震午、劉侯叔子尊禮請問、乃作三陳九卦等義疏。時南疇趙公震揆之子子寅爲郡民曹、因從公問業、就養於夔。李侯卓率子弟請問、公一本程朱之學、疏爲卦義、曰易學正說。於卧龍山陽丈室斗牖、討論紫陽師弟子易學淵源及蓮蕩晏公師傳、手編集其奧義爲一書、曰曰文公進學善言。居渝州、厭囂塵、乃於東山結茅臨流、開卷自娛。嘗曰、道無終窮、惟愈玩愈明、愈求愈有。蓋一爻一象、該天地萬物之理。假使心思雖窮得至、卻未曾遇得此事、亦輕易過了、又復廢忘。一日事來、又無以應之。所以學者只大概說易、而終不能用易也。聖人心與天地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方寸間事、斂而爲一、散而爲萬、隨取隨足、隨應隨當、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無非自然。學



者須要十分用力推究、把持玩味、縱未到以一貫萬、亦會有五六分。浸浸不已、豈不渙然怡然矣乎。又曰、易中天理、元只以一貫萬。曉得一義、衆義皆通。見得說不得、非是不可說。蓋條理燦然、盈天地貫古今、不容枚舉縷數。聖人也只提起綱要、不容以盡言、此事只要力行而已。又曰、今時易學不下千餘家、皆能釋字義、講爻象、說道理。而迹其爲人、則往往與易不相似。則其所言、未必真知易。惟伊川易傳言人事最切、晦翁說易、於卦爻義最精、而二先生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後學於此折衷焉可也。又曰、玩易只須四聖人卦爻象辭、平易思量去、使純乎天理之正、勿以後世人僞私慾參之、并勿引惹背意、方見得三百八十四爻、都是潔靜精微、而吾之所以日用常行、都自有純然天理一脈、平坦坦、安穩快樂。行得徹頭徹尾時、是甚次第、更說甚王侯卿相、與夫釋老昇仙入定、驚動天地。到

此便是剝之碩果不食。伊川言剝於上則生於下、人生至此、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又曰、河洛兩圖是道之體用、只是要入身子體之爲難。只如孝悌二字、一日十二時中、有多少未盡善處。須要行得似曾、閔、充而至堯、舜、方是極頭。又曰、夫子彖象繫辭傳是多少分明顯著。若說道理、斷只用夫子爲準、不過更與詳明之而已。易元無出於聖人言語之外者、只在力行求至、行得一步、是自家底一步、行得一事、是自家底一事。又曰、易初未有物、當未畫以前、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忽然至虛至靜、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嘗跋啓蒙卷後曰、易有象有數、與理與氣而已矣。著書立言、發鑰是焉者也。理氣妙於無迹、其體由象數而立。象數顯而可見、其用該理氣而神。精粗顯微、豈有異致哉。又曰、易、聖人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

窮理盡性至命、通晝夜、知生死、無一不本於易。只謂世人不能潛心體玩、反折於二氏。又曰、易與春秋相爲體用、易便是春秋之體、春秋便是易之用。明得春秋、易在其中矣。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於千百世之下、不得已而作春秋、寓刑賞勸懲於一言之間、精微妙密、曲盡當時之人心天理、而警省萬世之人心天理。無非闡造化、明王法、揭中正、杜邪枉、扶人極於天下後世。此聖人之大用、未易以管窺蠡測、言語盡而文辭釋也。游夏不能措一辭、非不能也。聖人言近而指遠、簡而博、淺而深、不容一毫有所增損、只當默識心會而已。所以伊川終不肯解釋、略說數條、以開後學。文定不得已而釋之、其間盡引伊川之言、其餘皆參帝王之法。文公尙云、但不知當時夫子之意果如此否。則此書當研精熟玩、而未容以言語盡也。又嘗曰、歲晚衰頹、無復長進。日夕靜坐、期欲萬想不萌於

心而未能也。時玩所通之易、廣而充之、義理無窮、愈精微而愈廣大、至於莫可爲言、私竊浩嘆。公年八十、曰、吾老矣、掩門兀坐、於十二時中、觀三百八十四爻、焜耀流轉、就其間求乾健不息之理、而捉摸不能、徒竊浩嘆。聖人逕庭不可到。又曰、吾詳玩從前書、見得越難爲言、越不喫緊工夫、而道愈精愈密。眞見聖人立卓、殊不可及也已。又曰、某年來晝日潛心、終夜靜坐、見得萬物生生化化、皆是易道彰著發見、中有箇自然體段、加一些子人爲私意不得。纔一毫差、便不是道。自家心自曉得如此、而著言不得、安能以筆舌旣邪。有能同行止坐作、隨便得一說、方見得乾坤妙用、日日時時在日用常行中流轉。此是聖人觀會通以行典禮之事、多少快活處。公謂易固形而上之道、而實前民利用之書。吉凶悔吝、都切近日用常行。文公本義只於占筮上說、大概不使人求易道於高遠。因欲取諸



家卦林而折衷之、覽究甫及、旬日而考終夔州卧
龍山。讀易書懷曰、萬戶千門鎖日開、無邊風月隨
人好。滿城花柳斷鶯腸、芳菲易歇天難老。又詩略
曰、春樹紅顏能幾何、萬里封侯成蹉跎。河南布衣
正婆娑、卻笑因風想玉珂。未肯巖前捫翠蘿、商丘
不唱采芝歌。獨深於易如鄒軻、紫陽真人聲相和。
蓮蕩歸來揚其波、我傍梅花讀遺書。不知紛紛坐
久落花多。涪州北巖玩易有感曰、樂意相關鶯對
語、春風徧滿天涯。生香不斷樹交花、箇中皆實理。
何處是浮華。收斂回來還夜氣、一輪明月千家。看
梅休用隔窗紗。清光輝皎潔、疏影自橫斜。觀其詞、
則其胸中自得可知矣。公弱冠即辨異端之妄、乃
辭而闢之、以上度性善。其略曰、甚矣。人心之易惑
而難曉也、世道之易頹而難挽也。夫老氏清淨之
說起於漢文、釋氏寂滅之說始於漢明、非先天地
而生、首帝王而出者。當時無卓識之人、以拔本塞

源、遂使蔓延而不可止。迨至韓愈始排斥之。然二
氏之於中國、歷數百年、入人也深。而欲禁之、譬如
隄已壞、水已決、而遏其流、不亦難哉。又與李涪州
震午書曰、老氏之說、信者尙鮮。而佛之說、則彌近
理而逾亂真。趨者瀾倒、不可拯救。反謂其說足以
龍絡天地、司掌造化。天下之道、不過小小智慧、終
不足以盡其方。其光明照見十方而極其至也。光
明洞照、亦不足以了其義。是致小根小器、陷溺其
中、而竟不知所以立。佛乃生於周昭王時、猶未入
於中華。至漢末始盛行、非先天地而有。其棄三綱
五常、尙未暇論。而其說謂出入生死、願欲必從、非
一世事理所能。究竟何嘗免得生死、遺得一世事
理哉。嘗答大監寶謨文公復之書曰、蒙教學生讀
釋氏書。某向在憂中、詳悉諦玩者二年。知其樂性
中天地、遺眼前世界、一刀剪斷、萬想不着、是大丈
夫方做得底事。但家世業儒、骨非禪客、只當守祖

先之訓、以求聖賢之心。玩義易以會五經之旨趣、窮卦象以究萬有之始終、餘二十年矣。見得天地間紛綸變化、不可名狀、而其間實有爲之主宰者。不動不靜、不增不減、宇宙間來間往、形色自榮自枯、皇帝王伯不可得而留、天地鬼神不可得而詰、朝不食、夕不寐、陶陶遂遂、不知我之所以爲我。想西方極樂、不是過也。未審所居之室、與王舍、雙林何似。從游等輩、與花智、寒山何若。須臾有上上等難名之妙、非非想難到之境。然某謂自解即見性、聞解非真性、頓悟即正覺、聞悟非真覺。開眼合眼、都只一般。今生來生、了無二致。所得止此、三緘其口久矣。時有請識蘭若作興者、公曰、游定夫晚入禪學、文公每爲不滿。橫渠從佛無所得、而入聖人之道、極爲二程所敬。故某恪守先儒之言、非聖人之書、不好也。自信殊堅、所諭文字、理不敢筆也。夔禱旱、貽書李侯曰、今人禱祈、從事佛老以徼福。夫

釋老所尙者、素修紙幣之虛文也。天地之心、可以虛文格乎。況陰陽寒暑雨露霜雪、皆造化之氣、釋老安得操天地之權、而握造化之機哉。且龍神是地示享血祭者、而以佛經紙幣素修事之、亦猶鼓瑟於齋堂也。情與性與生俱生、釋氏所謂寂滅爲樂、蓋自謂七情俱滅矣、更有何樂。是釋氏終未能去得七情也。昔韓退之不信佛、未甚端的、只是說佛若是小人、焉得爲禍福。若是君子、必不妄禍福。其地位只是如此、其自把持只恁地、卻元不見得佛是如何。若濂溪輩、便不與大顛說話了、濂溪詩亦有譏退之處也。

陽少箕撰 《字溪集》卷一二

校記

①本文原不分卷，今分爲上、下二卷。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九四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九十五

鄭性之 陽枋 劉元剛

毅齋^①鄭觀文神道碑

開禧丁卯、茂陵既誅韓^②、竄陳、始親政。明年戊辰、改元嘉定、策士於廷。鄭公性之對策云、回天下之勢、易定天下之勢難。援古喻今、歷陳梁冀、五侯、元振、元載之事、皆當時貴近所諱聞、公空臆萬言。上覽而異之、擢冠多士、授承事郎、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連丁內外艱。四年夏、新進士唱名、公被召、以未歷外任辭。差僉書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府尹王公介以公倫魁、不責以吏事。公曰、吾豈敢以幕府爲蘧廬乎。益盡瘁奉公。六年正月召、三月對、以崇聖學、教太子爲先。經筵講論、廷臣奏對、監觀古今、省覽奏牘、無往而非學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陛下之學固已博矣、亦嘗審之乎。臣謂紬繹出於聖意、咨訪發於王者、聞一言則必詰其言

之是非、見一事則必窮其事之可否、進一賢必求其所以爲賢、退一不肖必求其所以爲不肖。至於出一令、發一政、亦必明辨反覆、參之成憲爲何如、察之民情、求之國體爲何如。以陛下之明聖而、虧廈罕聞紬繹、公卿鮮垂咨訪、況遠而疏賤之士乎。皇太子仁孝夙聞、尊禮師儒、講論經理、屢奏徹章、其學不爲不勤。然知之非^③、艱行之惟艱、知而不行、猶未知也。昔仁宗方就學、章聖^④命供奉官楊懷玉伴讀、面戒不得堂中戲笑及進玩具、且使王親近僚友。是時王友有張^⑤、士遜在焉、章聖不以告士遜而諄諄於懷玉者、豈非以從容燕處、親近懷玉輩之時多乎。今宮^⑥僚皆天下之耆英、儻更遴選親近儲宮之人、庶合古人侍御僕從必求正人之意。次論人君之所以立國者在人才、人才之所以能立人之國者在氣節。今開言路、擢端人、正論若少伸、然士氣不振、有大異於昔。間有班見對揚、指陳得

失上未嘗厭薄而言者已自疑畏、凜凜若不能以安其身。如是而欲使明理亂於未然、起國勢於積弱、萬萬無是理也。時廟堂皆重望、言路多君子、而公之論如此。三論楮令邊事國政、謂官吏行一切之政而斂怨公上、將士無可恃之道而望敵驚駭。除祕書省正字。進寧宗會要、轉宣教郎。十二月、除校書郎。七年正月、磨勘轉奉議郎。九月、兼魏惠憲王府教授。八年正月、除祕書郎、輪對首言明國論、強國勢、勵節義、重大帥之權、久邊守之任。去歲遣使通國譁然、以爲非便。然卒遣之者、其說曰、吾軍政未修、一日絕幣、兵連禍結、豈不甚於行李玉帛之費。然國人之論未嘗欲朝廷用兵、但願陛下勿忘國讎、勿憚亡虜。既而完顏氏自亡而不暇、豈復敢與我敵哉。若使我朕能自立、盡殄群盜、西夏、韃靼之兵非數年未易解。此天啓我自治之時、奈何以兵端不可妄啓一切排抑、遂使議者疑朝廷特

借生事之戒、以蓋其怯畏之心、託待時之說、以便其苟安之意。臣嘗論之、今日之憂不在於亡虜之□、在於新虜與中原崛起之豪傑。蓋亡虜乃新虜與中原諸豪之所易、吾方奔走聽命於蔡州孤壘之餘燼、豈不大辱國體乎。炎紹之初、汪黃誤國、虜騎長驅、如蹈無人之境。及鼎浚諸臣協贊聖斷、邦昌以僭誅、杜充、陳邦光、李悅以失守伏辜、南北之勢始定、社稷於今賴之。然則有天下國家、何可一日不勵名節也。邊事萬端、主相焦勞於上、未見有顯然安強之效者。昔種蠡相越而四方之外分以委人、蓋任之專則思之精、規模出於一則行之有成效。今惟當擇二三大帥、若未得其人、當急求之。若已得其人、則邊陲之事悉以付之、聽其所爲、不由中覆可也。邊守數易、不可者三、送迎之費不與焉。淮甸攻守之具、非三五年經理不能就、一不可也。縱能就緒、代非其人、則易其舊規、棄其前功、



二不可也。其人既不爲久計、數日待遷、諉其責於後人、三不可也。邊郡不過數十城、以天下之大、豈無數十^①忘身殉國、自奮功名之士可任乎。誠能精選而久任之、或四五年、或六七年、其績^②效顯著者、使之建大將旗鼓、將見祐^③預琨、逖之流接踵而出矣。次論人主舉國而聽大臣、大臣分其責於一二材智之士、與之謀畫。雖以孔明之英特、不能不參用州平、幼宰。及其久也、權之所在、謗之所歸、一二材智者始負天下之責矣。及觀^④孔明出師表、自向寵、費禕、董允、郭攸之見於表者如此、他謀臣如蔣琬、姜維、楊儀、名將如關、張、黃忠輩、則其親信不專於州平、幼宰矣。此豈非大臣參用群臣之法乎。七月、乞補外、不允。十二月再請、又不允。尋除著作佐郎。九年正月、兼權尙右郎官。八月、丐補外、差知袁州。以崇化厚俗爲主、兩造勝負者、雖負者亦服公之明。母訟其子、公教諭之、遂爲母子如初。水旱精

意禱祈、雨暘立應。去日民攀卧不忍捨。十年三月、磨勘轉承議郎。十一年六月、有旨入奏、丐祠不允。入對言、天下之患莫大於廷臣之不和。今朝廷上下議論、有遜順而無齟齬、有協合而無乖異、猶謂之不和、何哉。和者、非苟同之謂也。人主屬國於大臣、又設參預以共圖之、侍從議論之所出也。臺諫耳目之所寄也。國有政事、謀之大臣、參之執政。既相與可否矣、苟猶有未至焉、則侍臣得以獻替、臺諫得以論列。謀或未盡、不厭其違覆。理之所在、何間乎異同。今國有大政、執政未必盡知、知之未必有所可否、此豈協心共濟之意哉。侍從之臣日請對者、固多有之、然未免好同惡異。間有忠憤不能自己者、則或肆譏誚、或加中傷。昔司馬光當國、祖禹在言路、或謂光、祖禹必能協濟。光正色曰、光有過、祖禹獨不言乎。今大臣無欽若之譎、夷簡之詐、有光之公、然執政不能爲宗道、從官不能爲仲淹、



臺諫不能爲祖禹何耶。十二月四日、除侍左郎官、輪對言、爲皇太子選妃、宜擇用范祖禹納后四事、一族姓、二女德、三隆禮、四博議、與大臣議而行之。次言、淮東忠義雖曰區處得宜、然主客之勢不宜偏重。昔童貫欲處常勝軍、使其進有所依、退有所憚、固一時之良策、議者恨其不早爾、今宜取其策而戒其失。京口一軍自泗州失利之後、缺額極多、老弱大半、若覈實招捕、擇將訓齊、則精神折衝、漸復舊觀。淮西關隘、命憲臣經理、頗見次第、或言其奏請率多扞格、謂宜假以事權、生其智勇。浮光守將前者垂去、後者未至、設有緩急、付之何人、則荆襄嘗爲謀者所誤、輕易調發、罔功而還、宜以爲戒。帥臣信義固不爲欺、但恐其爲下所欺、不自知之。蜀得重帥、朝廷信任、不疑不貳、仰見陛下將將之道、然聞其每有申請、一切順從。昔郭子儀擬除州縣官一人、不報、或謂宰臣不知事體、子儀曰、自兵

興以來、姑息武將、求得欲從。今某除吏不行、是朝廷不以武臣見待也。豈非今日待蜀帥之法乎。又言、祖宗用法寬厚、惟於賊吏獨嚴。近貪風復扇、苞苴公行。昔威王烹阿、封墨而齊國大治、楊綰當朝、減聲樂、省騶從、撤第舍者有之、轉移在君相爾。十三年八月、磨勘轉朝奉郎。十二月、除將作監。時東宮虛位、中外皇皇、公乞早定大計、且以立長爲言、上嘉其請。十四年六月、進孝宗寶訓、推恩轉朝散郎。九月、除秘書少監。丐祠再、不允。十五年正月、璽赦轉朝請郎。四月、奏告寶璽、轉朝奉大夫。弟國子進士厚身、亡三丐祠、不允。九月、除起居舍人、控辭不允。十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十六年春、同知貢舉、不以掌文衡自居、時至考官房商榷、去取故多得名儒。蔣公重珍、卷爲考官所黜、公奇其策而取之。三月、升起居郎、力辭不允。未幾、諫議大夫朱端常、以私憾論公、疏留中。公力丐歸、除職予郡、除右文

殿修撰知贛州。公五上免章，不允。冬十二月，始之任。俗素剽悍，接連溪峒，公開府撫之以恩，御之以威，卒以帖息。盜發，臬使移文調兵，自詭討捕。公曰：贛守以兵鈴繫銜，討賊吾職也，豈敢以其責諉於監司乎？潛設方略，與幕僚及寧都宰彭鉉密籌之。盜平，境內以安。郡當二水之會，久則城市泛溢，公俾登城而居，散粥以食之。潦縮，則計戶賑濟。有差，贛人至今德之。十七年秋八月，茂陵升遐，公帥僚屬哭，盡哀。穆陵登極，公拜捧詔書，以昨該臚唱一字犯上，潛邸舊名，乞以字代之。蓋公早以字行。始公受學於朱文公，詢其字，嘆曰：好大名大字。期公者遠矣。素與鄭公斯立友善，鄭以弘公以毅名齋，取佩韋之義，皆客於度支。鄭公肇之之塾，至是與弘齋及度支之子仲路同登。早定交於北山龍圖陳公孔碩，北山命抑齋元樞韓友焉。十二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寶慶元年四

月，該遇龍飛恩，轉朝請大夫。治洪之政與袁贛同。雖位高權重，然一路休戚，民間隱瘼，下情皆得自通。處人父子骨肉爭訟之間，必委曲鑄曉，以還其天。南昌襟帶江湖，與淮右隔一衣帶水，公募舟師千人，犒激練習，隱然爲江面屏蔽。俄兼漕職，食少事煩，遂苦疾暈。丐祠，不允。三年五月，除寶章閣待制、陞安撫使，仍舊任。八月，磨勘轉朝議大夫。累乞歸，紹定元年正月，提舉玉隆萬壽宮。公還里，寓僧舍，角巾野服，與親友自。於水光山色之間。三年三月，有旨再任。九月，磨勘轉中奉大夫。四年四月，慶典轉中大夫。五年春祠滿，不復請。六年正月，除華文閣待制，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七月，陞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力辭不允。詔趣之任。未行間，十月召赴行在，奏事辭不允。端平元年元日，除吏部侍郎。公未拜，請對，四月內引首言：聞堯舜授受，不過執中之一語，又有人心道心危微精一之辨，



豈聖人之費辭耶。中者、天下之正理、天地得之則陰陽和、寒暑平、萬物生、人得之則心正身修、氣和體平而萬善備。蓋聖人與天地民物本同一體、吾心一正則天地定位、而民物各得其所矣。而所以能執此中者、亦惟於人心道心之辨而致其謹焉。唐魏徵能致其君於貞觀而不能杜其晚節之窮黷、宋璟能致其君於開元而不能絕其末年之淫侈、裴度能佐其君平淮蔡而不能防其用聚斂之小人、蓋三臣者、知正君而不能格君。陛下方行堯舜之道、視唐三君蓋優爲之。臣非不能高談皋夔、稷契而猶援三臣以諷陛下、亦區區陳善閉邪之意。次劄言、今聖斷赫然、忠邪賢佞固已判別、但君子待小人常失之恕、小人之仇君子必窮其毒。裴延齡沮陸贄大用、顯擠之也。盧杞薦眞卿使希烈、陰禍之也。承璀薦李鄘、叔文薦杜佑、小人情狀、巧僞百出。古人鑄鼎象物、魑魅魍魎、各圖其狀。且

歷言元祐之盛、以馬、呂之賢而不能勝京、卞之姦、宜監往事以毖後患。時荆襄圖上八陵、公言、朝陵之使不可已、中原之機不可失、然治內治外、固本末、柔遠能邇、亦有先後。自開禧用兵、誤國嘉定、葺葺自守、規模不立、既不能制亡虜、垂絕之命、何以遏彊寇、方張之勢。韓人與我固無讎隙、獸心無厭、豈知逆順。頃犯襄蜀、既知我地利、後誘我夾攻、又知我無力。今小使未反、萬一突然其來、何以禦之。惟有守衛三邊、爲綢繆戶牖之計、綏懷遺黎、示經略中原之漸。四月十四日、御筆除左諫議大夫、越十日兼侍讀、皆辭、不允。上殿首言、近都堂集議、觀范、葵及子才論奏書牘、議論蠶生、氣吞四夷、豈天將混一宇宙、遂生斯人、爲時用耶。然兵重事、非可易言。臣退而端坐深思、終不得其說。今范改圖易謀、不膠前說、而葵氣愈銳、謀愈決。昔勾踐生聚教訓、十年而後平吳、諸葛亮閉關絕棧、二十一年

而後出師。葵帥淮東甫及數月、而欲建規恢之功、古人何難、葵何易耶。臣方草此疏、得荆襄帥臣嵩之所申、言關河之未易守、且餉道尤難通。荆襄之失、議者罪其始謀之不審、而今者所奏則不可例以爲非。但嵩之則謂淮東沮其和議、葵則謂荆襄忌其成功。惟陛下取二帥臣之奏、則是非得失可以互知。次言、二臺臣交詆、臣叨諫長、罪實在臣。陛下奮發獨斷、擢其一言。於西掖、然後天下知正論之必伸。然臺臣尙多缺員、宜拔直諒以充其選。又五月對首言、故相當國垂三十年、雖無經綸而有把握、旁溪曲徑、一切塞絕、若不出其意、則人主號令不可行於殿陛。然欲人主無好惡而已之、作好作惡則無所不私。欲外戚無僥倖而已之、親故意所欲予者則所求必得。欲宦官女子絕干、請而已之、嬖奴寵妾則招權納賄。狼籍難掩、趨者瀾倒、知有私室而不知有公朝、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

臣願大權在^⑥人主而政本歸中書。蓋權在人主、下無專政之嫌。政由中書、則上無自用之私。君臣之間、兩盡其道。次言、陳璟爲御史、上問所以爲御史之道、對曰、使臣拾遺補闕^⑦、則可、使之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臣雖不敏、請事斯語。又言、范鎮謂備契丹當寬河東、河北之民、備靈夏當寬關陝之民。臣亦謂今日欲經理中原、則其勢當寬江淮之民。民之困於糴買、困於工役、困於夫^⑧、運者、以臣所聞、沿邊郡縣官吏誅求殆盡、駸駸及於沿江之民矣。臣願陛下下霈然之詔、以先臣鎮之論風厲沿邊帥守及麾節之臣、稍寬科抑、爲國家愛惜根本。天下幸甚。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八月、陞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兼權參^⑨知政事。以目病、又以雷發非時、屢丐祠、不允。三年七月、除參知政事。以淫雨三乞待罪、上自引咎、眷留甚至。公益感奮、知無不言。屬議明堂、郎官陳康熙



奏乞以太祖、太宗、寧宗並配。公搜檢祖宗典故及先朝諸臣王珪、錢公輔、孫抃、呂誨、張方平、呂大防、胡直儒等所議條畫以奏曰：「唐饗明堂，皆由曲學誤引。孝經嚴父配天之文，至我朝高宗皇帝聖見超絕，決於獨斷，以紂祖進父爲非，專用有周明堂之典，專奉太祖、太宗以配天，此萬世不易之禮也。」奏入，上從之。九月十七日，以雷雨左右相清之，行簡並冊免。是夕宣押喬公回，除侍講。二十一日，奉御筆兼同知樞密院事。續又奉御筆，命公與李公鳴復輪日當筆。力辭，併乞屏歸田里。降詔不允。繼頒御筆勉留。雖與李公協贊而事多取決於公。察官唐璘嘗劾某士，某士蓋當時朝家倚以治賦者，上欲留之，公言不可。璘不知，反疑公庇之，遂劾公寬而無制，懦而多私。璘素出公門下，其改秩登畿皆用公薦疏入，朝論駭之。公言：「璘素孤直，所言深中臣罪。」璘遂出漕江東，俄擢廣帥。余與璘布衣

交，晚使番禺，與璘語及公。璘未嘗不服公之雅量而自悔其輕發也。公益求去，不獲請。其冬喬公再相。嘉熙元年二月一日，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丞相每朝奏事，上輒顧公問曰：「卿以爲何如？」公具以實對。當軸者忌焉。有旨條其邊防，公言兩淮各宜招遊擊軍以爲諸城之援，公安置立重屯以爲江陵屏蔽，又欲於鼎澧之間招萬兵以制猺蠻，以防蜀道。又江西、湖南衝要處，皆宜增兵守備。喬公欲置籍考覈諸郡逋負版曹歲計者，公言朝廷當令宰相督責版曹，上作而下不應，當易其人。喬公終以公所言拂己爲不樂。六月，京城火災，宰執中獨公挺身出傳上旨，諭諸將士皆用命，燎原之勢俄頃撲滅。先是，都人有黑龍傳令之謠，公生於辰，豈其讖與？杭相李文清公每見公論事，必曰：「平生但以公爲寬和長厚人，今親見乃如此。」深切歎服。是冬十一月，諫議大夫蔣峴觀望當軸論公事。

章不付出。公乞罷機政、詔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不拜、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公既歸里第、治園池、植花竹、與族戚朋友相狎。其間仿洛社諸公爲真率集。城南五里瀕江有釣臺寺、乃公舊日講學之所、扁曰精舍、暇日漁釣、樂而忘返。遇水旱、必爲里人告地主、蠲賦役、議賑貸、雖樂人之樂而未嘗不憂人之憂。鄉人如竹湖李公、抑齋陳公、皆敬而愛之。年甫七十、乞掛冠、七疏然後得請、除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仕。晚歲以拱極名樓、上書扁額以賜。公自還政、以至納祿、獨備人間五福。然念及時事、必輦蹙而言、初不以出處進退爲間。寶祐三年五月、與客夜坐納涼、忽感脅痛、雖飲食寢少、然神明不衰。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於正寢、年八十四。聞者如喪親、哭於家者、哭於途者、望門而哭者、肩摩袂屬。遺表聞、上輟朝、贈少傅、諡文定。公世爲福州侯官縣人、舊居清溪、曾祖可大、

累贈太傅、妣陳氏、魯國夫人。祖獎、累贈太師、漢國公、妣陳氏、周國夫人。考汝永、累贈太師、齊國公、妣黃氏、越國夫人。娶潘氏、贈魯郡夫人。先公二十八年卒、公爲卜宅兆於長樂縣阮山、及公薨、啓視溫潔如新、遂以其年十一月壬寅合葬焉。公與瓜山潘君柄同師紫陽翁、瓜山知公必貴、妻以兄子。公雖魁輔、潘雖匹士、然世兩賢之、猶管幼安、華子魚、未可以貴賤判優劣也。子男一人、德起、擢嘉定癸未第、後改奏京秩、嘗列屬奉常、力辭、甫壘改奉玉局、以便親養、故家中之原明、公休也。終於朝散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孫男一人、紹祖、承奉郎。初、雲臺公請余論次阮山隧碑、余方屬藁、忽聞雲臺仙去、余哭之慟。承奉君以書來責前諾、余視前藁、或倉猝未就緒、或簡短不盈幅、先發書弔承奉君、乃掩涕抑哀而秉筆焉。距公之薨與葬、十有四年矣。公於孝友素隆、上世田廬悉推與弟、官其二子

二孫於^①二妹尤篤。奏薦及其二甥。視弟之女如己出。此雖細行。亦叔季所難也。有廷對策。奏議。詩文。雜著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余周游斯世。兮博^②考前載。鄉俗之薄。兮喟然深慨。有二士兮逢昭代。一攀龍兮一峨多。受解衣之知兮。蒙割袞之愛。居則曰生死臨前。兮不相^③。負背。忽忘膠漆之情。好兮怵毛髮之利害。其發也。如含沙之蜮。兮入懷之薨。聞者莫不瞿然。兮疑而駭。受者若無所聞。兮靜以待。曰此孤直兮。蹈禍不悔。所言簡切兮。是臣之罪^④。與之終始兮。更迭中外。嗚呼。此風惟魏公之鎔陶兮。與潞國之薦介。世豈無偉人兮。常病其德度之隘。李惡梅。曾之浮薄兮。范訢徂徠之怪。昔熙豐。元祐間兮。理亂消長之會。惟戇叟伯淳於此兮。乃瞭然如^⑤著蔡。□凍^⑥水之偏小兮。嘆韓富之不在。孰能剖局之鑄兮。納之於吾闥之內。余歷評群公兮。皆未若毅齋之大。鎮物如山兮。

容物如海。題之冢上兮。以俟南董氏之采。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七

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陽公行狀 下

初爲科舉文。一本理學。不爲時尚。丙子鄉舉。有司擬置首選。而復下之。馮太夫人歿。公益無仕進意。端平甲午。公年垂五十矣。曰。進取非吾願也。女兄引龍潭居士責望意勉之。強而後可。遂冠鄉選。庚子。類省奏名。公泣曰。祿不及親。烏足爲榮。姑羅青衫。以酬先志足矣。懷敕五年。退居不調。樵隱余公玠聞其學其德。檄分教廣安。而以昌州酒正寄績。然非公志也。故謁謝有詩曰。一名絆腳真成笑。五載彈冠尙覺忙。時郡境旱。公條弭災事。以十白梅爲勸。時守趙君汝廩傾心焉。境內嘯聚相扇。衆不下千。首惡謀掠府。公勸以計執之。有欲營救者。公曰。除惡務本。若渠魁罔治。患其已乎。乃置之法。賊之繫獄也。告匿賊家。白金者累千計。公白府曰。賊



未刑有證對、猶懼蔓延、況已刑乎。若窮詰、必殃無辜。縱得贓、閭臺將以郡利其財而入之罪也。守悟舉牘焚於庭、人情乃安。公又請榜諭鄉邑、凡能捕寇以贓代賞。脅從之人能斬賊首以告者、除罪行賞。由是佩犢之風稍息。公嘗鞠囚、有殺妻自誣者、曰、盜殺吾妻若子。里正憚追捕、冤久不獲伸。公察其文辭、視其衷服、猶有血汗。公白府審鞠、遂伏辜。是歲歉、而閭羅不免焉。公曰、當於不得已之事、求得已之策。請先量戶產高下、均敷羅數、然後分委仁廉之官、體訪旱荒。如一分旱、則十分免其一、餘視旱之輕爲差役。羅辦而民無怨矣。郡庠規矩、一本白鹿、先德行、後文章、尙理致、黜浮薄。時學廩久乏、核積弊、乃沛然令官俸給悉舉、以俾掌計。比還故里、朋舊候諸途、覩敝篋中、尙不滿千錢。大閭繼檄大寧秋官、公不得已承命。過瞿唐、賦曰、可奈紅塵飛白羽、不容黃叟卧青山。暨至官、有麗於獄者、

公於其始至之初、引問矜惻、以誠信開諭之、人無不感悟、以實情自達、故未嘗施一刑而獄具。由是案無淹滯、千里不冤。趙侯汝廩、實公郡幕、遇數十年盤錯之訟、公一再翻閱、不一二日之間、明辨剖決、迅雷不及掩耳、而予奪無不得情。吏無所容其奸、民不可施其詭險、健訟之徒皆相告曰、陽公廉明、事一經其手、則他日無復措翻騰之辭者。吾曹謹毋以訟至公府也。時掌秋納、公關其場、廣數十步、令納者聚米其中、植旗以識而退、毋喧囂紛爭。然後探籌呼名、納者始得入、令自概量、自入倉、胥吏但於場外唱籌書數而已。從前轉移輸納之苦、填擁抄撮之患頓息。公職教黔中、其教以講學爲本、課試爲末。擇鄉老之有望者、悉加尊禮、以儀後進。由是逐末知本、尙吻者革心。黔之文物、至今彬彬然也。黔民火種刀耕、禾僅充腹。閩例行糴餉、公請蠲之、以少甦民力。歲霖潦、公以書詣府曰、千里



之地、無土稔金穰之證、有木饑水毀之災。雖天心未必非仁、然人事尤當加勉。竊謂賦斂致沴之本、除常賦外、悉宜蠲免。訟獄致沴之由、除重辟外、悉宜疏放。力役致沴之端、除城繕外、悉宜停罷。災傷之處、悉宜加體量。艱厄之家、悉宜加優卹。古者水旱皆禱於社、非但索之紺宇琳宮而已。太守王公、謹禮納其言、嗣歲書有年、來牟生於芹宮、三岐一兩歧二、守歸美於善教所召。詩載郡譜中。公在端平初、萬里尋師入京。時端人正士布滿朝廷、皆天下人望、而未有建明。乃以書謁平齋洪公咨夔、略曰、朝廷有正心誠意之君臣、則天下有正心誠意之善治。厥今在廷之臣、正心有言、誠意有言、中庸大學之外、洗心以易、又有言。君臣講磨不爲不至、然求之治道、則吏不免於貪鄙、士不免於浮薄、民力困匱、軍實隳廢、循至楮幣日輕、貨泉日竭、中外岌岌、未如之何。推原其故、則制度綱紀不立之故

也。夫亂生乎小人、治生乎君子、是理也。三尺童子皆知之。曩者大往小來、天下之不治、無足怪者。今也端人正士雲合輻輳、相與聚精會神、興利除害、旣逾年矣。天下舉手加額、引領東望、計太平之在旦夕也。而害日以生、弊日以甚、天下善類皆竊嘆而疑之。其間不肖者、往往指以爲經生學士無益於人國、而小人遂得以幸君子之罔效、而肆其詆議之口、其機甚可畏也。平齋稱嘆、問以當世之務、公對曰、今朝廷雖有用君子之名、而無用君子之實。所謂用、只在用得着用不着爾。晦翁云、漢武若用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是甚次第。今時那有此差遺耶。嘗上鶴山魏公了翁書曰、今日大開斯道興起之一大幸會、而亦伏斯道消靡之一大危機。聖天子躬親萬幾、憤積年儉壬之蠹國、一切掃去、盡收召名德宿望、儒術老成之士、布列朝宁、側席傾心、希冀太平、此斯道興起之一大幸會

也。然一二年間、弊日益甚、治日益遠、上之心苟厭且疑、則小人乘間羣起而投之、豈非斯道消靡、薄蝕之一大危機哉。嘗思今日之事、不患天下之積弊靡而深、惟患士大夫之積習專而忌、專則任己意而常失於私、忌則忽人言而易違乎理。所以君臣上下、竭思盡謀、而弊終如故。此無他、未能公天下之心也。今日之事、豈一智一能、一手一足所可爲乎。高宗中興、雖得一傳說、而旁求俊乂、必合天下材能、此所以爲傳說。成王守成、雖得一周公、而常任常人、必合天下之智力、此所以爲周公。聖人之心、何一毫專與忌之有哉。上淮東帥信菴趙公葵書曰、竊聞勝不可有矜心、負不可有沮心。勝者負之所倚、負者勝之所伏。一勝一負、皆有機焉。惟善於用勢者能識之耳。上淮東帥西巖楊公恢書曰、知一心與天同其大、而天下之事不足爲矣。夫萬事根於一理、萬理根於一心。是人之一心、統萬

理而應萬事、其大與天地等。世之人不知大其心、徒汨汨於事、事日以衆、心日以小、屈於嗜欲、屈於富貴、屈於貧賤、屈於患難、生死紛綸雜揉、莫知紀極。盍亦以天地之大立其心哉。時洛帥旣還、公是以切切言之也。時樓山李公鳴復爲中執法、倒屣延公、問以時務之要。公對曰、竊聞廟堂在恢疆、愚以爲所急者在厚根本。士大夫積習私慾、漸染成風。朝廷戢貪訓廉之詔雖屢下、奈何此弊疣痼三十年矣。夫在位者、剛惡與柔惡均爲害民。如欲天下平治、在乎守令得人。而擇守令、又在乎監司得人。蓋守令者養民之本、致治之基。監司則又守令之表也。樓山極嘆服。淳祐丙午、上克齋游相國書、略曰、扶立世道、開物成務、在乎士大夫之心。今日士大夫之心何如哉。物欲疣痼、而正誼明道之心、墮聲色薄蝕、而好德樂善之心、墮己私蔽塞、而由行天理之心、墮前日之心。皐、夔、今顛沛而共驩矣。



前日之心夷齊、今好樂而桑孔矣。滂綱不廉察、龔黃不撫字、頗牧不戰鬪、下僚委吏莫肯官官、抱關擊柝莫肯事事、上下小大、曖昧掩覆、苟且朝夕、間有以效官振職稱者、不過總於貨寶、爲身之防、豈真立其心以爲天下國家哉。廉頑立懦、暴者畏而戢、貪者耻而革、一賞百勸、一威百懲、在相公一心主乎至公至正、終始惟一、以要事功之必成而已矣。上內翰滄洲程公許書、略曰、吾夫子道可興周、其答仲弓之問政、以舉賢才爲要。於子游之爲宰、必以汝得人爲急。至於臧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與立、則以不仁斥之。使夫子一日而得邦家、其爲治不過如此。孟子生於戰國、堯舜親賢之說、任賢使能之說、賢者在位之說、反覆不厭。功利橫流之衝、蓋知爲天下立道、爲萬世開太平、實在乎此。上瀆山謝公方枚書曰、太子天下本、所以繫屬人心而負荷大器者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即陰陽消長

之大機。陽過而亢、則陰之生也必壯。暑熾而炎、則寒之始也必烈。大壯四陽浸盛、聖人乃以壯于前趾爲憂。夬以五陽決一陰、大易深以壯于頄爲戒也。上良齋左史劉公應起書曰、天子以史爲友、雖萬乘之尊、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必以史氏爲之、豈非資其直諒多聞、忠告善道、輔吾仁而成聖德也歟。公寓夔門時、早暵爲災、謂夔守曰、淳祐丁未、錢塘旱、朝廷遣官詣天竺靈隱請禱。愚嘗曰、每思今時水旱凶荒、率詣琳宮梵宇。此季世俗習、自東漢佛老之教興、方有此事。但因仍既久、人皆以爲當然。夫釋老之奉、間亦偶與雨暘之機相值、豈真可倚恃者哉。時讀雲漢之詩、反復宣王救旱弭災之道、嘗爲書曰、君者天地之子也、民者天地之心也。世未有爲子而不知父母之心者。今湖港枯涸、此君德之未洽、而民不被其澤也。井泉枯竭、此國脈之不紆、而民不遂其生也。草木枯槁、此邦本之

不繁而民不被其養也。旱既太甚，乃不詠雲漢之什，以側身修行，愛民畏天，駿奔走者，不適方社羣望，而適天竺靈隱。披緇衣黃者流，羣行通衢，頃而片雲忽興，則曰：此和尚雨也。甘澤霏霰，則曰：此觀音雨也。抑不思桑林禱旱，雲漢遇災，果如是乎？大率雲漢之詩，以側身修行爲本。至於禱祈，則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又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則惟以祭爲重，而不靳於圭璧牲牷之用。此事天以實不以文之大訓。周官荒政十二，無非便民之事。至於索鬼神，則以祭而享之。蓋鬼神者造化之功用，雨暘實其所司，於佛老乎何與？今既已請禱在寺觀，不可改也已。宜恪恭祀事于社廟靈享，庶幾反本合禮，可召至和。若責己省咎，舉行荒政，則公必能講求之矣。又與當途書曰：竊思居今之事，在上者以知言爲難，在下者以進言爲難。人藏其心，不可測度，

言固難知也。然貴賤分而意向異，進言亦未易也。士方未達時，碌碌亡奇，與稠人爲伍，往來郡邑，出入鄉井，人莫畏憚，而肆其所欲言。閭里之誦說，四方之傳道，交游識知，相與把臂促膝，共談當世，凡民情休戚，吏治善否，訟獄爭鬪，是非曲直，與夫府史胥徒邪正善惡，咸得其實，胸次豁如也。一行作吏，此事大不然矣。前日之與我伍而無畏憚者，疑忌矣。前日之忠告相與談議論辨者，緘默矣。閭里之誦說，四方之傳道，不接於耳矣。晝坐廳事，夜居邃室，郡邑鄉村，不可得而出入往來。凡民情政治爭鬪訟獄，府史胥徒，其休戚利病，是非曲直，善惡能否，皆無自以得其實。雖孜孜求言，汲汲訪問，百虛而一真。至於閨門之內，堂陛之間，亦將伺候顏色，囁嚅委曲，而不以實告。其故何也？一者分位有間，恐致撓拂，招愆咎，而不敢言也。一者利害所關，恐生是非，召仇怨，而不肯言也。一者務爲掩蔽，欲



倚權勢、竊威福、而不復言也。此三者、今世之患、疣
痼堅積、牢不可破。欲以言取人、以言決事、以言立
政責效、豈不難哉。然嘗求其說而得之、大抵君子
之言主於義、小人之言主於利。君子之言公正明
白、誠實洞達、言爲善、言積德、言循理守法、言長慮
遠計。其偏爲鯁直激烈、古方執一、要皆歸於義而
已。小人之言、私曲將順、柔佞機巧、欺誑覆護、言擊
搏、言培克、言違理越法、言一切計較。其甚則爲侮
玩凌僭、暴橫把握、要皆趨於利而已。哲人洞察、如
見肺肝。間有效力似忠、輸款似信、隨意似順、承風
旨似勤敏、任仇怨似了辨、伺意旨似機警、應煩縈
似忍耐、不過僞爲足恭、可暫而不可久。上之人少
有惑焉、根腳輕掛、則圓機便捷、隨吾之忿懣好樂
而肆其欲者、無所不至矣。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辨君子
小人之大法也。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

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此察君子小
人之要機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
皆曰不可、然後去之。莫非精思極慮、熟究詳觀、求
以得夫君子小人之真、而爲去取之決。果能此道、
天下事何往而不理哉。竊思方今一路一州一縣、
治少亂多、日齷齪而日彫敝、皆根原於上之人不
能盡知人而官之、官不能盡知吏而任之。能知監
司、則一路清。能知牧守、則一州治。能知縣宰、則一
縣理。而監司、守、令又以知吏爲難。官無吏固無與
任事、而不知吏亦所以敗事。吏無廩祿可資、無慶
賞可慕、其日夕給口腹、肥妻孥者、率皆取之於民。
而其所以得行其所願欲者、莫非蒙蔽輦轆、欺誑
媚惑致之。士大夫以藐然一心、當衆枉紛還之時、
縱有十分聰哲、未能盡燭。况驕惰懈弛、人欲勝而
天理微者乎。當今大務、只以賢材類進爲急、須是
在王所者無非薛居州、而布列有位、散之郡國、械

樸薪標舉皆吉士、然後可以美新善治也已。淳祐三年二月、天子命余公玠諭蜀、公條十二事上之。一曰控扼形勢、二曰防遏間道、三曰信賞必罰、四曰弔死恤孤、五曰訓練士卒、六曰聚小屯、七曰精明間牒、八曰行反間、九曰革糴弊、十曰清濁流、十一曰招賢士、十二曰讀書治心。季年、邊將有不能運掉者、公以書遺之曰、今日之用蜀、不難於靖乎外而難於靖乎內。不難於一乎人而難於一乎天。天者非高高在上之謂、乃事務當然之理也。爲大公、爲至仁、根諸心、見諸事、措則正、施則行、惟在乎識見之明、持守之固、動靜作息、舉無非天、何人之不信而從、何患之不弭而息哉。至不一者、人所至一者、天則日用常行、尤不可不於公與仁而加之意也。公者存此心之理於事物、未應之前、而使無一毫之或私。仁者推此心之德於事物、當應之日、而使無一物之不愛。好惡喜怒得其中、仁也、亦公

之布也。賞罰予奪當其節、仁也、亦公之發也。用舍建置合其宜、仁也、亦公之推也。故以是而撫軍頒廩、輕重眈功、必無賞輕之憂。以是而誅暴禁亂、小大當罪、必無罰偏之怨。訓練精、號令明、威信立、而仁達乎軍旅矣。以是而恤民、賦斂徭役得時之宜、勞來還定、惟日不足。壯者安其業、老者得其養、鰥寡孤獨廢疾舉得其所、而仁達乎田里矣。尊爵厚祿、言聽計行、以盡用賢之仁。餽廩稱事、旌淑別慝、以盡使能之仁。搜舉遺逸、招徠俊傑、以盡舉材之仁。窮理盡性、以達仁之奧。清心寡欲、以端仁之本。念念公則事事仁、純而體之、天而不人、一而不一、則可以位天地、可以贊化育。彼異己者、蓋將冥然天運而宵爾神化矣。顧何爲而不誠哉。時歲丁巳、金人謀大舉入寇、公遺蜀幕書曰、邊患日起、當勉勞將士、厚加賞賜、使之同心戮力、以逸待勞。商周弗敵、一和而已。彼張皇聲勢、千撼百搖、知不可動、



師老欲還。因其困沮、合我整銳而蹙之、則事功可立。切不可以小除遏截、彼已嘗試、必有深備。今之所以活蜀上策、全在士大夫悔吝自新、同心戮力、而熟玩非常之變。巧愈甚、貪愈深、可勝慨悵。孟子有言、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風俗樞紐、關繫局勢、更新之初、誠能革偽剗雕、戢貪礪玩、以慰軍民之望。其間錢神銅臭、捆載豐橐、不恤國事者汰之、庶遺黎膏血、不致百漏千滲、則蜀事猶可爲也。今旣數月、而寥寥無聞焉。其差強人意、惟戊己建置數事而已。若只包裹牢籠、務息怨謗、則棲苴枯稊、日益曠修、不待回風震薄、而先自顛拔矣。今之制閩、託雖重之重、而有可以反重爲輕之理。事雖難之難、而有可以轉難爲易之機。勢雖危之危、而有可以易危爲安之道。今之所急、在洗濯士大夫之心。將軍建置矣、糧餉措畫矣、獨士大夫無所激勸、泄泄沓沓、糜爛如故、深可嘆也夫。約正黃君應鳳

持節東憲、公貽書曰、喜知荷天之衢、方將坦夷四達。惟至理融明、定方凝固、超然大觀、一毫無以動其心。爵祿可尙也、而不可貪也。富貴可有也、而不可懷也。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不可忘情也、而不可得我而爲之也。稱夫人之善、譽德之辭、可聞也、而不可好也。異我而是、舍己從之可也。同我而非、反己違之可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無必行、必止可也。可進則進、可退則退、無必進、必退可也。萬事紛糾、而一念真正之不移。萬慮交集、而一心貞固之不易。人慾至此消矣、天理至此安矣、學力至此定矣。君子獨立不懼、遁世無悶、所以處大過者此也。景定甲子、節使夏公主西事、兩鎮節相呂公俾炎卯與幕議、公酌而詔之曰、今蜀人心怒敵思奮、此敵運將衰、天道好還之時也。在上者明賞罰、公意見、則聞風興起、在在皆兵。昔之反戈者、必倒戈而從我矣。但當拯弊大壞之餘、葺理耕屯、

難計近效。宜急遣銳卒抄敵糧、分番迭出、使野不能耕、足不得逞、然後以重賞致其渠元、以間謀攜其心腹、伺釁而動、我得以制其命矣。公心乎憂國、論事切中時弊、而志恬退、不以利達爲心。擢第三十年、諾仕職教、纔四考、年踰六十、即退休自適、隱居求志。蜀閬建學、宸奎賜明心二字、以淑人心。活安文公復之實、長堂事、邀公振鐸、因謝曰：曩聞度憂二公教以天理人慾界限、十年服膺、斯之未信、何足爲人師耶。一時當途嘉公廉退、樵隱余公玠則以學博修行、恬於進取、薦學齋史公繩祖、則以蘊於學識、無所競絀、薦梓部使楊公令式以學問淵源、允爲師表薦。公視之澹如也。因致書文活菴曰：此事恐一溺官海、把握不牢、不無俯仰馳逐之遷、需首觀頤、失此良貴、祇深戰懼而已。先是公雖奉辛丑進士敕、而告身印紙略不復問。歲丙午、季子炎卯入對、訪得之以呈。公欲掛神武冠、適大參

橘洲姚公希得爲郎、閱考第僅四書、曰：是未可及。泉勉令在調。注紹慶學官以歸。己酉、較試忠南、衡文別省。閩帥昇舉改官、以侈得人。公辭曰：歲迫崦嵫、冒顏職教、第以爲納祿之階、冀得贈典、光九原而已。安敢更希異數、以速官謗。明公風舟共濟、才俊滿前、效智效力者不少。今公車之薦、首及陳人、非吾願也。乞收回薦牘、改俾時髦、俾衰朽得與鳶魚共樂、化機鼓舞中、如受賜也。樵隱曰：世道奔趨、而廉退如此、可無崇獎、以礪浮俗。議聞之朝、且致養老尊賢之禮。公固辭。有勸以薦牘授季者、公曰：不用則已、又安敢龍斷耶。黔教及瓜、守固以京秩薦、且以任賞增秩保申。公辭之不就。會郡貳闕、人守以閩命、俾公攝事。公曰：年老漫仕、大失本心、覬讀遺書、薦剡不受、次任不圖、非僞也。且明公以愚不爲庸謬人者、謂其恬退也、謂其廉也。今舉不就、任不圖、而戀戀攝官、可謂恬退乎。所當有之爵祿、



不貪不嗜、乃營營於垂滿之日、可謂廉乎。心口曰：日林泉、而手足身體尙徬徨庖俎間、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守不能奪。今吏部左曹劉公叔子守涪、會職教有闕、書曰：昔伊川代大中貽書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有云：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某學伊川之學、守伊川傳易之地、執事高邁宇文。今學掾虛席、多士願執經焉。公辭曰：嘗讀易至亢龍有悔、夫子繫之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是以動而有悔。夫亢龍本無悔、只因動便有悔。則當亢者、宜靜不宜動也。離之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是耄耄之年、只當投閒自樂、不可復有希望也。豫之上六冥豫成、有渝無咎。夫子象之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是樂不可極、人貴知變、不可冥然蒙蔽而漫不知止也。蠱之上九以不事王侯、不累爵位之爲高、遯之上九以肥遯超然、心無疑顧之爲得。否則迷復之凶、過涉之凶、震索索之凶、

有不可勝言之悔矣。某視形桑榆、佩誦聖訓、率履不越、投閒置散、不求仕進、炳炳此心。若已致仕而復求仕、已掛冠而復彈冠、立心勿常、莫大於此、不敢聞命也。古愚余公晦帥蜀、致禮來聘、公曰：明公於艱危瀕洞之中、不惟軍旅之尙、而弓旌四出、不遺衰朽、高誼薄日月而齊蓋壤矣。向蒙度、曩二老教以明理慾界限、服膺久矣。斯之未信。只宜安分自適、委順俟命、實非隘軒冕、輕後學以爲高也。黔南去官、居休之五年、二子請曰：旣已投閒遺世、盍以請老聞、庶可榮祖禰。公曰：以退休求進秩、是利而爲之也。吏部使者黃公應鳳以聞於朝、加陞朝官、賜六品服。公不以爲喜、因答湖北漕使袁公鼎東書曰：投簪之請、非愚夙心。頑輩徒知光泉壤、而不思掛官得遷、大是貪名。來教乃謂某有餘不盡、留餘地以遺後人、此論未安。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道理自然如此。而積善者、初不覬其有餘慶而

爲之也。答姪昂書曰：乾健之學，安敢如此。但拳拳自勉，希見此氣象而已。所謂肥遯，豈易言哉。吾實志嘉遯而未能者也。夫肥遯是合下超出利名，不與世相接。我則身場屋，取科第，但見世衰道微，慨然投簪。嘉且未能，豈肥也哉。大監奉使程公逢辰，以禮幣寓招隱意。公曰：某聞雖晚所學，粗知體用。竊嘗謂文公作小山操，正爲素隱者設。某又安敢膏肓泉石耶。第違師三十年，烏頭力盡，病痛百出，加以衰朽侵凌，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分當置散於表儀乎。何有。請辭。有勸公俯爲當途一出者，答曰：吾非沽名以爲恬退也。惟日汲汲於此道，恐歲月之不我假，決不爲枕石漱流素隱之事爾。大使常齋蒲公澤之繼廩致餼，尊養有德，辭曰：方庚癸急呼，焚竭已盡，捐不急之費，賞功猶懼不旣。散官長費，不知幾披堅執銳者之祿。顧愚何人，敢蝗太倉乎。景定庚申，以建青宮增秩朝奉

郎。訓辭曰：一有元良，萬邦惟慶。賜爲父後者，爵一級。漢制可考也。日者青宮肇建，縉禮崇成，餘慶溥將，燕及人老。以爾有子，列於朝籍，式敷殊渥，以勸天下之孝。詩所謂永錫祚胤者，朕庶幾焉。往服寵光，益綏壽嘏。公謂炎卯曰：我久避榮名，而異數迭至，非予本心。然君恩也，其敢辭爾。尙勉之，期無負國。甲子冬，理皇升遐，公號慟曰：吾家蒙國恩深厚，第衰耄不能致毀，莫盡臣子之孝。乃輟食啜粥累月，書諭子姪之仕者取則焉。公嘗曰：義利之間，即君子小人界限。只爭毫髮，便判天淵。切須辨別得精，判斷得力。親黨鄧清溪選之宰江津，曰：邀公與偕。暮夜有袖賂求轉語於鄧者，公拒甚堅。鄉人自壁間窺見之，出撫公背曰：今而後信君之節。丙申敵難，鄧寓鎰金於公。敵退，歸璧焉。鄧就以餽。公辭曰：始寓以義，終餽以利，可乎。官於廣安府，有吏當罪，以白金十五斤祈哀。公堅卻之，且以語同列，或

曰、盍舉以聞。公曰、吏犯法、以賄求救、吾固不可受。若舉金以多其罪、吾不忍也。守聞而賢之。丁酉、敵難、豪右率寓物郊舍、有散失者、責償甚橫。公所喪實多、寓人惶懼請償。公艱然曰、敵至之初、性命且不保、貲財豈暇顧耶。今敵退而命苟存矣、又欲徵貲財、吾實不忍爲。一鄉咸稱長者。公處己一以儉爲德、官黔中、衣一褐以禦三冬。有以皋比獻者、辭曰、吾夜卧一破帳、晝坐一胡床、尙覺不安、焉用是。生平所儲、惟書數卷、琴一張、箱囊不貯資。門人束脩、悉以調困乏。友人王濟之贈以詩曰、陽子窮居在顏巷、有田一廛、宅一區。師門立雪得心傳、歸來兀兀哦古書。子婦時以鮮麗甘旨爲奉、公輒涕零曰、先世艱難積累、以到於今。我事親時、居貧養薄、喪葬之禮、悉從儉約。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終身大痛也。今吾父子一家、誕受好爵、天又使我享茲永年、長穉團樂、蔬食菜羹、已爲至足、何敢自吾以

奢啓後人乎。子婦舉貳膳、常珍之禮、以告、竟卻不御。因手書訓儉數條、以示戒云。公因游荆楚間、僦居白水、掩關玩易。訓二子曰、蜀禍如此、吾三世全活、豈非天耶。宜謹操修、使對越無愧可也。公嘗謂事親者不可不知醫、良醫濟人、功與宰相等。壯歲即博極其書、凡親識有疾者、躬治湯劑。雖小夫猥居、皆親往診視、毋倦。好傾囊以實籠藥、以疾告者輒予。有疲軟患、當用參附丹砂、公爲之分劑、必誠。或曰、彼賤爾、公待之如此、祇損之福而益其疾。公曰、不然。殘疾顛連、民吾同胞、藥可活人、何分貴賤。嘗編類本草集方、積歲而後成。晚年取活人、錢氏等書、精加較定而爲之證辨曰、吾不能以道濟斯人、且願以此少施活人之功爾。公文章皆胸中道義一派流出、故平易而造理、不尙奇怪、雅好謫仙詩體。讀擊壤集曰、誠是灑然快活。然有康節之心、則方會如此。不然、有弊。終不若學孔、顏、曾、孟、大中



至正快活無弊也。公幼時習書、作山谷帖、中歲善晉體、遂臻其趣、自成一派。垂老、細字楷書、無一行草。公至誠盡性之學、表裏無間、險夷一節、終始惟一。其動容也、色莊而辭溫、坐端而行舒、喜不動心、怒不形色、粹和之氣、盎於面背、皆此誠之形著也。望其儀、聽其言、雖有鄙吝之心、不復萌矣。乙未、舟過小孤山、風怒浪駭、舟中失色、有哭失聲者、公神氣自如。姪存菴同舟、問其故、公曰、患難起於瞬息之間、惟存誠俟命而已。妄生恐怖、何爲也耶。丙午、泝瞿唐、舟幾覆、公安然巍坐。抵岸、炎卯間、伊川心存誠敬、與釋老不若無心之言何如。公曰、心豈可無、必有事焉是也。事者、程子誠敬是也。嘗苦瘡、與姪子講論不怠。二子請少休、公曰、痛自是瘡痛、於吾義理之心何與耶。公教二子、先自灑掃應對、慈愛恭敬、迨有餘力、然後學爲書數文章。每以服勞之事加之、僕隸代焉、弗許也。門人以問於公、對曰、

古之教者、歌九德以和其聲音、誦六詩以和其性情、習六舞以和其氣脈。後人僅惟誦詩讀書、雖詠歌之遺意、而所以教者、不過以爲絺章繪句之具、大失古人歌誦之本心。至於樂舞之教、則千載寥寥、不可復聞。此人才之所以不如古也。夫幼小之時、苟不服勞執事、周旋曲折於恭敬揖遜之間、則其心中既視小學以爲浼己、敖惰之所養成、氣質之所凝定。比其既長、其不動肆於禮者幾希。而乃欲使之收斂其身心、以造入乎致知格物之學、明德止善之歸、不亦躐等而扞格哉。暨冠、舉龍潭居士所定冠禮、參之文公家禮而醮之曰、循天理、法祖先、讀書探道、此吾之所望、而爲人子者之所當勉。吾不過擇賢師、求益友、以盡吾爲父之道而已。而汝之賢不肖、則天也。魏徵有言、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吾於汝兄弟、則願爲慈父、不願爲嚴父。避地桑年、簞瓢屢空、戒二子曰、夫子言、白刃可蹈、中



庸不可能。孟子言、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要在此用力、慎毋以患難厄窮喪良心。又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當思所以窮而不失、達而不離處、而深體認之。有勸公俾二子爲養生計者、曰、然。但看孔門師干祿、須學稼、賜貨殖、憲貧顏空、聖人當時之所與者誰歟。後世之所稱者誰歟。且聖人豈不爲養生計哉。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則其所計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向聞紫陽門人徐毅齋云、學者須要咬得淡菜根、此中是一等眞藥。晏蓮蕩云、疏食菜羹、吾人之常。至哉論也。嘗曰、先世積善百有餘年、宗族後人多有賢哲。只要勉學力行、詣彼道眞、入見聖賢、了當己身。復以傳子孫而及他人。此亦仲尼、顏子樂處一件事。又曰、後人之貧富貴賤窮達、吾皆不以爲意。惟立身行己於兩間、能爲天地幹事、有益斯世、進學樂善、與前賢爲徒、則所望也。又曰、士當顧諟天之明命、貧

賤富貴、得喪存亡、皆天所以命於我者也。知天之所以命之、則當知所以安之。又曰、遇順境不必喜、令人志滿而驕。遇拂逆不必慍、令人志慊而怠。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誠爲可法。長子少箕從子昆醴、族孫恪、義方、後先類省奏名。壬戌入對、同時唱第。公曰、今方見祖先積業深遠之驗、而後人繼踵爲善之實。然不可以此而自滿假、要當愈勉愈勵、付成敗利鈍於自然。方是聖賢用心。庶幾天道之福善者可保其有衍未艾也。臺閩爲炎卯發舉、以旌平反。公戒之曰、舉之有無、當聽之自然。人生天地間、能與三才辦得事、便是不負蓋載生成之恩。如何去向上微覲酬賞。但亦有報應道理。然決不可存在心中、便有私意少間、便有得則喜、失則慍的血氣生出來矣。炎卯濫恩叨五品、列男封、公戒之曰、爵秩日穹、益務卑牧。在上不驕、以長守貴。制節謹度、以長守富。官彌高而身彌損、爵益進而

行益謙。聖人格言、汝則行之。更當念天地祖先扶相我家、以至于此、何以報之。祭祀烝嘗、此只外心。要只大著胸襟、盡循天理。不可容者容之、不可忍者忍之、不可能者能之。以忠君爲心、以子民爲念、飭己愛躬。使俯仰隱顯、毫無愧恨、則穹爵厚祿、又不足進、而日積月聚、自然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可有可無。毋徒以祿養、當求以志養。此父之所責望也。凡誨子弟宗族、皆隨其才器而語之。今各集訓辭成編、以傳後人。公壽而康、終身不曾扶杖。年七十四、卧病累月。病間詩曰、識箇凝陰消又長、喜些眞火熄還生。至是髮童者茁、齒脫者兒。歲甲子、少箕調官歸、築室於桃花源之黃溪、公就養焉。每良天佳月、親朋往來、迎候引觴、賦詩講學、無倦色。鶴氅角巾、編易張琴、水邊林下、行吟坐嘯、樂其自樂。守歲詩有云、從兒豹變當斯世、喜我鷗閒著此身。學易假年天若許、橫書長作傍梅人。年八十、謂

二子曰、吾夜寢惺惺、澄神靜慮、以觀萬化之變、所謂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者、庶幾近之。又曰、我思先聖尼父德配乾坤、功垂萬世、得年七十有奇。先師晦翁心傳聖賢之道統、學詔萬世、而無窮、亦不過七十有奇。祖先之高年者、止七十有七。自計吾年加之以閏、則去九十將不遠矣。何以得此、日夜惶懼、不敢康寧。只是此心無刻不在聖經、念念與義理不相釋、而萬事不足以動吾方寸。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如是而已。丁卯中元、公作歌示兒、略曰、白儘蒹葭、衰從蒲柳、我只松筠節。君民堯舜、老翁揩眼、勲業每燕居。申天子孫娛侍、則緩酌微醺、命炎卯鼓琴、以寫眞樂。因曰、每常講亢龍、只是說過。今親履之、但心神雖健、而所學不加、虛度光陰爾。勉爲善以繩祖武、答造物、則在汝兄弟。若曰壽康、吾安敢比望五福耶。親舊升堂、請質所疑、嘗恐尊者坐倦、少



選輒辭。公命留訓誨諄切、語極微妙、則欣然命觴。亶亶終日、或至夜分乃已。是歲、公年八十一矣。揆度前七日遊塗山、矢詞籲天、備述濫膺五福、莫報劬勞之意、拂石漱泉、逍遙桑日。公平生於易學、用功最深、乾坤以下逐卦、各有問答。獨未濟卦未嘗出口。從子昂至是疏未濟之義、以請益、公乃書曰：上經之坎離、乃全體之坎離、而坎在離上、下經未濟之坎離、乃分析之坎離、而離在坎上。夫坎離交、則天地生物之功由是而成、坎離不交、則天地閉、物之功於此而息。古今盛衰、得喪存亡、死生晝夜、皆不出乎此。天地一陰陽也、人物一陰陽也、陰陽一氣也。理反元氣不反元。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十月甲寅朔、筮遇未濟、顧謂炎卯曰：此是上下經六十四卦之終。夫子言物不可窮、是以理而言。然天下之物、未始有不窮底。未濟男之窮、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終窮二字、亦太明白矣。吾寸心昭昭、自見

得死生晝夜之道、盈虛消息之理、皆是自然、更不以動心矣。汝徒期我高壽、愛親真情、自是如此、然望實不到也。因偶書曰：白雲無心閒渡水、清風何意自開花。聞友人趙公景緯除宗卿、侍經帷、致書曰：方今內修政事爲第一義、宜體和靖守其師說之意、而接續吾師性善開陳未盡之學。性善道傳正宗、職躋禮侍、猶未有諡。此門人事也。吾友其圖之。先是盛山克復、戊午、王師大捷於寧西、公曰：國之福也、蜀證其瘳乎。乃爲詩入賀制閫、備述丙申以來蜀事之艱。公憂國愛君、尊師尙友、蓋歿身不忘如此。己未感異夢、呼子孫、竟日歡欣。越辛酉、炎卯被旨護別省、悲涕不忍離侍。公詔曰：君命也、不可違。明鑑裁公去取、爲朝家得人、即忠孝也。焉用作兒女態。時親朋雲集、登省者咸升公堂。公連日談論、起居如常時。癸亥、子婦諸孫問安、公正襟兀坐曰：夜寢甚適、神思極清、肢體無恙。乃呼諸孫娛

於前、且詔家事甚悉。語既、忽作聲歎聲。左右請問、不應、則溘然而逝矣。嗚呼痛哉。不肖孤弟兄叩地號天、百死莫贖。長逝之容色、雖僅及見、而永訣之訓辭、不可得聞。宇宙有終、哀痛無極。然後知前日未濟之旨、乃絕筆之書。忠孝之言、即終天之誨。愴距摧裂、尙忍言之。公享年八十又一、積官至朝散大夫。其書有詩辭一卷、講義一卷、圖象問答語錄一卷、書說、中庸說、辨惑正言、記序題跋、家訓各一卷、易正說二卷、本草集方一卷、藏於家。越明年戊辰二月丁酉、合葬。痛惟少箕、炎卯、罪未即死、蹙踊涕血、謹識吾先公生平行與事之不可泯者。姑叙梗概、以告葬於同盟。癸亥荒迷、脫略不次、惟不敢一辭溢美、以取誣親之罪。咸淳丁卯冬十二月、不孝孤少箕、炎卯泣血百拜謹狀。

陽少箕撰 《字溪集》卷一二

知昭^①州劉容齋墓誌銘

咸淳四年四月十二日、容齋先生劉公元剛卒于家、年八十有二。先生官至郡守、死之日、幾無以爲歛、附於身者稱家之有無、鄉黨之士莫不高先生之風而哀其志焉。其邑子文天祥與人言、歎歔慄慨、重懼前輩言行久遠沈泯、無以訓來者。會其子昌孫以先生狀來請銘、某雖不敏、其可以辭。先生字南夫、一字南強、世爲吉州吉水縣人、治毛氏詩、早爲鄉校知名士。嘉定十年入太學、後六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信州永豐縣主簿。陞從政郎、調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外艱、服除、差江州教授兼濂溪書院山長。自故丞相董公槐、今丞相江公萬里以下舉親民五員、淳祐五年班見、以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縣政以理、民以佛子爲謠。先生奉母夫人在官、間日與其弟自提板輿、相羊爲娛、邑人化之。以憂去。十年、通判鄂州、以磨勘轉奉議郎、承議郎。董丞相當國、入爲左藏東庫。時將薦先生試館職、



會董丞相去不果。初東庫日進會子。紙若干、丁丞相以趣辦爲才、風有司頓增十萬。先生以職力爭、忤其意、展磨勘兩年、出爲泰州添差通判。景定元年某月、差知昭州。皇上登極、轉朝奉郎、適郡當次、稱疾不果行、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居二年、再任。自江上平、凡權奸用事所擯斥、朝廷獎拔殆盡、時論以先生爲屈、未幾詔還磨勘月日、駸駸向用、而先生前一月逝矣。嗚呼、豈非命邪。早刻意詞科、書無不讀。其餘佛老精言亦各深到。平生居官、所至清謹、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于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遇子弟。尤工爲文章、雖遊戲之筆、鮮不奇古。江湖之士得品題一語、足自表於其徒。與人盡恭、應接終日無倦意。客至、雅言之外、談玄演空、聞者往往忘去。世人以聲利爲門戶、先生惡之、如惡惡臭。登第垂五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其可畏。出入不設車

徒、間步行井陌中、不以爲苦、甘心屢空、以至死而不悔。噫、此真所謂善人長者矣。曾祖致道、妣周氏。祖圭、妣李氏。考次朔、累贈至奉直大夫、妣陳氏、熊氏、俱贈恭人。妃涂氏。先十六年卒、贈安人。子男三人、昌孫其長也。次信孫、愚孫皆蚤世。女長天、次適太學生陳應發。又次適進士胡淵。孫男一人、洵武。女一人、許適龍氏。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之原。遺墨有詩、書、孝經、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詞科類稿若干卷、容齋雜著若干卷、家庭謾錄若干卷。任左藏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善堂。銘曰、

文彪彪、德恂恂、貴如單門、死如齊民。約而家、豐而身、我作銘詩、永懷古人。

文天祥撰 《文山全集》卷二

校記

- | | | | | | | | | | | | | | | |
|--------------------------|-------------------------|----------------------------|-----------------------------------|------------------------------|----------------|--------------|----------------|----------------|----------------|----------------|----------------|-----------------------|----------------|----------------------------------|
| ①齋：原作「肅」，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②韓：原作「翰」，徑改。「韓」也者，韓侂胄也。 | ③之非：原倒，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乙。 | ④章聖：原作「章信」，徑改。按「章聖」即宋眞宗。後文即作「章聖」。 | ⑤「張」字原在「王」字下，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乙。 | ⑥宮：原作「官」，據右引改。 | ⑦駭：原缺，據右引補。 | ⑧幣：原作「弊」，據右引改。 | ⑨「朕」字疑衍。 | ⑩新：原作「斯」，據右引改。 | ⑪名：原作「其」，據右引改。 | ⑫上：原作「土」，據右引改。 | ⑬效：原作「郊」，據右引改。 | | |
| ⑭「十」下原有「歲」字，據右引刪。 | ⑮「績」下原有「數」字，據右引刪。 | ⑯祐：原作「祐」，徑改。按「祐」者，西晉名臣羊祐也。 | ⑰觀：原無，據右引補。 | ⑱「議」原作「試」，「恨」原作「限」，據右引改。 | ⑲浮：原作「俘」，據右引改。 | ⑳自知：原倒，據右引乙。 | ㉑扇：原作「有」，據右引改。 | ㉒阿：原作「何」，據右引改。 | ㉓身：原作「自」，據文意改。 | ㉔推：原作「推」，據右引改。 | ㉕珍：原無，據右引補。 | ㉖常：原作「嘗」，據《宋史·眞德秀傳》改。 | ㉗贛州：原作「贛州」，徑改。 | ㉘卒以帖息：原作「卒之以帖息」，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刪改。 |



②文：原作「大」，據文意改。

③鈴：原作「鈴」，據右引改。

④哭：原作「突」，據右引改。

⑤期：原作「欺」，據文意改。

⑥隆興府：原作「龍興府」，據《宋史》卷八八《地理志

四》改。又「使」字原無，據右引補。

⑦贛：原作「憲」，據文意改。

⑧煩：原作「還」，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⑨仍舊任：原作「任仍舊」，據右引乙。

⑩議：原作「散」，據右引改。

⑪「自」字誤，或當作「汨」。

⑫焉：原無，據右引補。

⑬「蓋」下原有「儒」字，據右引刪。

⑭舉：原作「畢」，據右引改。

⑮知：原無，據右引補。

⑯其一言：右引僅「之」字。

⑰而已之：原作「之已而」，據右引乙改。

⑱干：原作「于」，據右引改。

⑲「在」上原有「而」字，據右引刪。

⑳闕：原作「關」，據右引改。

㉑夫：原作「失」，據右引改。

㉒月：原無，據右引補。

㉓權參：原倒，據文意乙。

㉔言：原作「知」，據右引改。

㉕誨：原作「海」，據《宋史·呂誨傳》改。

㉖誤引：原倒，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乙。

㉗朝：原無，據右引補。

㉘句首原有「明堂」二字，「雷雨」下原有「作待罪」三字，并據右引刪。

㉙嘗：原作「當」，據文意改。

㉚「素」下原有「公」字，據右引刪。

㉛軸：原作「局」，據右引改。

⑤問：原作「問」，據右引改。

⑥己：原作「也」，據右引改。

⑥佯：原缺，據右引補。

⑥仿：原無，右引作「訪」，茲據文意補。

⑥忘：原作「亡」，據右引改。

⑥啓：下原有「氏」字，據右引刪。

⑥隧：原作「遂」，據右引改。

⑥「年」下原有「而卒」二字，據右引刪。

⑥與：原無，據右引補。

⑥「其」下原有「於」字，據右引刪。

⑥於：原無，據右引補。

⑦博：原作「搏」，據右引改。

⑦相：原作「想」，據右引改。

⑦兮：原無，據右引補。

⑦是臣之罪：原作「是忠臣罪」，據右引改。

⑦乃、如：原無，據右引補。

⑦□凍：原作「之悚」，據右引改。

⑦大：原作「人」，據《字溪集》卷一《代上游相國論時政書》改。

⑦「稱夫」句：《字溪集》卷三《與黃循齋書》作「稱美之言」。

⑦昭：原作「韶」，據明景泰刻本《文山先生文集》改。

⑦子：原作「于」，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九十六

劉克莊

宋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侍讀尚

書後村劉公狀

曾祖炳、贈宣教郎。妣鄭氏、贈孺人。游氏、贈^①恭人。

祖夙、承議郎、著作佐郎、累贈中奉大夫。妣林氏、贈令人。林氏、贈令人^②。

父彌正、朝議大夫、吏部侍郎、累贈少師。妣方氏、贈魯國夫人。林氏、魏國夫人。

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莆田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後村先生劉公卒、年八十三。前數夕、有大星隕公寢室後、俄而公逝。莆之大夫士皆揮淚以相弔、有方斂而往、枕尸以哭者、有既殯而往、拊棺以哭者、莫不盡哀。又數日、則泉南之南、閩北之北、弔唁往來、交馳於道。又數月、則四方交舊、與凡得銘、得序、得跋、得詩之友、不遠

千里而來、力不能來、亦以書至、蓋不知其幾。皆曰、斯文無所宗主矣、吾儕無所質正矣、後進無所定價矣。茫茫宇宙、人物何限、其能擅一世盛名、自少至老、使言詩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雖前乎耆老、後乎秀傑之士、亦莫不退遜而推先、卒至見知於人主者、古今能幾人哉。公雖得名、得壽、得祿、而愛公者猶以用公未盡爲恨、是豈私相好耶。吁、若公者、可謂千載之士矣。公諱克莊、字潛夫、世爲莆田人。自大父著作、正字^③。崢嶸艾軒之門、聲振乾淳間、已蔚然爲文章家矣。公生有異質、少小日誦萬言、爲文不屬藁、援筆立就。初名灼、以聲律冠胄子、入上庠、場屋士至今誦之。嘉定己巳、郊恩奏補將仕郎、更今名。初調靖安簿、帥曹爭檄置幕下。潔齋袁公時以倉兼府、尤以文字見知。俄丁少師憂、終制、注福州右理曹、改差眞州錄參。菊坡崔公帥維揚、因公白事、喜曰、吾於閩得二士、君與



子華也。銳欲致公。會李公珣建閩金陵。辟沿江制司。準遣一時幕府諸賢。自勉齋黃公而下。皆相敬愛。及謀進取。公有異議。主謀者忌之。公求南嶽廟去。薦員及格。猶欠一考。八桂胡公槻以經司。準遣辟公。辭地遠。魏國力勉之。八桂佳山水。胡與公倡酬幾成集。嶺外帥權重。不輕餞客。公入京進卷。胡公飲別榕臺。桂人以爲前未有也。甲申。改宣教郎。知建陽縣。新考亭之祠。祀朱范。劉魏四君子於學。庭無留訟。邑用有餘。增糴賑糶。倉二千斛。大書其門曰。聊爲爾民留飯碗。豈無來者續心燈。西山眞公記之。更創西齋。北山陳公篆其扁。爲之賦于薦之什。西山在朝。以公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西山還里。公以師事。自此學問益新矣。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公落梅詩與朱三鄭五之句。激怒當國。幾得譴。安晚鄭公時在瑣闥。力爲釋辨。以免。終更。綵旗蔽路。送者踰數十里。比聞公喪。猶有重趼來哭

者。得倅潮陽。趙至道猶以嘲詠謗訕彈之。毒由梁李也。刑寺下所屬究實。公若不聞。邑丞虞德羔素貪。昧以士民公論上府。漕使陳公汶壯^⑤之。昇^⑥以京削。主管仙都觀。俄通判吉州。端平改紀。安晚當國。甲午春。有旨。都堂審察。西山帥閩。以機幕辟。除將作簿。兼帥司參議官。公迎魏國之官。魏國自哭少師。不出戶者二紀矣。西山知公吏材高。府事一委之。平齋洪公遷西掖。奏公自代。安晚曰。中書眼高。西山以戶書召。公援例求退。詔以匠簿供職。公奉魏國還里。踰月。獨入京。九月。除宗正簿。西山喜曰。方是本色。公在麟寺。南塘爲卿。游二公間。以文字相好。歡甚。西山夢奠。乞假會葬。不許。乙未六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未幾。鄭喬並相。公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陛下因私天位。遂德柄臣。因德柄臣。遂失君道。非公也。因私天位。遂疏同氣。因疏同氣。



遂失家道、非公也。大臣憂讒畏議、而有狼跋之嗟、厭事避權、而動魚羹之興、非輕歟。或以匹夫橫議而改政、或以走卒偶呈而易令、非輕歟。次篇言、柄臣壞朝綱、開邊釁。兵驕楮賤、貪饕僥倖之俗、不可回。諸賢起而當之、天人未應、陛下遂疑君子而思小人。曾肇有言、上意漸變。臣思此語、可爲寒心。願陛下堅凝初意、無使邪說搖正論、則天下幸甚。貼黃痛言、荅川之事出於迫脅、向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雖復其爵、未雪其冤、皆時所難言也。公於上前奏讀、玉音所問、隨事敷陳。或言、陛下向待柄臣太重、今待大臣太輕。或言、更化之初、奄嬖屏息、近因軍卒小警、此曹頗得進言、陛下若聽用之、天下事去矣。或言、陛下聖心待濟王本不如此、只是臺諫給舍一等小人、遂有後面一段施行。當治其罪、以滌此謗。繼絕一事、他日國本既定、決不容已。或言、向者權柄下移、陛下欲除一吏不可。今從官宰

相皆自聖擢。又言、向者近臣惟眞德秀、魏了翁、小臣惟蔣重珍、陳埴、敢與故相異論。今人人得攻大臣、議朝政。此更化美事。又言、弓旌所招、近稍稍引去。蔣重珍既去、洪咨夔又引疾。如此、則諸賢漸去、別一副黨人來矣。上曰、無人任事。公言、今日如人久病、沉痾已深。用君子如服參苓、雖無近效、猶有生全之理。用小人如服烏喙、一劑喪生矣。殿上下之人皆謂、公小官、初對、音吐琅琅、從容如許、廊廟器也。疏出、鶴山魏公、果山游公、實齋王公、南塘平齋時皆在朝、擊節不已。實齋因奏疏、有曰、兼旬之間、嘉謀迭進、有益聖學。蓋爲公與杜立齋、王臞軒發也。狂韃^①入寇、朝議以元樞曾公建督、曾辟竹湖李公與公參議、不果行。丙申、左府語泄、有錫第表郎之傳、鶴林舍人疑其遏己、遂以吳昌裔疏罷。御史、舍人弟也。主管玉局觀、尋除漳州。毅齋鄭公言於朝、謂去非其罪。丁酉、改知袁州、有旨趣行。公在

郡一以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賢爲先務、因寬得衆、郡以最聞。殿中蔣御史、公同舍郎也、因火災倡邪說、爲學舍所詆。知鐵菴方公前在諫垣、言濟邸事太切、天意不怡、遂以公與鐵菴、臞軒同疏、皆嘗言故王者。三公居同里、旣歸、相與賦詠無虛日、自以同傳爲榮。俄主雲臺觀、文清李相當國、擢公江西提舉、改廣東提舉。公不以入嶺爲難、道潮、惠、謁昌黎祠、訪坡公舊迹。庚子元日始至。以嬰孺視嶺民、以冰玉帥寮屬、歲計羨而商征寬、民夷安之。八月、升漕。文清薨、史獨相、經理兩淮屯田、敷耕牛於廣右。公以事關邊儲、急爲區畫、旣應令而民不知。異時表謝、有曰、每於吏民相告語之間、具言朝廷不得已之意、指此以諷也。識者誦味之。留粵兩年、更攝帥舶。俸給例卷、皆卻不受、買田二百畝、以贍仕於南而以喪歸者。南人刻石紀之。辛丑、令赴行在奏事。侍御史金淵謂公以清望自擬、寢召

命、主管崇禧觀。癸卯元日、除侍右郎官、又以濮斗南疏罷、仍舊崇禧。甲辰秋、杜^①與范同相、除江東提刑。一意訪求民瘼、澤物洗冤、劾廣信貪守、黥南康黠胥、皆有奧援者、公論稱快。十一月、除將作監、未幾、改直華文閣、因任。范日忌公、託言歲旱民飢、艱於擇代、沮其入也。范去、游獨當國、與參與抑齋屢以公薦。丙午^②四月、令赴行在奏事。時方禱雨、公雖治任、而拯飢雪枉、備極焦勞、留至七月、乞謁告省親、不許。道除太府少卿。八月望、入脩門。二十三日、面對三劄、首言委任之失二。其一、嵩之以借助滅殘金^③爲戰、以厚幣奉僭盜^④爲和、以清野蹙國爲守土者、非長、徒尙智術、豈堪倚仗。若非天去其疾、他日必貽朝廷之憂。其二曰、昔者不擇其人而行之太專。今也雖擇其人而不授以柄。但見調護使之勿言、宣諭使之奉詔。又言謀謨之誤二。其一曰、大臣有翕受之量、而無主宰之功。同列有不說之

漸而無暇假之和。易一邊闔淹久而後決。遣一儒帥迫趣而始行。桑維翰一日易十節度。郭子儀朝聞命夕就道。視今何如也。其二曰。廟謨睽異。邪黨擲揄。殆幾反戈以自攻。不憂探穴之覆出。劉摯主調停而幾覆族。曾韓爭大柄而卒相京。追思可畏也。陛下雖有退小人之功。而虛受思小人之謗。臣聞桓溫嗤謂王衍諸人。自許豪傑。而苻堅笑之。語及謝安。則以爲江左偉人。秦檜嘗言。諸人但當啖飯觀吾致太平。而兀朮將死。乃以張浚尙存爲憂。安之握兵。初不如溫。浚之挾虜。初不如檜。而二酋皆慢彼畏此。今陛下託國。將求如溫如檜者乎。抑求如安如浚者乎。次言善類之合莫盛於本朝。言路之通莫盛於本朝。祖宗以來。甘其苦言。養其直氣。有立行其說者。有久而思之者。有始忤而終合者。有自常調而處以清要者。今陛下上法祖宗。待羣臣至厚。記憶所及。收採不遺。恐其間尙有迹

遠而孤。位卑而滯者。其人昔尙盛年。今已暮景。願收之於霜降水涸之餘。使善類常合。言路常通。其意蓋以言故。王者收召未盡也。讀至迹遠位卑處。上問爲誰。公曰。從臣如王遂。徐清叟。方大琮。庶僚如湯巾。潘枋。不幸已歿。存者如黃自然。王邁。自然近已向用。餘人皆年事已高。願陛下收錄之。三言江東使事。以恤貧民。處流民爲最急。貼黃以親老求歸養。玉音曰。朕知卿文名。有史學。即頒錫第之命。仍任責修纂。公退見果山。坐未定。宸翰已至。劉某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煊同任史事。庶累朝鉅典。早獲成書。次日。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又三日。御筆兼崇政殿說書。公四辭錫第。再辭史事。晚講皆不許。十月朔。轉對言。今日之深憂。莫如國本未建。援引甚詳。且曰。臣謂此事在唐宣宗。後唐明宗則甚難。在我朝仁宗。高宗則甚易。其毓英宗。孝宗



於禁中也。皆擇於未入之前。定於既入之後。異其封爵。別其名稱。自幼至長。自姪爲子。不待建儲。而人望已有所繫矣。若朝取一人焉。暮取一人焉。一出焉。一入焉。舉棋之勢未定。當壁之冀浸廣。非所以重宗廟、尊本統也。于是有自內學退歸者。故公及之。孟祀時。御筆暫兼中書舍人。同院庸齋趙公時行下三房。公以趙已除法從。乞以上房易之。奏上不許。三學友朋喜曰。此真舍人也。時史相未終喪。以草上疏乞挂冠。上批服闋除職。予祠。臺諫從橐。交章詆之。皆不付出。十二月初九日。御筆嵩之。今已從吉。守本官職致仕。公奏曰。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合有誥。詞。今臣行嵩之之詞。未知爲褒爲貶。若從其自乞。則合用杜衍、歐陽修之例。何以示天下後世。若爲貶辭。則不坐下罪名。秉筆何所按據。此綦崇禮所以必請高宗御筆。然後草奏檜罷制也。上令丞相宣諭。可作自

陳行詞。付下御前所錄嵩之奏狀。令體此降制。公又奏。御筆有守本官職之文。未知所守何職。本官見封永國公。合以階官帶永國公致仕。十四日御筆。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又奏。昨日進講。側聆玉音。已降除職指揮。臣清旦待班東華門。未知所除何職。講退方聞。臣竊見高宗朝。前左相沈該落大觀文致仕。孝宗朝。左相葉顥以雷變罷。不除職。只守本官奉祠。左相葉衡。魏杞去位。皆終身資政。今嵩之忠孝有虧。所除職名。乃與元勳重德無異。竊聞外廷之論。皆咎臣不合奏審。公議實可畏也。乞詳臣元奏。寢罷嵩之職名。只守永國公致仕。容臣行詞。十六日。中使宣諭。史嵩之除職致仕。卿已遵承。又復入奏。可依已降批諭行詞。公又奏。詞臣命詞。須合典故。嵩之若以階官。永國公致仕。則職在掖垣。今除大觀文。則合宣鎖降制。此乃學士院職事。竊見紹興二十五年。秦熺特授少師。



觀文殿大學士、嘉國公致仕、正與嵩之一同、係學士院降麻。臣若侵官內制、豈不貽笑天下。是日、王倫復宣諭、嵩之除職既係學士院降麻、卿可一面書行。公奏云、連日素瀆聖聰、未敢重陳、容臣於經筵審取聖旨。十七日、與給事趙無愔、舍人趙庸齋同上繳奏。十八日、上又命謝瀆山諭旨、公遂丐祠、不允。二十二日御筆、嵩之依所乞、守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除職指揮更不施行。游相柬公云、諸賢盡力回天、聖主舍己從人、書之簡冊、有光多矣。便可書行命詞。公爲此制、有曰、我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未上、二十四日、殿中侍御史章琰疏罷、猶以奏審爲罪。安晚時在湖濱、冒雪祖餞、以鄒道鄉事相勉。公在省八十日、草七十制、學士大夫爭相傳寫、以爲前無古人。丁未二月、除直寶文閣、知漳州。時有仲氏工部之戚、公以太夫人年高、力辭。安晚再相、除

直龍圖閣、主明道宮。戊申元日、除宗正少卿。公又苦辭。余時備數編修官、袖公手書以白。五月、依舊職知漳州。公以戊期遠、方拜命。是月、又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欲公便養也。公又辭、不允。九月朔、即家建臺。公方申嚴使事、訪疾苦、扶善良、以哀矜讞獄、以孤遠拔士。甫及月、丁魏國憂、哀慕毀瘠、三年如一日。庚戌十一月、除秘書監。公以禪制未終辭。辛亥春、有旨趣行。四月到闕、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對劄二首言、端平變局、侔於元祐。今陛下登庸舊弼、垂意至寧、而人謂端平之政改矣。端平之心亦改矣。次言、朝廷之士議君上者、或以掖庭、或以戚畹、或以聚斂、議大臣者、或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道路之傳皆曰、君相厭之。臣以爲不然。惟聖主可以責善、惟賢相可以責備。其意甚忠、其辭甚婉。五義之諫、諷居其一。不知公者、或以爲訝。貼黃乃以建儲爲請、曰、臣於端平乙未以樞掾對、嘗

啓其端。丙午孟冬以少蓬對。又嘗言之。越三日孟祀。即有貴州刺史之命。臣旣去國。今五六年。節旄雖建。王爵雖疏。名號未正。聖意未白。願陛下早圖之。上皆嘉納。公退見丞相。乞召潘凱、吳燧^②二人。皆忤相國者。大拂相意。語諸客曰。千辛萬苦喚得來。又向那邊去。然公本無心。外庭之誅。相國之忤。皆誤矣。五月。兼崇政殿說書。六月。兼史館同修撰。時事多內出。公言。祖宗盛時。內降絕少。間有一二。有論列者。有繳駁者。有執奏者。誨純仁寧謫而不以濮議爲是。必大茂良寧去而不與兩知閣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貴之門。今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擬者。求者予者。奉行者習以爲常。但日依應。臣竊爲陛下君臣惜之。又言。衍之所以能卻內降者。當公^③僅三數月而已。蓋小臣能以去就爲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爲輕。則內降可執。橫恩可寢。其語頗諷當國。於是愈落落矣。公已決

意賦歸。而上眷甚隆。相亦勉諭。凡六上祠請。再乞挂冠。皆不許。公亦以禮官逼禋祀。未敢數瀆。十月。除起居舍人。閏月。兼侍講。公雖遷延數月。未能決去。而前後進言愈切。史宇之除工侍。公不草制。答詔曰。宇之一未更事少年。使之從上雍。非籲俊尊上帝之誼。臣前攝詞垣。未行嵩之之詞。不樂臣者已橫加誣讎。今若秉筆褒宇之之美。人謂臣何。京尹規謀小利。京民苦之。公言。昔之理財者。摧抑富商之盜利權者。逐什一養口體者。不問也。削弱豪家之侵細民者。營升斗育妻子者。不問也。漢算緡錢。下逮未作。唐爲宮市。白奪樵夫。今何異此。時江浙名藩多付戚畹。公言。擇守不過兩塗。一曰才望。二曰資格。今穉齒登鴈序。弱冠佩虎符。昔人以四十專城爲榮。今不待四十矣。凡向者近臣^④均佚。名流補外之地。今皆以處若人。百姓何賴焉。山相經營復出。事有萌芽。公直前奏曰。陛下曩語羣臣。以



爲某人決不復用。今都人競傳曰落致仕矣。建督府矣。又曰某人嘗以御槩示人矣。又曰陛下戒其勿修怨矣。臣知陛下萬無此事。設或有之。此誤不小。向使疇昔在朝。終始不廢。偃月之禍。不過及士大夫。今以埒國之富。震主之威。繆爲恭順。陰懷怨毒。外豈可付以寸鐵。內豈可假以寸權。秦檜再相。未嘗不牢籠李光、胡寅。久則當世名臣。舉族貶竄。闔門廢錮。上而至尊。亦有靴中匕首之防。此陛下商鑒也。韃主新亡。或傳胡^③運以衰。荆狃一勝。蜀謀再舉。公言。趙范欲圖唐鄧。唐鄧不可得。而棗陽先失。安隨郢復均。房皆爲丘墟。趙彥呐欲圖秦鞏。秦鞏不可得。而劍關^④不守。五十四州遂成蕩覆。豈非外重而不能禦。內虛而無以守。臣謂江陵固。然後可以援襄樊。重慶實。然後可以圖漢中。范與彥呐。前事可鏡也。言雖峻切。上獨優容。察官鄭發苦^⑤。不相樂。是月十九日疏入。公方進講。玉音曰。卿與鄭

發無他否。旣退。疏不下。御筆除職。予郡。道聞安晚薨。旅哭甚哀。曰。吾不忘知己之舊。謝吳並相。壬子正月。除右文殿修撰。知建寧府。二月。兼福建運副。鄭憤前疏不行。再論褫職。寢新命。六月。依舊職提舉明道宮。公優游里閭。作爲新居。揭宸翰所賜樗菴。後村二扁。日與賓客觴詠其間。曰。吾得此足矣。寶祐丙辰。矩堂董相欲以治使處公。丁大全沮於上前。曰。劉某恃才傲物。遂有正言邵澤之疏。實丁意也。仍奉明道祠。景定庚申。師相魏公還朝。公方奏疏引年。六月。除秘書監。令守臣以禮津遣。八月^⑥。除起居郎。再辭。不許。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公猶在道。十一月朔。面對。首劄言。凶相弄權。以富彊自詭。輔聖君而行霸政。爲天下宰而設騙局。人曰。相非相。駟也。政事堂非政事堂。龍斷也。傳者嘆其形容之工。末言國以危懼存。以佚^⑦樂亡。其警告者甚切。曰。陛下必持勝。必慮危。已竄者毋至量移。已斥者

毋復親近。大臣必弼違、必格非。士大夫毋以清談廢務、毋以浮文妨要。人以爲藥石之言。次言、貪吏可懲、奚問名勝。臧罪狼籍、而曰爲賢者諱。春秋書法、八議舊典、恐不如是。其意有所指也。聞者是之。讀畢、以老蒙收召謝。玉音曰、知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見。除權[○]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立螭纔三日爾。十二月、兼史館同修撰。初、上過東宮、見公書肆所傳文集、喜之。未除兵侍前一日、中使傳宣諭曰、卿居閒日久、著述必多、可錄本進呈。公辭以容臣繕寫。俄有旨再索、公辭以史事猥冗、未及點對。越數日、以古賦、古律詩、記叙題跋、詩話共二十六卷奏進、皆辛亥以後所作也。翌日、中使以宸翰御製賜公曰、卿風姿沉邃、天韻崇飭。今觀所進近作、賦典麗而詩清新、記腴贍而序簡古、片言隻字、據經按史、謂非有裨於緝熙顧問可乎。先儒有言、學富醇儒雅辭華哲、匠能非

卿不足以語此。眞儒臣希闊之遇也。辛酉正月、將降科舉詔、公以非科第辭。同院進藁不稱旨、命廟堂改屬曰、非劉某不可。三月、兼侍講。四月、以病辭西掖、詔從之。俄除兵部侍郎。八月、再兼中書。是歲乞引年者再。九月、厲文翁除沿江制閫、公不待黃至、與給事徐公繳奏。西時黃至又奏。是夕一更、御筆至、逼趣書行。公又繳奏、其言甚苦、命遂寢。壬戌三月、除權工部尙書、陞兼侍讀。李桂除察、公力排之。桂已入臺、次日疏出、全臺待罪。朝紳皆謂與艾軒疇昔繳謝某同。今上在東宮、亦語宮端徐公曰、劉中書此舉甚高。公雖身兼兩制、詞命填委、寒暑無間、坐至四鼓、而一念之忠、言無不盡。故淫雨有疏、大水有疏、和糴之害有疏、拯飢有疏、猶有五管見焉。其言剴切、允當帝心。至如大全旣死、則曰李石責北司、有言李詞[○]。固可罪、因何人以進、乞斥其內訌奧主者、指當時貴璫也。漣海歸順、邊患浸紓、

公言禁中排當太密、湖山丹雘浸盛、願毋忘透^④渡。時江、桂二閩密圖起廢、公言、史以怯懦邀功、李以閉城縱寇、罰未當罪、其可牽復乎。或言、簿錄姦贓之財、圩田御莊之入、合以助糴本、補和糴。此陸贄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之說。或言、右選勅牒冗濫、補授多、稽考難。戰士捐軀得賞、而補授帖牒死歸他人。蠹國無端、何以示勸。每奏多則萬言、少亦數千、人皆美公之忠純、而服公之整暇。八月、再乞納祿、御批曰、覽卿來奏、求退甚勇。詞垣經幄、方資文儒、輸情甚真、難奪雅志。特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權文昌得真學士、異恩也。御賜玉柄寶箠、宸製五言書其上、以金縷香茶侑之。竹湖以後未有也。師相亦賦詩贈行、從橐飲別道山堂、分賦御製詩韻、時人比之二疏。公既還里、優游觴詠。甲子秋、以目眚謝事、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其年先帝棄群臣、公哭臨哀慟。丁卯、右目亦苦赤障、遺

身自樂、處之裕如也。四年五月、今上念先朝遺老、御筆、劉某謝事先朝、年德俱高、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人謂嗣聖將起公矣。公早受知忠肅賈公、辨章尤相親敬、古心^⑤碧梧二揆皆公文字友、而天慙遺國嗟殄瘁、嗚呼惜哉。公娶玉融林氏、贈淑人、寶章國博之女、先公卒四十二年。子三人、強甫、朝奉郎、三省架閣、添差福州通判。明甫、奉議郎、邵武軍通判。山甫、承奉郎、監嶺口鹽倉。女一人、適正獻福公之孫、故通直郎、惠安知縣陳琰。孫男八人、沂、登仕郎。渙、洙、將以京選。二澤、分奏。汶、履、漢^⑥。錦、絢、尙幼。孫女五人、已嫁者承奉郎、監嶺口鹽倉方廣翁、修職郎、浦城主簿方公權、餘未笄。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諸孤奉公之柩、葬城北徐潭之原。公負間世之才、問學所積、源流二世、探索^⑦涵泳、又深造而自得之。無書不讀、發以詩文、持論尙氣節、下筆關倫教、一篇一詠、脫藁爭傳。初年即見知於諸老、溫



陵竹隱傳公知晦翁謚議乃公所筆寄聲願納交趣召道莆造公之廬覽公近作曰亶亶逼人屢以疏薦潔齋在豫章得公代郡家賀正表喜曰酷似李雲龕勉公加意南塘爲西宗得公諸作於北山甚奇之或問北山潛夫諸作如何北山曰不患不好只患忒好公歸自桂林迂道見南塘於三山讀公南嶽藁稱賞不已自此遂爲文字交水心評公詩曰當是建大將旗鼓者西山知公尤至端平初貽書廟堂曰當今詞人惟趙某劉某謂南塘與公也乙未夢奠于京門人諸賢俱在獨以遺表屬公果山得公雜詠二百首手之不置曰一章雖二十字皆史斷也辨章師相尤奇公之文每得公所作必令吏錄之自西山諸老既沒獨巋然爲大宗工四方大紀述皆歸後村氏銘叙先世勲德以不得公文爲恥公嘗笑曰吾賣文以資老者也公見地既高而學有定力窮達得喪是非毀譽寄之歌詠

一付嬉笑梅花數聯以詩得謗也而略不以爲悔巴陵一疏以言獲譴也而不自以爲高前後四立朝共不盈五考非無蚍蜉之撼含沙之射而未嘗恨其人既有丘明子夏之疾黑白如故往來交際飲笑自如每曰某親某友年皆後我木已拱矣我於今以往皆剩底歲月自營竈室乃徐先輩故居結廬其間佳客過從時與同宿有以青囊術見者豈無異議但笑以視之非達乎公吏事素長自領邑建陽最聲已著爲麾爲節剖決如神處事件件有方略在藩司臬獄案千紙一覽盡得其要而行之以恕息菴湯公嘗語余甚嘆服之安晚亦曰潛夫眞材吏爲文名所勝故人不盡知之雖中間與安晚少忤而追思痛悼時見吟篇暮年狀其行事幾萬餘言每語人曰安晚實知我公嘗以成集屬余序之諸作皆高律詩尤精絕李唐諸子所不及至於駢語雖祖半山曲阜而隱顯融化鍵奧機沉



表制之外、諸啓尤妙、自成一家人、或相仿效、神氣索矣。甲子以來、又爲渾深簡到之語。嘗語余曰、吾四六又一變。公有前後續、新四集、已行於世、其在新集者、半出於目眚之後、口誦成篇、子姪筆受。鎔煅諸書、字字嚴密、無一篇不可垂訓、非徒詩也。其於當世交游、先後輩皆名流傑士、姓字班班見集中、不可悉數。余屢擯於時、去公所居差近、每一篇成、即以見寄、時有商榷、以余爲知言。疾革既默、諸子問以遺奏屬僕如何、公瞠目領之。奏上、君相嗟惜、贈銀青光祿大夫、與致仕遺表恩澤。將謀請謚、諸孤俾余狀其事、欲上之太史。碑銘墓表則屬之東澗湯公、陽巖洪公、擇齋徐公、皆平生密友、亦遺命也。謹狀。咸淳五年十一月日、同舍生中大夫、新除秘書監林希逸。

林希逸撰《虞齋續集》卷三三

後村先生墓志銘

後村先生劉公諱克莊、字潛夫、莆田人也。莆有二劉先生、著作諱夙、正字諱翔、以言論風節聞天下、儉士畏其鋌鏑、同時名勝俱位下風、號隆乾第一流人。著作生吏部侍郎、贈少師諱彌正、以民庸國功爲嘉定名法從。公以侍郎爲父、著作爲王父母方氏、林氏、魯、魏國夫人。幼穎異、出語驚人、書過目輒成誦、爲文未嘗起草。弱冠、以詞賦魁胄監、用門功補將仕郎、主靖安簿錄事。眞州諸公爭出我門下白事、維揚清獻崔公喜曰、吾晚得二士、子華與君也。說欲羅致。李公夢□制置江淮、辟書先上、遂爲昇闕。所得軍書檄筆、一時傳誦。會幕府謀進取、公持論不合、自請嶽祠。桂闕以準遣足其考。時南嶽藁、油幕牋奏初出、家有其書。葉公正則評公詩、許以大將旗鼓。趙公履常稱公散語與水心不相上下、侍郎定謚朱子曰、文、天下稱當、忠簡傳公聞議狀出、公手寄聲願交、諸老多折輩行。方是時、公

自視長吉、牧之、未知夢得、義山何如耳。既改秩、宰建陽、益鏟崛奇、就平實。文忠眞公里居、公以師事、講學問政、一變至道。崇風教、表儒先、如古循吏。補賑糴倉五千斛、眞公記之。陳公膚仲爲賦于薦、于去來四十年、父老迎送如一日。聞公計有越境來哭者、桐鄉民也。通判潮州、羣儉組織詩案、牽連及公、主管仙都祠、起倅廬陵、未赴。端平改紀、召赴堂審。眞公帥閩、以機幕辟、除將作監簿、兼參議官、府事一委重焉。眞公以版書召、公奉魏國還里、乞解隨司、有旨以匠簿造朝、進宗正簿。眞公薨于位、公乞朝假會葬、不許。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時鄭喬並相、上意浸移、公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陛下受命於天、柄臣掠功於己、因私天位、遂德柄臣。因德柄臣、遂疏同氣。楊謝貴胄、聯扁華途、沂榮魚軒、融洩廣內。南陽近親、侵奪貧細、郡國不敢問。北司貴臣

憑恃恩寵、風憲不敢劾。非私與。大臣憂讒畏譏、有狼跋之嗟、厭事避權、動魚羹之興。依違肺腑之間、道有所屈。浮沉官寺之際、志不得行。以匹夫橫議而變政、以走卒偶語而易令。非輕與。又曰、孝宗之於秀邸、待本生之法也。宣仁之於高氏、待外家之法也。高宗之於張去爲、劉婕妤、待奄嬖之法也。趙普諫幽燕之役、寇準決澶淵之策、重臣處邊事之法也。韓琦之逐任守忠、陳俊卿之去曾覲、大臣處近習之法也。貼黃言、雪川之事出於迫脅、向者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者雖復其爵、未雪其枉。陛下何不下尺紙之詔曰、故王有東海王彊、寧王憲之志、不幸遭變。朕於同氣、友愛素隆、前日繳駁論列之人、宜伏江充、蘇文之誅。德立辨誣、則四海之心悅矣。厚禮改葬、則九原之憾釋矣。次言、柄臣濁亂天下久矣、墜春知孝、反易網常、變邪正、而元氣壞。國脈損、善相裂、棄險要、削薄本根、而弱勢成。柄臣



與其徒攫取陛下之富貴而去、獨留大敝極壞之朝綱、已開難合之邊釁、驕冗不可簡稽之兵、窮極不可變通之楮、陷溺不可挽回之風俗、以遺陛下。陛下不幸而當之、諸賢不量力而就之、遂使陛下疑君子之無效、意小人之有才。獨不思宣靖之禍、蔡京爲之也。虜騎長驅、京已竄責、乃自言有禦狄之策、猶幸當時不惑其言。使京復用、則國亡久矣。此陛下商監也。疏出、物論浩然歸重。文靖魏公、清獻游公相與擊節。王公去非讀而歎曰、不意二劉之後、有此佳作。知公不專以文名也。時有錫第表郎之傳、吳舍人泳忌公軋己、遂以其弟昌裔疏罷主玉局觀、知漳州、改宜春。到郡僅數月、御史蔣峴首倡邪說、劾公及忠惠方公、實之王公、皆言故王者、人以三賢同傳爲榮。文清李公相、辟提舉廣東常平、陞漕。公寬荷箬、嚴篋苞、節漕計、市牛千頭助邊屯、捐例卷置田二百畝、調南官之不幸者。召赴

行在、御史金淵誣公自擬清望、寢召命。明年、除侍右郎官。又以濮斗南疏寢。范杜同相起江東提刑、劾貪守、籍黠胥。補信州、預借一年。獄案千紙、一閱盡得其情。號才吏者自以爲不及。除將作監。范內忌公、進華文閣、因任。游公獨相、以太府少卿召、入對三劄。其一曰、嵩之以借助滅殘金爲戰、以厚幣奉倂蓋爲和、以清野蹙國爲守、實未嘗戰、實未嘗和、實不能守、而自負和戰守之功、迭執和戰守之權。若非天去其疾、它日必貽宗社之憂。又言、陛下實有退小人之功、而虛受思小人之謗。今廟謨睽異、邪黨擲揄、洛蜀分朋而勢逐、韓曾爭柄而京相臣實未知所終。次言、陛下待羣臣至厚、記善忘過、收採不遺、其間尙有迹遠而孤、昔壯今老、願收之於霜降水涸之餘。蓋指前言故王同傳者。三言、使事以恤貧民、處流民爲最急。貼黃以母老、乞歸養。上曰、知卿文名、有史學。即頒錫第之命、兼任修纂。

公未退、宸翰已至。劉某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煊同任史事。尋兼崇政殿說書、公累辭不許。轉對言、國本未建、中外寒心、獻議者曰：宜早定、沮議者曰：宜少待、陛下嘗求其情乎？建威立順、黃門常侍之謀也。埋璧于庭、以羣公子卜、巴姬之意也。諉曰：人主家事、李勣、林甫之言也。國家大事、而與左右邪諂之人謀之、鮮不爲所搖者。宜倣嘉祐、紹興故事、別其名稱、自姪爲子、以繫人望。上爲感動。嵩之旣免喪、御筆守本官職致仕。公奏：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前朝宰臣沈該、落大觀文致仕、葉顥守本官奉祠、嵩之忠孝有虧、乞寢罷職名、只守永國公致仕。且援綦崇禮草奏、檜罷制、乞坐下罪名、著之訓詞、以昭國法。上遣中使宣諭、公執愈堅。又與給舍同上繳奏、且力丐祠。竟奪嵩之除職之命、殿中御史章琰猶以奏審咎公、改直寶文閣、知漳州、辭。鄭相再當國、陞龍圖閣

除宗正少卿、辭。改秘閣修撰、福建提刑。建臺甫及一月、丁魏國憂、禫制未終、除秘書監。服闋造朝、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對疏首言、端平之失在於施行銳、周防疏、除擢驟。然端平之政或可改也、端平之心不可改也。今之議君相者、或以戚畹、或以掖庭、或以賓客、或以子弟、道路皆曰：群相厭之、臣以爲不然。惟聖主可以責難、惟賢相可以責備。貼黃以建儲、退見丞相、乞起復潘凱、吳燧以獎直言、大拂相意。進故事言、本朝名相惟杜衍能卻內降。衍在相位三閱月耳、小臣能以去就爲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爲輕、雖內降可卻。相愈不樂。又言、京尹征利已甚。漢算緡錢、下逮末作、唐爲宮市、害及樵夫、麟趾之澤息、蠶尾之謗興。與憲訴于上、公六上祠請、再乞挂冠、皆不允。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嵩之經營復出、事有萌芽、公直前言、陛下曩語羣臣、以爲其人決不復用、天地祖宗、實聞斯言。今



都人訛傳曰、落致仕矣、建督府矣。又曰、嵩之以御
槩示人矣。又曰、陛下戒其勿修怨矣。臣知陛下萬
無此事、設或有之、此誤不少。彼以埒國之富、震主
之威、繆飾不情之恭順、陰懷非常之忿毒、外豈可
以付之寸鐵、內豈可以假之寸權乎。又言、趙范欲
圖唐、鄧、唐、鄧不可得、而棗陽先失、安、隨、郢、復、均、房
之境皆爲丘墟。趙彥呐欲圖秦、鞏、秦、鞏不可得、而
劍關不守。五十四城盡成塗炭。外重而無以御、內
輕而無以守。上皆優答。察官鄭發觀望論公疏、不
付外、除右文殿修撰、知建寧府、兼副漕。鄭憤前疏
不行、再論、寢公新命、復職提舉明道宮。景定庚申、
魏公入相、公方拜疏引年、除秘書監、又除起居郎、
兼中書舍人。面對言、國以危懼存、以佚樂亡。臣願
陛下毋忘胡馬飲江時、大臣毋忘入峽時、毋忘漢
陽舟中與白鹿磯時。因言、永樂失而趙、高、呂、公著
之言見思、澶淵歸而陳、彭、年、王、欽、若之諛獲售。寇

準能贊親征、而不能不傳會天書。王旦能致太平、
而不能諫東封西祀。次言、賊吏可懲、奚問名勝。玉
音勞問、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見。除
權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又兼史館
同修撰。前一日、中使傳宣索公近作、又錄辛亥以
後詩、賦、記、序、題、跋、詩話二十六卷以進。翌日、宸翰
賜公曰、卿風姿沉邃、天韻崇飭。今觀所進近作、賦
典麗而詩清。新記腴贍而序簡古。片言隻字、據經
按史、謂非有裨緝熙顧問可乎。先儒有言、學富醇
儒雅、辭華哲匠能、非卿不足以語此。眞儒臣希闊
之遇也。俄除兵部侍郎、兼職仍舊。踰年、權工部尙
書、兼侍讀。厲文翁移金陵、李桂臺察、公皆奏寢其
命。史巖之、李曾伯密圖起廢、公言罪大罰輕。丁大
全貶死、公乞斥其奧主、內訶者、指巨璫也。身兼兩
制、詞頭填委、而論事不休。淫雨有疏、大水有疏、拯
飢有疏、捐御莊以助和糴、覈冗牒以恤死事各有

疏。又有五管見焉。每奏動數千言、懇切至到、異乎以文字發身者。屢乞納祿、御筆覽卿來奏、求退甚勇。詞垣經幄、方資文儒、輔情甚真、難奪雅志。特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賜玉柄寶箠。御製五言詩書其上、侑以金幣、香茗、異禮也。師相賦詩贈行、從官飲別道山堂、分御製詩韻以送、人比之二疏。歸里之明年、遂致其事、進煥章閣學士。今上即位之四年、慨念先朝遺老、特陞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結裏全人、君相實賜之也。公前後四立朝、惟景定及二年、端平一年有半、餘僅數月。游相最篤舊、不能久其留。鄭相最憐才、竟不合而去。退之所謂謗與名隨、公殆似之。初、鄭相在端平號能收拾善類、淳祐再相、有患失心、遂厭人言。公去國久、猶以端平望之、不知者曰、君子亦黨乎。二多、相之仇也。宗尹、相之私也。祁公居位三月、相所諱聞也。公陰諷顯規、連挂盛怒、豈阿其所好哉。無人細考、後尊堯

此公自詠、皆實語也。彼才名相軋者、方攬一世虛譽、公獨特九重爲知己、炫才者忌之、媒名者爭之、其不理於口也固宜。水心有言、結知流俗者多得譽、結知人主者易見毀。何獨公哉。蓋棺事定、毀與譽俱泯矣。而寢郎一疏、掖垣累奏、至今讀之、足以增倫紀之重、折姦雄之萌、凜凜猶有生氣也。公早負盛名、晚掌書命、每一制下、人人傳寫、號真舍人。穆陵尤重公文、凡大詔令、必曰非劉某不可。達官顯人、欲銘先世勲德、必託公文以傳。江湖士友爲四六及五七言、往往祖後村氏。于是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流布海內、巋然爲一代宗工。文豈能自傳哉。要必有爲之本者。過江號大家數、無慮六七公、求其文章氣節、上壽全名、指不多屈。惟周文忠、楊文節與公而三、皆納祿於顯融、乞身於彊健。公晚不幸目眚、已在告老數年之後、賢於漏盡不休、拖紳方請遠矣。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以疾薨。



藏

於里第。前數夕、有大星隕公寢後、斯文所關、不偶然也。年八十有三、階正議大夫、爵莆田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娶石塘林氏、嘉定清白吏、直寶章閣、瑒之女、婦德女儀、爲九族式。先公歿四十二年、贈淑人。子男三人、強甫、朝奉郎、三省架閣、添差通判福州。明甫、奉議郎、通判邵武軍。山甫、承奉郎、監福州嶺口鹽倉。女一人、適故通直郎、知惠安縣陳琰。孫男八人、沂、修職郎、閩縣主簿。渙、洙、將以^⑥京選澤奏。汶、履、漢、錦、絢、尙幼。女五人、其二嫁承奉郎、監嶺口鹽倉方廣翁、修職郎浦城主簿方公權、餘未笄。穆陵嘗賜宸奎四大字、公以後村扁所居之堂、以櫟庵扁徐潭精舍。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諸孤奉柩葬於徐潭之原、公自卜也。遺奏上、君相嗟悼、贈銀青光祿大夫、賜諡將頌、強甫以書來曰、先公易名、子所請也、銘不可以它屬。天錫衰病荒落、何敢辱我先生。昔皇甫湜銘昌黎之墓曰、死能令我躬不

隨世磨滅者惟子。噫、斯言過矣。退之豈以皇甫湜不磨滅耶。令^⑦諸老凋零、及門之士尙不少、竟使湜以銘公也夫。烏呼、銘曰、

北亭三世雲錦機、有虹連卷飲墨池。吐爲金鳳尤瑰奇、清朝有道躋來儀。玉堂之盛青瑣扉、被服寶璐佩明璣。五色纁繪重瞳衣、直爲骨幹忠肝脾。世所賞好推琚詞、穆陵在天公騎箕。巫陽下招我西悲、帝成玉樓屬筆誰。天上不獨人間希、千年有人誰待之。豈無過者酌芳菲、下馬來讀墓陵碑。

洪天錫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五

校記

- ①「贈」字原脫，據《後村大全集》卷一九四補。
- ②後「林氏贈令人」五字原脫，據右引補。
- ③大父著作正字：原作「大著正字」。按此指後村祖父劉夙及叔祖劉朔（一作翔），夙官著作佐郎、朔官正字。
- 《後村大全集》「大」下有「父」字。是。又「著」下當有「作」字，《眞文忠公文集》卷三五有《跋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可證。今補。
- ④貪：原脫，據《後村大全集》卷一九四補。
- ⑤壯：原作「社」，據右引改。
- ⑥界：原作「界」，據右引改。
- ⑦魏國：原作「魏公」，據右引改，指後村母魏國夫人林氏也。
- ⑧政：原脫，據右引補。
- ⑨黨：原作「當」，據右引改。
- ⑩韃：原作「曾」，據右引改。
- ⑪杜：原作「社」，據右引改。「杜與范」謂杜範、范鍾也。
- ⑫丙午：原作「丙申」，據《後村大全集》改。丙午，淳祐六年。
- ⑬金：原作「今」，據右引改。
- ⑭倂蓋：原作「倂蓋」，據清抄本《後村大全集》改。
- ⑮度：原脫，據《後村大全集》補。
- ⑯嘗：原作「當」，據清抄本《後村大全集》改。
- ⑰當：原作「嘗」，據《後村大全集》改。
- ⑱兀朮：原作「鳥珠」，據右引改。
- ⑲虜：原作「權」，據右引改。
- ⑳曾：原作「國」，據右引改。
- ㉑自「則甚難」至「其毓英宗」十七字原脫，據右引補。
- ㉒「舉棋」二句：右引作「會其當廢、廢其當舉、微幸之冀浸廣」。
- ㉓「時」字原在「御筆」下，據右引改。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九六

②4從棄：原作「從棄」，據右引改。

②5誥：原作「詰」，據右引改。

②6「合」以下原有「本官見封」四字，據右引刪。

②7十一月：右引作「十二月」。

②8吳燧：原作「吳遂」，據右引改。《宋史》亦作「燧」。

②9公：右引作「國」。

③0「制」字原脫，據右引補。

③1近臣：原作「近省」，據右引改。

③2闔：原作「閭」，據右引改。

③3「韃」原作「敵」，「胡」原作「北」，並據右引改。

③4劍關：原作「劍闕」，據右引改。

③5苦：原作「若」，據右引改。

③6自「六月」至「八月」十五字原脫，據右引補。

③7佚：原作「供」，據右引改。

③8權：原作「擢」，據洪天錫《後村先生墓誌銘》（《後村

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五）改。

③9詞：原作「訓」，據《後村大全集》改。

④0透：右引作「偷」。

④1古心：原作「古公」，據右引改。古心，江萬里號。

④2汶漢、原作「澈」、「漢」，並據右引及洪天錫《後村先

生墓誌銘》改。

④3「探索」上原有「公」字，據《後村大全集》刪。

④4「與公」二字原脫，據右引補。

④5「二」字原脫，據右引補。

④6我於今以往：原作「老我於今」，據右引改。

④7藩：原作「番」，據右引改。

④8安：原脫，據右引補。

④9機：原脫，據右引補。

⑤0時：原作「是」，據右引改。

⑤1「咸淳五年」以下二十二字原無，據右引補。

⑤2今：原作「合」，據林希逸《宋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錄

大夫侍讀尚書後村劉公行狀》（《虞齋續稿》卷二三）

改。

⑤點：原作「點」，據右引改。

⑤爲輕：二字原脫，據右引補。

⑤清：原脫，據右引補。

⑤以：原脫，據右引補。

⑤令：疑當作「今」。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九十七

金文剛 何基 陳守仁 鄭采

宋故朝奉大夫直龍圖閣金公文剛墓誌

銘

淳祐甲辰予初識公於朝中一見如素交居無何公去省鑰守清江予解翰直守莆陽予番易人公歸里微與番鄰書疏無虛月後十年予屏居餘干聞公以浙西庾使卒又五年其子以狀謁銘覽之愴然曰此吾友金子潛也如之何勿銘公出名從家言動有家法初補長沙民曹受知西山真文忠公以攝邑釐籍書賑饑具方略也自此爲文忠門人再調常州法曹攝李掾暴守囚劇盜株連數十家公言按驗無狀守欲強伏之力爭不已守怒移公征官公處之怡然主湖南帳司用薦者五人知奉新縣金人至淮流民突入境肆殺奪公鈎致其桀數人語之曰若屬欲得食邪抑將爲亂邪皆曰

願公活我公使互相保識乃籍其姓名凡戶六千口六萬分爲三轄析三十六部轄以邑士部以其黨耕者販者別處之怙暴者入赤籍窮悴者庸大家立約束數條事在令前不問俄有異謀者公以計誅之百里帖然徐請于大閫因屯田遣其歸具舟楫糗糧甚厚且戒之曰爾毋生事煩疆吏大閫不汝赦也其人感公至意扶攜涕泣而去臺閫上其事擢倅興國軍邑父老乞留漕以聞朝廷許之秩滿除帑轄公建言庫有名物與籍異請覈會其實使某羨某耗具明庶宿弊可革從之監進奏院以薦書讞奏諸道紛來從前漫莫考具日月籍之至今爲定法監三省樞密院門輪對陳備敵理財二策其言曰餉素積則師無饑兵素練則戰不怯將帥閒居當如在戰場險要必備當如塞漏穴又曰邸第右戚有常俸而非時泛賚撥降營造當損閹尹寺人有常廩而非時錫犒希悅求得當抑百



宋儒碑傳集

卷一九七

司胥吏俸銀二衣倍於執事當省。又條上封椿十弊。朝廷皆是之。出知臨江軍。寇餘糴貴。公取西山長沙規約。視土風事宜增損行之。憲車以治績聞。其間有曰綏字閭閻。討求荒政。推行有法。曲盡其心。人以爲實錄。郡有賑民倉。積久幾廢。公節縮補增至餘七千石。俄而帥漕總三司各糴于郡石五萬至十萬。公以書爭曰。歲入苗斛纔七。春夏積潦。請之倉臺。求之巨室。僅僅無轉徙。糴雖國計。民爲本。可撥乎。帥譙公欲黥吏。公曰。守可汰。吏可黥。民食不可奪。諸司不能屈。遞減過半。民德公。牛車擔負。爭先應令。及以風聞去。父老泣送。踰十數舍。奉崇道祠。起知建昌軍。又辭。癸丑。除知撫州。再辭。改常德府。論者曰。近之舍而遠。是即可以觀所守矣。乙卯。以太府丞召陞對。言人才最急。選用必以心術聞望爲先。又論守藏之臣任宜久。毋以計日望遷之官與長子孫之利。遷右曹郎官。丁巳。提舉浙

西常平茶鹽義倉。時議計久弊。上銳欲革之。程丞相曰。必欲得其人。非金某不可。公至推尋。仍習窠罅。日夜忘饑渴。去冗員。刷弊例。鹽本無遠近。必面給之。言於朝曰。鹽以虛籍相授。諸場皆然。其或久隱而不言。則某有罪。言之。則罪者不止。某與其急於追求。不若寬以求足。許之。明年。課入羨數倍。亭民竈戶得所。熙熙然不待迫而辦。最聞褒遷。將作監。再留。陞直寶謨閣。然公以勞苦致疾矣。俄有旨。兼攝餼事。苦辭。改知太平州。以疾請老。進直龍圖閣。終于倉臺正寢。晨興具疏。既手書家事。纖悉與夫歛葬之具。沐浴整衣冠。焚香坐而逝。時寶祐六年十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一。階止朝奉大夫。公莊重修潔。燕居如肅賓。蒞官嚴而明。求民利病如嗜慾。事無大小。必爲久遠計。居鄉門。外事不入耳。雖以才見用。而趣學甚深。日誦西山先生心經。閒居守書案不置。初魁銓闈。有勸以復世科者。曰



等是青衫、皆可行志、何以競進爲。慕文正范公義

田、與其季英德史君文郁約共爲之。英德卒、其子

大鏞市田百畝以先。公喜曰、汝父不死矣。及來淞

右、以俸賜三萬緡益之。又爲祭田、春秋祀事皆有

式字。其弟文輝之孤如子、歲儉下廩直周其鄉貧

者貸之、其平生鄉善卒如是。卜築近郊曰東山、古

木脩篁、往來成趣、嘗曰他日埋我必於是。景定四

年十月十二日、清孫奉治命窆焉。曾祖裕、贈通議

大夫。祖安節、紹興名灋從、贈少保、諡忠肅。公節惠

之命、公所請也。父侃、朝請大夫、通判揚州、世居休

寧孝芝里。公名文剛、三娶魯氏、程氏、鍾氏。一子、將

仕郎清孫也。銘曰、

仕之初、師真儒。誦至老、西山書。饑民活、流民定。入

有言、出有政。齟齬易、挽汲難。白髮召、終身閒。使雖

勞、止蠅誤。庾則褒、騎鯨去。歿所瘞、生所游。東山下、

銘斯丘。

林希逸撰 《新安文獻志》卷七〇

何北山先生行狀

先生諱基、字子恭、崇道公仲子也。曾祖溟、故贈朝散大夫。妣吳氏、贈宜人。祖松、故任朝散郎、通判徽州軍州事、贈中奉大夫。妣曹氏、贈令人。父伯慧、故任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妣蔣氏、封安人。先生稟氣清、而質甚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羣兒異。年浸長、俾從鄉先生國錄誠齋陳公震習學舉子業。陳先生一見奇之、有以達尊廉潔稱贊者。先生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爲高。陳先生益奇之。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之工居多。陳先生喜而語之曰、爲學修身之要、義理無窮、由是益自充拓、若泉之始達、火之始然。弱冠崇道公宦游臨川、而勉齋黃先生適爲令、二公言論風旨、制行立事、犁然各有當於心、不啻如同門素友。崇道公見二子而師事焉、首教以爲學須先辦得真

實心地、刻苦工夫、隨事誘掖、始知伊洛之淵源。臨別告之以但讀熟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此先生所以終身服習、不敢頃刻忘也。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研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奧義疑而未釋者、必平其心、易其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貫通、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而少變、蓋其思之也精、是以守之也固。充其知而反於身者、莫不踐其實、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婉容柔色、以得其歡心。事兄長盡其和孺之樂、恭敬退讓、曾無間言。處族婣崇仁厚之風、交朋友盡忠告之責。御童僕婢妾、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必勞之有恩。貧困者必施、不計其有無。患難者必救、不問其遠近。捐逋已責、不以爲難。遷善改過、尤極其勇。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

己有之。或朝政有關、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父母愛之、兄弟懷之、族姻德之、朋友信之、閭里尊之、海內慕之、而不得識其面。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蓋其澹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於千載之上。此皆尊德性、道問學之功也。以其餘事言之、先生之文、溫潤融暢。先生之詩、從容閒雅。皆自胸中流出、殊無雕琢辛苦之態。雖工於詞章者、反不足以闢其藩籬。先生作字、清勁結密、世傳柳法、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小楷精肅、見者莫不心開目明。先生文房、巨編山立、無一書一集不施朱抹。端直切要、讀者莫不意融心服。此皆心德之所發、見於事者。雖至微必謹如此。盤溪之上、有宅一區、翛然於水竹之間。山未爲甚深、林未爲甚密。先生遯世不見知、而無悶。閭里鮮有知其學問者。自船山楊先生與立一見之後、人始聞之、好學之士、次第汲引、而願執經門下。先生勞



謙固拒、雖後生小子、亦不肯受其北面之禮、請問者未嘗不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嘗謂爲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游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馳堅車、獵險崖其剛、便有凜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鞠躬盡力、以必至爲期。若出門便已、不敢展腳、況南北東西、豈有可至之理哉。又曰、規模不大、則心志不堅。新工不加、則舊學日退、而知識隨血氣爲之盛衰矣。然義理儘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辯、大家討一箇分曉的當受用處、又各要辦得箇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之詳、無我則庶無偏私之蔽。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箇至當之歸。論讀詩別是一法、與讀諸經不同、先須十分掃蕩胸次、令潔淨、卻要吟哦

上下、從容諷詠、使胸中有所感發興起、方爲有功。謂箕子所以告武王者、綱領宏碩、條目明備、議論又自精深嚴密、本末畢舉。因參以大學、中庸、其大本大經、蓋有不約而符契者。曰敬五事、則明明德之謂。曰厚八政、則新民之謂。曰建皇極、則止於至善之謂。至於皇極、則有休證而無咎證、有仁壽而無鄙夭、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謂。蓋皇極之極功也。謂讀易者、要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庶有以得其根源、識其綱領、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又謂太極說本自明白、以其無形而實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卻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又謂定性書、句句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曰學者讀書、先須以四書爲主、而用語錄以輔翼之。大抵集註之說、精切簡嚴。語錄之說、卻有痛快處、但衆手所錄、自是有失真者、但當以集註之精嚴、折衷

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此先生編書之規模也。他書亦本此意。其後又曰、近溫習四書、覺得義理自足、意味無窮、須截斷四邊、只將本書深探玩繹、方識其趣。若將諸家所錄來添看、意思反覺散緩。此先生晚年精詣造約、終不失勉齋臨分之意。柏既未得其遠者大者、而所聞僅僅如此。與其他學者言、哀類未就、不可得而僅述也。先生隱居求志、不願人之知、真無媿古人爲己之學。然山輝川媚、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歲在甲辰、勉齋門人庸齋趙公汝騰來鎮東陽、首加延聘、且以名聞於朝、故先生有詩曰、閉關方喜得幽棲、何待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先生不肯出之意、實權於此。自是羔雁踵門、鶚鳥翩翩而上。久之、始賜初品官、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山長。先生力辭、以爲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每至而每辭、所以不敢當者、力不足也。今

乃聞朝命而遂起、愀然於先、而幡然於後、卻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廉恥一事、於吾道中固非深奧、然爲士者最不可不謹、豈於此尙不能守、而能明教以淑人心乎。下不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辭避未竟、而理宗上賓、嗣聖踐祚、昨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劄、帝意若曰、先皇帝貽厥孫謀、莫詳資善之一記。予小子茲迪彝教、狎親博雅之羣儒。既登進於舊游、且旁延於時望、開予以厭飫優柔、迪我以高明光大。玉音丁寧、邦侯勉諭。上之所以期待於先生者至矣。先生控辭益力、上不得已、特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先生亦不敢祇受、遂有皓首何妨一布衣之句。或者疑先生之學、有體而無用者、吁、是何言也。語孟六經、未嘗有體用字、後世儒先始取之以明理。朱子送胡籍溪劉恭父之詩、胡五峰以爲有體而無用、



分對二字言。朱子曰、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先生之體立矣、而其用固有以行矣。年運而往、精神踰邁、因以不用用之、非無用也。況自僞禁貽禍、天降割於斯文、考亭輟響、伊洛之學、銷毀僅存、孤立無助。勉齋黃先生續遺音於絃斷絲絕之餘、鼓而和者不過十餘人、如大病方甦、元氣未復。先皇帝崇尚正學、表章四書、躋五子於孔廟、明示天下、以進取之學、非所以自盡、猗歟盛哉、此千載一時之遇、其奈老師宿德、相繼零落、後生晚輩、散漫無依、不見典型、無所則效、而科舉利祿之誘、反甚於前、其能卓然自立者難矣。先生鍾江山清明淳淑之氣、滌之以祖父詩書之澤、培之以師友道義之傳、磨以歲月、鍊其窮理盡性之工、晦以山林、稔其樂天知命之趣、其所成就者、豈一朝一夕之力。先皇帝聞先生之名久、不敢輕於用者、所以爲燕翼之深謀。今上嗣服之初、即廣廈細氈之上、舉

累朝不數見之典、求賢之心、如日方升。使先生可以造朝、則陳善閉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培養聖學、薰陶德性、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衰病相乘、有孤訪落之意、豈非天乎。夫自嘉定以來、黨禁既寬、名公巨卿、分布內外、不爲少矣、然終不足以追乾道、淳熙之盛者、何哉。往往根本不壯、分量易滿、爵祿之味深、而性命之識淺、失其本心、瀾倒而風靡者、亦不爲少。其間小智纖能、剽略見聞、以資口給、亦足以欺世盜名、豈不大有負先帝崇儒重道之心。使後世亦有介然獨立、始終不變如先生者、豈特吾道之幸、允爲國家之光、是亦天也。不然、則何以宅天衷、奠民極、障人欲、祛世迷乎。柏昔獲拜崇道公。公見客、先生拱立以待、客不寧者久之。柏請教於先生、爲言崇道公。公笑曰、泰山微塵耳。柏惘然。自公即世、乃獲與編次。公之行事、州里世系、已見於前、此不復著。其配周氏、弋陽人、故少傅、禮部

尙書諱執羔之孫常州判官諱理之女、先生之姑之所生、甚愛之、嚴於得配、惟先生當其心、有閒靜之德、甘澹泊之味、以勤儉相夫君、得一意於問學、無閨內之累、歸十年而病、又七年而卒、實紹定壬辰九月二日也。先葬於金華縣循理鄉油塘之原。先生以稟質素弱、竟不繼室、絕欲自愛、故得年八十有一。生於淳熙之戊申十月己卯、終於咸淳戊辰十二月乙未。卜以明年十有二月朔合葬夫人之兆。子男二人、長欽、後先生半年而卒。次鉉。女三人、二夭、其季適同郡張復之、見任平江府崑山縣令。孫男三人、宗玉、宗瑜、宗瑀。孫女三人、長許嫁王莊每之孫螢、次許嫁東陽縣世戚曹濟、次尙幼。先生平時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兀兀窮年、而不知老之已至、僅有編類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有力者皆已板行。猶有近思錄

發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脫藁。文集一十卷、哀集未備也。鉉以柏受知於先生最久、受教於先生最深、俾柏具先生之行實、以有請於當世。柏雖不敏、不敢辭也。柏竊謂國朝典禮、生有顯秩、死有恤章、其間學問德行、爲世師表、爵位雖未稱、未嘗無節惠之賜。今先生受學勉齋、的傳濂洛、晚被兩朝之異遇、抱道隱居、確守不移、不辱師門、不愧古義。異時錫謚於公朝、立傳於信史、譜入於儒林、譜入於隱民、或譜入於考亭弟子之後、惟太史氏采擇焉。

王柏撰 《何北山先生遺集》附

何文定公實錄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同金華人。魯齋師北山者也。二先生之學、上接紫陽之傳、以明道爲己任。當宋之季、北山屢召不赴、魯齋亦不肯任之、片言垂訓、明正精密、而標點諸書、尤極開示之切。北山所著少、而有諸事發揮、傳布

已久。魯齋所著甚多，比年於燼火傳鈔者僅存。導江張須、魯齋門人，以其道顯於北方。吾里金履祥俱登何王之門，文會粹推明其旨，今亦行於時。學者知尊二先生，而淵源行實之詳，或未之悉，則亦未能深知也。二先生之文，皆關義理，非敢有所去取。今據金公所編濂洛風雅中諸詩，其文亦各採數篇，不能悉錄，而行狀、壙誌、誥詞、祭文之屬，附於後，使世之士得以有考，而此不復詳叙云。

吳師道撰 《何北山先生遺集》附

南窗陳居士墓誌銘

余兒時見龍泉作陳仲石埋辭，愛其高雅如檀弓、穀梁、條鬯如荀卿子，至老誦之不忘。君之考諱志崇，字仲孚，所謂長齋先生者，仲石弟也。其先由長溪遷於平陽，與止齋同譜，弟兄皆師友。止齋、龍泉而周旋徐公誼、陳公武，蔡公幼學之間。君幼拱立親側，盡記緒言，止齋愛之，以君仲弟師朴爲子後。

諸老與長齋繼^②凋謝，惟徐公巋然獨存。君儼舍城西，踵門卒業，盡得其肘後秘傳。擁書如山，經傳子史百家皆有抄，而不及奉旃廈之咨，酌古御今，鑿鑿可行，而不及摹國家之務。古文韻府，各極其至，而不及給尙方之札，和薰風之吟，徒爲里中逢掖珍重而已。故樞密薛公極素善長齋，以書鈎致，復書謝絕之，終身不屈。配黃氏，太常寺簿民望之孫^③。君孝於親，黃養舅姑盡敬。君念仲師朴^④早夭，與季太學錄中庸相友愛。黃處妯娌尤睦，視夫子白首丘園，事之甚謹。奕世儒素，處之而安。君嘗遇所親宦死瘴鄉，挑包南轅，獲致存沒，得疾幾殆。室人交謫，黃慨然曰：義當然。昔列子辭粟，其婦拊膺，買臣負薪而妻訣去。君以螢雪匹士而教行其家，黃以簪紱貴族而賓敬其夫，嗜好同，趣尙合，有伯鸞、德曜之風。君名守仁，字成甫，自號南窗居士。卒於嘉熙庚子，年五十三。黃氏後二年卒。子萬福，鄉貢進



士。享祖。孫男女各一人。景定辛酉十月某日、合葬于烏石之原、距家二里。前葬、學錄君與萬福請於余曰、吾家東塘父子皆龍泉所銘、最後銘長齋者、陳君壽老之筆、故居士遺命曰、必賢而有文者銘我。余謹謝曰、僕非其人也。二君請不倦、乃書其概於石、世系見龍泉誌者不書。銘曰、

猗君之才兮、寡二而少雙、雖修於家兮、曾不施於邦。維古人尙德兮、論定而心降、子魚以太尉而遜管兮、卧龍以岡土而拜龐。君之季若子兮、筆如扛、曷不自碑於邾城兮、表於瀧。亂曰、千載而下、彼薛生之東閣兮、孰如陶公之南窗。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〇

樞密鄭公行狀

公諱采、字載伯、鄭氏。其先自固始遷閩之長溪、六世墳墓在焉。後析長溪之半創福安縣、今爲福安人。始宮保以行藝推三舍、宮傳以風義聞一鄉、至

宮師學博文高、爲鄉先生、後進尊事有越百里來從遊者。初、宮師感異夢而生公、穎悟端凝與常兒異、學不煩教督、文不肯蹈襲。家貧、借里中書手抄口誦、遂貫通百家。紹定己丑、上龍飛策士、公奉對、言人君之心主於一、則天下之治定於一、擢甲科第、授文林郎、隆興府觀察推官。侍御史汪剛中郡人也、某剝富僧死、汪利其衣鉢也、先貽書怵府寮。公奮曰、腕可斷、筆不可曲。客從中都來、言汪怒甚、發必烈、公若不聞者。數日汪死。豐城飢、檄公賑荒、請粟三萬斛與俱、家至戶到、多所全活。滿秩、調兩浙漕司幹官。蒞職踰月、丁宮師憂、貧無扶護資、鄉人叶力助之、乃克歸葬。免喪、趙公與權尹京、辟觀察判官。富民爭繼立、時相陰有所主、數有風旨、公擬筆不少回互。相怒下其。事曹司、卒莫能易。除吏部架閣。淳祐初元、爲省試點檢官、召試館職。時經筵讀仁皇訓典徹章、御書大學、西銘、克己銘、顏樂

銘。賜宰輔、學士院以此發策。因。及時弊四事。公對三代而下。治莫粹於仁宗。而不見求道之迹。道莫粹於今日。而反虧爲治之效。蓋道即是仁也。仁即心也。剛健不息其體也。充周不窮其用也。仁宗之心。恭儉寡欲。中正無私。其體立矣。政事歸中書。賞罰不內出。其用行矣。當時大臣杜富、韓范。又皆爲君而不爲身。爲國而不爲家。爲功名節義。而不爲利祿權貴。爲四海困窮。而不爲所識窮乏。是以至公感動。和氣融液。天地之間。無塞不流。無止不行。此仁宗之心。所以如天也。今日未能立剛健之體。以行充周之用。而區區焉一記三銘之相爲賜。以民則貧。以國則匱。以內則肝膽之相隔。以外則手足之不隨。豈非危微之際。猶未精一。而二三大臣之所以正救扶持者。闕歟。除正字。時相使其客通殷勤。公不答。輪對言。危亡。之證不可有。危亡之憂不可無。陛下與大臣非不知憂也。未得。爲眞憂。

也。何謂眞憂。在乎此心之剛而已。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蓋有欲則不剛。惟剛不屈於欲。天下之壞極矣。私意簸弄。非一人禍胎醞釀。非一日不獨當。國者之罪。亦聖心未能無欲而然也。又乞定國本。公應對詳敏。上傾耳以聽。每奏稱善。翌日。宣諭宰執。鄭博學老成。頗不詭隨。相默然。執政游公似徐公榮叟。皆奏。其人可備內學訓導。自是相始不樂公矣。久之。除校書郎。以在職一年改秩。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上欲擢公諫官。相以史學薦。基之也。再對。極陳至日雷變之異。又言。貂璫啓玩好。異服漸假竊。菲食卑宮。雖嘗納諫。掄材伐石。亦切課工。陛下脩身之道未備也。紀綱非不欲嚴。精神豈能獨運。朝廷之實未著也。方効吏而徙。官當擊姦而忌器。臺諫之公論未伸也。三邊形勢渙散。沿江守戍單弱。疆場之守禦未可保也。臣恐三百年金甌之業。壞於今日矣。是日口奏多。不可記。上



意益親。既退，例納副封，相厲色以待。遷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改兼司封，再請外，不允。遷著作郎。上欲申諫官之命，相云：「小司成見闕人，宜留以備師儒之選。」俄以公知溫州，命出復收。上相以憂歸，麻制起復。公謁告，不聽，宣布除右正言兼侍講，力辭。上批擢卿言職，出自朕意，益殫忠藎，自結主知。又面諭：「自卿初對，朕已識卿。時上方卜相，游杜二公以內祠經筵召，公欲贊上決，首言具瞻之位，不可久虛。嵩之衰經方新，士庶譏謗未息，陛下雖召歸舊弼，斥去姦朋，方且徘徊四顧，未有所主。夫陰晦者姦之藏，間隙者邪之伺，謹重詳審於中而明白，昭晰於外，則相位定而天下服矣。」上用嵩之意未已，公奏乞早命相，絕其覬覦。上以邊事爲辭，公爭論移晷。又言：「三數年來，擅國者引用人布滿周行，人材衰少，爲上言當世名勝宜召用者。」翌日，御筆詳卿所奏，雖切事理，退進大臣，豈容輕易。公

再自劾，宣諭丞相趣其赴闕。舊弼賓之經筵，朕意如此，卿宜體悉。又使中貴人勉公。安息上問，歷言某人，上曰：「王遂已，手足不仁。」公言：「傳者之誤。」上又曰：「方大原且留在廣，既而惟此二人未召，餘皆收用。」又言：「公論之在天下，當使之周流，不當使之壅塞。忠賢之生斯世，當使之翕聚，不當使之流落。」除殿中侍御史。於是嵩之所用如項容、孫陳一薦，曾宏迪、葉賁、王瓚、周文虎所親如戴埴，史敦之、□垆之流，以次論劾，中外肅然。公既盡所薦十二人者，間因進講，言去相事當明，使天下咸知聖意。況陛下已疑之，疑則勿用，若使覆出，禍可勝言。上首肯云：「卿言極當，但彼以憂歸，何罪可加。」公奏：「他勿論，經營起復，罪莫大焉，以此罪之，夫復何辭。」上云：「但拒其來足矣。」嵩之從子璟卿中毒死，都人言毒之者嵩之僕也。公奏：「璟卿嘗訐嵩之，乃殺之以滅口，推此心以往，凡有不便於己者，何所不至哉。」請窮



治璟卿死狀。未幾、右史徐元杰暴卒、口鼻流血、衆益譁、公請昭白其事、以紓朝野之憤、詔公鞠實。公反覆推^①究、適閔雨、處^②具獄、公言、元杰毒死明甚、然蹤迹詭密、不得主名、乞下有司重賞求賊、不敢以一勘不獲而遂已。又言、盜殺唐相武元衡、投紙金吾府縣曰、毋急我、急我先殺汝。或告王承宗遣卒張晏所爲、既伏辜矣、後東都留守呂元膺獲真盜、則殺元衡者李師道也。夫遺^③紙有迹矣、有告之者、不爲無證矣、猶不免於逸盜而殺無辜、況無迹與證、欲於旬日之內就十餘囚煅煉成獄、非臣所能。臣前^④乞昭明、公言也。今乞求賊、亦公言也。議者謂臣黨惡、臣之心迹可不待辯^⑤。惟是不能汙獄、實臣之罪。章再上、上曰、卿所論人皆嵩之黨、且每言其短、妄議不必恤。秋旱、乞停營繕、卻貢獻、又彈嵩之罪惡、不報。除侍御史^⑥。左相范鍾年高策免、公言、淳熙中王淮爲相八年、僅以祠歸、今鍾除職足矣、

又進二秩、鍾不敢安、宜聽其辭。上既相游公、外廷謂宜並建二相、公奏、臣豈以並相爲終不可者、必有相須之才、無相反之志而後可。萬一置左之後、人懷異見、各行政事、各用人才、必起紛紜。游公遂獨相年餘、開府、節度使、思正欲班少保嗣沂王貴謙、少保嗣榮王與芮之上、公言、臺令及紹興制、尊長不越於官序、開府不先於少保、乞戒思^⑦。正母踰禮法、因請令講官訓迪諸邸、哨騎大入^⑧。淮東閫帥去不候^⑨。代、公奏令還鎮備禦、代至乃行。中興配享不及張魏公、公追論浚有社稷大功、宜侑食。三學因小忿紛紛未已、公奏、往者起復姦相、扣閭之書興起一髮之公議、推明萬世之綱常、此是非羞^⑩惡之心也。睹宸翰之盼、則欣然有喜、聞氣節之舉、則慊然不受、陳義甚高、此恭敬辭遜之心也。一旦因鄙褻之爭、忘^⑪正大之見、移怒有司、徧詣臺省、昔也所爲如彼其壯、今者所爲如彼其卑、臣甚爲學校

惜。士始有不樂者。又言、士大夫稍有資格才望、不屑爲廣郡、率以處妄庸。右科前名自從軍至閣職、不六七年即擁麾。又有汎然召試者、亦部符而去。宜稍重廣郡、選廉能、非右科前名毋輕授閣職、以清其源。除左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三年言責、議論純正、無所附麗、故擢卿諫長。公言、陛下取近親、錫嘉名、聖慮甚遠、宜加意訓導之職、又爲之精選左右、庶有薰陶之益。又言、臣聞陛下退朝之暇、靜坐爲常。孔氏之言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必慎其獨。蓋不睹不聞者、此心未與物接之時、於此而戒懼焉、則靜無不存矣。隱微者、善惡方萌之機、人所不見之頃、於此而致其謹焉、則動無不察矣。靜存而動察、則理明欲盡而體立、用行矣。陞兼侍讀。時政尙寬、有求必予、公言、權相當國、頗失忠厚、而其下奉承又往往過刻、改絃革弊、孰不鼓舞。然矯枉過正、亦所當察。祖

宗成法、粲然甚明、人有所求、至法而止。苟無其法、然後用例、例或未善、已不可行、況又創例、不幾太濫。夫不以公平大正爲心、而專以苟且姑息爲務、安得人人而悅之。悅者寡、不悅者衆、則惠竭而人輕其上矣。然陛下主張乎是、而後大臣維持乎是、請謁未杜於私蹊、僥倖或出於御筆、則聖心猶有偏徇、何以責臣下乎。初、嵩之去、言者乞加竄責、旣而乞勒致仕。度上意堅、又乞候服闋予祠。至是嵩之外除、百計求復用。公言、中外之人皆謂、嵩之未至之日、無非再來之期。此縉紳韋布所共憂者。唐德宗猶能用袁高、趙需之言、寢盧杞刺史之命、嵩之肺肝、莫逃聖鑑、宜寢職祠、仍與遠竄。不報。率同列極論、詔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憤激、與同列再疏、又不報。乃獨銜密奏、陛下必欲行大觀文之命、非特劉克莊輩不敢行辭、而猶豫遷延之間、徒使學校之士相繼舉幡。兩疏入、已二鼓、上批



嵩之守本官致仕、已降除職指揮更不行。虜哨江北、條畫守備甚悉、因奏乞歸田里。上再三云、未可。且留卿主張臺綱。他日當有異擢。游丞相□□公言、陛下穆卜舊勳、偏擢樞輔、葵開督府、韓建帥垣、布置一新、竦動群聽。然事變難防、機會易失、臨事能懼、好謀能成者、二臣之責。而隨宜應變、悉力維持者、廟堂之責也。上於羣臣中眷公特厚、凡所摹畫、多見嘉獎。他人唇敝舌腐不能感悟者、公雍容一語、上必樂從。言龍翔土木煩擾者多矣、皆報聞。公一奏無數十字、有旨停作。如住權契、罷浮鹽、皆公發之。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三辭不允。差同提舉編修武經要略、封福安縣開國子。公登二府無喜色、未正謝、聞後省有語、亟求去。其夕奏入、詰朝遂行。上知不可留、除職與郡。辭仍舊職與宮觀。公以釋重負爲幸、處之怡然。先廬聚族、無所容足、借居烏石山下。歷官祿米與弟妹剖食

之、幼孤者必挈以行。及歸、客有爲公憂貧者、公曰、存而魚羹飯食、沒而幅巾深衣、如是足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賜衣帶鞍馬、未謝而賜異恩也。戊申、明堂恩、進開國伯。己酉二月庚子疾革、乞執事、猶自草遺表、語弟官曰、上恩未報、與平生學問未做得工。夫可恨爾。薨於正寢、年六十二。少殮、笥無新衣。除資政殿學士。遺表聞、上咨嗟良久、語經筵官曰、朕方欲大用之、不料其遽止此。聞其家甚貧、可念。輟朝一日、贈通奉大夫。公三娶、阮氏、追封永安郡夫人。范氏、追封通議郡夫人。今薛氏、封和政郡夫人。男一人、旂、承務郎。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里。公踐履醇實、不爲表襮、議論平恕、未嘗刻核。善爲章奏、詞約理盡。臺諫指陳多雅責而無醜詆、常存有餘不盡之意。雖嘗爲公雌黃者、無忿懟心。上前議論、詞氣懇惻、人主信之。學士大夫親焉。惟前之不樂公者、乃謂元杰之怨、不申由公

德嵩之而然一喙倡之百喙和之世所謂賢者又從而實之夫掌故給札甲科人券內物爾於公何德公不嘗彈嵩之乎其言曰嵩之粧綴邊功以把握陛下之利柄布置姦佞以沮格陛下之賢才以小勤細謹惑陛下之聰明以淺效微利蠱陛下之心術崇私殖貨不知紀極秉國如此固天下之所憤怒而切齒也昔王曾慮丁謂復用逮其死而後有喜色曾之存心天下之公心也豈爲一身計哉衣冠之榮悴宗社之安危所關者大矣不然秦檜再相專國爲利蔽欺日深鉗制日峻一時流落僅存之賢士大夫幾不免盡殲於其手豈不監哉嵩之無謂檜之才而有謂檜之心謂若不死檜必復來論嵩之者多矣如公此疏了翁誅章蔡之筆也公豈德嵩者乎元杰之死冤則冤矣然倡虛論易鞠實事難使議公者與公易地而當審克之任未知又何以自處乎公嘗佐陳公韓幕府其後公先

登臺省陳公乃召及陳公論三學事偶與公合談者遂併攻之謂公黨陳謂陳公不忿疾史氏然公本非由陳公進陳公者嵩素所媚忌累召不至上察之久矣衆口雖譁上益不信公去西府御史陳求魯論之曰更化以來某若有力排斥嵩之白簡猶在謂陳某陰爲嵩地既非平論謂某共爲嵩謀某豈能保嵩之不念舊惡乎以疑似之心爲揣摩之說宜某之不心服也然其徧歷言路不問豺狼而問狐狸此群言之所以不恕也前旣云排斥嵩之矣非豺狼而何所論嵩黨皆給舍侍從臺諫都司也謂之狐狸可乎公屢薦徐著作霖徐論事語多侵公遂拂衣去公奏留之曰奈何以臣故失此賢士昔高若訥劾責己之館職耿南仲仇伏闕之諸生凡人之情自克者鮮徐於公責之如彼其苛也公於徐愛之如此其至也亦足以見公之賢矣公弱冠時聞嘉興有輔先生者爲朱門高弟負笈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九七

往見。先生館之、盡所以聞於文公者傳焉。又謁陳先生于北谿、多所論質。僑浙右二十餘年、與蔣公重珍^①、善、袁公甫、陳公塤皆雅重焉。故理學尤粹密、每於諫書講卷發之。所講中庸一篇、上以爲理致透徹、又曰、卿文字平正明白、議論忠實切至。平生著述存者惟性論、仁論、緝熙講義、奏議若干卷、總曰北山遺稿。始余久斥、嵩之^②去、起家使江左、或曰公嘗密薦。公爲人深厚、未嘗自言。余晚入朝、察公果相知者。旂以家傳來、乃詮次之以告太史氏。謹狀。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九

校記

- ①長：原無，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補。
- ②繼：原作「維」，據右引改。
- ③句首原有「除」字，據右引刪。
- ④朴：原在「天」字下，據右引乙。
- ⑤概：原作「慨」，據右引改。
- ⑥孕：原作「孕」，據右引改。
- ⑦「福安縣」與下句「今爲」原無，據右引補。
- ⑧以：原作「少」，據文意改。
- ⑨有：原作「以」，據右引改。
- ⑩襲：原作「舊」，據右引改。
- ⑪曲：原作「屈」，據右引改。
- ⑫秩：原無，據右引補。
- ⑬尹京：原倒，據右引乙。
- ⑭下其：原倒，據右引乙。
- ⑮顏樂銘：「銘」字原缺，據後文「一記三銘」句補。

⑩因：原作「困」，又「時」下原有「銘」字，據清抄本

《後村先生大全集》刪改。

⑪亡：原作「下」，據右引改。

⑫未得：原作「不可」，據右引改。

⑬當：原作「常」，據右引改。

⑭敏：原作「敵」，據右引改。

⑮叟：原作「與」，據右引改。

⑯郎：原無，據文意補。

⑰「國」下原有「郎」字，據右引刪。

⑱徙：原作「徒」，據右引改。

⑲侍右：原倒，據右引乙。

⑳句首原有「自」字，據右引刪。

㉑「上」下原有「意」字，據文意刪。

㉒衰經：原作「哀經」，據右引改。

㉓謗：原作「諫」，據右引改。

㉔伺：原作「同」，據右引改。

㉕白：原作「自」，據右引改。

㉖位：原無，據右引補。

㉗上：原無，據右引補。

㉘「輕」下原有「移」字，據右引刪。

㉙其：原作「具」，據右引改。

㉚言：原無，據右引補。

㉛宏：原作「寵」，據右引改。

㉜使：原缺，據右引補。

㉝許：原作「許」，據右引改。

㉞推：原無，據右引補。

㉟處：似當作「趣」。

㊱遺：原作「遣」，據右引改。

㊲前：原作「猶」，據右引改。

㊳辯：原作「辦」，據右引改。

㊴史：原無，據右引補。

㊵思：原作「恩」，據右引改。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一九七

④8 入：原作「人」，據右引改。

④9 帥候：原作「師」、「侵」，據右引改。

⑤0 羞：原作「差」，據右引改。

⑤1 忘：原作「忌」，據右引改。

⑤2 「之」下原有「時」字，據右引刪。

⑤3 止：原作「正」，據右引改。

⑤4 予：原作「于」，據右引改。

⑤5 來：原作「求」，據右引改。

⑤6 不：原作「非」，據右引改。

⑤7 備：原作「倍」，據右引改。

⑤8 日：原作「有」，據右引改。

⑤9 偏：原作「偏」，據右引改。

⑥0 垣：原作「坦」，據文意改。

⑥1 簽書：原無，據右引補。

⑥2 恩：原無，據右引補。

⑥3 執：似當作「致」。

⑥4 工：原作「上」，據右引改。

⑥5 輟：原作「輒」，據右引改。

⑥6 懟：原作「對」，據右引改。

⑥7 惑：原作「或」，據右引改。

⑥8 恕：原作「怒」，據右引改。

⑥9 鮮：原無，據右引補。

⑦0 珍：原作「稱」，據右引改。

⑦1 之：原無，據右引補。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九十八

徐鹿卿 趙以夫 林公遇 徐拱 舒撫

徐經孫

待制徐侍郎神道碑

豫章徐氏皆本漢高士。至公五世祖簡始居豐城縣之歷山。曾祖文貴居縣之後泉。祖洪源。考琮。累贈朝散大夫。妣王氏、甘氏。並贈令人。公諱鹿卿。字^①德夫。幼強記能賦。長從鄉先生朱炳受業。經子皆手抄口誦。以己意折衷諸史及前人論^②。著各^③以類纂輯。廣場^④揮翰如飛。若不思索。自然藻麗。里中子弟皆師焉。擢嘉定十六年進士。廷對考中第二。詳定官摘語忌。欲抑之。初考官胡公夢昱爭之不得。猶爲第十人。教授南安軍。公以是邦周程講學之地。而無垢張公謫居最久。乃論次其言行。與廷對刻之學宮。與諸生講肄。時引其說。學租多在溪洞。公拊恤佃人。無逋租者。後盜發城外。屋皆燬。惟

學獨存。曰。是無撓我者。紹定初。盜起汀。邵公爲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幕畫動中機會。州倉焚。公曰。米未必俱燼。傍掃隙地。令曰。有能徙粟至此者。擔予錢若干^⑤。手批付帑吏取緡錢。吏疑非帥命。公曰。即有罪。吾自當。錢至。積米如山。帥大喜。旣而曰。露積奈何。公請會軍糧。各計月預借。一日散盡。都城災。公上封書言。積陰之極爲火。竊意必有以陰召陰者。勸上毋惑寵嬖。溺燕私。又言。王陶以不押常朝班。攻宰相。令養疴中書。久不面君。仇士良云。人主不可使讀書。今嬪御之進。或謂大臣有力。皆自古所無。陛下宜進退大臣以禮。察天下可以爲相者。相之。大臣不以去就異其心。察天下以爲可相者。舉之。轉陰爲陽之機也。西山真公見之。以書遺公曰。謂火災起於陰盛。惟執事一人。論正氣平。不至忿激。又足見平日涵養之功。六年。改秩知南劍州尤溪縣。真公守泉。以南安久不治。乞公於朝。

改知南安縣。端平初元視事、首明版籍、革預借。時眞公已帥閩、得公申述、必以風厲屬縣。期歲境內大治。明年召赴都堂審察。丁甘夫人憂。三年、詔起復赴樞密院稟議。公乞終喪、詔服闋稟議。履畝令下、公奏記廟堂、楮弊之輕特國之一事、天下之心乃國之根本。救一弊而失天下之心、孰爲輕重。除主管官告院。嘉熙元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有自少司農除集撰、佑神觀糧料院欲比附七寺少卿幫放米麥各六石。公言、豈可爲一人變一法。佑神相家子、所少非米麥。爲少卿自有、爲殿撰奉祠自無。識者是之。遷國子監主簿、面對言、辛卯之火由不能裁抑權臣、丙申之雷雖能冊免一相、天怒未息。又爲丁酉之火、民間遂有疑謗。疑謂火始於廢宮遺址、延及椒房節鉞之第。越兩河趨某戚畹之家。謗謂封駁留中、白簡節貼、除日每出則曰某貴人所薦、某近習所主、又邊報方急而增置妃嬪、

未輟排當。因疑生謗、因謗生怒、惟陛下痛自刻厲而速改之。除樞密院編修官、暫兼右司。臺臣論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妄言倫紀、公以詩贈行、言者併劾公居下訕上、主管雲臺觀。二年、除知建昌軍。崇教、龍會兩保與建黎原、鐵城之民交關、公至、開示禍福、皆帖伏。創百丈嶺寨、城屬邑。督府取本軍斛面米四千九百餘石以餉上流、公愀然曰、守可去、此事決不可行。力爭之。郡民恐失賢守、請別輸面斛一。公笑曰、吾民知爲太守計、守獨不爲民計乎。反復申述、又貽書文靖史公極論。文靖爲言於督符、諸郡住催、然它郡多已輸、惟盱得免。漕司令郡用文思院鐵斛受輸、倉吏曰權易鐵斛、公曰、易斛易爾、顧鐵斛可支軍糧乎。即言、本軍實用木斛、不敢欺誑。漕不能奪。盜發南豐上石耆、公討捕、誅爲首者二十人。除度支郎官、兼右司。四年春、改吏部、兼敕令所刪修官、兼左右司。轉對言、二相並命、一



老提綱未免彼罷此行、彼用此舍。在上者莫適任患、在下者莫知適從。宜勉之以三后協心之義。除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檢討官。時^⑧相面譽公宜要官。公嘆曰、此所謂牢籠也。某非謂宰相私人者。以風聞罷。主管雲臺觀。除江東運判、江鄉大飢、金陵人相食、晡後市無行人。有告^⑨凶徒伏清涼寺側者、公命掩捕。逃數卒、十數輩方膾人肝而食盡、執而尸諸市。由是制臣不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下市直之半賑糶。又出緡錢萬七千賑不能糶者。合祠前使者忠宣范公、文忠眞公。時^⑩諸閫久擅鹽筴之利、或請^⑪於當塗置司制置鹺茗、朝廷擢議者版書領其事。商旅不行、止監失陷。詔公檢覈、盡得其實。以聞。天久不雨、公決滯獄、應時而雨。茶鹽所多文致富民罪、或以賑恤爲名沒入其貲、有一家八十口收稻僅二千石、拘籍之餘、日食不給者。公謂此與殺人而食者無異、悉還所籍。其創行推^⑫酤尤爲

民患苦、公謂從橐出使雖非庶官可問、而守臣貪暴、監司豈容已。方疏其不法、會守罷去。淳祐元年、詔以公兼知太平州、暫領茶鹽司^⑬。職事。宰相遺公書曰、拘摧檢覈、洞見底蘊、不勝欽嘆。岳肅之始自詭、後言皆不售、徒壞三務場鈔法、虧三監司領額、半年僅得三四百萬、得羊失牛、不下闕。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四

虛齋資政趙公神道碑

自官制行、資政亞觀文一等、非嘗歷二府不輕授。上臨御久、尤遴其選、惟以寵李翰林韶。至是虛齋趙公諗疾告老、上嗟惜、自正奉進光祿大夫、自端明進資政殿學士致仕、異恩也。遺表聞、贈開府儀同三司。公諱以夫、字用父、魏王之後。王四傳至建國公叔戌、建公生武經郎雋之。武經生朝請郎公塤、山東亂離、由鄆負其母金夫人避地長樂。朝請生少保公彥括、乾道進士、望臨一時、而年不及中



壽官至尙書郎。五子、公於次第四。母福國徐夫人。少保將終、顧公曰、吾雖貧、有善和書遺汝。公方九歲、泣誦遺言、勵志苦學。門蔭調諸暨尉。內艱改瑞金尉。未上、改象州戶錄。楊守炎正疑公年少、每具獄上、引囚參問、始大歎伏。方漕信孺羅致之幕、鑠廳魁廣西漕薦、中嘉定丁丑第、歷江陵府監利縣令。邑通淮廣、姦民多盜販、邕馬以資敵、公設方略、掩禽群盜、獲馬百疋、俘獻于府。制檄調夫封、劍督趣民聽驚惑、及見公單馬急裝先發、皆踴躍以從。前帥趙公方、後帥陳公咳皆器重。用薦者改秩知南豐縣、增永惠倉粟千斛、廣學田三百畝。始至養士纔二十員、比去至八十員。里中譁而善訟、悍而梗化者、皆知姓名。他日聽訟摘語之、曰此非某人之筆乎、皆頓首願改過、兩造無翻愬者。代歸、求主管西外睦宗院。盜起汀、邵。帥王公居安檄兼參議。會詔起抑齋陳公韓守兩劍、爲福建招捕使、陳公

請于朝、以公通判州事、兼主管招捕司機宜文字。陳公提師臨賊巢穴、公主留務、內撫循、外供億、人爲難。賊平凱旋、劍人祠陳公而公侑之。時淮西兵駐邵武、下瞿諸峒、陸梁、建、泰飢人相食。陳公請以公攝郡事、乞鹽招糴以活餓殍、生獲楊、李二酋。餘賊殲盡。俄爲眞。郡焚燬、無寸椽、隻瓦、僅存夫子廟殿。公剪荆棘、重創郡治、規模鉅麗、繕泮宮。建北橋、踰年而官舍民廬皆復舊。前守創添忠武軍七百人、多游手無賴、禁卒亦乘時桀驁、公厚撫而峻繩之。以悼亡再乞祠、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明年冬、史丞相彌遠薨、起知漳州。陳三槍。餘黨猶出沒郡境。公至、生擒張魔王者、盜平。奏罷計口敷鹽、以廢剝歲入、代民輸丁錢歲萬七十緡、立石通衢記焉。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楮法初變、廷議民間市賤楮輸納爲虧官、令別納補虧錢。公抗疏曰、昔輸一千、今增五百、是令不信也。輸於民者有

補納出於官者無貼支、是名不正也。上悟、從中可其奏。由是知公。又著^①原弊救弊二論、其後出十八界、收十六界、卒如公策。除大理丞。未至、除左曹郎官、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入對、條備邊十策、次論故相除吏、怙權廢法、大綱已紊、小小節目猶能持守、今悉蕩然、乞清中書、還銓法。除直寶謨閣、兩浙轉運判官。上既用公言、罷履畝、平江守臣於下令後猶催至三十萬、公劾去之。除右曹郎官、兼左司、繼兼檢正、遂爲左司郎中、兼提領安邊所。京城火、求直言、公極論致火之由、乞改葬故王以弭天譴。安邊所殘燬、一新之。論對、乞合江淮、出內帑。俄以太府少卿兼左司、遷直煥章閣樞密副都承旨。直前言光州危急、宜合淮東、京湖二閫兵力極援之。衆未以爲然。果失守。兼右司、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宗正少卿、兼副承旨、提領安邊所如故。論^②軍賞冒濫、始行制司背批之令。鄆卒失

伍、擢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知慶元府、沿海制置。陛辭、力攻和議。又言、先帝創安邊所以佐邊費、今取其錢粟供賜賚營繕、非先帝本志。集^③英殿修撰以行。俄陞副使。前制臣陳咳已去、寓公趙善湘攝閫、散帑庾以市恩。卒愈驕、謀拒命。公單車用迓卒導、從入城。衆投戈迎拜。善湘遁入山。公具交承禮招之。郡既赤立、乃糴白米支軍糧、而自食倉粟之殘腐者。趙監軍灊夫挾善湘勢、擅斬禁卒、激使爲變。公素得諸校心、以其謀告、公械其人付鄆宰趙時詒訊之、盡得姓名。衆約三鼓舉事、公使緩漏籌、與客對奕示間暇。而密召水軍入城、掩捕皆獲。梟首三十餘、鏢外寨者百餘。它貸勿問。遲明、城中始知。將召歸。郡人乞留、詔因任。以太常少卿召、改樞密都承旨。楮法又變、以一易五。令下、公未去鄆、疏五不可、乞寢新令。又言、必欲行法、乞坐臣沮格之罪、於追竄上更置重典。右揆怒、議詘責。左揆李



文清公止之。公徑歸。久之仍舊職知建寧府。辭。改泉州。辭。復改建寧府。亦辭。以葉賁疏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公自四明歸。益專精講學。率對卷至夜分。諸經箋注。始有端緒。右揆去。公與王伯大、徐鹿卿同召。而公除權刑部侍郎。俄落權。自初登朝。每對必言國本。內引所言尤力。且錄嘉祐紹興建儲始末及諸臣諫疏。舉行次第以進。上曰。宮中已有。人荐趙汝騰、劉克莊、湯中、黃自然、鄭逢辰、楊棟、宋慈、包恢、許致祥、姚希得。又荐林公遇。乞賜逸民處士之號。上嘉納。除寶章閣待制。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兼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屯田使。陛辭。援張浚、岳飛事。乞早定儲。江表苦旱。公至金山默禱而雨。以御賜金帛頒將士。補尺籍。增寨屋。造多漿船。繕器甲。虜入巢。和公先調馬汝海、鄧進等入巢。賊至。城內兵出。敗之。和州圍迫。公檄三城兵叶力。劫寨。虜敗去。又料虜必報

忿。豫增無爲戍。伏楊林舟師。築土堡。虜果至。諸將夾攻。走之。遣偏師援儀真。躬督舟師巡江至采石。入和州視城壁。至裕溪乃歸。賜御札。陞華文閣待制。韃將察罕以著來獻。盜劫毗陵蔡少卿家。不獲。俄爲金陵緝捕所得。誅之。由是沿江無盜。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免牘未下。改權刑部尙書。引對緝熙殿。上拊之曰。卿二年宣勞。公奏。皆陛下威德。臣無毫髮之功。論弭變定儲甚切。時大旱。江湖俱涸。公言。湯以六事自責。陛下自省於此六事有耶無耶。名曰去姦而通密奏。進奇玩。名曰崇儉而建龍翔祠感生。苞苴宮室。自若也。忠直次第引去。嬖倖出入。簸弄。讒夫女謁如故也。上悚然。因及所進易通。翌日御筆令投進。俄兼侍讀。兼修玉牒。有旨以易通間備進讀。一日經筵問月呂蔑思所議何如。公言。韃不通華言。使至但謂來投拜。非謂來議和也。主此議者幾何不賣國與人。臣嘗問月呂

蔑思來意、其人致曾語、極不遜、臣實痛憤、奈何復遣之去。上嘉納、賜公用易堂、虛齋、東平藝文世家十一大字。兼權吏部尚書、兼檢正、除刑部尚書。手抄無逸、立政講義以規切任事者。兼權給事中、屢辭不允。會拜某公右揆、史宅之僉樞、公因論^②二除目非是、改禮部尚書、仍兼玉牒。公謂不得其言、當去、盡遣家人、自留待罪。月餘、上命徐清叟、陸德興宣諭、令供職。除吏部尚書、侍講、兼玉牒史職、御筆令任責史事。詳定殿試、獎直抑佞、文魁得方逢辰、武魁得陳億子。時讀易通終篇、再進義例、卦論、圖說凡三十冊、降詔褒美、賜御製詩。所進本留內閣、上常覽閱、後降出、丁未本冊末皆有小璽。進光寧二朝寶訓、上曰、此書皆卿力。公既受上殊知、論建浸廣。嘗進家人卦疏義、指宮媼官^③人。鄭丞相初善公、冀其助己、公方昌言建督括田之非、又進離節二卦疏義、攻聚斂之臣、又歷言政宣間弊事由大

臣有奉承無正救所致、又奏留潘凱、吳燧、董槐、鄭公積不樂、愬於上曰、侍從之臣以臣方京黼、賴上照知、除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史館初上趣史事、擢公史館修撰、余同修撰、而余先逐、公專史筆。及陳公薨、以公提舉祕書省。公方與尤焞及新史官高斯得、牟子材、李獻可分任撰述、瑣闥因論史屬詆公以醜語、名曰借黃、又言公改國史以激上怒、丐去、以本職知隆興府。公嘗乞校定國史誤字、亟取校本繳進。上悟、出御筆罷史館、而程督史官、然公不可留矣。辭郡、知西外宗正事、凡三年、朔旦必升講席、發明經旨、復學職生員額、同姓益勸於學。寶祐乙卯秋召、俄除禮部尚書、兼侍讀。上必欲致公、下州郡津遣、辭至四五、詔與郡。尋依舊職、因任西邸、而公疾已篤。丙辰二月甲申薨于里第、年六十八。前淑人劉氏、後淑人韓氏、南澗尚書之孫、皆前卒。子時奚、宣教郎、力學工詞翰、由藉

田^①令乞祠歸養。孫若眉、承務郎亦孝謹善繼。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長樂縣善政鄉溪上山之原。豫爲棺槨、規宅兆、不以累子孫。公氣稟實^②、存養深、前知數終、屏去醫藥^③。訓時奚處己待人以厚。又語若眉等家事、稟聽於叔。悉召親故訣別、夷然而逝。公^④友愛、事兄如父、拊兄子女如己出。承務郎玉山丞時淬、仲兄子也。將仕郎若稔、伯兄孫也。皆命以官。貧者爲市田宅、未嫁者與貲。公立身有本末、上爲君父倚信、下爲士大夫親附。惟瑣闥始相與號莫逆交、晚爲仇敵、則有不可解者。或言吻士間之、或言當軸之意。初、陳垓以改善類爲己任、世所唾罵。瑣闥因謂公黨垓。然垓嘗論某朝士易學肆臆說、而背師旨、又論陳珩冒奏補、語侵吏部、皆以撼公。公前丐去、後待罪以避之。垓彈文已具、天語宣諭乃止。後除修撰也、余力辭、公亦獨銜乞改屬尤煊、希恣汝騰。若此之類、皆有證驗、可詳考也。若瑣闥

云云、別無按據^⑤、焉可厚誣也。烏虜公實忤鄭丞相而有善鄭之疑、實爲垓排根而蒙助桀之謗、實卷卷吾黨而獲射羿之報。悲夫。公溫良有好賢之名、謙恚無取甚之道、其所以致謗有二、主眷也、經學也。公雖去、上思之、謂輔臣曰、以夫久在經筵、有所咨必援古證今爲答、宗姓中不易得。又曰、以夫曾說清之、與篋謂之黨人可乎。公爲他人言易通輒不省、惟上重其書。余每見縉紳竊議之者、必謹對曰、君能別爲一書以掊擊之、理到之言、虛齋必服。然竟未有作書者。夫未嘗用功於易而公風非望之書、過矣。公位偪而有主眷、才高而有經學、意者謗甚之所由生歟。曩余與公同奉詔纂史、貴人語余曰、後村乃助人作史耶。余遜謝曰^⑥、上使克莊副趙公、爲人之佐而短其長、人將不食吾餘矣。未幾俱去、甚者猶以詆公爲未快、併詆公所厚者、牽聯及於余焉。公有易通、詩書傳、莊子解、奏議、進故



事易疏義、雜著各若干卷。晚於詩學尤深、惟國風自衛以後未斷手、以遺稿付若稔、俾緒成之。湯祕書漢見公莊子解、太息謂余、某與公皆不能及其爲世所重如此。公好士、士常滿門。晚稍引去、惟同郡曾震受死生患難之托、記公言行纖悉不遺。莆人鄭與言受公易學、得其要旨、爲公服緦、誅之甚哀。策名南歸、迂道重趼、吊廬哭墓、談者以曾比任安、鄭方侯芭云。公徧歷公府掾、六曹長貳、外更數郡、三節二閫。其持論欲尊主庇民、損上益下、不喜尖新鏗薄之說、爲政務愛人利物、奉法循理、不求擊斷操切之名。綜理微密、計慮精審、人方躁擾、公愈靜定。量敵籌事、瞭若著蔡。數履危難、卒成勛業。所至威愛相濟、軍民懷之。經學外、于天文、地理、歷書、丹經皆研究、雖小藝鄙事亦精絕。度曲要眇、奕高無對。楷^⑤法逼黃庭經、樂毅論、嘗自札奏狀、上命謄本付外、而真蹟留禁中。與人尺牘皆可寶玩。屬

續前三日、留書與抑齋陳公及余訣、且以宰上之題爲託。將葬、時奚奉家傳、年譜來請銘。嗚呼、年輩前於余者、往往銘之矣。公^⑥。小余二歲、奈何又銘公耶。若余者、眞蒙叟所謂不祥人耶。銘曰、

古之重任、必屬儒者、以學淺深、爲材高下。在周分陝、旦、奭之倫、爰及晉、漢、曰穀與遵。虛齋恂恂、退然逢掖、可以卿士、亦可^⑦牧伯。出建旗鼓、宣國之威。入侍旃廈、格君之非。他人以材、虛齋以學。群迷相承、獨智先覺。見諸事業、特公之粗、以其精者、著之爲書。士有一焉、足以駭世、公乃兼之、寧不見慕。上於群臣、灼知佞賢、人或誣公、上曰不然。勢炎力鉅、人者暫勝。事久論公、天者常定。公書固存、公未嘗亡。持此較彼、孰爲短長。遺音琅琅、託我以死、乃譔次之、以告太史。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二

林寒齋墓誌銘



淳祐丙午、詔以迪功郎林公遇絕意干榮、杜門樂道、特改合入官、主管仙都觀、仍下福州給札、令條其所欲言者。守帥遣吏致上命、君頓首自言、素孱早衰、因而退處、本無高論、政爾偶然、不足當朝廷優禮。州以君異牘上尚書、詔不允。君又言義無可取、拙不能言、惟有不取不言可以自明、願得瞑目爲山林之民。其年九月丁巳、以疾卒于家、年五十八。君世居福清之石塘、配陳氏前葬清遠里翁陂山之原、二子同、合以其年十二月丙申奉君合葬。初、寶章公當任、子君不欲仕、公強之、調寧化尉。不忍去、乃翁乞奉南嶽祠。及寶章公服闋、或爲君外移、得建之戶、掾辭不行。舍前有隙地、稍植竹樹、疏沼、泚築室其間、扁以寒齋、終其身不復出。君性本慈孝、晚尤溫恭、然教行於家、子弟甥姪皆力於善、肅然若恐其檢責也。自修而已、未嘗律人、然行著于鄉、比閭族黨達于郡國、一有不善、惕然若恐其

聞知也。親友仕而貴、倦而未歸者、必相儆曰、得無爲寒齋之愧否。有位者下一令、行一事、必卻顧曰、寒齋不以爲厲。民否。君子立無同儕、野處無寸柄、而遠近翕然宗之。方山之南、蒜嶺之北、隱然有元夫鉅人在焉。李公韶佐春官、薦君楊前。方公大琮除次對、上君自代。趙公以夫召對、以遺逸舉。杜丞相範議召君、會薨不果。俄李公召、再薦。朝廷亦知君、遂有前詔。是數君子者、雖力相推挽、猶自謂不足以重君、而惟恐君之以爲浼己也。君終歲不出戶、而商論世事、酬酢物態、裁量人品、毫黍不差。束書高閣、隱几永日、而單辭半句流出肝肺者、字字可傳。素羸、自四十以後、蕭然單栖、日或蔬食、取諸物者狹而望于天者嗇、視名與利猶臭腐、身與家猶旅泊也。其學邃于性理、貫儒釋兼朱陸、晚益精詣。所著有求心錄、六記百詩、別藁存窮士、貧女二吟、雜詩文百餘篇、餘悉焚去。屬續留詩別其故人、

遺言以隱服斂。昔揚雄、陶潛皆好恬靜，不慕榮利。然雄係累世故，濡足不去。潛超脫俗網，引身高翔。故先儒書二人之卒，於雄曰：「莽大夫。」於潛曰：「晉處士。」豈非出者危而處者安，留者損而去者全歟？然則書曰：「處士林君之墓者，非惟君之素志，亦吾儒之家法也。」君弟養直，其世系詳見寶章公之誌云。銘曰：

猗君所立，與天壤俱。超乎畫前，復于性初。以爲釋耶，則踐乎實。以爲老耶，不放于虛。控千古之秘寶，而獨得叢一世之苦淡，以自娛。余所述者，迹之區區。若君之心，不可擬摹。有欲求之于君之書。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一

朝奉大夫知道州徐公墓誌銘

始予耕祈下，聞有新令尹至者，約其民曰：「爾士爾學，爾農爾耕，毋或以非爾事姦有司，令不敢爾貫。其敢以游徼嗇夫踵而門，尺寸圭撮非法取而贏。」

爾其唾。予里父老既爲予道之，問孰氏。曰：「不知也。」牆壁無文移。來幾何時。曰：「不知也。」催租吏去不來者月十日矣。居無何，令尹枉車騎顧予，予以忙辭不見。不可，則迎拜延土座，問其所以來者。曰：「子游爲武城宰，識澹臺滅明，子獨能終老牛口之下乎。吾是以來，子毋愛于言也。」既去，問知其浦城人，魯國徐文肅公之孫，任以爲承務郎。方是時，其諸父茂翁、直翁言論風旨，爲一時名卿大夫，而令尹能自濯磨，落落不肯出人下，意徐氏世不乏兩翁也。去之十年，乃官不過朝大夫，位不過郡刺史死矣。謹按文肅公諱應龍，任光祿大夫、守兵部尙書，以徽猷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贈太師。五子：蒙、知南劍州將樂縣。榮叟，參知政事。清叟，工部侍郎。今爲煥章閣學士，知漳州。所謂茂翁、直翁者也。深叟，軍器監丞。獨其伯曰予愚，早卒，贈朝奉郎。公其子也，諱拱，字拱辰。曾祖智接，贈太子太傅。曾祖妣

楊氏秦國夫人祖妣吳氏、繼施氏、魏氏皆魯國夫人。妣施氏宜人。累官朝奉大夫、歷任監臨江軍新淦縣酒稅、知紹興府會稽縣丞、知徽州祈門縣、廣東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通判南雄州、知南雄州、兩易知高州、知興國軍、改知道州。淳祐四年夏某月代歸。某月甲子次衡陽驛、暴病瘵以卒。得年五十有六。公資明銳、瘦隱立見。老猾吏不敢嘗以事所在識辨。於新淦寬征通商、庚前之逋有司者不訾而算以羨。于會稽浚暨湖漑民田、歲以不嘆。于祈門養士如諸侯學、聘進士之里居者使教焉。歲飢、畫荒政以振窮而安富。部使者下其事爲四十三縣式。於廣東峒獠羣輩張甚、監軍督捕、最于南雄。攝守事以治狀知其州。於高州、海盜晝掠、以州兵擒其渠戮于市。事聞、知興國以嫌自列、改道州、州以寧一。于是作湖南道院以表章濂溪之學而安樂其民、可謂材也已。初、公爲令尹、旣過予、一見

定爲莫逆交、率晨興飯讀書林、已則商略古今人物、抵掌談天下事後當成敗、劃然聲撼林木。或時把筆爲詩、若引酒一再行、往返賡酬以十數、蓋其捷疾若風雨、以是爲笑樂。每夜漏下、鴈鷺行抱文書以進、輒可否之、多至千數、百言不停綴。其別久蠹、剖滯訟、若束三峽之湍流而落之也。若注馬千尺之坡而奪之槩也。若干將出于櫝、蛟龍截而虎兇、割也。予所親見如此。夫有才者未嘗不欲用于世、而用世者每患于無才、則理相求而勢不相遭也。事相須而年不相待也。悲夫。六年某月日、夫人與其孤葬公于縣之下亭。夫人鄧氏、封宜人。孤曰銓孫、迪功郎、新潭州長沙縣尉、嘗爲兩浙轉運司發解進士。曰鉉孫、將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公旣葬之年、銓孫走行在所見予辟雍、請曰、先君子葬未有銘、非敢後也。惟是春秋窀穸之事、不肖孤不敢委之以來。知吾父者、非子而誰。願有述以碣諸



墓。某其奚辭。則爲之銘曰、

有銅其刀、不可以切。太阿無前、匪闕則折。蠢蠢不材、何有何亡。曰維材矣、不柱不杗。栽者培之、而固摧之。曷畸于天、公則隕之。楚山叢叢、淒其以雨。鴈驛荒寒、一碧萬古。公歸來兮、下亭有松。有松有檀、尙式來者。

方岳撰 《秋崖集》四〇

兩請浙漕貢士舒君墓誌銘

新安郡之黟邑有善人焉、曰舒君諱撫字廉叔。以景定四年癸亥卒、又十二年乙亥十一月克葬。其子登仕郎叔元、謂同郡方某故姉嫁黟樞密汪公勃之曾孫知德化縣濟之、而叔元汪出也。馳書至桐江再乞銘。按狀、舒氏廬江著姓、自五季遷黟、曰雄舉、南唐進士第一、曰賓王、著作郎、湖學高第、掇科歷仕、世不絕。君曾祖晞益、祖統、紹興初卻寇全鄉邑有功。父汝器、慶元四年戊午鄉貢進士。近世

名卿梅津尹公煥、少與君及君兄擢爲布衣交、文聲震嘉定中。九年丙子、兄弟並以勇爵薦名浙漕。十二年己卯、又並薦。君兄與尹公相繼登第、君獨不偶。兄尋仕爲池州青陽縣尉、早世。君遂絕舉子業、專爲鄉里調恤善事。內翰洛水程公秘家居時、與君講學蒙齋、袁公甫持庾節嘗檄君任荒政。至史賓之爲守、行鄉飲酒禮、即君堅卧不出、食饑絮寒、藥病亟殞、施無倦。一日遷居、有拜於門者、以緡錢數千獻。蓋前十年貸以遠賈者、君曰、吾忘之矣。謝遣之。所爲類如是。內精釋典、其卒歲除前一夕、語叔元曰、起滅常理、無事可言。年七十有三、其生紹熙二年辛亥也。君先娶黃氏、再汪氏。男一人、即叔元。女一人、淑慧、適登仕郎程全祖。孫男二人、宣卿、修職郎、新寶應軍寶應縣主簿。宜卿、舉進士。孫女一人、德卿。嗚呼、君雖不第、鄉里稱爲善人。彼幸而達者、天下後世以不善人稱之、與其爲彼孰如。

爲君銘曰、

廬東山、冢北源。善綿綿、亡猶存。瘠已爵、腴後昆。宜耶宜耶、其叔元耶。

方回撰 《桐江集》卷八

宋翰林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徐

公墓表

嗚呼、官至於金紫、壽至於大耋、其生榮矣。雖晚福考終、不及悲于風景。而幽堂改奠、迺屢閱于星霜。君子羨學士徐公之令終、亦重悲其閱世之不克以禮葬也。抔土荒涼、與凡民等、墓前不容一圓石書其姓名。謹按豫章徐氏、皆出高士、而覺溪之徐名在進士科舊矣。公諱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應舉始改今名。登寶慶丙戌王會龍榜進士出身、歷官潭州瀏陽主簿、郴州永興令、知桂陽軍臨武縣事、通判潭州、國子博士、監察御史、福建提刑安撫、知福州、貳秘書、宗正、起居左右史、兼給事中、刑部

侍郎、禮部尙書、翰林學士、知制誥。度宗在東宮、公初爲資善堂直講、又歷諭德、庶子、詹事、爵至豐城伯、官至正奉大夫。遺表贈金紫光祿大夫。以紹熙壬子九月辛亥生、咸淳癸酉閏六月乙亥薨逝。曾大父長孺、大父濬、以公贈承仕郎。妣范氏、繼唐氏、俱贈孺人。考茂異、以公贈至通奉大夫。妣吳氏、贈淑人。娶饒氏、贈淑人。子男三人、思訖、知饒州鄱陽縣事。思訓、知贛州府贛縣事。思訓、前杭州檢點所提幹。桑海一變、蘭玉連摧。孫男四、僅存者三。敏學、承務郎、務學、通事郎。心學、公薨後乃生。曾孫男四、璿亦早逝。璋、瑜、生晚、皆不及見。里居洪、撫之境、有山方正、因號矩山。公之在臺察、給舍、彈劾、繳駁、屢犯戚里近侍。景定間、賈似道初相、莫敢議執政善否、公抗論買公田不便、未幾、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官舊不常設、旋以御史舒有開奏、免所居官、遂歸、不復仕。度宗以宮僚欲留、莫得、尋奏畀祠祿。逮



儒藏

其即位、以引年致仕、屢除不拜、榮以書殿、加以封邑。及聞遺表、備極恩贈。閑居十年、皆似道秉政之日。辭世三年、始有魯港之敗、舉曰山河之異、公不及見矣。惟公貴而能貧、不治產業、身後蕭然。思訖等嘗奉樞葬于所居之水北、俄以地理家異辭舉遷。世換人亡、孤弱不克葬。歷四十有三年、爲延祐丙辰三月二十六日、諸孫始復奉柩祔于始祖何夫人墓左。其葬也、多心學之力。敏學走郡、請于朋來、願書墓石。惟公即世已久、當時及門之客、莫有存者。余弱冠、以里中子嘗托門塾、故不敢辭、而表其墓曰、斯墓也、是昔翰林學士也。是在烏臺、而不畏權貴者。是在鸞臺、而不畏近侍者。是景定罷朝、而不附公田之議者。是咸淳遯野、致爲臣而不仕者。避世十年、辭世三年、而山河異矣。葬之緩急、正不暇爲身計也。吾書在石、勿礪勿燧、倘見采於太史也。里生前進士熊朋來撰。

熊朋來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矩山存稿》附錄

校記

- ①字：原作「宗」，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②論：原作「諭」，據右引改。
- ③各：原作「名」，據右引改。
- ④場：原作「陽」，據右引改。
- ⑤干：原作「于」，據右引改。
- ⑥越：原作「鉞」，據右引改。
- ⑦面：原作「而」，據右引改。
- ⑧時：原作「特」，據右引改。
- ⑨告：原作「吉」，據右引改。
- ⑩「時」下原有「調」字，據右引刪。
- ⑪請：原作「諸」，據右引改。
- ⑫摧：原作「權者」，據右引刪改。
- ⑬「司」下原有「制」字，據文意刪。
- ⑭尉：原作「慰」，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⑮邵：原作「郡」，據右引改。

- ⑯曾：原作「酉」，據右引改。
- ⑰宮：原作「官」，徑改。
- ⑱槍：原作「搶」，據《宋史·許應龍傳》改。
- ⑲常：原無，據文意補。
- ⑳曰：原作「四」，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㉑著：原作「着」，據右引改。
- ㉒論：原作「諭」，據右引改。
- ㉓集：原作「某」，據文意改。又此上似脫一字。
- ㉔宮：原作「營」，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㉕注：原作「洼」，據右引改。
- ㉖尺：原作「足」，據右引改。
- ㉗和：原作「知」，據右引改。
- ㉘果：原作「泉」，據右引改。
- ㉙論：原作「諭」，徑改。
- ㉚官：似當作「宦」。
- ㉛田：原作「由」，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儒藏

③②實：原作「寶」，據右引改。

③③藥：原作「樂」，據右引改。

③④公：原缺，據右引補。

③⑤據：原作「裾」，據右引改。

③⑥日：原作「日」，據右引改。

③⑦楷：原作「精」，據右引改。

③⑧公：原無，據右引補。

③⑨句首原有「公」字，據右引刪。

④①「可」下原有「以」字，據右引刪。

④①無可：原倒，據四庫本《後村集》乙。

④②拙：原作「掘」，據右引改。

④③子：原作「字」，據右引改。

④④任：原作「壬」，據右引改。

④⑤厲：原作「勵」，據右引改。

④⑥几永：原作「冰几」，據右引改。

④⑦雜：原作「離」，據右引改。

④⑧濡足不去：原作「需足去下」，據右引改。

④⑨君弟養直：原作「君子養正」，據右引改。

⑤①與：原作「歟」，據右引改。

⑤①洛水：清抄本《桐江集》作「洛水」。

⑤②緡錢數千獻：原脫「數」字，據右引補。

宋儒碑傳集卷一百九十九

趙必健 林師說 李丑父 孟珙

英德趙使君墓誌銘

故英德趙使君^①將葬其^②孤良鐔等自撫走書至
莆徵銘於余其詞甚哀讀之使人感動余不及識
君然^③前江西憲尚書郎劉君居厚余群從也今^④
諭德少卿李公余所敬畏也居厚首薦公才學李
公實狀公之^⑤行乃采摭^⑥而書之公諱必健字自
強宗室商王元份之後六傳至達州團練使博陵
郡公不器高祖也建炎扈蹕^⑦省方因家臨川卒勅
葬郡城南十里兆域廣袤^⑧其後多祔^⑨焉保義郎
善能曾祖也成忠郎汝弼祖也贈朝請郎崇遠父
也母李生母吳皆贈宜人朝請公志槩軒舉^⑩不屑
右階巷處蕭然公其第四子少嗜書不知世有紛^⑪
華盛麗之觀鄉先生危公稹弟和俱有盛名士之
從者如雲難疑答問言人人殊公在其間初^⑫若無

異同徐出一語折衷衆皆聳伏二師曰吾^⑬衣鉢有
所付矣年十七拔漕薦嘉定丙子再薦明年擢進
士丁朝請公憂寔甚授徒自給館於大姓羅氏最
久因從北^⑭谷公必元游日夕講貫切磨所詣愈高
遠服闋奉^⑮對中乙科授修職郎南昌尉縣^⑯富家
翁夜逐盜爲盜所斃游徼^⑰迹捕不獲執嘗犯盜者
鞫^⑱之已^⑲伏府委公閱實公察其冤物色知翁積
鏹貫^⑳朽而不予家人一錢孫某夜穴壁取之翁持
杖奔擊孫聞中格鬪誤中翁要害而死白^㉑尹釋囚
孫竟伏辜人稱神明秩滿調桂陽軍法曹自初筮
至此用璽赦登極躬射^㉒慶壽恩循承直郎守委公
與理掾督賦旬課殿最理掾趣辦^㉓守數^㉔稱獎以
風厲公公曰遲旬日郡計未遽^㉕不足而民受一分
之寬守感悟少緩期^㉖會民爭樂輸賦入反羨^㉗境
內二徭相從讎殺郡下掾屬議公請^㉘諭其酋平之
守不答檄巡尉逮捕徭^㉙拒殺吏卒執辱尉守議調



飛虎軍及禁軍。公爭曰、列郡可擅興乎。宜遣土兵扼衝要、內請命於帥。府守卒調禁軍、徭披猖益甚。余帥嶮効守挑寇生事、罷之、使參議官劉用行攝郡。公謂劉曰、徭非眞反、畏罪耳。帥府馳尺紙撫之、必聽命。劉曰、誰可行者。公請自行。劉大喜、遣之初、公攝令平陽、徭素熟其恩信、及是爭逐拜馬首。公開諭禍福、皆投戈散去。一郡解嚴。帥白之朝、乞與改合入官。會帥去、公賞格不行、絕口不自言。去爲贛之寧都丞。彭守鉉改築外城。公與有勞。時居厚持憲、羅致之幕、兼郡糾曹。民有失其孺子者、踰月父遇諸塗、曰、水東巫家匿我、將殺以祭鬼。又指一市人曰、此匿我者。府付縣、改左獄、鞠之皆不成。公以孺子抵水東、詰巫家所在、則詞勞。公取果啖、問孺子輒妄對、乃佯設械器恐之、始吐實曰、我持父錢取質於博、不敢歸、有鑷工郭者誘我鬻之城外僧舍。即逮郭置對、具伏。憲奇其材、疑獄久訟皆

諮焉。郡緝閩廣犯椎埋盜斂鼓鑄者、常魚貫牢戶、公平反剖決、數月獄空。州人謂曠百年未見石城縣屢殘礫、一小使臣爲宰、尤貪暴、憲効去之、以公攝令、罷前令創增之賦、釐版籍、覈吏奸、民力稍蘇。郡□寢少。憲喜、奏乞就畀銅墨。新守胡某急賦、補解外復責預納。公力爭、守怒曰、獨君能令石城耶。公不爲動。屬憲、守不咸。憲奉祠去。守掇拾細故爲憲罪。冀公助己。公曰、昔蔡挺洩韓富機事於呂文靖、吾不爲也。守選他官來代、且改辟。公解印歸、而朝廷可憲奏、寢守辟、守尋亦替去。邑人空巷來迎、恩信浹洽。劇賊陳淮西、羅洞天聚衆出沒贛汀潮梅數州、郡檄令合官兵討之。公議此曹散則一夫可擒、聚則大兵難勝、當徐圖之。乃遣間設計以攜其黨、渠帥以次就縛、貸餘黨不問。羅畚峒首黃應德久負固、亦請出謁。公延見、享勞之、感泣辭去。已而邵農至其所、應德曰、吾父來矣。率



妻子部曲羅拜、願附省民、輸王租。迄公去、溪峒無反仄者。縣庠久廢、科詔下、率無一人充貢。公葺夫子殿、講堂、立課試法、是歲偕計吏者三、明年擢第者一。餘力葺縣廨、作兩廡、及鼓樓、頒春宣。詔二亭。縣郭依江、始爲浮梁以通往來。逾三考、未得代。前胡守除臺察、奏奪公考舉、士民泊諸峒、會長攀卧出境者以千萬計、相與祠公于學。淳祐丁未、詔還公考舉、以直前誣、改奉議郎、知興國軍、永興縣。對境風寒、號爲次邊、科調繁多、田里窮空。公於急符中、寓寬意、庭無租瘢、村無吏迹。異時科民、稻草實塞、輸送之費百倍。公白制閫、改輸郡之三屯。民兵赴郡、月閱、公請歲一詣郡、而月閱責之隅總、民大悅。臺閫交章、公車去、通判揚州。今丞相魯公開大幕府于揚、事關安危成敗者、以身任之、而郡政民事、則集思而廣益焉。公上竭忠規、下通物情、凡經公幕畫處分者、魯公輒稱善、下令府僚啓

擬必經公參署乃行。然公謙厚、善藏其用、闔府參佐百餘人、與公共事、自始至終、無面從背憎者。垂滿、魯公奏署淮西機宜。虜入寇、其酋李花擁數萬衆薄城、魯公身督戰、選幕客自隨。公在選中、縛字花至戲下、虜遁。幕府上功、詔增一秩。魯公乞畀以郡、除德慶府。未上、改全州。以風聞歸、於屋西偏作書樓、映以亭榭、繚以花木。自號石泉居士。時公迫希年、北谷羅公八十餘、猶子運管君一龍、前復守危驂、皆六十餘、所居比鄰、相與修耆英故事、觴咏自適。福山距家百里、公愛其岡阜環合、如古銅谷、因卜壽藏其間。景定庚申、魯公自上流間、關百戰、敗虜於蘋草坪、又敗之于白鹿磯、走扈必烈、再造王室。既歸、起公知英德府、有旨趣行、以辛酉七月領太守事。廣郡多荒、陋英不幸有茅錦之名、來者率竭澤而去、郡愈創殘。公推見郡計出入、某賦重害民、某費冗虧公、某例侈傷廉、方條上而釐革

之、無幾何疾起、臆^①府、猶自力、柅欺弊、拊凋瘵、書判
諄諄、具宣聖君賢相仁遠之意。闔城稚耄、即郡治
爲佛老事三晝夜、爲公祈安。疾甚、整冠端坐、曰、吾
死不爲夭、恨病久、不能少甦、英民有愧何公耳。何
名甫、元符間守英、有去思者^②。語畢而逝。壬戌正月
丙戌也。二月戊申、其孤奉柩登舟、送者傾城、哭聲
干霄、若悲其私親然。積階至朝奉大夫。公清麗冲
約、自奉如窮書生、無囊橐厚藏、苞苴私覲。居官事
當施行、雖臨以權貴風旨、不少變。副閩朱公申有
田若干畝、籍永興、求減稅、終不盡副^③。其所欲、然朱
公反因此薦之。至於爲民興除利害、則勇^④。猛堅決、
不可回止。尤機警有謀慮^⑤。料未然事如蓍龜。吏民
有麗法者、必雅責以候其改、甚不得已、然後繩之
以法。故所至有仁聞。既歿有遺愛。交游雖多、然平
生深厚者可屈指、皆當世名士。素工屬詞、雅不追
琢時好、而骨力峭拔、居然高勝。南昌時、意一徐公

清叟、鐵庵方公大琮、厚齋馮公椅、莆田方公阜鳴
參錯幕府、皆折輩行願交。意一與公倡和盈軸。永
興時、漕吳公子良得公詩啓、稱其適密典重。遺文
若干卷、藏于家。公生於紹熙^⑥。癸丑九月三十日、享
年七十。娶陳氏、封安人、贈宜人。公義方素嚴、父子
自爲師弟。子五人、良鉉、文林郎、湖北常平^⑦司幹官。
良銑、承直郎、淮東安撫大使司幹官、皆前卒。良鐔、
修職郎、吉州永豐縣尉。良錫、迪功郎、饒州安仁尉。
良鏊、修職郎、贛州寧都縣東尉。良鉉^⑧、良鐔、良銑^⑨、
乙未進士。良鉉^⑩、庚戌上舍。及公存、諸郎皆已策名。
三女。長適進士羅大中、次適登仕郎許夢應、次適
迪功郎、監安吉州^⑪南尋鎮張士可。孫六人、友漢、國
子進士。友淳、將仕郎、後提轄左藏庫孟堅、今名由
恭。友賜、漕監^⑫。進士。友澄、國子進士。友泳、以公遺澤
補將仕郎。友淀、孫女二、長適登仕郎胡夢華、次幼。
諸孤卜以癸亥八月庚申葬公于福山、遵治命也。

公有間平^①之美質、政駿之高才、成名三十年而後脫選。晚乃遇知己當軸、咸謂公自此升矣、而天奪之速、豈非命歟。余觀昔之秉銘筆者多采門生故吏之所記載、雖退之不免諛墓之誚、余誌公阡則異於是。居厚賢監司也、涇渭^②明、舉刺公。李公端人也、袞斧嚴、褒貶當。凡^③余所述、皆本居厚薦書、李公行實、無愧辭矣。居厚名希仁、李公名伯玉。銘曰、昔英牧、推何公、甫其名、字智翁。坡賢之見集^④、中穹壤、弊傳無窮。公遠跨^⑤、何遺蹤^⑥。余邈在坡下風、秉斯筆、有忤容、得之誰、徵斛峰。猗諸郎、如虎龍、發幽潛、慰哀恫。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〇

林兵部墓誌銘

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癸酉、大夫林公卒、卜與夫人方氏合葬於銅盤、不克葬。隆興元年、乃改卜席麻之原、以十二月甲申葬。其孤若思錄其狀來乞

銘。某於義弗獲辭、乃叙次而銘之。林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居仙游六世、而公會祖晟、娶洪氏、隱居行義。有相之者曰、骨如滿月、子孫封侯相也。祖輝、贈中奉大夫。祖母洪氏、封令人。父豫、擢進士第、歷知保德、廣信、漣水、邵武、鄜、邢、冀七州、贈正奉大夫。母碩人余氏、自有識。公諱師說、字箕仲、年甚少、爲知名進士、以次當補官、推與從兄及弟。既而試銓曹第一、調嚴州司土。州爲巖邑、土狹而民悍、朝廷旣平青谿盜、乃作私寨、聚兵爲民防、兵驕甚、一以軍律治之、不得騁、乃至資緣訟之州。州知其誣也、欲置以法、懼其有他變。公請攝理官數其罪、因徐至柵下、經畫之、衆皆駭服。樞密李公時爲守禦使、公就其辟書、循文林郎、改宣義郎、知江州德化縣。道由桐廬、還、偶支邑有他寇、州民遮道、乞公以治賊。郡將白之朝、因改建德縣。賊平、轉通直郎、召至闕下、充平秋嶺統轄官、遂以公爲別乘、措置控扼事。



蓋防金人之南也。公自新定掾。及是十年不去。時虜人犯二浙。倪從慶以遂安叛。陳通以錢唐叛。石榮、石元又弄兵於鄆郭之外。羽書之來無虛日。州縣不知兵。僅無以應猝。公少游河朔。習邊事。每當緩急之衝。不畏死。如向時巡遠輩。欲以一州一縣數百千罷卒。以抗滔天未易滅之虜。屬胡騎將略地。新定人大恐。公適在他邑。由間道入白郡將。請靜以待之。乃自帶十餘騎出城外。問其何以來。曰。吾受命主帥。以城降者賞。公叱之曰。吾聞國家命。不聞汝命也。乃徇於市而後斬之。以是新定之民嬰城死守無他望。累遷朝奉郎。通判滁州。未行。差充兩浙福建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拜尙書兵部員外郎。持節來閩中。改朝散郎。知建昌軍。有詔。二府近臣舉監司各一員。丞相趙公薦之。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又移江西漕事。知江州。累改朝請大夫。公之在南海也。適韓京以措置盜賊知循州。頗驕。

愎不可制。公數上章列其姦狀。後數歲。陳士宏以檄來。京知其爲公同里。遂反復怒罵。已而曰。監司直須此老。第於我少恩耳。汀、贛谿谷盜竊時出。而臨漳爲甚。當塗者以公知漳州。未到官。丁太夫人憂。及服除。除提點兩浙東路刑獄事。山陰爲管內。達宦貴人率占田取竹木。不辨虛實。實爲民害。公一繩之以法。不少貸。以忤權近。主管台州崇道觀者凡六歲。公曩時事場屋。不喜爲新經偏傍之學。晚而好易。取晉宋以來京房、郭璞、閔子明、朱易、包諸家之說。而折衷以伊川、康節之書。公胸腸無留語。每對客疏人長短。如虛舟飄瓦。正欲使是人聞之而我無慚色也。有四子。長曰慶嗣。早卒。次若稽。右迪功郎。德慶府司理參軍。次若濟。右修職郎。柳州司法參軍。次若思。女九人。長嫁右修職郎方木。次李恂。次右從政郎傅渙。次右迪功郎蘇維。次陳驤。次莊褒。次爲小子某婦。予與公爲累世通。

家宜其銘。銘之曰、

富鄭公之奏牘、而公之出語有古遺直、蓋於是乎取之。銅鞮不並世、而於我實取、吾將勒其大者。是之謂箕仲父診焉、百世其來許。

林光朝撰 《艾軒先生文集》卷九

李良翁禮部墓誌銘

余兒時聞鄉先生李公伯可主課槐軒、席下傳業者常數百人。時先君官京師、余有子職、不得受籙牒、然先生得余少作、驚異曰、後必名家。常參選入都、賀先君曰、公兒真英物也。先君每舉其言以厲余。後十餘年、余自江淮闔幕還里、先生方需次樵倅、與里中諸老尋真率之盟、猥自降屈、扳余入社。余以名微齒幼固辭、諸老不相捨、由此日侍杖履。俄而先生微恙仙去、余與諸老哭之慟。先生名宗之、伯可字也。昔嘗語余、某有子少君七歲、其才思亦君流亞、但幼多病、賴藥碗扶持之爾。因呼君出、

俾與余定交、禮部公也。初名綱、字汝礪。其神氣若王弼、何晏之清、而骨體甚於彥輔、叔寶之羸。及聽其緒言、宮動商應、若張樂於洞庭也。出其論著、玉白花紅、如濯錦於蜀江也。每嘆曰、他日相遇中原、吾當避君三舍乎。常相視一笑。後余爲樞掾、省郎立集英殿下、君始改名丑父、字良翁、由鄉賦擢乙未第。余每爲安晚、果山兩丞相言公才學非余敢望、君雖由此開朝蹟、然除目屢下、不過留滯學官、館職。他人往往捷出騰上、君力請外補、再入未幾復引去。晚值今太師平章公爰立、素奇君才、稍遷擢。及兼禮部郎官、人皆曰大典冊必屬君手、君請麾不已、出使衡湘。全邵兩守貪虐、公方劾治、未報以風聞免官。君處之夷然。歸葺故居、前闢荷蕩爲水榭釣川、花朝月夕與親朋樂飲。若未嘗顯融者、意其壽祉朱艾也。君臨發湘中時、微感末疾、旣愈矣、俄復作、易醫不能療、遂卒。丁卯夏五戊子日也。



年七十四。所居北亭山、號亭山翁。有文集若干卷。君歷官內爲刑工架閣、太學正、博士、諸王宮教授、太府丞、秘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權禮部郎官、嘗兼沂景獻府教授。外樵川戶曹、臨安府節制司準遣、淮浙發運幹官、添倅福州、建寧府、淮閩參議、湖南提舉。積階至朝請大夫。上登寶位、當轉元士而不及拜。余嘗病世之文人才士浮華有餘而節守不足。時鶴相謀躁進、以君爲安晚上客、又與臺端林公彬之同里、介君游揚於二公間。君惡其人、顯絕之。丁客沈翥欲自結於君、誦君私闡發策、云願北面。君曰、吾文豈願此曹稱佳。翥怒、丁已蓄憾、千峰陳公去國、朝無餞者、君留江滸、越宿而歸。丁喻沈喉言者逐君去。南宮對劄首言、郡壞於獻羨、邑壞於貪汙。乾淳之際無貧州、法守明而貪吏少、今州之貧者什六七。縣視州又加倍。昔人云欲備契丹、西夏、當寬河北關中、願陛下惜襄蜀、淮漢、廣西

民力。又言、瑣瑣臚仕、先朝所無。陛下於所厚者不容薄、於至公者不容私、穹班峻職、名藩要郡、姻戚皆得以才自見、然議者但以爲恩澤侯、挾貴臨民、安得盡如人意、所至以貪暴稱。大學一書、深言聚斂之失、力陳義利之辨、陛下之所欲。聞奸貪竄殛、此事掃除、御莊撥賜、民力寬裕、臣之所願、蓋不止此。末言、願陛下以此授之皇太子、以身教之、以心教之。臣聞古無教太子之官、惟師氏居虎門、王世子學焉。第二劄言、士習趨於競、民習踰於侈。今游士競於邊功、借補競於權攝、添教、正教競於郡、土著、游學競於京。競之效也。景祐之詔、自品官第宅器用莫不有制。今倡優后飾、輿皂玉食、董賢之第、綈柱錦檻、原氏之阡、重門周閣、侈之極也。競心生則寡廉鮮耻、侈心益則踰禮越義。願陛下明法制、移風俗、自京邑始。其立朝言議風旨。如此。初、庸齋趙公茂實高自標致、尤靳許可、惟於君曰、斯人純



粹篤實君子人也。東澗湯公伯紀有重名。每嘆君清修雅澹可敬。不獨文字。君先世會稽人。六世祖思同。秦隱君。避地溫陵。徙居莆。曾祖德暉。陽江令。祖永年。贈承事郎。父昭武。通守也。君前配林氏。賢而蚤世。以其女弟續絃。皆封恭人。今恭人尤賢。而高才。拊育兒女如己出。君讀書外家事不挂口。一付中饋。曰。吾有賢配。始。君無卓錫。恭人勤生葺家。厚倫睦族。內外肅然。君郭外之田雖薄。銖累俸餘。夫婦合謀。置膏腴若干斛。以贍其宗。又輕貲葬君及前恭人于待賢里。迎仙爐峰之原。臘月庚申日也。子^①濟孫登壬戌第。迪功郎。六安簿。次勤孫。父^②任迪功郎。安豐尉。孫一人。將以遺澤奏。女四人。進士方之異。林公晉。柯應采。太學生吳澧。其婿也。恭人奉君柩出里門。禮文奢儉得中。顏色哭泣盡哀。故奉常陳卿煒觀而嘆曰。烈丈夫之才有不及也。余行天下取友多矣。或前密後疏。或始合終離。

非直交游之難。殆亦有數存焉。若夫自童至耄。和如埴簞。合如符節。中更艱難險阻。生死不相背負。若余與亭山。竹溪三人者。指不多屈。余與肅翁先歸。君至自湘。嘗會於海月堂。劇談數夕。又會于余之樗庵。亦數夕。其至言精論。有可以使石點頭。龍出聽者。未知鵝湖會散之後。人間更幾百年有此樂否。嗚呼悲夫。竹溪既狀君之行。余掇取其大者。刻之宰上。銘曰。

天生才之甚艱兮。士或以才而爲累。紛瑕瑜之相掩兮。羌純粹之難值。博者玩物以喪志兮。狷者露才而揚己。余謂天下之論兮。至聖門而止。使周公之吝驕兮。不足觀矣。昔者吾友兮。嘗從事於是。外灰寒而木槁兮。內黃中而通理。發其毫芒兮。皆伏光怪而藏組麗。有騷之潔兮。無騷之怨。有雅之思兮。無雅之刺。溫溫之和兮。謙謙之志。客談彼短兮。君掩其耳。士有才善兮。叩之不置。使若人兮。早居

討論潤色之地。中朝典冊兮視先漢夫何媿。奈何使之校亥豕之訛兮飽齏鹽之味。或道以終南之徑兮大風之墜。君義不食舒亶之唾兮耻污劉輿之膩。常跋前而疐後兮連蹇于外。逮景定之再造兮覽輝[○]而至。猶忽而來兮倏儻而逝。及太史氏表郎之拜兮若淳熙之待[○]。呂氏士林方拭目兮觀三麻與九制。甫襍被而直入兮忽覽鏡而自喟。謂拔淹君相之仁兮知足士子之義。矧吾友之皆去兮吾何爲乎留滯。雖萬牛而莫挽兮求一麾而自試。衆皆剖符兮君獨攬轡。夫何晨歌皇華之詩兮暮入耆英之會。君已忘鵬鵬變化之大兮寧校夫雞蟲得失之細。厭醯醢之蚋襲兮若仙家之蟬蛻。昔三友之鼎峙兮今兩翁之相對。悲夫。吾銘悽愴。殆有情之痴兮非無從之涕。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四

孟少保神道碑

孟氏之先自絳徙唐。後徙隨之棗陽[○]。公諱珙字璞玉。高大父安。嘗從岳王飛軍。曾大父立。累贈太子太保。妣胡氏。絳郡夫人。大父林。贈太子太傅。妣白氏。太寧郡夫人。父宗政。右武大夫。鄂州江陵府都統制。兼知棗陽軍。累贈太師。永國公。諡忠毅。廟壯烈。妣馬氏。冀國夫人。郭氏。唐國夫人。公冀國所出。忠毅第四子也。國家自辛巳後。東南久安。開禧初。邊事始動。然將材亦出。二十年間。出奇賈勇。守固戰克。蔽遮國之西門。繫忠毅之功。公幼從父兵間。出入必俱。嘉定戊寅。虜寇襄陽。帥檄忠毅禦之。公料虜必窺樊城。請布陣羅家渡以待。虜至伏發。死者大半。帥又檄援棗陽。嘗父子相失。公望胡騎中有素袍白馬者。識其爲忠毅也。急麾騎軍突陣。陣開而忠毅脫[○]。以功補授初品。己卯。虜聚糧械於湖陽。忠毅命公攻拔之。辛巳。辟光化尉。癸未。忠毅公薨於棗陽。今上寶慶乙酉。差峽州兵馬監押。丁亥。



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神勁軍統制、權管忠順軍。蓋忠毅所招唐鄧蔡三郡壯士二萬餘人、江海總之、衆不安、制司以公代海。公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戊子、公申制閫、創平虜堰于棗陽、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蓄馬、官給藁穀、孳生不計、馬益番息。己丑、陞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駐劄、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庚寅、差京西兵馬都監。丁唐國憂、明年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制三軍。壬辰、以閫檄討武天錫、平之。癸巳、韃將那欒倂蓋追完顏守緒、逼蔡制閫慮其侵軼、檄公戍鄧。虜至、敗之。追至青塚、呂堰、又敗之。以閫檄討武仙、克之。天錫者、鄧人、乘虜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公逼其壘、一鼓拔之、其麾下斬天錫首以獻。仙、眞定人、聚衆亦二十萬、後受金虜招、爲唐鄧行省、與天錫、鄧守移刺袁相倚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

化、鋒剽甚。聞公進兵、轉而西、移刺爰以鄧州、張林以申州降。仙將楊聚、劉儀降。公以仙虛實問儀、儀言大寨在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寨爲保障。又言必先破離金寨、王子山寨、則沙窩孤立矣。公用其策、盡破諸寨、直擣石穴、夷其衆。仙遁去、或言其能隱形二。除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其冬、以閫檄伐金。初、韃使王檝約共攻蔡、且求兵糧、請師期。或謂金垂亡、宜執讎耻、或言韃貪、宜防後患、議不決。帥以訪公、公言、倘國家事力有餘、則兵糧可勿與、其次當權以濟事、不然金滅無厭、將及我矣。帥曰、善。吾計決矣。用兵幾何。公請二萬。帥曰、大將非公不可。命公盡護諸將、以米千石、餉韃軍。倂蓋使人來迓、公與射獵、割鮮而飲、遣先歸、輕騎直造其帳。倂蓋喜、取馬乳酌之、且頻酌以飲。公曰、你殺得武仙、賽因。賽因者、華言極好也。得蔡降人言城中飢、公曰、虜已窘矣、當畫地而守、以防突

圍、我得東南、韃得西北。公語倂蓋已戒南軍毋入北營、汝亦當戒北軍毋入南寨。倂蓋諾、令其萬戶張柔領八都魯五十人踰濠突城。城中鈎二人以往、柔亦罣鈎、公麾兵救之。池深、飛劍斫鈎、挾柔以出、遂逼柴潭立柵。蔡^①城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尺、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云岸下有伏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公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上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決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堤堅未易鑿、公曰、所謂堅者、止築兩堤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過師。端平甲午正月、圍蔡踰兩月矣、御札勉諭將士、衆感激思奮。公之先鋒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公麾萬衆畢登、殺僞元帥高家奴。使人視西北、則金韃尙相持於土門水上。乃開西門、下吊橋、邀倂蓋入。江海執僞參政張天綱以歸、公問

守緒所在、天綱曰、先覩西北城危、即輿金壁^②置小竹屋、環以薪草。又往觀兵、退而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連日兵交未克斂、城破始火之。時竹屋烟焰猶未絕、公與倂蓋拾其骨中分之、得僞武元皇帝諡寶一、玉帶一、金銀銅印、金銀牌各有差。全師而歸、擢建康府副都統制、俄授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③事。閩檄護太常寺簿朱揚祖、閤門看班祗候林拓朝八^④、陵諜云虜中傳南朝來爭河南府、哨馬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設伏。又聞淮閩刻日進師、衆疑畏不前。公曰、淮東之師由淮泗沂汴、非旬餘不達、吾選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⑤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宵征至龍門、齋宿至于奉先縣陵下、與二使奉宣御表。時久旱、望陵上雲氣五色、風雷大作、一雨沛然、數十里外元無雨也。成禮而歸、前旣除馬帥、而制閩奏留公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此軍乃公所招中原精銳百戰^⑥之士、分漢



北樊城新野唐鄧間凡萬五千餘人。俄令赴樞密院稟議除帶御器械。乙未兼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上言卿名將之子破蔡滅金功績昭著。公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上問恢復奏云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其夏兼知光州冬兼知黃州丙申春韃寇黃兩耳山下瞰城中公跨山爲城綿亘西北以護大城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爲兩堡曰齊安曰鎮淮以居諸軍民。後屢攻皆敗之。秋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冬進兵解蘄州圍。韃寇荆時襄陽失守隨守張龜壽荆門守朱揚祖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守施子仁死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皆謂無踰公者。公至荆虜拔柵去分兩路一攻復州一散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公遣外弟趙武等與虜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四還被虜生口二萬虜增兵來又敗之以火箭焚虜二

千艘虜不得逞而遁。嘉熙丁酉封隨縣開國男擢高州刺史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夏乞告改葬忠毅公於大冶磁湖之間御札牌趣赴江陵仍令興國壽昌守臣津發秋除鄂州諸軍都統制冬韃酋忒沒解犯漢陽境徘徊陽臺間公至沌口命諸將奮擊虜出境去。韃酋口溫不花入寇蘄守張可大舒守李士達各委郡光守董堯臣以州降韃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公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虜劫民船千數謀渡江公命同鼎葛懷以戰艦衝虜陣虜亂欲引船遁鼎乘風揚帆薄北岸四面合擊獲舟二百艘虜奪我東堤公斬主將叱池深約移晷收復深選壯士陷陣諸軍踵之遂復東堤虜添回回河西兵公夜遣劉全等分七路劫砦虜驚擾自相攻擊虜晝夜穴城公於城內築月城又掘萬人坑廣八十餘丈虜焚

團樓城危甚而士殊死戰。上盼親札曰：卿等分提虎旅，共保齊安，卻敵盡忠，朕心嘉尚。卿等宜一乃心力，早策雋功。賜卿等金碗各一。戰守將士天寒不易，今遣京會三十萬貫，等第支犒。公益以白金盼之。歲暮，韃軍鬪死者凍死者，遁歸者十七八。戊戌春，韃遣八都魯突城入悉墮坑中。我軍自月城上砲擗俱下，虜不能支，解去。除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閩帥入奏，公兼留司事，依舊承宣使。除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知岳州，兼督視留府事。復郢州荊門軍。己亥，復信陽軍樊城襄陽府，依舊承宣使。除樞密院都承旨，兼知鄂州。復光化軍，兼湖廣總領。冬，韃寇夔州，公策虜必道施黔以透湖湘，分兵屯歸峽施。韃酋搭海圍哨開達以塞徑路，防灘淺。虜潛師夜渡萬州湖灘，公白①督府請自提兵西上。虜迫歸州大堙寨，知我有備而還。公駐兵岳陽，

條上流備禦宜爲三層藩籬。乞創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②萬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郴桂爲第三層。請峽州松滋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靖各屯五千人，郴桂各屯千人，如是則江面可保。又言：四川帥臣賊未來則一意囊橐，賊一至則四散奔避，事甫定則連章請罪，捆載東下，雖置之嶺海猶不失其爲多貲安閒③之客。乞責敗事之人，以功贖過。其論戰守大計如此。庚子，進隨縣開國子，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兼節度歸峽鼎澧見戍軍馬，進封漢東郡開國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公控辭者九，詔④不允者三。賜御札者二，略曰：韃寇坤維，帥相矛盾，不能卻⑤攘師無紀律，反爲潰亂，虜得深入，迫我上流，欲得夷狄知姓名，兵將服智略者往鎮壓之，搏采於衆，毋以踰卿，此豈尋常委寄之比。又曰：卿言蜀事之難，是



固難矣、不難無以見人傑。卿宜勇於一行、詎可猶豫未決。三層之說、是見規摹素定、凡有邊機利害、可奏來。公不敢辭。九月、領宣撫使事、妙簡吳蜀之彥參錯幕府。時四川制置使陳隆之、副使彭大雅不咸、公責之曰、國事如此、勇於私鬪、獨不愧廉藺之風乎。二閩大慙。黎守閩師古申、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公報此玉斧所畫、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卻之。俄詔公留京湖、險制蜀事、力辭。辛丑春、宣闔結局、依舊寧武軍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以夔路隸夔路制司、利潼成都三路隸四川制司。公曰、蜀事病於事權之分、今罷副司、權既歸一、不當更分夔路。兼本路屯田大使。始至、軍無宿儲、公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如昔行之棗陽者。糜錢四十六萬緡、粟三萬四千石、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千、爲莊百七十、爲頃十萬。起建闔迄壬寅、計收九十三萬石有奇。上

屯田本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進師公安、築沙市城。江陵諸軍乞合祀趙公方及樊、劉、孟、扈四都統、孟即忠毅也。公泫然從之、作集忠廟。壬寅、建公安、南陽二書院。拜檢校少保、依前寧武軍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夔路策應大使、進封漢東郡開國公。癸卯春、解夔路制置大使事。余玠宣諭四川、過松滋、公一見如舊。玠欲荆闔通融事力、公餉以屯田米十萬石。春還岳陽、秋進師江陵。甲辰春、兼知江陵府。公謂僚佐、此着非也、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乙巳再乞祠、不允。既兼郡、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之地有變爲桑田者、虜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渡直至三汊、略無限隔、遂選僚屬修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乃障而東之、俾繞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櫃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

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御札稱獎。公以身鎮江陵。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二書院成。公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鄂渚。臣即兩處各屋六十間。以沒官田屋地隸焉。公安田歲入二千石有奇。山澤間架之利可二百萬。歲養百二十員。鄂渚歲入六千石有奇。山澤所入可四百萬。歲養百四十員。擇有學行者爲山長。貳以堂長。季試而旬課之。暇則習射。中者有賞。竊見江西宗濂精舍。鷺洲書院。皆蒙聖恩。錫以宸翰。臣敢援近比以請。上洒奎墨以賜。丙午。自春迄秋。五乞祠。不允。初。公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之闕。軍亂。鎮北亦潰。韃每驅爲前鋒。公謂此輩去非其罪。乃以帛書金幣招之。降者不絕。至是河南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僞告爲質。公白於朝。廟論難之。公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病遂

革。九月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漢東郡開國公。以九月戊午終於江陵府治。年五十二。是月有大星隕於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賻銀絹一千疋兩。加五百疋兩。特贈少師。丁未。葬於壽昌軍武昌縣金紫山。公官自一尉至三少。爵自男至郡公。封自三百戶至三千四百戶。實封八百戶。皆以戰功自致。薨後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以子陞朝。配定襄郡夫人彭氏。二男之經。左武大夫。濠州團練使。帶玉器械。知辰州之縉。以童子科。敕賜童子舉出身。今以通直郎。直秘閣。新知寶慶府。二女。長適武功大夫。左領軍衛將軍。權發遣柳州王該。次後公六年卒。孫男七人。淵澄。溥浩。沆。潛。一未名。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己酉。荆襄流寓父老請建廟。議謚立碑。詔下其事太常。定廟額曰威愛。博士翁甫。考功郎官陳堅請謚曰忠襄。惟宰上之碑。學士



院久未克爲公二子請不已、天子命詞臣克莊曰、汝爲之。乃按公年譜、參以耳目聞見、著其大者於碑、蓋嘗反覆公平生而有感焉。嗟夫、完顏氏之衰久矣。其失燕而徙汴也、議者尙欲存之以捍韃、及其盡失中原而栖於區區之蔡也、其勢與力不足以捍韃明矣、而前論猶未改。至公始明其爲國讎、提偏師、覆巢穴、夷種類、俘寶玉、獻於廟社、豈不足以雪粘幹亂華之恥、慰祖宗在天之靈哉。當完顏氏之存、邊患未嘗一日寬、謂韃始暴吾邊者非也。蓋炎紹名將張俊勤王之勞大矣、晚有附和議之愧。劉錡順昌之功高矣、或有無英槩之評。公破蔡守黃、無愧張劉、及上問和議、則曰臣介冑之士、只當言戰、不當言和、其英槩又如此。自昔將帥通患貪功也、放利也、忌能也、慢士也。公先入蔡、開關納韃、北軍大掠、我師秋毫無犯。倂蓋雖胡人、然與公共事七十餘日、獨知尊敬、豈非其器識德度有以

折伏之歟。暮年援儒帥代己、關精舍養士、則近世一人而已。公用兵先計後戰、故能必勝。乘陴見危致命、故能堅守。至於料敵慮患、瞭如著蔡、謂成都非制帥駐足之地、宜徙重慶、謂虜必由間道涉湖南江西之境、先事而言、其後皆驗。其鎮上游也、沿流風寒之處、一一置屯、終公之身、邊人按堵。去之十年、後人始有吝費抽戍者。江防旣撤、虜遂偷渡、荆楚之人至今思之。公幼不好弄、壯忠憤激發、晚澹泊灰槁、視聲色貨利如嚼蠟。所臨方面、參佐部曲、白事獻策、言人人殊。公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游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拊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將吏見而凜然。及退掃一室、則爐薰書卷、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係四句、名警心易贊。向使公不爲世務所汨、尋徵之功不減輔嗣矣。亦喜禪學、與名衲游、自號無庵。天子大書其扁。克莊念端平初與公同

朝及公以馬帥往戍淮右、猶及祖餞。歲晚奉詔、秉筆表阡、乃系以銘。銘曰、

當禧嘉際、力扞隨、棗爲國虎臣、實公嚴考。公髮未燥、從翁兵間、迄續戎功、繼登將壇。有武有文、且戰且守。守緒燔死、不花潰走。雪戴天耻、全參卯城。襄鄂底定、建閩江陵。分兵戍淮、船粟餉蜀。苟利社稷、如衛頭目。某地險隘、某處磧灘。布列砦艦、蔽遮風寒。踰八十年、獠不南吠。曾長相戒、曰彼有備。古有上醫、灼見病源。其人往矣、而方猶存。三層之說、究極標本。倘修其方、亦今盧扁。申甫之生、惟嶽降靈。諸葛之死、有星隕營。曷不七十、繪麟閣像。曷不八十、載鴨淥上。武昌之柳、萬山之碑。豈無他人、二公之思。公視二公、其賢相類。孰爲此評、荆楚之士。公有美子、各乘朱輪。維忠維孝、以燾後人。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

校記

①「君」下原有「公」字，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刪。

②「其」下原有「母」字，據右引刪。

③然：原無，據右引補。

④今：原作「余」，據右引改。又「諭德」原作「論德」，徑改。（諭德：東宮官名。「論德」於此無義。）

⑤之：原缺，據右引補。

⑥采撫：原倒，據右引乙。

⑦蹕：原作「必」，據右引改。

⑧表：原作「襲」，據右引改。

⑨附：原作「附」，據右引改。

⑩學：原作「學」，據右引改。

⑪紛：原作「粉」，據右引改。

⑫「初」下原有「不」字，據右引刪。

⑬吾：原無，據右引補。



⑭北：原作「此」，據右引改。

⑮「奉」下原有「封」字，據右引刪。

⑯縣：原無，據右引補。

⑰微：原作「撤」，據文意改。

⑱鞠：原作「鞠」，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⑲已：原作「是」，據右引改。

⑳貫：原作「負」，據右引改。

㉑白：原作「百」，據右引改。

㉒躬射：似當作「躬謝」。

㉓辨：原作「辨」，據右引改。

㉔數：原作「教」，據右引改。

㉕遽：原作「據」，據右引改。

㉖期：原作「其」，據右引改。

㉗羨：原作「嵌」，據文意改。

㉘請：原無，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補。

㉙「徭」下原有「役」字，據右引刪。

⑳帥：原作「郡」，據右引改。

㉑披：原作「役」，據右引改。

㉒會：原作「命」，據右引改。

㉓「外」上原有「城」字，據右引刪。

㉔居厚持憲：原作「居憲持厚」，據文意乙。劉居厚爲江

西憲，見本文首末所述。又下句「幕」原無，據右引

補。

㉕水東：原倒，據右引乙。

㉖勞：似當作「窮」。

㉗緝：原作「挹」，據右引改。又「椎」原作「推」，「斂」

原作「欲」，并據文意改。

㉘魚貫：原倒，據右引乙。

㉙句首原有「獄」字，據右引刪。

㉚公：原作「見」，據文意改。

㉛界：原作「界」，據文意改。

㉜公：原作「工」，據文意改。

④③君：原作「居」，據右引改。

④④動：原作「勤」，據右引改。

④⑤咸：原作「感」，據右引改。

④⑥祠去：原作「法」，據右引改補。

④⑦「掇」原作「招」，「罪」上原有「祠」字，據右引改、

刪。

④⑧「吾」下原有「亦」字，據右引刪。

④⑨討：原作「訶」，據右引改。

⑤①之：原在句首，據右引乙。

⑤②遣：原作「遺」，據右引改。

⑤③庠：原作「宰」，據右引改。

⑤④第：原作「茅」，據右引改。

⑤⑤廡：原作「廣」，據右引改。

⑤⑥宜：原作「宜」，據右引改。

⑤⑦奪：原作「事」，據右引改。

⑤⑧泊：原作「泊」，據右引改。

⑤⑨寒：原作「塞」，據右引改。

⑤⑩多：原作「里」，據右引改。

⑤⑪癡：原作「痴」，據右引改。

⑤⑫倍：原作「陪」，據右引改。

⑤⑬交：原作「文」，據右引改。

⑤⑭輒：原作「取」，據右引改。

⑤⑮至：原作「之」，據右引改。

⑤⑯身：原作「深」，據右引改。

⑤⑰迫：原作「追」，據文意改。

⑤⑱管、龍：原作「營」、「號」，據右引改。

⑤⑲敗：原作「欺」，據右引改。

⑤⑳荒：原作「盜」，據右引改。

⑤㉑某：原無，據右引補。

⑤㉒臟：原作「藏」，據右引改。

⑤㉓句首原有「得」字，據右引刪。

⑤㉔副：原作「賦」，據右引改。

⑦④「勇」下原有「而」字，據右引刪。

⑦⑤「慮」及下句「料」，原作「利慮」，據右引乙改。

⑦⑥紹熙：原作「紹興」，推前文所述推定。

⑦⑦常平：原倒，據右引乙。

⑦⑧良鉉：按前述作「良鉉」，二者必有一誤。

⑦⑨良銓：按前述作「良銓」，二者必有一誤。

⑧①良鉉：按前述作「良銓」，二者必有一誤。

⑧①「監」原作「堅」，「州」下原有「人」字，據右引改、

刪。

⑧②監：似當作「薦」或「解」。

⑧③平：原作「年」，徑改。

⑧④涇渭：原作「涇謂」，據右引改。

⑧⑤凡：原作「及」，據右引改。

⑧⑥集：原作「某」，據右引改。

⑧⑦跨：原作「誇」，據右引改。

⑧⑧蹤：原作「縱」，據右引改。

⑧⑨又言：原無，據右引補。

⑨①欲：原作「飲」，據右引改。

⑨①旨：原作「止」，據右引改。

⑨②子：原作「于」，據右引改。

⑨③父：原無，據右引補。

⑨④輝：原作「揮」，據右引改。

⑨⑤待：原作「持明招」，據右引刪改。

⑨⑥棗陽：原作「華陽」，據《宋史》卷四一二《孟珙傳》

改。

⑨⑦脫：原作「晚」，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⑨⑧申：原作「曰」，據右引改。

⑨⑨十：原作「十十」，據右引刪。

⑩①移刺爰：前作「移刺袁」，乃音譯之異，實爲一人。

⑩②「二」字疑衍，或當作「云」。

⑩③決：原作「央」，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⑩④帥：原作「師」，據右引改。

- | | |
|--|--------------------------|
| ⑩蔡：原作「衛」，據右引改。 | ⑪閻：原作「闕」，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 ⑪壁：原作「壁」，據右引改。 | ⑫川：原作「州」，據右引改。 |
| ⑫「管」下原有「得」字，據右引刪。又「公」原作「馬」，據《宋史·孟珙傳》改。 | ⑬「粟」字原在句末，據右引乙。 |
| ⑬八：原作「入」，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⑭「有」下原有「愛」字，據右引刪。 |
| ⑭逮：原作「建」，據右引改。 | ⑮秋：原衍「秋」字，據右引刪。 |
| ⑮戰：原作「載」，據右引改。 | ⑯告：原作「吉」，據文意改。 |
| ⑯分、唐：原作「公」，「塘」，據《宋史·孟珙傳》改。 | ⑰句首似脫一字。 |
| ⑰軍民：原缺，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補。 | ⑱「封」字原在上句「自」下，據文意乙。 |
| ⑱堯：原缺，據《宋史·孟珙傳》補。 | ⑲以：原作「紳」，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 ⑲白：原作「曰」，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⑳句首原有「夫」字，據右引刪。 |
| ㉑涪：原作「倍」，據右引改。 | ㉒衰：原作「襄」，據文意改。 |
| ㉒閒：原作「開」，據右引改。 | ㉓論：原作「諭」，據文意改。 |
| ㉓詔：原作「詔」，據文意改。 | ㉔王：原作「主」，據文意改。 |
| ㉔卻：原作「都」，據右引改。 | ㉕愧：原作「晚」，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 ㉕陳：原作「棟」，據《宋史·孟珙傳》改。 | ㉖帥：原作「師」，據右引改。 |
| | ㉗代：原作「伐」，據右引改。 |



藏書

⑬碑：原作「碑」，據右引改。

⑬成：原作「城」，據右引改。

⑬抽：原作「神」，據右引改。

⑬客：原作「容」，據右引改。

⑬拊：原作「附」，據右引改。

⑬句首原有「衙」字，「見」原作「生」，「而」字原缺，

據右引刪、改、補。

⑬及：原作「反」，據右引改。

⑬汨：原作「泊」，據右引改。

⑬諸：原作「祖」，據清張氏愛日精廬抄本《後村先生大

全集》改。

⑬營：原作「管」，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二百

趙阜 黃績 羅晉 王柏 徐緯孫

丁南一 鞠巖

趙教授墓誌銘

福清距莆田百餘里、余甥館在焉。間遇其邑士若民、多談縣大夫然否、惟賢趙主簿不容口。自端平罷縣稅、簿無兼局、吏卒數輩皆棄去、破廨三間、寂如僧坊。君居之甚安。對客爲清遠之言、若不以事物嬰心者、然歲饑于勸分尤盡力。過軍擾瀕海、君言于帥、宜下令禁^①。約豪右或請歲輸百萬買撲某處蒲魚之利、君言于漕、行此漁業之民皆餒死矣。帥、漕俱納其言。余由是愛君重君、遇當路必誦君賢。人見趣向不同、余力又薄、終不能爲君軒輊。再轉爲漳州錄事參軍。左翼軍捕海寇送郡獄、將貪功、吏納賄、援不分首從法、君爭曰、此可施之山賊、鯨浸中遭掠、逃生無所、有足矜者。吏猶謂驅率未

行當徒、君又讞曰、此爲驅率者、非爲被驅率者。傳以脅從罔治之義。臬臺是君議、悉原之。郡以旱禁泄^②米、鄰郡民受庸南歸者各負穀一籠、吏欲拘沒、君曰、彼越境而南、終歲勤動所得、忍扼吭而奪之乎。白郡還之。民有執某甲盜衣者、吏詰曰、若衣生絹、此練絹、可執乎。失者曰、彼練吾衣矣。君使拆衣縫、有主名花押、失者乃伏。傍境官^③戶有強佃龍溪縣學釋菜田者、郡以委君、君奮筆歸枋。郡人賢錄參、猶昔邑人之賢主簿也。性清謹、以簿權丞有常平附^④簿錢、州倉支軍糧有敖^⑤前錢、皆卻不取。余與君始會於福清、再見於莆、別數年矣。一日有墨纓^⑥通謁者、視其刺曰延平鄉貢進士趙虬。既肅入、問其家世、蓋君之子。亟問君起居、愴然曰、先人去漳、調潮州教授、未上、以壬子九月十八日終于家、年五十八、秩止從政郎。且袖君季父恬軒先生維所狀^⑦。君行、泫然曰、先人待君銘而葬。余爲感動。于



是恬軒八十三矣。狀君累三千言，讀之知君一門之雍睦也。自尤溪之莆，皆崇岡峻嶺，虺觸熱重趼，往返八百餘里而來求銘。又知君諸子之純孝也。按趙氏世爲尤溪人，高大父元德始由尤溪遷石門。曾大父椿，祖石門居士起。父湘泉先生綱，與恬軒齊名。君諱阜，字則平，以甲午鄉賦擢乙未第，知舉真^⑧。文忠公稱其賦有古體。既仕，竹湖李公毅齋^⑨、鄭公鐵庵方公皆薦君廉退，校文于建，太守實齋^⑩王公寓貴意，一徐公皆獎君藻鑑。在漳，章趙二牧皆薦君改官。徐公晚居廟堂，竟不能扳君于朝，豈執政不足于力耶？抑君命使然耶？初，朱吏部尉尤溪，文公生于尉廨。後克齋石公出宰，即學爲傳心閣以祠周程，文公記焉。石門于是已知所宗師矣。至于湘泉兄弟白首固窮，守師說不畔，時號尤溪二趙。復齋陳公來守延平，作道南書院，聘梅塢林處士羽爲堂長，湘泉命君往師焉。復齋于諸生

中獨稱君清明秀敏，期之甚遠。烏虜以君之聞于父兄，講于師友者如此，賓師之任，旃廈之選也，而老死于郡文學，惜哉！夫易盡者身也，難磨者志也，有餘者德也，不足者位也。君何恨焉？君前後配皆陳氏，相繼夭。四子，珪貢于鄉，次璞，次福翁，薦翁。女適胡一振，一振前卒。諸孤以甲寅十一月某日，奉三喪合葬于鰲峰之麓，與湘泉塋相望。銘曰：

石門至君，世傳^⑪洛學，仰承先儒，俯淑後覺。使借玉階，使侍經幄，可以批九淵之鱗，折五鹿之角。惜其有山澤之癯，無雨露之渥。天道逶迤，儒効^⑫迂邈，食其報者，其在虺璞^⑬。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五

黃德遠墓誌銘

余里中有二黃君，縝字德玉，績字德遠，辱與余遊。余常語人，德玉余愛友也，德遠余畏友也。德玉高科早卒，德遠少與兄齊名，既弱一箇，名愈重，遂爲

鄉先生三十年、門人著錄牒以數十百計、凡沾丐德遠毫芒者多策名先登。德遠雖未解褐、然齒宿而德尊、前後牧守禮下之如元夫鉅人、郡博士敬事之而不敢友。表正泮宮甚久、一日若有不樂者、拂袖去。久之、國人大夫固請、乃復就職。德遠始遊淮浙、徧參諸老、學無常師。中年還里、聞復齋陳公宓、瓜山潘公柄、方興洛學、二公師勉齋者、勉齋師文公者、德遠遂北面執禮於二公。與同志十餘人、集於復齋家、仰止堂、旬日一講、有口義。二公於門人中尤稱陳平甫、黃德遠、顧君度、君立。及二師卒、德遠率同門友、築東湖書堂、請田于官、春秋祀焉、讀約聚講如師在時。初、平舟楊公棟即學作尊德堂、以處習靜、劉公彌邵習靜卒、久無敢居者、後以德遠繼之。涵江書院初賜額、又兼山長、一月三講。晚聞虛齋趙公以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論。虛齋曰、平生所得益友、惟德遠耳。夏初得寒熱疾、既而

有瘳、俄復委篤、猶勉東湖諸友接扶、陳潘一脈、且語諸子以埋辭、屬後村。德遠生於慶元丙辰十一月十二日、卒於咸淳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一。先是有星隕于書樓之西、屬續有雷雨之異。所著有四書遺說、近思錄義類若干卷、於諸子百家有讀略、續略、新略、有傳習問答略。每謂遷固史、新唐書皆未修之史。嘗借國史二百卷、九閱月、手抄讀徹首尾、其專苦如此。不喜作韻語、時有感興、自謂得風人之趣。兩娶皆宋氏、故監丞公藻之孫、沙丞克剛之女。前夫人名德麟、字瑞甫、通九經及前漢書、工楷法。嬪德遠十有六年、逮事尊章、皆曰吾門增一孝女。德遠讀書不問生計、客至鷄黍不戒而具。仲元八歲、命賦八韻、日晡未就、答之、其嚴如此。生於開禧乙丑四月七日、卒於淳祐壬寅四月二十六日、年三十八。德遠葬之于常泰里瀨溪松峰後山之原、丙午冬也。子男五人、仲元、壬子貢士、



儒藏

仲會、仲和、仲固、仲稼。女適劉直上、郭應植、宋怡壽。

庶子文翁、後畧溪陳氏、登乙丑第。孫男女三人。仲

元等與後夫人奉德遠之匱合葬于瀨溪。黃氏莆

著姓、唐御史滔之後、世有異材。德遠曾大父哀、漕

舉進士。大父必彰、業儒積善。父汝守、以累舉恩奉

對、修職郎致仕。母李氏、封孺人。仲元狀德遠言行

三千餘言、新進士鄭獻翁、林棟、德遠高弟也、來致

父師治命。嗟夫、古之人開徑必有三益、卜鄰必有

二仲、言孤學之陋不如相觀之善也。余長德遠九

歲、晚歸鄉里、父行者萬墳壓顛、兄事者曉星殘月、

比肩相隨、如德遠者指不多屈、今遂捨余而去、無

復共語之人矣、豈不悲哉。乃據仲元所述之大者

叙而銘之。銘曰、

昔河汾氏、終身田里、雖無事業、見隋唐史、續經、中

說、百世以俟、傳之董、程、付之郊、時、賢哉德遠、一布

衣爾、著書滿屋、講學析理、誰謂君貧、貽厥以此。門

有高弟、家有美子、吾銘必傳、君未嘗死。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三

羅晉伯墓誌銘

進賢羅氏上世有德於里人、其後愈蕃而大。君名晉、字晉伯。曾祖俊傑、祖諤、奕世長者。父應、積善、以耆年授迪功郎。母萬氏、封孺人。君蚤從驪塘蟾塘二危公、積和、蒙堂柴公、中守、東谷歐陽公、鎮學、游鄉校、有能賦聲、秋賦輒不售。迪功年寢高、君嘆曰、吾親老矣、幹蠱非子職乎。遂罷舉、求志、專以訓子娛親爲樂。迪功夫婦命服坐堂上、君率子孫萊衣爛斑、拜舞堂下。即所居東偏、萬竹中作樓、叢書萬卷、取昌黎詩語扁曰經訓。古心江公萬里記之、其文高而雅、其味深而長、稱君薄己厚人、昏夜赴急、場屋不偶、曰以付兒曹。同時耆舊李公義山、雷公宜中、皆嘗登臨賦詠。初、迪功卜居石塘、及君子弟旣衆、內外千指、君乃於石塘西南樵峰、雲麓、石溪

各爲創宅一區、高深大小一準、石塘几研圖史、必均。居鄰從父寶章公必元、寶章命君幼子同祖爲孫、併新寶章公舊宅、又於林壑佳處爲對山閣、清閼堂、躡雲披錦臨清等亭。遇好風佳月、以兩鶴導侍寶章公、從族戚賓客、爲竟日款。宴集必設棋枰爲樂。寶章笑曰、晉伯與人無競、惟棋力爭。酒酣、倡爲歌詩、客屬和必喜、或詩未成、必鼓旗傍譟、滿座闐堂。四方士來訪者、皆倒屣下榻、無倦色。咸淳丙寅、得脾疾、菊節猶觴客竟席。越三日、語家人、無他苦、但覺氣息微倦、勿以粥藥強我。十五日晨興、奄然而逝、里人哭之慟、士友莫不反袂相吊。享年七十一。娶趙氏、前卒。子男五人、一性、承信郎、前饒州樂平縣酒稅。一初、登仕郎。一正、登仕郎、湖南漕貢進士。一理、登仕郎、江西漕貢進士。同祖、繼寶章公之子、修職郎、信州永豐縣主簿。一初、後公二十日卒。一正、前二年卒。女三人、進士楊榘、登仕郎吳璧、

進士艾道夫、其婿也。孫男九人、困夫、大方、大圓、木、有、陽生、大信、大年、德孫、餘未名。困夫、陽生、並登仕郎。女七人、進士陳珽、將仕郎趙友澄、其婿也。餘未行。曾孫男女^⑥一人。明年某月某日、一性等遵治命、葬君于婁山前^⑦。葬、一性等奉斛峰李公伯玉狀君言行、問銘於余。昔太史公稱伯夷得孔子而彰、顏回附驥尾而顯。君以足士不出閭巷、而古心記君之樓千言、謂君據經守古、立于高遠、不可洩。斛峰狀公之行千六百、謂君居鄉、富者敬其賢、貧者飲其惠、爲惡者有所憚而不敢發。又云不矯亢、以爲高、不詭隨、以爲卑、遇事糾結、他人搏手無術者、君迎刃而解、惜其不少見於用。古心大宗師也、斛峰名法從也、君可謂能自附於青雲之表矣。余曩與寶章公同僚、晚銘其阡、又銘君賢配趙夫人之藏、今復銘君。銘曰、

昔蔡中郎、文字崛奇、碑版流傳、價重色絲、惟於林

宗曰無愧辭。豈功名人有醇有疵。彼高尚者散髮采薇。終身不鼓琴無或^①虧。吾銘晉伯。髣髴似之。書樓巋然貽厥之基。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四

王文獻公壙志

先生諱柏、字會之、姓王氏。大父諱師愈、事龜山先生、受易論語。後與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三先生遊。文公謂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簡知阜陵、親擢崇政講官。以直煥章閣致仕。父諱瀚、與其叔季執經問難考亭麗澤之門、克世其學。官終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先生其仲子也。生於慶元丁巳八月庚寅。州里世系、已見文公所作煥章墓碑、茲不著。先生生稟高明、抱負閎偉、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欲以天下用其身。年逾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友人汪開之、元思向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

以鉛黃朱墨、以求文公去取之意。勉齋先生通釋尙闕論語、乃輯錄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名義、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歷造考亭門人船山楊公、撫堂劉公而請問焉。船山語以北山何子恭、父嘗從勉齋、得考亭之的傳、即往從之。北山一見曰、會之眞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厲、致人百己千之功、有見有疑、必從北山就正、弗明弗措、問答累數百貼。每見北山以歸、充然自得。北山每稱之曰、會之十二年工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先生自謂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於四書通鑑綱目精之又精、一言一題、一點之訂、辭不加費而義已著明、無非發本書之精體、開後學之耳目。手圖敬齋箴畫出一敬字、爲日用躬行之則。夙興而起、深衣見廟、進止有



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閭然。御羣子弟、色莊辭確、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雖疏散、必潔。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痛先世遺書流落、多方搜拾、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爲之題識。幼孤、事伯兄恭敬友愛、惟恐少拂其意。中年同處、益盡和孺之樂。季氏早喪、孤寡來聚、網維教育、一視無間、至割膏腴之田與之。從子侶剛、仲力、學有雅趣、知所尊事、通財遜畔、進與比居、一門自爲師友、共學交遊、蓋甚樂也。先十年卒。先生哭之慟。收宗合族、規模宏遠、孺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立者、周恤之。施於朋友亦然。元思死、率朋友歛之、欲遂葬焉、其父不從。越十餘年、父死、始得與同定窆。具述其志行、請銘于北山以不朽之。見義勇爲、不計有無、今人以爲難、先生則以爲常也。四方學者至、即館之、久而不厭、隨其所學、淺深引誘、啓迪以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殊會

一、未嘗不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叩者無窮、其出愈新。又編朱子指要示之、不以義理之精微爲之嚮望、欲先其近易、而達乎遠大。又舉文公曰、大學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今人卻向外面狂走。此編如千蹊萬徑、廣立埃子、使人人皆可造大學門戶。此先生教人之大要法也。士大夫之仕其鄉、扣請者、亦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遏其躬而已。先生愛人以德、大率類此。庸齋趙公汝騰、久軒蔡公抗、平舟楊公棟來爲郡、歎曰、麗澤之有書院久矣、設而不作師、帥之恥也。皆以講席延聘先生、以北山未出辭。旣而部使者踵二先生之門、請益力、北山亦勉先生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增養士之田、條列規畫、創製器服、廣置書籍、俾諸生誦習作興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煥然一新。上蔡書院落成、台守星渚趙公景緯介平舟、以書幣來聘、且



俾鄉守趙公崇綯勸之駕。先生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敷揚經旨、精粹瑩白、聽者竦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率諸生製古衰服、臨于郡、見者始識先王之禮、爲永式焉。先生兩正堂席、以維張世教爲重、乖逢久速、一不以累其心。歸而講道于家、書堂學子懷慕不已、不遠數百里、面講書請、往來不置。晚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雖少壯有所不逮。孳孳述作、不知老之將至。今年夏五月、感微恙、瘳已踰月、忽謂子憇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曰、有生必有死、天地之常、予已大幸、年過祖父、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所編述、未經有道訂正、不可輕以示人。一夕、與江西學者論學、俄以倦就睡、戒子弟勿強我藥、自是不語不食者幾旬。垂沒、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時咸淳

甲戌七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行心喪禮。麗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書堂諸生或衰經爲位聚哭、或踰嶺阻奔赴、朝野莫不嗟惜。傷吾道之不幸也。先生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如干將莫邪、所向肯綮、迎刃自解。凡文公發其端而未竟、致其疑而未決、與夫諸儒先開明之所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以復經傳之舊。於易、則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也、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也。推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耦下奇、莫非自然。於是後天之義始明。大象者、夫子之經也。漢儒冠于爻辭之前、而後無所屬、尾于象傳之後、而前不相承、乃倫比象經、次于彖爻二經之下。古之冊書作上下兩列、故易有上下經、非以上下各自爲先後。合而觀之、自有精義。夫子作十翼、不應自著子

曰字、其亦中庸之子曰乎。是殆子思參考夫子之言、而著爲二書。於書、則謂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古今經傳之宗祖乎。定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經、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先儒謂此乃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是也。於詩、則謂今之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槩謂古詩、取以補亡耳。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穠矣、其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若風若雅若頌、亦必辨其正變、次其先後、黜鄭衛諸淫奔之詩、定爲經傳若干篇。於春秋、則謂文公雖無成書、而門人纂記、固已一洗歷代穿鑿之陋。乃輯爲發揮、以明春秋大義。於魯經、則謂聖人之言行、萬世之大經也。曰語曰子、不得與二帝三王之書竝列。理宗皇帝命陞論語爲經、前

是時、講官毅齋徐公、請錫名魯經、詔國子監奉行、與六經竝。宰相指爲迂闊、不行。先生上承理皇光、闡斯文之盛意、屬辭聯事、集爲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且訂大學致知格物章之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他正錯簡、明舊旨、未易悉數。通鑑綱目書法、凡例不傳、極力搜訪、得諸天台趙氏、鋟之梓。又考通鑑之初語、即外傳之終語、知司馬公未嘗不拳拳於外傳。增加本末、附之論辨、首以魯經、終於五代、爲續國語。外至天文、地志、律曆、井田、旁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論著、沿流沂源、會歸至理。所著述有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

續國語四十卷、閩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十六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曆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遣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嗚呼、證古難也、復古尤難也。明道難也、任道尤難也。朱、張、呂三先生同生於一時、皆以承濂洛之統爲身任者也。張、呂不得其壽、僅及終身、經綸未展、論著靡竟。獨文公立朝之時少、居閑之日多、大肆其力於聖經賢傳、刊黜詩書之小序、紹復易、春秋之元經、定著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章句、以立萬世之法程。北山、魯齋二先生同生於一鄉、亦皆以續考亭之傳爲身任者也。北山深潛沖澹、精體默融、志在尙行、初於立言。

魯齋通睿絕識、足以窮聖賢之精蘊。雄詞偉論、足以發理象之微著。稔於北山講貫之素、精於有體有用之學、進有可行之具、退有可藏之資。倘使得時達道、則陳善閉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表儒效之卓。顧乃僅正麗澤聖則之臯比、陋巷堅坐、名聞益彰。近臣列其行義於朝、朝下郡守、錄所著書來上。先生不以出。迨嗣皇訪落、方有倚重耆碩之議、而先生已不及聞矣。一時之勲業有限、萬世之道學無窮。先生閱聖經之浸堙、憂聖賢之無傳、上自羲畫、下逮魯經、莫不索隱精訂、以還遺經之舊、以承考亭之志、確乎其任道之勇也。或者乃謂經以講解辯訂而明、亦以釐析類合而陋、吁、是何言。昔吾夫子之於詩、書、禮、樂也、以其殘缺散逸之餘、經之綸之、然後各得其所。若但踵故襲訛、一無沿革、則亦無事於刪之正之矣。矧先生一更一定、皆有授證、一析一合、不添隻字。秩秩乎其舊經之完也。



炳炳乎其本旨之明也、而亦何陋之有哉。先生題春秋發揮曰、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大法、千五百年、爲諸儒刻鏤幾碎、至是始完且明、豈非天乎。朱子於諸經縷析毫分、殆無遺義、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是亦天也。即先生之言、可以知先生之心。後之君子、因其詳於訂、而未輕於復、取而約之、勒成一代之巨典、以垂萬世之成憲。唐、虞、夏、商、洙泗之書、至我朝而大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至我朝而大明。邇其所自、先生之功偉矣。則撫其言行、以詔方來、詎可略歟。其配樓氏、先二十七年卒、葬金華縣婺女鄉金村之懷原、至是始定同兆。圖其主向、廣狹淺深之宜、就其子怱貽書其友葉由庚曰、今秋欲營藏身之所、誦百年同逆旅、一壑我平生之句、深有感焉。此地得之天賜、日者皆不許、亦任之耳。非人著力、得未祝、順天所命、以保養壽、實訣友絕筆也。甫屆秋、而先生

夢奠矣。其誠精明達蓋如此。怱尊遺戒、以其終之年十有一月甲申、奉先生之柩、合葬樓夫人之壙。一子、即怱。一女、適迪功郎、處州錄事參軍康道元。及期而嫠、秉志弗渝。怱以治命、不求誌銘、俾由庚叙次歲月、梗槩。由庚登門受教、不爲不久、未能得其遠者大者、何足以表章盛德。門人謂先生進而不獲施之於時、退而所以傳之於後者、或無考焉。是則吾黨之罪焉耳。矧子四十年從遊、知之爲深、其何可辭。乃爲具論言行本末大致如此、而不自知其昧於識壙之體也。請刻而納諸幽、留其副於家、以俟異日太史氏之採擇云。

葉由庚撰 《王魯齋文獻公遺集》附

仲表上舍墓誌銘

君諱緯孫、仲表其字也。姓徐氏、世居隆興豐城之覺溪。曾大父諱長孺、號桂巖逸人。大父諱濬、累贈承仕郎、直院侍郎李公劉銘其墓曰覺溪先生。考



諱茂異、累贈奉直大夫。妣吳氏、累贈令人。仲表生
嶷然甫就外傳、與羣兒殊。年十二、隨先大夫客授、
能以身律同學者。未冠、習舉子業、下筆數百言。既
冠、與予偕、假館以養名節、歸省各以所得相琢磨。
歲在乙卯、元叔通直公充賓貢、仲表待補大學。明
年、通直公擢第春官、仲表試成均不利、歸而益治
其學。自是學益工、從遊者亦衆。凡經口講指授者、
隨資稟有就、升於學、薦於鄉、登於仕版者皆有之。
寶祐癸丑、予綴朝班、仲表補國學生。私試賦、用盈
缶、納約自牖、原韻云、處富貴之地者、入儉最難、因
開明之天者、進言孔易。司成孫公願質喜其氣老
語勁。既謁謝、孫公曰、吾得人矣。尋謁告歸。今年、天
子加恩三學、皆得試別頭。仲表初不欲就、予強之。
試不偶、別予曰、功名有分、弟歸不復來。有子可教。
抵家、書遺予曰、屋西架小閣、日宴坐其上、友蒼山、
延白雲、課子讀書、有足樂者。余心嘉之、悵然作風

雨對床之想。書還未達、而仲表以疾終矣。嗚呼痛
哉。仲表學識有源委、作文有氣骨、臨事辨義利、與
人交有信。生平不妄登人門、惟受知于清敏范公。
應鈴最深、清敏登朝、持節江西、湖南、皆與俱。景定
庚申、胡馬透渡、哨至隆興、大岸已而臨瑞、故鄉人
大恐、皆欲逃生山谷間。仲表曰、吾徒不幸而遇狄
難、仕者死官守、居者死墳墓、義也。且望風先動、虜
未必至而鄉皆寇矣。卒不動、衆恃以安。其臨難有
見如此。故其歿之日、識與不識、無不傷悼。初娶同
邑胡氏、再娶崇仁胡氏、三娶同邑歐陽氏。子男三
人、思謙、早夭。思誨、思謏。女二人、長適同里范藻、今
任南安軍南康縣令、登之子也。次尙幼。仲表生慶
元丁巳、閏六月丙子、卒於景定壬戌八月乙酉、得
年六十六。以是年十月丙辰葬余坡、去家纔百弓
地、從治命也。嗚呼、自先大夫捐館、弟兄相依爲命、
扶持門戶、不幸仲敬早世、今仲表又棄我逝矣。惟

予與季弟相望於千里之間、諸孤斬然、幼者未甞、益重鵠原之痛。嘗三疏乞歸、願未之遂。思謚以葬。日來告、謹識其悲而銘之、曰、

有學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涉壁流而弗濟、吁、其命耶。

徐經孫撰 《徐文惠公存稿》卷五

丁宋傑墓誌銘

宋傑名南一。莆士多能賦而丁氏最盛。曰伯杞字元有、曰伯梅字元作、曰伯桂字元暉、尤擅名。每一篇出、萬口膾炙。後元暉貴顯、爲端平御史、歷給事中。元作早卒。元有內舍奏名矣、未解褐而卒。即宋傑父也。宋傑幼機警、誦前漢書、日萬字、給事奇之。曰、吾家白眉也。年十三、有聲鄉校、拔寶慶乙酉漕解。端平丙午、胄薦。乙未、南宮中鵠矣、屬同知舉蔣公重珍以病卒出、監試殿院。公王遂代之、易以他卷。逮癸丑春、始奏名別院、廷試、以累舉恩陞丙科。

調福州懷安尉。邑人謂宋傑清談書生爾、於吏事未必諳。而宋傑燭情僞、摘姦伏、若素官然。公族有僦居以婦墮胎、誣屋主者、宋傑辨爲藥胎。民有負逋自經者、子訟債主、宋傑曰、汝父縊死矣、誰斷其舌。搜其家、得舌於園。某家女奴溺死、父訟主家、宋傑曰、兩手有泥沙、自溺也。兩造皆伏。然不善事上官、以憲劾去。監南嶽廟。監廣州東莞縣稅務、經略謝公子強曰、司征非所以浼儒者、將別有所處。宋傑辭去。尉卒捕盜、盜兄以爲辱己、捶弟。至死、誣失主殺之。宋傑辨失主與盜未嘗交手。篙師晒衣墮水、急下取之、溺死。母訟船主。宋傑視尸、衣果在手。二訟皆息。謝公薦宋傑於朝、會以職事忤上、幕又以憲劾去。貧不能出嶺。嶠南士人率子弟行束修師事焉。漕南谷鄭公協手書以濂泉山長延致。陽巖洪公天錫繼至、嘗與宋傑同漕薦。檄攝海陽丞州學教授、兼文公、元公兩書院山長。又餞以詩。



云、向曾預薦君偕我、老更能勤我愧君。郡守游公義肅尤嚴冷、然侍宋傑獨厚。潮士方喜得師、宋傑以悼亡歸、宦意闌矣。宋傑少時謂功名可立致、已而同袍子多先登躡進、宋傑胸中浩然者蟠屈無所施、稍自放於酒。其文章有氣骨、自在紙上、皆現光怪。飲酣耳熱、向人舉揚鋪說、音節忼慨、抑揚蹈厲、神色自得、不知者以爲傲、惟余常哀其頓挫而猶幸其老而壯、窮而堅也。初、實齋與給事同臺、及典舉、失宋傑、出院還臺、聞宋傑家塾書聲甚苦、大悔之。別頭考官歐陽起鳴得宋傑賦、擊節始擢第、然其年五十七矣。余觀吾里艾軒、囿山兩貳卿皆策名晚而致身速、意乘除之理則然。惟宋傑仕十餘年、人以材名遇合、宋傑以才名困厄、不改頭銜而死、則有不可解者。然以窮達論人、淺之乎爲丈夫者。黃注夢升一主簿耳、歐陽公銘其墓、反復嗟惜其意氣尙在、文章未衰。穆修伯長一參軍耳、章

聖聞其詩名而尹師魯兄弟師其古文。然則宋傑之所自立者、豈以位卑祿薄而遂泯沒哉。宋傑於所居闢一室、方僅如斗、扁曰斗軒。後有隙地、蒔花灌蔬。丙寅初度、語諸子、吾今七十、諸父所無、可爲丁氏破荒、死亦何憾。俄苦上氣疾、預處後事、語諸子善持門戶。娶陳氏、以勤儉相君子、前卒。三子、長國老。次壽老、後弟南英。次侑老、後弟監舶南叟。二女、貢士黃仲元、林履孫其婿也。生以慶元丁巳七月二日、卒以咸淳丙寅十一月六日、葬以咸淳丁卯正月三十日、與陳孺人同穴。墓在惟新里樟林傳籥之原。宋傑性孤介、少所推下。余嘗交其二父、皆銘其阡。宋傑無恙時、彙給事諫草、將付梓、屬余序之。余病眊未果爲。宋傑且死、命其子來責諾、且曰、我埋辭併以累此翁。余旣撫實納銘、宋傑壙中、又將序諫草以踐前言。其世系已見二父誌。銘曰、以爲難兮或搏扶而直上、以爲易兮或分寸之莫

攀。猗宋傑兮彩翠如孔鸞、盍冲於霄漢兮誰鍛其羽翰。埋斯人於黃壤兮、巨靈瑟縮而不安。吾聞賢有後兮天好還、竭末生兮謝宗盛、攸或出兮荀氏蕃。嗟嗟宋傑兮雖齎志於九原、有珠樹之競秀兮必丹桂之高攀。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四

鞠華巖墓誌銘

去年春客有自東來者、以取得書籍相問遺。中有華巖講義一編、視其篇質而辨、攻其理法而不爭、考其人鞠氏、本吾鄉人也。予於是心識之矣。居數月、豫章鞠昇孫求銘其先人甚懇、余固昧其由來、取行狀讀之、華巖也、前客殆非適爲之地耶。然昇孫橐其遺文、乃無講義者、而客并隊其吟藁數篇、因得信其壯遊至老與所嘗贊謝知己異哉。鞠氏多吉人。永豐有華巖、諱巖、字驤父、永豐西門里人也。去吉留洪。少慕師友、母死葬洪、爲洪人、倚墓築

廬、種鞠繞巖曰、吾姓吾味也、號鞠花巖、俾巖我如呼名。異日履齋吳丞相字之、然學者喜稱華巖。逮事包宏齋之先人克堂、而宏齋又謂其從象山之子薦堂久、說經極自得、而不爲新巧以亂至當、故愈近不厭。程訥齋嘗稱其律己嚴、事親孝。二三公非往往諛布衣者、至吳丞相尤厚。嘗受白金買木、即以嫁葛氏孤女二、官之校尉、以覓舉幾得而失者四。暨吳丞相當國、始得舉、亦不第。繇其所棄、以得舉若第者不必其報。晚得山地百畝而食之、高松萬株、耕雲種雨、自謂樵蘇織紵、盤飧粗備。門徑鬱盤、栽花補空。家臨孔道、飯芻送日、山人夫婦豁如也。子娶陳遂初姪女、遂初其門弟子。咸淳、德祐之間、遂初之名節高世、隱然有相高者。其平生言論、於朋友講踐猶多不滿。倦窗談枕、教人以治生用智、風流疎伉、海內知名者無不愛。而與曾蒼山爲詩多。鄉校前席繫維不聽去者、先後帥漕逾十



年。起東湖、植門徑。最後理學租、犯風雪出、歲晚抵巖邑、不數宿而返。當科舉未廢之前年也、猶惓惓請貢額。三學有研知狀其出語不欺世、空意足自達、強公議展、故素有山林處士之風。嘗愛昌黎誌王適翁壻媒媼間意、意是翁迂闊、必多談笑可畫、恨昇孫不及、而謹飭過之、亦佳子也。其爲書授三代之毀譽以求問其先人、又何其獨行有家法。翁配田氏、亦洪人、本葛氏婦、前甲子卒。翁自誌始娶、年四十、華巖加三、老成相遇、未嘗反目、即少忤、彼此一笑、其真如此。冠昏用古禮、家祭以季月、曰、吾庶人也。於書致陰陽地理無不習、葬兆皆自卜。曾祖某、妣某氏、葬東門坪頭。祖某、妣某氏、葬東門雙橋英潭、皆永豐。父某、妣某氏、洪人也、葬洪之新建曰榮岡。生慶元戊午、年八十四、以某年月葬馬耳山田夫人左、去家三里。子昇孫、孫某、曾孫某。姬有鞠陶名、從手文、轉名爲氏。華巖譜鞠、始燕丹師

傳復不通鞠允輩、似遺論。入宋、祖天章待制詠則然、其後又有先整、仲謀登科、未必非族出、惜未考也。銘曰、

蘇翁種菜、東湖之上。儻無幣聘、卒以傭葬。是翁言耄、偃蹇數相。淒其黃花、是亦相望。

劉辰翁撰 《須溪集》卷七

校記

- ①禁：原作「築」，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 ②泄：原作「世」，據文意改。
- ③官：原作「宮」，據右引改。
- ④附：原作「耐」，據右引改。
- ⑤敖：原作「數」，據右引改。
- ⑥縵：原作「統」，據右引改。
- ⑦狀：原作「伏」，據右引改。
- ⑧眞：原作「貢」，據右引改。
- ⑨齋：原無，據右引補。
- ⑩齋：原作「齊」，據右引改。
- ⑪傳：原無，據右引補。
- ⑫効：原無，據右引補。
- ⑬瑤璞：原作「璞瑤」，據右引改。
- ⑭悲：原作「然」，據右引改。
- ⑮木有：按前後諸人之名，多以「大」字爲排行，此

「木」字或爲「大」之誤。

⑯「男女」下似脫「各」字。

⑰「前」下原有「既」字，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刪。

⑱或：原作「成」，據右引改。

⑲大：原脫，據四庫本《矩山存稿》補。

⑳「妣」上原有「皇」字，據右引刪。

㉑別頭：原作「別顧」，據宋制改。

㉒葬：原作「遠」，據四庫本《矩山存稿》改。

㉓弟：原作「第」，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㉔公兩：原倒，據右引乙。

㉕怪：原作「惟」，據文意改。

㉖或：原作「或」，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二百一

鄭起 方岳 陳均 孫夢觀 陳策

杜醇 方之泰

先君菊山翁家傳

思肖心數生平所爲、不孝一事最深、理久當殛死。非自損抑語、蓋實有罪、感造物赦之、開其自新之路。今雖大哭殞命、不足贖一身罪、不足述先人德。尙忍言哉。鄭姓得於周宣王母弟桓公受封之後、至晉永嘉分派入閩、居於連江東導村、今十數世矣。高祖、上字秀、下字穎。曾祖、上字昭、下字嗣。祖、沂。世世襲以讀書傳家。先君兄弟二人、伯氏蚤喪。先君字叔起、號菊山、名與字之下字同。早年嘗名正、東方之卦、生於慶元己未、終於景定壬戌、壽六十四歲。先君四十歲始生思肖、今所記者惟先君五十歲以後事。前乎此時、正當早年豪傑時、奇氣偉節、未易可以形容。父子間禮甚嚴、非親見事不敢問、又無伯

叔長兄教之。今前輩或有能道其早年豪邁者、特髣髴爾。獨憶思肖七歲時親歷之事。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之以侍讀入朝、泊於湧金門外、朝廷忽除之、再相、先人聞除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聞端平出師復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即登其門、歷歷數之、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耶。竟爲鄭相執下天府。母、妹、思肖俱遭執去。當時士氣頗盛、京尹趙與筥越一宿俱縱之。鄭相乃命天府廣布耳目、吏卒於長橋所居左右、密物色。至於朋友往來、出處云爲、排日錄聞天府、堅求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是二年、莫能得毫髮。鄭相去國、事乃寢。鄰人始言其布置欲陷人以罪之事。先人爲社稷生靈憂、蹈此危機、有司求之二年、不得其過、可以見平日大節目矣。在京師居時、屋後有淫祠、因先母病、鄰人謂宜禱之、先人以爲狄仁傑嘗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獨留禹廟、泰伯廟、伍



子胥廟。程子尙謂伍子胥廟亦不當留。先人竟手毀廟像。後亦無他。每事正直無邪諂。率皆若是。讀書之外。唯好飲酒。嗜食茶也。皆不切切焉。客京華三十餘年。不行狹邪徑。竇之門。屈其氣節。世俗通賄賂事。一毫未嘗破戒。四方餽以禮。唯正則受。有酒即飲。朋友有錢即與朋友。聞人之善。昌言之。見人之惡。面折之。意氣飛動。不協於時。人固敬之。抑且畏之。或頗忌之。平生獨冠巍巾。異於衆。議論氣象。出處言動。皆正直嚴毅。有法度。當時宰執賢其賢。欲官焉。恥出私門之恩。終拂其事。每與平章賈似道論得失。累忤其意。後竟爲彼所疎。凡公卿大夫交。言不及利。語不阿媚。卒無親昵黨比之交。其實情則藐視一時人物。寄心澹泊。以道自鳴。高潔其行。白首六經。家不蓄銀器。不蓄直錢之貨。不喜翫圖畫骨董。不親博奕。不言私事。惟家藏古今書數千卷。自庚辰出閩。遊京師。庚子於潛縣請主於

潛學。時居渡子橋。作三膜記。甲辰伏闕言姦相史嵩之。奉旨免解。丙午。上江陵。丁未。遷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作水南半隱記。壬子。伏闕言水火災。不報。漕臺請爲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甲寅。絜居吳門。浙西倉臺請爲尹。和靖書院堂長。淮東閩請爲泰州胡安定書院山長。平江府請爲三高堂長。無錫縣率請至邑庠開講。環轍淮左。浙右。據坐皋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一時學者翕從焉。講道來歸。故廬小圃植幽花修竹。逍遙其間。意不欲復出。將閉門養道。遂其閑適。天不壽以年。不得終此高隱計。早年場屋不利。即潛心窮理。盡性之學。極有所得。至老讀書不倦。晚年造詣益深。正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病已亟矣。將易實際。盡歷歷言得失。且命思肖。至中年加以學力。削改補釋。足成易註。我丁未年後。即留心注易。今十六年。汝勿廢我生前志。汝終身所行之道。平日



藏儒

語汝久矣。遂卒。先人素自許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制於命而不伸痛哉。使其生至今日。決不忍陷於賊阱。必一死盡臣子報國之節。著述有講義、詩集、雜著、前後讀書愚見、太極無極說、修攘事鑑、南北要覽、深衣書、鄉飲酒書、并注易六十卦、外又有碑

銘記序百五十餘篇、詩百餘篇、皆晚年所作。亂後故藁爲賊取去。僅存於別藁者。文得十一篇。詩得十五篇。餘篇不可復得。深爲痛惜。先人生子女二人。思肖長焉。女弟適人不諧。終願爲尼。修淨業。思肖又懦弱無能爲。一絲文脈。終將何如。近日漳州大義甚正。干戈擾擾。閩間正苦。吾族在鄉甚盛。誰歿誰存。今俱可傷。墳墓纍纍。盡埋沒荆榛戰血中。獨先祖墓在江陵城外。先人早失怙恃。寄食外氏。亦莫知地之詳。先人丙午遊江陵。嘗望祭焉。先人墓在姑蘇甌山西隴。亂後幸無恙。先母兵火間。丙子歲茶毗。水化骨殖矣。天長地久。北風淒寒。如我

不似於人。啓人掩口胡盧大笑者。誠不可掩矣。又痛思無子。紹先人遺書。剗割心髓。雖念念謀爲傳後計。但國事大變。奚敢獨以家事論。今爲國爲家之念。紛然茫然。裂碎其心。莫措手足。仰天大慟。莫喻後之所云。

鄭思肖撰 《心史雜文》

方吏部岳傳

方吏部岳。字巨山。祁門人。父欽祖。鄉人稱爲方長者。主維義役積年。岳七歲能賦詩。長入郡庠。嚴陵葉子儀教授挾多聞。困苦學者。升講堂。課試諸生。反覆窮詰。惟岳與方瑒能抗之。相約每及通鑑某事。即須舉其人姓名。始終見某卷。覆問之。葉遂語塞。紹定五年。漕試及別省。皆爲首選。詳定官以語侵史丞相彌遠。爲甲科第七人。調南康軍教授。未赴。丁母憂。服闋。調滁州教授。淮東制置使趙葵奇其才。延置幕府。辟制幹。辭不就。及考。除淮東安撫

司幹官。高郵軍卒閔以制命往、戮首惡數人、一城帖然。趙公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秩滿、進禮兵部架閣、添差淮東制司幹官。丁父憂。先是、史嵩之在鄂渚、王檝畫江脅和、嵩之主和議、岳嘗代葵書藁、語侵嵩之、以此取怒。服闋、嵩之入相、差充刑工部架閣、而嗾言者論列、閒居四年。嵩之父彌忠死、以營求起復得罪天下。范鍾爲左相、以禮工部架閣召、尋除太學正、兼景獻府教授。輪對首言、化瑟雖更、聖心未一。謂之剛果、時而陰柔。謂之清明、時而陰晦。殫土木以彰寵賂、何以訓吏廉。任環列以示昵私、何以杜儉謁。奏畢、言東西閩和戰之議、及代書掇怒之由、上再三嘉歎。淳祐六年、遷宗學博士。復當對、謂政柄朝綱、莫之底績、天運神化、僅了常程、陛下之德未出於一、如此、則無怪乎二三大臣遠避嫌疑之時多、而經綸政事之時少。弘濟艱難之意淺、而計較利害之意深。羣工百執、太息儒者

之無益、而澀縮方今之良圖、隱憂羣邪之復興、而潛避他日之奇禍。次疏謂、丙午爲自古厄運攷之國朝、則是李邦彥從吉之年。燭武已老、丐骸而去幸也。王陵少戇、不知誰可代之。萬一當饋之思、慨然有不如之歎、則天下事不可勝諱。是歲淳祐六年丙午、謂嵩之行將服闋、范鍾以告老去、游似如王陵之無以爲繼也。其言亦深切矣。通講榮王邸。先是、講官日至、客次俟講、岳持不可與、芮甚敬之。七年、除秘書郎。方掃革省中舊弊、適趙葵以元樞出督、辟充參議官、遂以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在行。始至、即以禡祭違禮、與同寮辨論不合。又有欲括金陵隙地鬻蔬以規利者、有以陣歿爲死節者、岳力闢之。丐去、不許。葵出行邊、自言之朝、丐祠、差知南康軍。郡當楊瀾、左蠡之衝、風濤險惡、置閘以便行舟。湖廣總領所綱梢據閘口、邀民錢萬、始得入閘。民船有覆溺者、取綱梢榜之百。京湖閩兼總領

賈似道怒、謂無體統、移文令岳具析。岳怒、謂湖廣總領所豈可於江東郡尋體統。大書判數百語、有曰、豈不知天地間有一方岳、還其文。似道益不堪、遂劾諸朝。朝不直似道、因兩易岳知邵武軍。力丐祠、丐罷不許。未至邵武二百里、峒寇作、馳急足榜諭之。寇知威名、迎拜車下而散。郡之廖姓、峒丁派也。廖教授復之者、與峒表裏殺人殖貨、爲郡梗。岳奏乞竄廖復之而誅廖宗禹。復之等多貲、先爲計奏格不下、而下福建帥趙希澣覆實。希澣下郡、追人索案。岳曰、吾不可留。三上疏丐去、未報、則拜章交郡印、與其次官而行。既歸、然後得旨、如所奏。改知饒州、未上、罷。起知寧國府、未上、罷。時寶祐四年乙卯、丙辰之間也。越七載、程元鳳當國、起知袁州。新其橋、若城及門、爲大役。後邕廣連兵出湖湘、旁江西而北、袁有城可恃者、岳力也。時丁大全當國矣、以先求舉剡不從、怒。及令張生者攜私書求

爲造宅、差舟買釘。已差舟矣、求買釘錢弗與。尋除尙左郎官、而屬沿江副閫袁玠劾之、罷。下郡磨筭、支發若干、追償其錢、死鞠勘者數人。玠遣校詣門索錢、售田業償之。又兩悍卒索考功印曆、既授之、復數日以曆歸、索領狀。岳題詩曆上、解嘲曰、一錢太守、今貪吏五柳先生歟。富民貪吏、玠疏中語也。賈似道既相、起知撫州。岳辭已題廢印曆、無出仕意。似道與再給印曆、盡復元官、給之也。不得已、異辭以謝、謂似道能釋憾而不然、果以言者寢新命。景定三年壬戌、病疽卒、年六十四。官朝散大夫。自謂秋崖名所居堂宇曰歸來館、曰著圖書所。曰荷菽塢、本何家塢也。自爲歸藏之所、曰繭窩。氣貌清古、音如鐘。詩文與四六不用古律令、以意謂之、語或天出。有秋崖小藁行於世、重修南北史一百七十卷、宗維訓錄十卷、未傳。

洪炎祖撰 《新安文獻志》卷七九



儒藏

陳平甫墓誌銘

予少從先君子太中宦游湖湘時外大祖莆田陳丞相正獻公之從子審爲船場嗜書博古與衆落。太中每指謂予曰此爾母之從伯父才高志介而不偶於時小子識之。後十五年予客行都識船場之子平甫。又六年與都講楊君復皆客予寓寺鍾山相與爲忘年交。平甫予再從舅情好尤稔。每青燈相對商國史至夜分。旣而予去爲金陵征吏宦於朝。平甫老於閩不出。其後予持憲節江左時湯國正中家著作郎擯陳架閣高子湯史校漢饒都講魯老成名俊皆在。或貽書或命駕談辨名理終日甚思欲一屈吾平甫不果。未幾改守金華。忽平甫之子君選泣血走書來請平甫誌銘。予始而愕中而悲末而悽惋不得與平甫一盃簪也。又六年歸里君選偕弟璵凡三歲而三自莆陽至請益力遂爲之屬筆。謹按平甫字也名均。贈太師冀國

公誥其曾祖也。贈朝奉大夫正卿其祖也。少力學請鄉舉益刻厲自奮。中年慕尙義理之學。蓋正獻公丞相長子參議實有東漢陳太丘之風。次子匠監守。次子承事定。皆從文公游而承事尤力於學。早卒。其次子寺丞宓師黃文肅公幹尙友潘君柄。平甫濡染家世見聞日久又周旋寺丞之側時時親炙潘君故於義利理慾之際尤別白。寺丞在嘉定乙亥丙子間立朝有直聲多平甫贊之人謂平甫爲寺丞時田承君方彌遠擅國以爵祿柔天下士夫能言者極少。寺丞持孤喙嬰羣鋒都曹胡渠薛極輩力擠之彌遠亦欲害之賴寧皇容受不敢。寺丞戴寧皇如天之恩甲申聞遺詔嗚咽流涕不勝攀龍髯之痛力祈謝事不得請改除廣東憲不就。平甫與寺丞志好墳簞當對大廷亦辭太學歸里著皇朝舉要備要二書效朱文公通鑑綱目書法。端平初鄭元樞性之爲之奏聞有旨令送上官。

郡將楊夢信至其家索之、平甫辭、強之、自攜藁至

郡、郡聞於連帥、錄以進、既而旌以官、辭不受、只稱

前太學生、人謂寺丞、平甫彷彿漢疏、廣受父子氣

象、其後郡將楊編修棟下車、首訪平甫、起以儀鄉

泮、力辭不獲、深衣大帶、從楊編修一至、平甫周旋

鄭元樞之門、凡三十年、著書多資其力、成名亦階

之、莫年勉爲一出、卒於三山、年七十一、待子至而

殮、六日、容色如生、元樞極力周其身後、平甫爲人

淳篤清苦、聞義必爲、嗜學不倦、自號純齋、或謂寺

丞以紉袴膏梁而植立易、平甫以韋布空乏而植

立難、雖然、是以跡論二人、篤志於善則同也、配薛

氏、先平甫歿、合葬於莆田縣山之原、男三人、長君

選、國子進士、次璪、國子進士、次琬、女三人、長適留

案、次適鄭一龍、次適留渠、孫男三人、必學、必達、必

強、予嘗狀寺丞之行矣、於平甫能無銘乎、銘曰、

士而成名、豈必公卿、予謂平甫、可書汗青、銘之匪

私、以勸義榮、有過其鄉、當式其塋。

趙汝騰撰 《庸齋集》卷六

孫守叔墓志銘

嘉熙丁酉、余以工部侍郎領吳牧、適常平使者闕、被旨攝事、始與鄞人孫守叔爲同僚、即之久、見其人溫純肅潔、心異之、未幾、守叔果拾級而上青雲矣、其在朝廷、則靖共之度、正直之節、人尊而仰之、其在郡國、則廉平之譽、愷悌之風、民歌而誦之、然年未六十、遽棄明時、其命也夫、其可悲也夫、君諱夢觀、守叔其字、雪窗其號也、曾大父俊父、故登仕郎、泗州招信縣主簿、妣嚴氏、繼張氏、大父才冠、故承信郎、監臨安府於潛縣稅、妣劉氏、考參、贈奉直大夫、妣陸氏、贈令人、君登丙戌進士第、與兄瓌俱占南宮龜列、授迪功郎、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武學諭、添差通判嚴州、台州崇道觀、復除武學博士、太常寺



儒藏

簿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曹郎官、將作監、國子司業。知泉州、兼提舉市舶事。改知寧國府、除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太府卿充御試編排官、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直龍圖閣、予祠。慈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秘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復除起居郎、兼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兼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積官至宣奉大夫。君世居郡之慈溪。奉直公質直而好義、以善人稱于鄉。慈湖先生楊文元公嘗誌其墓。積厚報豐、遂生君爲聞人。初與二兄因、瓊自爲師友。既中第、益留意古學、爲郡博士、專以考亭之書淑諸生。州境有蠻寇、帥廉君宜於士而習其俗、越次命君攝事、寇即定。浙右鹽筴最浩繁、爲幕官者諸場歲時例有餽、君皆卻絕戶、庭如水。王侍郎遂以侍從典州、以其學行才美薦于朝。

甫登畿、輪當面對、首論人主聽言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切中千古之病。時鄉袞執國柄、咸謂美官可券取。君力請員外治中以去、旋引疾歸。踰季復召、橫經朱邸、皇弟太傅嗣王嘉其三益之助、愛敬彌篤。復當陞對、援周書撫后虐讎及文中子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之說、懇懇爲上陳之。尋以少監輪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疎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且論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浸不悅、出守泉州。旋易宣、蠲逋減賦、不計緡石、凡有汎入、盡籍于公、蔬食布衣、如苦行僧衲。時雖供億甚繁、而郡不告匱。版曹專官督賦如星火急、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君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丐祠、且將以郡印牒專官。專官聞之、夜遁、宣人至今言之尙流涕也。董丞相槐以樞



密召還。上問江東廉吏。首以君對。上悅。除司農少卿。適資善講官缺員。上遴選端良之士。亟命君兼贊讀。輪當陞對。奏謂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其言一一如著龜。上首肯。且奉玉音。卿在資善。更煩盡心。先是有以越職言事削秩者。踰季黃猶在牘。君曰。此非法也。即日塗歸。且乞叙用其人。時有爲公論所指目者。除職予郡。君奏謂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以流俗。京卞欲去元祐之君子。則名爲邪黨。秦檜欲去紹興之君子。則名以異議。李沐陳賈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以僞學。某人復倡爲虛議論。以盡去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非所以爲世道計。四月。以資善堂滿

歲遷。制詞有曰。雖舍章從事。有閭閻侃侃。似不能言之風。及批勅塗黃。乃謾謾諤諤。有凜不可犯之色。蓋上意也。當國者惡之。是月免兼瑣闥。進右螭。八上章引退。乙卯正月。進左螭。免牘三四上。儉人吳燧擠而擊之。除直龍圖閣。予祠。十月。升秘撰。提泉諸道。丙辰正月。甫抵司存。復以舊班召。公聞命。凡泉司供帳。悉付之護印者。歸裝蕭然。抵門奏事。抗論益切。大槩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君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未幾。進侍郎。右選。仍兼瑣闥。贊讀如故。皇子忠王聞君再爲講官。喜甚。君每入講。必援先儒格言。反覆開陳。王亦多所諮問。七月。進大司成。旋真除二卿。陞翊善。君親被主知。屢膺天獎。兩地可以拾級而升。然雅志恬淡。入從僅三月。即三疏祈閒。辭甚苦。至上留

之不可。二月、以殿撰宅牧武夷夏五領事、首以考亭先生絜矩之義諭郡人、蠲絲穀之積逋不翅以萬計、不遣一卒下屬邑。兩造在庭、決以公是、雖麗于罰者無怨言。布衣蔬食之操、視守宣有加焉。建多君子、其達官顯人徐知院清叟、蔡參政抗皆相推、以爲有古循吏風。君每謂諸邑月解白鹽運不續、鑿空取辦、展轉病民、方欲爲千里赤子祈哀于上、圖所以變而通之者、遽以微疾至大故。未屬續前、猶攬衣危坐曰、吾荷上奇遇、忠言無不售、雖屢爲柄臣所排、獨主上保全、以至於此。今病不可爲論報已矣。口授遺表、忱實懇惻、不出於大學末章人才、貨財之二事。草畢、凝然而逝。七月十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八。訃聞、上悼惜久之。賜恩如律、加賻贈三百疋兩。制詞有曰、貳銓省以掄材、其清如水。登瑣闥而批勅、有力回天。深悼遺忠、再加祿飾。嗚呼、君之報主未終、而上之眷君益厚。君有遺憾、而

上則無遺憾矣。君未薨前三日、郡人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自郡治出、視之則公也。俄而君不弔、闔郡士民相與驚異、多至泣下。君娶葉氏、平菴項公宣撫之親甥、躬務勤儉、克相其夫。先君十八年卒、贈令人。子男六人、五人皆幼亡、從孫將以公致仕澤補承務郎。女二人在室。從孫九月辛酉葬君于邑之郎官坪之原、并徙葉氏令人合隧。潛嘗謂孔子才難之歎、以爲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際者、接也。言自唐虞下至于周、而人才之盛方見於斯。意者自臯陶九德之目、至周之九人而始備乎。故曰才難、不其然乎。後世之才、固未易與盛周時比。然如君者、亦幾於寬栗柔立、願恭亂敬、擾毅直溫簡、廉剛塞彊、義之大致矣。其爲人、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雖賁育之勇不能過。故其立朝之節、光明俊偉、與嚴霜烈日爭光。至其治郡、則純以寬大、奉行詔令。在宣時、教條簡便、刑罰寢息。



日未晡、吏散庭宣簾間、然人不知其爲太守治所也、古所謂循吏非耶。迺若居家孝友、居鄉退遜、處趙魏之鄉、爭以陶朱、猗頓相雄長、而泊然自好、視貨財如糞土。入都法從、出領藩符、不過敗屋數間、人不堪其憂、而君處之裕如也、可謂清風高節、遠追董孝、而逼慈湖矣。瞻衆鳥之翔飛、悵祥鳳之孤逝、得不重爲世道惜耶。潛與君交、雖澹而意甚真。其死也、不克臨其棺、其藏也、不克臨其穴、從孫以狀來請誌其墓、不忍辭而爲之銘曰、

有德之人、默默循循、內不足者、驕誇矜盈、彼美雪窗、抱德懷節、退然無能、厥聞四達、越三十載、中外薦更、不急不徐、維義之行、淳祐中年、風憲消弭、亂匪自它、權貴所使、誰能抗疏、排雲敷陳、君於是時、王吉賈生、寶祐之初、朋引儉慝、邪焰欲熾、正理幾蝕、誰遏其萌、罔俾復然、君於是時、富弼李藩、方在邸僚、里人當路、頓步要津、掉頭引去、強禦橫行、誰

敢侮予。直唾怒虎、折箠奮呼。身在南邦、心在王室。方溪東歸、妖夢隨入。名山大川、舒歛英靈。明則爲人、幽復爲神。不以存存、不以亡壞。亦理之常、無足怪者。千載而下、川陵變遷。視諸斯文、敬心油然。

吳潛撰 《履齋遺稿》卷三

陳次賈墓誌銘

古之觀人以實、不徒名也。科目興、艷于名、而實斯病、觀者感焉。余今而得陳君策次賈、科目所不能籠、其爭出我門下、皆當世大老、亦可敬也夫。君早悟、授業于劉忠公漢弼、經兼賦、眇場屋子。試輒遇衡文者、以時見黜、人爲茹屈、而不自芥蒂、志益廣、氣益昌。世學如尤公焞、忠孝如趙公葵、器量如二吳公淵、潛相從二十年。嗣而李公曾伯、姚公希得、馬公光祖、更任西北寄、類虛賓席、引以自重。草檄飛書、贊籌決計、芒屨不露、聲聞自休。回顧俯仰、局促皇皇、焉競瑣瑣、大有逕庭。若其由西事論功授

武級積^①階至訓武郎、歷仕居多、非其本意、略而不述。君平生襟宇夷曠洒落、出則江淮荆蜀、何勝不擅。歸而于其里、面山結屋、扁曰不礙雲山、自號南墅。天景參會、筆力化捷、片語隻字落紙、好事者手之、惟恐後。眼空天下、不以狹我鄉曲。交際間無貴賤耄穉、各得其歡心。晚從江閩辟、長議論。未幾以病歿。生慶元庚申、至咸淳甲戌、得年七十有五。是年旅櫬東還、八月庚申封于上管雙溪之阡。其先自剡徙上虞。曾祖陞、祖原、父大亨、世隱于藥。娶徐趙、貝氏皆先卒。子男二、長自、次特立。孫男六人、似翁、印翁、文翁、興翁、桂翁。孫女六。余知君者也。死而葬且久、其子自書來曰、自不孝之、父墓未銘、非子^②誰屬。嗚呼。予于其死其葬、年耄道阻、廢禮莫贖。今于請銘而辭、如知生之義何。乃銘。銘曰、

不拘拘于售名、而名之歸也誰爭。不屑屑于行志、而志之得也自亨。傲睨乎軒冕之艷、遊戲乎翰墨

之清。擅光景而消息、寄湖海以死生。有下馬于雙溪之塋、請觀斯銘。

陳著撰 《本堂集》卷九一

慈谿杜先生傳

杜先生醇、越之隱君子、居慈谿。學以爲己、隱約不求人知。孝友稱於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模楷。慶曆中、鄞始建學、縣令王公安石請先生爲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先生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再書強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柳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烏乎師哉。先生始就焉。慈谿令林肇立學、又起先生爲師、亦固辭。王文公作師□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談詩書不

倦爲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爲人師者也。

王應麟撰 《深寧先生文抄撫餘編》卷一

方君巖仲墓誌銘

初君大父寧鄉公爲莆修士、爲朱門高弟、秩卑齡促、里人悲哀之、曰是必有後。俄而其子復卒。于是巖仲生甫五月、祖母徐氏、母林氏孀且貧、拊而教之。幼警敏、出語驚同學兒。踰冠拔鄉薦、遂入上庠。中壬辰進士第、歷尤溪縣尉、教授英德府。以考舉通籍、知長溪縣。通判袁州^③。行至順昌縣、卒于傳舍。寶祐二年六月庚午也。秩承議郎、年五十一、多寧鄉公一歲爾。里人復悲哀相吊曰、是家祖孫宜貴顯、宜老壽、而皆止于是耶。娶李氏、封孺人。一子、建。孫男女各一人。以五年十月某日葬於棲隱山之原。前葬建以直院林氏希逸之狀來乞銘。巖仲初筮郡^④、檄尉市鉛以造祭器、力爭曰、不給直而白科、猶不祭也。卻縣倉餐錢可數百緡、以助平糶倉、守

俾輸郡、又爭曰、餉不可作。民有扇妖結集者、捕首惡送縣鞠治、立散其衆。曾守宏正延入郡幕、首勸曾寬屬邑、蠲沙縣逋^⑤銀四千兩。歲饑、帥遣吏糴沙縣、還至水東、饑民截米覆舟、守檄巖仲撫諭、衆千餘人皆退。帥來詰、巖仲奮筆復之曰、劍亦饑、愚民見米出境而闕、不足責。帥不復問。漕使留耕王公伯大、鐵庵方公大琮皆獎重。鐵庵以漕幕招、答曰、與公同里、又同宗也、敢辭。因併辭郡幕。還邑、徐守元杰來、以僚招、亦辭。留耕薦語云、尙友前修、不隨流俗。徐公則云、始終清修。二公皆靳許可者。南轅至番、遇鐵庵已建閫^⑥、留之、苦辭而去。至^⑦英、與諸生相浹洽、課試略如中^⑧州。士習一變。新學宮、祠九賢。鐵庵兼漕、羔雁復至、巖仲累辭而後就。于擬筆燕語有規益、無和隨。鐵庵幕下士徐君明叔、洪君天錫、併巖仲爲三、廣人皆賢之。長溪久不治、留耕時參大政、遂以堂除來綰銅墨。謂悅堂楊公楫處



儒藏

士楊公復邑前輩也、勉齋黃公幹邑士之師也、並祠焉。汰縣庠冗職、增弟子員。民間愬米價太重、惻然曰、吾無州家何、姑盡吾力。取縣家例錢盡蠲^⑨之、斛失三銀、契鹽錢亦僅足月解、止毋權民下缺。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五七

校記

①積：原作「績」，據文意改。

②子：原作「予」，據文意改。

③袁州：原作「遠州」，徑改。

④郡：原作「那」，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⑤逋：原作「捕」，據右引改。

⑥閫：原作「門」，據右引改。

⑦至：原無，據右引補。

⑧中：原無，據右引補。

⑨蠲：原作「蜀」，據文意改。

宋儒碑傳集卷二百二

鄭濬甫 麋弁 饒應子 陸鵬升 汪儀

鳳

鄭逢原墓誌銘

余謝事之明年、鄭貢^②士南吉將葬其二親、來求銘于余。時余已八袞、才盡而思澀、諾人誌銘或健忘失記、或常挂懷抱而累歲不克^③爲、其人往往厭倦不復至。南吉守余數月、不懈益勤、余矍然曰、所諾諸家、其官高卑人顯晦未暇論、姑以迫葬欲掩諸幽者爲先。按君名濬甫、字逢原。累世業儒、君尤刻苦、視朋儕工雕篆、挾^④套括晚高第者心輕之。講學貫通倫類、屬文根極體要^⑤。鄉先生方鐵庵、王臞軒皆推重。鐵菴所至與同載、晚客于塾、俾姻族雋秀師焉。嘉熙丁酉拔冑解、余從弟居厚衡文得之。淳祐庚戌擢第、授惠州歸善主簿。居厚守潮^⑥、拉君南轅攝揭陽^⑦、尉郡博士、士民稱之。又攝郡^⑧、幕有甲

乙鬪殺之獄、吏以謀殺坐甲、君辨之曰、刀出乙家、非甲本意。卒從鬪論。里人有官于潮考試以歿者、君極力營其後事。歸善宿^⑨。次、余叔弟處和守惠、移書趨上、余以詩餞之、賓主相得懽甚^⑩。郡創豐湖^⑪書院、請充山長、君巽與郡博士而自居堂長。忽得滯下疾、既愈復劇、處^⑫和爲迎醫外邑、竟不起。淳祐甲寅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處和爲治棺衾、哭之哀、率同官賻其歸、殯于某寺。娶李氏、處士應甫之女。後君八年卒、景定壬戌三月二十^⑬日也。咸淳乙丑十有二月十五日、合葬于嘉禾里滿黨山之原、以仲子祔。子男三人、南吉、壬子鄉^⑭薦。次傳孫、早夭。次似孫、女三人、長適趙時浚、將仕郎。次適陳作霖、陳榕。孫男女各三人。所著有經史考^⑮。其自述曰、鄭玄集六經箋傳而談經之失無出於玄。馬遷爲史筆巨擘、而記事之失莫甚於遷。我朝諸儒接乎朱呂氏、理義之學大明、而經史百家衆說淆亂^⑯、未



能盡訂而歸一。三禮經傳於古人均田建國之制多闕。未講綱目、大事記於前史記錄加筆削而猶多錯訛。使天假之年而究其學、豈不可以繼君家夾漈湘鄉乎。君上世太府卿。露由侯官徙莆、號南湖先生、其後徙後埭。君曾大父恪、大父毅、貢於鄉晚當大對、不就、號鄭晝樹。父度、博學高年、侍郎林公元質受業焉。母黃氏、鄉先生通直郎鼎之女。銘。

曰、昔者吾友、議郎苔翁、每嘆叔季科目□崇、偶□程度、立致顯融、放下黃冊、叩之空空。激哉是言、未敢苟從、多士之生、各繫其逢、固有寡淺、宜卑而穹、亦有耆碩、宜達而窮。嗟嗟逢原、策螢雪功、先賢難疑、諸儒異同。探索精微、條理始終、萬逢掖間、群雌一雄。此日杲杲、彼天夢夢、不芸香上、天茆瘴中。吉也苦心、蔚有父風、如參於哲、如峙於通。聞諸老儂、天猶張弓、豈昌厥後、遂塞於躬。嗟嗟逢原、歸於其

宮、所積者厚、其報必豐。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二

知吉州兼江西提舉大監麋公行狀

公麋氏、諱弇、字仲昭。父諱溧、朝請大夫、太常卿、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大父諱師旦、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累贈正奉大夫。曾大父諱鏊、朝請大夫、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其先東海人、系出楚大夫、受封麋亭、子孫以其封姓。漢有爲吳郡太守者名豹、始就家於吳、遂爲吳顯姓。白金紫後三世皆儒科、益以行義聞天下。金紫壯年繇博士持使節、榮塗袞袞矣、一與秦檜議不合、輒棄官、號如止居士、終其身。正奉尤乾、淳間偉人、嘗館伴、時虜氣尙驕、使者望其貌、聞其言、輒驚服。銀青寶慶初名諫官、卻風旨不効、眞西山、寧身去。識者覘麋氏將又有入、而公復名世、實銀青嫡子。幼力學、甫弱冠、請國子舉、明年入太學、又明年公試入等。俄連丁外內



憂服除將陞舍司成王公與權勉之仕曰豈必待科第哉遂以銀青恩入仕既仕猶四以鎖廳薦復習講學宏詞科文譽鏗然縉紳間初調監臨安府新城稅未赴以材選從事寶應州節制司寶應故淮安邑攻守具未之講公親習士卒捐己俸旌善射啓郡將葺城壁州於是始有備州復改爲邑公亦改監淮東總領所中酒庫一日視支軍糧啓鑰而敖已罄軍幾變公笑諭別有倉亟白於長移他米予之譁者帖然於是其長以爲能辟陞添差幹辦公事運米五十二萬石有奇糴四十萬石有奇盡革前擾而事立辦朝廷又以爲能減舉員一循資二差監同三省樞密院激賞庫以舉者合格改京官知紹興之山陰鎮江之丹徒兩縣遂由淮東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揚州復由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知建昌軍所至又皆有賢名山陰舊苦催科往往抑稅長代輸至是郡議排甲以易之公言此

不在變法而在擇縣令縣令得人稅長可排甲亦可否者稅長弊排甲獨無弊乎復釐正稅長苗稅果不趣而辦聽斷明允民譽方都而吏獨患之會有逸邸第者公追取急至借擾以下石公公曰有是哉即日行父老遮留不爲止丹徒尤大壞不可爲先是縣之接送令凡納堂日用百需皆出於吏吏得並緣爲姦名曰納錢里正至破產不能支事有必不可行者則又伺上司專卒恐喝逼其令必行曰非此費莫出每歲青黃不交輒預借苗以取苗子錢縣多山田率苦旱每一體放計會放價或反多於納苗價民以此重困而令亦無終更者公至首嚴納堂之禁使縣吏不得擾民徧籲山邑之窮使專卒不得擾縣上下守信綱解以時久之自無用乎專卒催科則給引使自承設櫃使自投繳百姓不復費一錢都各置人直縣給里正紫袋使往來有公事吏不得高下其手舊有折羅折麥二

鈔公亦併爲一。略遇旱輒親自檢實、白之郡、早減放民、無用囑吏。由是執役戶或終歲不入縣門、田里熙然、復爲太平官府。聽事亦撤之一新。諸司交薦政績、謂表表八郡三十九縣之上。縣之人亦至今立石頌德、如朱采家義役記可考。其在淮東時、制置丘公岳事多倚決。公尤拳拳備禦、一司就食、出幕視衆常獨後、憂薰之狀可掬。其在揚州、嘗委慮囚、無辜連繫者皆立釋之、小大歡呼。其在江東、差攝當塗守、寓身僉舍、斗糴自供、日惟孜孜郡政。新守韓補至、講交承禮、不受餽饋、事例一不受、補爲上其政績。移建昌、民詞遮道者數千、公立剖決、皆洞見其情。既至、首蠲軍場未催苗三千三百石有奇、縣給袋曆、使申述民隱。豪族有誣平民爲盜者、獄已具、公直之、武斷之風遂戢。歲適艱雨、公齋素踰月以禱、一夕露禱曰、願降罰守臣、毋流災於百姓。頃之天大雨。銀青公宰蘄之廣日、嘗推廣先

儒法、以其出於官者爲官社倉、出於民爲民社倉。至是公節淫窒蠹、得米二千斛貯官社、分委寓貴勸率諸邑、得米穀餘二十萬石貯民社、以接養方來。復以酒息之贏例歸郡將者委官別掌、糴米二千餘石以平糴、佑助社倉之所不及。故是行也、公雖以讒去、而名益彰。入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督運淮東、稱旨、除大府寺丞。日押鈔引三千必足、日一日須辦一日之事。除度支郎官。舊本部五司印通用、無所考覈、公始白長貳、支帖止用度支印。御前軍器所俄請幫天府新刺軍六十餘人、公謂此不于天府元招軍分則於軍器所缺額填理、豈可創廩無額之軍、以開無窮之弊。內司憚公、不復敢言。會當輪對、公首疏奏畏天、愛民、講學、修政、求賢、聽言六事、皆銀青公嘗援先朝事以告寧廟、而公復援之、各證以今上親行之事、乞隨事推廣、言婉意切。天顏開納、因問近日貪風未革、公乞獎廉、問



爲誰、以陳塏、陳昉對、上首肯之。次劄乃奏本職度支事、謂、自荆襄淮蜀蹂踐而歲供不入帑藏、自四路二十七郡選年而歲解不及元額、牙契屬封椿而經總之額虧、市船屬省所而收趁之利虧。入者失陷、出反增益。身丁錢已除放、猶取辦版曹。楮皮錢合科還、亦取辦版曹。軍衣折支向有貼科、今增數加倍。雪寒給散元許借撥、今盡數責償。潭、婺買羅、特出一時指揮、而今乃遂爲年例。歲幣銀絹本以餘剩椿備、而今乃定爲月解。兼今日財計在版曹者少、在國用封椿者多、而內藏所積又不預焉。均是國家府庫、均是國家支費、自分彼此、臣竊惑焉。玉音因及州縣財賦失陷、公對以守令不得人、致貧民反受重催抑納之苦、上是之。差兼權右司。時丁大全已陰奪政柄、公守正不阿、於都曹惟法是視。有季全者、父、叔父皆爲富民、潘應芾威使殺之事、下憲司七八年、潘不就逮、反以其弟爭產事

訟季于溥、牽制之。公謂殺人事重、爭產事輕、併憲司理究、庶雪死者之冤、否者自當反坐。於是有其愛客同朝者挾勢屬公、避憲司、公毅不從。俄有旨令公刪改赦令、公因言、天下之財孰非君上之物、何內藏庫有欠、過郊赦獨不放免。況內庫自寶祐以前雖有欠籍、並無起解、蠲虛數以行實惠、何憚不爲。時大全方以趣辦爲能、益不便公所爲、出公知台州。州有閩卒久未懲、驕蹇日甚。公密訪前偶亂者六人、解制所斬之、弛其餘不問。一州驚服。郡計久虛、公一以文清李公守郡時舊事爲法、撙節以足綱解。雖已俸亦積不支、冀全一郡於湯火煎熬中。而阿大全意聚斂者復督舊欠愈急、公陳財計本末、不過此數、豈有其他謬巧。大全怒、嗾言者譌罷公。大全罷、公除侍左郎中、尋遷尙書右司郎中。公居銓衡、人不得干以私。右司乃舊所職、或以前此太執方戒公、公曰、稟性方拙、豈能復揉爲圓。

時胡[○]馬猶飲江未退、赤白囊交馳、吏欲便奔趨、僉擬率就寓廨、公獨曰、吾儕省屬也、不造都曹、何以安人心。白之廟堂、即日循舊入局、縉紳動色、以倥偬中復見整暇官儀爲賀。自爾定淮東分屯之議、趣淮民招收之令、公贊畫居多、然終以執方又罷。甫踰月、江面肅清、今丞相由宣撫入正揆席、首除公將作監、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公知總所財計、前後政混淆、而生券無定額、尤不可稽、請截界管餉、而改生券屬制司、從之。後遂遵守爲法。此司自秦檜之倉卒欲罷兵、盡舉所隸財賦以養四大屯、本非善後之道。承平日久、稍從檜計、財源所出、如茶鹽之屬、漸已改他司、而甚者復以不請科降爲小忠、至竭釋司存之有、於是擾始及民、而圍田租取斛面最甚。公至、悉從寬減。舊以買軍需取贏、公閱舊籍、卒三數年後、方追及倍稱之息、又零取於所差、將校虛攤之家、囚係多死者、公亦抑不行。惟

力事科請、宣限支給、必欲常有半年儲、雖屢瀆不暇顧。蓋總餉之法、當求之上而不當求之下、當明陳利害之大而不當陰居逋欠之小。求之上且大者、爲國家根本之盛心。求之下且小者、爲一己計利害之私心也。故終公之任、三道官吏人戶凡有關於總所者、如執熱之濯清風、一時快如也。鎮江之政、凡可爲保障計者、尤無所不用其力、飭江防、寬苗稅、理民冤、總府事煩、至病劇不少懈。郡之供帳俸料、以兼職也不受、其已造迺新之物、則封之郡帑、以俟別迺新。郡民所仰金壇粟、而琪村河久塞、有不逞者利小民陸行、車子過其門、邀一千、議開浚輒沮之。公廉知其故、方決於興役、而召命班矣。於是、有年九表而司封駁者、昏不知所爲、誤駁公黨大全、傳一時爲笑。公亦笑。久之、乃差知安吉州、兩易知吉州。道過臨川、豐城間、老稚闐訴、問之州民也、苦綱吏虛攤、流離至此、願公救我、復得見



鄉井。公爲申湖廣總所、榜放八十餘萬緡。苗額舊二十六萬石、今纔十八萬石、餘悉取辦斛面、是豪強漏落者全不輸、而輸者反倍輸也。公爲挨實、庶幾經界正而賦役均。吏有以收苗優潤錢弊例呈者、公曰、我萬欲優潤百姓、反使百姓優潤我耶。有浮橋久圯、溺死者衆、遂委官別儲以修橋、且以免收渡錢。橋成、百姓歡呼、剪綵書旗曰、鑒公橋。他如修城郭、砌街衢、創僉舍、一廉之積、百廢具興、遂有旨令兼提舉江西路常平茶鹽事。公自鎮江兼兩司、勞勩至病、歸家年餘、未瘳、廬陵之命屢辭不獲、黽勉就道、至是復當共二之劇、悉力爬梳、寢食俱廢、民瘼關他司者、復力疾藁請。由是病日增、作書別其兄寶慶史君舜、情辭慷慨、筆力尙勁。越三日、即卻藥呼其子謂曰、疾已不可爲、然我得其死矣。傳清白、保墳墓、爾其勉之。遂終於州之正寢。公端肅精爽、宏毅周密。平生以人物爲己任、以民命國

脈爲己憂。見一善推挽不遺力、聞一疾苦營救不遺力。客有過門、必問得人焉否。嘗午夜力疾閱案牘、客勸少休、答謂如此猶恐不免過、況敢以民社地養痾乎。此雖二事也、實一念也。人物所爲民命國脈地者也、惻怛一念、上可與天通、故雖職位未至通顯、德澤未能遍及、而至忱未有不動。死之日、州民巷哭、天下賢士大夫識與不識、聞之莫不失聲相弔、曰善人云亡。嗚呼、此豈易與勢利之人言者哉。然公雖最喜延納、笑語使人意傾、而外和內剛、纖芥不苟合、尤多與權勢忤、故每之官輒論罷。然每罷輒益奮、凡其罷皆其榮。迨廬陵始不以罷爲榮、然身又死、惻怛之通天者、獲佑固如是耶。嗚呼、又安知勢利之人反不以公爲戒也哉。然大丈夫生天地間、要當視天地間事皆己事、隨力量所至扶植之、孜孜矻矻之死靡他、他非所計也。故公垂死之言曰、我得其死矣。嗚呼、此則公之心也、敬

爲表而出之如此。若其事父母盡孝、居憂殆不勝喪。事兄以悌順、齊家以嚴、而與宗族睦、貧者餽之粟、幼者立之師、女失怙恃者長育之、至遺嫁大略、倣范文正義莊、而力未能盡及。處朋友鄉黨盡情、患難死喪必救卹。居官廉、俸非赤曆不支、飲賓客皆已俸、臺郡互送不以入私帑。雖四擁州麾、兩持使節、產業無所增。爲治不求聲名、所至亭榭書板、惟葺其頽漏、剔其漫滅、未嘗作新。曰某官所創、惟於民事慨焉盡其心、察弊防奸、老吏縮首、抑強扶弱、豪民屏氣。立朝議政、尤號知大體、故名公大臣交相薦譽。退而家居、人士過吳者必求識、監司太守下事者必謀政、人馬每雜還所居三瀆橋閭巷間。悲夫。今亡矣。其自奉儉約、尤人所難堪、絕燕游、屏玩好、身不知有仕宦之樂、以至於死、是又可悲也夫。公生於開禧三年之十月一日、歿於景定五年之二月六日、年五十九。積階可至朝議大夫、以

不自陳、止朝奉大夫。自號落落翁、扁其齋曰曰三省、故人或稱之曰省翁。娶夏氏、累封宜人。子男一人、德龍、迪功郎、前主錢塘縣簿。女一人、尙幼。孫男三人、某某。其子以十月五日丙午從公治命、近銀青兆葬。公臨安府富陽縣白昇村、其原曰仙隱。前葬、以其歷官行事來曰、願有狀。謹按、行有狀、爲告太史氏役也。公之官於法雖未得諡、而公之行有足爲後世法。自古史官之錄善以勸後、豈必皆有諡者。震於公爲門下士、辱知異儔等、雖不敢自謂亦知公、而誼不得辭。姑摭其實輯之、庶幾太史氏見之、曰是其言非阿所好者、而采擇之、而潤色之、而爲天下後世特書之。是年八月十五日、門生從事郎宣差充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同提領鎮江府轉般倉分司幹辦公事黃震謹狀。

黃震撰 《黃氏日鈔》卷九六

秘書少監饒公墓誌銘



公諱應子、字定夫。饒氏之譜曰、堯後也、堯都冀、其後食菜於冀之平陽、至漢魯陰太守威、漁陽太守斌遷臨川、國初自郡徙鄉、且十世、鄉始隸臨川、後改隸崇仁、今爲崇仁人。曾祖美、以孝友稱。祖延年、疏財好施、鶴山魏公書其墓曰、長者。父焯、兩貢於鄉、是爲東山先生。公初授業於黃公義明、黃伯仲皆考亭門人。學文於章公節夫、章得之、陳公剛、陳得之、於止齋、水心。入太學、一時名流爭折節願交。由內舍擢紹定五年第、教授岳州、士有自湖南、江西至者。帥欲駐兵于學、公拒不納。秩滿、監封樁上庫。一日內侍傳旨、以內帑十七界會子三十萬易十八界、公謂財皆天子之財、以小易大則非國體。卒寢前詔。改秩宰新建縣、催科先覈詭逸、三十戶爲一甲、寬期示信、邑無逋賦之民、村無詬租之吏。昔都保避役如仇、至是有願充者。豪右誣仇家爲盜、監司下其事、公以其無左驗、力爭不得、移疾去。

辟光州定城縣、留沿江副閫幕府。邏執陷虜而歸者爲姦細、帥命誅之、公請物色親屬認識、竟脫其死。以外艱去。調江西機幕、未上、內艱。服闋、寶祐六年五月除太學錄、七月升博士。有援公爲緊官者、力辭。時大全當國、公責之曰、專欲難成、高位疾顛、丞相今爲怨府、天下之責將四面至矣。大全怒甚、賴上保全。開慶元年正月、進國子博士、參詳省試、兼景獻府教授。七月、擢秘書郎、俄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輪對曰、天下之不常而可慮者勢、天下之有常而可恃者理。理至大而無對、至實而無妄、至長久而無弊。玉音嘉納。九月、虜騎偷渡、上選不附大全者爲耳目、因擢兼監察御史、兼說書。公本至誠、持正論、其彈劾皆老姦巨蠹、不摺撫細過。時江西、湖南北皆受兵、詔准兵赴援、分命臺臣督之。公行次江北、手疏淮不可弛備、宜留兵牽制、上從之。或請移蹕、朝堂聚議、公乃奮筆曰、誰爲

此謀宜斬其人。又言、空言常典不足以回天意、薄物細故不足以收人心。條用君子、愛民命、受人言三說以獻。別疏云、毋以內降。輕名器、毋以宣諭褻。紀綱、毋以昏楮之順適厭忠言、毋以肺腑之恩倖屈國法。又言洪天錫有犯無隱、監學小官如徐庚金輩扣昏去國、宜旌異。累疏大全及董宋臣等罪。其劾趙時詒、方大猷也。雖宣諭節帖。不變。講義斥阿諛、故事詆進奉、所言皆可以暴之當世、書之信史。故事臺無長官、其後論列多稟聽於長公。公察沈炎長也。嘗語同列、近過府者多由此一路、不須矯激。公引涑水公辭副樞之言曰、自古被這般官職壞了名節不少。沈大慙。受詞有賂吏求曲筆者、吏曰、吾公不久去矣。姑少待。景定元年四月、遷大理少卿、改秘書少監、仍兼說書。五月、以何夢然疏罷。太學諸生群走關外留行、公曰、毋重吾罪。既歸、無一字入修門。景定三年七月丁卯得腹疾、乙

已終於寢、年五十七。娶曾氏、繼娶何月湖。尚書之曾孫女、俱封□人。男立、有父風、以遺澤補將仕郎。女長適曾士榮、次適黃時熙、餘三人未笄。孫齊、太學生。以景定五年六月庚申葬于臨川新豐鄉之徐原。所著有南麓集三十卷。公學以考亭爲師。故正。大而該體用。文以止齋、水心爲法、故麗密而有□致。氣勁而色和。大廷廣衆、望之儼然山立。未嘗問家之有無、有亦多所推異。性儉約、惟親知急難則傾貲周恤。敢者葬之、棄不育者字之、無夫家者嫁之。居里無纖芥撓郡縣、泣官清苦特甚。外若疏略、內文理密察。臨大節謹不輕發。已發不可回止。與朋友論文析理、袞袞不竭。人人心滿意足。對田夫野老、亦與之班荆分席。從公遊者記其言行、自少至老不改度。公方隱約內美、修能自重、雖合世裁量公者不過曰德人。曰詞人。耳。一旦霆奮蟄鳳鳴陽、皁囊白簡。凜凜有慶曆歐蔡、建中鄒陳之風。



向之裁量公者、然後追恨知公之淺也。以余耳目睹記、士大夫一除緊官、必根着不去、必極其用。沈欲公勿矯激者、何舐排公者後。皆至樞輔。然不久亦去。既去、議者猶繩之未已。視公得喪所較幾何、而全名高節、則有愧於公多矣。余不及與公同朝、而忝交仲氏御史君。御史繼公峨多。未幾以議論不合去。出處大致略似長公。與二唐相望。皆余所敬畏。御史遺余書曰：「吾兄宰上之碑以屬子。又曰：『某立身本末、兄教也。』乃論次而銘之。銘曰：

端人士之盟主兮、公論國之元氣。考列聖之家法兮、景前修之讜議。言乘輿兮、抨權貴。上改容兮、相待罪。厥後言責異於是。號賢者兮、猶嫵媚。或近名兮、或擇利。偉饒公兮、奮孤士。峨獬角兮、住烏寺。長語屬兮、相勉勵。勿矯激兮、取大位。公曰：「受帝耳。目寄禍福在前、死不避。首擊鶴相兮、次董賢。請尸兩觀兮、投四裔。淫朋諂子兮、繁有徒。盍空窟穴兮、

窮黨類。在朝在野兮、賀國有人。並游英俊兮、顧慙且憊。身如葉兮、名如山。宜一品兮、且百歲。世猶望兮、銀信之召。公遽草兮、玉樓之記。前沈後何兮、迭居兩地。天夢夢兮、胡足恃。彼陽陽兮、銜浮榮之青繖。公矯矯兮、立清議之赤幡。亂曰：浮榮一瞬兮、清議萬世。天之報君子兮、與細人異。有繼志兮、跨竈之美子。有競爽兮、吹簫之賢季。吾爲此銘兮、以俟南董氏。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二

陸太博墓誌銘

國家設科發策、正以伸天下敢言之氣。一有拘忌、有司反先暗無聲。嘻、可歎已。然於斯時也、有能獨譔譔其間、豈不誠奇士哉。紹興間、秦檜之當國、有司無敢問時事。高彥先獨昌言之。寶祐間、丁子萬當國、有司又不敢問天下事。陸先生又獨昌言之。皆所謂奇士也。然秦丞相當國久、高彥先被奇禍。

丁丞相不旋踵敗、陸先生竟獲免。士固有幸不幸歟。然高彥先雖被禍、後數十年朱文公出、爲請贈典於朝、廟食歸然。至今凜凜有生氣。陸先生雖免禍、當時獨大參陳公韓曰、擊其事而薦獎之。公歿今將二十年、未有繼之發明者、果孰爲幸不幸歟。然君子爲世道慮、寧願其爲陸先生、磯激方露、已平流漫無迹。不願其爲高彥先、孤標傑出於繁霜夜零之餘也。余故於陸先生之事重有感。先生早入大學、每試必第一、聲名卓立流輩、天下爭誦其文、如快睹翔鸞奇瑞。余尤所酷嗜之、謂先生之文曠世不一見、所謂讀其策知其必能措置天下大事者、而恨未得望下風。歲在辛未、余守撫州、正先生寓里、喜而亟造其廬、則先生久已困日眚。然聞其議論之宏偉、駭其記誦之如流、尙猶崢嶸當世者莫及也、信奇士矣。撫州適歲祲、賑救之方多所見教。已而余叨除常平使者、又除提點刑獄、凡民

情風俗之要、見教尤悉、非疇昔究心當世之務者不及此也。益信其奇士矣。未幾、先生俄不疾而化、余哭之哀。及予東歸、其孤追及余江東道上、乞余銘、余不忍辭也。行次黃竹叢旅舍、即次其事而銘之。先生諱鵬升、其先山陰人。曾祖憲遷蕪湖、祖宗周遷盱江、父守謙贈宣教郎、始遷臨川。先生遂爲臨川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全州州學教授。攝靜江府興安縣、再調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除國子錄、遷太學博士。以疾丐外、添差通判潭州。尋丐祠、凡四任、主管仙都觀以終。其在全州、創立小學、增闢湖湘書院、講切義理無虛日、有講貫集、至今行湖湘間。其在興安、剔蠹弊、推豪強、寬租賦、凡吏胥久例、白納錢悉除之。是行也、雖勉爲胡公穎數月留、而田里至今有遺愛。其在福建、諸郡累年之訟擬決一空。其在朝、六館交賀得明師。其奉祠而歸、尙能訓其里以孝弟忠信、戶外之屨常滿。先生



雖以疾不及盡用於世、其隨寓而行每如此、使其獲盡用、當何如哉。先生性資坦夷而質直、行己有法度、與朋友交盡信、鄰里有急難力貧、給助不遺力。自十二三入鄉校、諸老先生已驚異其文。少長力學、經史諸子以及天文、地理、度數、律曆之學、靡不精究。平生著述甚富。戊午校三山、闕場者掠之無存。今存於家者惟大學、中庸、春秋講義。先生生於開禧丁卯五月壬申、卒於咸淳癸酉正月癸未、年六十七。積階至朝奉郎。娶馮氏、封安人。生男三人、長欽祖、將奏補遺澤。次揚祖、先卒。次榮祖。男孫二人、芭孫、榮孫。是年十二月庚申、葬先生於臨川新豐鄉白楊寺之原。嗚呼、天生一代奇士、而乃止於此耶。銘曰、

謂天無意兮、賦才何優。謂天有意兮、曷命不侔。英靈雖返於山川兮、精忠尙凜凜於斗牛。會復鍾爲人傑兮、開世道之休。

黃震撰 《黃氏日鈔》卷九七

江東撫幹通直郎致仕汪公儀鳳墓誌銘

歙汪氏自越國公以六州歸唐、其後始大。入宋雖仕隱相半、而厚與薄取以德自植者久愈益大。公諱儀鳳、字翔甫。其先自績溪徙、今爲徽州歙縣人。徙之十二世、爲公曾祖崇實、鄉稱爲長者、夫婦俱年八十五。祖擇善。父鵬舉、承務郎、資沉毅、誠恪、以儉勤審取、與愈益大其家者也。年八十二。母鮑氏、封孺人、年八十五。歷世植德、並詳見公所爲壙記。蓋公祖禰三世、而四人皆年近九十、公之卒亦八十四。公六歲工文、師靜菴吳公、自牧治易。公趨嚮旣正、而承務公察公兄弟三人皆偉器、又爲延師、得丞相納齋程公元鳳、改治詩。訥齋居塾九年、爲南省第二人、躋顯仕。公與二弟治鳳、鳴鳳、不更他師、蓋深得其學云。吾州詩大比、舊不與選、回先君師四明舒公璘、禮部符許拔解自先君。慶元乙卯、

始先君入上庠登第、而左史竹坡呂公午與訥齋相後先、然鄉額僅拘於一。端平改元甲午、公俯就鰲爵、以詩中江東漕薦。嘉熙丁酉、又爲漕試第一。時四明安公劉有聲上庠、以同經先內交永嘉陳公淳祖、二曹公元發、良朋同社結課、誓將同登、而戊戌榜公獨退舍。竹坡時爲監察御史、因客留公、於科舉外講義理學、蓋訥齋發其先、而竹坡成其終、公於是所聞粹矣。所居旁近靈山之下、有寺焉。歸而爲李公擇山房讀書之計、意將終老。郡守貳魏公克愚、龔公應之、章公公權、訪公山中、佐築樓、茂書費。山房成、訥齋爲題其扁。又爲亭泉上、曰山泉、而世因稱公爲山泉先生。公雖身遯巖谷、名震京師、江東漕使趙公與弼合諸臺、以遺逸剡聞、謂當處以孫明復、陳無己、魏元履官、而僅與免解。公雅不欲逐舉子、迫於二親出山。又二年、淮間申前奏、旨賜文學出身、免銓參注。訥齋適當國、喜且疑、

以爲嫌。參政丁大全欲擠訥齋去、而攘其位、則僞力贊決、而陰嗾張鎮繳論、其意實不在公也。公寶祐戊午、景定辛酉、又連與浙漕薦、凡五上春官、會有奏辨大全鎮誣蠹者、玉音賜可、授迪功郎、隆興府司戶參軍、改辟壽春府下蔡縣主簿、權淮西制司、準備差遣。秩滿、差充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滁城上功、以儒林郎循承直郎、陞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連丁內外艱。服闋、添差江東安撫司、護視訥齋葬事、候任滿、與陞擢差遣。公終不自陳。丞相信菴趙公葵而下舉改官、狀五及格。咸淳甲戌、詣部班引廟堂、議處以史館、公謝不願。改通直郎、致其事。緋衣銀魚、居里終身。嘗自稱老山居士、若老於山、不出云者。丙子五月、兵變盜起、屠戮慘甚、公之族斃於寇者十一人。公言有司、罪人皆得。庚寅三月、盜又起、潛口、焚四都巨室數十家。群黠於公前、後獨不敢犯。如黃巾迎拜鄭康成者、則可知公之



爲人矣。回少公二十歲。泊休官。嘗同友人曹涇清父以癸未訪公里第。登西爽之樓。對靈山吟嘯。竟日。不鄙辱。賜和篇。時公年七十有七。又七年。乃哭公。其生開禧三年丁卯正月十六日。卒以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八月十日。狀公行者。吾清父也。言皆可信。回聞朱子曰。三代以上。氣數醇醲。聖賢皆壽。以下反是。由是推之。周室東遷。以入春秋。壽者鮮矣。然其間有能審於取與之際。薄取而厚與者。亦必天之所甚佑。而有不容不壽者焉。其不壽。非必皆疾病短折之氣爲之也。劉子政紀弑亡之禍。有數。而經書殺其大夫者。至不可勝數。盈與謙之異也。魯季孫行父。季友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文六年。行父用事。始見於經。文宣成皆十八年。至襄五年。行父卒。去季友七十六年。行父當近百歲。其所以壽。妾不帛。馬不粟也。鄭子產七穆之一子。國子也。襄八年。鄭侵蔡。始見於傳。昭二十年卒。行事可

考者四十四年。歷事簡公、定公、聲公、獻公。亡慮八九十歲。其所以壽。孔子稱之曰。古之遺愛。行己恭。養民惠也。齊晏平仲之父桓子。襄十七年卒。平仲以知禮見於傳。史記魯定公十年。平仲卒。言議可見者五十餘年。亦當八九十歲。其所以壽。一孤裘三十年。又納邑辭富也。吳季札。吳王壽夢少子。兄諸樊欲立之。季札讓國。年可十五六。哀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季札救陳退兵。以爲子期名。杜氏注。襄十二年。至今七十七年。季札蓋九十餘。其所以壽。蓋以國與人大矣。又能以名與人。至於以劍挂人之墓。則又無一物能累其心也。嗚呼。此四名卿者。於春秋衰世。諸人不得其壽之時。獨能以壽永終。則豈非薄取厚與之德。有以勝之歟。惟今山泉之德亦然。科第可取也。不可必取。則已之。官爵可取也。或畀之。或奪之。游幕府。通閨籍。筋力未也。可懸車則去之。貨財可取也。同氣祈居。田園瘠羸。室廬

弊皋、器物圯歆、我願受之、入相出藩、我資我師、代匱翰墨、言不及私、乃若名高當世、尤士所願鈎取者也。公識淵學詣、幽討古汲、旁行敷落、急就凡將、鼓籀鼎刻、奇字瘦辭、聲牙格磔、探玄入微、儷語宗真、西山韻語、尙劉潛夫、散語慕江子遠、妙年初務崛奇、至晚節泯圭角、削險就夷、視後生奮觜距、蹻聲價、恂恂退默、若罔聞知、混迹於社叟里老、泥飲巷歌之間、能以名讓人、不取、則尤近世人物所希有也。其於族黨鄉鄰、昇平而變故、歡娛而患難、孤侄與師授、幼女與姻對、出粟與下價、市物與高估、澗吾與梁、塗吾與嵒、疾與藥、殭與樸、寒與絮、饑與飫、索游與資裝、家世素必厚所與、而公於時之既異、愈加厚、無求不與也。嗇於勢利、而豐於慈惠、輕於物欲、而重於友弟、不足於榮耀侈靡、而有餘於恬澹潔清、行可以交神明、則功足以奪造化也。公素不飲酒、善飯寡疾、將卒之前一月、稍力弱食減、

家人異之、公自謂無所苦、卻藥餌、與醫者語、必正冠焚香、漸不粒食者旬餘、忽一日、令具湯沐盛服、索紙書數十字、乃口授孫濬、紀載千二百四十三言、而於末自書曰、全而歸之、原始反終、乙夜熱氣上出如炊、掖坐間小咳、咽而逝、其不怛化如此。平生著述充屋、僅存山泉類稿四十二卷、程文六卷傳世。娶宋氏、先公三十年卒、子男女各一人、秉陽郡庠生、早卒、前太學內舍發解進士方闕飛、其婿也。孫男一人、即濬、業儒好修。曾孫男二人、源清、源深。承務公存曰、祖墓生雙竹、識者謂文字之祥、題咏盈度。公治命屢進二曾孫、親爲說書、雙竹之應、其在斯乎。山房書兵後失亡、公重貲贖求、復如故、親校讎遺後人。濬將以明年辛卯十一月四日奉公柩葬於永豐鄉後村之原。回先君鄉舉舍選遺文、賴公襲藏至今、且早相賞拔、銘敢辭。銘曰、約以納、博以施、壽斯宜、善則祥、謙則福、理若茲、歆

之原、全厥歸、觀刻辭。

方回撰 《新安文獻志》卷九五

校記

①原：原作「言」，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②貢：原無，據右引補。

③克：原作「免」，據右引改。

④挾：原作「扶」，據右引改。

⑤要：原作「安」，據右引改。

⑥潮：原無，據右引補。

⑦陽：原作「揚」，據《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六》改。

⑧郡：原作「群」，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改。

⑨宿：原作「縮」，據右引改。

⑩懽甚：原無，據右引補。

⑪湖：原作「朔」，據右引改。

⑫處：原無，據右引補。

⑬二十：原無，據右引補。

⑭鄉：原無，據右引補。

⑮句首原有「其」字，據右引刪。



儒藏

①⑥ 亂：原作「辭」，據右引改。	③② 摺：原無，據右引補。
①⑦ 闕：原作「聞」，據右引改。	③③ 受：原作「授」，據右引改。
①⑧ 卿：原作「鄉」，據右引改。	③④ 淮：原作「注」，據右引改。
①⑨ 銘：原無，據右引補。	③⑤ 棄：原作「蠹」，據右引改。
②⑩ 多：原作「緊」，據右引改。	③⑥ 人：原作「父」，據右引改。
②⑪ 哲：原作「哲」，據右引改。	③⑦ 降：原作「隆」，據右引改。
②⑫ 通：原作「道」，據右引改。	③⑧ 褻：原作「藝」，據右引改。
②⑬ 後：原無，據右引補。	③⑨ 「諭」原作「輸」，「帖」字原無，據右引改補。
②⑭ 旌：原作「謀」，據文意改。	④⑩ 罷：原作「羅」，據右引改。
②⑮ 胡：原作「邊」，據光緒刻本《黃氏日鈔》改。	④⑪ 「月湖」二字原無，「尙」字下原有「郎」字，據右引補、刪。
②⑯ 至：原無，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補。	④⑫ 師：原缺，據右引補。
②⑰ 「帑」下原有「千」字，據右引刪。	④⑬ 故正：原作「止」字，據右引補改。
②⑱ 請：原無，據右引補。	④⑭ 有□致：原作「行有」，據右引刪補。
②⑲ 國史院：原作「國兼史縣」，據右引刪改。	④⑮ 敢：原作「最」，據右引改。
③⑰ 可：原無，據右引補。	④⑯ 輕發：原作「疏忽」，據右引改。
③⑱ 因：原無，據右引補。	



藏書

④⑦田：原作「曰」，據右引改。

④⑧曰祠人：原脫「曰」字，據右引補。

④⑨簡：原作「蘭」，據右引改。

⑤①觥、後：原作「斛」、「復」，據右引改。

⑤②豸：原作「象」，據右引改。

⑤③去：原與下句「出」字互倒，據右引乙。

⑤④「皆」下原有「出」字，據右引刪。

⑤⑤余：原無，據右引補。

⑤⑥又：原作「文」，據右引改。

⑤⑦考：原作「攷」，據右引改。

⑤⑧「景」原作「緊」，「前」字原無，據右引改補。

⑤⑨責：原作「貴」，據右引改。

⑤⑩兮：原無，據右引補。

⑥①「角」下原有「弓」字，據右引刪。

⑥②帝：原作「常」，據右引改。

⑥③擊：原作「繫」，據右引改。

⑥④觀：原作「親」，據右引改。

⑥⑤「有」字原無，「人」下原有「兮」字，據右引刪補。

⑥⑥一：原無，據右引補。

⑥⑦世：原無，據右引補。

⑥⑧陽陽：原脫「陽」字；「繳」：原作「繳」。據右引補改。

⑥⑨「以」字原缺，「俟」原作「侯」，據右引補改。

⑥⑩推：疑當作「摧」。

宋儒碑傳集卷二百三

汪元春 林棟 孫子秀 程紹開 徐子

卿

知興化軍宮講宗博汪公行狀

咸淳二年秋、福建路安撫使^①、兵部侍郎吳公革與轉運使尙書吳公堅、提點刑獄□□劉公震孫同以故知興化軍汪公得人心之事、闕時驚傳以爲異。蓋公以是年四月二日領郡闕以病卒于郡、爲郡纔六十日、而郡之人愛之過於感百年滂灑之恩、甫病而戶戶爲之禱、甫卒而軍民無所泄其痛、一夕羣起碎其醫之家、卒甫三日而衆爲之立廟已屹若化成。郡之寓公自後村劉公克莊以八十餘大老與凡名流達官及郡之人士以千百計、無一不爲文以哭、郡之民罷市巷哭、極而至山崖海角、攜老扶幼、焚香誦佛以報德者日填咽城闔、亦無不失聲大哭。及公靈輜之歸、士之路祭者尙六七百

人、細民書哀痛之詞于帛、擁送哭不絕聲者百數十里。他時生太守得詔趨朝、聲焰赫奕、獻旗帳道旁以希賞者反不若是之多也。於是一時旣驚傳以爲異、又或從而疑焉、曰、有是哉、何以得人心如此之速哉。未幾、則聞公靈輜之方歸也、衆哀其貧、助之費、其弟與子相持而泣曰、吾兄、吾父廉生死矣、死可反貨取以汙之乎。辭不受、衆義之、且不忍復取其已助之金也、則以之入郡學、刻凡所哭公之文、如祭誄、如哀辭、如輓章、雜著成二巨編、名之曰遺愛錄。其文往往流傳入京師、士無賢不肖皆驚傳之以爲異、且或以爲疑者、始皆咨嗟歎息、以爲至誠之未有不動、古道果未嘗不可復行於今、而謂感應之機捷於桴鼓者、果非虛語。余時官中都、聞之亦爲泣下、非以其私、爲公泣也、爲人心之良易感如此、而流俗反厚誣人心、謂不可復待以君子長者之道、因公之事、不覺重爲之嗚咽流涕。



而百感生也。嘻。幾無以致余此非恨矣。太學應君浩然公平生交也。忽一日過舍而謀曰。公葬有日矣。將屬子狀其行。以求銘當世大手筆。而公性謙退不伐善。凡歷任善政。未嘗爲人言。雖子弟莫能知其詳。當若何爲狀。余曰。昔葉水心述黃子由父鼎瑞之行。以鼎瑞晚年得官。而仕不盡其能。莫可狀也。則舉其教子由以忠。與上嘗問其動息事曰。是則述之大者。以首于狀可也。今公之政雖不得盡聞。然其死之日。得人心如此。其爲可述愈大矣。公生好水心文。死用其例。表其事以首於狀。亦無不可也。公諱元春。字景新。慶元府奉化縣雙溪人。世爲望族。有霍丘縣主簿汝寧者。其高祖也。汝寧生偲。不仕。偲生珪。亦不仕。珪生文簡。是爲公父。以公貴。封承務郎。累贈朝散郎。母戴氏。贈安人。公少穎悟好學。受詩于太學。余先生正君及宗學諭王先生貫道。二先生四明詩學淵源所自。從之遊者

常餘百人。公獨每爲稱首。嘉熙四年庚子。本府薦公第一人。明年登進士第。調紹興府上虞縣尉。以廉直聞。提點浙東刑獄趙公性之檄公入幕。事多倚決。朝散卒。以憂去官。服闋。調揚州司理參軍。未行。浙東提舉茶鹽司議置鹽倉定海。而經始難其人。僉謂請從事浙東者莫公若也。辟公監官。公至。一新敖字。民不知役而事速辦。凡所立出內。去後人皆可遵守。然猶曰。此等豈我輩事也。甫補足前任考。即去之。以選辟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又以選改辟浙東提舉常平司準備差遣。俄又以選改辟提領戶部犒賞所檢察官。自是聲聞日高。中朝士大夫皆有引使自近之意矣。犒賞屬畿漕。公在幕。裨民政爲多。所管酒庫餘六十所。月有酒餽。獨公不納。寶祐三年春。以考舉改宣教郎。淮東制置使丘公岳辟公爲公宰。會裕齋馬公光祖尹京。亟請於朝。易以宰錢塘。錢塘所謂赤縣也。舊多閹宦。

挾內庭修造稱科率、吏因挾之以擾民、民訟率不時決、明日、將於是乎應科率也。令亦太息不敢言。公至、獨慨然首爲申免科率、而訟至立斷、吏不得售其姦、多散去。晝靜簾垂、焚香對聖賢而已。僧有訟百姓負長生庫息者、公諭明日偕頭首僧以庫簿來、來則閱其簿、示之曰、然則取息已多、汝僧自號脫離生死、視世上爲昨夢空華、何必乃爾。汝僧自有懺罪法令、今爲汝焚此簿、汝幸行道誦經贊獻之、助汝成一善因緣。僧不知所對、即下階行誦如公戒、而凡隸于簿者皆得免、不但被訴者一人也。凡其用柔以理、不動聲色類如此、而有剛不可回者焉。縣附京、凡在街郭者用坊正、吏自以其私人直達文書、外此則盡用里正如他邑、一旦富民憚充役之難、而吏亦幸文書之便、合謀自天府盡改爲坊正。公徧詣臺省力爭、謂果改則縣不可復爲、鄉民亦將受無窮之擾。廟堂是公言、得不改。公

因爲之排里正一新、至今縣廳立石記其事焉。公雖吏師、而獄事有不可、公每力爭、馬公亦屈服。四年十一月、以政績擢提舉行在雜賣場、時有武弁朱熠者、嬖倖也、與其後嘗竊弄相柄、通國以俚語目之曰丁風者、同時辱臺察、亦知慕公名、皆薦公自代。公醜之、不謝、亦竟不往謁、熠遂轉前日之慕爲怨、劾公去國、實五年丁巳六月也。明年、添差通判台州。時右司藥公弇守台、廉介而惠、公故人也。台適旱歉、藥公極意賑卹、公援南豐爲倅賑荒、自比、借常平米先盡數賑糶、而藥公募富民糴廣米續填、台以故雖旱而不饑。提點刑獄何夢祥亦自詭知公、檄公決獄、公爲剖決一清。鹽商有姓陳者與都司何子舉夙有憾、夢祥觀望、欲置之重辟、公爭不可。夢祥徑逮至憲司、破其家、死者六人、衆冤之、而歎公之不可屈。明年、改元開慶、十一月丁母憂。景定三年、再添差通判寧國府、與守多議不合、



惟諸司差決無虛日、常得盡心以救民。且嘗告倉司四弊：一曰專人搔擾之弊。謂所至攜獄具羅織、視貨多寡爲拘縱。近到縣獄、見一二推款皆貫索、專卒隨之出入獄戶、此不可不革也。二曰攝職拏攫之弊。借補白帖、冒被冠裳、賞罰無關、漁獵何極、此不可不革也。三曰獄訟不決之弊。民間久不得直於官、乃意自求勝於刀斧、此不可不革也。四曰預借重催白納之弊。官賦之入愈虧、下戶之害益迫、此不可不革也。明年除武學諭。是冬遷博士。五年三月輪對、謂端平柄臣不知扶弱而圖驟興、三京之隻輪莫歸、百年之儲積頓竭。戊巳狂姦苛刻轉毒、中外之懷怨滋甚。汴黃之渝渡突如、是先戕國脈、而國勢隨之。今欲轉弱爲強、惟在遴選牧守。東南半壁、能幾州郡。憔悴之餘、能幾生靈。豈堪戕賊之無藝耶。十月、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咸淳元年五月輪對、時今上新御路朝、公言、先皇帝四十

餘年憂勤、僅收一戰之功、遺大投艱、正在今日。願思天命之難諶、願思人心之難保、願思直言之難能、願思財計之難裕、願思綱紀之難正、願法藝祖以共濟艱難。又援眞宗蠲免逋欠、乞寬民力。六月、除宗學博士。十二月、丐外、差知興化軍。公在宗學凡二年、整規矩、嚴課試、諸生畏服。又考覈財用之出入、知前此爲吏所乾沒者十餘萬緡、至是不得欺、財用沛然。以修先聖殿及講堂如新造。其在興化、妻妾不之官、惟一弟一子侍。舊例免囊山寺歲輸、留以充迎新、公至不入寺。舊有例冊、皆於赤曆外取贏以自豐、公至卻例冊。舊例、官買物與市異價、公至不許官買。惟蔬飯一盂、終日坐廳事、事至即面問而立決之。其政以教爲先、有乖叔姪之分、睽夫婦之義而來者、皆化以天理人彝之正。有百姓爲勢家奪漁利者、久不敢訟、聞公可告、告之立得還。有爲挾勢攘其田者、訟四年不得直、公爲直

於片言之下。有挾親戚勢侵人田四十畝者。其人方詣戟門外欲訴。挾勢者已追及。就歸之曰。毋使公知也。其他不可枚舉。而其大要皆本於至忱惻怛以行之。故強與弱。勝與負。若皆心愜焉。郡有西陂久廢。公至半月而修復如舊。其他有可爲久長利者。方次第搜舉。人方欣若更生。而天已奪之遽此。所以千里之內群起相哭。眞如赤子之失慈母也。公英爽不群。剛正而能濟之以和。少刻苦自立。終身無所附麗。而人有片善寸長。推轂恐後。爲人謀盡忠。而委曲繾綣有情味。故時譽多歸之。公嘗暇日從容謂余曰。爲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爲奇爲變。亦惟行其所自然。嗚呼。此公平生心事也。豈期有爲卓絕過人之事哉。及其死而得人心。乃不惟今之人無之。雖古之人亦無之。蓋爲相數月而薨。舉四方之內哭之者。古今惟一司馬公。爲郡兩月而卒。舉千里之內哭之者。古今惟一汪

公。位不同而事同。皆發於人心之天。而不可強者。此非卓絕過人之事而何。豈由大中至正而行者。其效自有不可及耶。嗚呼。向使司馬公而不遇。亦不過鄉曲一常人耳。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公生於嘉定元年戊辰九月八日。得年五十九。娶劉氏。知某州某之女。子二人。長性存。太學生。次某。將授遺澤。女一人。嫁邵森。將仕郎。汪雖雙溪望族。而公獨貧。至於無家。遊學外方。授書養親。備歷艱難。以至入仕。凡三任於越。因寓居於越。其孤將以咸淳四年七月某日就葬于越之某縣某鄉某原。嗚呼。魄體歸地。雖羸博之間可也。魂氣無所不之。則廟食將百世於莆。惟公爲有之。豈不盛哉。震於公里下士也。亦登宗諭王先生之門。而公先一行。不投人刺。別二十年不相聞。丙辰省試。偶公爲考官。批震卷獨褒。往謝之。省憶其爲同門晚出也。甚



歡。自是與往來、每以出處大致相勉勵。公之出守興化、送別浙江亭上、語震以得朝廷科借零會即行、將藉以兌便流通一郡錢楮、且將減官鹽價以收零會、使常不出郡境。某所預計者僅此耳。餘事臨期末前知也。嗚呼、公之言猶隱隱於震之耳。詎料一別、遂至於泣視遺愛錄耶。震與應君共輯公遺事而未多得、因併及其交際之私。蓋其言亦有可錄者、不忍棄也。雖然、公之大者不特此也。豈無太史氏特書大書、爲千萬世牧民者勸耶。咸淳四年六月日、門生文林郎、史館檢閱黃震狀。

黃震撰 《黃氏日鈔》卷九六

永嘉林國輔墓誌銘

前之冬、浙貢進士林煜以余友方國史蒙之書乞銘其母、今又以其父狀來、亦余友所作也。且曰、吾父銘吾祖母、重趼至閩、乞憐於庸齋趙公、留數月始得之。吾父亡、吾尚幼、宰木拱矣、不銘不子也。吾

懼焉。余憐其志、不忍辭。按君先世自閩徙溫、卜居林灣、薛習齋已於南仲之誌紀之。曾大父訓、大父廷翰、父謹、皆以積善名于鄉。君諱棟、字國輔、一字與守。年十二而孤、劬書力學、志亢其宗。甲辰混試、補右庠、歸拜其母、戀戀不忍離。母趣之、君曰、歐陽四門、雖曰養志、兒願學者陳蕃也。未幾、母以疾終、哀毀幾滅性。朝晡之奠、哭三載、聞者傷之。既葬、始入京。戊申升舍、己酉上舍、文聲籍籍。既擢庚戌第、學法必需明禪。或曰、君爲鼎魁、不應限此。君恥自陳、東歸、甫踰年、得奇疾卒。淳祐辛亥六月二十有七日也。春秋四十二。明年、從戎殿扈之命下、不及拜、階爲保義郎。君爲文簡而有法。以諸祖多游陳止齋、樓攻媿之門、議論有源委。其從師取友、又皆當世名人。少時聲價與從兄潮陽宰善補、儀真教思齊相上下。生平一語不輕發、自號訥菴、而扣閭議時政、別忠邪、多爲同舍先。廷策痛言邊事甚激

切謂兵禍甫息、喜功好大、前世覆轍也。時有主議圖邊功者、君故峻折之、末言、天理人欲、限定、則君子小人、限定、則中國夷狄、限定、則龍川氣骨、無垢學問。使君得試掖垣、必又有可傳者、惜哉。性喜施輕財、救荒調急、不少吝。某梁某路、苟有病于人、不待告者、築均水堰、復古運河、團保伍、捍海暴、或請於諸使、自爲之、或獻以奇策、俾行之。使君得用於時、必以勲勞見、惜哉。其睦族有恩、其交友有義、其持身有禮、其教子有方、國史狀已詳。卒之日、無他語、但曰、死生命也。使吾少延、得再轉、以貤吾親、吾願也。已矣、奈何。歿其身、不忘其親、吁、賢矣。娶孫氏、上舍正奏應霖之姊、後君十年卒。男煜也。女嫁方崐如。咸淳丙寅十一月己酉、與孫夫人合葬湖原象嶺。君昔自卜也。銘曰、

聲三舍兮文豪、上三人兮名高。雖橫金兮賜袍、遽

埋璧兮叢蒿。志馳親兮不遂、死遺恨兮奈何。

林希逸撰 《虞齋續集》卷二二

安撫顯謨少卿孫公行狀

公諱子秀、字元實、越餘姚之四明人。越今紹興府、餘姚初隸明州、其地即四明山西北偏、氣勢融結、有峭岸飛瀑之勝。孫氏自唐時長官者、世居其下、爲望族。然未有興者、至公始顯。弱冠登紹定壬辰進士第、積階至朝議大夫、官太常少卿、職直顯謨閣。嘗爲吳縣主簿、淮東總領所中酒庫、教授滁州、知金壇縣、通判慶元府、知衢州、常州、婺州、提舉浙西常平鹽、尋提點其刑獄、移浙東、又移江東。其在內、嘗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太常丞、遷大宗正丞、遷金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左司、兼右司、又嘗兼知臨安府、最後再差知婺州、未行、卒、年五十五。初、吳縣有妖稱水仙太保、自詭能禍福人、遠近傾動。郡太守王公遂將使治之、莫

敢行。公獨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所事神像、而沉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在邑日詣學官、與諸生切磨義理。間以事出鄉、扁舟徑詣、毫髮得實、里正或不知官之涉吾境、入而議臺郡幕、擬斷如流、無敢干以私。由是臺郡交薦、聲望如山起泉湧。以選辟總所官。一日、檄催宜興縣圍田租、公行縣釋不催、歸而白水災狀。總餉者恚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爲身計乎。公曰、何敢爲身計、寧罪去爾。某此行泛舟田上來、豈復有可催之租乎。爭辨久之、旁觀汗下、而公自若、宜興卒得免、而公名益高。以選辟教授滁州。甫之官、又以選改辟知金壇。金壇素劇邑、加之連歉、至而敗望、而避者累數政。公至、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復而免義役田之和買稅、糴米平價、及借貸免息、以惠街郭、勸分大家、使一頓折濟、以惠鄉井。凡前此民兵虛籍之擾、民船運軍糧之擾、錫晏低價買物及凡官司

敷抑之擾、皆次第訪求而汰絕之。旣一切與民休息矣、民有閭里自爲不靖之訟、則使訟者賁帖自詣里正覈實、併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牒、不以詣、詣者類已氣平折、而歸鄰里和議。頑者再至、再使自覈、則擾不及所怨、而徒自擾、亦氣索而止。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合邑至無敢鬪狠。淮民流入以萬計、則又爲賑給撫卹、區處廬舍、或括田畝使耕、拔其能者爲總轄、使分御之、亦無敢譁。乃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復訪國初萊山書院故址、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在邑四年、政成信洽、民不忍其去。慶元府通判、主管浙東鹽事、舊例諸場解鹽百袋附五袋補鹽倉耗折、名五釐鹽。未幾、提舉官併取爲正數、重爲民困。至是公奏蠲之。其他郡事之倚辦者不勝紀。淳祐十一年、入爲諸司糧料。明年、衢州寇攘事聞、水復冒城郭、朝廷擇守、屬公使行。公謂捕賊之責雖在



有司、亦必習熟土俗之人、乃能剪其憑依、截其奔突。至即嚴結保伍、選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享寓公周還淳等捍禦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江山、玉山間、甫七日而衆擒四十八人以來。賊知土人非官兵不能久駐者、比終公之任、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爲治橋梁、修堰閘、補城壁、浚水源、助葺民廬、賑必錢米、招通鄰糴、奏蠲秋苗一萬五千石有奇、盡代納其夏稅、併除公私一切之負。坍溪沙壅之田、則又請於朝、永蠲苗稅、民用復蘇。初、先聖闕里子孫依廟而居、自南渡寓衢州、有詔權以衢學奉祀、因循踰百年、子孫無專享之廟。公撤普圓廢佛寺、奏立先聖家廟如闕里。旣成、行釋菜禮、退講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一章、剖析吾儒與釋氏之所以冰炭者、窮極蘊奧、皆先賢所未發。寶祐二年、遂以政最除太常丞、有忌者劾去之。未幾、除大宗正丞、遷金部。金部舊

貴州郡以必不可辦之泛數、州郡亦自知稱塞無期、唯以囑吏延歲月、或併當解者亦不解、而金部益以匱、吏益得以顛倒爲奸。繳納牌匣、有累日不呈拆者。解人赴部、有逾月不到者。報解錢帛、有官不預知者。公日夜討論、參州郡十年逐色最高歲分、以本部每月實用之數斟酌、均配給冊、使州郡親自批認、而呼各州郡承受人之家行在者遞冊、使私自程督、約稍稽待刻、即責有歸。承受人憂責切身、程督過於己事、故不遺一字一卒、而綱解悉如批認之約、吏幾可束高閣。一時上下便安之。三年、除將作監、淮東總領、辭。改知寧國府、辭。四年、除左司、再兼金部。以抗丁大全去國、差知吉州、尋鑄罷。時有嬖倖朱熠以武弁辱臺察、至是凡三劾公、公歸四年而大全敗。開慶元年、詔超爲浙西提舉。先是、大全以私人爲之、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羨之數、不足則又估籍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亡。



公甫建臺、首還前政鹽本錢五十餘萬貫、蠲虛耗諸色欠錢十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官、一洗苛擾之根、寬其限期、使諸場皆得專達。復改定秤斛之非法多取者、流民復業、鹽課遂爲近年之最。明年、改元景定、差權浙西提刑、兼知常州。時江防正急、公初至、有新招淮軍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公爲請於朝、創名忠衛軍、截撥上供贍之、訓練不兩月、皆成精銳、置寨並江之魏村以屯之。前憲使亦兼知常州、常有故家子吳大椿、城居而被劫、前憲使諱其事、誣大椿與兄之子煇爭分而自劫其家、追毀大椿官、編置千里外、臧獲皆徒隸而囚鎖之、聲其冤者載道。公爲兩引、審得實、乃奏復大椿元官、而盡釋其家之囚者。尋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臬事。自是澄清一道、擊貪舉廉、風采凜然。每將巡歷、先期密帖、分選州縣官之能者、不移時入獄、抄名件人數先飛申、故移藏

罪囚之弊盡革、至輒犴獄爲清。二年、除大理少卿、又除直華文閣、提點浙東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大、家、其俗或誤以不納官賦爲豪、至有田連阡陌而官無戶名、由是官賦失陷、而小民受多納之苦。公奏行挨究法、使官民戶各置冊。自疏計田若干、就以其冊參都保、扞量冊、闕約扞量冊有其田而自實、冊不載者沒之官。大家多不便。婺有貴人通在朝、因嗾言者罷公歸。四詔除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再除提點浙西提刑。提點久闕官、所在獄戶充斥、平江去臺治咫尺、所禁四百五十餘人。公以隆暑領事、即周行巡歷者兩閱月、八郡三十九縣之獄、自庚申距今方又再爲之一清。安吉州有孟五娘者、訴其夫與僕二人俱被殺而無辟囚、郡守懸賞萬緡、蹤跡其形似而逮繫考掠者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公入境密訪之、所謂辟囚乃即號呼索命之孟五娘自爲之、蓋私買宗室趙良夫殺其夫、

僕救之、併殺其僕以滅口也、賊佐俱在一引即伏誅、遠近稱神明。丹徒劉顯忠因聚博若^②、顏千八用僞會、更四獄、歷三載、次第根連其所從得至廬州、姓劉人無其名不可追而止矣、然僞會法重、而關朝省、例無敢與理雪、不死盡不止。公盡釋所禁十餘人、而聞于朝曰、情不過誤用、豈可例拘之法、使盡死於獄、以違聖天子好生之德。金壇有僞會獄、亦先釋其明不僞造者數人、聞者爲縮頸、然朝廷亦汔不問、寧我負人者自孤朝廷耳。其餘平反雪冤、類此甚衆、列城風動焉。初、浙西鹽司獄訟之滯、皆由期限之不應、每監司下車、必首以此申儆、或親書與州縣約戒勿違、而違如故、則怒之、怒之改匣又違、則又重怒之、至再至三、而專卒四出、明知其擾不暇卹曰、我非不卹州縣、而負作者有在矣。不知繳引抱匣、官司例責之承引走卒、而行移之築底、又皆巡尉小司存力不能堪。繳限抱匣到司

之費不貲、則勢不容於不違、其失政在上而不在下也。公初爲提舉、洞開內外門、許州縣到限者徑詣聽事、下吏不提要素而限無復違。至是再爲提點刑獄、思之愈精、則又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凡州之管內諸司報應皆併入匣、一日一遣以來、本司之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往。每晡時坐衙、八郡之遞兵旗鈴雜沓、各以總匣至、而事無小大、纖悉具是、併資抱者亦免矣。公之任浙西稱明監司、此最爲要法、而公旣去、輒廢、滯違如故。其後之人各出聰明、恥相襲耶。將吏有不便、抑之不以告耶。是足爲後來法、不可不書者也。而風聞者反謂公以專卒凌州縣、劾罷之、公笑而已。五年、除提點江東刑獄、甫閱月、而今皇上改元咸淳、詔除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時物價方蹊、公思抑之以便民、民聽未孚、而言者已罷之去。明年、差知婺州、責以了前歲挨究法、辭未就。俄以疾卒于家。



此其踐履之大略、嘗獲施於財賦、訟獄、期會者如此、而實志存當世之大計。立朝知無不言、其爲糧料、嘗奏陛下登遷二相、嘉與之更張、且舉綱要爲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朕之責、有以見陛下大有爲之志、將明庶政、新萬化也。然端平嘗更張矣、淳祐甲辰又嘗更張矣、而愈降愈下、以至近歲、弊不勝言。倖門蠹冗、易潰隄防、曲徑旁蹊、動干綱紀、朝廷未正也。迎逢者和、庸碌者安、鑽刺者進、貪饕者富、百官未正也。畿輔之民困於剝剝、福建之民死於飢疫、三邊之民盡於干戈、萬民未正也。陛下臨政願治、非不切、中間一再更張、非不銳、而若此何歟。亦端本澄源之地、有當加之意、曰正心而已。心本正也、有所矯飾則不得其正、有所慢易則不得其正、有所牽制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激則不得其正。臣請一一言之。陛下研精理學、不啻渴飢、非有所矯飾使然。宮庭雖嚴、傳聞

易廣。敬天有圖、而未必能戒狎昵之漸。訓廉有銘、而未必能謹邇殖之防。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矯飾也、是以朝廷百官萬民未正也。陛下圖任正人、賢於夢卜、非有所慢易也。然示訓徒多、收誠未至。內批徑下、不出於中書。持支自行、不咨於百揆。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慢易也、是以朝廷百官萬民未正也。陛下絜持大公、無有偏黨、非有所牽制也。然轉移雖速、觀聽未孚。投畀諸人之典、似欠施行。掃除宿蠹之章、頗聞節貼。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牽制也、是以朝廷百官萬民未正也。陛下博采人言、多所嘉獎、非有所忿激也。然外雖容受、中似致疑。謂盡言爲賣直、而容立仗之喑。謂議政爲浮談、而棄防川之戒。或者謂陛下之心不能無所忿激也、是以朝廷百官萬民未正也。臣願陛下反而求之於心、肅然起、湛然靜、事事物物付之公論、而矯飾慢易、牽制忿激之私不行焉。豈

惟朝廷百官萬民得其正、太平可致也。不然、元正一札、昭如日星、天下誦之而已。其爲金部、嘗奏、臣觀天下大勢、危亡二字殆不可諱。何者、韃人^③以飄忽震蕩之勢、所向吞噬、略盡無所肆其毒、則其志必無頃刻不在江南、而吾國藩籬何其空闊也。苦竹隘之圍幸而解去、然賊^④據寶峰、則受敵之日長、宣闡孤立、何能支久。蜀事去則東下之路不可遏、危亡之勢一也。幹腹之傳尙在渺茫者、以大理未滅耳。大理滅則因其人以闖廣、必且奔逃四出、危亡之勢二也。轉料之舟、我可以往、彼亦可來。韃人則不習舟楫矣、逆離所部瀕海諸郡胡爲而不習舟楫。且安知販易之徒無爲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危亡之勢三也。淮、襄所恃、不過清野。然其城海州、城宿亳、城光化、又將城光化之定城、積粟旣富、則可番迭往來、而沿邊不足支、危亡之勢四也。轉危救亡、當以寬民力爲急。臣觀今日民困

極矣、瓊林大盈、示天下以聚斂之標準而民困。非時之賞賜、不急之營繕、足以糜金耗帛而民困。貴戚之卿與夤緣攀附之徒、汲汲焉圖利其身、若家而民困。宦官女子光焰赫奕、惟通神物、是經是營而民困。修內司奪田伐木、控持訟訴、無問法理而民困。私慾薰染、所在貪官暴吏、以椎剝爲常而民困。斯民習見盜賊之行、怨入骨髓、而有司之勢尙足以刀鋸斧鉞之、則俛首以待、卒有變故、誰爲國家出死力哉。亟慮而亟圖之、是在陛下。又奏、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非常。今非常之費、旣不出於內庫、無藝之供、又復取之左帑。竊意內藏、封樁、左帑皆在國者也、而又以內庫、封樁之有餘、竭左藏之不足、非但剝肉補瘡、而腹肺肝膈之間、自相腴削。左帑無可通融、兵券必且不繼、脫巾呼市之憂、或在目前。內庫、封樁之積、其能獨存乎。上皆改容納之。事苟關國家、雖身不預其事、亦起而力爭。方丁

大全用事人已多側足避禍、公曩宰金壇、嘗與大全稔、至是數之曰、某人當留而劾、某人當劾而留、賢否倒置、外議謂察院何如人。後大全曲擠丞相董槐去之、欲攘其位。時則大全羽翼既備、士大夫無復爲公議出一言、獨三學諸生伏闕攻大全、書十餘上、大全戒鼓院勿以上下之情既盡爲所隔、中外洶洶、憂不知計所出。公奮筆貽書二府程元鳳、蔡杭曰、某以非材、備員宰掾、事無鉅細、皆當效忠。況言路通塞、尤關國體。竊見此月十三日、三學再入叩闥之書、通進司已行繳入、繼聞付還、見留檢院、祖宗國脈、全在公議。雖斟酌可否、未必盡行、然未聞一卻而不納者。譬之防川、勢必奔潰、四出。伊欲全公議一線之脈、和諸生不平之鳴、莫若廟堂就檢院取上三學元書、與之徑徹榻前、庶幾上裨君德、中全國體、下安士心。大全聞之、怒甚、而猶冀結公自助。時右司趙公崇潔見書亦預名、大

全因招公三酌而諭之曰、此必趙右司所爲。公出藁示大全曰、此實某所爲、若以爲罪、願自當之。於是與趙相繼罪去、而公之直聲聞天下。凡其議論之大略、嘗獲著聞於在朝者如此、而尤長睇遠志、念念國家、所思或出於當世施行之外。謂自井田既廢、而竭下奉上之弊已極、則欲計每郡上供支遣及官兵衣糧之數、合管田若干、繞城二三十里、除墳墓宅舍仍舊外、凡田皆爲公田、使廂禁軍分種、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廂禁軍不足、則就用元佃、皆比元租少損以利之。脫遇水旱、則守倅登城、可以目望、出郊可以手摘、官吏皆無所容其欺。山城之郭外無田者、宜於近城有限段良田處爲之、而官買大家限外之田、以償近城失田之戶。公田旣成、百需取具、不復更催二稅、爲民置官、不過聽其爭訟而已。又謂自國家南渡、而竭江南以事兩淮之弊已極、則欲增修徐敏子所建排鱗塹之法、於



兩淮次第鑿溝、遞相灌注。就以所鑿土築塹其田之北、各以蔽田、彼此參平、如魚鱗形、重重相隱、以極於彌望無際、則敵不得長驅以取禾。塹田既成、守備皆具、而厚吾江南事力。他日又將無事不可爲也已。磊落英發、思整乾坤、或抵掌極談、神采若爲之飛動。其爲浙西倉司時、胡^⑤馬飲鄂渚、猶未肅清、別椿六十萬貫、擬創武備庫、又造弓弩、刀箭、火炮、軍兩^⑥。獻助朝廷。其再爲浙西憲司時、嘗浚奔牛至呂城糧運河、又欲併鑿深呂城至京口之河、平通淮運、貫徹南北、以地高費大未果。麾節所至、必先關射圃、親率士卒習射、無虛日。慷慨事功、無事不致其力如此。朝廷方將老其材而用之、公則下世矣、非命也夫。公幼卓犖不羣、少長從忠公劉漢弼游。既仕、從實齋王公遂游。相與切磨、究心理學。已復徧交儒先、久而脫然有自得處。每謂下學上達工夫不可偏廢、三十輻而共轂、萬千歧而通都、

雖涉歷乎稱停裁酌之中、而必融液乎湊合總會之地。故其見之應事、動無凝滯。於書則古今聖賢用力之方、國家兵財阨隘之要、經史諸子、卜筮隱書、嘗鈎索其要、仰輒辨誦如流、善談者莫能屈。朝散公性豪爽、能詩、好談論、年高益喜怒不常、公事之曲盡其孝。少家貧、叔祖爲浮屠、曰幸乳巖有精鑑、知公必貴、督教之、且留錢浮屠氏所謂長生庫、曰此子二十歲登第、吾不及見之矣、留此以助費。已皆果如其言。公侍朝散公泣祭而謝之、錢分文不復取。自是赤手自奮、以至通顯。其爲人精悍機警、介介整整、爲文一字不苟、與人交一語不妄。對客無問勞色笑之歡、而久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有善即手錄、積之久、參之衆、不待其求、薦用恐後。苟非其人、雖挾勢不可得。爲官汲汲爲民、而江湖獻詩、挾書、星命、技術之流、絕不干進。凡皆確守之終其身、故能以一介布衣起自深山而聲



名驟滿天下、朝廷臨事擇使必首預選中。每有薦進於朝及轉言於四方、士大夫皆輒應如響。蓋其所以見信於人者深矣。震與公少同經、而公早達、不及同研席、惟見震文輒誤稱許、未深交也。別二十年、僅兩嘗會面即別。及震初爲尉吳門、而公適以庾節來、未意公之遽我信也。入境俄首招見舟中、道心腹、檄震監還前政諸處鹽本錢、天涯海角因爲在在徧歷、且詢其疾苦以告、并疏華亭置分司徒耗根本之狀、公皆信而罷行之。明年春再檄震結局分司事、凡窮民欠官司錢皆爲請免、官司欠民戶錢皆爲請償、公又一一從之。易節憲臺、凡讞獄多許預議、相與無疑、同於骨肉、恍不知其見信之由。久乃知公之來、嘗訪屬吏於侍左郎中麋公弇、麋公嘗道震平生而然、麋公亦未嘗爲震言也。嗚呼、世降俗漓、士大夫辟用僚屬、惟勢惟囑、山林晚出之士、非先屈辱其身不得進、世豈復有如

二公之相與圓謀、選用一惟其公者耶。最後公尹京、復招震使自近、震答書問京可尹也、物價當何策可平。遲報未即行、而公已去。公長震僅一歲、謂相依效尺寸、後會正未渠央也、詎料公之遽止此耶。嗚呼惜夫。公生於嘉定壬申十二月之四日、卒於咸淳丙寅七月之十三日。葬上虞縣建隆瀛兌山之原、以咸淳戊辰十二月之某日。娶張氏、封宜人。子二人、長疑、鄉貢進士。次焱、將仕郎。女一人、孫男女各一人。先葬期、二子以其行事來求狀。震疇昔受信用者也、不敢辭、併具其本末大致如此、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謹狀。是年五月朔、門人文林郎、新除史館檢閱黃震狀。

黃震撰 《黃氏日鈔》卷八六

宋象山書院山長月巖先生程公紹開墓表

嘉熙戊戌、昭武賴公棟以載經魁省闈、其文天下

誦焉。上饒程公及甫師事之、得其傳、年二十九、庚子貢於鄉、淳祐壬子再貢爲首。寶祐丙辰、伏闕上書萬言、重臣不可一日無、權臣不可一日有、權臣指丁大全也。未幾入太學、時大全在政府、倚宦豎肆凶虐、嗾御史翁夢弼、吳衍論竄六士、陳宜中等。大全以沈翥爲腹心、方大猷爲耳目、猥以章應雷爲援而舉之。開慶己未、大全相之二年、私周震炎魁天下、應雷甲科第三人、士論切齷。大全嘗令翥以幣致公、毅然謝絕。自六士逐、即家食不出。大全斥六士返、翥大猷放嶺海、震炎、應雷奪恩。數公欲歸齋而丁外艱。越三年、升上舍、長存心齋。咸淳丁卯元日郊、前序率諸生表請幸學、蓋賈似道柄國、以小惠蠱多士耳。公曰、幸學可也。請幸以覬恩、不可也。辭不預拜表列、尋又辭推恩。前序以譖於祭酒雷宜中、召公譙責問故、公不屈、拂袖竟歸、傾二十齋之士餞關外。明年戊辰、中龍飛榜乙科、授從

仕郎、當注職官、僅取增差臨汝教、兼掌書堂。兩攝東西倅、賑荒埋斃、竭力助郡政。再調寧海軍節推。母訟子不孝、尹欲寘重辟、公令子百拜、未半、母心悔、子之如初。德祐乙亥、以承直郎、禮兵部架閣、扞鄉郡。公之再自太學歸也、以布衣長象山書堂。至是再爲之、逮己卯三爲之。至元庚辰十二月六日、以疾卒。生嘉定壬申、年六十九。公諱紹開、其先五代時、自歙遷信貴溪、至公凡十四世。曾大父惟幾、大父光祖。父自強、迪功郎致仕、娶翁氏。子男三人、楷、鳳飛、植。植先公四年卒。女二人、婿鄭中、陳近仁。初丙子象山書堂災、公畢力再造、士嘉乃績、丐與山長袁公甫竝祠。平生授徒於家、自爲道一書堂、楷兄弟增廣之。楷今爲書堂山長、鳳飛德安府儒學教授。孫男七人、皆向學。孫女三人。以癸未二月丙午葬于故居之鼎山、坐乾面巽。公生、夢得此地、卜居三十餘年、就爲佳城。公歿之十四年癸巳、楷

與紫陽方回遇于武林以回先人嘉定甲戌上舍亦嘗爲存心長且歎人請銘公墓回惻然感傷思近時人才衰少世事敗壞之故乾淳以後無重臣侂遠全道及再相之舊學皆權臣抱實學者受誣負重名者招忌死黨阿附者致大位無一善可書大節一二可書者乃皆出於寒士下僚如此而欲國不償不可得也公未仕時所立已卓旣仕坐視權臣覆餗迄如公丙辰之言雖大書特書足垂不朽度公方且哀痛於九泉之下亦豈忍聞哉公學贊朱陸超然有得於言語之外家塾之額曰道一志可知已第回少公十五歲豈敢銘公敬爲墓表叙其行實系以詞曰

丁以威脅策吾度賈以利啖輪吾柅屈而從之早仕而已寧見道而良背寧取義而賁趾人有生孰不死不可滅廉與耻

方回撰 《新安文獻志》卷七〇

徐使君墓表

信上饒徐公卒於員郎二千石旣葬其縣之石橋鄉南徐大塘塢者三十七年而墓碑不立承學之士以爲公名蹟在史冊行業在鄉閭誠不待是而顯著然愈遠亦恐墜逸無以肅觀瞻昭永久乃相與來諗于剡源戴表元願有以紀之按徐氏世緒遠出偃王居信者尤多顯人公諱子卿字奇仲少穎悟日誦數千言族父忠公元杰每曰是子必亢吾宗嘉熙丁酉遂以詞賦魁鄉貢戊戌試禮部中進士科人爲公喜公曰時方以此取士吾不得不爾耳授迪功郎隆興南昌尉尉治左有南州高士塚荆蕪沒人一旦命薙去築思賢亭以見志轉運使何君處久傾蓋器重檄攝郡文學尋檄分司撫州小事許專決州苦和糴斛面及田宅稅契錢爲民害立罷之再檄瑞陽如在撫考滿未謁選會趙信父視師江上欲屈公而淮西總領所辟監鳳臺



酒庫、因赴其聘、而兼贊趙公幕府。當是時、軍興事煩、公年少、入預籌畫、出理鞭算、精采獵獵諸公間。用趙公薦、特差充兩浙轉運使司、準備差遣。榮王府奪民田、公斷歸民田。王怒、語侵使林、使公改斷。公曰、吾職可削、筆不可改也。輦下供億重、歲入不足以支、撙節出納、作漕計本末一書示來者。癸丑春、以考舉及格、改官授臨川宰。臨川民喜見顏色、問是吾分司公耶。至則興學、立黃勉齋先生祠、清版曹宿負、覈經界隱籍、邑以大治。有殺人委于隍者、吏執王應亨奴主七人、鍛鍊誣服。公白郡改鞫、殺人者、常平司都吏馮汝能也。事聞、轉一官。舊例試院未揭名、許健者疾足報捷、以邀厚犒。乙卯秋舉、禁卒與馬營爭其利致鬩。郡守、主兵官不能制、且亂。公單車往諭、咸聽命。廣縣解、創蓮華漏、建相業堂成、皆自爲記。包樞密聞其政、謂人曰、江西五十餘縣、臨川第一。丁巳、除尙書省。檢閱官、書擬

右司文字。初立朝、感激欲言事、輒入劄乞建儲、不報。戊午、出通判平江、改嘉興。守挾同袍爲執政、傲復甚。公極力規正、不可、則以監州不職自劾、守爲斂戢。悉卻俸外無名事例、作一杯水亭、暇日獻詠其間、愉如也。除太常寺丞、就守嘉興。命下、丁母憂去。家食、不通貴人書疏、婆娑東山下、自號東山翁。文酒耕漁、相娛數年、以疾卒。生壬申八月四日、卒甲子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三。曾祖功懋、妣王氏。祖思聰、妣陳氏。父質、通直郎、兩浙轉運使司、主管文字。妣張氏、贈安人。配華氏。通直郎建寧嘉禾令君女、性端淑、儉恪、佐公居官、無紛華意。公盛年思退、贊其決、盡義。嘉興歸、相張安人喪、盡禮。公疾、侍藥、盡勞。卒持制、盡哀。通直公在堂、華通直亦老、迎致相歡養、盡誠。宗姻鄉黨、急乏賙貸、盡惠。既貴、不忘蠶桑、常夜績課兒誦書、教盡方。生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卒至元壬辰十二月某日。明年十二



丁酉、以遺命葬鄭塢、距公墓八百舉武而近。子男三、忠甫、歷上饒、南城、建平三尉、有能名。次迪吉、登仕郎、出爲外家後、先卒。次志甫、以軍功補官、垂換授州教授卒。女道韞、適池州教授管茂。孫男二、拱辰、徽州教授。次宿老。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公平生爲文有體裁、自舉子時、聲撼場屋。及宦學東西、師友益廣、如袁廣微兄弟、湯伯紀父子、徐景悅、蔡仲節諸公、俱以剛介廉靜見交。在淮西期年、增餉額十一萬有奇、奏減磨勘十一年。恥自陳、併他賞皆不叙。呂節使文德舉親民、卻不受。在兩浙、吳謝二相賢公、爭致門下、兩辭之。在右司、當寧顧輔臣、稱信有三徐可進用、指公與忠愍公之子直諒、台守宗仁也。丁大全貪其功、誘公監察御史、且囑以林參政彈文。公曰、臺官可爲當路私人乎。即日告假出關去。里居服闋、有薦于朝、予江西一州、不拜。予歸班、不拜。翁祭酒、馮舍人皆同年在朝、屢道

賈平章意、將處之清要、以父年八十不可出、力辭。終父之世、不過朝奉郎、賜紫魚服。嗚呼、科舉法敝久矣、敝極則可廢。然由隋、唐以至近世、所得名卿材大夫不少。其人必皆沈潛好氣節、疏通知體要、無有肯遽然闖茸不振者。而風骨稍高、即成奇傑。蓋其獲之也不以求而以知、責之也不以役而以禮、故人人得自持重而盡其材。余生晚、雖不逮事公、即公之淵源趣向、皆耳目所睹記。賢者不必以不仕爲高、仕矣、天下共名爲姦邪者、嫉之不可主。天下或名爲姦邪、或名爲忠良者、疑之不可主。至於天下共名爲忠良可主、而亦不苟就焉。若公之落落於吳、謝、丁、賈之間、所向偃蹇盤旋、孤行直立、此非可徒以科舉士論也。昔者延陵義死、墓有旌題。仲舒貧葬、行路展禮。庸敢竊附二賢之例、揭之壟端、使百世之下、想遺風、談故事者、猶有所考、不亦可乎。

戴表元撰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一七

校記

- ①「使」下原重一「使」字，當爲衍文，今刪。
- ②若：光緒本《黃氏日鈔》作「苦」，疑當作「告」。
- ③韃人：原作「敵人」，據右引改。
- ④賊：原作「敵」，據右引改。
- ⑤胡：原作「敵」，據右引改。
- ⑥軍兩：疑當作「車兩」。
- ⑦肅：原作「異」，據明鈔本《剡源戴先生文集》改。
- ⑧願：原作「頗」，據右引改。
- ⑨隆興：原作「隆昌」，據右引改。
- ⑩改官授臨川宰：原脫「宰」字，據右引補。
- ⑪臨川：原脫，據右引補。
- ⑫閏：原作「閉」，據右引改。
- ⑬尙書省：原脫「省」字，據右引補。
- ⑭配華氏：右引作「配葉氏」，下同。
- ⑮卒至元壬辰十二月某日：「元」原作「正」，「某日」原



儒藏

脫，據右引改、補。

⑯明年十二月：原脫，據右引補。

⑰終父之世：右引「父」作「公」。

宋儒碑傳集卷二百四

方蒙仲 許月卿 程驤 毋廷瑞 王義

端

方秘書蒙仲墓誌銘

蒙仲名澄孫、以字行。曾大父庭輝。大父履之、號爲履齋先生。父大東、乙未乙科、授永春主簿卒。母林氏、艾軒族孫女。^①蒙仲入小學、警^②悟異群兒、屬辭落筆、長老皆驚。^③若它日^④宿習而然者。鄉先生郡^⑤文學課試諸生、姓名常出千百人上。再拔^⑥。胄薦中丁未甲科、教授邵武軍學、賓禮耆宿、作成俊秀、一經賞識、後多知名。會學廩贏錢、及校官例卷置貢士莊、以待西上者。秩滿入京、余與虛齋趙公方奉詔^⑦纂史、議辟屬、會余去不^⑧。果。監激賞所酒庫、有基而去之者。今丞相魏公開大幕府於維^⑨揚、以幹官辟。時淮閩號小朝廷、英彥輻湊、然粹有羽書軍冊、衆方環視愕眙^⑩。蒙仲磨盾鼻、憑敗鼓、多萬字、少

千言、各有意度。魏公大喜、有語妙天下之薦一府欽其才望、猶強至之客韓、端叔之從坡也。入爲國子監書庫官、校藝南宮、坐商論去取、不能下氣去。添^⑪倅南劍州、改泉州。先是、兩倅同餉左翼戍兵、蒙仲慨然曰、添差猶方外司馬耳。請于朝、改屬正倅、而水廳遂無一事。會闕守^⑫。朝命攝郡兼舶、黥籍胥魁素舞^⑬。文者。舶至、吏請按視、蒙仲曰、以待新侯。爲岷隱戴公^⑭。竹湖李公作風月堂、二公皆嘗爲贅倅者。節齋趙公建江閩、辟機幕、擢^⑮國子監主簿。趙公移淮閩、改辟議幕。趙號吏師、其臨淮閩、適虜透渡、江氣甚惡、治法征^⑯。謀悉咨元僚而行。蒙仲亦孜孜爲盡力、通上下情、恤將士疾苦。虜退、府罷、蒙仲需次邵武軍。於是魏公袞歸、舊賓客皆彈冠相慶。蒙仲獨奏記、言一生窮薄、幸樵山瓜熟、願爲朝廷拊摩凋瘵。時庚午冬也。余隨召節謁翹^⑰材、魏公問、蒙仲肯來乎。余答、蒙仲欲姑試外庸、自見有旨趣上。



樵歲三易守、公私赤立、專以清苦節縮支吾、乏絕上供卜^①。送使外、又爲前政補^②。逋綱數十萬、拊柔獷俗、表倡^③儒行、與其士民相安。末期^④而報政、以秘書郎召。臺閩上其郡最、詔增一秩、爲朝奉郎。蒙仲在郡、以積勞體力益羸、猶據案治事。郡都試晨^⑤起戒嚴矣、忽中風眩^⑥。越三日卒于寢、年四十八。時洪尙書伯魯漕建、以書報蒙仲訃、余馳白^⑦。魏公公^⑧簡余曰、蒙仲謝人世間、造物者何奪之速邪。拊祥物瑞事不常有、無可久之理、即今而後、還壺山英靈之氣矣。其痛惜之如此。娶鄭氏、蘇州法曹仁甫之女、封孺人。子公權、以遺補將仕^⑨。郎妙詞翰、有父風、進而未止者。二女尙幼。蒙仲卒以辛酉九月己丑、葬以癸亥十一月丙申、墓在白杜路口之原。所著有綱錦集、通鑑表微、鄉先達如方鐵庵、王臞軒、李儀曹皆折節與之友、與樵守方侯巨山、福唐潘君庭堅尤相賞好。東澗湯公爲銘綱錦堂。余與

蒙仲連牆也、通家也、蒙仲諸父余銘者三、又銘^⑩。潛仲、今又^⑪銘蒙仲焉。蓋前作三經義者或不喜言^⑫春秋、爲程氏學者或未觀通典、著潛書者或不能通秘閣之六論、吟唐風者或不能道原夫之一聯、蒙仲則不然、經傳皆探索精微、詞藝各根極體要。方英妙時、挾才乘氣、不知者以爲傲。中年磨去鋒^⑬銳、務爲和易謙巽、前之嚴而甚者皆親而狎之^⑭矣。遇貧賤布衣交往、往解衣揮金、於宗戚有恩意。初陟^⑮、弟洧孫尙幼、扶攜教養、以至成立。蒙仲旣爲一世所愛敬、然深自損挹、逢人則曰後村吾師也、故哀其死者多以唁余。余曰、昔也余奇若人、爲吾里有英物也、爲故人有美子也、爲吾徒有畏友也。今也余哀若人、爲朝廷惜^⑯。譽髦也、爲臺閣惜^⑰。詞人也、爲東閣惜奇士也。嗟乎蒙仲、吾無所用吾情矣。乃爲銘曰、

余嘗考論、屈賈二士、萃氏^⑱。忠賢、漢廷茂異^⑲。一值^⑳

斬蘭、行吟顛顛。一逢絳灌、流落遠外。蒙仲出處、則異於是。堂堂魏公、疇昔羅致。凱旋袞歸、麟獲鳳至。蒙仲獨請、一鄣自試。若臺若閫、上其郡最。增秩雌堂、然藜中秘。大臣知己、近臣引類。非有讒原、亦無害誼。蓬萊近矣、風引帆退。笙鶴下矣、丹飛竈壞。孰爲之哉、命有所制。何生之難、何奪之易。地下修文、天上作記。以蒙仲觀容有是事、燕許之手、沈謝之思、百年幾見、一夕殄瘁。昔人存歿、乃見交際、死者有知、吾銘無愧。

劉克莊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二

宋運幹山屋先生行狀

公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小名千里駒、字駒父。其先姜姓、炎帝神農之世也。周武王封伯夷裔孫文叔于許、子孫以國爲氏。自容城徙冀州。高陽比新城、遂以高陽爲望。秦末、許猗隱居不仕。雲孫毗爲漢侍中、生德、汝南太守。

因官寓家。德生據、典農校尉。據生兄魏鎮北將軍。少子猛、爲幽州刺史。猛生式、至平原太守。式生販、晉司徒掾。子詢、凡十世至遠、守睢陽。唐天寶之亂、與張巡死節。生二子、玫、婺州司馬。現、袁州刺史。其孫儒、不義朱梁、與知柔入江南。儒生稠、仕南唐。知柔檢校吏部、承傑檢校國子祭酒、番陽明口許氏其後也。迨江衝府君贅歙之婺源、遂爲縣人。於公爲遠祖。曾祖父諱安國、子獻忠。祖父琳、字元美、皆邑之善士。考諱大寧、字寧之、以學問見知於鶴山先生魏文靖公。文靖以友仁扁其堂、是爲友仁先生。嘉定丙子三月庚辰、先是夕、友仁先生夢使者介冑立廳事、一羽衣擁嬰兒授使者、使善護之、詰旦而公生。常言前身道士劉自明、蓋有感也。公幼而穎異、七歲能屬文、友仁先生撫而訓之曰、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惟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賁李若水辭也。小子識之。年十



五從介軒先生董公夢程游。董公者、子朱子門人正思先生程公之高弟也。明年、以書學應科舉、居次榜之首。公慨然嘆曰、是吾學之未至、歸而登邑之巖岨山、閉戶讀書、益勵志焉。端平乙未、縣大夫王塤行鄉飲酒、謂公天下奇男子也、俾受學文靖公子魏子。公往卒業、遂有志當世事功。絕江適淮、時趙公葵開闢江北、一見驚異、羅致幕中。既而以軍功補進武校尉、赴江東漕。是歲嘉熙庚子也。詔罷鵬弁就舉制、遂以試流寓、以易學魁江東。淳祐癸卯、客左史呂午家、載試於漕、復爲舉首。明年試省別院、主文中書侍郎韓祥謂公策直天下措置大事者、宜置首選。邑人太常博士吳遇龍疑其爲公文也、避嫌屈置第二。將廷對、左史言、王俠言時事必中、請往候之。王俠者、吳越之俠客也、家無擔石之儲、而百金可立致、復揮之如土。先是、餘杭失火、比及左史氏、左史未退朝、有爲全其家、旣而歸

之者、左史德之、未知其人。居久之、然後知其爲王俠也。公造俠、俠笑曰、子亦來見我乎、抑左史之饒舌乎。吾視子之才足爲天下先、爲子計者、寧逆驪龍之鱗、毋拂豺狼之性。豺狼蓋指權相史嵩之而言也。公怫然而起曰、吾寧殿多士、專攻上身、吾所不爲、吾必言天下所不敢言者。旣而策題有始憂勤終逸樂之問。公對言、臣聞文、武有憂勤而無逸樂。進逸樂之說者趙高、高拱深居之謀、此秦之所繇亡也。逸樂無度、則君人者失權、若太阿之倒持而授人以柄、雖欲勿傷、焉得而不傷。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文王曰、中昃不遑暇食、豈逸樂之謂哉。竟以觸時相見抑。有旨陞甲、賜進士及第、授濠州司戶參軍。時徐公元杰與劉漢弼等言權相冤死、公率三學諸生伏闕訟之、言至激切、理宗目以狂士。歲丁未及代、兼領本州教授、攝知錄參軍。呂文德以保康軍承宣使、沿江制置副使知濠州、辟公招

撫司從事發運司亦聘入幕至此有勞尋丁友仁先生憂歸服闋遷臨安府府學教授陞黜必當士論數上書言事丞相謝方叔有不才子淆亂朝綱京師目之爲小相使招公曰吾幸讀子之文服子之義久矣子來吾能使吾君相以史館拾遺之職居子若此者凡十告朔而公不往時余玠子如孫帥蜀貪殘廢法而軍民潰亂公因上言謂玠無義方死有遺辜乞斬如孫函首謝蜀其所盜財以給軍士如此則朝廷不失政刑與大臣之子弟專權亂政者必聳然知懼矣書上小相怒諷臺臣擊之因失職謀去丞相免董公槐爲相言之理宗特創員外闕留置京師從事以寵嘉之時丁大全居政府公固辭不就蓋公屢上書詆之也寶祐乙卯槐更奏公入江西庾幕尋改幹辦本道提舉常平公事待次六年不就使者史繩祖屢書起之既至遇富貴黃萬石有獄賂使者左右枉其事公爭之賄

以不行於是下不受屈勢家訖無犯法者江右因號公爲鐵符尋攝提舉事政尙廉平多所平反屬郡有獄至逾年不決者公令郡縣以其獄上皆一旦遣之民以不冤先是南州之俗上元競燈歲郡縣費不可計公謂作無益害有益悉禁止之及古心先生江公之執政也數薦之朝而憾己者當路竟循承直郎幹辦浙西安撫司公事不就時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權侔人主至是屢書起之比至似道憾相見之晚以公試館職與黃鏞偕召公言朝政失人心者三事并誦林實夫所爲餞公序實夫者南州之高士也隱居不仕見似道之專政宋祚之將絕也故其序有曰孔子居上貴寬寬非懈緩縱弛之謂也宰天下者其量要足以容天下而後可非得廣心彌性之士日相與居必將環視四顧動與物敵且以胥戕爲能事矣推原其故則亦求賢之誠不至反以自病也今相君汲汲焉求先



生如是則如前所慮斷可無矣而區區猶願一言、近世一種小夫、以媚嫉爲納忠、以隔絕爲自獻、附耳而啓、有同告密、畫界而立、有似法壇、盡絕一世公議於鈞陶之外、獨以左右便嬖爲腹心耳目。察之不審、一惑其言、則吾之自處日狹、志趣日陋、常恐諸侯客子之來、盼盼然慮其軋己也。是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且無足觀。積中書二十有四考、吾亦何樂於此哉。相君心廣體胖、天下擊壤鼓腹矣。不然其細已甚、民何以堪。有如此意、皎然甚明。發揚蹈厲、歷歷爲相君言之。非先生而誰忠於知己、孰大於是。考亭夫子有言、吾輩有百萬生靈盡在此破漏船上、但喚得一副手稍公、不致失墜、其益非小。抑吾言多忤、必先生然後能爲吾致之。似道佯唯唯。未幾、以陳宜中易公召、并浙西職罷去。公行且嘆曰、已矣彼人哉。遂去之。買田宅於姑蘇、旣而悉散之曰、吾聞河潤九里、漸汝百步、是將爲解甲

休兵之地矣。廼步歸故里、杜門著書、號泉田子。游從者履滿門外、當時翕然師尊之。始徐公元杰之遇害也、朝廷以京秩官其子直諒、仕至顯官。次直方、不受。德祐乙亥、起家亟廷、至殿院、首薦疊山先生謝公爲江東提刑、再薦公與劉辰翁皆有將相才、宜膺重寄。朝廷方議以公開闔東南、未幾、官軍下新安、明年下錢塘。公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於是不言五年矣。又如是而卒。蓋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歲十一月也。享年七十、終正寢。先一夕、畢召家人曰、吾將逝矣、必殮我以集英殿所賜袍笏、庶幾可見先帝于地下。又命其婿江愷曰、死矣履善、甫得其所矣、不可復作矣。謝君直與予皆不苟合於世者矣。是嘗顧此于予、疊山先生嘗書其門曰、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云。是深知予者也。吾死、子盍於是而銘我焉。翌日、夙興盥漱、深衣危坐、笑語如平日、薄暮儼然而化。四

方之士聞者相吊、來臨其喪、爲詩文哭之者蓋數郡縣。公疏髯玉貌、秀目豐頤、舉止閑雅、望之似神仙中人。每夕、令家僮候月出還報、徘徊清嘯、竟夜不寐、當時謂之再生子。瞻其所著述、累十餘萬言、時時爲人取去、其僅存者十二三。先是、常州教授李夢科刻之毗陵郡庠、彭福龍刻之廬陵、皆公門人也。其刊于家塾者如毗陵本、從孫汧復增益於散失之後、今其本存焉。公家藏古書亦千餘萬卷、一顧率終身不忘。嘗與友生游僧舍、方曝佚書、使生觀之曰、法華經也。公因記憶、嘗觀是經于徑山、旣三十年矣、因背誦之、不遺一字。其爲詩文、未嘗經思、如長江大河、出入霄漢、不可測度也。初、公深見知於理宗、將不次任之、爲權臣所沮。公於是著百官箴、凡萬六千餘言。比進、會理宗棄群臣、而馬碧梧先生見之、嘆曰、確乎有經世之實、人主當置一通于坐右。履齋吳公亦言、公在熙豐不黨於熙

豐、在元祐不黨于元祐者也。董公槐、蔡公抗、皆戒公以和平、勿過剛。公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夫和平以從我、豈不和平以從人。勿過剛以順我、亦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許某只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公始受學於董公、去事子魏子。子魏子爲世儒宗、當時登其門者謂之登天。公受學有繇、學道有得、是以身益困而志益堅、志益堅而道益明、大節卓乎其不渝也。夫人安定程氏、生二男、茂登仕郎、薰進武校尉、皆早世。女五人。夫人先公沒、晚生二男、翼飛、女二人。母方氏。孫男四、人文相、文晏、文侍、文任。孫女六人。曾孫三人。以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歲、十有一月、葬公於婺源西七十里之仁洪、與程夫人墓相望五里。先是、愷受公遺命、乞銘爲狀、未定、而疊山先生北行不辱而死矣。嗚呼、旣葬矣、日月逾邁、事未易成、而愷亦垂老。於是謹更狀公行、將

以求文于當世之立言君子名能文於天下者。延祐元年十月日、季子飛狀。

許飛撰 《先天集》附錄

帥幹程公驤傳

公諱驤、字師孟、一字季龍、梁將軍忠壯公後。十七傳至諱炳者、始居休寧富溪。又七傳至學正公、以明經起家、公高祖也。曾祖卓、祖汝礪、父思禮、皆克世其學。公生而器局宏遠、偉姿容、望之若神人。性極聰悟、凡諸經子史律曆之書一覽輒盡其義。時元寇日迫、公慨然思爲國致力、遂與諸義士日出習武事、兼治七書。端平三年、勅充武學生、尋陞上舍。開慶元年、登周震炎榜進士。赴御射、勅賜武舉出身、賜玉軸、綾誥、錦囊、授承節郎、分隸鄂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司同準備差遣。以親老乞就近、改差建康府侍衛馬軍行司同準備差遣。未幾、丁內艱、服闋、補舊任。考滿、轉保義郎、除權中書舍人。時

賈似道崇姦誤國、知事不可爲、遂乞祠、主管建昌軍仙都觀。久之、得請致仕、於所居傍鑿池引泉構亭、爲游息之所。榜曰林泉風月、日與名勝吟嘯其間、不復染指世味也。嘗書座右曰、毀之謂譽、無憂之謂樂、無求於人之謂富、無屈於人之謂貴。人以爲名言。宋亡、元訪求舊臣甚急、公益屏絕、自號松軒以見志。年七十三而卒。娶西路倪氏、側室羅氏。子男三、曰文豹、文虎、文陞。葬里之和睦干。所著有松軒集若干卷。

程恕撰 《新安文獻志》卷九六上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銘

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形氣有大小、人豈小於天地哉。衆人與聖人皆可爲堯舜、知覺有先後、衆人豈後於聖人哉。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天下國家與吾心爲一。誠一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可言而不可行、爲其事而無其



功非儒道也。宋朝喜用儒能談理性書者、取穹官如執左券、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儒術盛行之時、豈不大可哀乎。吾讀平山先生母公行實、未嘗不流涕太息、安得斯人與之論儒道哉。公仁人也、少年見蜀人死於亂離、如痛入肌髓、收遺骸露骼、藏之叢冢者以萬計。流亡苦寒饑、賴衣食以更生者又幾萬人。帑不留錢、廩不留粟、悉傾倒施、捨以活民命、家以此屢空。嗟乎、一少年書生惻隱滿胸懷、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非英雄人哉。其尉安化也、峒氓作亂、單車半夜入氍毹篁竹間、推赤心曉以禍福、開其生路、凶渠感恩羅拜、至泣下、民社以寧。羅谷萬餘石爲社倉、有凶歲四境無餓民。邑庠不養士、始闢齋舍、豐廩庖、日以六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令有當爲之事而不爲者、公皆爲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陽也、善政與善教並行、百姓得懽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化

也。部使者交薦、堂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人物大凋零、願作一冷官、爲國家育英才、可乎。分教黃州、兼領雪堂、河南兩書院事。程、蘇二先生道不同而其趨一、公爲諸生明辨、既知其所異、又知其所同、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精粗皆可以爲、湖學再行於斯世。功臣貴將子孫皆願立講下、江淮湖右後進生經公講畫、有文名者尤多。沿江兩帥借隆望以精神一閫、衛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公養耳。後帥辟爲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字。雖不能委心受教、公竭智殫慮、葺罅漏、猶能護一面風寒、叛膽敵心有所憚、不犯副閫界。時宰頗知公、除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改秩。襄圍急、將相皆天奪其鑑、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襄必陷、國必亡、天下必大亂、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于



黃州官舍。家無餘財。厥子無以終大事。軍民悲憐。斂殯葬祭諸費皆闔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中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章母公昭裔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都。中進士第。興元府推官。諱巖老者。其曾祖。登科宰南溪。諱諫者其祖。太學上舍生。諱自誠者其父。生於己卯。享年五十二。娶劉氏。生三男。遇辰。逢辰。應辰。皆以奇才實學爲達官當方面者所知。繇進士選舉入仕。或辭祿廬墓。或貳郡。或丞邑。止者得伯夷。柳下惠之仁。仕者合伊摯呂牙之道。皆豪傑士也。逢辰仕建安。條上四十事。說達官爲生靈留一髮生意。人望翕然。辛未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葬於興國軍大冶縣鄉曰永豐里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年十二。記六經。已能通大義。作賦早有聲。春秋程文冠一郡。恢廓有大志。惠義而力仁。爲布衣已能哀憐鋒鏑遺黎。葬死者活生者皆以

萬計。吾所謂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而天下國家與吾心爲一。誠一至而天地萬物與吾性爲一。此之謂儒道。公其庶幾乎。鄉三貢。始登己未進士第。仕止一掌故。佐邊閫。其沒也。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苟能用其材。行其道。豈不能轉亡爲存。易亂爲治。天與人不合。世與道相違。惜哉。吾歷覽前史。渡江後賢相。如張公德遠。虞公仲言。趙公景溫。游公景仁。謝公德方。皆蜀人也。雖不能用。太平如慶曆。元祐時。其心真足以合天。其德真足以服人。亦可以爲大臣矣。使公不死。其才必大用。用則必無愧於五君子。一賢之壽夭。吾道之行廢。與國脈世運相關。豈特其一身之不遇爲可恨哉。王晉公。范文正平生喜種陰德。子孫食其報。人以爲天道可必。母氏之後其大乎。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乃銘曰。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爲興。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爲

升。天不假孔明、公瑾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平生之陰德，非古之大丈夫則不能。黃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斷，則柯葉千歲而長青。匪春種而秋獲，信雲族而雨盈。志有續而道有傳，必長拔巔崖，辛苦之蒼生而見其清平。

謝枋得撰 《疊山集》卷八

故綏寧令王君墓表

豐城王氏居槎溪上者，八世至綏寧。君諱義端，字元剛，受易於廬陵歐陽先生，守道與兄義山俱有名。義山字元高，擢宋淳祐壬戌第，官於朝。君以叔祖泉澤入仕，試進士，四與計偕不第，以恩監江陵白水鎮，辟汀州武平令，攝吉州吉水令，佐江西提倉幕，遷武岡綏寧令，累階文林郎。天兵渡江，江上諸郡不守。德祐元年，文丞相起兵江西，熟知君智略，辟與幕議。君仰天嘆曰：「天乎！事已至此，去將安

歸。涕泣而謝之。自是終其身不出。其在吉也，富民葉殺人，賄吏以縊，聞君當聚檢，致錢三百萬，拒之。抵葉死，豪商奪民地，事歷臺部，連歲不決，逮死者數人。下君治得白，黔商而還民地。有趙銀者，與弟有隙，嗾家僮七十餘人焚弟廩，憲怒，欲盡殺之。君詣府力爭，乃論如律。大兵且至，同避地於贛者四十餘家，艤舟城下。夜半，叛卒內外起，黎明，操戈逼舟，衆惶恐，君奮入賊中，執其渠首，諭以禍福，率錢帛分勞之，衆賴以安。誘其渠詣憲府謝，密語憲曰：「能斬即斬之，不能亟安反側。」憲慰而遣之。同里鄢氏女未嫁，而侍婢病死，仇訐於吏。吏詰以姦殺婢滅口，求賂。君白守，事以辨。周三者，殺人委涂而自爲證。言之令，周伏辜。其廉直好義類如此。晚歲杜門窮經教子。郡守、部使者時從訪問，亶亶竟曰：「惟以忠孝爲言。」人或勸君仕，曰：「我不能死，可復仕乎？」論著有經疑十五篇、史論四十八篇、經邦讜論二

十四卷、雜著若干卷。大德丙午九月一日卒、年八十七、自爲之誌。十二月丙辰、葬里之東穰嘉之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蕭氏。娶趙、無子、先三十年卒。子男三、胡出也。希文、蚤世。揆、今爲潮州路儒學教授。葵、吉安路黃茅鎮巡檢。女五。皇慶二年、余承乏禁林、揆來謁、泣且拜曰、先子力學守貞、不幸棄諸孤、葬已八載、而墓上之碑未立。先伯父與公季父侍讀公爲同年進士、揆又辱游公門、幸哀而賜之言。余觀綏寧之才之學、不如何人。其知己又皆賢公卿、而卒不得一第、蓋有不幸焉者矣。然嗜仁如膾炙、赴義如骨肉、以明哲而保其身、獨非幸也耶。即使君爲狀元、爲宰相、棲遲末路、爲士者恥之、其幸不幸又何如也。於乎、文信公亦知人哉。銘曰、

嗟嗟綏寧、才豈不足以決科、智豈不足以立功、而竟然耶。不賢而達、余孰少多。賢而不達、命也奈何。

有德有年、有子承家、若綏寧者、我又何嗟。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九



儒藏

校記

- ①句首原有「係」字，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刪。
- ②警：原作「驚」，據右引改。
- ③驚：原作「警」，據右引改。
- ④曰：原作「生」，據右引改。
- ⑤郡：原作「群」，據右引改。
- ⑥拔：原作「校」，據右引改。
- ⑦趙公方奉詔：原作「趙奉方公詔」，據右引乙。
- ⑧不：原無，據右引補。
- ⑨「公」字原無，「維」原作「淮」，據右引補改。
- ⑩貽：原作「貽」，據右引改。
- ⑪添：原作「滌」，據右引改。
- ⑫句首原有「關」字，據右引刪。
- ⑬「胥」字原無，「舞」原作「無」，據右引補改。
- ⑭「岷」下原有「之」字，據右引刪。又「戴公」原作「太公」，徑改，岷隱先生戴溪也。

- ⑮擢：原作「權」，據右引改。
- ⑯淮閫：原作「檄」，據右引改。
- ⑰征：原作「政」，據右引改。
- ⑱翹：原作「超」，據右引改。
- ⑲卜：右引作「定」，似皆不妥。
- ⑳補：原無，據右引補。
- ㉑倡：原作「福」，據右引改。
- ㉒期：原作「嘗」，據右引改。
- ㉓晨：原作「最」，據右引改。
- ㉔眩：原作「洊」，據右引改。
- ㉕白：原作「曰」，據右引改。
- ㉖公：原無，據右引補。
- ㉗補、仕：原作「稿」、「士」，據右引改。
- ㉘銘：原作「錦」，據右引改。
- ㉙「又」下原有「爲」字，據右引刪。
- ㉚言：原作「之」，據右引改。



儒藏

③①鋒：原作「鑿」，據右引改。

③②狎之：原作「狎去」，據右引改。

③③惜：原作「偕」，據右引改。

③④惜：原作「借」，據右引改。

③⑤莘氏：原作「芋士」，據文意改。莘，楚國祖先之姓。

③⑥句首原有「溪」字，據清抄本《後村先生大全集》刪。

③⑦值：原作「考」，據右引改。

③⑧引類：原無，據右引補。

③⑨有知：原無，據右引補。

④①者：原作「官」，據明景泰刻本《疊山文集》改。

宋儒碑傳集卷二百五

方逢辰 謝枋得 徐卿孫 黃仲元

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

公諱逢辰字君錫其先河南人遠祖紘官吳中避新室亂因家於丹陽郡歙之東鄉今淳安縣是也。孫儲漢和帝時賢良方正對策第一仕至太常洛陽令黜侯忤竇憲棄官去或見其皓鶴自隨呼爲仙翁。遠孫曰上貴府君唐僖昭時隱德弗仕教授鄉里其徒號曰靜樂先生。越十一世生參謀公力學篤行記問該博鄉人尊敬之號耐軒先生。子三人公其長也。公天稟卓絕自幼刻苦務學夜誦徹旦。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會歸于周程朱子之學其所爲文家傳人誦士林素以魁彥期之。淳祐九年己酉鄉舉以夢魁名預首選。明年中省試第一等理宗臨軒策士以公所答敷陳鯁亮擢爲進士第一御筆改今名昭異渥也。公感激上恩方

在期集所聞二多冠忤宰相鄭清之相繼去國善類搖動適遇雷變遂叩闕上書其略曰伏覩御筆以雷發非時避殿減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天下怪之中外傳聞以廟堂爲監謗之穽所貴乎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大臣不能贊之土木方新大臣不能諍之貨臣聚歛大臣不能禁之敵國佯遁大臣無以備之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矣聞大臣屢疏丐閒而未可其請留之者愈堅攻之者愈衆乃所以爲大臣甚天下之議非所以愛之也疏奏上優容之初補承事郎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公莅事勤恪提刑潘公以臬事咨決知其遠到深器之吳中有和靖書堂郡請公領學事初講太極將圖說分作五節發明濂洛蘊奧寶祐元年甲寅以秘書省正字召入時海州喪師淮閩以捷聞物論沸騰公叩闕上書有曰伏覩御筆以海州之捷降詔獎諭道



路疑之、得以謗陛下以曲行賞矣。海州之敗、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帥臣抗章來辯、徒以一去恐朝廷、直欲以敗爲勝。道路傳播、莫不羞之。今曲徇其請、又詔獎諭、豈陛下不知而受其欺耶。彼國忠之欺其君、爲固寵也。天下國家之安危、彼不恤也。今富貴操柄、陛下自有而自欺、欲何爲耶。爲陛下謀者、何不降詔以督勵之、曰、朝廷好官爵、汝爲之、天下大富貴、汝享之。今四郊多壘、汝欲以敵遺君父、將安之乎。此詔一下、彼敢于言去、臣不信也。陽城有言、脫以延齡爲相、臣必取白麻壞之。學士院果降此詔、則祖宗三百年涵養、縉紳中豈無陽城乎。臣甚爲天下國家羞、輒痛哭流涕之。臣願陛下急收回御筆、猶可解萬世之議、揜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議未暇恤、則四鄰笑我、何以立國乎。公此疏爲制閹賈似道發也。二年乙卯春、除校書郎。時上總攬權綱、威福有竊弄者、儲君尙幼、公懷隱憂、上

疏有曰、當大本猶豫之秋、豈無旁睨蜉蝣之撼甫、節之嚙嚙、難度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郡而無貧太守、有貧國家而無貧邸第、南司貧而北司之應奉不貧、百姓貧而緇黃之窟宅不貧、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貪者、於陛下之近親有依憑焉、於陛下之宮中有承受焉、於陛下之左右有游譽焉。專以伺陛下之好惡喜怒、以媒其身、陛下得之於左右之游揚者、曰某人能也、某人廉也、然後出自聖斷而用之、或畀以麾、或授以節、曰、吾自除吏也。而不知西園之諧價、固有從旁而竊威福者矣。又曰、京師國家之根本、王畿四方之命脈、此天下所恃以爲國者。京有尹、畿有漕、所以使培養根本、愛養命脈也。豈願其撥本根、戕命脈、以便吾之私哉。邇年之爲是官者、失其設官之本意、不過爲閹豎輩一大承受耳。無名宣頭、眞僞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稽。親密

之地惟恐浸潤之易行。嚴邃如天、誰敢執拗以取禍。仇士良之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生、又納諫、智深慮遠、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莫若以財貨聲色蠱其心、使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遑遑汲汲爲陛下經度、前之藻稅未休、後之丹牘又起、陛下方以其小心辦事、動適吾志、而不知此正仇士良之策也。帥漕兩司、疲於應奉之不給、帑庫赤立、廩如垂罄、職此之由。萬一畿甸之內、有一旦警急、不知陛下何所趨辦、何所倚仗乎。是不急救兩司之貧乎。如將救之、願斷自今日、止營繕、省宣索、剗刷兩司不急應辦之空名、悉停罷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掃除蠹冗、先自此始、然後可以責兩司之培護根本、愛養命脈、以爲緩急之備也。三年丙辰夏、上疏有曰、善處急者、不以急而震天下、亦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天下之勢固不可以激、尤不可以

媮。勢急矣、吾又示之以急、則失之激、故不容不暇以壓之。此所謂暇、豈真暇哉。當爲皇皇之急、不當爲悠悠之媮、然後可以暴白於天下。曰、吾所以示不迫之暇者、非愚天下也、不敢震天下也。古之謀人國於江左、有爲之者矣。莫窘於淮淝、而談笑於奕棋。莫迫於新亭、而從容於就席。此之謂不以急而震天下。外示談笑、內必有以神其指授之略、而收轟雷破柱之功。陽示從容、陰必有以伐其壁後之謀、而折其飄風怪雨之勢。此之謂不以暇而愚天下。夫安則曰安、危則曰危、迫則曰迫、紓則曰紓、何爲翕張闔闢哉。世變日激、天下之事不可以直遂、故處急則必以暇、處暇則必以急。不然、吾能爲晉人之急、則天下之憂端未艾也。又曰、天下者使吾有以自謀可也、不可以鄰國之存亡爲安危。使吾有以自備可也、不可以敵國之緩急爲喜懼。以鄰之存亡爲安危、則病於依、以敵之緩急爲喜懼



則病於制。善爲謀者不依於人、善爲備者不制於人。苟不以我之未及謀、未及備者爲第一義、而遽以彼之存者爲安、緩者爲喜、萬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道、臍可噬乎。胡不赫然一怒、移其揣摩他人者而自謀自備乎。進退伸縮無不由我、固不必以鄰國之存亡覘敵國之緩急也。時闡宦導上以土木湖山、工役大興、公疏又云、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謀我。彼之所築者金城鐵壁、我之所築者土妖血山。彼之所築者奪我之地爲之、我之所築者奪民之地爲之。又極言、備邊之事、以必爭之規模而奪浮光、然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而守樊襄、然後可以拒光化而全江陵。大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猶有一綫河也、今乃涉河而築浮光、光乃吾戶內、若其屯於斯、耕於斯、生聚教訓於斯、則日夜出騎以撓我、淮東西俱不可耕矣。雖堅城閉壁而坐

爲禁制、不得動矣。爲吾之計、當勉諭淮閩、盡力以爭浮光、毋使彼得以久其耕而牢其巢、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一樊襄不牢、彼反奪而巢之、則江陵孤注尙足恃哉。爲吾之計、當擇荆之猛將、責之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北可拒光化、而南可以全江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當在此而不在彼矣。公此疏真救國之活劑也、奈何不見聽用、以至於亡。人邪。天邪。時內豎縱橫、日以滋熾、御史洪天錫劾之不行、而去公即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又抗疏援膏上旨、下二豎爲喻曰、臺臣劾二豎、欲爲國家早去厲鬼、非有膏上旨下之難也、而陛下不行其言、豈陛下自愛其國、反不如愛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闡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寶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

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以屠之。又曰、小人之在君側、其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內者、蓋有所憚於外。若外不足憚、則此曹無忌憚之心生。無忌憚之心生、則無君之惡動矣。言極激烈、上不悅、公遂稱疾求去。是時丁大全以臺長用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丞相董公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董果罷斥。四年丁巳、除著作佐郎、臺論以公不合、擅出關、寢新命。訥齋程公元鳳拜相、首以公薦、上曰、姑與外庸。未幾、除知寧國府。臺臣以交游學舍論罷。公自乙卯棄官歸、杜門卻掃、潛心於易、召之不赴。開慶元年己未、大全罷逐、相位無肯當者、內地洶洶、上以海閩疆起履齋吳公潛、踰月入相、收召善類、以著作郎召、明年權尙左郎官。是時丁黨雖黜、六賊尙存、國博徐庚金等相繼上書乞誅六賊以謝天下。時上外迫邊警、內蔽六賊、宣諭吳相不當汲引

庚金等、議論紛紜。吳相楊前抗疏、其略有曰、強敵入我堂奧、奸黨猶在衽席、外庭紛紛、蓋爲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傾搖、恐天下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潛作相始。上爲之斂容、隙由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似道提師江陵、密奏欲請下流兵權、上以問宰相、潛奏鄂以上旣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兵權併聽似道節制。時上與賈密往復、外廷不得預聞、以宰相不知邊報爲潛罪、夜半片紙忽從中出、吳潛除職與郡中外惴惴、謂必有後命。公上疏略曰、臣聞聖人之好惡是非與天下爲公、不宜與天下立異。好惡是非者心也、聖人之心本與人同、豈有與天下異者。然一人雖至眇、而九重至尊也、萬鈞至重也、天下雖至衆、實則至微也、至賤也。以至微至賤之好惡是非、而反有時與聖人異焉、以常情觀之、萬鈞之



重九重之尊、豈不能與之立異、而自爲好惡是非、以與天下角一勝哉。而聖人則曰、不敢拂百民以從己之欲。明目達聰、詢謀咨岳、進善有旌、敢諫有鼓、誹謗有木、衢室有問、總章有訪、謀之卿士庶民、謀之邦君、御事盤庚之懇惻、多方多士之委曲、凡一政一事之取舍、斷斷焉不敢自決、必需民之肯而後爲之。聖人豈畏天下而徇之者。蓋天下之所同好而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而我獨是之、則爲人上者其好惡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孤。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天下之畏己。又曰、窘急而求之、一緩而遣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上問爲誰、公捧疏敷奏、言辭懇惻。又奏、臣疏不敢直指、惟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首肯至再。下殿納副、縉紳六館莫不傳送。而楊前欵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嗚呼、

曲江公不留而天寶之亂起、司馬公不存而元祐之治衰、正人君子之出處、國家社稷之存亡繫焉。公此疏蓋有見於此矣。未幾似道入相、臺臣希旨論公罷職。徐國博以書來招公開講於婺之書堂、生徒從游者數百人。景定辛酉、除知婺州。林光世希權臣意、以外臺劾寢新命。公遂即家創塾以私淑其徒、屢年而後成。尋除知嘉興府、以論罷改知瑞州。及考、又以論罷。去之日、一郡如失慈母。咸淳元年乙丑、度宗登極、以司封郎官召、辭不允。上在東宮、久聞公名、一見甚喜、將大用之。除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上疏乞舉行天聖紹興之詔、命朝臣爲知縣、重其事權、當如胡安國之言、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崇孝悌、訓士卒、除盜賊爲考課之法。旨從所奏。後沮不行。尋除秘書少監、再除起居舍人。三年丁卯、信州軍亂、以措置軍糧失宜、錄事參軍遭其凌辱、亂

卒白晝持軍器一城洶懼。上除公秘閣脩撰、江東提刑。公聞命就道。及境、或者來言城中近事、勸公勿入城、偃旌寂鼓而過。公付之一笑。到城下、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於是密戒能事者館于信州、盡得亂卒姓名、密調諸寨銳卒擒其渠魁。及其餘黨悉置之法而叛卒平。上褒嘉之詞曰：仁宗朝有若韓琦、進士第二人、平日循循、逮帥真定、悍驕挺亂、琦獨凝然不動、舉士卒而殲焉。謂儒者不知兵可乎。爾以倫魁司臬、會上饒有脫巾之變、乃能密伺奸謀、卒草薙而禽獮之、可謂儒效章章矣。公斷獄如神、兩造在庭、戒吏勿挾持、雖田夫樵豎必引至案前、曲盡其情、每事如此、行之不倦。故一路無冤民、盜賊屏迹。公治事少暇、必至鄱江書堂與多士講書、延見朋友問政、問政堂乃公所建也。公以教化爲急務、曰：教化行則獄訟簡矣。撥田養士、招集生徒、教人以進學、下手處躬行上起、從

人倫日用上起、悉以朱子之學推廣之。明年除江西轉運副使、有獻策於堂者、請以銅錢一當十行之天下、似道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議遂寢。市糴翔湧、公發米平糴、賑濟饑民。江西民苦和糴之害、申朝省蠲免。郡有女妖、以左道惑衆、鄰境數州之民十百成羣、踵門徼福者不絕。積有年矣、公杖而流之。由是遂息。治事之暇、必至東湖、宗濂二書院及府庠、與士友講論明辯而篤行之。漕廨後有蓮池數畝、公築屋其上、扁曰君子堂、取濂溪愛蓮之意。公所至以講學爲急務、士師其道、吏畏其威、民懷其德。五年己巳、郊禮成、列爵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除權兵部侍郎、同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兼侍讀。上曰：御經筵、虛心問道、公每事啓沃、所以格君心者多矣。上眷隆渥、問公讀書聚徒之所、奎畫昭回、賜名石峽書院。贊書曰：近進士一科、文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創家塾、以程朱之學淑



其徒、朕甚嘉之。七年辛未、典貢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母令人憂去國、哀毀至。服闋、除左侍郎、辭不就。賈相國十六年、而公屏居十餘年。德祐初元、除公荊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以父命辭、遂顓侍湯劑、絕意仕途。尋除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皆不拜。是年夏、丁父憂、公力疾負土營葬、惟恐不及。未幾、鄉寇不靖、焚蕩官舍民居、公居室雖毀、而書塾巋然、劫火之外、避地來歸。命子梁等洒掃文廟、脩葺書院、廊宇齋序、日與生徒講明脩己治人之道。若將終身焉。蓋公嗣往聖、開來哲爲己任。考之年譜、公生於嘉定辛巳九月二十九日午時、卒於至元辛卯正月初三日申時。遺言以深衣殮、不尙異教。晚年隱居之日多、著孝經解、易外傳、尚書傳、中庸大學註釋、凡若干卷、刊於家塾。公平生得力以格物爲窮理之本、以篤行爲脩己之要。故其教人也、讀書有法、勸戒有條、凡登公之門者皆有用之。

學。時士風不振、所至頽靡、惟公之鄉黨衣冠如故、皆公之力也。公性和而介、胸中無物、磊落如青天白日、天地元氣聚於公之身、渾淪醇厚、不見涯涘。其接物也、不事察察而自不可欺。人物魁岸、聲如洪鐘。至老觀書、夜分不寐、視世之富貴利達、紛華盛麗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姪悉皆如一、待親戚鄰黨皆盡其情、一以至誠及物、所以人皆心悅而誠服也。曾祖汝翼、贈宣教郎。妣任氏。祖謙、贈朝散郎。妣童氏。父鎔、累封奉直大夫、兩淮制置大使司參謀官。妣邵氏。封太令人。公娶邵氏。太令之姪女也。累贈令人。理家處己、待族御下皆有法。公遂得以專意於學。男子三人、長梁、前太學率履齋生。次棟、次杰、習儒業。女子三人、長德純、適前脩職郎、無爲軍無爲縣主簿徐敏中。次德恭、適前武學貴謀齋內舍生項雄飛。幼德溫。孫男二人、合孫、德孫。謹卜以至元癸巳三月二十九日乙酉安厝於淳安。

縣南之安溪。於虜。昔司馬文正公曰。吾與范景仁兄弟也。特姓不同耳。撫今懷昔。豈忍使伐木之音。寥寥亡聞。迺按事狀而繫以銘。銘曰。

猗歟先朝。以儒立國。道理最大。繼天立極。於穆理皇。道久化成。觀乎人文。理學大明。上章揜茂。如日正中。九寶臚唱。魁首擢公。廷策萬言。具在國史。屹立朝端。凜凜奏疏。排奸指佞。責難謂恭。堯仁如天。黯直亦容。麾節所臨。仁聲義氣。經濟之才。公輔之器。天步孔艱。歸歟石峽。著書滿家。經傳史冊。馳旌之招。循牆以避。臣心惟一。帝臨無二。我之於公。志合道同。熙明啓沃。相勉報忠。公之云亡。孰不流涕。千里而遙。編示狀志。不泯其實。迺繫以銘。刻之金石。炳若丹青。

文及翁撰 《蛟峰外集》卷三

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天訖宋命。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二十三年。行

御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宋遺士三十人薦于朝。於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內艱。辭。亡何。連詔江浙行省左丞管如德召。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復被旨集守令戍將迫促上道。廼行。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原。其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先生曾祖彥安。祖一鶚。考應琇。潯州僉判。妣桂氏。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闕宦。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件使者董槐。被劾以死。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參以歸。丁巳。召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己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爲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江上。出楮幣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似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任。



事者。公毀家以贖不足。坐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徽校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良忠。誤國毒民。發策十問。適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拂賈旨。臺評竟上其謗訕。鑄兩秩。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先生曰。似道餌我也。不赴。閉戶講道。聞之者翕如。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炎。謝禹。莫若輩皆知名。介然自將。足迹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於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秘書省著作郎召。固辭。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輒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隱卜於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廉

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不屈。斬于市。先生性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儉宰。老竭蹶不售。終不取合於時。其爲人蓋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乃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皇帝夢卜求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決於剛憤者。少力學。六經百氏悉淹貫。爲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言宿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貧賤。不一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悉類此。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屨。穿行雪中。人有常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

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爲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男早卒。熙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于朝。爲疊山書院。又五年。余任集賢待制。番易周應極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道仰其文章風節。蓋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尙可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孽。龜王毀拆。我朝天明。廼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松柏。伊其板蕩。古有盡忠。道統旣關。人文斯崇。有美翔鸞。載鳴載集。曷迪匪庭。曷課匪京。萬里冰天。介石自貞。奚卒不施。閔于佳城。嗚呼先生。

李源道撰 《疊山集》卷一六

疊山先生行實

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登宋寶祐丙辰第。甲子。校文江東。發策十問。詆時政。安置興國軍。乙亥。除江東提刑。累遷至江東制置使。元軍攻饒。拒戰安仁。敗。宋德祐元年冬十一月。任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又敗。棄家入閩。丙子二年春正月。元兵入信。鏤銀榜根捕。執枋得之妻李氏。二子一女。送江淮行省。拘于揚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李氏不屈。死于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得還。元至元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至。時帝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交章薦之。尋有書上程雪樓。秋九月。參政魏天祐執枋得北去。先是。枋得由建陽唐石山轉入蒼山等處。朝遷暮徙。崎嶇山谷間。竟得脫。至元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得還。自寓于茶坂。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至是天祐朝京。將載枋得後車。



儒藏

遣建寧總管撒的迷失佯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有上魏容齋書已丑二十六年夏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祐自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百口不能自辨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

卧眠轎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驛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于州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易說十三卦取象批點陸宣公奏議并文章軌範行于世。

無名氏撰 《疊山集》卷一六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狎至日告克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卯發死池州李芾死潭州馬暨死靜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止最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

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轂擊、北來不絕、間坐論對、語及其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危言剴論之士亦嘗有之、而枋用非人、以言爲諱、抑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恁所狀、故宋尙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麟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即以治縣最當時、其事蓋不勝書、人視以爲譜。升朝、一再遷爲御史、爲諫官、垂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備、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爲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蒙蔽上下、略不正其僨軍之罰。位於朝者視爲軟熟、恬不之怪、獨公能抗議彈擊。第

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曰、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略於近、料事精密、置論切宜、使吾徒爲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帥、而拔李芾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蓍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爲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橐、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是公去、蓋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問居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爲其國之有人、則其時其事言之可爲太息。以爲無人、則斯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救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爲何人、在天則亦顧迓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仆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



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錄。公生以宋丙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戌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杲廬陵文陞其婿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參秉江西以脩從祖漢高士之祠于東湖固已起敬公之名節嘗欲列吾宗人之有德有爵者升侑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必茂先親歿且葬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敢以不朽爲請余知公悉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亡國之臣莫知所亡一或有知國指爲狂由異代觀惟狂惟聖我知其人其有死無瞑千載而下其言則存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徐琰撰 《國朝文類》卷五六

徐侍郎逸事狀

宋德祐甲戌北兵渡江舉朝相顧失色余往訪正言徐公與論國事聞臺諫哭聲震天御史中丞陳過庭哭尤慟明日過庭先走又明日監察御史李可走又明日監察御史潘文卿走獨公徬徨不忍去謂余曰自古無走臺諫閱月除公左史兼權戶部侍郎然問過庭可文卿當愧死不死初平章賈似道督師江上自度力不支將議和權也畏公議弗敢欲其議自臺諫學校出貽書政府達意於公公毅然不從嗚呼壯矣事亟謀遷幸權也公抗言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金陵皆非惟當固守京城嗚呼又壯矣明年詔守和寧門和亦不及事矣未幾京城失守遷亦不及事矣公諱卿孫字麟仲一再魁鄉薦壬戌省試高列自初筮潭州善化主簿至正言多可書最是令衡山尤表偉故事作邑最者除察天子以公政聲卓越除公監察御史

路緊矣。等而上、何官不可爲、其所行事又當大書特書不一書。雖然、忘言可也。宋亡、士大夫多逸事、無以懲勸千萬世、取以告太史氏。

王義山撰 《稼村類藁》卷二八

壽藏自誌

唐御史黃文江滔之十二代孫仲元、字善甫、辛卯十月廿八日生。高大父亮、漕貢進士。曾大父必彰、大父汝守、脩職郎。父績表德遠爲鄉先生、晚號獨不懼翁。二母俱宋監丞藻之孫沙丞克剛之女。余十二喪母、然已工舉子業、鄉校婁占魁亞。壬子預計偕太常、報罷。與孤山陳端然、可山陳文翁中外表刻意讀潘、陳二先生書、雖不甚解、然必窮旨趣、使自得之。翁集四書爲近思本錄、未脫藁、余日夕刪補。翁有詩曰、深爲助我喜、敢作譽兒癡。餘力自韓、柳、歐、曾文外、手抄二百四十二家。汪龍溪、洪景盧題於集後、妄意貶剝。翁語仲元曰、吾兒萬一成

立、末節必不漏逗。及掇邵堯夫善人吟、以四如自號。翁又喜曰、難難。但勿過飲、於號斯稱。逮聚徒發策、以周元公問行義、多大成集所不載。翁代季子仲固答、且謂非吾兒不能問、非老父不能對。烏山一見器賞、館樵川。山歿、余坐家、不殖生產、事如母起孝、起敬、歲輟學職俸及束脩四之三爲菽水歡。寄食富沙、樗翁三薦達於朔齋劉公、余不謁見。公語林太博曰、此兄當於古君子中求之。歲辛未、省闈文本心以論策、真第五、廷對以直言忤時宰、賜同進士出身、四十有一矣。調監瑞安府比較務。需次食貧、如心貽書常齋、俾就二劉祠堂、一月兩講、爲學者師。董之者後坡劉求志也。癸酉、捧檄考類試、歸過鐔津、古崖江公留郡齋、載之匯江。席未溫、古心先生買舟速余芝山、將及期、告假省親。抵里門十日、鄙被兵、龍顛虎倒、余幸苟活。時甲戌臘月也。乙亥冬之官、守相陳山泉虛經博士席相處、不



就屈余入幕。有強民挾貴、不禮稅官者、有頑佃廿載、不納主租者、有妄首富家造麪者、一見剖決、泉喜得人。無何、泉罷、以書別余、君來我去、彼此無福。丙子春、端明陸君實至自平江、偶同邸、一交臂再三褒歎、古雅可敬、待如子姓、飲食必俱。入夜炙燭、對酌劇談、曙動共飯迺出。及聞杭陷、挑包辭歸。既資送余、又留行囊。夏五、趣余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又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不兼旬、得五京剡、處置使楊公、刑侍應公、祭酒許公、少傅張公、一實翁也。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雖荷已知、竊天寵、然未嘗供一日職、升斗不批券曆、斯時何時、穀而耻也。實齋拜樞使、猶命撫諭使毛公邀余同舟、將有異除、余力以母老辭。及聞公全家投海、余哭公詩、人皆傳已死、僕尙愛其生。公忠義終古不朽、而余猶爲人猗。古崖於余、異姓兄弟、有

四如吟、最簡古。實翁於余、異姓父子、題種讀詩、極理致卓。樂山以易解囑余叙篇端、未七日、而樂山亦以兵死。末着渠不可料如此。余當潮汐洶湧之衝、嘗著檣机集、識此邦之仕於朝者與士而求仕、及他州士夫仕於此邦者、不敢出客。丁丑屠城之變、此集與前後告身無存、言之如夢然。老身自甲戌冬混迹大化、阡死者數。客芝山而免、客瑞安而免、客碧溪王洋而免、客環泉而免、可謂不幸之大幸、非宰物者孰相之。尺絲寸縷不留著身、又孰念之。家世清白、石田茅屋、二親歿後、余不與叔季分財。東西南北、又不殖生產、家道敝又敝矣。余三十方娶斗軒先生丁南一之女、辛巳歲、以同產弟仲會之子子材爲嗣。余命屬木、於五行欠水、人世趨新、余以四字從水虔卜先君拈得淵字、北山方公爲字天叟、改號韻鄉。水生木、故子材名梓。余舊旅食它州、即傾橐買異書歸。干戈橫放、盜竊兵燬、雖

欲讀、無可借。所著學記農談、欠改。春秋說止閔公、欠續。他散雜寸片、亦未上藁、蓋無暇披揀、亦無傭書者。嘗夢感麟翁遺余雙筆、志欲脩史、而未果、大槩見於夢筆記矣。一生不能歌樂府、詩亦不甚工。嘗自以四端差欠智、六極占居貧一聯爲得句。暮年雪鬢、書案黏繭、戶外事不到耳、間有聽談經者、大抵如越人之視章甫。道世交喪、殊亦可歎。孫疇祖、名燾、字喬年。光祖、名熙、字昌年。義又取木生火也。女孫名應娘、皆子材婦。林氏出。林癸卯秋中蚤世、仰事俯育、子材殊亦難難。子材於乙巳臘月爲余營一貉之丘於篠塘原、余甚樂焉、殆天作地藏、吾祖留以遺余。大馬之齒、行耄及矣、書債未了、俛焉孳孳。萬一應盡便盡、何憂何懼。昭武在軒、黃公紹嘗許余文、艾夜之太白、殘年之卷施、子材異時當爲余彙粹遺文、以成余志。子材課兩兒郎、讀本分書、毋差塗轍、得壽斯文一脈、以昌我後之人、此

則老夫區區願望。不然、目不瞑於九京。大德十禩丙午立春第三日、四如老叟自誌。

黃仲元撰 《黃四如先生文稿》卷四

校記

①送：似當作「誦」。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二〇五

宋儒碑傳集卷二百六

金履祥 王萬 黃丙炎

故宋迪功部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本貫婺州路蘭溪州純孝鄉循義里。曾祖天錫、妣唐氏。祖世臣、妣童氏。父夢先、妣童氏。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爲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爲劉氏。譜要爲有所證矣。初繇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溪三峰桐湖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元、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偉、紹興初以耆行賜爵、又徙蘭溪桐山山下。而其羣從一姓有曰某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若父。父嘗患疽、齋禱於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

然、人以爲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於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繫之以是名耳。迪功子二十一府君諱澄、生三子、生業益裕、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爲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立。長子十八府君諱世臣、於先生爲祖。蚤孤、而能宅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散翁諱夢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尙嶄然、祖母唐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充茂、翁實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將震、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久、已而眞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



而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君諱琳、自欲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往爲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闔、補郡博士弟子員、堂試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其所爲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尙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爲童子科、學問詞章望于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爲之外。年二十三、廼即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王公泌、敬巖名監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僕觀五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爲令兄也。元章即爲書曰、

金吉父與祖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先焉。今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于北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所以仰慕之意、且歷叙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顧先生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爲人。併以爲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巖歸宗之命、間以問之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成、叔齊何人也、孔子旣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叔齊、夫子以爲賢矣、

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爲不安。其議遂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即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爲之服齊衰、期以報變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于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游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擣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其阽危、廼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旁郡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釣臺書院、宇棟雖具、誦絃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卑禮來聘、將脩文憲、上蔡故事。其書曰、此邦之士、知尙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能貸夫利欲之汨沒。釣臺之

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而張雅道。況其地靚深幽、曩士習于此、果能專一其志向、而以讀書脩業爲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能已。先生尙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少哉。先生感其言、爲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摭獲仁義之奧、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學、眞足以動天人也。于時宋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繹騷。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頗知宗向、羸糧景附、躡屨雲從、戶屨常滿。而以禮爲羅、關塾延致、惟恐或後。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爲人。即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公之於論孟、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



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爲之脩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孟攷證。廼若大學文公既爲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尙有疑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支。申爲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所注尙書章釋句解。旣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尙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乖誤異同。附會破

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古文尙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

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註之作、雖爲疏略、苟得其經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縕、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閒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爲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爲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爲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

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以後、司馬公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苟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絕稟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脩之充闊。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考傳註、以服襲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凡。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爲浚恆之求深、鉤其玄、探其賾、而不爲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飫之域。迨夫晚莫、意篤見凝、心和體舒、所發皆粹盎、所趣皆寬平。於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丕冒大和之內、而無

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己、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心、肅襟造請、方羣疑塞胸、膠轕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固吝消亡、隱慝軒露。如人有疾、疾察脈製劑、適其浮沉滑濇之候、而中夫攻熨補瀉之宜、動悟孚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於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夷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爲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如御



一車以行大達、如執一籥以節衆音、和鸞揚鈴、聲律度數、脗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日以爲得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于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定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爲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爲之。議曰、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欄、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絹鉤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

猶有存。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爲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公、子朱子皆云用極細布爲之、則深衣之布、用紵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旣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經於冠可也。加麻之經、總服之經也、今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紵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與治喪者首遵用之、而先生因亦有考於深衣之制、爲之外傳、又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不可闕也。先生生於紹



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穎、次頴、次頴。頴有志於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下、文定爲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彊弱。予力貧體弱、不能爲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即葬仁山後隴。所著書有尙書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昨非存藁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藁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藁者、丙子以後之作。曰仁山噫藁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哭

子之感、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參訂訓義、於易大傳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確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叙而類次之、名爲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成公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爲宋之一經、而顧未有爲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爲近思錄發揮、未詮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爲製序而屬之文定之孫宗玉。先生歿時、凡所著書、僅僅脫藁、而未及有所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能遵稟遺志、益加讎校、今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祠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程、張、邵五夫子重徽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

於天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麗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變、龜龍麟鳳之蓄、不多於鴟鵂蛇虺之羣。章明開拓之未幾、而蠱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爲闔闢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爲學術消長之候。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全、而傳註訓釋之混於得失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綱挈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構潛思、終於真積力踐、行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灑埽應對之粗、即精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者、非

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真實刻苦之訓、而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己者也。盤溪之步趨、歲寒之講切、盤溪、文定所居、歲寒、文憲堂名。立志持志之訓、謨、嚆、嚆、道、腴、而游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得爲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直之知爲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爲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尙皦然而不誣也。簞瓢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何、王二氏之鳴



道於婺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輩差先於先生。而文憲蓋嘗引以爲友。學尤邃於經。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貫實單弱。早歲因緣父友。幸嘗洒埽師門。而少長屢遭家難。爲貧游仕。有志弗彊。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屑與之友。先生之有望於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貽書趣就編簡。而謙亦未嘗不以是事爲己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頻之請。竭塵來山中。屬筆於貫。貫雖不敏。誼不容辭。於是即其家。求其文。關於出處之大要者。而叙次之。併追繫昔所逮聞。爲行狀一通。錄以遺頻。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眞元之會。曾不得一試。

而遂以沒身。它日汗青有紀。傳之儒林。傳之獨行。雖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門人前太常博士柳貫狀。

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二〇

太常博士知紹熙府朝散郎王聘君墓誌

銘

上元年恭默遵養。權凶伺間。竊弄威枋。醜正仇善。是與比周。予友人王萬里時爲博士。應詔言事。其略有三。一曰。厚風俗必本於明人倫。人倫之目。則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可謂薄矣。化薄即厚。在陛下一轉移之頃。陛下設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強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

陛下以四海之歡心爲孝、而不以一己之用勞爲孝、念遺大投艱之託、思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陛下致嚴喪紀、不邇聲色、俟三年終喪、求昏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婦之道正矣。陛下之於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於死喪之威、致厚於恤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陛下日御經幄、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惟切己是務、毋徒誦說以備故常、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陛下旣躬其厚、誰忍復趨於薄。二曰、尊朝廷在於聚賢才。漢梅福謂孝武時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也。孝成之世、蜀郡山陽亡徒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聚散、足以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蓋天地冲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利祿

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虛心忘我、用其人而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天下士皆悅而願立於朝。士至於悅、且願、則自靖自獻、惟恐其後、寧復有遲迴偃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哉。三曰、崇學校在於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相與聚於閒宴、豈徒誦說詞章、攫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氣質、以成其才、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嬰以廉耻、不可恐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它職。博士正錄、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說古今、以作其氣。萬一如有挑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其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及辱之、殆非所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



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學廢爲憂、非闊於事情也。而況揆諸今日之事、三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強主弱、誨盜納侮、非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闢之慮。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才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國空、此軻之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此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捕弟子員之辱、故萬里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量大臣等語、切中時務、尤爲權凶所嫉。其秋、萬里輪對、又上疏略曰、乃者中外之臣、矢謨獻議、指陳得失、此皆激揚聖化、鼓舞綸言、願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而在廷之臣、已過憂其沽激、逆慮其朋黨。夫留班伏閣、封章扣匭、此在先朝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應、尙曰沽激云乎。內外小大

之臣、動以千百數、而言事者無幾、尙曰朋黨云乎。今天下議論大槩有三、勸陛下以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憤主威之撓奪、傷國體之搶攘、疾貪暴如疾仇讎、惡諛佞如惡惡臭、此憤世疾邪之論也。聽其言汪洋汗漫而可樂、察其意避就回曲而不根、此模稜兩可之論也。愛君憂國者、其言懇惻、憤世疾邪者、其言激切、模稜兩可者、其言依違。臣願陛下以其懇惻者施行之、激切者獎借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是非即天下之是非也。何憂乎沽激、何慮乎朋黨哉。其二論蜀之利害、謂任閬寄者聞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承命筭計、奮然以了辦自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朝廷、又苛取州縣。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有嘆息愁恨之聲矣乎。時以鄭損制閬四川、

李景翱總餉、故萬里及之。上反覆顧問、萬里隨事條析、語音琅琅、陛楯^②者愕眙曰、此蜀人也。了翁時充員柱下、竊窺天顏甚怡、而權凶滋忤、蜀之用事者咸不悅。會朱端常論予不食周粟、併及真希元與萬里、於是一時同志者皆得罪、而蜀人無一立朝者。蓋先是未有也。萬里既忤權凶、又忤蜀閭人、謂持此安之、萬里浩然歸田、翠篠碧流之間、於焉逍遙、若將終身、於是又有以見萬里所存之實矣。萬里名萬、家邛之蒲江、曾祖祖某、考某、贈宣教郎。妣趙氏、贈安人。予昔誌宣教墓、世系已詳。萬里之生也淑、之學也篤、博通經術、尤善戴氏禮。嘉定三年類省試、以第一人充賦、歷官資州教授、以母喪、後改叙州、四川宣撫司辟準備差遣。召赴都堂審察、除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錄、又遷太學國子、太常博士。出五年、起通判成都府。未上、知廣安軍、又知紹熙府、積階至朝散郎。平生自儆有心銘、申儆

其^③子若從子有淡齋規約、皆善言也。爲學官時、教循循不倦、凜不可干以私。在安沂公幕府、爭辯不可奪。爲郡牧、視民如傷、束吏如濕。紹熙府胥強於官、君黥而籍之、郡人股栗。躬儉節用、察獄必以情、皆善行也。雲闔日明、旌淑簡修、赴闕奏事之命下、而萬里不及行矣。惜夫。予嘗觀五三盛時、相天子者居位久則賢之積也必厚。伊尹相商餘五十年、招俊求哲、列庶位以輔後嗣。其後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儔、猶足以迓續靈承。其忠臣義士歷武王、周公、成王、君陳、康王、畢公、播告深浹而愛商之心不衰。後之相者居位久則日邁月慆、銷刑鏤磨、賢之戾也滋甚。蔡、秦、韓、史之效今可睹矣。萬里不幸而不行於壽皇^④之時、事還理明、已不及見、非命也夫。端平元年三月某日、終於治寺。明年四月某日、安厝于善何鄉坎山之原。娶同邑趙氏、贈安人。繼資中楊氏、與予之元配兄弟也。今封安人。子

男子二、述升于國子。遵貢于鄉。女子一人、尙幼。述遵狀其事來乞銘。萬里吾徒也、義不可辭。銘曰、豐草之敷、嘉穀之瘠、旣薙旣誅、亦斷而殊。嗚呼天乎、嗚呼天乎。

魏了翁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

黃純父墓誌銘

歲庚辰、予初與純父遇風雪東湖之上、驚相弔曰、賈鹿泉見君文、問古人耶、今人耶、或者亦以君爲古矣、君在此耶。語雜悲喜、至甚夜不絕。未明、復撼予語、拊髀浩然曰、吾平生慕湯東澗、近年慕君、亦欲從君耳。君豈從古心公致誤耶。識君慷慨、叙寄不淺、因擁衾而起、以所聞於江先生者爲君言之。如東澗何可及也。未第時、與其兄客徐景說、標致已不相合。旣第、待信州戶闕。一日有趙尙書出參贊督府視事、首見簿姓名、歎曰、余識之、眞西山時湯某、乃猶爲此官哉。即拜疏薦之、代主象山、從是

隱然出徐徑畝上。自端平至景定三年、出入諸老、皆成履歷。即小人扳引、及當國所忌惡、皆不足爲全名之累、不待辯某事忤某人、而大節自不可及。此如陳太丘、黃叔度、公論常身爲之地、故樹立矯矯、不肯爲人稱門生也、亦各其時命也。言未旣、君淚沾余衾、獨舉往年麻姑山夢、夢一籍題忠孝二字、而某在焉。孝不敢言也、忠特若此。予亦喟然于少年州縣不自試一二。因舉子房、天授沛公、他多疑拒、獨縣悟如子房意、此所謂漢事將成也。誦出師表、至引喻失義、以垂忠諫、想見庸人自用、故傷心玄德之不見。身世何長、今人喜言四方上下、孰知言不見奇、奇而不用、不用而驗、驗而悔、悔而恨、恨且見禍、其進退偪仄、復非前古君臣之比哉。君曰、世事勿復言、即文字何等不足存、而魏鄭公以此、楊大年以此、憾至死。因泛論鄴侯山人高致、魏延與淮陰膽略相似、李伯紀、張魏公成敗天意。語



儒藏

不必有出、出不必有謂、未嘗及心事彼此直歔歔往復、不知出於君之口與余口也。於是相知深矣。復欲與君談、不可得矣。前年猶寄余詩、去年有持書來、視緘題若不可識、則君死矣。余以歲初謝客、嗚咽而入問、耿蘭以故至、舉扶病中相屬語、腸痛欲絕。海內人物風流略盡、託君筆墨相蔭映、後死猶有講學之望、顧不樂人間世如此。念前冬有沅湘老人以君文求余記曰、黃先生雖不能飲、尙健坐。余謂純父長七尺、年五十、生世大有事在、迄如此而止、造物復何以我輩爲哉。讀門人狀君行、豈不整密婉至、然不如君前夕劇談盡。予著君語語、而俯仰浩蕩、人物著微、心跡纏綿、功名蹉跌、後有君子、可以想見而歎。若狀所難言、又有人不及知者。江閩貴人與邊守將不相接、君代書密付、語見赤心、指授得宜、又多軍情所鬱不得達者、繇是感泣思效。倉猝用意、勝謝東山自異、顧內幕所左右

能此而已。其苦言節費、見于賞募得淮卒三千備遊擊、爲淮捷營、改鐵鵠小舩爲艨艟大艦、取勝議諸郡、閉絕流民如他盜、請城外築堡居老弱、而各選其壯者從軍、便爲閩帥釋當路之怨、馳從約之書、共圖國憂。胸懷磊磊、出於人所不望、而人亦知惟君所爲。嗟乎、使君得乘一障、亦當遠勝一閩。雖九江事去、相府逋虛、諸司蒙茸、君猶力勉以私財招軍、撫溪峒爲用。至獨松失守、庚牌暮下、速援行者議饒、信道梗、盍徑崇安繞出三衢。兵夜發、君與家人不相顧、至石門遇長幼相泣、君曰、國事至此、暇顧爾輩耶。自是言之有傷心者矣。國家養兵三百年、體羣臣、子庶民、三宮仁儉、一朝有難、人懷顧望、徒擁烏合、盜府庫。君以書生、志氣感動、言必稱君父乃爾。然至吁而吁、閉入閩而閩潰。吁城閉、有投擊城下至斃者、諸將欲屠之、君正色不可、曰、我輩以路梗假道致疑耳、若屠一城、三宮聞必震駭。



諸將已瞋目謀不利。君不爲動。旣又具軍行宿次啓奏。有笑者曰。君猶謂有通進所耶。君慨然泣下。曰。誠不忍以爲無也。聞者始掩涕歎息。及入閩。有狼將以衣糧乏。咄咄謀劫主帥以出。語已逼。君又不動。一日坐水閣。有飛矢掠項過。著柱。跡所由來。忌君者出此。明日君行。軍亦潰。生亂世。無及於救。又不自爲政。故所就止爾。然積誠所至。在建而勸分分。建昌而祈雨雨。皆以客館係人望。得天意。亦何嘗有一日得行其志。而惜之者如已試。世自有盡君名方興。有西園八十之老傅太史。自得以君來。爲賦詩。喜曰。碑無龐老名。又曰。能威兵處在真誠。其志慮風采何如也。自咸淳第。授靜江府臨桂簿。嘗辟泗州淮平尉。不就。後五年。辟建康府鳳臺酒庫。自是始與幕議。又五年。辟臨安府德清酒庫。德祐初。差幹辦江西制司。復帶行禮兵架閣。未幾。復帶行國子正。明年。除宗正簿。督機。特改宣教郎。

初筮。交代違年。不願上。仍待闕淮平界北。得遙授。曰。不敢欺。及登畿。有銜命鈎致者。自免徑歸。諸司舉削。常片紙書所聞。廉介有政聲者。請以己所應得者舉之。受舉者不知也。或知而謝。輒避去。此事亦近年所罕見。余出仕十五年。未嘗受人一削。君自謂出處與余同。謂此自其父得聞象山之學於其諸大父。益貫徹朱陸。授學者懇惻窮至。所至老成欽動。諸所識予不能盡知。而尤於丹徒陸君實秀夫耿耿焉。君實大節可哀。君實文不多見。見君文。識君實。宜君實之所納贄也。君文不蹈襲諸作。不爲時文。議論講義。註疏。而辭事義理俱至。清整酣暢。足自爲家。詩亦有思致。竭日前意。樸厚雅馴。視他人能此復少彼。至於家庭講授。人物大意。倫紀親切。廩廩見之。千峰陳公宗禮嘗對人云。吾欲得一客如黃純父。清苦不可得。其文之有本。又如此。士常患不第。一第足自致。誼能以去就易民命。

爭國事、彼權倖險姦、貪懦狠僭、辭能關、意能誠也。世狹道迂、而環轍如陪臣、坐臚如車中、及其窮蹙無能、有甚於魯男子之不得去而南、霽雲之不能食也。嗚呼、微斯人、斯世之不幸、斯言也、亦孰知其可悲。君臨川黃氏、居崇仁東里、諱丙炎、初字文炳、晚更字漢翁。予誄之曰：純父、其鄉稱之曰思梅先生。生丙申、卒丙戌。曾祖儼、祖邦基、父應辰、梅窗公也。思梅、思公也。妣陳夫人、娶陳氏、子男六、慶孫、興孫、鳳孫、翼孫、暉孫、慈老。翼孫繼婦黨陳、慈老以治命後、鳳孫、慶孫、筆墨可愛、皆如思梅復生。婿趙次愚、孫男五、女二。葬崇仁鄉西隱里雷公山。實丁亥三月丙午。君厚重、不妄語、疎闊、無餘懷、及所委曲、傾盡、若自營、收致、後進、有豪氣。乙丑、自京歸、安仁道中有盜殺人、逸、累居者。既誣服、君以過客得盜名、告使者、使者得實、謝曰：君乍脫場屋、洗冤如此、可量哉。其後避難、得便舟、出溪洞、各護送、皆所嘗

盡力有恩意者、亦若有助焉。乃銘曰、

嗚呼、國之初也、材不必其如君、世之甚也、憂不必其如臣。莫不幸於以身從人、又不幸而以文致身。故雖有孔明、公瑾、而用之如陳琳、阮瑀、又如溫、石二子、而不得爲許遠、與張巡、豈非命云。

劉辰翁撰 《須溪集》卷七

校記

①悅：原脫，據四庫本《鶴山集》補。

②陛楯：右引作「侍楓陛」。

③其：原作「美」，據右引改。

④皇：原作「盜」，據右引改。



藏 儒

宋儒碑傳集卷二百七

文天祥 孫瓚 趙文

文丞相傳

文丞相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父儀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得上而丞相生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稍長遊鄉校見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祠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以字貢庭對實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尋丁父憂服除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江上有警吳潛再相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天祥上書乞^①斬董宋臣以一人心安社稷請效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爲都知上疏

極論不報出守瑞州召爲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解官終喪除尙左郎官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臺臣奏免尋^②除福建提刑臺臣復奏寢改知寧國府民歌舞之爲立生祠除軍器監兼有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平章賈似道乞致仕有要君意學士院降詔裁責以義賈意不滿除秘書監臺臣迎合賈意奏免除湖南^③運判臺臣復奏寢始關文山於其鄉窮山水之樂除湖南提刑平邵永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江公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移知贛州明年爲德祐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牒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似道路港師潰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

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氏^④夫人憂。葬夫人而起復命下、累奏乞終制、不許、仍趣兵移洪。初、左相王燾主天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⑤。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燾引嫌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宜中沮天祥事、宜中出關、留夢炎代相。夢炎累厚宜中、又^⑥黨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萬石入衛、以天祥移屯於洪、經略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洪退屯、置司撫州。有旨趣天祥入衛、天祥以兵二萬至衢州。除權工部尙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至臨安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天祥請分東南爲四鎮、而以都督統御其中。時朝廷方遣呂師孟奉使、師孟偃蹇傲朝廷、天祥乞斬師孟、釁鼓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

尋除端明殿學士。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于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薄朱華軍、廣軍多死于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病死。全宵遁、尹玉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竟宥之、斬曾全以遁。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攻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



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府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宗廟、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於六和塔、又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以戰爲守、世傑不許。十八日、巴延^⑦丞相至高亭山、距臨安二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講解。巴延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令天祥詣軍前、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巴延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⑧將欲毀其宗社乎。若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尙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初以危

語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巴延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巴延與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⑨賣國、且責巴延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此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爲逆矣、尙何言。文煥慚恚^⑩。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



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侄賣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我得爲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巴延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鳳、張抃數人耳。二月八日、巴延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臺杜濬從至京口、留十日。杜濬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眞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二月二十九日也。是午促過瓜洲、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是夕逃。幸得至眞州城下、三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迎宿、時眞州不知京城消息已數月、聞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者。諸將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老不能合從、得丞相通兩閩脈絡、不出

一月、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爲言、灣頭揚子橋守者皆沿江脆兵、今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揚子橋、以揚州軍向瓜洲、再成與刺史趙孟綿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彼軍勢不能相救。復以灣頭楊子橋兵合而攻瓜州之三面、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兩浙無出路、其師可生致也。天祥喜甚、即爲書李庭芝、夏貴。庭芝得書、反疑丞相無得還理、罪眞州不當納之、遣官諭再成亟殺天祥以自白、再成不忍殺。三日、給天祥出視城濠、使王、陸兩都統導之、出示以制司文書、謂丞相爲說客。天祥方驚嘆、而都統鞭馬入城、門已閉矣。杜濬赴城濠欲死、有張、徐二路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夏老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于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

至、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澣連騎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既下、云、且行。既行、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不可往。天祥云、無可奈何、今只欲見李制使、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船、令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曰、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決、欲往揚州、當相送。是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送行。頃之、二十人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澣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于城門之下、不如且避哨、以夜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不侔。金應又謂、出門即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于彼、不如死揚州、且猶冀

未必死。天祥計未決、而從行者四人已負腰金逃矣。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避哨圭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至賈家莊已兩日不得食。又迫巡徼者、夜迷失道、得幸至高郵。而制司命下、關防說客愈急、遂不敢入。過城子河、至海陵、過海安、如臯。舟與追騎常相距、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適牒報到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許浦、始識制司前疑。得海舟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臺、以四月八日至溫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奉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至行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具員。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號召天下。十月、趨汀洲、遣督參趙時賞、督諮趙孟滌復寧都、督贊吳浚攻雩都。天祥移屯漳州龍巖縣。未幾、浚銜索多命來招降、遂殺



浚以定衆志。時索多與左丞阿嚙罕參政董某既入閩。李班、王積翁以福建宣慰招撫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復書候見老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入梅州。始與母弟妻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四月。斬都統制錢漢英。王福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戰雩都。大捷。因開府興國縣。督謀張抃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下。招諭使鄒鳳率贛諸縣兵擣永豐、吉水。招撫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納款。淮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璠、張虎、撫州何時皆起義兵。分寧、武寧皆遣使詣軍門。受約束。福建斬僞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振。貴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太和。鍾步、張抃、趙時賞、趙孟滌以民兵數萬逼贛。遇騎卒先後衝之。皆潰。自相蹂籍死。孟滌收殘兵保雩都。督府聞鄒鳳聚兵數萬于永豐。乃引兵就之。會鳳兵亦

潰。元帥李恆以大軍乘其弊。追及於廬陵東固之方石嶺。都統制鞏信駐軍嶺上。力戰。箭被體不動。猶手殺十百人。乃自投崖谷。死。大軍追至空坑。同督府兵潰。天祥幾被執。值山徑險隘。有大石忽墜。塞其路。乃得脫去。既而。妻妾子女皆陷。惟母曾夫人。子道生從天祥奔汀州。趙時賞、吳文炳、林棟。劉洙皆就執。張抃、劉欽爲亂兵所殺。天祥趨循州。其冬達春。呂師夔、李恆以步卒入嶺。索多、蒲壽庚。劉深以舟師下海。皆會廣州。天祥駐循之南嶺。黎貴達有異志。伏誅。明年二月。出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涌。命弟璧攻惠州。五月。端宗凶問至。衛王改元祥興。天祥奉表起居。自劾罔功。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略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于虎口。涉遠道于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敢。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

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陽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興舟自礪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己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齊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官、以金三百兩犒其軍。天祥移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遜荒、制詔敕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遊詞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已。督府全軍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祭、起復。初、陳懿兄弟皆爲劇盜、世傑招之、叛附不常、潮人苦之。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與時。張弘範爲都元帥、以大軍自明、秀下海、以步騎自全、漳入潮。天祥已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洲、入南嶺、鄒鳳、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弘範步騎尙隔海港、陳懿爲迎導、具海舟以濟弘範。既濟、使其

弟弘正以輕兵直指督帳。二十日午、天祥方飭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即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冀速得死、已乃暴下、竟不死。諸軍皆潰、天祥見弘範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至潮陽、踴躍請劍就死、弘範必欲以禮見、議相見禮、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巴延、阿珠、長揖爾。或曰、奈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拜。弘範度不能強、遂以長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能救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則書過零丁洋一詩示之。詩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在行朝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請於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言訖、即沉其妻孥冠裳、抱祥興赴海。太妃從之、宮人已下



皆從太妃、官屬將士爭蹈海死者數萬人。十四日、弘範置酒大會諸將、因^③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副元帥龐綽爾齊起行酒、天祥不爲禮、龐怒罵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狀。世祖皇帝命護送天祥京師。弘範遣都鎮撫石嵩護行、且以崖山所得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二十二日、發廣州、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奪者。明日、天祥即絕粒不食、計日可首丘廬陵、乃爲文祭墓、爲詩別諸友、遣人持歸、約日復命廬陵城下、即瞑目長逝。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

得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白、始欲從容就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囚驛中、鄧光薦遇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行。十月、至燕館、所供帳如上賓。館人云、傅囉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四日、張弘範至、具言不屈狀。五日、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去械、猶繫頸。五日、赴樞密院。九日、見傅囉丞相、張平章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強之、終不可。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天祥曰、爲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爲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傅囉問、自古嘗有宰相以宗廟城郭與人、又遁逃^④去者否。天祥曰、爲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人也。前除宰相不拜、奉使巴延軍前、尋被拘留、

不幸有賊人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立君者、所以爲宗廟社稷耳、故爲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傳囉不能詰。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也。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即位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傳囉謂、汝爲相、能挾三宮以往、可以爲忠。不能、則與巴延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爲忠。天祥曰、此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此時未當國故也。又曰、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不

用醫藥者、非人子也。文天祥今日至此、惟有死、不在多言、汝所言都不是。傳囉怒曰、汝欲死、可得快死耶。死汝必不可得快。天祥云、得死即快、何不快爲。傳囉呼引去、自是囚兵馬司、四年、其爲詩有指南錄、前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爲吏士講前史忠義傳、聞者傾動。嘗裏所脫爪齒、須髮寄弟璧、始終未嘗一食飢。上自開平還、大興、問南北宰相孰賢、群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某、南人無如文天祥。上將付以大任、王積翁、謝昌元相率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君義同鮑叔、而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於平生、遺臭于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能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爲事君者勸。上語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天祥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飢數年矣、今一旦飢爲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



受述丁參知政事。受述丁者、嘗開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昌言不如殺之便。自是上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至元壬辰十二月八日、召天祥至殿中。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爲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諭之曰、汝不爲宰相、則爲樞密。天祥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爲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附、當如其請、賜之死。受述丁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即爲絕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場揚、顏色不變、觀者如堵。問市人孰爲南北、南面再拜而就死。

見者聞者無不流涕。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城門晝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爲詩文上之。天祥死時年四十有七矣。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和應爲歌、更置酒酬丞相相慰藉、更相自賀。至有十二士者收葬於都城外。初、天祥旣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姻鄉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又寄弟書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川云。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即上書乞斬董宋臣者至再。宋垂亡、猶乞斬呂師孟、鼂鼓此豈希合苟生者。賈似道沮之、留夢炎疾之、宜也。陳宜中、張世傑亦忌之、何也。黃萬石疾之、可也。李庭芝疑之、至欲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興者乎。至其脫京口、走真揚、脫真揚、走三山、出萬死、與潮

陽仰藥不死、南安絕粒不死、燕獄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爲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世。殆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疏闊、論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

劉岳申撰 《申齋集》卷一三

故宋孫明府碣銘

至元十三年八月、王師渡錢塘、下浙東、所在繹騷。通直郎、知臨海縣事四明孫君、奉其母黃夫人在官以養。及冬將代、命家人御之先歸、以避其鋒。既受代、即辭、還次柵墟、逢鄉人言夫人復往臨海、且數日。君倉皇追奔及之、而大兵已薄城下、則與一力躬負板輿、窮日兼行、冀將先入。未至遇兵、母子遂俱蹈難死。十二月二十五日也。一力脫身、以其訃馳告家。明年二月某甲子、奉衣冠祔鄞縣環村。

吳鑿先塋之次。夫人得年若干、而君纔四十耳。君以父蔭入官、初調潭州司戶參軍、轉建昌軍、紹興府錄事參軍。舉員及格、改宣教郎、宰臨海、稍進通直郎。三試郡曹、一領劇縣、錚錚有能聲。舉君陞陟者、葉公夢鼎、王公應麟、湯公漢、翁公合。而葉公尤深知君、謂其少年能自植立、奉母尤盡孝養、要爲有所見而云也。黃夫人于君嚴而有恩。公退莫歸、必詰其所理之政、苟至平允、則喜溢顏閒、一或未然、深加責譙、曰、我見爾父決事多、當否乃易知耳。君之先事慮患、將以置母于安全、母之不舍其子、復將相依以生、是皆骨肉之深愛、母子不能自己之至情。而亦豈料夫禍釁之起、乃常出于智巧之外、然則自盡吾孝、自盡吾誠、雖死猶生、尙何歉哉。君諱璣、字壽朋。孫氏系出河朔、九世祖全照有功澶州、當補牙校、以讓其季、而南遊吳越、占籍于鄞之甬東廂、爲鄞人、是生宗顯。宗顯生忠、忠生周、周



生義端、義端生諤、諤生允。諤布衣、領旁縣昌國權
 酤而卒。喪在殯、權所火起、烈焰次及之、允伏柩上、
 呼號哭踊、繼之以血、戶牖廬落皆燬、獨敢塗筵几
 儼存、一邑震異。允於君爲曾祖、特授承務致仕。承
 務生枝、與其子起予同登嘉定七年進士第、於君
 爲祖、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累贈朝散大夫。南
 嶽二子起予、願質。願質君父仕至朝散大夫、工部
 侍郎。南嶽早從宣獻樓公、端憲沈公、正獻袁公游、
 及見徽國文公、而證其所受、遂學雄文、望于一時。
 嘉定更化、嘗詣公車拜疏、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
 罷歸、慨然欲用其學、所著書曰海上藁、藏于家。孫
 氏八世二百年、善植而益滋、孝鍾而屢顯、積誠累
 德、天實臨之、人實信之。然能致祝融、回祿之潛燦
 息燼、而不能使斧螳、鋒蝟之回面革心、豈天道無
 知、有時或然而其可恃者則未昧也。君娶莊氏。子
 男一、嗣明、將仕郎、死亦三十年。孫男三、元厚、元佐、

元蒙。曾孫男十有一。重紀至元五年、其歲己卯、距
 君葬六十三年矣。貫游鄞還、次餘姚、元蒙客授是
 州、道君死事、悵悵不勝哀恫、若欲祈貫爲辭、以泄
 其湮鬱之思、而重于言焉。又明年、至正之元、貫蒙
 恩召還禁林、元蒙乃以其狀并錄三世幽堂之誌、
 寓書拳拳申前請。貫悲君之遘難罹凶者如彼、而
 喜其嗣慶紹聞者如此、則爲序而銘之。銘曰、

生孰爵之、死孰搏之。母子天性、孰構虐之。母實有
 子、子實有社。幸生遘死、駢首膏野。維孝維慈、有不
 亡者。爾世工儒、蓄盛涵深。將騫將翔、鍛羽而沉。有
 令子孫、思廣德音。不昧維神、尙赫其臨。

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二二

趙儀可墓誌銘

進士科由隋迄宋凡七百年矣、得士固多、失人亦
 不少。得者非謂其善於所試也、失者則獨以不能
 合於所試耳。夫君子不以言取人、彼七百年之間、

豈無明君良臣。而治效終爾者、抑有由也。今之科制則不然、而場屋廢久、擲者聞人老死且盡、其能與者亦鮮矣。余自弱冠、聞江右諸儒先稱詞賦家、必及趙儀可。儀可家廬陵、廬陵師友眎他郡爲衆、儀可又以材力浮湛激昂其間、故所就異而馳聲蚤。科廢、益衍其力於經史百家之言、爲文盈編、授徒恆滿席。聞科舉令下、猶攘臂盱衡、不自謂其老也。然終不自得以死、死時年七十有七矣。其先大宋人。曾祖慶善、祖鶚飛。父惠有二子、曰文、儀可也。曰宗強。兄弟皆幼負雋氣、相爲師友。儀可三貢于鄉、入太學爲諸生。國朝爲東湖書院山長、選授南雄郡文學。宗強弱冠擢第、以宋韶州仁化主簿兼尉、客死延平、不知其瘞。後二十年、儀可躬往物色、得之以歸、爲同域異竈於母易氏之墓田、期兄弟合葬焉。延祐元年冬十二月、葬宗強於右。明年正月七日、儀可亦卒、其子將葬之於左、遂來乞銘。夫

銘必功烈德義焉、若儀可殆可銘乎。其配先胡後丁、有九男子、重、厚、平、復、初、剛、直、潔、深、及五女子、十二孫、五曾孫。宗強死時年二十、實至元丙子十月二十三日、無子、以剛嗣。銘曰、扶垂白以遠尋手足之骸、舍異室之穀而就同氣。茲非悌歟、銘其何愧。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二二

趙青山先生墓表

嗚呼、是爲青山先生之墓。於是斯文之原委、有可言者矣。古之人非著書立言、論建利害、未嘗特爲文也。碑誌序平生、記序紀一時、雖韓柳大家創制、作稱古文、亦各隨事輕重大止、未至紆餘浩蕩、春容大篇、出議論於事外、發理趣於意表、如後來所見也。蓋歐、蘇起而常變極於化、伊、洛興而講貫達於粹。然尙其文者不能暢於理、據於理者不能推之文。紫陽於文得其纏綿反復唱嘆之味、故其



論說則辭順而理明。而斯文之不可合者、固然也。吾廬陵巽齋歐陽先生沈潛貫穿、文必宿於理、而理無不粲然而爲文。繇是吾先君子須溪先生與青山趙公相繼。今四方論文者知宗廬陵、而後進心胸耳目涵濡依嚮、無不有以自異。獨時殊施狹、不能丕變當世、如昔六一公之盛、而私淑之文獻可以俟來世而不惑。夫豈一人一家之私言哉。吾故表著之於此。青山先生諱文、字儀可。其字儀則、初名鳳之、以先君子嘗字之惟恭、後唱酬每稱之儀可。若世次見所自爲狀。少年即意傾巽齋氏、雖不及講下、而館暇考質如卒業。廬陵場屋三萬、書生白頭望一舉如梯天。惟青山自年二十六、以宋永名貢景定甲子、及咸淳丁卯第宋吉貢、庚午以萬年名貢、癸酉第宗彊貢、甲戌宗彊第。青山以今名試京庠、零分、入太學。京庠有類甲試、若零分者、羣千百試經賦、各取一、選艱甚。青山笑談拾芥、如

方州弟兄、同時捷雋諸公間、如閩陳中山、張迂叟、嚴何詵叟、婺施景文、皆知己。數日高科異等、疊疊而科廢迹熄。晚教東湖、廣遠教南雄、而青山老矣。嗟夫。當青山間關攜弟元簡從文信公于閩、文公蹉跌、而元簡客殯、蕭條來歸、予對牀喘息相聞、夜話景景、鷄未鳴、披衣語待曉、跼天踏地、未知來日之何如。已而予客授南劍、報以元簡墓亡恙、遂步走劍、歸元簡骨。未幾、予承乏洪泮、扳青山教導。會省憲知青山、從游日以衆。青山暮年得筆墨、不甚索莫。天其猶以是爲靈光耶。而今亦已矣。文章英氣也。人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英者所以精者也。每歎作文之陋、不知所以發其精英者、類以椎魯者爲古、崛彊者爲奇、遏抑其光大、登進其泥塗、遂使神駿索然、一無足以動悟。有能以歐、蘇之發越、造伊、洛之精微、篇有興而語有味、若是者百過不厭也。安得起公九京、復論此事。區區所爲、

存一二於千百者、竊獨悲夫來者之無聞也。公嘗自喜爲文、老猶有俊氣、而世之談者每欲求加於俊、是豈非所謂可與知者道者哉。青山長身張拱、左視微下、慨然而言、無不盡於意。談諧文戲、倉卒蠡涌。讀書提掇警醒、聞者感動、抑揚高下間、思過半矣。所成就聳悟、往往神氣激越使然。公少吾先君子八歲、而先君子推重之、以爲吾黨婉變不忘、無疏密如一日。先君子之喪、自宜春走來書云、先生之門、是爲門人之首。其愛而不可解者稀矣。予於公忘年之交、篤密逾至。每憶極論一世人物、予謂高下能否各可任、因及某某、如朱文公謂陳同父者。公撫枕躍曰、吾意正爾。噫、公之所存者、豈但文字間耶。公旣自狀其平生、雪樓閣老復爲之銘墓。子厚重以請曰、斯文之好也。予故磊磊論之、不復詳於言行、而師友關涉、鬚眉彷彿、或者其庶幾得之。若狀誌所已載者、不復贅。系之以辭曰、

惟斯文之英氣兮、如寶劍之干將。九地不能藏其輝兮、萬里不能墊其光。龍吾知其爲變兮、雲吾知其爲祥。陋猥瑣之矚明兮、已洞見其肺腸。州里之不可行兮、何感人之可望。惟是公之素履兮、中誠信而允臧。謂龐公之隱安兮、蚤湖海之翱翔。謂長卿之慢世兮、薰晉鄙之德良。聞其言而信其行兮、通吝閉而化陸梁。八九十而寧康兮、安生死而徜徉。嗟昏昏之醉夢兮、徒恍惚而擾愴。以此知其中之所存兮、渺何足以測量。懷山中之明月兮、耿斯人之未亡。

劉將孫撰 《養吾齋集》卷二九

校記

- ①乞：原脫，據三間草堂本《申齋集》補。
- ②尋：原脫，據右引補。
- ③南：原無，據右引補。
- ④氏：原無，據右引補。
- ⑤「左相王煥」至「屢趣天祥入衛」：右引作「左相王煥主天祥入衛」。
- ⑥又：原作「人」，據右引改。
- ⑦巴延：右引作「伯顏」，下同。
- ⑧輒將欲爲與國乎：右引作「今北朝將欲爲與國乎」。
- ⑨賈：原無，據右引補。
- ⑩文煥慚恚：原脫，據右引補。
- ⑪其：原脫，據右引補。
- ⑫某：原無，據右引補。
- ⑬歸南歸北：後一「歸」字原脫，據右引補。
- ⑭尙：原脫，據右引補。

- ⑮至：原脫，據右引補。
- ⑯說客：右引作「客城」。
- ⑰過：原脫，據右引補。
- ⑱水：原無，據右引補。
- ⑲崖谷：原作「石」，據右引改。
- ⑳「天祥」以下二十字原脫，據右引補。
- ㉑既而：原脫，據右引補。
- ㉒「趙時賞」下至「林棟」：「趙」原脫，據右引補。又「棟」字，原作「揀」，據右引改。
- ㉓索多：右引作「唆都」。
- ㉔皆：原無，據右引補。
- ㉕五官：右引「官」作「資」。
- ㉖兩：原脫，據右引補。
- ㉗導：原作「遵」，據右引改。
- ㉘盡：原脫，據右引補。
- ㉙阿珠：右引作「阿朮」。



③⑩笑：原作「咲」，據右引改。

③⑪因：原脫，據右引補。

③⑫張弘範至：「範」字原作「義」，據右引改。又「至」字原脫，據右引補。

③⑬逃：原脫無，據右引補。

③⑭「國」下：原衍「者」字，據右引刪。

③⑮棄而：原脫，據右引補。

③⑯爲：原脫，據右引補。

③⑰者：原脫，據右引補。

③⑱宗：原作「宋」，據右引改。

③⑲錄：原作「後」，據右引改。

④①寄弟壁：原「弟」字下衍五字，據右引刪。

④②北：原脫，據右引補。

④③某：原作「其」，據右引改。

宋儒碑傳集卷二百八

周天錫 林璫 鄭德璋 程時登 謝翺

程若庸 王炎午 程先

周隱君墓誌銘

先王盛時、以三物教民、六行之不脩、則設刑以糾之。是六者、切於人道之日用、故嚴以爲之防、其理然也。降於戰國、彝倫益斁、孝友著於列傳、擁強貲、持短長、縱恣郡國、作史者復傳其事、豈誠有激於世乎。納粟之令行、虛文益張、實不見於鄉黨、執筆以揚人之美、不僞則佞、吁、可懼也矣。廬陵曾君異申與桷同在翰林、狀其姻家周隱君之行曰、君諱天錫、字極翁、吉安路安福州人。曾大父大成、大父宗元、平實自持、以累舉恩授迪功郎、臨江軍新喻縣丞。父^①九鼎、篤信行。歲饑、能損粟直以售。遇朋友急厄、傾貲解援、裕如也。年內翰領史事、將薦以自近、後不果。文丞相信公靳許可、扁其齋居曰信、太

學博士劉君辰翁實銘之。是生隱君。嘗以詞賦上轉運所、江丞相讀其文、奇之。事親盡孝、侍疾治喪、悉如禮、以遵父志。其待於族姻、洽於鄉鄰者、彌有廣焉。性不事表襮、勸之仕、謝曰、吾求全吾初、遂因以自號。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年五十有二以卒。娶蕭氏。男長孺、將仕郎、征東等處儒學提舉。孫男三、福、祺、禎。孫女四。延祐五年四月甲辰、葬柏溪之橫原。讀其狀、則知夫厚德之延、非一世。繼志紹聞、久而彌光。泉蹇於山、木生於地、磅礴鬱積、有自來矣。君之遠祖廣、爲南唐節度押衙、積憲銜爲御史、階金紫。唐廣明以來有是官。曾君平居語不妄。孫禎、曾婿也。曾之先君監察御史縣桂陽時、爲湖南主文、實拔君爲首選、事可證若是。銘曰、有錦綯之、有玉匱之、蓄兮續之、是用穀之。廬陵之原、豐碑秩秩、昭其幽光、詞不以溢。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故宋宣敎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公

墓碑銘 并序

諸姬之庶姓、有以字爲林氏者、子孫世仕于魯之季氏、而放爲孔門弟子。元和姓纂謂比干有子、逃之長林、遂以繫氏。夾漈通志辨其非矣。自周而降、歷千有餘年、族散宗遷、邈不可考。而南粵東甄、相繼特起、以科目宦學相高、洽于季宋、東甄尤盛。雖同州黨、然各自爲譜、緒系不明、蓋非一日之積也。東甄別譜有居於永嘉華蓋鄉黃石山下者、自宋武經大夫知柳州軍州事諱賀孫始顯、而公其嗣子。擢景定壬戌丙科、賜同進士出身、調常州司戶參軍。再調福州觀察推官、未上。廣西經略安撫使辟爲梧州軍事判官、留佐幕府。尋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用薦改京秩、階宣敎郎、遷樞密院編修官、以養親辭、不拜。方遭內艱、而宋旣改物、遂得高蹈達引、全其不仕之節、而著其歸潔之義、天固享

垂之矣。公諱璫、字壽玉、一字淑玉。曾祖諱師正、宋將仕郎、祖諱武、受業紫陽文公之門人、服膺中庸、尙綱之訓、以碩儒望里中。用特科入官、滿河池尉、退而講學于家。卒、以柳州恩贈朝散郎。父柳州治孫、吳繚尉子、司馬法、登武舉進士第、由普州徙柳州、其家始因之以大者也。公初任常州、州庾儲粟餘萬斛、歲久將腐。公白郡、請辨陳均給、粟得不耗、守服其能。嘗受檄慮囚、囚有具獄當其衆死者、吏抱成案、前請公占署。公閱牘、疑未究一問、得其誣服之情、平反上之、囚以不死。又嘗攝宜興、無錫邑、皆先敎後禁、治之以靜。其最知公而薦之於朝者、魏公克思、趙公與植、孫公嘉、趙公與殮、常公楸、陳公昉、林公洽、陳公懋欽也。凡是數公、皆名卿賢大夫、其所稱可、非苟然者。始孫公將特薦公、公辭以資淺、宜先元僚、孫公義之、立爲改奏。而次亦遂及於公。時公纔三十餘耳。使其老智慮於更嘗、究猷



爲於克闡其至詎可量哉。公自少抱負不碌碌、要有所試於時。中罹艱棘、歛其鋒鏑、益磨礪淬厲於學、以故卒就平實。其居鄉處族、嫻有惠利可以及人、雖畚己弗顧也。季弟繼諸葛氏、無子死、公割己產、擇於其黨、立後承宗。舉內外族貧不能舉之喪、無一毫係吝、曰、此吾孔氏家法也。端居二十年、寄情吟咏、自號蓋峰散人。元貞丙申、得年五十八、以其春三月十日示微疾、命舉扶起坐、正冠襟而卒。此豈無得者哉。公娶諸葛氏、先卒。子男二、長曰堅、次曰堂。女一、適將仕郎曾怡老。孫男二、鈇、錫。曾孫男二、淮、浩。自初喪、葬柩于建牙鄉郭溪黃岡柳州墓下、今卜得襲吉、將遷窆于膺符鄉信壤之原。於是堂爲處州路儒學教授、以其友鄉貢進士章仕堯所次事狀、千里具書致幣、請銘其竊。而予友溫、台等處海運千戶趙君大納、比宰永嘉、常以事過公里下、瞻喬木之陰、歎人門之美。談次每爲予

言之、固已悉夫林氏之世矣、尙何諛墓之嫌哉。嗟乎、薄社爲墟、而郛鼎致賂。吾不爲殷臣之逋播、而爲殷士之裸將、不爲澤畔之憔悴、而爲遠游之娛戲。公之素志蓋不然也。然而所積者厚、所養者深、谷駒自縊、而纁帛弗加、因得以葆勝舍之潔、遂元亮之高。沒餘二紀、而子孫之敷菑益敏、詩書之銓艾愈豐。銘以昭德、不鄙屬筆於予、予烏呼辭。銘曰、顯允林宗、世服于禮、公纂其華、繩以其美。方序而外、胡遯於肥、鳳縹緲退、繫乎其時。藝仁仁熟、艱則致裕、未耄而嗟、何奪之遽。殄殷百年、壽苟無遺、祭于社主、過者垂涕。膺符之鄉、啓茲封域、有鑣銘章、用訓無斁。

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一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旣沒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大和乃以書來曰、先君子之葬已久、冢上之石未有刻

文。四子惟大和最長而獨後死。大和年今八十。恐一日溘先朝露。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奉同郡宋濂之狀以請。幸而畀之銘。死且無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大和於其親能無所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狀。鄭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徙婺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淮。爲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云。淮之子曰煦。曰熙。曰照。照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聞。聞之子曰運。運之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於生業。能使貲過其舊。然未始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衣冠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實。倣象山陸氏制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末。國勢日蹙。愚民幸變。往往歛儔侶。依山林投間竊發。

人罹其毒。散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縛送有司。集同里作砦柵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使者王公霖龍行部。喜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於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爲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爲。辭不赴。至元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居人乏食。賴君以居者甚衆。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揚州。君兄德珪抱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姦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重泣而追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葬。廬於墓者再期。兄子文嗣幼病。儻不良於行。鞠之愈於己子。且爲娶於名族。君雖老。語及揚州事。猶爲之嗚咽不已。君廣顙豐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警歛。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晚忽喪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



也。大和方效官，使於鄱陽，亟歸，則殆將屬纊。大和輒泣問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乃瞑。

大德乙巳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月二日，大和等遵治命，奉柩葬於家南二百步東明山。娶黃氏，子男四人，長即大和，某官。次文泰，次文厚，次文轟。女一人，孫男九人，孫女三人，曾孫男二十二人，女九人，元孫男三人。初，君之高祖始合其族同居而共食，傳之再世，續承惟謹。逮君復考舊規，擴而大之，文嗣及大和兄弟又能率羣子姓修其業而不墜。有司爲請於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仁人君子，推其親親之心以及於民物者固多矣，有如君家代不乏人，迓續其遺述，休於無窮者幾希。銘以彰君之德，亦以勗其嗣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曰孝與悌。軫夫顛連，雖死弗辟。君材則多，宜有

位序。排患辭難，而卒無取。泐泐義聲，撼于州邑。有伉其門，子孫蟄蟄。孰云君子，其澤五世。勿替引之，是在來裔。

黃潛撰 《黃文獻公集》卷八

宋故辟雍造士程公先生時登行狀

先生諱時登，字登庸，饒之樂平人，姓程氏。程氏族望東南者，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蓋與河南之宗共脈。歛饒接境，其族居宦學四方者尤衆，而吾樂平梅岩一族夙以詩書孝謹聞。宋淳熙間，有職都巡諱綸者，與其弟濯纓府君諱元度，兄弟友睦，有稱於時。濯纓於先生爲曾祖考。易軒府君諱夢予，從慈湖先生受業，學究淵微，根極體要，氣和行方，名列副貢。先生其長子也。母洪氏。先生有異稟，強學博聞。年十三，易軒府君命從師爲義理之學。鄰邑德興槃澗董先生銖得考亭夫子之傳，其鄉鄰有程正則先生，亦私淑考亭之學。易軒以

禮延致之、俾先生終始從之游、搜幽抉微、鉤深牖明、博極經傳之奧、探賾性命之原、斟酌羣言、條分縷析、守約務實、以一其歸。如是蓋十餘年、而先生之學底于成。咸淳甲戌、邊境大震、沿江諸郡被兵、遂混江東九路之士而試於饒、師生偕隨計吏。及榜揭、先生褒然舉首。程公素剛方狷介、於從學者不少借以顏色。先生每曲意婉從、左右就養、有隱無犯。明年登上庠、朝列舉於鄉、得封其父母初階、遂於吏部領給誥、以遂榮親之志。又明年、而宋鼎移矣。先生歸、杜門卻掃、四方之士雲合景從、擔簦負篋百里而至、戶外之屨常滿。于時江南新附、諸郡縣學博士官多缺員、故國士有譽望者、省府常檄以攝教事。其有意進趨者、莫不奔走焉。先生獨不肯屑就、專務精思力踐、上沂濂洛之原、稽經博古、啓迪來遊之士、講貫切琢、淬礪刮磨、俾之從容涵泳、以求通貫之功、操存持養、以收任重之效、於

是大有所成就。至延祐科興、門人李晉首以先生之學拔萃鄉閭。暨五年丁巳、李燦復踵貢擢上第。自是終始諸科、饒之士如彭圭、朱坦、鄒成、操琬、許道、溥皆登門授業者。若黃常、許憲輩亦私淑而與有聞焉者也。先生之道、雖不行於身、而殘膏賸馥、沾丐於人亦衆矣。先生教人、類以孝敬篤實爲先、不務葩華、以釣名聲。其於周易、則確守程、朱傳義、而不惑於玄虛之論。書則備讀諸家、而求其疏通知遠之實。詩則要性情之發、而驗其興觀羣怨之機。禮則審於節文度數之宜、而略其繁文縟節之末。樂則考於蔡氏之書、而求夫聲氣之元。春秋則厭夫括例之拘、而直探聖人筆削之旨。歷代史籍、亦莫不究興衰治亂之由、而品其人才之高下、考制度沿革之詳、而覈其設施之當否。著大學本末圖說、自堯即位甲辰迄周顯德己未、貫穿經史於綱條之內。著中庸中和說、集朱子論述答問之語、



審未發已發之機、而探索性情體用之全。太極圖、通書、西銘、則錯綜爲之互解。諸葛武侯八陣圖、則剖析而爲之通釋。他著述如周易啓蒙輯錄、律呂新書贅述、臣鑒圖、孔子世系圖、深衣翼、感興詩、講議、古詩訂義、閨法贅語、文章源委等書不一。又所著碑銘序記詩詞哀誄雜著名述、翁藁者三十卷、六經義若干篇、藏於家。先生天性至孝、二親沒、後言及必流涕歔歔。年近八旬、猶著述、翁說以視子孫、惠朋友、拳拳焉期以交戒、其語率鑿鑿眞實、非若世之自好者、詡詡誇誕以自媚說也。平居恂恂雅飭、然資性勁特、豪邁遇事剛果、與學徒講議剖析如流、纒纒終日無倦容。處兄弟怡怡愉愉、待子姪毅以方。州閭鄉黨、長少貴賤接之、各適其宜、故得人之歡心。方壯歲、舊國貴卿大夫士皆知己、莫不愛敬推重。暨北來宦遊至饒者、聞名亦皆欽慕景仰焉。生宋淳祐己酉二月、沒以大曆戊辰十二

月。葬里之桑田古峰嶺。娶甯氏、繼劉氏、俱早卒。子二人、長雋、先卒。次傑。孫男四人、慈元、慈明、慈選、似孫。曾孫男四人、泰、壯、毅、正。葬之踰年、子孫以門人李粲狀請銘于竹村先生馬公端臨。其銘曰、易開三畫、史著千年。涵而揉之、我覃我研。書事悉且該矣、而門人操琬更以先生言行輯而爲傳、尤詳。詎意兵火之後、故家凋落、遺書往牒、散爲飛埃。毅以手澤之浸微、而典型之無考、將無以垂休光、昭來裔、而及門之士存者無幾。涕泣語瑤曰、曾大父言行、子宜有述。家藏銘誌、旣失不可得。若不及今掇拾補綴、恐遂耗忘荒落、文獻無徵、則爲之後者責將焉辭。瑤旣辭不敏、則又念瑤登先生之門也、最後時先生已病足、出入以二童輿致、三日始一承顏、雖蒙誨誘、諄諄語、移日不休、然服勤日淺、豈能窺測先生之蘊奧、猶望孔子之門牆未入其宮者、焉能語其宗廟百官之美也哉。獨幸於先生之宗

夙有姻連。祖母於先生爲從姪女。先君子程出也。過庭之際。嘗道外家遺事。故知其家世淵源。而於先生宏範懿德。亦竊知其粗略。用不敢以蕪陋辭。嗚呼。先生少年高貢。蜚聲監學。當其時。青紫可俯拾也。柰何運去物改。竟尼壯圖。既乃韜涵道德。闡明經籍。作爲文章。其書載屋。俾後世士類雲蒸。俱得以聞聖賢下學上達之要。學者修己治人之方。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居者藉是以涵和毓粹。道積厥躬。出者得是以舒翹揚英。澤及乎人。則先生之道。亦不可謂不行於時矣。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先生於斯二者。其無讓乎。顧瑤也。何足以知之。尙賴同門之士相與討論訂定。庶無遺缺。俾得藉手乞言于當世。立言君子。以光昭先生之道德。垂於不朽。斯道幸甚。斯文幸甚。歲丁巳七月朔。門人許瑤謹述。

許瑤撰 《新安文獻志》卷七〇

謝君臯羽行狀

君諱翽。字臯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辯證六卷。藏于家。君世業弱冠已有聲。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間。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諮事參軍。其略見西臺慟哭記。後避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復五年。戊子夏。至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十五託興遠遊。以晞髮自命。爲詩厭近代。一意溯盛唐而上。文規柳及韓。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爲之傳。大率不務爲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蓋取諸潮汐。嘗爲許劍錄。嘅時降友靡耆舊凋落盡。吳越殆無掛劍者。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遊。作亭立石。他日示宿草不忘意。其遊蹟



非勝絕處不到如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幽發奇、所至即以遊錄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持以與人、若載異寶歸者。遊倦、輒憩婺、睦之江源、月泉、仙華、巖、小爐峰、三瀑布。復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玄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爲文冢瘞所、爲稿臺南。甲午、寓杭、遺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湖、日與能文字者往還。乙未、復來婺、睦、尋汐社舊盟。夏、由睦之杭、肺疾作、以秋八月壬子終、蓋于是距生年己酉、四十有七矣。垂歿時、語妻劉、吾去鄉遠、交遊惟婺、睦間方某、翁某數人最親、死必以赴、慎收吾文及遺骨、候其至以授之。辛酉、訃聞、婺方鳳、方幼學、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峰相嚮哭。明日、鳳與幼學、方燾先往臺南、度可葬地。甲子、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劉循治命、候庚午、以遺骨歸殯桐廬、買山營兆所度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

酉、窆以文稿殉。兆在故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以著名。即其地、從初志、作許劍亭、伐石表于墓、曰粵謝翱墓。蓋君嘗入剡、見戴顓墓表云、然窆之日、同生年。吳謙志墳、其從孫貴以門人虞而歸、婺、祠之月泉。君遺稿在時、舊所爲悉棄去、今在者、手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贊一卷、楚辭等芳草圖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春秋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稿。選唐韋、柳諸家及東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時、留金華山中。歲晚、爲文祭信公、望天末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爲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復合。每卧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撫膺流涕也。君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翁衡與余子樗俱嘗從

君受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異嚮所能。余雖早衰、尙擬相從盡衡、霍之興、歸而潛文字以老。今已矣、能無痛乎。姑叙顛末、赴所知、求爲銘、且以俟後世君子友人。方鳳謹述。

方鳳撰 《存雅堂遺稿》卷三

程山長若庸傳

程山長若庸、字達原、宋端明殿學士秘之從姪。咸淳四年、陳文龍榜進士。從學雙峰饒先生魯、又師事毅齋沈先生貴瑤、得聞朱子之學。淳祐丁未、爲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庚戌、馮此山去疾創臨汝書院于撫州、聘若庸爲山長、置田宅居之。咸淳戊辰、爲福建武夷書院山長。若庸累主師席、及門之士最盛。在新安、號勿齋。學者稱勿齋先生。如范奕、金洙、吳錫疇皆其高弟。在撫州、號徽菴、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學者稱徽菴先生。如吳澄、程鉅夫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百篇、及太極圖說、近思

錄注、行于世。

洪焱祖撰 《新安文獻志》卷七〇

王炎午忠孝傳

先生姓王氏、改名炎午。原諱鼎翁、別號梅邊。學者稱梅邊先生。宋敷文閣滬溪先生之諸孫也。世居安成南汶源里。自幼力學、業春秋。升太學上舍生、與丞相文公、青山趙公同遊、尋以父憂、值宋亡、文丞相募兵勤王、鼎翁謁軍門、諭丞相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丞相嘉納、目爲小范老子。欲授職從戎。以母病、不果。及丞相被執、爲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既歷陳其有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累千五百言。其曰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忠肝義膽、凜然如秋霜烈日。蓋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故以死節望丞



相其爲萬世立綱常之志、甚可悲矣。鼎翁以太學舊生、世移運改、遂終身不仕、奉母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夫人沒、廬墓三年、靈龕設遺像、嘗以喪事宿邑城、夢夫人謂曰、夜來侍婢不謹火、吾衣幾及吾面。旦急趨至家、謁遺像、果夢之夕爲跋燭所焚、及面而止。由是家居、跡不至外境、朝夕饘粥、青山趙先生慰之以書曰、確存孝忱、尙持齋禁、是可以敦薄俗、是可以範後人。凡在見聞、莫不感動。然創鉅痛深、形羸髮變、非飯無以敵暑、非味無以強餐、大事未終、一疾其可。若使夫人之尙在、忍見季子之如斯、事死如事生、愛身即愛母、願俯從於常制、非苟徇於羣言。鼎翁復書曰、重憫其形髮之變、明示以古今之宜、感泣不能自己、徬徨莫知所爲。暮年鷄黍之歡、又成昨夢。終身羊棗之慟、莫可名言。莫由置者饘粥之食、所未忍者肥甘之謀、抑此特居喪之末、何足蒙勵俗之褒。力辭不允。其篤孝純

至又如此。竊觀古今忠孝固有其人、而忠孝之得兩全者鮮矣。鼎翁獨全於一人、非得於天之厚者、其能然耶。鼎翁學行、揭文安公、歐陽圭齋先生序文載之詳矣。予亦自幼時聞諸父師曰、鼎翁之學之正、見於著述。鼎翁之行之力、顯於忠孝。誠爲宇宙奇士。乃所願則學鼎翁也。予晚輩後學、鑽仰不足、雖幸私淑、彷彿一蹴於臣子之職、尤有慊焉。庶幾殘息致臣而歸。至謁忠節之祠、請先賢之宇、見諸鄉之忠臣義士、名公鉅儒皆得以俎豆其間。惟鼎翁未與。仰而嘆曰、登俎豆於前者公而當、繼俎豆於後者私而蔽。嗚呼、鼎翁死國之志、即丞相死國之心。丞相死國之心、即鼎翁死國之志。丞相有可死之地、則致命而遂志。鼎翁無可死之地、故以言而建極。死則建功業於當時、言則立綱常於萬世。言與死、其義一也。俎豆何媿焉。鼎翁不與果學行有未及乎、抑後世有未聞乎。噫、可惜也、可嗟也。

予恐久而湮沒其善、遂纂其忠孝之實、合爲一傳、以俟後之闡幽者而尙進之云。時正統丙寅孟冬望日、同邑後學李時勉書。

李時勉撰 《吾汶稿》卷一〇

東隱程先生先墓表

先生之歿餘百年矣、其五世孫圉從回遊。一日、以狀乞表墓。回素景先生名、且狀出吾宗老秋崖公、疑不必贅、然狀法詳刻石難、表其大者、以示後於禮爲宜。先生諱先、字傳之、程姓、徽州休寧人。所居曰陪郭、所祖曰梁將軍忠壯公、邑大族、具團練公碑文。團練者、先生考也。先生之行大者有三、初、團練公以偏師禦金人於池州、死國難、當錄其嗣、先生哀痛、固讓不受、廬墓三年有異端、其孝也。先生自以出伊洛後、爲學務躬、行不事占畢、隱居東山。旣老、猶請益不已。聞晦菴夫子爲世儒宗、以掃墓還婺源、擔簦見之、夫子示以聖學大要、時先生年

已七十餘、不能從、遣其子侍入閩、夫子稱之、其學也。先生痛父死節、以衣冠窆焉。念當時無義士還其櫬、乃立司徒廟於家山。司徒者、梁茅勝、嘗糾義士五人、竊忠臣王琳之喪於陳而葬之、故先生感激爲此、其義也。餘行事、見狀者自當行世、茲不得詳。先生三子、曰永正、字長卿、清遠軍承宣使、同知閣門事、帶御器械。曰永奇、即從晦菴夫子學者、語錄所謂程次卿也。曰永彰、字季卿、鄉貢進士。孫三人、曰元、不仕。曰仔、奉議郎。曰茂、臨安府磨勘司主押官。玄孫四人、曰梧、曰檜、曰楨、曰梓。楨字伯祥、與回同客秋崖之門、故知先生、然不及拜德容、聆緒言。顧伯祥亦已下世、圉乃能惓惓於先德、可謂賢子孫矣。

方回撰 《新安文獻志》卷六九

校記

①父：原作「兄」，據四庫本《清容集》改。



儒藏

宋儒碑傳集 卷二〇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碑传七

作者=杨仕文，舒大刚主编

页数=709

SS号=12315581

DX号=000007486224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